



越嶠書序

上海圖書館藏

正德未安南黎氏政衰亂者相繼嘉靖初其臣莫登庸
篡而有之已而傳其子方瀛退居海東以與方瀛為特
角屢叩關求封守者絕弗與通丙申冬
上欲遣使詔諭其國下有司擇所遣廷臣以其國久不
庭不宜遠遣使乃議征討會黎氏故臣鄭惟燦航海赴
京告變廷臣復疏登庸之罪請討之
命將出師行有日矣未幾大臣有諫者復緩師期而選
選文武臨邊以廉察之自始議迄今數年矣顧安南建
置興廢之由散在載籍議者或病於考焉鳳因政暇乃

取而詮次之得二十卷始之以輿地風俗物產者原民生也繼之以書詔制勅者重王言也繼之以編年立國始末制度者紀其實也繼之以書疏移文者盡其詳也繼之以表箋者見服役於中國也繼之以文賦詩詞及其國臣妾凡有一善亦得備錄者見一方之風俗好尚美惡也合而名之曰越嶠書夫安南越之荒嶠也隋唐以前被中國人文之化姜氏兄弟出焉自後沒於羣蠻而中國之逋逃者投止焉是故變而為狙獍狡詐君子羞道也或問今日黎氏可救乎曰自昔黎利益據我土地戕殺我官軍滔天之罪我

東武劉燕庭氏抄鈔

祖宗赦而不誅恩至大矣為利者不思輸誠悔罪乃外為臣服衷懷不軌僭號改元以與中國抗衡其子若孫輒有二名龍偽名麟基隆偽名濬宜民偽名守思誠偽名灝鎔偽名鎧暉濠偽名敬濬偽名誼澧偽名暉倚偽名諱椿偽名慮檉偽名寧其正名以事天地神祇播告國中偽名以事中國以示不臣雖以黎桎顛沛之餘尚偽名以相欺誑是百餘年間其心未嘗一日肯臣中國也其可救也乎哉是故登庸父子在黎氏雖有篡國之罪在中國則有討賊之功忘其功而錄其罪是詈獵師以哭虎也何以服其心哉曰然則莫氏可恕乎曰不可

登庸父子僭號改元又僭擬中國官名尤而效之益又甚焉聲罪致討以長纓繫其父子之頸獻之闕下可也曰莫氏悔罪去帝號改官名率吏民待於境上而聽斷於中國則將若之何曰逆而討服而舍捨上之典也

嘉靖庚子夏六年既望宜山李文鳳序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越嶠書目錄

卷之一

總序 沿革 山川 邊境服役 物產

古蹟 風俗

卷之二

書詔制勅

卷之三

編年唐虞至隋

卷之四

編年唐至宋

卷之五

編年元

卷之六

編年國朝洪武至嘉靖庚子

卷之七

立國始末

卷之八

制度

卷之九

書疏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卷之十

書疏移文

卷之十一

書疏移文

卷之十二

書疏移文

卷之十三

書疏移文

卷之十四

書疏移文

卷之十五

書表

卷之十六

表箋

卷之十七

雜文

卷之十八

詩

卷之十九

國朝詩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卷之二十

安南詩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越嶠書卷之一

宜山李文鳳編次

總叙

古交州在九服之內顓頊時北至幽陵南至交趾堯
 命羲和宅南交舜命禹南撫交趾是後淪於蠻夷周
 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來貢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
 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蓋往朝之周公作
 越裳氏琴操云於戲嗟嗟非旦之力乃文王之德越
 裳即九真在交趾南應劭漢官儀曰始開朔方遂時
 於南為于基趾今作址非秦以交趾隸象郡秦亂南

海趙陀擊併之自立為王番禺在蒼梧東北後徙都南海役屬駱越漢高帝遣陸賈立陀為粵王高后禁粵關市鐵器陀乃僭號為帝黃屋左纛後之盜據交趾者悉以陀為稱首復發兵攻長沙文帝遣使讓之陀恐去帝號願為藩臣奉貢職然竊帝其國中如故景帝建元三年陀卒子孫傳立四世九十餘年孝武遣終軍往諭南越王與入朝王欲行其相呂嘉諫止王不聽嘉遂反攻殺其王及漢死者而立王異母兄建德元鼎五年遣衛尉路博德等帥師拾萬討之六年攻敗粵斬其王建德併丞相憲懸其頭於北闕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定其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皆置郡守元帝初元元年罷珠崖儋耳交趾等七郡初賈捐之奏云珠崖儋耳在海中洲恃險數叛以至用兵無用之地棄何足惜遂詔罷之顏師古云七郡皆屬交趾蓋漢制以州領郡置交州刺史總之光武建武十六年及趾女子徵側徵貳反十九年馬援率兵誅之立銅柱為漢界獻帝建安十五年移治南海王範云刺史治在交州漢末移南海孫權初受魏九錫之命亦以持節督交州領荊州牧內有交趾太守孫贛貪暴郡吏呂興殺贛九真日南俱叛降晉

孫權以交阯遠方分交州置廣州徙交治龍編孫皓建衡元年遣將薛詡陶璜復取交阯殺晉所置守將九真日南皆還吳吳亡歸晉迨宋齊梁陳隋唐並因之或改九真為愛州日南為驩州皆設刺史或置交州總管安南都督護統之唐始分嶺為東西道各置節度置桂管邕容安南五管隸焉西道置安南都護兼本管經畧招討使張伯儀築安南羅城未就元和三年都護張舟增築之林思云城周迴二千步力役二十五萬宣宗文宗時都護阮政雪視其民乃結南詔蠻反攻安南累歲兵戈不息懿宗咸通三年南詔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蠻攻陷羅城經畧使蔡襲死之遂命高駢為都護以兵克復斬蠻帥段首遷等三萬餘級加修羅城以府為靜海軍授駢節度至五代間交愛土豪曲顯楊廷藝矯公羨等相以力篡奪藝故將吳權乃殺公羨自傳數世至吳昌文卒其下吳坪爭立有丁部領者殺吳坪領交阯事自稱萬勝王私署其子璉為節度使宋初璉遣貢太祖封部領為交阯郡王詔璉為節度使安南都護後璉與父俱沒弟璿立大校黎垣廢而篡之偽作璿上表令桓代之宋太祖封桓為王傳三世共三十年為李公蘊所奪真宗封公蘊為交阯郡

王又累封為南越王死子德政嗣德政死子日尊嗣日尊自帝其國僭號法天應運崇仁至道慶成龍祥英武睿文尊德聖神皇帝尊公蘊為太祖神武皇帝國號大越自是以後其子孫及陳黎莫事皆踵其故事僭帝號焉孝宗興隆三年李天祚入貢封天祚為安南國王國名自此始李氏入傳無子女昭聖王國事紹定庚寅昭聖遜位於夫陳日熈宋封安南國王癸丑元世祖既平雲南丁巳冬命兀良合解統師經安南邊邑取廣西道會兵攻宋與戰不勝遂納款臣附遣陪臣上表歲奉貢職中統辛酉世祖封陳光昺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為安南王至元丁丑光昺死世子陳日烜不請命自立世祖遣禮部尚書柴椿召入覲以疾不朝明年再召以疾辭止令其叔父陳遺愛代覲世祖怒其稱疾遂立遺愛為王幸已殺柴椿安南行宣慰使都元帥以兵千人送遺愛就國至永平界安南弗納遺愛懼夜先逃歸遣陪臣迎柴椿入國諭旨而還至元壬午右丞唆都等統兵收附占城遣使假道進兵令助軍給糧日烜不聽至元甲申冬世祖議征之命鎮南王脫懽不章阿里海牙進兵臨境日烜拒敵潰走其弟益稷歸順入見世祖乃封益稷為安南國王封近親

陳秀峻為輔義公同附官吏授爵有差至元丁丑亥
世祖命鎮南王登平章粵魯亦統師平定其國師至
日烜戰敗逃匿海島明年春鎮南王班師至元癸
巳世祖復命大王益吉烈解平章劉金授都護等屯
兵俟甲午秋進討是歲世祖崩成宗立詔罷兵遣禮
部侍郎李衍郎中蕭泰登使其國赦日烜罪并放其
來使陶子奇等還國諭旨時日烜先歿數年子日燁
率諸臣僚迎拜遣陪臣上表謝願為藩臣奉貢職成
宗許之復封為安南王傳十二世入我

國朝至日焜為其孽黎季犛所篡僭稱皇帝國號大虞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改元紹興易其子名為胡奩稱為陳氏之甥求主國
事

太宗不逆其詐許之已而陳氏孫名添平者赴京訴之
太宗遣使讓之季犛偽請迎歸至其境遂伏兵併使者
殺之

太宗大怒遂命朱能為大將張輔副之親禡於龍江遣
討之朱能率於軍命張輔代領其衆入其國擒季犛
父子械送京師遂定其地為交趾布政司建置府衛
而以黃福董其政已而其地數反張輔累討平之最
後黎利偽稱陳氏孫嵩潛至自老撾請復立為陳氏

後

宣宗命王通柳升累師兵討之稍失利因其再請遂封
嵩為安南王使者至云已死矣國令利權國事利遂
僭號改元順天死子龍嗣

英宗初立乃封龍為安南王賜金印十二傳共九十九
年而為其臣莫登庸所奪登庸僭號改元明德在位
六年傳其子方瀛僭號改元大正登庸退居古齋海
陽之地自稱太上皇控扼海東之師蓋欲為三窟也
越蒙日南今羅城清池又安即其故地

州郡沿革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漢以前其郡縣未詳武帝滅粵以其地為九郡安南
居其三交趾日南九真是也魏晉以後建置不一唐
高宗調露元年改交州為安南都護府後遂因之大
抵規制樸陋埤塹茅屋非人所居李公蘊後漸倣中
國開設郡縣然其地止當中國之一省或十餘村為
府數村為州一二村為縣官衙簡甚中國人初至其
地每竊笑之今考黎李陳三姓所轄路府州縣沿革
併存其概於左

宋寧宗時直閣張洽撰安南志內所載郡縣

安南路 安平 太平 交趾 朱鳶

龍編

平道

武平

峰州

嘉平

新昌

奉化

嵩山

洙緣

濱州

灤江

波零

鵲山

弘遠

巖州

常樂

思封

高城

石農

田州

都救

惠桂

武龍

橫山

如賴

受州

九真

安順

崇平

日南

軍寧

長林

驪州

九德

浦陽

越裳

懷驪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陸州

烏雷

華清

寧海

福祿州

柔遠

唐林

福祿

長州

文陽

銅蔡

長山

奇常

湯州

湯泉

綠水

羅韶

濱州

忠義

龍池

林州

金龍

海界

景州

北景

朱吾

由文

山州

龍池

盆池

古州

樂古

樂興

古書

籠州

武勒

武禮

羅龍

扶南

籠額 武觀 武江

環江 正平 福零 龍源

饒勉 思恩 武石 歌良 都家

武義州 武義 武勞 武緣 江山

粵州 龍水 崖山 東壘 天河

平琴州 容山 依義 福陽 古符

德化州 德化 歸衆

武安州 武安

郎茫州 郎茫 古勇

羅安州 龍立 福武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陳氏有國建置路府州縣 古附

大路城路 古交阯漢仍之唐置安南都護府其城在瀘江西岸唐伯義始築張舟高駟繼

增修之真宗時李公蘊於此建國陳繼季以其屬邑增置龍興天長長安

龍興府 舊多岡鄒陳祖微時夜過溪橋既渡四顧不見矣未幾陳氏有國人號其水曰龍

漢改多岡為龍興

天長府 舊多塞鄉陳祖所生地及其有國建其行宮於此歲一至示不忘本更名曰天長府

潮水繞城岸邊花木香氣襲人畫船往來類仙境也

長安府 本幸開尚丁部領所生也五季末丁氏立國于此

歸化江路 接西南界

宣化江路 接持麻道

陀江路 接金島界

諒州江路 接左右兩界

南柵江路

北江路 在羅城東岸瀘江分通于海江有十橋皆傑麗

如月江路

大黃江路

快路

烘路

州 皆接廣西雲南界雖名州縣其實洞也

國威州 在羅城南 古州 在北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仙州 古龍編 富良州

思農州 一云揚舍 定邊 一云婿

萬崖 一云明黃 文周 一云門州

七源州 思浪州

太原 一云黃源 通農州

涓龍州 一云乙舍 光州

羅順 一云米臣 道黃 即平林塲多類此不載

古州名 更草少存

峯州 吳日薪昌 蘇茂

蘇勿 長州

峨州

唐州芳林

縣

武寧縣

萬載

邱温

新立

恍縣

紙縣

厯縣

關橋

追延

古勇

供縣

窟縣

上坡

門縣 錄不載

古縣名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龍編

西漢交州刺史治所

古都

朱鳶

漢縣唐改鳶州置高陵定縣

曲易

羸接

上連下姜句曲漢交州刺史置

安順

唐順州

廉冷

漢交州刺史治

海平

勾漏

舊洪為令

安定

崇平

唐安平

清化古府路

西溪九真郡隋唐愛州其屬邑今日江日陽日甲日社

梁江

波籠江

茶江

貢江

采舍江

安暹塲

文塲

古藤甲

支明甲

古弘甲

古戰甲

緣甲

典史

結悅甲

古縣名

都龐

顧師古音都龐

居風

馬後擒處

無功

漢九真都尉治所

越裳

一云九德

又安府路

西漢日南郡隋唐為驩州

幼津江

明道江

偈江

尚路社

唐家社

張舍社

餘不載

濱州路

本日南屬縣日秩演安仁唐改濱州

巨賴江

池表江

孝江

多壁塲

巨藍社

高家社

班剝社

餘不載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布政府路

本西漢日南郡象林縣漢末邑人殺令自立國曰林邑唐元和初復隸安南府

今名布政地山林重複柳子厚詩林邑東回山似載

關黎江

接古城界

國朝永樂間安南阮平開置交趾布政司并改置所

轄府州縣

交州府

領五州一十三縣

慈廉州

福安州

威蠻州

利仁州

三帶州

東開縣

慈廉縣

石空縣

英留縣

清潭縣

清成縣

應平縣

平陸縣

利仁縣

安朗縣

安樂縣

扶寧縣 立石縣

北江府 領三州七縣

嘉林州 武武寧州 北江州 嘉林縣

超類縣 細江縣 善才縣 東岸縣

慈山縣 善擔縣

諒江府 領二州十縣

諒江州 上洪州 清遠縣 那岸縣

平河縣 鳳山縣 陸那縣 安寧縣

保祿縣 古隴縣 唐安縣 多錦縣

諒小府 領七州五縣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上文州 下文州 七源州 萬崖州

廣源州 上思州 下思州 坵温縣

鎮夷縣 淵縣 丹巴縣 脫縣

新安府 領四州十三縣

東潮州 靖安州 南棗州 下洪州

至靈縣 峽山縣 古費縣 安老縣

水棠縣 支封縣 新安縣 安和縣

同利縣 萬承縣 雲屯縣 四歧縣

清沔縣

建昌府 領一州六縣

快州 建昌縣 布縣 真利縣

東結縣 芙蓉縣 永涸縣

鎮蠻府 領四縣

廷河縣 太平縣 古蘭縣 多翼縣

奉化府 領一州六縣

長安州 懿安府 縣 大灣縣 安本縣

望羸縣 安寧縣 黎平縣

三江府 領三州五縣

洮江州 宣江州 沱江州 麻溪縣

夏華縣 清波縣 西蘭縣 古農縣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宣江府 領九縣

曠縣 當道縣 文安縣 平原縣

底江縣 收物縣 大蠻縣 楊縣

乙縣

太原府 領十一縣

富良縣 思農縣 武禮縣 洞喜縣

永通縣 宣化縣 弄石縣 大慈縣

安定縣 感化縣 太原縣

清化州 領四州十一縣

九真州 愛州 清化州 葵州

安定縣

永寧縣

古滕縣

梁江縣

東山縣

古雷縣

農貢縣

宋江縣

俄樂縣

磊江縣

安樂縣

又安府領四州十三縣

驩州

南靖州

茶龍州

王麻州

衙儀縣

交羅縣

玉祿縣

土油縣

偈江縣

真福縣

古社縣

土黃縣

東岸縣

石塘縣

奇羅縣

盤石縣

河華縣

新平州領二州三縣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政平州

南靈州

福康縣

左平縣

衙儀縣

順化府領二州十一縣

順州

化州

利調縣

石蘭縣

巴閩縣

安仁縣

茶偈縣

利達縣

乍令縣

思蓉縣

蒲合縣

蒲浪縣

士榮縣

升華府

領四州十三縣

升州

華州

思州

義州

黎江縣

都和縣

安備縣

萬安縣

具熙縣 禮梯縣 特羊縣 白烏縣

義純縣 鴛孟縣 溪錦縣

廣威府領二縣

麻籠縣 美良縣

嘉興州領三縣

籠縣 蒙縣 四忙縣

歸化州領四縣

安立縣 文盤縣 文振縣 水尾縣

宣化州領三縣

赤土縣 車來縣 瑰縣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濱州領三縣

瓊林縣 茶清縣 芙蓉縣

黎利僭據安南分其國為十三道每道設承政司憲
察司總兵使司倣中國都布按三司也并改置府

州縣

清華承政司 治結天府領四府

山南承政司 治交州府領十一府

又安承政司 治入安府領八府

山西承政司 治三帶府領六府

京北承政司 治河北府領四府

海南承政司 治海陽府領四府

太原承政司 治太原府領三府

興化承政司 治興化府領三府

順化承政司 治順化府領三府

廣南承政司 治廣南府領三府

安邦承政司 治海東府

諒山承政司 治長慶府

明光承政司 治宣光府

夷人欲示其土地之廣強分拆為郡縣其實一承政不能及中國一府或自舊縣升為府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如慈山蒞仁之類或一承政止管一府如安邦諒山之類於舊名多有更改割裂猥多不能盡紀

偽東都即古龍編城在富良江之南漢置交趾郡唐置都護府其外大羅城唐所築也宋以來李氏陳氏黎氏皆居之其西都即清華府古九真之地

府

奉天府 東都 紹天府 西都 應天府 海東府

海陽府 荆門府 平昌府 新興府

天長府 下洪府 南策府 長慶府

順安府 交惟府 上洪府 蒞仁府

河中府 義興府 常信府 慈山府

北河府 高平府 太原府舊同 通化府

歸順府 鎮平府 三帶府 國威府

興化府 廣威府 天關府 長安府

濱州府 靖寧府 新平府舊同 德光府

清都府 肇平府 又安府舊同 奇華府

思義府 廣南府 順化府舊同 茶麟府

玉麻府 葵州府 昇華府舊同 鎮寧府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英都府 沈江府 臨洮府 歸化府

端雄府 宣光府 安西府

州

永安州 雲屯州 忠州 江州

上思州舊同 憑祥州 文淵州 祥平州

上石思西州 思陵州 新安州 萬寧州

下石西州 安博州 溫州 脫朗州

文蘭州 武崖州 龍州 安平州

廣源州舊同 下朗州 上朗州 石林州

七源州舊同 大蠻州 平元州 北通州

上下凍州 六安州 收物州 文盤州

水尾州 照晉州 嵩陵州 偷州

謙州 合肥州 萊州 黃巖州

華州 舊同 綏草州 木州 梅州

順州 舊同 鉞州 良岐州

縣

枝封縣 舊同 瑞英縣 西開縣 安陽州 縣

安老縣 舊同 順山縣 金城縣 新明縣

水棠縣 舊同 神溪縣 延河縣 清蘭縣

膠水縣 舊同 御天縣 南昌縣 陸岸縣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美祿縣 舊同 東湖縣 四歧縣 永縣

至靈縣 舊同 清沔縣 長縣 安勇縣

保祿縣 舊同 安越縣 武寧縣 安世縣

古龍縣 舊同 司農縣 良才縣 清縣

唐安縣 舊同 錦雲縣 茄福縣 官豪豪 縣

上元縣 青廉縣 真定縣 淳佑縣

仙遊縣 新福縣 廣德縣 宋昌縣

東岸縣 舊同 寧山縣 福祿縣 行鳳縣

嘉林縣 舊同 章德縣 山明縣 富源縣

慈康縣 舊同 金縣 福安縣 干陸縣

清威縣舊同樂土縣

嘉遠縣

寧化縣

美良縣舊同奉化縣

摩義縣

廣平縣

安定縣舊同端水縣

東山縣

端源縣

清波縣舊同壽春縣

嶧山縣

玉山縣

弘化縣 雷陽縣

山園縣

清源縣

不拔縣 灑水縣

三農縣

鎮安縣

夏華縣舊同白鶴縣

合和縣

晉安縣

安樂縣舊同平泉縣

山陽縣

定化縣

安朗縣舊同大慈縣

文郎縣

保樂縣

立石縣舊同東蘭縣

福安縣

沃寧縣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底江縣舊同花溪縣

山元縣

安立縣

感化縣舊同文鎮縣

維新縣

洞喜縣舊同

西蘭縣舊同宜陽縣

鳳眼縣

超類縣舊同

入交道路

入交有三道一由廣西一由廣東一由雲南廣東水

軍伏波以來皆由之廣西路宋始開雲南路元及我

朝始開廣西之道亦分為三其從憑祥州入者由州南

關隘一日至交之文淵州坡疊驛復經脫朗州北一

日至諒山衛又一日至温州之北險徑半日至鬼門

關又一日經温州之南新麗村經二小江一日至保

祿縣半日渡昌江又一日至安越縣南市縣橋江
下流北岸一道由思明府入過摩夫嶺一日至思
陵州過辨強隘一日至祿平州州西有路一日半
至諒山府若從東南行過車里江此江永樂中黎
季犛堰之以拒王師後傾如其堰處乃決之以濟
師一日半至安博州又一日半過耗軍峒山路險
惡又一日至鳳眼縣又分二道一道一日至保祿
縣亦渡昌江一道入諒江府亦一日至安越縣之
南市橋江北岸各與前道會其自龍州入者一日
至平而隘又一日至七源州二日至文蘭州平茹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社又分為二道一道從文蘭州一日經古隴縣北山
徑出鬼門關下四十里渡昌江上源經古隴之南沿
江南岸而下一日至世安縣平地半日至安勇縣又
一日亦至安越縣之中市橋江北岸一道從平茹社
西一日半經武崖州山徑二日至司農縣平地又一
日半亦進至安越縣之北市橋江上流北岸市橋江
在安越縣境中昌江之南諸路總會之處隨處皆可
濟師一日至慈山縣府又至東岸嘉休等縣渡富良
江以入交州雲南亦有二路其一道由蒙自縣經蓮
花灘入交之石瀧關下程瀾峒循洮江源古岸四日

至水尾州又八日至文盤州又五日至鎮安縣又五
日至夏華縣又三日至清波縣又三日至臨洮府洮
水即富良江上流其北為宣光江南為沱江所謂三
江者也臨洮二日至山園縣又二日至興化府即古
多邦城自興化一日至白鶴神廟三歧江又四日至
白鶴縣渡富良江其一道自河陽隘循洮江左岸十
日至平原州又五日至福安縣又一日至宣光府又
二日至端雄府又五日至白鶴三歧江熙皆山徑敬
側難行其循洮右岸入者地勢平夷乃大路也若廣
東海道自廉州烏雷山發舟北風順利一二日可抵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交之海東府若沿海岸以行則為雷山一日至永安
州白龍尾白龍尾二日至玉山門又一日至萬寧州
萬寧一日至廟山廟山一日至屯卒巡司又二日至
海東府海東二日至經熟社有石堤陳氏所築以禦
元兵者又一日至白藤海口過天寮巡司南至安陽
海口又南至多魚海口各有支港以入交州自白藤
而入則經安陽縣至荆門府亦至黃徑等江由南策
上洪之北境以入其自塗山而入則取古齋又取宜
陽縣經安老縣之北至平河縣經南策上洪之南境
以入其自多魚海口而入則由安老新明二縣至四

歧遡洪江至快州經鹹子關以入多魚南為太平海口其路由太平新興二府亦經快州鹹子關口山富良江以入此海道之大畧也

山川

佛跡山

在交州府石上有巨跡人下有池景物清麗為一方勝境

勾漏山

在石室縣相傳古勾漏縣在其下漢書勾漏縣有潛水牛上岸共關角軟入水還復

堅

東究山

在北江府嘉林州一名東卓唐刺史高駢建塔其上

儂遊山

在北江府武寧縣一名爛柯相有

爛後推女野合其上石覆上裂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金牛山

在武寧縣相傳唐刺史高駢欲鑿其上見金牛奔出豎止漢九真郡居風縣有山出

見金牛往往夜見光輝十里

崑山

在諒江府鳳山縣上有清虛峒山有漱玉橋白雲菴林岫之勝

江藩山

在諒江府丹巴縣上有石門廣三丈相傳漢伏波將軍馬援所鑿

安子山

在新安府東潮縣一名安山或名象山高出雲霄之上漢安期生得道處宋海嶽名

山圖北山為第四福地宋皇祐初處州大中祥符官賜紫衣洞淵大師李思聰進海嶽名山圖并讚詠詩云數朵奇峯新燈綠一枝巖溜嫩接藍跨鸞仙子脩真處時見

蒼龍戲碧潭

雲屯山

在新安府雲屯縣大海中兩山相對峙一水中通着國商舶多最於此

大圓山

在新安府新安縣大海中突起圓嶠永樂十六年此山獲白鹿二來獻

鳳翼山 在三江府夏華縣邑

三島山 在宣化府揚三峯突起

茂山 在太原府弄石縣下有廣洞水穿洞中可行舟

隴山 在太原府洞喜縣四而峭壁中有村墟

戲馬山 在清化府永寧縣一名遊英巍然特立橫枕長江為邑人九日登高處

安護山 在清化府東山縣出美石堪為碑硯漢豫章太守范甯嘗遣吏於此採石為磨置於

學

大琴山 在又安府奇羅縣東海邊相傳陳氏主遊此夜聞天籟聲故名 本朝永樂初天女

擒黎賊子 蒼於此

橫山 在又安府河華縣昔林邑告交州刺史朱蕃永以日南此鄙橫山為界即此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傘圓山 在嘉興州形如傘其勢高峻雅偉

艾山 在嘉興州蒙縣而臨大江峭石環立人罕跡到相傳上有仙艾每春開花雨後漂水羣魚

吞之便過龍 門江化為龍

武寧山 在越王墳下有

普賴山 至元丁未元兵築木柵儲糧于此

萬劫山 箭控大江後山萬重茂林修竹小橋流水之勝興道王陳峻隱其中

傑峙山 入山徑路花木繁茂玉泉漱石幽谷迎賓儉然世外境

崩山 有桐羅洞于巖俱勝絕善樂王常置弟子其間

地觀山 尤嶮峭有古松俗傳龍蟠其上陳日熨建行宮于此

天養山 秀且峻湖汐始通舟楫王族構第其中以避國難

武林洞

陳日烜棄位隱其中號曰竹林
大士有香梅印詩集傳于世

神投山

羅城清化二郡界山也山連兩岸海潮中
中流昔人徑鑿南岸三峯未往於此孝日

尊攻占城欲濟海烟浪不能渡禱于山神
遂濟軍遂即立祀此後諸山皆隸清祀

龍岱巖

一云寶臺巖然獨秀巖內事佛外懸閣宇
清江橫前紅荷繞覆松數里山萬重昔傳

有大形龍居洞
中俗名蝙蝠岩

文塲山

巖石淨白堪
為水晶珠

卞山

在海陽洋昔有立化
者蛻骨貫石竅尚存

東山

臨文江崇高且秀山洞上有竅登而遠望
水天一色真佳景也元黎前父遠為令書舍

中年休官自號思
惟居士常隱其中

驅儼山

高曠多山鬼每出焚舍有僧名奉符日夜
誦大悲咒鬼畏遠避免其害山多雜果人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至任暇之依歸
者則迷其歸路

立石山

孤立特起昔傳有神人
擊巨石為愛演州界

陀伎山

有地國遠在海濱出里石碁子乞可愛或
云山周圍百餘里又白石碁子俗傳仙人

嘗矣
於此

香象山

種高廣產
香名屏象

崇山

唐沈佺期流驩州從從山向越蒙詩朝登蔡
上下暮至越蒙陰四從沙口渡北出行溪深

幽澗通明水杉谷右崇峯差池將不合綠繞
復相尋桂葉藏金璫藤花開石林天霽虛的

的雲竇下沉沉造化功偏厚貞仙
跡累臨豈徒揉惟異聊復競歸心

分山

一云裂山安南占城以山為兩
國界俗傳草木亦分南北

金牛山

古載石赤色其中
有金夜光如螢

都隆嶺

有劉方殿林邑王所

水

右載海瀘渝水漏水西隨水自越雋東南流至交趾尚龍楊雄曰交趾方裔

海

環交州等府東南唐沈佺期渡海詩嘗聞交趾郡南與貫舟連四氣分寒少三光置日偏越人

遙捧程漢將下看為北斗崇山卧南風障海牽別離頻破客髮驟催年虛道前程淚明心不應

天

富良江

在交州府東關縣一名瀘江上接三帶州白鶴江經府城東下通利仁縣大黃江以

達于海本朝郭達破蠻決里隘次富良

天德江

一名廷蘊又名東岸永樂初黎冠懼討復谷民壇塞已久天兵既平寇重加浚治每

輯復

瀘江

水曰三帶江至羅城白瀘又通于海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來蘇江

舊名蘇歷自交州府城東北轉而西行直抵銳江府有人名蘇歷者開此故名瀘江

分為繞羅城江有五橋皆傑至此故名瀘江

七參政曾于淵歸安南遊歷江橋詩白自蘇郎天一涯武皇仙去雁南來歷江橋上

望天北今見秋風第幾迴本朝永樂初工部尚書黃福重浚因

三帶江

歸化江水自雲南宣化江水自特磨道沱江水自種龍因名焉

宣光江

在宣化府曠縣源自雲南教化江永樂初宋境流七百餘里以達宣化江

自雲南外

海潮江

在建昌府快州自阿魯江分流下通玉球江昔陳氏破占成軍處

龍門江

在嘉興州蒙縣漢書封溪縣有隄防龍門水即此源出雲南寧遠州至此橫絕江流

中分三道飛湍聲聞百里丹過必昇上岸方可復行傍有穴多出鸚鵡魚青綠口

曲而紅似鸚鵡嘴相傳此魚能化龍云古

載交趾嘉寧縣有龍門水深百尋大魚登

夜澤

在建昌府東結縣梁武帝時李賁叛因號命

龍溪

在鎮蠻府廷河縣昔陳氏夜過此江不能渡

忽見一橋跨江既渡回顧不見及有國改名

天威涇

唐高駢以交州至邕州海多濤石漕運不

通遂鑿開五道有三日石涇或傳漢馬援

東津渡

在交州府東關縣濶江舊以舟楫往來阻

于風濤永樂初張輔沐晟始置浮橋橋成

大惡江

易一 大安云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婆呂淵

水深多水恠

慈廉水

九域圖慈廉水在交趾者李乾德居水邊

越棠苑

秩南記山溪 瀨中曰遠

九得苑

捕一云苑

邊境服役

占城國

五國于海濱中國商舟泛海往來謂藩者

占臘

王琴 蒲茄 道覽 津淮 稔婆羅

獠子

獠子者蠻子異名也服役于交趾又有彫題

鑿齒者種類頗多周載有頭刑獠子赤視獠

測景

宋文帝元嘉中南征林邑五月立表望之日在表北
九寸一分交州影在表南二寸三分交州去洛陽水
陸七千餘里蓋山川回折使之然也以表取其絃直
當下千里唐開元十二年測交州夏至影在表南三
寸一分與元嘉所測畧同王克論衡曰日南郡去洛
且萬里為日南李筌曰安南府至長安七千二百五
十里孟館云以四方揆之安南道管中國未地耳今
自羅城至京師一百一十五驛計七千七百餘里

物物產

田田土

任延云田種白穀五月作十月登赤穀十
二月作四月登所謂國稅兩熟之稻鄉貢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八蚕之錦麻粟地狹
種山平處無之色

蠶桑

劉欣斯交州記一歲八蚕雖出日南桑則有
大小兩種桑孟春培之枝葉繁茂自三月至
八月皆養蚕
收絲事織

珊瑚

有赤黑二種在海直而數見日曲
而堅漢初趙佗獻珊瑚名火樹

玳瑁

狀類龜而殼稍長其
足有六後兩足無爪

鹽

煮海取鹽其白如雪
安南富皆鹽鐵利也

黃白金

太原諫山又安等府出陳氏令富良廣原
等州採金銀而採金戶苦其役納不足則

賀他金
輸之

明珠

靖安雲屯中出蚌生東海蓋採官禱其神取
獲大珠海賈云中秋有月是歲珠多孟嘗守

合浦先時太守多貪穢採求無厭珠朝徙
於交趾嘗到官易前弊求民利病去珠復

還民稱為神明陶弼還珠亭詩合浦還珠
珠有靈君侯方似古人情胎中蛤蚌珠嘗
滿瀟澤魚龍睡不驚唐
貞觀四年林邑獻大珠

蘇合油

柯生膏
可為藥

胡椒

蔓生似山薯
春秋實

羚羊角

高石山出一角而中
實極堅能碎金剛石

丹砂

晉葛洪欲煉丹求為勾漏令社
詩云交趾丹砂重韶州白葛輕

香

古載日南有千畝林產名香南越志交趾有香
不欲取先砍待終年皮爛取木心及節堅黑沉

水者為沉香者為雞骨
一名半水麝者為香

安息香

樹如苦練大而直葉類羊
桃而長中心有脂而香

金顏

俗一云甘麻然
燒辟邪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排香

以根合
臺佳

香附子

一名雞頭
海岸者佳

降真香

者久勝年

蜜

鉛

鐵

桂

皮薄
肉厚

紫草

中州戴麒麟紫草物蟻之所造如蜂竹窠紫
草色赤面黃似松松交州志作紫非與血竭

俱作于交而非一物明矣本草云二
物去五臟邪氣止痛破血愈全瘡

訶藜勒

中州載出交愛花白子似槐皮
肉相著味無毒主冷氣似似腹脹滿

常山

二種俗名
黃力白力

蒲黃

刀傷以木
乾敷則愈

阿魏

風薑

切片貼額左
右止頭痛

茶 古載出詠古都
味苦難為飲

薏苡 為拔狂夫阻載歸北伐五溪遣種坡詩云伏
飲薏苡故禦瘴傳神良能除五溪毒不救護

傷言

火薑 色稍紫俗獨用
為酒麪絕美

高涼薑 未出高涼交州亦有之雷州產者佳江左
曰杜若味大温治積冷腹痛到未微炒來

飲調服霍亂吐瀉用五兩重煎其汁
洗入酒一升貴三五沸服之立効益聲氣

好顏色豪家
煎湯飲之

黃薑 本草海南生者逢木味辛苦大寒無毒主心
腹結積除風熱消腫腫生散治氣千金方治

瘡癰始生積痺以一兩重
又桂樓三兩作末醋湯下

鬱金 味辛苦寒主血積冷不下氣生肌止血劉禹
錫云軍用治女人宿血心氣痛冷氣結聚濕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醋磨服病後
為未調粥食

通天犀 劉欣期交州記犀毛如豕頭有三角鼻上角
短額上角長異物志角上時有光耀白理

如線自未達
本為通天犀

辟水犀 舊傳安陽王有七寸文犀戰敗
投犀于海水開王入水免禍

辟寒犀 唐開元二年冬至交趾進犀角一殊色黃
如金使者請金盤置殿中温温後氣襲人

上問其故使者曰此辟寒犀也隋文帝時
常進一味至同日上悅厚贈之杜詩云金

盤犀
惟慎

象 林邑出象其至還於占城俗以象駝載令有布
政郡乃吉日而象裕縣也上豪殺令立國日林

邑宋理宗時安南貢象公卿上表賀太學
生獻詩三象都來八尺高江湖萬里幾民勞

公卿畫上昇平表惟有蘇生誦旅教至元
丙子平宋驛程始道安南屢貢焉雄者兩

牙雖無之力在于鼻取象者以區其雌入
 山從以甘蔗誘其雄至設窠以臨初甚吃
 孝收教之漸解人意過禮節收奴以錦覆
 象背令跪拜國主長則被鞍淚流性極靈
 居山林每雄擁雌四五十以為強好飲酒
 以鼻山川民堡飲盡而氣不損若二者行得
 一物而均分之喜浴于江月夜氣浮水者
 反歸林氏後從擊鑼鼓喊聞驚之群象爭
 起走經路獲處陷溝壑者不能起民刺殺
 之其牙皎白淨麗自死及退落之牙不以
 為青林邑人殺象象怒布陣以圍人人屏
 樹解衣掛樹枝緣它樹而走象見衣以為
 人有以鼻汲水澆樹且枝倒不見人怒踏
 碎其衣而去象病首必向南而死肉麓連
 皮易熟足
 掌稍佳

兕

交州記出九德生一角長二尺漢靈帝時
 真獻為奇獸元至元間安南常貢焉

白鹿

晉元康初白鹿見交趾武寧縣
 宋文帝元嘉木交趾獻白鹿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潛水牛

交州記勻漏縣有潛水牛上
 岸關則角較入水則復堅

猩猩

南中志狗形人面在山谷中行無常路百輩
 為羣人以酒并草屨數十相連結置于路間
 程見之即知其人先祖姓名呼而罵曰奴
 故誰我亟捨去已而復還相呼嘗酒著草屨

進一二升大解屨絆即擒之昔人餉
 溪今問有何物程猩猩酒及僕耳

狒狒

郭璞云出交州山中形如人面長皆黑身有
 毛及踵上唇長被髮迅走食人見人則笑唇
 蔽目多為人所擒左思云
 狒狒笑而而被格者也

蟻子鹽

古載交州溪洞酋長多收蟻鹽以醬非
 醃官及親族不得食按郊特牲稱蝦修用
 蟻醃祭統云陸產之醃謂蟻蛭之屬也周
 禮醃人饋食之豆有蚘蟻子也范蔚云中

國失求之四
 夷非夷詔也

蒙貴

狀如得而小紫黑色
 畜之捕鼠甚于貓

白雉

周成王時越蒙氏來獻漢光武時日南九真貢

翡翠

羽可為首飾

蚺蛇

形大而長其膽性極冷能療眼疾及諸瘡

菴羅果

俗名香蓋乃果中極品或謂種出西域實似北梨四月間熟多食無害

波羅蜜

天如冬瓜皮有軟刺五六月熟味最香甜可煮食能飽人奉化府嘉林州出者尤佳

烏木

聖殿可為器

蘇木

一名多那

古蹟

越王城

在又安府東岸縣又名螺城以其屈曲如螺漢時安陽王所築安陽王舊都越地故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又稱為越王城城中宮址尚存俗名可鑿城有古池國王每歲採珠用此水洗珠色麗

壘城

望海城

俱在交州府安朗縣漢建武中馬援平交趾分置封溪望海二縣築此二城守之

大羅城

在交州府城外漢交趾郡置唐安南都護府皆在此其城唐將伯儀所築高駢嘗

修廣之宋時李公蘊立國於此

雒王宮

在交州府三帶州未有郡縣時有雒田隨潮水上下墾其田者為雒民統其民者為

雒王副貳者為雒將皆銅印青鍍號文朗國以浮槎為俗以結繩為治蜀十八世蜀

王嘗遣子津將兵三萬降諸雒因據其地自稱安陽王趙陀舉其衆之有神人名泉

通下為安南王輔治佐神弩一發殺萬人趙陀知不可敵自往武寧縣遣太子始詐

降以圖之。後通泉去。語王曰：能持于弩，則與否則亡。有安陽王，有女名婚珠，見太子。始悅之，遂為相通。婚珠取弩視之，陽陰弩機，趙陀進兵安陽，敗持避水，岸入海。趙陀奄有其也。今平池縣有安陽宮城跡存。

天使館

元傳與礪使安南。題詩曰：使旌入館青雲動，仙蓋臨江白日迴。喻蜀豈勞司馬檄，朝

周終見越裳來。

浪泊

在交州府東關縣一名西湖。馬援即平交趾謂官屬曰：吾弟少遊常衣語慷慨，有大志。嘆

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饒足乘下澤車，騎款待段馬，為郡縣吏，守墳墓，使鄉里稱為善人，足矣。至求贏餘，自苦耳。吾在浪泊，西里間賊未滅，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見飛鷺，跼跼墮水中，念少游語，何可得也。

銅柱

漢馬援既平交趾，立銅柱為漢界，相傳在欽州古森洞。上有援誓云：銅柱折，交趾滅。唐馬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總又建二銅柱，鑿著唐德以明其為仗波之裔。今未詳所在。日南郡西有屠夷國，援還嘗經其地，亦植二銅柱，表漢界。及北還，留于餘戶於柱下。至隋乃有三百餘戶。志姓馬，按珠邑記林邑大浦口有五銅柱。唐天寶中，何履先伐雲南，收安寧城，立援銅銅柱，以定疆界。亦未詳所在。志畧曰：昔傳欽州古森洞有馬援銅柱，誓云：銅柱折，交趾滅。交人每過其下，以瓦石擲之，遂成土杜。詩云：雨來銅柱北，意洗伏波軍。占城界亦。有銅柱，曰有端。

威武廟

東坡記：漢兩仗波，皆有功於嶺南之民。前波伏邱，離路侯後，伏波新息馬侯南越自

三代不能平秦，雖遠適置吏，旋復為夷。邛離治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女子微側，反震動六十餘城。時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南國荒裔，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仗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

凡濟南必下焉可謂濟則濟否則止使人
信之如度量權衡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
德其孰能如此某以罪謫儋州耳三年今
乃復還海北往返皆順風無以答神既乃
碑而銘之至險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魚
與龍至信可恃賴二公寄命一葉為役中
自北而南洗心胸撫循良民必清通有此
而死端汝躬屈伸窮達常正志生為人英
無言我意同

冲天廟

在扶董鄉昔境內亂忽見一人有威德民
皆歸之遂領眾平其亂已而騰空去號為
冲天王民乃
立祠祀之

古州佛

春驟南山之巨水流至州津曰旋不去民
異而觀之內有石類佛民以為神驗即雕
木為佛遇旱祈雨輒
應故曰法雲法雨

服天寺塔

昔季日尊攻占城得能造塔者今梵下
三層號天資萬壽塔銅鑄塔頂日栒利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天為雷所擊去莫知墮處後
因人得之復立雷又擊去

九重臺

昔李乾得搆臺於水晶池上將成雷擊之
再搆再擊後雷聲發王以紅帕頭佩劍登
臺焚香咒曰天不誘其東當家誅我臺何與
有頃青霖臺成迨三葉孫李龍翰聞雷畏
之幾死左右以計白雷興則以
手抱佛背庶免從之畏息焉

粉驛亭

俗以暑熱多搆一亭於通衢以憩行旅陳
京殿時嘗憩此驛有僧謂曰少年後當大
貴言訖失僧所在及陳氏有國命司
國中言有驛亭之處皆塑佛一尊以答之

金牌州

有老父宅江濱其子得一卵歸父畜之乃
生一蛇尤加愛養後蛇大入水夜常饋魚
庭中老父遇祭時蛇來盤結庭下而去
後江邊聚沙洲子孫得利人謂蛇報德矣

銅鼓

交趾服役有頭飛獅子赤視獅子鼻飲檮子
窟巢處好飲酒擊銅鼓初成置庭中招同
類來者盈門豪富女子以金銀釵擊鼓叩
竟留與主人或云銅鼓乃諸葛亮征蠻鼓

風俗

安南風俗其美者交愛人個儻有謀驢演人淳秀
 好學男耕稼女蠶績一歲再稻八蠶遠人漂至其
 國數相存問率以為常然其地偏小其俗矜誇陵
 犯弑君賊主篡奪之轍相尋為帝為王為公為侯
 悍然奮臂抗衡 天朝王侯以下跣足二輿人界
 以笈過市不以為恥夷風猶存焉餘皆愚詐與蠻
 獠同茂禮義喜獷悍富者稱雄爭奪兼併役屬貧
 弱日事俘掠斷髮文身黑齒方領侏儻暑郡即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俗於江故善水黎桓莫登庸既貴尚跣足裸體入
 水捕魚平居不冠席坐盤雙足謁尊者跪膝三拜
 待客婚姻俱以檳榔為禮皆醜酸多羸弱五十歲
 免役國王元日前二日王乘輿從官章服導前禮
 帝釋殿除日王坐端拱門臣僚行禮畢觀伶人呈
 百戲晚如洞仁宮謁先是夕僧道入內驅僕民間
 門首鳴爆竹杯盤祀祖貧家男女無媒婚禮者則
 自相配正旦五更王坐永壽殿宗子近侍官先賀
 次入宮拜祖陵晨坐殿上嬪妃列坐內官錯立殿
 樂奏於大庭宗子臣僚分班拜賀酒三進賜宗子

登殿侍宴內官僚坐西旁小殿外官僚坐西廡飲
燕晡時稍出匠者即殿前構衆仙童兩層頃刻底
之金碧炫耀王從燕其上前後九拜九觴而散二
日臣僚各行家禮三日王坐大興閣上看宗子內
侍官拋接繡團毬接而不落者為勝團毬以錦製
之如小兒拳綴絲帛帶二十條五日間暇宴罷縱
吏民叅禮寺觀遊賞名園元宵立燈樹于廣庭名
廣照燈萬點交輝光徹上下僧繞諷經郡僚羅拜
謂之朝燈二月起春臺伶人粧十二神歌舞其上
王觀衆闌于庭觀勇夫與兒需博勝者賞之公侯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馬上擊毬吏士博奕擲蒲蹴鞠角鬪山呼侯等戲
寒食以捲餅相饋四月四日宗子內侍官會山神
廟普無異志八日沉檀水浴佛精團餅供獻端陽
節江中構閣王坐觀競渡中元結盂蘭盆會起薦
亡者廣費無惜中秋重九貴族賞之良月朔具饌
祭先曰薦新縱臣僚視田收稻捕獵為樂臘月祀
祖如上家禮立春命其宗長鞭土羊畢臣僚簪花
入內宴會婚娶禮者陳氏女自配其國族蓋懲得
國於昭聖也士族春月媒氏請女家通問既成財
物以百至千庶民以至百為數好禮家不論多寡

海濱之女正月至于三月咸連袂歌于野少年男子率衆往和之悅則相從亦有因成妃匹者喪制宮室器用與中國畧同樂有飯古波本占城體圓長研器飯粘鼓面中拍之清亮合箏篳小管小鈸大殼名為大樂惟國主用之宗室貴官非祭醮不得用琴箏琵琶七絃雙絃立笛簫類名小樂貴賤通用曲有南天樂玉樓春踏青遊夢遊仙更漏長不能彈紀或用土語為詩賦樂譜便于歌吟歡崇愁怨一寓其情

越嶠書卷之一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越嶠書卷之二

宜山李文鳳編次

書詔制勅

漢

文帝賜越南王趙陀書曰皇帝謹問南越王甚苦心勞

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遠

遠壘蔽撲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群臣孝惠帝即世

高后臨朝不幸有疾諸呂為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

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力今即位乃者聞

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

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塚前日聞王發兵于邊為寇灾不止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之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今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嶺以南王自治之雖然號之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以王分棄前過終今以來通使如故

宋

宋太祖開寶八年制封交帥丁部領曰部領生為陞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之邦勵拱辰之節世為古族能保遐方志慕華風常思內附九州混一岳嶺廓清遂達梯航乃輸琛貢具嘉令子稱藩之意錫乃公列土之封秩以維師疇之井賦用褒耆德豈限彝章服我異思介爾遐壽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八月征交陞詔曰國家聲教所覃威靈咸暨顧乃鷲^社之境未歸輿地之圖矧茲一方近接五嶺唐末罹亂區內剖分遂為僭偽之邦思成聳聳之俗及番禺底定正朔始頒雖稽首以稱藩願繕兵而自固事大之禮當如是乎弔民之行蓋不得已宜躬行于天討用玉變于蠻陬宜以孫全興等率

討時黎桓
篡丁氏

雍熙三年十月制封黎桓曰王者懋建皇極寵綏列藩設邨京師所以勝會同之禮胙土方面所以表節制之雄矧茲^社鳶茲之隅克修翠羽之貢或當易帥爰利建侯不忘請命之恭用舉酬勞之典權知制三司留後黎桓資兼義勇性凜忠純能得邦人之心克謹藩臣之節屬者丁璿方在童幼急于撫綏爾乃肺腑之親專掌師旅之事號令自出威愛兼行丁氏自解三使之權以循衆人之欲遠輸誠悃來領節旄士燮強明化越俗以咸義尉陀恭順謹詔汝以無違宜以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元戎之稱並列通侯之實控撫夷落揚對天休可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尉使持節都督諸軍事

神宗熙寧八年十二月諭交趾詔曰眷維安南世受王爵撫納之厚實自先朝涵容厥愆遂至今日而乃攻犯城邑傷殺吏民干國之紀刑茲無赦奉天之討師則有名已差趙高充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經畧招討使李憲充副使燕達充馬步副使都總管須時興師水陸並進天示助順既布兆新之祥人之悔亡咸依敵愾之氣然王師所至弗迓克奔咨爾庶民久淪塗炭如能諭主內附率衆自歸執虜獻功拔

身効順爵賞祿賜當倍常科舊惡宿負一背原滌乾
 德幼釋政非已出造廷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虛爾
 聽毋惑比聞編戶極困誅求已戒使之具宣恩旨暴
 政橫賦即為蠲除冀我一方永為樂土時李乾德入寇
 神宗加李日尊恩制曰朕紹膺駿命稽用上儀祇事
 郊官並受三神之福推恩方夏外交四表之歡告于
 有司錫是在服推誠保節同德守正順化翊戴功臣
 靜海軍節度觀察度置等使同中書平章李日尊材
 懷德善世濟忠勤奠茲南邦君有扞城之効衛我中
 國使無疆場之虞賜之大將之旄服之真王之爵往

東武劉譙庭氏校鈔

踐厥位欣戴于寵章獻來其琛用協我於熙事陪登
 采邑褒進文階載加食邑之封式允懋功之典於戲
 天之所助惟怙冒于王靈國以永存顧循守于侯度
 率時新命保爾舊邦

寧宗賜李龍翰開禧二年歷日勅書曰勅安南國王
 李龍翰鳳歷載新預謹人時之投龍編雖遠嘉侯
 度之循績維懋於守藩禮嚴尤于頒朔既廣暨南之
 聲教宜堅拱北之忠誠率爾海邦共我德意
 理宗制封安南陳日熒曰周建諸侯之國錫以山川
 漢封異姓之王及其苗裔美矣家傳于恭順比之世

襲其藩宣登錫履之舊疆出敬綸之新渥安南陳日
奘挺資英毅秉性忠純在邦在家終始安民而和衆
是父是子後先作室以肯堂過庭雖命以維恭馳驛
尚勤于奉稟際天所覆嚮風慕文軌之同重譯而來
効貢忘梯航之遠載加謹恪矣示寵褒爵超五等之
榮秩視三公之貴節旄長安于本色錫盾瑀戈名號
元勳之舊功高冠長劔分茅如故食采有加益堅屏
翰之心庸視君親之德於戲衆星拱北仰瞻象緯之
書百川流東孰謂鯨之隔欽奉恩遇永底予懷可特
授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

東武劉燕廷氏校鈔

史大夫上柱國安南國王食邑三千戶實封一千戶特賜
効忠順化功臣仍賜緋衣金帶等至日施行

度宗賜安南陳威冕詔曰朕五享庶邦惠綏南服放
海而準舉同錫類之仁貢土之儀宜不替朝宗之義
脩其職貢申以文辭閱十歲而薦來厯重波而靡殫
式昭忠順良用歎嘉乃若篤慶親門為求殊禮子嚴
父詔稟懿訓之有聞君前臣役在常常經之素定天
所秩者誰以易之漢文帝之勞陀匪由祈請我藝祖
之待倣特示優崇矧是廣恩用之專屬北轉詢于群
議雅有合于舊章匪朕敢私茲事始制庸錫執政之

品仍加寶幣之將推篤近舉遠之心朕不忘于謹德
昭以孝福忠之旨爾亦懋于奉休今錫卿銀五百兩
細色物帛一百匹至可領也故茲詔示

元

元中統元年十二月初三日世祖諭安南國陳光昺
詔曰我祖宗以武功創業文德未脩朕纘奉丕緒鼎
新草故務綏萬邦遂以庚申歲建元為中統元年誕
敷詔赦次第頒行具不泄邇不忘遠誠之所在事有
未遑也適大理守臣安撫職聶陌丁馳驛表文爾邦
嚮風慕義之誠及念嚮在先朝已歸款臣附遠貢方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物故頒詔旨遣禮部郎中孟甲充安南諭使禮部員
外郎李文俊充副使諭本國官僚士庶凡衣冠典禮
風俗百事一依本國舊例不須更改況高麗國比遣
使來請已經下詔悉依此例除戒雲南等處邊將不
得擅興兵甲侵掠疆場撓亂人民鄉國官僚士民各
宜安治如故故茲詔示念宜知悉

至元四年七月諭安南詔曰太祖皇帝聖制凡有歸
附之國君長親朝子弟入質編民數出軍役輸納稅
賦仍置達魯花赤統治之以數事以表來附之深誠
也卿今來貢不踰三年之期其是知故告以我祖宗

之法亦以誠諭也且君長來朝子弟入質籍民定賦出軍相助古亦有之豈今日創為之哉卿能備行數事朕復何言彼卒未能朕亦不責卿行而全之也畧舉出軍一事無以征行遠成為慮但來人楊安義稱有占臘山獠之患彼二寇如能皈向復有何事交兵之道孰以為易倘不用命必當討伐况雲南之駐兵于彼汝即助軍以成其功又當來奏嘗有一家之言今聞耨刺丁在彼中多有回鶻禁約不使交談果如所言一家之禮果豈有如是耶君臣之義實同父子豈有臣子而背其君父者耶朕若不言是又不以誠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待卿也當熟思以全終始之好

至元四年賜安南國王詔曰朕即位以來溥海內外親如一家夫任土作貢古有常制三年一貢今已郊庭事大以信禮也元遣達魯花赤耨刺丁卿等相交其政所諧宜允余臣在邊騷擾已別戒飭其知之今回賜禮物具詣別幅至可領也

至元十二年詔曰祖宗定制凡內外歸之附國君長親朝子弟納質籍戶口輸稅賦調民助兵仍置達魯花赤統治之此六事往年以已諭卿矣歸附踰十五年未嘗躬自來數事竟未舉行雖云三年一貢所貢

之物皆無補于用謂卿久當自悟遂畧而不問何為
迄今由來知省故復遣合撒兒海牙往爾之國諭卿
來朝倘有他故必不果來可令子弟入朝此外本國
戶口若有未定籍輸賦調兵何由斟酌苟爾民實少
或多取之力行不及今籍爾戶口蓋欲量其多寡以
定兵賦之數其所調兵亦以今遠適他所正從雲南
戍兵相與協力故茲詔示

至元十五年八月詔諭安南世子陳日烜曰曩者爾
國內附之初凡有所請皆賜允從意謂事大之禮久
當自知能舉而行也歷年滋遠禮意浸薄故于至元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十二年復降詔旨責以親朝助兵等事項黎克復等
至省所上表親涉誕妄有謂爾國歸附在先且四方
諸國先爾來降者衆矣在爾後者惟亡宋偏師一出
舉國悉平計爾亦已聞知所言非妄而何又謂占城
等二讐為患不能助兵且彼之與爾為隣匪姑息今
日至謂地遠不克入覲黎克復等安能至哉二者之
妄亦已明矣昔爾與宋通好固所素知及宋平之後
所以慕奉之禮著之載籍可覆視也天下之事以至
誠為本今欺 若是將誰信之苟以爾父衰老不任
踐涉備云可也今爾年方強仕入廟受命此正其時

況彼境土接我邕欽莫憚一未也爾或不安全固拒朕命則脩爾城隍繕爾兵甲以待禍福轉移之機在此一舉宜審圖之今遣禮部尚書柴椿等奉使

至元十八年諭安南宗族官吏詔曩安南國王陳光昺生存之日嘗以祖宗收撫諸蠻舊例六事諭以彼來嘗奉行既致其子又不請命而自立遣使遠召托故不至今又以為辭故違朕命止令其叔父遺愛入覲即欲興致討緣爾內附入貢有年矣其可效爾無知之人枉害衆命爾既稱疾不朝今聽汝以醫藥自持故立汝之叔父遺愛代汝為安南國王撫治爾衆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境內官吏士庶其各安生業毋自驚懼其或與汝百姓輒有異圖大兵深入戕害性命無或怨懟實乃與汝百姓之咎

至元十三年四月諭安南國官吏百姓詔曰曩以爾國陳日烜既稱臣服歲輸貢獻而不躬親入朝因彼叔父陳遺愛來以安南事委之至則以為戕害所遣達魯花赤不服帖木兒又却之弗納至于出師占城宜相饋餉而畧不供給以致鎮南王脫惟行省阿里海牙進兵彼兵交之際互有殺傷今因爾國近親陳益稷陳秀峻慮宗國覆滅殃及無辜屢勸爾來庭終

不見從自拔來歸朕憫其忠孝特進陳益稷為安南國王陳秀峻為輔義公以奉陳祀申命鎮南王脫惟平章政事奧魯亦興兵平定其國前此罪戾止于日烜之身吏民無預詔書到日其各復歸田里安生樂業故茲詔示

至元二十五年十二月諭安南國世子陳日烜詔曰朕君臨萬邦德威並用豈于爾名為向化實未造朝累示徵書輒辭以疾及命爾叔假守彼公然拒違敢行專殺至若阿里牙海占城之役就爾假途俾之繕治津梁飛輓芻粟不惟失信又復抗師此而不征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王憲何在民殘國破實自取爾今爾表稱伏罪似已知悔外據來人代奏謂爾自責者三被召不來一也脫懼撫軍而不迓二也唆都根底魯遮當三也若蒙赦宥當遣其子進美姬歲貢方物凡茲繆敬將焉用此若果誠悃何不來此而陳安有聞遣將事則遁逃見班師則聲言入貢以斯奉上情偽可知爾試思與其嶺海偷生兼慮兵禍曷若闕庭歸命寵被榮還二策之間孰得孰失爾今一念違悞係彼一方存亡故遣遠東道提刑按察司劉廷直禮部侍郎李恩術兵部郎中萬奴回唐兀解合散筮吉利解等引前差來

院全等二十四人回國親諭朕意朕當恚宥前過復爾舊封或更遲疑決難寬恕但脩爾城廓礪爾兵甲聽爾所為俟吾此舉爾嘗事亡宋自揆氣力何如今爾知機毋貽後悔爾知恚戾機忝為族類以禮遣還彼乃有過謫成之人辟言如此飾辭合將烏馬兒唆都軍官等一同來彼中所宜事理朕當區處完備津道回還故茲詔示念宜知恚

至元二十八年諭世子陳日烜詔曰祖宗立法凡諸國歸附親來朝者俾人民安堵如故抗拒不服者無不殄滅汝所具知故遣使詔召汝父來庭竟不聽命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止令其叔父入覲以其來庭遂封其叔父遣不眼帖木兒同往汝父殺其叔逐我使我以致興師問罪汝之生靈殺戮實多在我軍旅無不損傷蓋鎮王脫懽年幼水道進兵想聽從唆都烏馬兒落在汝手因是苟安至今汝能親赴闕庭其王爵符印朕所不惜土地人民庶永保之

至元二十九年諭安南詔曰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諭安南國陳日烜省表其恚去歲禮部尚書張文道奏曾到安南識彼事體請往開諭使之來首朝因遣立道往使令汝國罪僭阮已自陳朕復何言若曰孤子

在制及謂死道路不敢來朝且有生之類能有長久
安全者乎天下亦復有不死之地乎朕所未諭汝當
具聞徒以虛文歲幣巧飾見欺于義安在故茲詔示
念宜知悉

至元三十一年四月成宗皇帝諭安南國陳日燭詔
曰先皇帝新棄天下朕嗣大統踐祚之始大肆赦宥
恩霈所及無內外遠邇七閩惟爾安南亦從寬貸已
勅有司罷兵陪臣陶子奇即與放還茲命禮部侍郎
李術兵部郎中蕭泰登齋詔往諭自今以往所以畏
天事大者其審思之故茲詔示念宜知悉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至大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仁宗詔諭安南世子陳日
燭曰惟我祖宗受天明命撫有萬方威德所加柔遠
能邇乃者先皇帝龍馭上賓朕以王侯臣民之故于
至大四年三月十八日即皇帝位遵踰年改元之制
以至大五年為皇慶元年令遣太中大夫禮部尚書
乃馬歹奉直郎兵部郎中杜興可齋詔往諭仍頒皇
慶歷日一本卿其敬授人時益修臣職毋替爾祖父
事大之誠以副朕不忘遠之意故茲詔示念宜知悉
皇慶元年制加內附安南國陳益稷品秩曰委質來
朝既去逆而效順以爵馭貴宜崇德以報功誕播明

綸用孚衆聽銀青榮祿大夫遙授湖廣等處行中書
省平章政事安南國王陳益稷知畏天以事大期保
境以全民慕帝^皇之有真見幾而作懼祖宗之不祀自
拔而來以忠孝之誠而受知世皇恢天地之量而錫
封故國始者周王之赫怒伐罪弔民終焉舜帝之誕
敷班師整旅執迷不悛爾守彌堅極溺救焚從我王
師凡一再舉適館授餐卜居湖北幾三十年身歷事
于四朝志不忘于初節肆朕踐祚亟其來庭足用增
新秩以示恩仍舊封而授職嗚呼內寧外撫朕不忘
銅柱之南近悅遠來爾益拱星辰之北對揚休命永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堅一心可加紫金光祿大夫餘如故

延祐五年制加安南國王陳益稷品秩曰國家所重
莫先忠孝之褒爵賞至公豈有遐邇之間咨爾益稷
歷事四朝服勤三紀誠知君父之大不顧兄弟之私
嘉此前功蔚為舊德蓋委質以自効終秉節而不踰
文之以禮樂衣冠同進于中土加之以詩書道義化
及于南交足用秩一品之隆儀視三司之峻嗚呼信
順者臣之偉績益勵初忠懷柔者君之厚恩再班新
命往膺恩命尚迪予懷可加儀同三司餘如故

至治元年八月英宗皇帝諭安南世子陳日峯詔曰

惟我國家法天繼統奄有四方先皇帝仁涵義浹罔
間遐邇臨御十年遽棄天下朕以世嫡之重宗戚大
臣合辭推戴已于延祐八年為至治元年令遣亞中
大夫吏部尚書教化奉議大夫禮部郎中文舉齋詔
往諭推朕德意保爾人民體昭代之同仁堅誠心于
事大故茲詔示念宜知悉

泰定元年八月詔諭安南國世子陳日養曰我國家
誕膺景命撫綏萬邦德音普加靡間夷夏乃者先朝
春棄君臣朕以裕宗嫡孫為宋^宗戚大臣之推戴德爰
自太祖皇帝肇基之地八承天序于至元三年九月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四日即皇帝位遂以甲子為泰定元年令遣亞中大
夫吏部尚書馬合謀奉議大夫禮部郎中楊宗瑞齋
詔往諭爾國授時歷一帙惟乃祖乃父脩貢內附有
年矣我國家遇卿甚厚比者古城守臣上表稱卿之
邊吏屢發兵相侵朕為之惻然于中不知卿何為至
是豈信耶朕君臨天下視遠猶邇務輯寧其人俾各
得其所矧其體予至懷戒飭爾衆慎保爾國人民毋
忽盡累世忠順之意故次詔示念宜知悉

元統三年詔曰朕纂奉正統君臨四方洪惟我祖仁
恩廣洽聲教誕敷一視同仁無間中外乃眷安南之

國世勤事上之誠方物貢輸巨禮靡闕良用嘉尚遣
奉議大夫吏部尚書鐵柱奉直即禮部郎中智熙善
往諭朕占賜元統三年授時歷一本卿其敬修藩職
益謹農時用安遐邇之人或副寵綏之意故茲詔示
念宜知悉

國朝

洪武元年頒即位詔于安南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
日月所照無有遠近一視同仁故中國尊安四方得
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十
有七年四方遐裔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掃辟雄定

東坡劉燕庭氏校鈔

華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國建國號曰大明改元武洪
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與遠邇相安
于無事以其享太平之福惟爾四夷君長酋帥等遐
邇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洪武元年封安南國王詔曰咨爾安南國王陳日烜
惟乃祖父昔守境于南陲傳之子孫常稱藩于中國
克恭巨職以永世封朕荷天地之靈肅清華夏頃馳
書而往報冀率以咸寧卿能奉表稱臣專使來賀法
爾前人之訓以安遐壤之民曷茲動意深可嘉尚是
用遣使齎印仍封爾為安南國王於戲視廣同仁効

哲王之盛典爵超五等俾承奕葉之遺芳益茂令猷永為藩輔

洪武二年封安南嗣王陳日烜詔曰朕恭膺正統撫有天下眷爾安南素知尊慕中國去歲國王陳日烜奉表稱臣朕官齋詔印封為安南國王比至境而日烜已逝今世子日烜能繼先志專使請命考于禮典宜嗣其位是用命爾日烜襲封安南國王授以金印於戲父子之親既謹承其基業君臣之義尚永守于藩方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諭安南占城詔曰朕本布衣天下亂起兵以保鄉里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不期豪傑雲從數年之間土地闢廣甲兵強盛遂為臣庶推戴君臨天下以承正統于今三年海外諸國入貢者安南最先高麗次之占城又次之皆能奉表稱臣合于古制朕甚嘉焉近占城遣平章蒲旦麻都來貢言安南以兵侵擾之事是非難知以朕詳之爾彼此世傳已久保土安民上奉天道尊事中國爾前王必有遺訓不待諭而知者朕為天下主治亂持危理所當行今遣使往觀其事諭以畏天守分之道如果互執兵端連年荼毒生民上帝好生必非所悅恐天變于上人怨于下其禍有不能逃二國之君宜聽

朕言各遵各道以安其國庶幾爾及子孫皆享福于永久豈不美歟

諭安南陳叔明詔曰春秋大義亂臣賊子在王法之所必誅不以夷夏而有間也向者安南王日燧堯我國家賜以璽書而立日燧為王今觀所上表章乃名叔明詢諸使者日燧為盜所逼悉自翦屠其羽翼身亦就斃此皆爾叔明造計傾之而成篡奪之禍也揆于大義必討無赦如或更紿改轍擇日燧親賢命而立之庶可贖前罪不能十萬大軍水陸俱進正名致討以詔示四夷爾其毋悔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十一年安南陪臣阮士諤來貢方物辭歸上降手勅諭之曰爾阮士諤入貢來朝久馳山川其勞甚矣令命爾歸復達爾邦當與叔明言昔者安南國王陳日燧荒昏以致滅亡然既亡之後國中多事連年令王若不得勝前王又恐宗祀不安若欲久安之道務以仁治國毋以虐為政儻有小愆當自省脩以釋責可回天意

諭安南來使勅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洪武十一年爾上差陪臣阮士諤來貢朕知彼中多難持以心腹之言教諭阮士諤歸朕恐待王之禮薄專命內

臣與阮士諤親往安南何至其境士諤星奔日馳兼程先至及我內臣既達爾邦其士諤固知所在故以出門入戶之禮排筵席宴之間異端非一此果禮之誠歟抑侮之設歟然看如細務實相愛之大端此非禮既非其于他者何且安南于中國雖稱遐荒實是密邇雖曰密邇地不足以廣疆人非我用在昔中國之君雖統朕思限山阻川實為強制若我中國有道內安四夷守分何欲事大之來者今安南與朕本無嫌疑若較斯非必後有餘愆洪武十一年阮士諤來朝及其至國觀況似非有官今爾等來若欲令見又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非有官故不令見爾等歸告陳叔明安分高枕雖不來朝亦也無虞邇來朕失務聽人神有變惶懼無已爾勿我干故茲勅諭

諭安南陪臣謝師言等歸日甚暑時來涉山川之遙晨進昏止香烟服霧勞已至矣然是脩職貢而以小事大之行爾承安南國王之命令事畢而歸盛暑未終潦水汗漫非舟不濟舟則舟矣爾當中庸其心凝然如神則天假颶風渡衡陽之浦不期而濟之必矣不然臣魚尾浪鰲背風生蛟唇噓氣而雲橫八極非一誠心而無二者豈不危然而懼乎是時檣傾而舵

推欲良工以完之奚速成也哉朕以天道人事表裏而諭一如朕命吉哉故茲勅諭

上遣使至安南見其君臣譎詐歸奏其狀乃降勅命
中書省也曰使者自安南歸即日奏陳安南人情禮
義其彼中動以侮詐為先非以小事大之誠乃生事
之國不可數令人往來近者歲貢將期爾中書速遣
人至臨境止行人歸毋尚虛體令安南國王省已脩
仁

陳叔明屢遣使入朝貢物甚豐上降勅諭之曰爾安
南國王陳叔明前者為大貢之禮繁所貢之物廣然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廣則廣矣以物度上之不足以備內廷之供下無利
于軍民復往勞苦致生嗟嘆為期止貢三年一至至
必貢微而情厚乃國王之體也何王不知我之至
意數來無誠物廣寡用安得為萬里神交者邪且王
避荒山川險阻封疆之際密邇中國之邊陸若欲互
生情愛福及黎民則送往迎來毋必自侮若泛常施
以小詐將非輕重則大體一失禍不拒而自主又非
無事而生事乎今王不如我約貢物之廣勞民從事
行移宇異莫辨真偽既士諤非人國王之為也今陪
臣行人歸特諭王知邇來朕中書御史臺朋黨相尚

事覺已行誅畢因示王知故茲勅諭

十二年冬十二月安南陳煒遣使來貢上以安南怙強欲侵占城境土故致敗亡乃遣使詔諭煒兄前安南王陳叔明日朕聞春秋諸侯之國相繼而滅亡者何蓋由逆君命而禍黔黎故天鑒若是有不能逃于禍也使當時諸侯惟天王之命是從豈不固周之故何其捨久長之富貴而貪高位致富貴若草抄之朝露不先賢不云乎毋為禍首毋為福先爾叔明自臨事以來國中多故民數流離此果爾富貴兄弟慕富貴而若是耶抑民有愆而致是耶固往者不可諫豈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不知來者之尚可追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多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多餘殃斯言若行則天意可回耳且天地之廣長民者衆若邦有道固封疆勿外永則永為世福若越境而殃他民則福未可保也爾安南與占城忿爭構兵十年矣是非彼此朕所不知其怨未銷其讐未解將如之何爾如聽朕命息兵養民天鑒在上後必有無窮之福若否朕命而為之又恐如春秋之國自取滅亡也古人有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何也其殺伐之事好還故知者有不為也爾如春秋之失而毋蹈往轍其不美乎宜悉朕意毋

有所忽

安南陳煇尋復篡立遣使者入貢詔諭之曰前者朕令安南來見期以三年遣使一朝所貢之物惟是表誠而已苟事大之心永堅何在物之豐盛今年使者黎公等至仍前遠貢豐物何不遵朕至意豈彼中紊亂紀綱更主易位有所疑猜而如是乎然君臣之分本定奈何昔主荒昏于今上致令如斯豈非天假手歟朕又聞方今之王亦族中人為之成者耳吁中國聖人有之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陳煇奪位而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為之必畏天地而謹事鬼神保乂黔黎庶膺王爵倘或慢天地而虐庶民又非久長之道且安南阻山隔海遠居叢爾天造地設帝命王于彼者以主生民中國有道之君必不伐尚強無知者必征今朕天下惟願民安而已無強凌弱衆暴寡之為安南新王自當高枕無慮加兵

既而陳煇率兵攻占城國病死海濱使來告哀上自製文遣使往祭之其文曰上古受胙方隅者一王紀綱而無二所以固封疆遣逋逃却有罪睦鄰邦而恤鰥寡故得二者之懽心以事先人爾煇為民上于安

南失固封疆未審曾侮于鯨寡而乃至占城有是果
逼迫而若此歟彼占城無禮致徂征而若是歟使者
來告爾歿海濱朕不覺痛心嗚呼一言可以興邦一
言可以喪邦其部臣之佐奚用其道有此耶嗚呼顛
而不扶危而不持焉用彼相然雖云爾亡邦家無虞
特遣使奠祭爾其有知尚饗

二十八年諭安南勅曰初安南闖人阮廷檜從陳煊
攻占城國煊死海濱廷檜遂落占城後浮海至嶺南
送詣京師上留為由臣供事凡六年告歸許之且降
勅諭安南王曰前者占城之役祇候內人阮廷檜行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中之一兩國前王終于占城海之濱廷檜留于占國
因浮至嶺南有司送至朕見淨人授以內臣之職今
六年矣特令省親并養疾若痊王必令再至今因廷
檜朕復諭尚兵相加之役自今已後王無再舉勤修
睦鄰之道以樂安南之民其福無窮故茲勅諭

洪武二十八年欲征龍州以其地界安南先命禮部
尚書任亨泰等奉制書往諭其國畧曰龍州之役其
師畧衆然地連安南彼中必疑宜令預知趙宗壽之
罪且古哲王之令分茅土者不循王命有伐之誅今
宗壽所為必當問罪師行遣人諭安南慎邊守毋生

納匿之機王若一如朕命彼此邊徼之民萬全矣

太宗賜胡奩嗣封安南國王詔曰覆載之中皆朕赤子

立之司牧惟順民順情昔爾安南乃中國邊隅列郡

宋因眾志肇錫王封密邇中州嚮教聲教朕

皇考太祖皇帝臨御之初率先歸附朕嗣大寶爾胡奩

翰誠効職奏謂前國王陳氏嗣絕爾外孫主祀于今

四年詢之于眾所言亦同今特命爾為安南國王於

戲作善降祥厥有顯道事大恤下往罄乃誠欽哉

粹詭稱陳氏甥胡奩朝廷嘉其諱故降此詔

永樂四年七月十五日勅諭說與總兵官征夷將軍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成國公朱能在途凡遇凡見安南逃來人及朝廷提
取到安南使臣就便帶去或為嚮道或審問聲息庶
為便益故勅

永樂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勅總兵官征夷將軍成國
公朱能等可於軍令增入一條凡有妖言講說朝廷
及軍中事務者許諸人綁縛前來首告依律治罪此
令蓋因近日齊黃餘黨造言誹謗恐傳播到彼惑亂
軍心使其不能用命最宜禁治故勅
發去獅子七副可點時收之

永樂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勅總兵官征夷將軍成國

公朱能等朕料黎賊父子聞大軍將至率其逆黨徑往占城奪其地土以為巢穴此雖未必然亦不可不防師入安南之境須禁伐人墳墓園林焚人廬舍虜人妻女且宜撫綏其民其國中老者待之以禮如此則人心自安樂其生業黎賊父子之頭不日可懸于麾下傳于京師兵法不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此舉蓋不戰而屈人之兵也矣師行之際凡一應大小事務須要處謹慎周密勿致疎虞已遣人齎勅諭占城國王令水陸防備就錄勅藁一本未與爾觀庶知此意故勅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續一件軍入賊境及臨陣之際務在十分謹慎切不可輕看賊兵越容易越以為難事平後更須用心無怠毋忽

永樂四年閏七月初一日勅總兵官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等已勅吏部取福建叅政王平及北京取為事官張顯宗劉本劉昱周觀政俱未爾處各官到時可令王平張顯宗總率一應文職為事官吏辦事其武職為事官員俱令復職隨征及原發去祿州等處克吏及伴當文武官吏軍人就便起取帶去文職官吏亦發與王平管領武職官亦令復職征軍人入伍

故勅

永樂四年閏七月初四日勅諭占城國王占巴的賴
往者爾為安南賊人黎季犛父子暴虐兇征屢肆兵
禍侵據爾土地殺擄爾人民毒害欺凌不一而足陳
詞哀訴朕憫之已特降勅戒諭俾悉還所侵之地黎
賊畧不省咎謫詞飾過固執不還近者前安南國王
陳氏之孫被其戕害逃入軍師黎賊上表請迎歸國
朝廷不逆其詐即遣使護送出境黎賊預于境上設
伏藏衆阻遏使者竟執前王之孫而殺之惟黎賊父
子兇悖恣肆下則痛毒國人外則虐害鄰國上則誑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侮朝廷天地不容神人共怒自取滅亡已于七月十
六日命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等率兵八十萬前往
安南誅滅賊人黎季犛父子以撫安南官吏軍民復
立陳氏之後惟爾占城與之接境被其禍害亦既有
年斬刈兇殘所宜奮立力可預發兵于水陸要衝接
界境上嚴行哨捕就為防遏遇有安南賊人逃來即
便擒戮果係賊人黎季犛父子及教誘黨惡之人則
牢固械繫送詣京師仍下令國中安南逃來之人毋
得容匿令特遣內官楊進保禮部侍郎李琦鴻臚寺
丞李淵等齎勅諭意王宜敬遵朕命勉盡乃心以共滅

兇賊暴惡黎季犛父子以永安良善以雪爾國中數
年之憤故諭

勅總兵官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等所有軍中事宜令
逐一開示爾等皆宜用心不可怠忽故勅

計事十件

一精健赴敵之兵必須滿足臨行所命大數不可以
少一人其運糧守營編橋造船採伐竹木諸雜差使
及其餘事故皆在此數之外昔秦伐楚王翦以為非
六十萬人不可李信止用二十萬人竟為楚所敗後
秦復從翦言用六十餘人乃遂滅楚今黎賊氣力雖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敢擬楚然以朕料之必得臨行所命大數乃可成功
朕所見固若此果爾等尤宜臨事熟計之

一兵入安南凡其府庫倉廩所儲及戶口田賦甲兵
籍冊郡邑圖志並令尚書劉儁掌之爾總其人樂

一兵人除釋道經板經文不燬外一切書板文字以
至俚俗童蒙所習如上大人正乙巳之類片紙隻字
悉皆燬之其境內凡有古昔中國所立碑刻則存之
但是安南所立者則壞之一字勿存

一訪問古時銅柱所在亦便碎之委之于道以示國
人

一國徧行訪問有精細通達長于謀畧及奸詐詭譎之徒悉以懷才抱道名色盡送保舉送來

一國中諸色匠人及樂工連家屬盡數起送赴京

一軍中凡有誹謗妖言惑亂軍心者不計名數悉斬之以警其餘

一平定之後令各府州縣原任官吏輪次赴京朝見
一聞黎賊多備火器以拒敵我師夫軍旅之行凡遇山林險阻尚且避之不使疲勞軍力况聞賊有所備而不思所以防之乎故勅工部計較造成挨排以當火器初編竹一層箭直透過入地翎花俱歿再用竹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二層蹉縫編之以牛皮八道纏裹試之三十步箭透三寸五分二十五步箭透四寸十五步箭透五寸甚是堅固以是擁蔽火器不能為患軍士自然輕敵今就發去一面為式高五尺二寸六分上闊一尺八寸下闊一尺三寸六分

一今遣朱勸張瑛齋禮部咨文往安南索其金象此計蓋欲弛其闊志非真實意也朱勸等臨行朕曾面諭之令到彼只住五日若五日內措辦不足許隨多少先將來納後却差人納足爾待朱勸等入去大軍隨後亦進若遇差出納金象之人就執之詰問聲息

須勿令彼知差來被執今朱勸等到爾處事機切不可令人知之恐將士聞此其心懈怠并錄洛文示爾須要謹密古人云事機不密則害成爾等切宜慎之永樂四年閏七月初八日禮部為征討安南事永樂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本部右侍郎趙壯于奉天門欽奉

聖旨前者已調大軍往征安南以弔民伐罪令廣西奏來安南遣人來貢謝深原胡奩父子罪本難容今既改過自新只著他辦黃金五萬兩象一百隻以贖其罪金象不足許以珠玉寶具代以足其數即止大軍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不進若貢不如數勅大軍即進以行天誅那時雖悔無及任禮部便行文書差人去說與他知道欽此除欽遵外合行移咨差行人朱勸張瑛齋捧前去本國欽遵施行 記事一件

一臨敵之際不可以為容易越容易越要緊慎務在號令嚴明隊伍整肅實勇將士奮力向前如此則必可成功若或以為容易倘有疎虞悔之何及我的言語多是實實落落行得有受用的爾等十分要子細謹慎勅

續一件所用神機銃一應火器最宜密之不可泄與

外人知此法回軍之日尤宜謹密收拾

永樂四年閏七月初八日勅總兵官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等平定安南之後自雞翎關至其國中沿途必須設立衛所築城以鎮守之務要鋒火相望聲執相接遇有警急可以應援其某處可以立衛某處可以立所某衛某所爾等皆宜預為計議密奏以聞故勅永樂四年八月初一日勅總官^兵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等昔雲南僻在萬里山川險固歷代罕有能平惟諸葛孔明以天下奇才忠信知謀南征北伐功蓋一時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遂芟夷之循至後世叛服不常莫能制馭我

皇考太祖皇帝聖文神武超軼帝王弘謨睿算卓冠萬萬世指授賢能之將一敵而平之創立自古所無之功與天地共為悠久者也今安南雖在海取自昔為中國郡縣五季以來力不能制歷宋及元雖欲圖之而功無所成貽笑後世今黎賊逆命朕命爾等率師往問其罪欲爾等勉成大功然師行之際屢見嘉兆朕嘗夢親率爾等致討黎賊父子御壁輿觀獻地受罪既而朕復指畫爾等撫其人民脩其城郭老幼皆俯伏馬前懽喜拜舞茲兆甚吉用報爾等知之然詢

察賊兵必未迎敵觀其如此必有所備未可易視之
爾等宜夙夜盡心謀慮不可忽畧今將切要事宜條
示爾等凡此數者務在詳審此賊狡譎不可恃我師
精強謂可易致宜無所不謹庶可成功爾等宜盡厥
心以副委托之意勅

計事十八件

一不可聽偏執之言狐疑不決以誤大事
一古人用兵隨機應變有如轉圜若周瑜自擬得兵
三萬足以破曹蓋其計已定後因黃蓋言舳艫首尾
相接縱火焚之之策敵天與順風竟焚破之遂成大

東武劉燕氏抄

功假使黃蓋之言難用周瑜必用其素定之計矣爾
當以此為法不可執固已見須臾衆謀所長斷而用
之庶幾無失

一若未知彼之虛實勢之可否却不可輕視故曰較
之以計而索其情此之謂也

一宜精詳審察賊之勢情可以即戰則乘機以成大
功下可猶豫故兵聞拙速未聞巧之遲也

一不可輕信間諜之言以為賊易致卷甲信道趨利
墮其奸計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

一不可因勝之後即便驕懈恐為賊所乘雖覆獲大

捷猶如未勝常持戒警愈加防備故曰戰勝如始克
一臨陣之時彼拒敵之賊飭將士盡殺乃已降者慎
毋坑殺之

一宋元皆發兵征伐討安南將驕兵懦貪財好色以
此不能成功安南自我朝以來陳氏歸心朝廷數十
年不曾用兵其國中富庶令興師征討黎賊務要盡
滅之不許將士貪財好色耽酒誤事

一所畫安南地圖其西抵哀牢國考之地志哀牢國
即今雲南永昌府觀于其西已是我腹裏地面彼用
詭譎故寫古圖名以眩我也爾等慎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一大軍至富良江賊必阻水以拒我師今深入賊地
我為客而彼為主難以久恃久則恐有詐謀必謹而
察之多方設計以渡務在使其不能禦備渡江之時
尤恐賊亦用計擊我兵法所謂半渡而擊之利如韓
信敗龍且唐太宗破黑闥是也若我軍未渡而賊乃
先渡以擊我切宜詳察事機時重以待若輕為進退
恐為賊所乘如謝玄之破苻堅是也此二者觀之古
人可以為戒可以乘機夫兵法不可執一預期務在
臨時審察賊之情計通變而用之切宜謹慎謹慎
一平定安南之後但有各色官吏僧道醫巫卜筮陰

陽術數之人盡數遣發未朝此最緊要

一諸色技藝人匠盡數搜索連家小盡數起赴未京
一賊必盡空富良江北之地據江南岸以拒我師我
師至嘉林若欲渡江必欲具舟筏然後可濟如此豈
不曠日勞師乎計今莫若迭出遊騎于嘉林與賊相
對處往來始馬用百騎逐日旋增至五百騎或千騎
而止夜舉火燒烟放炮眩惑賊日以年之所遣遊擊
之將務擇嚴密之人其機只可令將知之軍士切勿
令知此機但令其知大軍皆來聚眾會嘉林以聲聳
其耳目大軍却於未至嘉林二三日程潛行取道趨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富良江上流淺處與西平侯會合渡江如此雖費數
日之程然免軍士伐木之勞亦免相持稽緩之久如
或西平侯先得上流淺處賊多且勿渡賊少或無賊
即乘其虛弱先渡以據守渡口賊未勿與之戰爾軍
速繼渡合勢以滅賊眾又在觀其地勢又賊情奸計
虛實靈機應變隨時處置務在成功我之選度止于
如此爾宜用心爾宜用心故善戰者因敵而致勝
一安南官吏察其有可付托留在彼鎮守者先發四
五十人未朝與官職賞賜即令其回然後將其餘應
起來之人盡數發未朝見

一大軍深入賊地勢不可分故曰深則專
一今將方秀夫等所供情詞發來爾觀各然人所言
不一難以憑信自宜斟酌

一西平侯從水尾來賊必嚴備西路爾游騎在嘉林
以眩之賊必慎防嘉林爾軍從上流有空隙賊不提
防之處有淺可渡即便渡師不必待西平侯至爾師
既渡聞西平侯與賊相抗爾滄江至南岸而上與西
平侯腹背夾攻之爾宜臨時相機度情處置

永樂四年八月初一日勅總兵官征夷將軍成國公
朱能等可挑選精馬軍一千名委十分能幹頭目管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領使其認定黎賊旗號若黎賊敗走即遣此千騎追
務在生擒成功之日重加陞賞故勅

永樂四年八月初六日勅總兵官有人來言聞黎賊
有二萬人渡江駐太原州考安南地圖富良江北無
有太原州只有七源州若有哨得賊衆果然在彼不
可逐去之恐為所牽制雖于動移只依前者所諭遣
游騎于嘉林州舉燒烟放砲眩之大軍却富良江上
流淺處會西平侯合渡只從此策而行最好軍行之
際毋露跡使人知之若其事體與料偶有不合又當
隨機應變不可執爾等晝夜協心謀慮務在萬全故

勅

永樂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勅總兵官征夷將軍師行之際所有機宜條件已嘗節次諭爾可相機詳審斟酌而行然兵難遙度爾自勉力以建勲功成萬世良將之嘉佳名豈不倖歟爾等勉之母怠毋忽故勅

計事二件

一前者諭爾等焚其廬舍今立郡縣凡一應室廬不可焚燬平安之後即用居守切勿戒戢軍士一軍行至某處及得賊情詳審一一具錄固封就與差來人回報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永樂四年九月初三日勅總兵官征夷將軍近得廣東都司奏欽州守禦官軍于今年六月內獲到黎賊遣來伺探船隻恐其知海道無人并力向爾一隅可加意謹防不可忽畧占城拿象之人舊逃在安南者不要遣回其為首者送赴京來賞賜撫綏令回安南領人拿象故勅

永樂四年九月初六日記事一件安南金場銀場遙聞原是占城之地兩界相爭已久亦未可信平定之後只以見得地界為準縱然占城有請亦不可撥還勅

永樂四年九月十六日勅總兵官征夷將軍軍中諸
事前勅已具爾等務在用心謹慎隨機處置臨敵之
際敢有拒戰者切不可留但歸降者切勿傷之若有
以納款之人心雖猶豫未決而迹未露者當用計制
之母使為害具有年少而罪當死者宜處以宮刑亦
可以保全其命他日又得以充使令故勅

永樂四年九月二十日勅總兵官令遣神宮監太監
苗青來平定安南之後就留在彼鎮守于鎮守軍士
內撥與跟隨凡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有合行事務與
之計議而行故勅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永樂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勅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
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尚書劉儁令命張輔充總兵官
掛征夷將軍印爾等可相度賊情事機進兵于西平
侯合務在同心協力以滅黎賊其先後條畫算策付
于成國公者爾等可檢閱細觀隨宜處置亦不可執
一令發去勅諭一道可將先領去制發回如故勅
續一件說與兵部尚書劉儁爾前與國公節次面聽
朕如所授之言可一一詳細與新城侯雲陽伯談說
使其知之與爾一應等策文書務要嚴密收貯雖片
紙隻字不可失落大小事務皆須謹慎

永樂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勅右副將軍總兵官新城侯張輔右叅軍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可嚴令神機將軍程寬等統務要牢固收什班師之日必須一一點對如數不可失落一箇老實面對庶幾無罪故勅

永樂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宜同心協謀奮威鼓勇撲滅黎以安邊境切不可一毫怠忽昔

皇考太祖皇帝命總兵官開平王常遇春偏將軍岐陽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王李文忠等率師北征未幾間年王卒于柳河川偏將軍岐陽王率諸將士據忠効力掃殘蕩胡終建大勲著名青史光耀無窮爾等皆宜立志自強取法前人乘冬月瘴癘肅清之時殄除兇孽及期班師建萬世之奇功成萬世之善名以副朕委用之意故勅永樂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勅諭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神機將軍程寬等游擊將軍毛八舟等橫江將軍魯麟等鷹揚將軍呂毅等驍騎將軍朱榮等坐營官及兵部尚書劉儁將士養之于平日而用之于今日所有挺身破關門

將士及奮勇當先衝堅陣破據忠盡力報効者須籍記其姓名待班師之日重加陞賞故諭

永樂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大軍入安南但有助黎寇未拒敵者殺之若有能棄甲卸戈降者一人不可妄殺善加撫綏凡一應事務前勅已詳細可相機斟酌行之故勅

永樂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進兵之後久不聞報爾等宜夙夜盡心務在擒滅賊人黎李犛父子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撫安其衆以建大功不可一應怠忽故勅

永樂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勅諭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聞爾等頓兵江上與賊相持黎賊之計正欲持久以待瘡痍之發破之貴在神速不宜遲緩務于來年二月半前後回軍切不可過期若軍事未能即完待來冬再舉餘事前勅已具宜詳觀之故勅

永樂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巡按御史奏柳州武宣千戶所及水行屯桂林永福縣

三處有賊人在彼作耗殺擄人口深為民患回軍之際就便發軍勦除此寇若見安南大捷之後必未向化然其心叛服不常難以聽信雖不盡殺亦遷徙北邊充軍毋使復為民患切戒飭官軍毋得傷及良善令就錄奏本與爾觀之故勅

永樂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平南定安南之後就以都指揮僉事呂毅鎮守廣中黃中副之量撥官軍據守要害去處其東西二都審其何處要害兵守一處其不係要害之處即平其城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池富良江北有要害處可築城據守務在與西平侯豐城侯用心高議處置停當然後行事故勅

永樂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近得廣西都司等衙門奏桂林府修仁縣地面有賊人將軍前差來報聲息舍人并馬匹擄去及永福理定古田尋州府桂平等處俱有賊在彼行劫前因柳州府武宣等處被劫已勅爾等回軍之日就便勦除令觀此賊肆無忌憚居民多被其害回軍勦除之切不可聽其歸降必殄滅之殺戮不盡者亦當遷發遠

處充軍庶不貽患亦須戒約官軍毋得傷誤善良令就錄奏奉與爾觀之故勅

永樂五年正月初九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儵爾等前日不能出奇運謀奮力渡江破賊今聞知爾諸將士先登破寨已破東都北亦可嘉差來指揮奏彼處所得糧儲甚多宜愛惜收拾不可狼籍棄毀爾等當精熟計議除給大軍食用外盡數收拾起運都赴東與守禦軍士食用廣西所運之糧即時住罷如已運在路者就所到堡內頓放如法守備運糧軍民即使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遣還若彼處糧儲已足而使輸運不已一則虛勞人力二則徒多費耗三則妨誤農種此事最為切要若雖已得其地而賊黨未盡平除爾等更當機度事隨宜而行朕遙度如此不可執一今天氣尚暖軍士不宜多留宜晝夜用心嚴督諸將火速火速急忙急忙平定地方勦滅賊寇及早班師恐瘴癘雨潦不便故勅續三件

一做香匠磚匠不問高手低手盡數連家先發赴京其餘一應技藝人等續陸續連家先發將來

一古時銅柱不知果在何處須尋掘究出擊碎棄之

于道

一東都近江便于轉運可厚築城垣深浚池濠就內鎮守其西都城池就便平時除其餘凡有小城不係要害之處悉皆平之人有餘力則除之如力不及姑聽之俟後平除事畢速班師為要

永樂五年正月二十二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凡安南官吏來歸降者即陸續遣之來朝聽朕面諭給與印信俾管還事如或事勢未可又在隨時處置不可執故勅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永樂五年二月初一日勅得奏知爾差都指揮花英去廣東調船此舉甚為不當且此時南風已作海道豈可行船若卒然遇賊力不能支則反為所具有况滅賊之功今已就緒若必待海舟之至何日得班師已勅廣東都司止之爾等須疾早掃除更勿延待誤事故勅

永樂五年二月初八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近得奏已平賊境欲立衛所鎮守今議得交州在城立交州左右中三衛富良江北岸立交州前衛昌江江温

各立衛市橋隘留關各立千戶所惟市橋以兩所軍
守之西都既平其餘其去處下設衛所只立府州縣
糧儲已勅都督韓觀及都指揮葛森督廣西各處土
官率土兵赴各堡營運如土兵不敷爾可摘發軍士
相參轉運尤宜相天時度人力不可重勞軍士如已
足半年糧食即將彼處鎮守軍士擺布自種并予已
人內收稅相兼供給驛傳緊要去處摘撥堪中馬匹
船隻添撥人夫相貼走遞所缺官員已勅吏部選土
民自行招諭來降者准與職事廣東船隻仍勅三司
收拾待朝廷文書至日調遣歷日就發去工匠人等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陸續起送赴京其存留守城軍士三萬六千九百六
十名廣西都司二千五百名廣東四千七百五十名
湖廣六千七百五十名浙江二千五百名江西一千
五百名福建都司及行都司各一千五百名雲南四
千名其餘之數就于本處收集土軍相參守禦官員
選留故勅

永樂五年二月初八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
城侯張輔右參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安南
境內有懷才抱德賢能智謀之人及有一善可稱一
藝可用者即為廣詢訪盡數以禮敦請起送赴京以

鑒藏書籍
備擢用故勅

永樂五年二月十五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前者勅爾于二月中班師今曾日彰未奏賊之殘黨尚未盡滅欲大軍鎮守且言交趾無瘴癘且溫龍州數處此時瘴癘雨潦正作爾等宜詳審會議度事相機可班師即班師如未可班師果無瘴癘則擇高亢陽之地屯營駐兵則百疾不作尤須嚴固守備防殘孽豕突之患渠魁務在得獲黎賊親戚餘黨務盡掃除其親戚餘黨有未投降者遣送赴京朕撫慰之候十月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班師友人為黎賊困虐已久撫治之道必先寬恤故勅

永樂五年三月初一日安南平詔告天下曰朕祇奉皇圖恪遵成憲宏敷治化期四海之康樂永保太和俾萬物之咸遂夙夜兢業弗敢怠遑仰惟

皇考太祖高皇帝混一天下懷柔遠人安南陳日烜慕義向化率先職貢嘉其勤惓頒錫洪恩封為安南王長有其土子孫世襲與國咸休比者其臣黎季犛蒼久畜虎狼之心竟為吞噬之舉弑其國王戕其本宗覃被陪臣重罹慘酷培剋殺戮毒痛生民雞犬弗寧

怨聲載路狐疑狙伏鼠黯狼貪詭易姓名為一元子
為胡套隱蔽其實矯陳甥稱誑言陳氏絕嗣請紹襲
王朕思國人無所統屬不逆其詐聽允所云律成姦
譎之謀輒肆跳梁之志全無忌憚靡所不為自以為
道優于三王德高于五帝以禹湯文王為不足法周
公孔子為不足師毀孟子為盜儒誇周程張朱為剽
竊欺天欺聖無倫無理僭國號曰大虞竊紀年曰紹
聖稱為兩宮皇帝冒用朝廷禮儀非惟行恣于偏方
實欲抗衡于中國佯奉正朔受頒歷而燒之招納逋
逃聞追索而隱匿朝貢之禮不行兇暴之情益肆涵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淹卯育薦有圖大之心蜂蝟毒滋益動侵擾之勢觀
颯南詔窺視廣西據思明府之數州侵寧遠州之七
寨劫朝廷之命吏供彼家之歲金虜其子女以備斃
鉗毆其人民以蹈湯火欺占城之孱弱五伐其國之
遭喪奪其疆土要其貢賦逼授偽印冠服令其從已
背朝屢被殘殃數來告急朕矜其愚昧不終絕之時
遣使臣曉以禍福啟其自新之路開其向善之門諄
切再三俾其改悟益其冥頑悞忙惡未幾安南王孫
奔竄來京訴陳其事黎賊一聞詐來款款求釋罔誣
之罪仍立陳氏之孫示彼至公曾無芥蒂即遣送歸

城禮物又殺使臣而奪之廷臣請加兵致討謂昔苗民
逆命禹有徂征之師葛伯仇餉湯有殛蘇之旅矧茲
先聖積惡如山四海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怒此而
可紓孰其懲戒朕以五兵戡橐之日正萬國臣妾之
時獨茲叛夷妄干天憲蛇虺之毒無厭生靈之害曷
已興言及此良切傷懷志在弔民豈忍黷武實不得
已告于神祇聿興問罪之師爰舉伐九之典用除殘
暴以解倒懸撲兇鯨于方張興陳氏于既絕乃命征
夷將軍郟國公未能等率領偏師帶兵八十萬以討
之勅諭將士其臨陣來敵者殺無赦其來降者悉宥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之師渡富良江賊率衆七百萬來拒戰尚逞怒蛙之
勇以嬰霆擊之威兵刃纒交陣即披靡我師躡之如
摧枯拉朽斬首數百萬級直擣東都遂平西都四郊
無結草之固前途有倒戈之師黎賊逆黨即時殄滅
其有投兵乞命者即釋不誅所至秋毫無犯市不易
肆人民安堵邇來陳氏于孫立之其國官吏耆老人
等累稱黎賊盡滅無可繼承陳祀安南本古交州為
中國郡縣淪汚夷習及茲有年今幸遇汛掃挽擒剗
夷蕪穢願立郡縣與民更新庶再覩華夏之淳風復
見禮樂之盛治俯詢輿情從其所請置交趾都指揮

使司交趾承宣布政司交趾按察司及軍民衙門設
官分理廓清海徼之妖氣變革遐方之陋借於戲成
武載揚豈朕心之所欲元惡既殛實有衆之同情廣
施一祝之仁永樂太平之福迨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永樂五年三月初三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
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后差
來奏事務要選差的當之人備細詣曉事情用如軍
前一應事務及地里山川者庶幾訪聞得其情實便
于行事往往差來之人皆不知軍中詳悉惟遞一奏
本來他事並不得知及至問之全不能答惟說謊支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吾而已亦有問數十聲而不答一語者此等之人豈
不失誤軍機以情論之實是奸詭再以情推之但愚
蠢無知于事全不經意今後凡遇遣人務要慎選不
可輕忽故勅

永樂五年三月十一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
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交趾人陳恭甫枝秀
夫蔣資陳金鼎郭敏五名此先為黎賊遣來奸細覘
伺朝廷今安南已平但渠魁未獲殺十死數人亦益
于事故遣來爾處如未獲黎賊此人見齋禮部文書
即放令過去若已獲黎賊則散遣還鄉為民故勅

永樂五年三月二十日勅得奏言裴伯者事為將之道在于用人一裴伯者不能用何以能成事功使朕有南鄙之憂古人用人之法具在方冊爾宜審觀故勅

永樂五年四月初二日勅聞爾等與西平侯等聽人言不和未知然否為將貴和事乃有濟爾若不知安能成事今安南既已平定俾餘孽偷存喘息宜戮力一心以殄滅之乃不思朝廷倚託之重懷童豎之私忿互相爭鬪數聞諸將校軍士皆賈勇奮發欲爭先殺賊爾等乃萎靡不振以孤將士之心昔元氏所以

東武劉燕氏校鈔

壞天下事者皆為將不和故也我

祖皇帝平定天下神謀睿算授之諸將莫有敢為違其有違命者必加顯戮的不輕恕勅至爾等可夙夜謀議同心一力掃盡餘孽早休士馬毋得淹延誤事以速罪愆昔關先生破高麗乘席卷之勢寡算無能不能持謹為高麗中之以計悉以婦人金寶誘之為為高麗所殺所遺而脫者不滿二百人此為明鑿爾等可不慎之故勅

計一件坐營頭目及神機等將軍都以此勅與之看永樂五年四月十九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

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彼中但有秀才智謀及懷才抱德之士隨其多寡即以敦遣差人送京來以備擢用故勅

永樂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軍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得奏知已破賊黨餘孽盡平向爾等令花英回廣東取糧及船朕計賊未盡擒蟠據海上若花英糧船去人既軟弱只為賊資莫于魚腹所以急遣人止之今賊平定爾等仍須遣人海上巡邏若寇賊平海上無事糧或不敷可與西平侯計議即差人來奏一面差人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催督花英海上備運如已足用不必海運可即奏來庶好散遣廣東軍民見今擺堡但有瘴癘去處止令土軍在彼守堡土軍蓋練習風土其餘守堡官軍移散于無瘴地面或出或入權暫屯駐俟癘瘴清時仍令各還原堡其來降大頭目仍以好屋宇居其家小其子孫親人看家遣之來朝爾等與西平侯各有印信今後軍中處置事務必須齊心協力和同計議而行凡具奏及行移文書毋得共一紙僉押庶省爾等忿爭之氣故勅

續一件勅西平侯沐晟以新城侯張輔與爾皆國家

之親命同征討黎賊新城侯年少能奮勇戰鬪撫循士卒親當矢石克盡勤勞爾乃不能撫慰之遂謀事不和昔聞平生能奮力勇戰中山王又善撫慰之所以事皆同和卒能成平定之功今爾等乃自相毀罵勅牧牛童子所為使外國人聞知徒資其笑耳今後一應大小事務必和同謀議若仍效牧童所為定治以國法畧不加恕爾其省之勅

永樂五年五月十二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近人來言彼中瘴癘軍中病者甚多為將之道當撫循士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卒同其甘苦令瘴癘如此爾等乃坐視不顧惟事飲酒忿爭私氣又不預為奏聞兼往來之人相傳不一不知爾等用心何為先聞彼中有瘴癘屢期勅以二月班師以俟再舉爾等乃以餘孽未盡掃除且言交趾無瘴且溫龍州數處瘴癘正作有妨歸路乞留軍在交趾以畢其事朕聞有瘴則促使班師及奏無瘴則准令留鎮朕之此心無非欲為軍士之使令瘴癘大發軍士病且甚一旂有二三十名者有之一二十名者有之豈可不思此處置爾宜急與西平侯沐晟等審思詳慮如有善策從便行之隨即奏來務在

兩無所妨朕初命爾等滅交趾此海島之小醜多方用心
籌度用兵大畧丁寧面諭師行之後朕復晝夜思維
節次條畫諭爾爾乃視為常談不用一語以致遲延
歲月因頓軍士朕縱不知彼中地里人事難以遙制
爾等親臨行陣亦未是纖毫神謀其策若非諸將士
奮勇効力天地神明協相豈能成事爾等徒聽利口
巧舌之徒妄言誇眩聞之可聽于事大有損爾等不
能辨其真偽此等之徒事成則要為己功不成則斂
手旁觀今事勢如此誰任其咎爾今急于西平侯及
諸老將有謀畧者計議一應事務須要處置停當朕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命爾等為將軍中利害先預先奏聞今不見奏聞但
人來言瘴癘有無難信果有瘴無瘴從實具奏庶不
負朕委託至意故勅

續一件屢有人來言交趾土軍土民據忠効義過脩
築堡皆欲爭先用力以代我將士之勞爾等却之不
用未知有無即回將話來

又續一件洪武年間曾將捕魚兒海子獲到達達元
氏子孫二人發在安南爾可密地著緊挨尋如得見
即差的當人送赴京來如不可得務要得下落緣由
回報

永樂五年五月十九日勅令安南已平可將節次發去手勅及記事小帖成國公原帶去小冊一本及條畫事件劉儒檢照明白俱令現在彼處內官一員同差去內官一員進來故勅

續二件一除制諭外一應發去手勅記事小帖及成國公領去小冊子及條畫事件畫數檢對密封繳來不許存留一字倘有一字漏落在彼不便令安南已平至今不見繳回

一交趾但有醫巫卜筮樂工行院及香匠甄匠諸色工匠技藝人等畫數連家小赴送赴京有身材長大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者能使銃者能修合銃藥者善駕船諳曉海道者及諸色捕戶連家小送來

永樂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記事一件說與總兵官張輔等交趾醫者鄒洞玄并其從即皆以禮遣送赴京沿途給與口糧脚力仍發落伴送人途中用心溫存具來毋違勅

永樂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勅總官兵夷征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爾等與西平侯沐晟等同受朝命計賊人既安平凡事須會議僉同而行豈可自分彼此近聞兩處各自除官彼此皆不相

知使在下之人難以奉承貽笑于蠻夷今勅大理寺
卿陳洽仍任吏部左侍郎職掌其事吏部印兌勘合
差官送去陳洽與同兵部尚書劉儁收掌遇有合除
官員商等務要與劉儁陳洽公同會議授以官職就
填寫勘合與之憑照到任管事待來朝日齋執所給
勘合稽考其有已授職者補與勘合前者屢勅將彼
處有秀才智謀及香匠甄匠瓦匠諸色技藝樂工陸
績起送赴京至今並無一人來者未知何故可以一
如前勅處洽發來故勅

續一件屢常諭爾凡安南所有一切書板文字以至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俚俗蒙童所習如上大人丑乙己之類片紙字隻及
彼處自立碑刻見者即便毀壞勿存今聞軍中所得
文字不即令軍士焚毀必檢視然後焚之且軍人多
不識字若一一令其如此必致遞傳遺失者多爾今
宜一如前勅號令軍中但過彼處所有一應文字即
便焚毀毋得存留

皇帝勅諭總兵官征夷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
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交趾一應有懷才抱德
山林隱逸明經能文博學有才賢良方正孝弟力田
聰明正直賢廉能幹濟練達吏治精通書算明習兵

法武藝智謀容貌魁偉語言利便膂力勇敢陰陽術數醫藥方脉誦經僧道及挺身自拔者爾等用心訪求悉以禮敦遣沿路官司應付脚力口糧送赴京來以備擢用故諭

永樂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皇帝勅諭近得尚書劉儻奏雲南廣東廣西征進軍士數內間有事故缺伍其交趾土著軍民之中多有勇健多情願効力者欲選拔收補軍伍分守地方合准所奏仍給與月糧故諭永樂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皇帝勅諭總兵官張輔從軍將士遠離父母妻子跋涉山川勞勩筋骨勤苦至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甚方今夏熱即揀高爽之地以休息之養威蓄銳如探知黎賊父子的在何處則遣偏師往掩捕之近聞將士所俘獲人口爾等悉欲拘之夫將士奮不顧身冒炎暑犯矢石衝鋒渡險為國平除寇盜今大功已成諸將士所得人口勅賜即賞之以備使令亦且途中可以代其擔荷之勞爾等奏稱交趾地平無瘴即令憑祥正溫雞林坡壘龍州之地瘴癘難行但俟瘴癘肅清即便班師故諭

永樂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勅令天氣炎暑雞林坡壘等處皆有瘴癘爾等不用心計較又不奏來往往差

人至中途間多染瘴癘成疾一二十人之中止有一
二人得達者然亦因病不支凡有所問皆昏慎不能
答應致人如此爾等何不仁之甚今後果係緊要事
務不可緩者則差人來如非緊要重事可以緩者姑
俟秋涼途中瘴癘稍清却一一奏來若由廣東路便
無瘴奏事者則由廣東而來故初

永樂五年六月十一日皇帝勅諭總兵官征夷右副
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及諸大小將
校軍士人等安南黎賊兇暴不仁侵據廣西雲南之
地毒虐于衆殺戮無辜越禮逆天僭稱大號隱隱通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逃不供職貢邊境之民受其殘酷嗷嗷無訴朕為天
下主念恤生靈不得已命將出師往討其罪殄除殘
賊撫安良善師行之際親授成算冀早殄奸克即時
班師不意總兵者違朕所志言所逞私志以致淹延
歲月逗遛軍旅天氣炎熱暴露于外而諸士忠誠通
于天地感動神明貫于金石照煥日月人懷鬪志思私
報朕恩奮力于鋒鏑之下爭先于行陣之間奪雞林
猛烈之關斬柵華遊仙之隘舁舟間道夜出洮江涉
富良之鯨波破多邦之虎穴數百尺之危城須臾就
拔九百里之連柵瞬息皆空東西偽都指日而平困

枚黃江旋見殲定一夫作氣而百夫莫當一騎橫衝而萬夫披靡摧堅破銳斬馘無算而黎賊父子率其餘黨奔竄于日南假息于暮旦爾等躬率將士窮追二十餘月九波長江身先士卒直至奇羅海口與賊對兵敵以少擊衆所向無前發一夫以奪群象操一艦以獲群舟遂擒逆賊黎季犛子黎澄黎蒼與其眷屬及偽將相官僚獻俘京師其惡黨悉平居民安堵尚念爾等跋履艱難觸冒炎暑姑雖玩愒急事終能勉勵成功所謂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者也盛名偉烈何下古人昔宋元之時安南逆命嘗發兵征之委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靡不振師出無功令舉之如摧枯拉朽若泰山之壓累卵順風之飄鴻毛也其去宋元諸將遠甚垂光青史萬世不磨然其地既平方當炎暑宜擇高爽之地以休息士馬宜敷朕寬厚之意以撫輯人民俟暑氣清涼奏凱班師爾等其體朕至懷故諭

永樂五年六月十二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前勅爾等回軍之時就行勦捕柳州等處作耗賊人將班師之日可預先遣人密報韓都督約定期會令其與爾等合兵勦除之爾更擇能事都督及都指揮官領三萬人別由一

路俱進務必殄滅盡絕毋遺民患茲事尤在謹密不可令一人知之尤不可使人知爾班師定期庶賊無預有所備故諭

續一件已勅湖廣貴州廣東三都司調軍限十月初一日到廣西取齊今勅錦衣衛指揮程遠率約期分路征勦山賊報爾知之

永樂五年六月十六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但有諸匠人等及燒磁器一應人匠與樂工行院賢良頭目盡數起送來京其賢良頭目若有就留在彼任用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用者亦遣之來朝并揆出前後奉使來京偽官大中大夫黎師凱潘知甫通議大夫范安周謝霖甫范誨通奉大夫同彥翊少中大夫王子雲王汝相陳驍潘季祐嘉議大夫陳恭甫黎的大夫劉先庭行人阮翼王阿魯阮宗堅陳馭吳應辰范師郎黎憲黎的隨行阮應原譚子亮亦皆差人伴送來京故勅

永樂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勅總官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令將各項事件條列如左爾等如勅奉行故勅

一尚書劉儁奏請武職勘合已勅兵部編完一千道

差人送去就令劉儒收掌遇土官土人征進拿賊報
効有功者爾等會同左副將軍沐晟等僉議允當量
授職事依式填寫勘合付與執照及其未朝之日齋
此勘合以憑稽考其日前已曾授職於事無碍者一
體補與勘合底簿填寫日奏繳

一爾等奏欲先于清化府先立一衛將先定留丑溫
隘留官軍調去相兼土兵守禦合嘉所言其丑溫隘
留既用土兵鎮守合于為事立功等項官員調發在
彼與同土官相兼管治

一交趾都司城池坍塌合准脩理其餘去處且不築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一先據廣東揭陽縣民林宗蔭等告海陽縣人鄭于
富等逃在安南雲屯鎮萬泰庄居住已三十餘年又
有周皮等鍾狗奴鍾奴哥在安南結交蠻人其鄭于
富封亞下郎又封察海觀累勅廣東挨拿不獲勅至
爾等即于交趾地面挨提鄭于富周皮鍾狗奴鍾奴
哥四名差人押解赴京

一黃中在軍前能奮勇出力追捕前過已勅兵部給
與家小全俸可省令知之

永樂五年八月初一日勅總兵官左副將軍新城侯
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朕先命爾等凡遇對敵及

拒命不服當殺戮之家有年幼者闔為火者庶可曲全其生命聞爾等將無罪者一概閹割失刑甚矣今後當體朕心不宜濫及無辜故勅

永樂五年八月十七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近勅湖廣貴州廣東三都司調軍二萬期以十月初一日齊到廣西聽征爾可頭月內選擇能幹者或都督或都指揮二員先回廣西率領調到官軍勦捕潯柳等處作耗賊人務在盡絕餘事一依前勅處置故勅

永樂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新城侯張輔右叅軍雲陽伯陳旭得鎮守交趾內官苗青奏演州府東蘭縣及茶清縣強寇放火劫獄殺死縣官人等爾不即發兵勦捕以杜其源却調軍往清化府鎮守致死蠻人作耗不已日後倣倣延蔓又必出師討之今若不即便勦捕縱其殺人班師之日諸將士皆許回惟爾總兵者每人只留一百名與爾限爾在彼捕勦賊衆看爾何策處置勅至務要乘機將此等反賊勦戮盡絕毋遺後患故勅

永樂五年九月初七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所獲阮大陳日堅皆

為反逆之人罪皆當死爾等既將陳日堅處死獨存
阮大不殺未審有何情由勅至即將阮大等以及逆
之罪罪之故勅

永樂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勅諭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
及交趾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前者命爾等用心訪
求但有懷才抱德山林隱逸明經能文博學有才賢
良方正孝悌力田聰明正直廉能幹濟練達吏治精
通書算明習兵法武藝智謀容貌魁偉語言利便膂
力勇敢陰陽術數醫方脉誦經僧道及挺身自拔者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以禮起送赴京以備擢用至今未見一人來者夫朝
廷用人何間遠近况交趾平定正欲得以任庶職不
可使有遺才也勅至爾等更宜十分用心廣為訪求
以禮起送前來副朕拳拳之懷故諭

永樂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勅總官征夷右副將軍新
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及交
趾都司布政司按察使司官近黎季犛所保新平范
世矜順化鄧恚及陳日照陳叔瑤陳季琰阮景真阮
均同彥翊并太祝全范佃之子號日月者爾等可用
心訪求將此數人作懷才抱德之名目恚以起送來

京仍密遣人監護以防其逃竄務在致其必來也令
冬月瘴癘肅清及可期遣行不可稽緩又聞有阮瞻
投歸占城已勅占城王起送如或復回交趾可即遣
人送來黎季犛等又言西都雲龍鄉東都司慈廉阿
雷多美社及東湖南策九真建興等處皆是黑鷲之
鄉昔嘗出強盜令其人猶多懷惡爾等尤須密察其
動靜用心闕防若其民安居無事亦不可輕撓之故
勅

此勅最宜慎密不可泄機與人知之

永樂五年十月十五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儵近得
廣東都司奏廉州及永安州二處九月初三日有草
寇聲言整萬餘賊衆攻打交趾今計其月日已及五
旬爾等未有報來况此言出于賊人之口盡惑良善
似難憑信但賊人造為此言恐別有奸計耳爾等須
謹慎提防不可以賊之少而易之可選的當人探聽
實情作急奏來仍委能幹都督或都指揮率領旂軍
一萬五千或二萬或二萬五千乘機勦捕務在盡絕
毋遺民患今將原來奏本就封與觀爾之故勅

永樂五年十月十六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將副軍新

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等得
內官苗青等奏新安建平涼州等府東湖太原等州
及生蕨等江蠻民不服聚眾作耗爾等受朕委任率
師討賊不肯用心盡力以靖一方惟務耽酒好色貪
圖貨賄豈為人臣之道勅書到日即便設法勦捕惡
徒必使盡絕班師之日毋得更留餘孽庶幾可釋前
罪若仍前所為朝廷自有處置呂毅等所奏撥守旂
軍數少不敷恐卒有寇盜難以應敵爾等不從宜會
議存留務在停當使寇盜不敢生發故勅

永樂五年十一月初二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所
奏裴伯耆陳藻之事雖處各訐出其情然亦未委虛
實勅至即差的當人伴送來京途中仔細關防不許
妄虐故勅

永樂五年十一月初三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
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令
交趾已平尚有無籍之徒自作不靖固當掃除以絕
孽黨若玉石不分使良善一體就戮不惟無辜抱怨
抑且有傷天和今後凡遇勦除之際宜戒飭軍士果
是為惡之人則殺之不可一概誤殺良善凡為惡之

人其家幼小男子免死一等驅入腹裏或為民或為奴從爾區處無得盡殺臨陣對敵者不可輕怒故勅永樂五年十二月初十日勅爾奏于原設七衛三所外再撥官軍五千六百名開設交州後衛通前撥過官軍三萬二五千六百名措置已定宜准所奏久欲開設鎮夷諒山二衛及添設十五所該用官軍二萬二千七百有餘朕命爾為將務在見事洞澈若是二萬二千七百可留若不可留則一千亦不可留爾等宜以古之名將鑒為勅

永樂六年正月初六日勅朕以向者軍士久勞于外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爾等撫安平定及時班師以息其戰陣之勞今已正月春氣向暖尚不聞爾等班師之期不知軍士在彼何如或事有所妨可明白具奏未聞故勅

永樂六年三月十三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交趾人范必大等十名俱在諒江府陸那縣山洞裏居住爾可設法擒拿務在得獲如法枷杻差的當頭目人等牢固管押赴京若輕泄事機致使在彼之人傳遞消息驚恐逃竄者論罪不輕故勅

許十名 范必大 阮復古 阮元禮 阮岳飛

阮能 阮表 范多補 阮堯僕

阮踐 陳罕大

永樂六年三月十三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近得交趾布政司奏坡壘江温隘留三處乃交趾咽喉其地有瘴官軍難以服習欲于附近思明太平田州等處量起士軍設立衛所照依陝西潼關四川瞿塘軍隸廣西民屬交趾庶幾人習水土又得互相制馭勅至爾等會集計議斟酌行之務在兩便故勅

永樂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等朕以將士久處于外夙夜思念不忘于心故屢勅爾等及時師班以解其勤勞今天氣暄熱正值瘴癘發作爾等不從朕命及時班師令朕不料于此時妄行班師若此行大小軍全無百疾而回則爾等可為全功但瘴癘喪失一軍不得為全功矣其審思之故勅永樂七年二月初九日皇帝勅諭英國公張輔掛征虜副將軍印充總兵官清遠侯王友亮副總兵統領軍馬前往交趾征討叛逆賊寇遇有攻戰會合征夷將軍黔國公沐晟等所領軍馬併力行事大小官軍

悉聽節制如制奉行

永樂七年二月十八日皇太子諭總兵官英國公張
輔副總兵清遠侯王友奉父皇命發宋帖木黃鉉及
岷府文武官員旂軍校尉人等來交趾征進遇戰即
令當先賊平之後就留于彼鎮守勅諭

永樂七年二月十八日皇太子諭總兵官英國公張
輔副總兵清遠侯王友發去岷府文職官員止令隨
軍辦事班師之日就留在交趾除用宋帖木作為事
官名頭當先出力餘如前諭故諭

永樂七年三月初二日皇太子諭總兵官英國公張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輔副總兵清遠侯王友近得雲南都司啓軍務事邊
境之民為餘寇所擾予心良為之不寧已遣人奏達
行在令軍令兵部原錄來啟本付卿知之故勅

永樂七年五月二十日勅總兵官征虜副將軍英國
公張輔副總兵清遠侯王友前者黔國公總戎失律
挫損軍威遂至先徒嘯聚充斥殘寇鄧志既陰彼強
餘孽奔潰漸已蕩平令聞八百老嫗運糧不息未審
供饋何人且虛言有象五萬欲敵官軍謂將師皆易
與爾蓋因前失策啟蠻夷輕視朝廷欺蔑無良將帥
故為賊遙張聲爾等可差緝探嚴加防捕掃清夷寇

毋勞再舉故勅

永樂七年十一月初二日勅總兵官征虜副將軍英國公張輔等交趾餘孽聞漸已蕩平爾度無他虞即班師回京如彼中事勢未可即離止令清遠侯王友都督朱榮蔡福林帖木兒先回北征胡寇有能領馬指揮千百戶度彼不用亦遣其同回故勅

永樂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欽奉本年九月二十三日勅旨未謄

永樂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勅總兵官征虜副將軍英國公張輔勅至爾即起程赴北京往征胡寇故勅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永樂八年二月十七日皇太子諭英國公張輔卿昔以智勇之才侍從乃父克樹崇勲今天下承平正宜安享祿位以息其勞乃者安南黎寇狂悖干犯天誅不得已命卿寧師征討卿能遵奉父皇成算奮揚武威瞬息之間殲滅兇渠成功凱還朝野稱嘆此以遺孽小醜假息弄兵復勞卿提師遠出卿撫輯芟夷恩威並著俾邊境肅清編氓樂業奇功偉績千古不磨然數年之間跋履山川衝冒瘴癘勤勞為甚予旦夕在念未嘗忘之茲命召還良用慰憚特遣洗馬楊溥以羊十五牽酒七十瓶賜勞于途至可領也禮部尚

書呂震自北京回言父皇屬望卿至卿其知之故諭
宣德二年二月初廣西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曰交趾
叛寇聚衆攻圍諒江等衛府把截道路總兵官鎮遠
侯顧興祖已調都指揮孫聚等統領官軍前去禦備
待總兵官安遠侯柳昇等至日通行勦捕其急缺軍
糧爾三司即各委堂上官員量起軍夫於附近衛見
有倉糧內設法星夜僭運前接濟毋得遲悞如勅奉
行

三月又勅廣西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曰得奏交趾賊
情已勅總兵官太子太傅安遠侯柳昇等星馳前去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廣西附近交趾便利地方駐劄待催所調官軍齊備
約會總兵官太傅黔國公沐晟等齊進外勅至爾等
即晝夜用心設法僭運糧儲星夜接濟毋得稽悞故
勅

十月又勅廣西都司布政司按察司令命都指揮張
貴同江溫衛土官指揮黃玠仍領土軍土民守禦坡
壘等處接應交趾爾等即照舊于江溫府等處調撥
土軍土民前去聽其管理守禦此係軍務重事毋得
稽緩故勅

十一月又勅廣西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曰令交趾用

兵廣西往來衝要之路其供給糧儲及所用軍需百費皆出于民至為勤勞除供給交趾軍儲及所用軍需應付外其餘在京在外衙門坐派買辦一應物件及一切不急營辦之務悉皆停止但是差出內外催辦官員人等即令回京毋得托故因而生事擾民違者處以重罪其所司不奉勅旨輒敢擅自承行者一體治罪不饒故勅

天順六年二月二十六日詔安南國曰惟我

皇明誕膺

天眷統馭華夷同文軌于萬方覃聲教于四表凡居履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載罔不歸心惟安南慕義稱藩蓋有年矣故國王黎麟敬

天事大稟命受封保境安民恪脩職貢繼以子濬不替前修茲屬告終統承之肩其聶國事黎瀨乃國王麟之子象賢濟美素得邦人之心奉表輸琛益謹藩臣之禮今遣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豫持節封為安南國王凡爾國中臣僚耆舊尚宜同心翼贊協力匡扶懋績先猷動循禮度撫一方于寧謐享多福于長久故茲詔頒想宜知悉

天順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勅安南國勅諭安南國王

今黎灝令遣司禮太監柴昇奉御張榮同正副使侍
讀學士錢溥等前去冊封就齋錢物收買香料等項
物件勅至王宜領價逐一收買堪中者交付柴昇等
進來故諭

嘉靖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勅提督兩廣右副都御史
潘 曰朕惟人君代天理物臨御海宇凡厥有生悉
歸統馭未嘗未有夷夏之分也安南國粵在先朝職
貢罔廢自正德十年進貢以後迄今二十餘年貢使
不至肆朕登極下詔道阻而返叛逆之罪昭然明著
在法當興問罪之師及又節據守臣奏稱該國賊臣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作亂國無定主分裂竊據不能歸一但恐夷情譎詐
難以遽信已經差官查勘俟罪狀明白即將命將率
領漢土官軍分道而進聲罪致討若不先事有備何
以刻期成功近該武定侯郭勛久諳戎務將用兵事
宜詳具上奏隨下廷臣議覆前來相應依擬特命爾
會同巡按御史督同各該將領土官整飭兵馬鋒利
器械俟總督官進兵之日聽其調取前去隨宜應用
仍督令布按二司掌印并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多方
處置糧草凡兵馬經往去處足穀支用毋致缺乏各
該官員敢有遲延違悞者聽爾等指實叅處從重究

治爾為憲臣見有地方之責務須計慮周詳區畫停當使兵強食足天振軍威可以懾遠夷之膽收征討之功期副朕意毋得視為泛常怠緩誤事責有所歸

爾其敬之慎之故勅

南顏提督勅同

嘉靖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勅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蔡經先該安南國黎寧奏稱國王黎暉故絕被賊臣莫登庸作亂竊據國城阻絕道路因而久廢職貢已經差官查勘是實近該雲南鎮巡道等官捉獲莫登庸奸細阮璟等及偽造書印具奏前來的知此賊僭擬名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偽置官屬好生背叛朝廷罪在不赦特勅爾等各宜遵照該部題請事理即便調集兵糧多方籌畫分道進兵協力征勦招撫歸順之人用為鄉道凡茲撫勦事情爾等宜相機酌處務要計出萬全期于僭亂底平罪人必得以彰天討以安遠夷斯副朕委注之重毋或因循玩愒致誤事機爾其敬之慎之故勅

嘉靖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勅總督軍務總兵官咸寧侯仇鸞曰先該安南國黎寧奏稱國王黎暉故絕被賊臣莫登庸作亂竊據國城阻絕道路因而久廢職貢已經差官查勘是實方欲興師問罪節該

兩廣雲南撫鎮等官奏稱莫方瀛父子聞天聲征討
恐懼省悔上表乞降願以土地人民悉聽天朝處分
據其哀情似亦可矜下廷臣會議僉謂夷情叵測詞
雖卑懇意或詭秘故法不可不正義不可不彰今特
命爾同叅贊軍務太子賓客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
都御史毛伯溫前去兩廣雲南適中去處會同彼處
提督節制各該撫鎮并副叅以下三司等官將兩廣
雲南應調漢土官兵及征討機宜悉照該部題准事
宜聽爾便宜行事處置其賊臣父子如果悔罪請死
束身待命將其乞降聽處真實情由星馳具奏若執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迷不悛必誅不宥用兵之際爾等宜相機酌處務要
計出萬全期于僭亂底平罪人必得必彰以安遠夷
斯副委任之重鎮撫三司等官拒違悞事者叅奏處
治其餘文武職官三品以下有不用命者聽爾即便
拏問干係軍機不分文武官悉以軍法從事爾受重
委具敬之慎之

兵部尚書毛
伯溫勅同

越嶠書卷三

宜山李文鳳編次

唐虞三代

堯命羲和宅南交乃駱越之地舜命禹南交趾交趾之名其來最久考諸王制南方曰蠻雕題交趾蓋題額也雕之謂刻其肌澠以丹青也趾又作趾謂南方夷人足大指開廣若並足而立其指相交故曰交趾漢書云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交趾之南有越裳國當周公居攝時以三重譯而獻白雉周德既衰于是稍絕

春秋戰國

楚子稱霸朝貢百越及悼王任吳起為相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強兵于是南平百越

秦

秦始皇三十三年既并天下畧定楊越始開五嶺遣任囂攻取陸梁之地遂南平越置南海桂林象三郡而安南屬于象是時安南人有阮翁仲者身長二丈三尺氣質端勇異于常人少為縣吏為督郵所笞嘆曰人當如是耶遂入學究書史始皇使之將兵守臨洮聲振匈奴秦以為瑞仲死遂鑄銅為其像置咸陽

東武劉瓛定三史鈔

官司馬門外匈奴至有見之者猶以為生

一云始皇發諸道逋逃贅壻賈人為兵使尉屠睢將樓然之士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畧取陸梁以為七郡以謫徒五十萬兩人戍之秦末南海尉趙陀擊併之自立為王

漢

漢高因封陀為南越王時高后南越關市鐵器陀乃僭帝發兵攻長沙邊邑將軍隆慮侯擊之會署潤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即罷兵

漢高后時南越趙陀使其內史潘中尉高御史平輩

上書謝罪不返陀乃僭帝號子孫仍之

陸賈楚令以客從漢高祖定天下名為辯士常使諸

侯時中國初定趙陀據南海高帝使賈賜陀印為越

南王賈至陀魁結音權箕踞見賈賈曰足下中國人

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

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及身天子聞君王南越

不助天子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

新定勞苦且休之遣臣授王印綬部符通使王宜郊

迎北望稱臣迺以新造未集之越崛強於此漢誠聞

之掘燒王先人塚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

東武劉德成校鈔

越則殺王降漢如履手耳于是尉陀乃蹶然起坐謝

曰居蠻夷中久疎禮義乃大悅陸生留與飲數日賜

賈橐中裝直千金賈卒拜陀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

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太中大夫高后時禁南越關

市鐵器陀乃僭號文帝復遣賈往使讓之陀恐稱臣

奉貢職皆如意旨

莊助孝武時入建元四年閩越擊南越邊邑南越王

胡上書曰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于是帝命王恢

等率師討閩越師還帝進莊助諭南越王胡感德遣

子嬰齋入質

終軍字子雲年十八為博士孝武異其文拜為謁者
 給事中終軍擢諫議大夫南越與和親帝遣使說南
 越王入朝王稱疾不朝軍上請願受長纓必霸南越
 王致之闕下帝乃遣軍說南越王請許內屬其相呂
 嘉發兵攻殺王及終軍等時年二十故世謂之終軍安國少季灞
 陵人初南越太子嬰齊入質在長安時娶邯鄲穆氏
 女生興嬰齊立堯興嗣立母為太后未為嬰齊姬嘗
 與少季通元鼎三年帝遣少季與終軍往諭王王太
 后入朝少季至越復與王太后私焉國人不附王太
 后太后恐亂起誅誅其相呂嘉乃反攻殺王太后少

東武劉德定其校鈔

李等

韓千秋孝武時人越相呂嘉反帝遣莊參以二千人
 往使參白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無足為也
 辭不可千秋謂帝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獨應
 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于是遣千
 秋等將二千人入越境時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將至
 番禺越兵擊千秋等滅之帝曰千秋雖無功亦軍鋒
 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

穆樂南越太后弟也帝命副韓千秋將兵臨越呂嘉
 攻殺之帝封其子廣德充龍侯

呂嘉越人也為趙陀相輔政三世嘉年已老勇尚王
 女女嫁王子兄弟居中國甚重越人信之得衆心愈
 于王王上書求內屬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天
 子許之賜嘉銀印入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
 其黥劓刑用漢法使者皆留鎮撫之王太后欲入朝
 嘉諫止王弗聽遂有叛心遂稱疾不見漢使者皆注
 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先事發置酒介漢
 使者權也介用謀誅嘉會宴宮中坐間酒行太后謂嘉
 曰南越內屬是國之利而相君若不使者何也以激
 怒使者嘉覺而起太后怒欲殺嘉以矛王止太后嘉

東漢劉向漢書抄

遂出分其弟兵就舍稱疾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
 殺嘉以是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力又不能天子
 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孤弱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
 王已附漢獨嘉為亂不足以舉兵故遣終南軍安南
 少季往使諭旨嘉遂反下令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
 也又與使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
 自媚取悅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乃與其弟時卒
 攻殺皇太后及漢使者而立越妃之子建德是時韓
 千秋兵未至番禺四十里嘉及千秋遂滅之使人亟
 對漢使節置塞上大庚發兵守要害處帝聞之怒銳

欲討之

元鼎五年以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涇水主
爵都尉陽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越歸義侯
為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下灘水抵蒼梧越人義因
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十萬師分道而進六
年樓船將軍精兵先至石門得越船粟與博德俱進
至番禺嘉等城守漢兵攻賊縱火燒城日暮伏波乃
為營令相使招降者黎且城中皆降嘉等已夜入
海復遣其故校尉馬司蘇弘追獲建德封為海常侯
越郎都稽得嘉封為二品蔡侯

越郎而越郎也

伏波戈船下

東武劉瓛度氏校鈔

瀨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遂以其地為九郡

交州記曰是時

越自全三侯牽牛酒千鍾持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戶籍迎降路博德因拜三侯為三郡守雒王雒將治民

改如

置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兼置交趾刺史治羸樓以
領之凡交趾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
如禽獸長幼無別項髻徒跣以布貫其頭而著之後
頗徙中國罪人使離居其間乃稍知言語漸見禮化
胡剛漢太傅廣西世祖清高有節王莽居攝解衣冠
掛府門而去亡命交趾隱于屠肆莽敗乃歸鄉里

東漢

光武皇帝建武五年交阯太守錫光遣使奉貢初王莽之亂交阯諸郡皆閉境自守征南將軍岑彭與交阯牧鄧讓厚善因遣讓書陳國家威德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頒行詔命于是讓率錫光等七郡守入貢悉封列侯錫光漢中人在交阯教民夷以禮義帝復以宛人任延為九真太守延教民耕種嫁娶故嶺南華風始于二守焉

十三年南越徵外蠻獻白雉白兔

任祐字長孫年十二明詩易春秋顯名大學中號曰任聖童建武初守九真俗以漁獵為業不事耕種乃

東夷列傳是氏校鈔

教墾闢歲租開廣百姓充給貧民無禮聘者延令長史以下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聘者二千人是歲風雨順調禾稼豐衍其產子者名為任視事四年召還九真人為之立生祠十六年交阯女子徵側及其妹徵貳反攻郡徵側者麓泠縣雒將之女也嫁為朱雋人詩索妻甚雄勇交阯太守蘇定貪暴以法繩之側怒與妹徵貳反于是九真日南合浦蠻里皆應之凡畧六十五城自立為王交阯刺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光武乃詔長沙合浦交阯具車船脩道橋通障谿儲糧穀以俟討伐焉

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以扶樂侯劉隆為副及樓
 船將軍段志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討之明
 年夏四月援破交阯斬側貳等餘皆降散進擊九真
 賊都陽等破降之徙其渠帥三百餘口于零陵于是
 嶺表悉平援乃立^銅調柱為漢界始于交部立城郭置
 井邑援又與越人申明舊章俾之遵守自是駱越奉
 行馬將軍故事二十年振旅還京後交阯七郡貢獻
 皆泛海從東治上供治福州侯官縣也
 章帝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蠻^夫究不事人邑豪獻生犀
 白雉

東武劉氏

李善字次孫南陽人漢太子舍人顯宗時守日南以
 惠愛為政懷柔異俗遷九真太守

張恢顯宗時守交阯賦敗伏法以資物薄入司農詔

頌羣臣

胡貢廣父也為交阯都尉

梁竦字敬叔坐兄松事遷徙先是松以怨望作書誹

謗竦與弟恭及松家屬俱徙九真歷江湖沅湘子胥

屈原以辜沉身作悼騷賦後詔還本郡常登高遠望

嘆息言曰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

閒居可以養志詩酒足自微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

其不可一也又充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
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濕
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
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鬪其不四也軍行
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里三百日乃到計人廩
五升古升小故曰五升也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
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
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
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
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

東武劉勳馬氏抄

可七也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
可尹來殺我後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
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
也宜更選有勇畧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悉
使共任交趾今日南兵單無穀守既不足戰又不能
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趾事靜之後乃命歸本土
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
致投首者許以封侯烈士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
長性多勇決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
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哀帝即拜龔舍為

泰山太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即拜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交州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畧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募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良字彥卿臨湘人

永和六年守交阯周敞上書云交土既遠處九國之外北望京師若瞻雲漢宜有方伯為國南藩遂拜敞交州刺史敞字子敬吳人

建康元年日南蠻夷千餘人復攻燒縣邑遂扇動九真與相連結交州刺史九江夏方聞恩招誘賊皆降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服時梁太后臨朝美方之功遷為桂陽太守

桓帝永壽三年居風令貪暴無度縣人朱達等及蠻夷相聚攻殺縣令衆至四五千人進攻九真九真太守俛式戰死詔賜錢六十萬拜子二人為郎遣九真都尉魏朗討破之斬首二千級渠帥猶屯據日南衆轉強盛朗字少英會稽人以彭城令為九真都尉祝恬字伯休中山人南越志云恬為司徒以直言犯上斥為交州刺史政清恩溥甚得民心延熹二年以光祿大夫祝恬為司徒三年恬薨

延熹三年詔復拜夏方為交阯刺史方威惠素著日

南宿賊聞之二萬餘人相率詣方降

延熹六年賊執交州刺史葛祗

丁宮自桓帝時為交州刺史召為司徒

張磐字子石丹陽人延熹中為交州刺史

虞韶翻文也後漢日南太守惠澤及民身死歸鄉有

雁隨棺會稽棲塚而去

靈帝熹平二年冬十二月南徼外國重譯貢獻方物

李琴交州人初平時宿衛在臺遂鄉人卜龍等以本

郡所舉孝廉數寡正旦諸殿下稱曰皇恩不平上問

狀琴曰南越偏不為皇天所覆厚地所載止舉茂才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一人琴後為瀘江六合令終司隸校尉

光和元年交趾烏潯蠻反叛招誘九真日南合數萬

人攻沒郡縣四年刺史朱雋擊破之六年日南徼外

國復來貢獻雋字公偉會稽人靈帝光和四年交州

梁龍與南海太守孔之叛拜雋交州刺史道過本鄉

募家兵及所謂五千人家兵家童從兩道入先使詣

觀虛實宣威揚德以震動其心既而七郡兵進逼之

斬梁龍降數萬人以功封都廷侯

李進字登高靈帝時為交州刺史

中平元年交趾吏民作亂以賈琮為刺州史平之交

陟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三府選賈琮為刺史琮到部遺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簡選良吏歲問蕩定百姓以安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治事三年為十二州最後有交陞人李進代賈琮為刺史請依中州例貢士其後阮琴以茂才仕至司隸校尉人才得以中州同選蓋自進始

初周乘為御史以直忤意出為交州刺史上書云交州絕域習俗貪濁疆宗聚姦長吏肆狡侵漁萬民臣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欲為聖朝掃清一方時屬城解綬三十餘人

五年大常江夏劉焉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宜改制收伯焉內欲求為交陞牧蓋以交陞僻遠可避禍也

賴叅零陵人劉表遣為交州刺史仁謹不習世故為蒼太守吳臣所逐劉先主用為太守
慕母闔會稽人劉表遣為交州刺史

獻帝建安五年朱符刺史交陞侵虐強賊明遂殺之
朱治字君理丹陽人建安七年孫權表治為行扶義將軍九真太守討平夷越

獻帝建安八年南陽張津為交趾刺史士燮為交趾太守共上表請立交州置牧乃以張津領之

初刺史朱符以侵虐為夷賊所殺州郡擾亂士燮表其弟壹領合浦太守黼領九真太守武領南海太守燮體器寬厚中國士人多往依之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儀衛甚盛震服百蠻津好鬼神事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道書云可以助化為甚將區景所殺

十五年吳主孫權以番禺太守臨淮步騭為交州刺史初朝廷賜士燮璽書以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

東武劉燕應氏校鈔

領交趾太守如故及騭為刺史士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權加燮左將軍遣子入質由是始服屬於吳

襄蘭漢交趾太守

賴先交趾太守

至元二十二年內附安撫使賴益歸乃其後也

桓華字文林初平之亂避地會稽淳海客交越人化其節至閩里不爭訟後為凶人所誣死于合浦獄

後漢

昭烈帝建武四年吳呂岱誘交趾太守士徽殺之是歲交趾太守士燮卒吳主以燮子徽為遠安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交州刺史呂岱以交趾

絕遠表分海南三郡為交州

交州九真日南也

以將軍戴良

為刺史海東四郡為廣州

蒼梧南海鬱林合浦也

岱自為刺史

遣良與時南入而徽自署交趾太守發宗兵拒良

漢自

未之亂南方之人率宗黨相聚為兵以自衛

良留合浦交趾柏隣爨舉吏

也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隣兄治合宗兵擊

徽不克呂岱上疏請討徽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而

往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為一州所附未易輕也

岱曰今徽雖懷逆詐未知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

掩其無敗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

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浦與良俱進岱以爨弟子輔為師友從事遣往說徽

徽率其兄弟六人出降岱皆斬之傳首秣陵徽大將

甘醴及柏治率吏民共攻岱岱奮擊破之于是除廣

州復為交州如故岱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

事南宣威命暨徵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入

貢于吳

士燮字威彥其先魯國汶上人遭王莽亂避地交趾

六世桓帝時燮父賜為日南太守燮本師穎川劉子

奇治左氏春秋為之經解舉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

官舉茂才遷交趾太守董卓亂交趾賴史朱符為賊

所殺燮至郡氣宇寬厚謙虛下士國人加愛中州士人往依避難衆第一守合浦兄弟策列侯雄長一方出入鳴鐘磬笙笳箫鼓車馬滿道灰穀焚香常有數十妻妾乘輜輶子弟漢兵騎當時貴重震耀百蠻尉陀不足踰也初朱符張津被殺州郡擾亂帝賜璽書曰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宣下義壅遏知逆賊劉表遣賴叅寬南土令以士燮為綏南將軍董七郡領交趾太守如故燮乃遣吏張昱奉貢京師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燮不廢貢職特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建安末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騭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到燮兄弟並受節度權以燮為左將軍遂遣于厥入貢遷燮武衛將軍龍編侯每遣使詣權致雜香明珠大貝珊瑚琥珀孔雀犀象奇物異果芭蕉龍眼之屬無歲不至燮在郡四十年壽九十

呂岱字定公廣陵人吳黃武五年為交州刺史初交趾士微懷逆拒命岱督兵浮海進討微懼率兄弟六人內迎降岱皆斬之又遣從事宣命微外扶南林邑諸夷遣入貢以功遷鎮南將軍追封番禺侯孫亮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

家妻子饑乏權聞知賜錢楮并九十六

孫盛曰柔遠能通莫善于

信信岱殺降以要功君子是以知呂氏不廷也

步騭字子山淮陰人避亂江東為吳中郎將征南將軍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臣外附內逆騭誘斬之權遷職為交州刺史到郡威聲大振南土平定建康初權遣呂岱代之騭將交州象士萬人出身會劉備東下乃拒于益陽備敗績而零陵諸郡猶驚擾騭討平之
趙姬九真軍寧縣女子少不嫁乳長三尺置于背外著金榻齒履乘象頭與敵戰居山中聚黨為盜交州刺史陸裔誅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薛琮字子敬沛郡人少依旅人避地交趾從劉熙學權以為合浦交趾太守為交州刺史從呂岱平士微亂

陸裔字恭宗凱之弟也吳赤烏十一年交趾九真賊攻沒城池邑遂以裔為交州刺史入界諭以恩信務宗招納遺以財帛賊眾及民莫不稽顙交城清恭就加安南將軍永安初封都亭侯

陳襲臨淮人永安七年為交州牧值孫譚虐政後復分海東四郡為廣州以熊牧為刺史海南三郡為交州以襲為刺史移治龍編

虞記字世洪翫子也孫皓建衡初為監軍後與諸將薛瑀陶廣李勉徐存等擊交阯擒殺所置守將九真日南皆復為吳虞記以功拜交州刺史封餘姚侯

綦母俊吳交州刺史

黃蓋吳日南太守貪冒見逐

董俸字君異侯官人士熒在交阯嘗病死三日俸與藥丸含之食頃顏色漸復半日能起見仙傳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許靖字文休英才偉士自流宕荒城郡士相隨每有急緩常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守鉅鹿張翺銜王命更交部秉贄慕靖欲與要誓拒不許靖與曹公書云三江五湖昔為虞廷與表師劉子孝傳浮滄海南至交外歷東甌經行萬里不見漢地輕濟海南與孝德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慙飭元戎西迎大駕即與表師徐元賢復共嚴裝荆外水陸無津交部驛使絕斷又張子雲者昔在京城志扶王室今居荒城不復參預本朝國之藩鎮足下之外援也翺恨靖不相納搜其書投于水劉璋使招靖入蜀先主用為

巴郡廣漢太守終于司徒

劉巴字子初零陵人劉表辟幾次不就曹公辟為掾使招納零陵桂陽長沙會先生主畧有三郡巴復返遂適交趾與士燮計謀不合又入蜀諸葛亮稱之因為尚書靖儉恭默先主稱號策命皆巴所作

顧譚字子默吳相雍之孫也為尚書以上疏論魯王霸由是霸與譚有隙又衛將軍全琮子奇為霸賓素輕邪求交譚不納遂共植黨陷譚坐徙交趾

顧承譚弟也字子真為西部使都尉平山越後與譚俱徙交趾卒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張休字子猷為侍中振威將軍與顧譚顧承以論事徙交外竟為孫洪所譖詔賜死

劉熙不知何郡人與薛琮程秉避亂交趾熙論大義韋昭曰熙作釋名八卷物類至繁難復詳究

程秉字德樞逮事鄭元避地交趾與劉熙論大義博通五經士燮命為長史孫權徵拜太子太傅

俞益期豫章人性剛直不能從俗遠適日南後帝熙延熙二年蜀將廖式攻零陵桂陽動搖交州諸郡時與陸遜共領荊州文書年已八十自表輒行星

夜兼夜路吳遣使追拜交州牧及遣諸將唐咨等紹

繹相繼攻討一年破之斬武及其支黨郡縣悉平
十一年吳交阯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騷動吳主
以衡陽督軍都尉陸胤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
境喻以恩信降者五萬餘家州境復清交興元年吳
交阯殺其太守孫諶以降魏諶為太守貪暴會吳主
遣使至郡又擅調孔雀三十頭送建業民憚遠役遂
作亂羣吏呂興殺諶及使人而請吏于魏九真日南
皆應魏以興為將軍都督為其下所殺儋萌守九真
以私怨殺功曹潘歆弟殺萌

釁宗蜀命交州事或云晉交州刺史

東武劉譙慶氏校鈔

毛晃蜀交阯太守或云晉將軍

晉

武帝泰始四年吳交州刺史劉俊大都督脩則將軍
顧容前後三攻交阯交阯太守楊稷皆拒破之鬱林
九真皆附于稷稷遣將軍毛晃董元攻合浦戰于古
城大破吳兵殺吳劉俊脩則餘兵散還合浦稷表晃
為鬱林太守元為九真太守時吳寶鼎三年脩則湛父也吳
交州都督為交阯牧楊稷所殺後竟報讐

吾彥字士則吳建平太守才兼文武手格猛虎吳亡
歸晉為交州刺史後陶璜死九真戍兵作亂彥討平

之斬賊社帥趙祉在鎮二十年恩威宣著南州寧謐
顧祕字公直吳將軍愷子也代吾彥為交州刺史顧
參祕子也祕卒州追參領州事顧壽參弟也參卒壽
求領州事交人不服乃殺長吏胡肇等又欲殺梁碩
碩先以兵擒壽並其母皆鶴殺之

七年吳復取交趾是年秋七月吳大都督威南將軍
薛瑠與蒼梧太守陶璜由陸路進以監軍李勉徐存
由建安道會于合浦往擊之合兵十萬共攻交趾城
中糧盡援絕為吳所陷虜楊稷毛吳等璜愛吳勇敢
活之吳謀殺璜璜乃殺之脩則之子允生剖其腹割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其肝曰復能作賊不吳猶罵曰恨不殺汝孫皓汝父
何死狗也王素欲逃歸南中吳人獲之九真日南皆
降于吳吳太赦以陶璜為交州牧璜討降夷獠州境
皆平增置新興九德武平三郡

新興至晉大康三年更名新昌時吳建衡

三年

石崇武帝時以散騎常侍中為交趾採訪使
太康元年吳克江陵交州諸郡望風送印綬內附杜
預杖節稱詔而撫之

是年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不賓屬者
六萬餘戶至于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唇齒唯

兵是鎮又寧州諸夷接據上流水陸並通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犯羣起州郡無備不能擒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

陶璜字世英丹陽人吳蒼梧太守也初呂興殺孫請以郡附晉晉武拜交州太守為李統所殺復遣魯谷及巴西馬高皆病卒以霍弋楊稷補其缺與毛晃董元孟幹李松王業魯能等自蜀出交趾破吳軍于古城斬脩則劉俊吳建衡三年秋遣吳記薛瑠陶璜拒

東武劉譙庭氏校鈔

楊稷等戰分水璜破退保合浦瑠怒謂璜曰若自表討賊而反失利其責安在璜曰下官不得先其意諸君不相順故致敗耳陽欲引軍還即夜以兵出其不意徑至交趾董元拒之將欲戰璜疑斷牆內有伏兵乃備長戟于其後纔兵接元偽退璜追之伏兵果出璜以長戟逆之大敗元衆獲其寶物瑠乃謝璜以所得物遺嚴師梁奇之報其助人之功也董元有勇將解系同在城內璜令其弟為書與系又遺象乘輅鼓導從而行元曰象若此系必久有去志即殺系璜攻元殺之九真日南皆降遂拜璜為交州刺史璜有謀

策周窮好施得人心夷獠梗化者璜討平之璜被召
土人請留兄三十輩于是遣令復任孫皓適留手書
勅歸順璜流涕數日遣使送印綬詣洛骨帝詔稷其
本職宛陵侯改為冠帶將軍璜在交南三十年卒舉
州號哭陶威作威一璜子也初梁頌殺顧壽迎威領交
州刺史得民心陶淑威卒斷為刺史

懷帝永嘉元年交州刺史吾彥奉詔遣其子洛將兵
救李釗于寧州初釗之父李毅領寧州頻歲饑疫五
苓夷彊盛州兵屢敗吏民流入交州者甚眾夷遂圍
寧州城毅病篤援絕乃上疏請罪不報卒積數年子

東武劉譙庭民校鈔

釗自洛往省之州人奉釗領州事治中毛孟為釗屢
奏求刺史不見省孟以寧州圍未解欲自刎朝廷憐
之以王遜為寧州刺史仍詔交州出兵救之

愍帝建興三年江夏太守陶侃討交州刺史王機等
平之初交州刺史顧祕卒州人以祕子壽領州事帳
下督梁頌起兵攻壽殺之頌遂專制交州王機自以
盜據廣州恐王毅討之更求交州會杜弢詣機降毅
欲因機以討頌乃以降杜弢為機功轉交州刺史機
至鬱林頌迎前刺史脩則于湛行州事以拒之機不
得進更與杜弢及交州秀才劉況等反謀還據廣州

侃至廣擊破之執劉況于小桂遣都護許高討機
機敗走病死于道高掘其屍斬之尋追獲郤温于始
興杜宏詣王敦降廣州遂平以侃為廣州刺史陶侃
陶侃字士衡都陽人性聰明勤于吏職為江夏太守
時王機反欲據廣州侃討平之斬機等傳首京師侃
以功遷侍中太尉加都督交廣七州軍事兼領交州
刺史征南大將軍封鄉侯

王機字令明長沙人就敦求廣州不許會廣人怨刺
史郭納而叛遂與温郤迎機為刺史郭遣參軍葛幽
追至廬陵機叱曰求取死也即幽不敢逼納聞郤附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機遣兵擊郤為郤所敗訥遂曲節避之機入城恐王
敦所討就求交州刺史敦以機難制從之機趨交州
為梁頌所拒遂往鬱林會杜洪據臨賀機勸洪取廣
州于是洪與機俱反尋為陶侃所誅

元帝永昌元年以丹陽王諒為交州刺史使諒將收
交州刺史脩湛新昌太守梁頌殺之既而諒誘湛斬
之頌舉兵圍諒于龍編廣州刺史陶侃遣兵救交州
未至梁頌拔龍編奪刺史王諒節諒不與頌斷其右
臂諒曰死且不避斷臂何為踰旬而卒

王諒字幼成少有才幹王敦擢參府事初梁頌專威

交上敦以王機為刺史碩拒機而迎故都督脩則子
湛行州事永興三年敦以諒為交州刺史敦謂諒曰
脩湛梁碩國賊也卿至即斬之諒到境湛退還九真
廣州刺史陶侃遣人誘湛來諒因執之碩爭故將之
子有罪可遣不可殺諒曰是君家故母預我事即斬
之碩怒而行諒陰使客刺碩不克碩眾圍諒于龍編
侃遣兵救未至諒敗而死

明帝太寧元年陶侃遣參軍高寶攻梁碩斬之梁碩
據交州凶暴失眾心侃因攻而斬之詔以侃領交州
刺史進號征南大將軍未幾吏部郎阮放求為交州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刺史許之放行至寧浦遇高寶為寶設饌伏兵攻之
寶兵蜂放走得免至州少時病卒

張重日南人舉計入洛正旦大會晉明帝曰日南北
視日即重曰今郡有雲中者不必有其實日亦在東
升耳至于風氣暄暖日影仰于民之上以重為金城
太守

成帝咸和九年成生隄分寧州之興古永昌牂柯越
雋夜郎等郡為交州以爨深為刺史

穆帝永和三年林邑王文攻陷日南檄交州刺史請
以郡北橫山為界

北橫山在日南郡北
界上非邕州之橫山

初日南太守

夏侯覽貪縱侵刻胡商又料調船林云欲有所討由是諸國恚憤文因攻陷日南將士死者五六千殺覽以屍祭天檄交州刺史朱蕃請分其界文既去蕃使督護劉雄戍日南

孝武帝大元五年冬十月九真太守李遜據交州反明年秋七月交趾太守杜瑗斬之交州平拜瑗龍驤將軍交州刺史瑗字道言朱爲人或云本京兆人祖元守合浦因居交趾盧循據廣州遣使通好瑗斬其使

安帝義熙七年夏四月交州刺史杜慧度破盧循于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龍編南津斬之慧度瑗之第五子也瑗卒朝廷以其斬李遜功授慧度爲交州刺史適盧循寇番禺不克敗走襲合浦境奔交州慧度帥州府文武拒循于石碕破之循餘衆猶三千人李遜于李燮與餘黨李脱等結集俚獠五千餘人以應循是月庚子循晨至龍編南津慧度悉散家財以賞軍士與循合戰擲雉尾炬焚其艦以步兵夾岸射之衆艦俱燃兵衆大潰循自拔于水慧度取其屍併其父蝦及三子與李脱等俱斬之函七首送建康封慧度龍編侯進號循輔國將軍其弟慧賄爲交趾太守

十一年林邑寇交州州將擊敗之

王晉敦鎮東大將軍都督江楊荆襄交廣六州諸軍事

卞展晉交趾太守

褚陶字季雅晉九真太守

張璉字君器

按晉武紀云咸平三年秋交阻刺史張璉據如洪及進攻廣州曾僉擊破之按

王頊之記云璉為交州刺史封高侯逵經山愛其風土因居之其所紀不同未和孰是

阮放字思度字族弟也為吏部侍郎成帝幼冲庾氏執政放求為交州乃授揚威將軍交州刺史到州暴疾卒追贈廷尉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夏侯覽晉穆帝永和初守日南耽酒亂政民怨之夷

帥范文襲殺覽以屍祭天遂據日南太守

庾道愍鄆陵人晉司空永玄孫有孝行頗能作文少

孤悴所生之母漂流交州時道愍尚在襁褓及長求

為交州永綏寧府佐而去交州尚遠乃自冒險至交

州尋求經年日長悲泣嘗入一村日暮驟雨即寄止

其家俄有一姬負薪還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

遂相持號泣見者莫不揮淚道愍任齊為射生校尉

黎回愛州人為洛陽尉

姜神翊愛州人為舒州刺史

宋

武帝永初元年交州刺史杜慧度擊林邑大破降之
慧度擊破林邑所殺過半前後為所鈔掠者皆遣還
慧度布衣蔬食儉約素質禁淫詞修學校歲饑以私
賑給為政纖密吏民畏愛之卒贈左將軍

阮彌之宋交州刺史元嘉中征林邑其王范陽邁出
外婚媾阮彌之領七千人先襲粟城彌之汎海遇風
三日無頓止所夜遇賊于壽會范陽邁部船百五來
救諫之射中陽邁拖上船兵敗縱橫單舸接得陽邁
而遁彌之胥溺余里難制勝遂北還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阮研宋交州刺史善草書

張穆之字思靜梁張后父也少方稚為散騎侍郎深
被始興王濬引納穆之鑒其禍萌乃求交趾太守政
有異績

文帝元嘉四年夏四月以廷尉王徽之代杜宏文為
交州刺史詔徵前刺史杜宏文宏文慧度子也為鎮
遠將軍交州刺史以寬和得衆襲爵龍編侯被徵已
有疾自輿就道或勸之待病愈宏文曰吾杖節三世
常欲投軀帝庭况被詔乎遂行卒于廣州

二十三年二月詔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林邑王范

陽邁克之和之高平人元嘉末為龍驤將軍交州刺史有威名盜賊屏息初陽邁雖遣使入貢而寇盜不絕使貢亦薄陋帝遣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慤慤世儒慤獨好事常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及和之伐林邑慤自奮請從軍詔以慤為振武將軍和之遣慤為前鋒陽邁聞君軍出遣使請還所掠日南民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帝詔和之若陽邁果有款誠亦許其歸順和之至朱梧戍遣府戶曹參軍姜仲基等詣陽邁諭降陽邁執之乃進軍圍林邑將范扶龍于區粟城陽邁遣其將范毗沙達救之宗慤潛兵迎擊毗沙達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破之 五月和之等拔區粟斬扶龍乘勢入象浦陽邁傾國來戰以貝裝披象前後無際宗慤曰吾聞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林邑兵大敗和之遂克林邑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宗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裝蕭然

張融字思光時為封溪令由渤海至交趾海中遇風無懼方詠曰乾魚可自還本鄉肉脯何為者哉作海賦文詞詭譎顧愷之曰此賦實超元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笔益曰漉沙搆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形霜

早露

明帝泰始四年三月交州刺史劉牧卒州人李長仁殺牧比來部曲據州反自稱刺史 八月戊子以南康相劉勃為交州刺史

桓闕字叔通宋交州刺史資財巨萬宋武二年帝貪欲二千石罷任還必限使獻奉文以蒲戲取之

齊

高帝建元元年四月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劉善明上言以為交州險遠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大化創始宜懷以恩德且彼土所出惟有珠寶非聖朝所須之

陳武劉燕庭氏校鈔

急討伐之事謂宜且停 六月詔以李叔獻為交州

刺史初李長仁死從弟叔獻代領事以號令未行遣

使求刺史于宋宋以南海太守沈煥為交州刺史以

叔獻為煥寧遠司馬武平新昌二郡太守 吳建衡三年討扶嚴

表以其地置武平郡近交趾新昌見前註叔獻既得宋命人情服從遂發

兵守險不納煥煥停鬱林病卒至是年帝下詔曰交

趾比景獨陽書朔斯乃前運方季因迷逐往宜曲赦

交州即以叔獻為刺史撫安南土

武帝永明二年詔欲討李叔獻初叔獻即受命斷割外國貢獻用是欲討之

三年正月以大司農劉楷為交州刺史討李叔獻降
之時詔發南康廬陵始興兵以討叔獻叔獻聞之遣
使乞更申數年獻十二隊純銀兜鍪及孔雀氍毹
為飾上不許叔獻懼為楷所襲間道自湘州還朝初
楷拜交州刺史將行聞羽監桓深者故刺史桓闕子
也雅而好學遂令同行深未至交州卒

八年十月以伏登之為交州刺史初交州刺史房法
法乘專好讀書嘗屬疾不治事由是長史伏登之得
擅權改易將吏法乘聞之大怒繫登之于獄登之厚
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因將部曲襲執法乘囚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啟法乘心疾不任視事詔以登之為刺史

劉渤錡祖也齊交州刺史

梁

武帝天監二年二月交州刺史李凱據州反長史李

昶討平之

十五年十一月交州史李昶斬交州叛賊阮宗孝傳

首建康

大同七年交趾李賁世為豪右仕不得志會交州刺

史武林侯蕭諮都陽王恢上之弟以刻薄失衆心時賁監德

州因連結數州豪傑俱反諮輸賄于賁奔還廣州詔

遣諮與交州刺史孫回新州刺史盧子雄將兵擊之以春瘴方起請待至秋廣州刺史新渝侯映不許諮又趣之罔等至合浦死者十六七衆潰而歸結奏問及子雄與賊交通逗留不進勅于廣州賜死雄弟子畧子烈等帥子雄之衆攻廣州欲殺映諮為子雄復寃吳興陳霸先帥精甲往救大破之

十年李贲自稱越帝置百官改元大德建萬春臺以居

十一年詔遣交州刺史楊暕討李贲敗之暕既奉詔

又以陳霸先為司馬命定州刺史蕭勃

勃之會暕于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西江勅知軍士憚遠役因詭說留暕暕集諸將問計

霸先曰交趾叛渙罪由宗室

指蕭也

遂使溷亂數州通

誅累歲定州欲偷安日前不顧大計節下奉辭伐罪當死生以之豈可逗撓不進長寇沮衆也勃遂兵先發暕以霸先為前鋒至交州贲帥衆三萬拒之敗于

朱鳶又敗于蘇歷江口贲奔嘉寧城諸軍圍之

中大同元年陳霸先敗李贲于典澈湖贲帥衆二萬自獠中出屯典澈湖大造船艦克塞湖中衆軍憚之陳霸先謂諸將曰我師已老將士疲勞且孤軍無援入人心腹若一戰不捷豈望生全今藉其屢奔人情

未固夷獠烏合易為推殄正當共出百死決力取之
無故停留時事去矣諸將皆默然不敢應是夜江氷
暴起七丈注湖中霸先勒所部兵乘流先進衆軍鼓
譟俱前賁衆大潰竄入屈獠洞中
太清元年李賁伏誅交州平屈獠洞斬李賁傳首建
康賁兄天寶遁入九真收餘兵二萬圍愛州高州司
馬陳霸先帥衆討平之霸先字興國吳興人意氣雄
傑涉獵經史以廣州參軍為交州司馬與楊暕討李
賁會西江集諸將問計霸先賁瞞瞞推霸先為先鋒
所向摧陷以功作高要太守督七郡諸軍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簡文帝大寶元年詔以陳霸先為交州刺史

敬帝紹泰元年十二月交州刺史劉元偃率其屬數

千人歸王琳

王奕梁交州刺史

陳

武帝元定初仍于交州置都督府交趾隸之

宣帝初歐陽紇督交廣取十九州軍十餘年威著百

越高宗疑之詔徵還朝紇懼遂反大建中既平歐陽

紇交趾夷獠往往相聚為寇抄陳留阮卓奉使招慰

之日南象郡復通時交趾多金翠珠貝珍怪之物前

後使者皆致之惟卓挺身而還衣裝無他時論咸服其廉

楊縉陳交愛諸州都督封武康郡公

楊休浦字衛卿縉亡代領交州都督

隋

文帝開皇十年交阯李反春詔楊素平之

仁壽元年改交州都督府為總管府

二年交州李帥李佛子作亂詔交州道行軍總管劉

方討降之佛子據越王故城遣其兄子大權據龍編

城其別帥李普鼎據烏延城楊素薦瓜州刺史長安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劉方有將帥之畧詔以方為交州道行軍總管統二十七營而進軍令嚴肅有犯必斬然仁愛士卒有疾病者親臨撫養士卒亦以此懷之至都隆嶺遇賊擊破之進軍臨佛子營先諭以禍福佛子懼其誅照者皆斬之請降送之長安

文帝未有言林邑多寶貨累世未名會劉方新平交州煬帝大業初授方驩州道行軍總管卒大將軍張以尚書右丞李綱為行軍司馬每師起北景夏四月征林邑其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度闍黎江賊乘象四面而方乃潛掘小坑草覆其上與戰偽

退賊兵逐之象坑陷顛躓方以弩箭射象象却蹂主
因以銳師繼之賊大敗俘馘萬計過大緣江賊據險
又擊走之經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梵志棄
城奔走海獲其廟志主金人十八枚蓋有國十八葉汗其宮
室刻石紀功而還士卒死者十四五亦得疾卒于道
煬帝大業末交州太守王和擊寧長真兵破之和洛
陽人隋大業末拜交趾太守撫綏盡心荒域安之煬
帝崩和未知鴻臚寧長真以鬱林附蕭銑馮盎以珠
崖番禺附林士洪各遣使招和不從林邑諸國數遣
和明珠文犀金寶故富埒王者銑聞之命長真以南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粵蠻子俚攻之和懼欲出迎司法佐書高士廉長真
遠來糧少勢不能久城中勝兵尚可以戰奈何受制
于人命廉為行軍司馬擊長真走之隋亡和納款于
唐即拜交州總管

高儉字士廉齊清河王丑之孫隋仁壽中舉文才中
甲科召補郡吏解政奔高麗遂貶朱為主簿以母老
不得居瘴癘地留解于屯奉養而行會世亂交趾太
守王和補司法佐蕭銑令寧長真以兵侵交趾命儉
為行軍司馬迎擊破之唐初為中書門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越嶠書卷四

宜山李文鳳編次

唐

高祖武德四年隋交州太守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
杜之松志降和既破寧長真兵有驍果自江都至得
隋煬帝凶問即欲陳款歸唐而嶺嶠閉阻乃權附蕭
銑銑平遂詣孝恭降

五年三月詔以隋交州太守丘和為交州總管和遣
高士廉奉表請入朝是年四月交愛之道始通日南
太守李暉與廣州賊帥鄧文通合浦太守寧宣並來

降

太宗貞觀元年二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道以交陸峰愛等州屬嶺南道

四年有司上言林邑周蠻表疏不順請發討之太宗曰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漢光武云每一發兵不覺頭鬚為白自古以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也符堅自恃兵彊欲必吞晉室興兵百萬一舉而亡隋主亦欲必取高麗頻年勞役人不勝怨死于匹夫之手至如頡利往歲數年侵我國家部落疲于征役遂至滅亡朕今見此豈得輒即發兵但經歷山險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多瘴癘若我兵士疾疫雖克剪此蠻亦何所補言語之間何足介意竟不討之

十二年十一月明州獠反

武德五年以越蒙地置明州

遣交州都

督李道彥討之

李大亮貞觀初為交州都督

李壽唐宗室為交州都督貪冒得罪

樊虔通唐辰州刺史貞觀二年通煬帝故人為逆亂

雖更赦令不可收民斥居離外

盧祖尚字季良光州人貞觀初李壽得罪太宗思求

良牧朝臣咸言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直名至帝謂

之曰交州大藩須賢收治之前後都督皆不稱職御
有安邊之畧為我鎮之勿以道遠為辭祖尚既謝而
復悔之稱疾辭上遣杜如晦諭旨祖尚固辭又遣其
妻周範往諭曰匹夫相許猶存信卿面許朕豈得悔
之宜可早行三年必詔卿勿推拒朕不食言對曰嶺
南多瘴去無還理太宗大怒曰我使之不行何以為
政命斬于朝堂尋悔復其官廕

李道興唐宗室也封廣寧郡王以屬疏降封縣公貞
觀九年為交州都督以南方瘴癘憂卒于官
李鑿邑王神符子也任刺交州刺史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柳楚賢蒲州人貞觀中為交桂二州都督

杜正倫相州人太宗素知名為中書侍郎太子左庶
子以太子承乾敗賊正倫交州都督

竇德明愛州刺史

褚遂良字登善錢唐人亮子也為中書貞觀末遷潭
州桂州都督後許敬宗李義甫誣奏遂良不執武后
怒貶愛州刺史歲餘卒二子彥甫彥仲亦流愛州皆
殺之咸通五年高駢平安南始表歸葬陽翟

高宗調露九年詔改交州為安南都護府

蔡哲威高宗朝坐弟令武與房遺愛反流郡州起為

交州都督

余慶為吏清而刻累遷御史中丞引御史坐與議論因遷交州刺史

杜朋舉烏傷人唐景龍末為濟原尉夢中入一府見一碧衣相揖甚恭曰少府當為安南都護某安南編戶也故先致恭願自保後果為安南都護

王福疇勃父也高宗時為雍州司戶叅軍坐勃事遷交趾令勃往交趾省父渡海溺水卒

李巢字孝義剡子也幼豪狹上書陳利害拜監察御史以忤主旨貶龍編主簿李友益義府族也附杜正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倫伺察義府釁義府使人告正倫友益交通罔上有異計高宗之流驩外

沈佺期字雲卿相州人累遷給事中考功受財流驩州後歷中書舍人

杜審言字必簡襄陽人為監察御史政績嘉美太白晝見勸帝脩德以答天譴帝責李義府曰八品官能言得失而卿冒濫富貴主者何義府與諸武譖審言自免去上元初高宗復召見用審言久去朝儀踈梗拜忘踏舞李欽元奏徙朱鸞丞卒

天后垂拱三年交州丁建反殺都護劉延祐桂州司

馬曹植靜討平之延祐為安南都督舊俚戶歲半租稅延祐責全入衆怨謀反延祐誅其渠李嗣先其餘黨丁建殺延祐據交州桂州司馬曹植靜討建殺之延祐家巨富每養猪雞死則勒奴僕賠填未嘗以充口腹召賓客

以寧遠為愛州刺史

盧藏用字士潛田州人舉進士不第與兄志游于冀蜀間武后用為黃門侍郎坐附太平公主立宗欲斬之意解乃流新州或告謀反推無狀又流驩州會交州反藏用扞禦有勞進黔州長史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宗晉卿武后從姨子兄楚客為戶部侍郎晉卿典羽林兵坐楚客營第僭侈過度流峯州

李乾祐為邢魏二州刺史坐事流驩州

嚴思善則天時監察御史公直敢言垂拱以後任用酷吏誅宗室殺大臣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思善按閱引虛伏罪者八百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乃相與陷思善坐流驩州

玄宗開元四年安南都護府江中有大蛇首尾橫出兩岸經日而腐寸寸自斷數日江魚盡死蔽江而下十十五五相附着江而臭安南渠帥梅叔鸞叛號為

黑帝外結林邑真蠟等衆號三十萬寇安南詔左監門魏衛將軍楊思勉都護元楚客討之由馬援故道大破賊衆封尸為京觀而還元楚客江陵人宋之悌之問弟也長八尺開元中歷劍南節度使太原尹坐事流朱鷺時蠻陷驩州就授交州總管擢平之

康謙北方商人為安南都護

朝衡日本人開元中奉幣來朝慕中華之風因留焉改名朝歷任中國永樂二年為安南都護時生蠻侵德化龍武二州境詔朝衡往禦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天寶十年以何復光為安南都護率兵代雲南收復安寧城再立馬援銅柱以定疆界復光桂州人以張伯為安南經畧使築大羅城

德宗建中三年以輔良交為安南都護時濱州司馬李孟秋峯州刺史李彼岸叛自稱安南節度良交斬之

以高正平為安南經畧使

安南經畧張應卒于官其佐李元度阻兵脅州縣為姦賊唐帥李復渝擒元度南裔肅然

趙昌字洪祚為處州刺史會安南酋獠杜英翰叛拜

昌為都護夷落向化居十年足疾請還以兵部郎中裴泰代之未幾州將王季元逐泰德宗召昌問狀年踰七十占時尚精明帝奇之復拜安南都護遣人致書相賀叛兵即定

憲宗元和三年以張舟為都護鎮撫安南先是舟為安南經畧判官大羅城前經畧張伯義築才高二丈二尺都門三重門各有樓東西門各三門南門五門上置鼓角城內造左右十營裴泰時驩愛二城被環三攻破壞毀殆盡環三占城王也舟又築之初軍中器械八千事三年中以來計三十餘萬事令左右起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甲仗樓三十間貯之先有戰船數十艘且造鈍舟造成艘艘三千二百艘每船載戰士二十五人棹手二十三人連弩二枝棹然向背疾如風自占城真臘悉脩貢職舟歿柳子厚作祭文

馬總字元會元和間以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清廉不撓用儒術教其俗夷獠安之建銅柱鏡著唐德以明總為伏波裔韓愈送行詩紅旗照海獻南裝

裴行立唐安南經畧使時還王國叛人李樂山謀篡其君來乞師行立斬之歸其尸蠻人悅服部將杜英策范廷之者溪洞豪也掠于軍他經畧使多假借暴

恣難治行立每持其罪代之許自傲故英策効力廷
之嘗沐浴久不還行立召之約曰軍法踰日者斬異
時復然遂答殺以尸還范氏更擇良子弟以代于是
威風順行徙桂 管觀察使黃家洞反行立平之代
桂仲武為安南都護李原善為安南都護寶立初奏
移府于北岸

德宗貞元十九年春二月己亥安南牙將王季元逐
其觀察使裴泰泰奔朱鷺明日左兵馬使趙勻斬季
元及其黨迎泰而復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制策異等授右拾遺翰林學士歲滿當遷以母賴祿
而養求兼京兆戶曹參軍公輔高材每見敷奏詳亮
德宗器之朱泚還京師公輔諫曰陛下厚待泚不知
誅之養虎無自遺害帝不從俄而京師亂帝自苑門
出公輔叩馬諫曰泚嘗帥涇原得志向以朱滔叛奪
其兵權常居拂鬱請馳捕以從無令羣免得之帝倉
卒不及聽既行欲駐鳳翔倚張鎰公輔曰鎰雖信臣
然文吏也所領皆朱泄部曲演陽變騎泚若立涇厚
為變非萬全策也帝遂之奉天有言泚反者請為備
守盧杞曰泚忠直篤實奈何言其叛傷大臣心臣以

百口保之帝知羣臣勸泚奉迎乘輿者乃詔諸道兵距城一舍而止公輔曰王者不嚴羽衛無以重威靈令禁旅單寡而士馬處外為陛下危為之帝曰善悉內之泚兵果至如所言乃擢公輔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從良梁長女唐安公主道薨上欲造塔厚葬之公輔表諫以為山齋非久居之地且宜輸以濟軍中之急謂陸贄曰公輔竟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贄曰公輔官諫議職宰相獻替宜其務本且輔臣朝夕納諫違而弼之乃其所職帝曰不然以公輔才不足以相而自求朕既許之內知且罷改賣直售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名遂遷太子左庶子以母喪解復為右庶子久不遷陸質相公輔數求官贄密謂曰丞相實參嘗公擬官屢變上不悅公輔懼請為道士帝問故公輔不敢泄贄語以參言為對帝怒貶泉士州別駕遣使責參順宗立拜吉州刺史未就官卒姜公復公輔弟也終部郎中

廖有方交州人柳子厚送詩人廖有方序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奇怪在草木亦殊異吾嘗恠陽德之炳耀獨發于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弟信讓質內而文乎外其餘詩有大

雅之道夫固鍾于陽德者邪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
恒人其餘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生者
邪果能如是則吾不謂之恒人實亦世之所罕也
竇參德宗時為相外 孝巽出為常州刺史及參貶
沂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絹五十匹奏參交結藩鎮
上怒欲殺之陸贄力救乃貶驩外司戶尋賜死
李仁鈞礎父也唐貞元中太傅隴西公董晉平津外
仁鈞為侍御史管理鹽鐵隴西公薨軍亂司馬從事
皆賜死仁鈞亦被讒貶為日南民

杜英策洞溪豪也唐德宗時為安南副都護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金節婦安南賊師陶齋亮母也常以忠義誨齋亮頑
狠又不受遂絕之自田而食績而衣州里化焉唐大
厯初詔賜兩丁侍養令本道四時撫問

憲宗元和十四年冬十月壬戌容管奏安南賊楊清
陷都護府殺都護李象古丙寅詔以唐州刺史象古道古之
武為安南都護赦楊清以為瓊州刺史象古道古之
兄也以貪縱苛刻失衆心清世為蠻酋象古名為牙
將遂鬱鬱不得志尋遣其將兵三千討黃洞蠻清因
人心怨怒引兵夜還襲府城陷之殺象古及妻子官
屬部曲千餘人初蠻賊黃少卿自貞元以來數反復

桂管觀察使裴行立容管經畧使楊旻欲徵幸立功
爭請討之嶺南節度使孔戣屢諫上不聽大發江湖
兵會容桂二管入討士卒被瘴癘死者不可勝計安
南乘之遂殺都護行立旻竟無功二管彫弊
十五年二月安南都護桂中武執楊清斬之仲武至
安南楊清拒境不納時清用刑慘虐其常離心仲武
遣人說其酋豪數月間降者相繼得兵七千餘人朝
廷以仲武為逗留是月甲午以桂管觀察使裴行立
為安南都護辛未安南將士開城納仲武執清斬之
裴行立至海門而卒復以仲武為安南都護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武宗會昌三年安南將士作亂監軍段士則撫平之
初安南經畧使武渾虐役將士苦之遂作亂燒城郭
劫府庫渾奔廣州士則撫安亂眾
裴夷直為中書舍人武宗即位夷直視冊牒不肯僉
書出杭外刺史又斥驩外司戶參軍宣宗時召為常
侍

宣宗大中十二年春正月以王式為安南都護經畧
使式宰相起子也有才畧至交州樹芳木為柵可支
數十年深塹其外泄城中水塹外植竹寇不能冒選
教士卒甚銳頃之南蠻大至去交趾半年日程式意

思安閑遣譯諭之中其要害蠻一夕引去遣人謝曰
我自執叛獠耳非為寇也時安南都校羅行恭久專
府政麾下精兵三千都尉護中軍統羸兵數百武至
杖其背黜于邊徼初忠武軍精兵皆以黃冒首號黃
頭軍容管經畧使宋涯使麾下效其服裝亦定容州
安南有惡民屢為亂聞之驚曰黃頭軍度海來襲我
矣相與夜圍交趾城鼓譟願送都護北歸我須此城
禦黃頭軍王式方食或勸出避之式曰吾足一動則
城潰矣徐食畢據甲率左右登城建大將旗坐而責
之亂者及走明日悉捕誅之安南饑亂相繼六年無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上供軍中無槁賞式始脩貢賦饗將士占城真臘皆
服通使是年六月蠻寇安南初安南都護李涿為政
貪暴強市蠻中馬牛一頭止與鹽一斗又殺酋長杜
存誠羣蠻怨怒導南詔侵盜邊境峯州有林西原舊
有防冬兵六千其旁七綰洞蠻其酋長曰李由獨常
助中國戍守翰祖知峯州者言于涿請罷戍兵專委
由獨防遏于是由獨勢孤不能自立南詔拓東節度
使以書誘之以甥妻其子補柘東押牙由獨遂帥其
衆臣以南詔自是安南始有蠻患起居注張芝上疏
曰令狐綯用李涿鎮安南首亂南方贓賄流著使天

天下兵伐調款不給皮日休作詩刺之

崖耿大中六年為都護為褚遂良別碑記

田在宥布于也為都護頗立邊功

韓約為安南都護文宗泰和二年峯州刺史王昇朝

叛約討平之後為亂軍所逐

馬植字存之文宗開成初為安南都護以文雅絢飾

其政清靜不煩民安之化外諸酋皆來納款

懿宗咸通元年十二月安南土蠻引南詔兵合三萬

餘人乘虛攻交趾陷之都護李鄴與監軍奔武州

武州在宣州界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二年春正月詔發邕管及儋道兵救安南擊南蠻夏

六月以鹽州防禦使王寬為安南經略使時李鄴自

武州收集士卒攻羣蠻復取安南朝廷責其失守貶

儋州司戶鄴初安南殺蠻首杜守澄其宗族黨遂誘

道羣蠻陷交趾朝廷以杜氏強盛務在姑息冀收其

力用乃贈守澄父存誠金吾將軍再舉鄴殺守澄之

罪長流崖州

三年二月南詔復寇安南經畧使王寬數來告急朝

廷以前湖南觀察蔡襲代之仍發許滑徐汴荆襄潭

鄂等道兵各三萬人授襲以禦之兵勢既盛蠻遂引

去襲將諸道兵在安南西道節度使蔡京忌之恐其
立功奏稱南蠻遠遁邊徼無虞武夫邀功妄占戍兵
虛費餽運蓋以荒陬路遠難以覆驗故得肆其姦詐
請罷戍兵各還本道朝廷從之襲累奏羣蠻伺隙日
久不可無備乞留戍兵五千人不聽襲以蠻寇必至
交趾兵食皆闕謀力兩窮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
信之言終不之省 十一月南詔帥羣蠻五萬寇安
襲告急勅發京南湖南兩道兵二千桂管義征子弟
三千詣邕受鄭愚節度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
寇必向邕州若不先保護遽欲遠征恐蠻于後來虛

東武劉燕府氏校鈔

扼絕餉道乃勅蔡襲屯海門鄭愚分兵備禦 十二
月襲又求益兵勅山南東道發弩手千人赴之時南
詔已圍交趾襲嬰城固守救兵不得至

四年春正月南詔陷交趾蔡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
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船已離岸遂溺海死荆南江
西鄂岳襄州將士四百餘人走至城東水際荆南虞
侯元惟德等謂衆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與蠻
鬥人以一身易二蠻亦為有利遂還向城入東羅門
蠻不為備惟德等縱兵殺蠻二千餘人逮夜蠻將楊
思縉始自子城出救之惟德等皆死惟幕府樊綽取

襲印先走渡江得免南詔兩隘交趾所殺虜且五十萬人留兵二萬使思縉據交趾城溪峒夷獠無遠近皆降之詔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還分保嶺南西道是年夏六月廢安南都護府置行交州于海門鎮以右監門將軍宋戎為行交州刺史以康承訓兼領安南及諸軍行營 秋七月復置安南都護府于行交州以宋戎為經畧使發山東兵萬人鎮之時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江西湖南餽運者皆泝湘江入零渠灘水勞費艱澁諸軍乏食潤州人陳碯石上言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汎海不一月至廣州從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之軍食以足然有司以和顧為名奪商人舟委其貨岸側舟入海或風濤沒溺有司因擊網吏舟人使賞其米人頗苦之

五年以容管經畧使張茵兼勾當交州事益海門鎮兵滿二萬五千人令茵進取安南康承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汴滑清汴兗鄆宣潤八道兵以授之承訓不設拆堠南詔帥羣蠻 六萬寇邕將入境承訓乃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以獠為導始之敵至不設備五道兵八千人皆沒惟鄆兵後一日至得免承訓聞之惶怖所謂節度副使步行素帥衆治壕柵甫

畢蠻軍已合圍留四日治攻具將就諸將請夜分道
斫蠻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隨
將勇士三百夜繼而出散燒營蠻斬首五百餘級蠻
大驚問一日解圍去承訓乃遣諸軍數千追之所殺
虜不滿三百級皆溪獠脅從者承訓騰奏告捷大破
蠻賊中外皆賀加承訓檢校右僕射自餘奏功授賞
者皆承訓子弟親昵燒營將校不遷一級由是軍中
怨怒聲流道路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具知承訓所
為以書白宰相承訓亦自疑懼累表辭疾乃以承訓
為武衛大將軍分司以張茵為嶺南西道節度使時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南詔知邕州空竭不復入寇茵久之不敢進軍取安
南夏侯孜薦驍衛將軍高駢代之乃以駢安南都護
本管經畧校討使茵所將兵悉以授之駢頗讀書好
談今古西軍宦官多譽之歷遷右神策都虞侯屢有

功故委以安南

駢字
于重

六年秋七月高駢治兵于海門未進監軍李維周惡
駢欲去之屢促駢使進軍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
發兵應援駢既行維周擁餘衆不發一卒以繼之
九月駢至南定峯州蠻衆近五萬方獲田駢掩擊大
破之收其獲以食軍

七年六月南詔酋龍遣善闡節度使楊緝助安南節度使段首選守交趾以范昵此為安南都統趙諾眉為扶邪都統監軍陳勅使韋仲宰將七千人至峯州高駢得以益其軍進擊南詔大破之捷奏至海門李維周皆匿之數月無聲問上怪之以問維周維周奏駢駐軍峯州玩寇不進上怒以右武衛將軍王晏權代駢鎮安南召駢至闕欲重貶之是月駢大破南詔蠻于交趾殺獲甚衆遂圍交趾城十餘日蠻困蹙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謀已與維周將大軍發海門駢即以軍事授韋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仲宰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遣小使王惠贊駢遣小校曾襄入告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問遊船云新經畧使與監軍也二人謀曰維周必奪表留代乃匿于島間俟維周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即加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晏權聞怒動稟維周之命維周凶暴會諸將不為之用遂解重圍蠻遁去去大半駢至復督勵將士攻城遂克之殺段首遷及土蠻為南詔鄉導者朱道右斬首三萬餘級南詔遁去駢又破土蠻附南詔者二洞誅其酋長土蠻帥衆歸附者萬七千人十月詔安南邕州西州諸軍各保疆域勿

復進攻南詔委劉潼曉諭如能更脩舊好一切不問
置靜海軍于安南以高駢為節度使自李涿侵擾安
南為安南患殆將十五年至是始平駢築安南城周
三千步造屋四十餘間駢以南海至交州有石隱水
中常覆巨舟遂鑿前去其石交廣之民舟楫安行
萬壽從高駢收復安南有功後代之治拜節度使
曾充高駢裨將也嘗為駢告安南績乾封四年為安
南都護時南詔王酋尤卒于法嗣自號大封舉人眾
侵安南邕州戍兵潰會僖宗幸蜀凍敬誼議和親于
南詔盧攜豆盧瑑乃譎說帝云咸通以來蠻始叛論

東武劉蕤庭氏校鈔

沒安南邑管黔州四州天下騷繹十有五年賦輸不
納京師者過半中藏空虛士死瘴癘瘵骨傳灰人不
念家亡命為盜可謂痛心况安南戍卒單寡涉冬寇
禍可虞誠命使者通好以伐其謀以糜服內得休息
也帝曰然會王巢平不果

敬彥宗愛州人是時為州刺史

崔立信為安南都護其壻裴維岳攝驩州刺史貪暴
無度

楊收字藏之南詔蠻自大中以城大邕外掠交趾調
華人往來屯戍涉瘴氣死者十七賊勢益強收議豫

章募萬人置鎮南軍以拒蠻又泛舟餉南軍上嘉之
進尚書僕射懿宗時為相初尚書右丞裴坦子娶收
女資送甚盛器用飾以犀玉坦怒曰破我家矣立命
壞之而收竟以賄敗咸通十一年流驩外尋賜死
陳蟠叟為至德令見懿宗荒不視庶政委任路岩若
奢靡頗通路賂遺蟠叟上言請破邊一家可贍軍三
年上問咸為誰對曰路岩親吏上怒流愛外

劉瞻字幾之桂陽人罷相為荆南節度使咸通十一
年同昌公主薨詔補醫官二十餘人全家繫獄瞻與
京兆尹溫璋力諫言陛下徇愛女囚平民懿宗怒出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瞻為驩州司戶璋為振外司馬

鄭畋字台文僖宗朝為相初交廣邕南兵舊取嶺北
五道往來餉運之船多敗沒畋請以嶺南鹽鐵委廣
州節度常荷歲泛海取鹽直四十萬緡布易米以贍
安南罷荆洪等漕役軍食遂饒昭宣帝天祐三年加
靜海節度使曲承裕同平章事時承裕乘亂據有安
南之地

後梁

太祖開平二年以檢校太尉劉隱兼靜海軍節度使
安南都護次年封南王先是交州曲顥與桂州劉士

政邕州華廣畧容州龐巨昭等分據諸管隱盡以兵
事付弟巖令取之

後唐

明宗長興元年南漢主劉巖

巖叢無隱位更召陟又名襲

遣其將

梁克真李守鄜攻交州拔之執靜海節度使曲承美

以歸以其將李進守交州自曲顥據交州王承美而

敗

二年愛州將楊廷藝養假子三千餘復交州漢交州

守將李進知之受其賂不以聞是歲廷藝與兵圍交

州漢主遣承旨程寶救之未至城陷進逃歸漢主殺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之寶圍交州廷藝出戰寶敗死

後晉

高祖武帝天福二年交州將皎公羨殺安南節度使

楊廷藝而代之

三年楊廷藝故將吳權自愛州舉兵攻皎公羨于交

州羨遣使以賂求救于漢漢主巖以其于萬王弘操

徒封交王將兵救之漢主自將屯于海門援因問

策于崇文文使蕭益對曰今霖雨積旬海道險遠吳

權桀黠未可輕也大軍宜持重多用鄉導然後可進

不聽命弘操帥戰艦自藤江趣交州權已殺公羨據

交州引兵逆戰先于海門多植大杙銳其首冒之以
鐵遣輕舟乘潮挑戰而偽遁須臾潮落漢艦皆礙鐵
杙不得返漢兵大敗士卒覆溺者太半和操死漢主
慟哭收餘衆而還

後周

顯德元年靜海節度使吳權死漢主自和操戰沒遂
置權不復攻權因得久據交州權死子昌岌立昌岌
死弟昌文立請命于南漢漢主晟以昌文為靜海節
度使兼安南都護後昌文死其參謀臣處坪峯州刺
史喬知護武寧州刺史楊暉牙將杜景碩等爭立管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內十二州大亂部民嘯聚起為寇盜以攻交州先是
楊廷藝以牙將丁公著攝驩州刺史兼禦蕃都督生
子部領公著死部領繼之生子璉至是部領與璉率
兵擊敗處坪等賊黨潰散境內安堵部民德之乃推
部領為交州帥自號大勝王署璉為節度使南漢主
鋹因而亦以節度授璉

宋

太祖開寶六年交趾丁璉入貢初丁部領傳位于璉
聞太祖克平嶺表劉鋹既降璉遂遣使貢方物表求
內附制授檢校太師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其進

奉使皆命以官

七年丁璉遣鄭瑋王紹祚江巨瑄貢金帛犀象香藥
是歲秋制授璉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封交趾郡
王

八年交趾帥丁璉遣貢詔封璉爵遣高保緒以鴻臚
卿偕王彥符為官告使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丁璉又入貢璉聞太宗皇帝即
位遣使再貢方物

五年交趾黎桓篡丁氏自立太宗命張權以供奉官
往諭旨復命供奉官盧襲使交趾 秋七月詔蘭州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刺史孫全興等將兵討交州黎桓初丁部領及其子

璉相繼死璉弟璿權行軍府事年尚幼大將黎桓檀

權樹黨漸不可制幽璿于別館舉放禁錮之而代領

其衆太宗怒舉兵討之以蘭州團練使孫全興陳欽

祚郝俊左監門衛大將軍崔亮為陸路兵馬總管自

邕州路以寧州刺史劉登鞍饜庫使貫湜供奉官閻

祇侯王俱為水軍兵馬總管自廣州路以許昌裔知

交州行營全興等辭赴營詔引進使梁迥供帳于玉

律園以餞之時知邕州侯仁寶趙善女弟之夫也盧

多遜與善有隙出仁寶于邕九年不代仁寶恐因循

元嶺外乃上言亂交州亂可以偏將取之願乘傳詣
關面陳其狀帝喜 驛召仁寶多遜遽奏曰交州內
擾此實天亡之秋但先召仁寶其謀必泄蠻寇預為
之備未易取也不如密令仁寶經度其事發兵長驅
勢必萬全帝以為然以仁寶為交州水陸轉運使孫
全興劉澄等並為部署將兵討之孫全興張璿崔亮
以陸路兵自邕州路入劉澄賈湜王侯等以水路兵
自廣州路入是歲黎桓遣使貢方物仍為丁璿上
表乞襲位上察其欲緩王師寢 不報是時王師進
討破賊于白藤江口斬首千餘級獲戰艦二百艘甲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胄萬計轉運使侯仁寶率前軍先進全興等頓兵花
涉七十日以俟澄仁寶累促之不進澄仁寶及至并
軍由水路至多羅村不遇賊復擅回花步桓詐降以
誘仁寶遂為所害會爰瘴軍士多死轉運許仲宣馳
奏其事遂班師上遣使就勅澄湜俱澄尋病死湜等
具狀並戮于邕州市全興至關亦下吏坐誅餘抵罪
有差仁寶贈工部侍郎仁寶太師益于也

七年春黎桓入貢上表謝罪桓懼朝廷終行討滅復
以丁璿為名遣使貢方物奉表以謝上未報
八年黎桓再遣入貢上表自陳桓自稱權交州三使

留後遣牙將入貢奉表陳謝上書賜詔書因而撫之諭以丁、傳襲三世朕欲濟為統師以爾副之若濬將材無取猶有童心則宜遣母子入朝必優禮却授爾聽命是歲五月上言占城國水陸象馬數萬來寇蠻以部兵擊走之繫斬千計

雍熙二年黎桓復遣使貢方物求正領節上未報三年秋黎桓又遣使入貢冬遣李若拙以主客郎中昭文館與禮記博士李覺充官告使賜桓節鉞封邑時儋州上言占城國人蒲邏過率其族百餘衆內附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言為交州所逼故也是歲十月制授桓檢校太保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安南都護充靜海軍節度使交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封京兆郡侯賜食邑功臣號

端拱元年詔加黎桓檢校太尉進邑千戶實封五百戶

五年封黎桓爵以虞部員外郎魏庠偕直史館李度充官告使

淳化元年詔加黎桓特進邑千戶實封四百戶遣左正言直史館宋鎬右正言直史館王世則往使交州

鎬等歸闕上令條列山川形勢事跡以聞乃具奏曰
去歲秋末抵交州境桓遣牙將都指揮使丁承正等
以船九艘卒三百人至太平軍來迎由海口入大海
冒涉風濤頗歷危險經半月至白藤徑入海汊乘潮
而行凡宿泊之所有茅舍三間營葺尚新目為館驛
至長州漸近本國桓張皇虛誕務誇詭盡出舟師戰
擢謂之耀軍自是宵征抵海岸至交州僅十五里有
茅亭五間題曰茅徑驛至城一百里驅部民畜產妄
稱官牛數不滿千揚言十萬又廣率其民混以軍旅
衣以雜色之衣乘船鼓譟近城之山虛張白旗以為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為陳兵之像俄而擁從桓至展郊迎之禮斂馬側身
問皇帝起居畢按轡偕行時以檳榔相遺馬上食之
此風俗待賓之厚意也城中無居民止有茅竹屋數
十百區以為軍營而府署湫隘題其門曰明德門桓
質陋而目眇自言近歲與蠻寇接戰墜馬傷足受詔
不拜信宿之後乃張筵飲宴又出臨海汊以為娛賓
之游桓跣足持竿入水標魚每中一魚左右皆叫譟
歡躍凡有宴會預坐之人悉令解冠戴以帽子桓多
衣花襖及紅色之衣帽以珍珠為飾或有歌勸酒莫
能曉其辭嘗令數十人扛大蛇長數丈饋于使館且

曰若能食此嘗治之為餌以獻焉又羈送二虎以備
 縱觀皆却之不受士卒殆三千人志黥額曰天子軍
 量以禾穗日給令自舂為食兵器止弓弩木牌梭鎗
 竹鎗弱不可用桓輕脫殘忍眠比小人腹心闇豎五
 七輩錯立其側好狎飲以手令為樂凡官屬善其事
 者擢居親近左右有小過亦殺之或鞭其背一百至
 二百賓佐小不如意亦捶之三十至五十黥為閹吏
 怒息乃召復其位有木櫪其制樸陋桓一日請同遊
 覽地無寒氣十一月猶衣夾衣揮扇云王世則廣西
木福人狀元
 四年交州黎桓遣趙子愛張紹憑入貢詔封為交趾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郡王桓遣使來貢并上丁璿讓表朝廷懲孫全興之
 敗許之以度支判官國子博士王世則順偕殿中御
 書院祇候李居簡充安南官告使以桓為靜海軍節
 度使封交趾郡王

五年黎桓遣牙校費崇德來脩貢桓性本兇狠負阻
 山河屢為寇害漸失藩臣之禮命廣西轉運使陳堯
 叟賜黎桓詔書乃遣 康尉李建中賚詔往諭

至道元年春廣西路轉運使張觀欽州如洪鎮兵馬
 監押衛昭美皆上言有交州戰船百餘艘寇如洪鎮
 掠居民劫倉實而去其夏桓所管蘇茂州又以鄉兵

兵五千寇邕州所管祿山都巡檢楊文傑擊走之太宗悉在撫寧荒服不欲問罪觀又言風聞桓為丁氏斥逐擁餘衆海島間未知取據故以寇鈔自給令桓已死觀新上表稱賀故命太常丞陳士隆為採訪使察其實知尚存而觀所言傳聞之誤二年詔劾觀罪觀病卒論斬衛昭美于如洪鎮是夏命陳堯叟充廣西轉運使因書詔書仍遣李建中賫往先是欽州如洪嗤步如音三鎮皆濱海有交州潮陽民文勇等殺人闔家亡命如音鎮將王令德等匿之桓令潮陽鎮黃成雅迹捕之令德不遣于是剽掠而去堯叟如音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鎮得藏匿之由乃盡擒獲凡男女老小百三十口召潮陽吏與之成雅得其人以狀謝堯叟桓遂上章感思具言已約勒溪峒不復騷動矣初建中至交州桓禮甚薄因附表起居且言劫如洪乃外境海賊爾即執蠻人不曉華言者二十七人送轉運使及桓表至故遣李若拙賫表并美玉帶往賜既至桓出郊迎然詞氣尚悖慢謂若拙曰向者劫如洪鎮乃外境爾皇帝知否倘交趾稱叛則先攻廣州次及閩中諸郡豈止如洪鎮而已若拙從容答曰主上聞如洪被寇未能辯其虛實以足下拔自牙杖授之節鉞禮合盡忠

豈有他志詔執送海賊其事甚明然大臣同議以為朝廷比建鄴以寧海表今既海賊之亂乃交州力不能獨制宜發精兵數萬會州軍同擊海賊俾絕後患帝慮交州不測朝旨或致驚駭不若專委是故不復會桓愕然曰海賊犯邊守臣之罪也聖人寬大恩過父母未即責誅自今願稟恭朝化肅寧瘴海因北望稽首稱謝

至道三年四月制加桓兼侍中進封南平王以真宗嗣位覃恩也 九月桓貢金銀七寶椅犀角象牙細絹詔以方物陳于萬歲殿之靈座許其使人行祭奠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禮 是歲占城寇邊桓擊退走乃上表賀畧云本道境接占城一二年間隣部搔動掠近鄉之稅戶侵邊境之馴良累發兵戈御彼捍禦致稽朝貢深負憲章優詔答之仍賜帶甲馬

六年三月欽州言交州劾城場民及頭目八州使黃慶集等挈其屬四百五十餘口入居州界勇步江烏土村詔遣使尉撫之令黃還本道黃慶集等懼罪不還逃居欽州海崖

真宗咸平元年封黎桓南平王桓遣使來貢賜詔書慰獎之先是使至交州桓即以貢賦為辭因緣賦斂

上聞之止令疆吏召受綸命而不復專遣使者

景德元年黎桓遣其子攝驩州刺史明提來貢召至便殿勞問之懇求加恩使至本道慰撫遐裔許之

三年夏五月黎桓死子龍廷殺其兄龍鉞而自立桓死立中子龍鉞其兄龍全劫庫財而遁第龍廷殺龍鉞而自立其兄明護率扶蘭寨攻戰明提以國亂不能還六月知廣州凌策言準詔以交趾兵亂臣與沿邊安撫使邵暉同經度便宜以聞臣等至白州遇廣州部送到交趾黃慶集等百姓千餘口且言黎桓既死諸子各集兵散設寨柵官屬離拆人民憂懼慶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集等以不從驅殺戮及親族今奔走來告乞量出兵平定交州慶集等願為先鋒刻日攻取臣等會議若朝廷允其所請乞以廣南諸州屯兵益以荆勤卒五千水陸齊進立俟平定真宗曰黎桓既脩貢亦嘗遣子入覲海陽寧謐不失忠順今聞桓死未聞吊恤遂伐其喪豈王者所為及策詔等依前詔安撫務令謐靜其慶集等計口給廩食時服賜令補職各著條例以聞當優以恩命乃令貽書交州諭以朝廷威德如自相魚肉久無定位偏師問罪則黎氏無遺種矣龍護懼即奉龍廷主軍事欲脩貢詔許之

景德初以邵暉為假光祿卿交外安撫國信使復改為沿海安撫轉運使及黎桓卒國亂詔暉典廣外畫策同經畧使計事宜以聞八月二十三日邵暉上邕州至交州水陸圖真宗以 近臣曰交州瘴癘若興兵攻取死傷必多且祖宗開疆廣大若此當慎守而已何必勞民動衆貪無用之地如照臨之內有叛亂者則不得不除耳

鳳樓真宗此言乃萬世守成者所當法也

暉又言交州

黃慶集等先避亂歸化種族稍多若復遣還慮遭屠戮望就賜恩秩乃授三班借職柳州監稅

四年七月權安南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留後黎龍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廷遣弟黎明祖與掌書記黃成雅貢龍廷表乞九經及佛經一藏從之八月十七日制授龍廷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尉交趾郡王推誠功臣賜名至忠又贈故靜海軍節度使南平王黎桓中書令追封南越王布帛羊酒為之賻禮制初授交州者惟加節鉞未賜王爵真宗以遠俗須朝廷恩命方可鎮服特命賜之十八日授明祖為持節州諸軍事副使黃成雅為朝散大夫殿中丞知安南事明祖以兄降制命求赴崇政殿告謝乃召升殿帝撫問之九月鑄交趾郡王印詔廣南轉運使就賜之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制加至忠翊戴功臣 九月交
交王言真臘賈商二人為交州所逐遁至州境欲配
隸本州真宗曰遠方之人窮而來歸詔給時服緡錢
遣使伴送歸國 十二月制授至忠依前檢校太尉
同平章事安南都尉交趾郡王兼節度觀察處置等
使

二月十二月至忠貢金銀器馴象犀方物真宗屏以
遠至違性將還之慮逆至忠意令候使人回縱之海
濱至忠表求甲冑金貝裝從之又移牒轉運使求于
邕州互市真宗以海濱之民數被交趾侵寇懲前止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許廉州及如洪互市蓋為邊隅控 之地今或直趨
內地事頗不便也詔本州以制詔諭之 是歲交州
將李公蘊殺其主黎至忠遣陪臣梁文任黎再巖入
貢詔封公蘊為交趾郡王授文任等爵命至忠統年
二十六苛虐不法國人不附大校李公蘊尤為至忠
親任嘗令以黎為姓遂逐至忠出城而殺之其二弟
明提明昶爭立公蘊又殺之自稱留後遣使奉貢廣
西轉運使何亮言公蘊移方言見率方物等貢請降
制帝曰黎桓不義而得之公蘊又效尤焉甚可惡也
然蠻俗何足責哉即詔亮安撫邊民察事機以聞

鳳按

真宗此言乃萬世得
美法者所當法也

十月制授權靜海軍留後李公蘊特進檢校太尉傳
安南都護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交趾郡王食邑三千
戶實封一千戶兼御大夫上柱國特賜推誠順化功
臣仍賜襲金衣金器幣 十二月公蘊遣使賀祀汾
陰后土又表乞大藏發經及御札八體書法從之仍
以大藏經太宗御書一百軸降詔書賜之
四年正月授安南進奉使梁任父等以爵從汾陰成
禮而還五月以汾陰恩制加公蘊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五年四月公蘊遣李仁美貢金銀紗羅犀角象牙等
物對于崇政殿仁美乞赴謝寺觀燒香瞻禮及觀天
竺國所進獅子仍令使臣管伴 五月授仁美爵
十一月制加公蘊開府儀同三司翊戴功臣賜器幣
鞍馬

七年二月公蘊已奉禮制封又加奉節守正功臣七
月十日詔諭交趾占城大食闍婆三佛齊等諸國遣
使進奉所在差使臣接伴入關郵傳供給須務令豐備
時交趾入貢沿路傳舍供給鹵莽故有是命 七月
十日公蘊上言鶴柘蠻三萬衆于本州界至寨國本

道臣發人騎與戰于茅林賊衆大敗擒其主軍楊正會及蠻黨人馬遣使詣闕貢馬六十疋獻捷召見崇德殿賜其使人冠帶器幣秋八月八蘊貢方物仍求賜甲冑及大藏經從之 十二月廣西轉運使高惠連上言交州寇欽州如洪寨鈔人畜甚衆詔惠連移牒交州遣追索之先是獠戶張婆者避罪求奔知欽欽州穆重召之中路復拒鴈都巡檢副臧遂令如洪寨檇以牛酒交州復其事因捕獠故來寇鈔遂詔諸外自今不得誘召蠻獠及行宴檇以致生事 天禧元年二月以上徽號加公蘊為南平王加食邑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一千戶二年五月賜公蘊道藏經從其請也 三年公蘊遣弟鶴來貢 十二月加公蘊檢校太尉 乾興元年制加公蘊太師崇仁功臣因以仁宗嗣位遂及之公蘊遣李寬太來賀厚賜遣還 仁宗天聖元年十二月加公蘊食邑及功臣號六年 六年三月三司言作坊物料庫估交州人使進納香藥價錢二千七百六十貫詔回賜五千貫以示懷遠也 五月廣南西路轉運使言公蘊擅令子弟與女婿申承貴等領衆入本道剽掠邊民累行跟尋並不放還剽去人口慮久役轉為邊患今欲量添差本路

教閱兵事士與部巡檢部領會合清溪峒壯丁以取
索刮去人口為名接便檢去惡黨宜下本路更勘會
承賈等若委實拒抗占留刮去人口不還即與邕州
同其體量如須合剪除取刮去人口仰預先密切探
候彼不作支吾即依所奏施行

六年三月三日公蘊卒子政遣使來告哀自領留後
事

李德政舊名開天既襲父位其時廣西轉運使奏開
天弟開國暗畜兵甲勢必爭立乞于邕欽廣惠稍益
兵戍以備非常詔本司暫勾桂宜等州巡檢張斌領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所部兵士就近防之候其寧靜即依舊

七年四月德政言父既沒令管叅佐將士耆壽請臣
權領州鎮遣使入貢詔廣西轉運使章頻充吊祭使
贈公蘊侍中進封南越王授德政官如公蘊初景祐
三年交趾寇恩陵等州掠馬牛焚廬舍而去詔遣問
令捕首領正其罪

明道元年詔加李德政同平章事

景祐元年交郡人陳公永等六百餘人內附李德政
遣兵千餘境上捕逐之詔遣還仍詔德政毋輒誅殺
尋遣使入貢加檢校太師

三年交趾甲峒及諒州門州蘇茂州廣源州大發峒
丹波縣等蠻寇邕州之思陵州西平州石西州及諸
峒畧居人馬牛焚室廬而去下詔責問李德政且令
捕酋長正其罪以聞

寶元元年冬十二月封德政為南平王

康定元年李德政遣使入貢詔官其詔使貢

慶厯三年李德政遣使貢方物詔賜其貢使以官

六年李德政再遣使入貢詔官其貢使初德政發兵
取占城朝廷疑其內蓄姦謀乃訪自唐以來所通道
路七十六處令轉運使杜杞度其要害而戍守之然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其後亦未嘗寇邊前後累貢馴象

至和二年李德政死其子日尊遣人告哀詔遣使吊
祭贈德政為侍中南越王賻賚甚厚尋除日尊特進
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封交趾郡王
嘉祐三年交趾貢異獸二初國本稱貢麒麟狀如牛
身被肉甲鼻有角食生芻果必先以杖擊其角然後
食既至而樞密使田況辨非麟詔止稱異獸

四年交趾寇欽州思康管

五年交趾與甲峒賊寇邕州詔知桂州蕭固轉運使
宋咸提刑李師中同議掩擊又詔安撫使余靖等發

兵討捕靖遣牒誘占城同廣南路兵甲趨交趾日尊
惶怖上表待罪詔未得舉兵聽其貢奉

皇祐元年秋九月嶺南蠻儂智高寇邊交趾諸國出
兵助討初余靖以為便益議論于朝及狄青為大將
遂奏曰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智高橫踐
而力不能刷乃假外境兵其或因而起亂何以制禦
之願罷交趾助兵五年正月詔止交趾助兵從狄青
之請也

儂智高廣源州人其先全福知儂猶州弟全祿知萬
崖州俱服役交趾一日全福殺全祿而并之李公蘊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起舉兵擄全福及子智聰以歸其妻阿儂嫁交趾商
人生智高年十二殺其父曰天下豈有二人即因冒
儂姓久之復與其母出據儂猶州建國曰大厯交趾
援之釋罪使知廣源州居四年內復叛交趾襲據安
德州智高僭稱南天王改年景瑞

二年邕州誘交趾蘇茂州韋紹嗣紹欽等三千餘人
入居省地李德政表求所誘詔黨盡還之仍令德政
率兵二萬由水路欲入助王師朝廷優賜而却其兵
四年夏五月智高陷邕橫等州偽建大南國僭號仁
惠皇帝改年啓歷赦境內其黨黃師密稱中國官名

于是進圍廣州五十餘日不克復遂邕州 秋九月
命狄青討之

五年春正月青大軍至賓州以一晝夜絕崑崙出賊
不意陣歸仁鋪智高列陣以拒青擊破之智高復趨
邕是夕燒城走入大理國邊明青按兵入城臬師宓
等首收金帛牛馬鉅萬獲其母儂氏弟智先子繼宗
繼隆繼至京後智高死乃悉棄市

八年李日尊遣使貢馴象

九年夏四月以仁宗皇帝詔及遺留物賜李日尊加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交趾使辭命內侍省押班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李繼和喻以申紹泰入寇本路屢乞討伐而朝廷以
紹泰一夫肆狂又本道已遣使謝罪故未欲興兵

英宗治平元年知桂州陸銳言交州來求儂宗旦男
日新及欲取温悶洞等地帝問交趾于何年割據輔
臣對曰自唐至德中改南安都護府梁貞明土豪曲
承美專有此地韓琦曰向以黎桓叛命太宗遣將討
伐不服後遣使詔招誘始效順交州山路嶮僻多瘴
霧瘴毒之氣雖得其地恐不能守也

神宗熙寧元年進封李日尊南平王又加開府儀同
三司

二年李日尊表言占城國闕入貢臣親率兵討之虜其王詔以其使郭士安為六宅副使陶宗元為內殿崇班日尊自帝其國僭稱法天應運崇仁至道慶成龍祥英武睿文尊德聖神皇帝尊公蘊為太祖神武皇帝國號大越改元寶象又改神武

五年李日尊死其子乾德嗣來告哀詔遣使弔贈授乾德襲封如故乾德幼母黎氏號太妃與宦人李尚吉同主國事于是知桂州沈起籍溪峒丁為王民擅納知恩債州農善美于內地帝慮其妄發以激蠻禍亟罷之代以劉彝乾德乞遷善美并其屬民七百人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不許彝又言廣源州劉紀以兵畧邕管歸化州儂智會其子進安逆戰有功詔授進安供奉官初廣西屯北兵二十指揮交人畏之彝奏罷正兵而用鎗仗手分戍聽偏校言以為安南取大治戈船交人來互市率皆過絕表疏上訴亦不得通

八年冬交人遂分三道入寇一自欽州一自廣府一自崑崙關陷欽廉二州廉土兵丁八千守城皆驅令負擔登舟已而盡殺之又陷邕州殺守將蘇絨屠其民五萬餘口詔以趙高為安南道行營都總管經畧招討使李憲為副使帥大軍南征尋罷憲而以宣徽

南院使郭達為招討使改高副之

時王安石為相欲求邊功用沈起知桂州妄議有攻
取之議及劉彛相繼遣官入海峒集土兵為里保甲
繼命于海濱集舟師預教水戰禁止州縣與交人貿
易交人疑之遂舉衆分道入寇衆號八萬圍邕州十
月臨欽州至是臨廉州所破城邑必為露布揭之擢
路言所部叛入中國者官吏庇匿訴桂管不報故
我率兵追捕叛者又言桂管黥閱溪峒丁言欲見伐
又言中國作青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
急救安石怒發趙高為安南招討使總九將進討李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憲燕達為副仍自草制諭之制詞有云天示助順既
兆布新之祥人知悔亡咸懷敵愾之志安石最不信
洪範災異之說慧星乃推交趾云正月臨邕州廣西
都監張守節率兵救邕州敗于崑崙關死之州被圍
四十日知州蘇緘日夜行勞士卒緘以神臂弓射殺
人不可勝計交人欲引去會有教賊囊士傳城而濟
者遂陷緘曰吾義不死賊手乃還州命其家三十六
人皆先死于坎縱火自焚賊至求緘不得殺吏卒民
丁且萬餘人并欽廉死者數十萬人並毀其城初邕
州受圍久儲糧既竭皆饑渴飲井泉水多病死相枕

而民無叛志尋贈絨奉國軍節度謚忠勇賜京城甲第一區土田十頃官其親族十人以其子元為閣門祇候尋召募舟師副將賜討便殿上撫慰甚至且言邕州若非卿父守禦如廉欽二州賊至破乘勝奔走則象桂林皆不得保矣昔張巡許遠以睢陽蔽捍江淮戴之卿父誠遠矣初安石秉政欲立邊功於是獻言者謂交趾已為占城所敗衆不滿萬亦可計日取安石仍以沈起知桂州起于南方千賞妄自擅招納以罪罷之安石又用劉彝代之彝至復生事于是交人舉寇乃竄起邕州彝隨州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九年十二月郭逵等破交趾蠻于決里隘次富良江蠻于以精兵乘船逆戰逵擊破之殺其王子洪直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富良去其國不遠逵不敢渡官軍八萬死者什六得其廣源州門州恩浪州蘇茂州及机鄉縣而還逵高皆罪詔改廣源為順州命西上閣門使陶弼知州事餘皆即用其酋長乾德乞再修職供貢還所奪州縣詔報之曰卿撫南交世受王爵而乃背德姦命竊暴邊軍棄祖考忠順之圖煩朝廷討伐之舉師行深入勢威始歸迹其罪尤在所絀削令遣使脩貢上章致恭詳觀詞情灼見悛悔

朕撫綏萬國不異爾遐但以邕欽廉之民遷劫交陝
久失鄉井候盡送還省界即以廣源等賜交州乾順
初約歸三^州失官吏千人久之才送民二百二十一口
男子十五以上皆刺額曰天子兵二十以上曰投南
朝婦人刺左手曰官容以舟載之而泥其戶牖中設
燈燭每日行一二千里則止而偽作更鼓以報凡數
月乃至蓋以給示海道之遠也順州落南深至置戍
鎮守被罹瘴霧多病疫陶弼亦終于官朝廷知其無
用乃悉以四州一縣還之然廣源舊隸邕管羈縻本
非交陝所有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初王安石與吳充以交陝事爭于神宗前安石以為
可取充曰得之無益至是李乾德降神宗許之師還
謂高有功而達玩敵貶左衛將軍西京安置遷高為
右直言龍圖閣知桂州彭百州編交陝事前之功有
高而達有逗留之罪若後則謂功在達而高不預姑
兩存之

許仲宣字希稟青州北海人舉進士中等解褐曹州
主簿初調引對于便殿擢受太子中允知北海軍及
征南步軍轉運使神宗興兵討交陝不利仲宣以交
陝炎熱瘴癘士卒未戰死者十二三雖得之不能守

抗疏極陳其事又恐論稽緩即以便宜從事罷其兵命諸郡開府出緡錢賞賜士卒自劾矯詔之罪太子嘉之降璽書褒論仲宣即檄以論交州渠帥遂欲內附脩職貢遷仲宣諫議大夫領軍使如故元豐五年獻馴象二犀角象齒百六年交趾以追捕儂智會為辭犯歸化州又遣其臣黎文盛來廣西辦理順安歸境界經畧使熊本遣左江巡檢成卓與議文盛稱陪臣不敢爭執詔以文盛能遵乾德順恭之意賜之袍帶及絹五百疋仍以八隘之外保樂六縣宿桑二峒予乾德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哲宗元祐元年詔加李乾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乾德數上表求忽惡忽陽峒地詔不許二年交趾遣使入貢進封李乾德為南平王徽宗建中靖國及崇寧間累加李乾德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大觀初交趾貢使至京師乞市書籍有司言法不許詔嘉其慕義除禁書卜筮陰陽歷算術數兵書勅令時務邊機地里外餘書許買政和末詔以交人自熙寧以來全不生事特寬和市之禁宣和元年詔加李乾德守司空

南宋

高宗建炎元年李乾德上表乞禁本道邊兵逃入省地詔令廣西經畧司約束

四年交趾入貢詔以邊事未寧免使人詣闕所進方物除華靡不受餘就界所交從本路提刑司依例計價回賜其表迎進令學士院降勅書回答自後每遇入貢即行之

楊友紹興初為欽州太守以交趾遣使爭田地界友植鐵鎗于庭曰若必要地界請鏖戰一場交使惕息而退其邦人猶志之呼楊鐵鎗

紹興二年李乾德死贈侍中追封南越王子陽煥嗣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授靜海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尉封交趾郡王賜推誠順化功臣

八年李陽煥死以轉運副使朱芾充吊祭使賜陽煥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南平王子天祚嗣授官如其父初封之制賜衣二襲六事禦仙花金帶銀匣塗銀金器二百兩衣著二百疋鞍轡一副馬二匹天祚遣貢故有是命

九年詔廣西帥司毋受趙智之人貢初乾德有側室子奔大理變姓名為趙智之自稱南平王聞陽煥死大理遣歸與天祚爭立求入貢欲假兵納之帝不許

十七年詔文思院製鞍韉以賜李天祚

二十一年累加李天祚崇義懷忠保信嚮德安遠承和功臣

二十六年命右司郎中汪應辰宴安南使者於玉津園是歲八月李天祚遣使李國等以金珠沉水香翠羽良馬馴象來貢詔加天祚檢校太師增食邑

三十年冬十二月獻馴象高宗謂大臣朕不欲異獸勞遠人可令師臣詳論今後不必以入貢

孝宗興隆二年李天祚遣使尹子思鄧碩巖等貢金銀象齒香物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乾道六年累加李天祚歸仁協恭繼美遵度履正彰善功臣

九年李天祚復遣使入貢自上即位每安良遣使來邊吏以聞諭使歸國至是復遣尹子思李邦正求入貢懇忱備至上嘉其善意許之詔館于懷遠驛禮部以安南使久不至移文容省詢訪土俗人物圖畫衣貌如舊制焉于時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范成大言本司經畧諸蠻安南在撫綏之內其陪臣豈得與中國王官抗禮政和間貢使入政皆庭參不復報謁宜遵舊制于禮為得朝廷從其請

淳熙元年正月引見安南進奉副使二月詔安南入貢禮意可嘉令有司討論賜國名典故以聞于是特賜安南國名制封南平王李天祚為安南國王仍加號守謙功臣上以天祚嗣位四十年故厚其禮封以安南國焉舊日章奏行移止稱安南道加封之後浸自尊大文書稱國不復可改矣押伴安南進奉梁衍言安南入貢所過州縣差夫數多自靜江水路可至容州又自北流遵陸一百二十里至鬱林自鬱林州水路可至廉州皆有回脚鹽船運鹽牛可雇自廉航海一日之程即交趾則從靜江而南二千餘里可不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不役一夫而辨詔逐路即臣詳具陳行既而尹子思等以為涉夏水溢乞依例由欽州路以歸

二年安南國請印以安南國王之印六字為文賜之其印比附樞密尚書省印方寸仍給牌皆以銅鑄塗金為飾

三年賜安南國歷日李天祚死有司言其子未有封爵欲作賜安南國王嗣子龍翰勅書從之

四年李龍翰嗣位授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特封安南國王加食邑仍賜推誠順化功臣其王初立即封趾郡王久

之進南平王死則封侍中南越王時詞臣周必大行制曰即樂國以肇封既從世襲極真王而錫命何待次升言不復封郡王蓋異禮也

五年李龍翰遣使上表貢方物稱謝

九年詔卻安南所貢象以其無用而煩民他物止受什一

十六年累加李龍翰守義奉國履常懷德功臣

光宗紹熙元年經畧司言安南國脩章表備土宜貢賀詔受一分于界首交割本司又言紹興中壽皇登極貢物皆盡受今若止受什一之數卻恐本國致疑

東武劉澥廣文公詩

禮部勘當如隆興例全受不回賜

寧宗慶元元年賜李龍翰衣帶器幣累加謹度思忠濟美勤禮保節歸仁崇謙協恭功臣及食邑

嘉定五年李龍翰死詔以廣西運辦陳孔碩充吊祭使特待贈侍中依前安南國王制以其子

崑襲封其爵位給賜如龍翰始封之制仍賜推誠順化功臣其後謝表不至遂輟加恩崑死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遂為其婿陳日昳所有李氏有國自公蘊至吳崑凡八傳二百二十餘年而國亡

安忠王李氏宗室也號閣菴寬仁愛士與其下談諧

滑稽每抵忤之不以爲介安忠舟行夜泊橋下聞歌者曰西風冷衣著無常耿耿時光迅速老催人百事忙誰復者乃豁然頓悟棄家遠隱

威明王某李宗子也隨李聖王攻占城道過布政威明以楯鼻戲揚沙磧倏爾成山又以劍截甕之中斷而水不流觀者驚異兵還卒于布政郡人哀之立祠祭禱輒應郡有攘竊者即立死民調威明殛之俗隨以化至今道不拾遺

理宗淳祐二年詔安南國王陳日熒元賜勅忠順化保節功臣增守義二字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寶祐六年詔安南情狀巨測申餘邊備

景定二年安南供象二

三年安南表乞世襲詔陳日熒授檢校太師安南國大玉加食邑男威晃授靜軍節度使觀察處置使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南國王效忠順化功臣賜金帶器幣鞍馬

日熒遣使入貢理宗回賜禮物并獎諭詔即令廣西經畧使賜之遣武節郎劉曷賚詔入安南諭旨

度宗咸淳五年詔安南國王父日熒國王威晃加食邑

八年明堂禮成詔安南陳日暉成晃各加食邑賜鞍馬等物

陳仲微字致廣瑞州人宋理宗嘉熙戊戌登第咸淳間為朝士嘗論賈似道以是連斥外任轉徙嶺南元至元丙子元軍入臨安以帝顯歸二王航海仲微從瓊外入見至廣州擢為吏部尚書使召其丞相陳宜中宋亡仲微入安南陳光昺尤加禮遇常作詩云死為越

國歸鄉鬼生作南朝拒諫臣數年卒葬于安南張宏毅哀詞云交外方返虞翻骨靈武誰明杜甫心後安南國弟陳瑾坐罪陰遣仲微子陳文孫詣北乞師伐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安南甲申冬大兵南討鎮南王權授陳文孫為千戶引導日烜怒斧仲微之棺

曾淵子字廣微撫州人宋理宗淳佑庚戌登第由侍從知隆興兼安撫召并臨安府尹就參政府乙亥春以臺端貶雷外至元丙子元兵入抗以帝顯歸二王浮海至廣州淵子入見授廣西宣慰使兼知雷外戌寅復拜侍讀加金紫光祿大夫端宗崩厓山之敗叅政陸秀夫負帝昺沉于海淵子赴水為其下所援不死乃寄身蘇劉義舟中馬旺等殺劉義以劉淵子奔安南陳日烜禮遇之至元甲申冬大兵入安南淵子

歸服後不知所終

蘇景由宋安撫劉義子也至元丙子元兵入臨安二
王航海其父為廣東西策應大使加少保厓山亡義
不降言寧葬魚腹遂為馬王復馬旺等殺之共推何
文傑為長以劉義妻屬焉時景由纔十歲文傑即領
衆歸安南景由以父冤白陳日烜王令檢法官丁拱
垣推問文傑厚賂之拱垣曰是未附我時事不必詰
問至元甲申冬官兵入安南文傑舉衆降景由後以
其事訴鎮南王憫之令人廉問得實斬文傑景由後
師還北遣歸故里

越嶠書卷之五

宜山李文鳳編次

元

睿宗癸丑歲世祖即平雲南留大帥兀良合解經
畧丁巳冬命大帥統師自雲南途經安南邊邑欲
出邕桂會大兵於鄂以征宋十二月師次弩原國
主陳日照遣士卒乘象迎敵時太師子阿木年十
八率善射者射其象象驚奔反蹂其象大潰翌日
陳日照斷扶鹵橋對岸而陣師欲濟永測淺深乃
沿江仰空射之驗箭墮水而不浮者知為淺處即

以騎兵濟馬躍登岸冀而擊安南兵潰大軍繼殺萬人斬其宗子富良侯陳日照乃降于是班師明年春陳光昂上表納款臣附遣使貢方物憲宗七年丁巳冬十一月兀良合台伐交趾敗之入其國安南王陳日照竄于海島遂班師初兀良合台從世祖平大理世祖還留兀良合台攻諸夷之未附者至是以兵次交趾先遣使二人往諭之不返乃遣徽徽都等各將千人分道進兵安南京北洮江上復遣其子阿朮往為之援并覘其虛實交人亦盛陳兵衛阿朮遣軍還報兀良合台倍道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兼進令徽徽都為先鋒阿朮居後為殿十二月兩軍合交人震駭阿朮乘之敗交人水軍虜戰艦以還兀良合台亦破其陸路兵又與阿朮合擊大敗之遂入其國日照竄海島得前所遣使於獄中以破竹束體入膚比釋縛一使死因屠其城國兵留九日以氣候鬱熱乃班師復遣二使招日照還見國都皆已殘毀大發憤縛二使遣還兀良合觥兵至安南陳日照遣陪臣學士某來貢方物

是年安南始臣于元後二年世祖即位陳日照遣

使上表稱賀貢方物詔封日照為安南國王遣禮部郎中孟甲禮部員外郎李文俊充安南宣諭使八年戊午二月安南陳日照傳國于長子光弼改元紹隆夏光弼遣其婿與其國人以方物來見元良合台送詣行在所別遣訥刺丁往諭之曰昔吾遣使通好爾等執而不返我是以有去年之師以爾國主播在草野復令二使招安還國爾又縛還吾使今特遣使開諭如爾等矢心內附則國主親來若猶不悛明以報我光弼曰小國誠心事上則大國何以待之訥刺丁還報時諸王不花鎮雲南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元良合台言于王復遣訥刺丁往諭使遣使偕來光弼遂納款且曰侯降德音即遣子弟為質王命訥刺丁乘傳入秦世祖是年日照死

陳遂陳日照甥國封威文王聰明好學自號岑樓有文集傳世詩云古來何物不成土死後惟詩可勝金槐姪文憲侯云山豈忍埋成器玉月空自照少年冤遂年叁拾肆卒國人惜之

陳氏女不嫁異姓此其驗也

陳晉陳日照用為左藏遷翰長常作越志黎秦愛州人温恭博學陳日照用為翰長丁巳冬隨王拒元良合解兵敗與王并馬馳有范其隻領

兵救王官兵殺其隻大王走免至今美溝纔登舟
騎兵追至亂射王秦以舟板翼之僅免以功封秦
為保文侯入內判首

黎休才行俱備為昭明王傳遷檢法官修越志萬
春妃姓名未詳父母居萬春里因名焉少清淑長
將嫁同里文士蕭雅國生聞其美納入宮中寵次
妃十載餘而萬春獨念蕭之聘雖居寵貴非志願
也嘗托疾求出宮醫療國主許之俾還故里時雅
已入仕有政績擢清化府路安撫使任解歸偶喪
由是妃與雅復為夫婦如初僅十年雅卒停柩子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家每以吉葬無期日夜撫棺號泣三年氣絕而死
國人哀之

戒珠戒行精嚴祈雨輒應陳日照嘗置甕庭中師
致雨盈甕內外無滴滴王嘉禮之

其幻術

其國最高佛教
故僧徒得以售

還元儒人學佛又歸俗尚國姑瑞姿陳日照封為
列侯常律瑞姿以正由是反目尋為道士工詩賦

爰游泉石王命為道錄

俗呼道錄侯

世祖中統元年十二月以孟甲為禮部郎中充南
諭使李文俊為禮部員外郎充副使持詔往諭安

南仍戒甲等曰如交趾遣子弟入覲當善視之母
致寒暑失節重勞苦之也

二年春二月孟甲自安南還陳光昺遣其族人通
侍大夫陳奉公員外郎諸衛寄班阮琛員外郎阮
演詣闕獻書乞三年一貢帝從其請

三年秋九月以西錦三蜀錦六賜陳光昺復降詔
曰卿既委質為臣其自中統四年為始每三歲一
貢可選儒士醫人及通陰陽卜筮諸色人匠各三
人及蘇合油光香金銀硃砂沉香檀香犀角玳瑁
珍珠象牙綿白磁蓋等物同至仍以訥刺丁充連

陳武劉燕庭氏校鈔

魯花赤佩虎符往來安南國中

四年冬十一月訥刺丁自安南還陳光昺遣楊安
養充員外郎及內令武復桓書舍阮求中翼郎范
舉等奉表入謝帝賜來使玉帶繒帛藥餌鞍轡有
差遣殿前范巨地陳喬來貢象優詔令安南三歲
一貢

至元二年秋七月安南使還復優詔答之仍遣侍
郎竇瑞府郎中張立道奉使安南諭旨賜厯及頒
改元詔書

三年冬十二月陳光昺遣使楊安養上表三通其

一進獻方物其二免所索秀才工匠人其三願請
訥刺丁長為本國達魯花赤

四年秋九月安南使還答詔許之仍賜陳光弼玉
帶金繒藥餌鞍轡等物未幾復下詔諭以六事一
君長親朝二子弟入質三編民數四出軍後五輸
納稅賦六仍置達魯花赤統治之冬十一月又詔
諭光弼以其國有回鶻商賈欲訪以西域事令發
遣以來是月詔封皇子為雲南王往鎮大理鄯闡
交趾諸國

五年秋九月以忽籠海牙代訥刺丁為達魯花赤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張庭軫副之復下詔徵高賈回鶻人遣大夫范崖
周覽貢

六年冬十一月陳光弼上書言高賈回鶻一名伊
溫死已日久一名婆婆娑尋亦病死又據忽籠海牙
謂陛下須索巨象數頭此獸軀體甚大步行甚遲
不如上國之馬伏候勅旨於後貢之年當進獻也
又具表納貢別奉表謝賜西錦幣帛藥物

七年冬十一月中書省移牒陳光弼言其受詔不
拜待使介不以王人之禮遂引春秋之義以責之
且令以所索之象與歲貢偕來又前所貢藥物品

味不佳所徵回鶻輩托辭欺誑自今以往其審察之尋命也實訥為安南達魯花赤歿於其國陳光弼遣大夫黎陀丁拱垣貢

八年冬十二月陳光弼遣大夫馮莊阮元人貢且復書言本國欽奉天朝已封王爵豈非王人乎天朝奉使復稱王人與之均體恐辱朝廷况本國前奉詔旨令依舊俗凡受詔令奉安于正殿而退避別室此國舊典也來諭索象前恐忤旨故依違未敢直對實緣象奴不忍去家難于差發又諭索儒醫工匠而陪臣黎仲陀等陛見之日咫尺威光不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開詔諭况中統四年己蒙原宥令復諭及豈勝驚愕惟閣下其念之

九年以葉式捏為安南達魯花赤李元副之

光弼遣其大夫段子來黎克遜貢方物

十年正月葉式捏卒命李元代式捏以合撒兒海

牙副之中書省復牒光弼言比歲奉使還者言王

每受天子詔令但拱手不拜與使者相見或燕席

加於使者之上令覽來書自謂既受王爵豈非王

人乎考之春秋叙王人於諸侯之上釋例云王人

蓋下士也夫五等邦君外臣之貴者也下士內臣

之微者也以微者而加貴者之上蓋以為重也後世列王為爵諸侯之尤貴者顧豈有以王爵為人者乎王寧不知而為是言耶抑辭令之臣誤為此言耶至於天子之詔人臣當拜受此古今之通義不容有異者也乃云前奉詔旨並依舊俗本國遵奉而行凡受詔令奉安於正殿而退避別室此舊典禮也讀之至此實頓驚訝王之為此言其能自安於心乎前詔旨所言蓋謂天壤之間不啻萬國國各有俗驟使變革有所不便故聽用本俗豈以不拜天子之詔而為禮俗也哉且王之教令行于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國中臣子有受而不拜者則王以為何如君子貴於改過紕想高明其亮察之

十一年陳光弼遣大夫童子治黎文隱來貢

十二年正月陳光弼上表請罷本國達魯花赤二月復降詔以所貢之物無補于用諭以六事且遣合撒兒海牙充達魯花赤仍令子弟入侍復遣尚書合撒兒海牙侍郎李克忠召陳光弼入見以久疾辭

十三年二月陳光弼遣黎克復黎文粹入貢以所奏執鄆闡輸納貢物事屬不敬上表謝罪并乞免

六事

十四年陳光弼死國人立其世子日烜遣中待大夫周仲彥中亮大夫吳德邵來朝大夫潘公直阮必炤來貢

遣大夫黎克復黎文粹貢會大兵平宋明年復等由湖廣還國

愛川黎蒨記元伐安南始末云中統二年制封陳日照為安南王至元間景徽入見以疾不朝丁丑年薨世子陳光弼立上遣使召每辭以疾至元壬午右丞峻都左丞劉深政阿里用兵占城朝廷遣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使論安南假道助軍給糧世子不聽至元甲申冬復命鎮南王脫懽平章阿里海牙等進兵助戰城迨十二月二十日甲子師次安南界分道萬戶李羅合答而招討阿深西由丘溫縣進怯薛撒畧而萬戶李邦憲東由急嶺進王大兵繼之東兵破可利隘嬰兒閣獲間諜人杜偉等斬之其宗長興道正陳峻守內傍閔二十七日庚子大軍擊破退守諒江州又敗走獲船四十艘西兵破之凌隘即老鼠閔至乙丑正月九日壬午世子自將十萬衆大戰于排難元帥烏馬兒招討納海鎮撫孫林德以

所獲船破之十三日丙戌世子守瀘江又潰走鎮南王渡江宴其宮庭敵俘受戮二十一日壬辰破天漢隘斬其將保義侯其重世子退守海市隘築埤木截江西戰官兵上下交射衆大潰時大王咬竒右丞咬都左丞唐古戴叅政黑的奉旨由占城進兵入布政府攻其後世子遣弟昭文王陳邁侯鄭廷瓚拒于又安敗走世子勢急遣兄子張憲侯陳鍵迎戰于清化持久力弱無援彰憲遂與黎崩等以其兵降二月二日乙巳咬竒率騎兵涉衛布涇口破彼衆殺其將丁奢阮添福三日丁巳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鎮南王破世子兵于大黃江其宗子文義侯陳季峻以全家降六日己酉咬竒率彰憲等破國弟大師陳啟兵于富津渡斬首千級清化長安悉降世子懼遣宗人忠憲侯陳陽請和繼遣近侍官陶堅奉國妹于鎮南王乞解兵王令艾千戶往諭既欲請和曷不躬自来議世子不聽三月九日咬竒唐古戴舟師入海圍世子于三峙幾獲之阮强等與世子免獲其金帛子女十五日戊子國弟昭國王陳益稷率其屬來附峻都復入清化招來附者夏四月安南乘虛攻復羅城五月五日丁丑咬竒與

萬戶囊弩伏兵其宮擊散乃渡瀘江會鎮南王翼日班師安南兵追至南柵江右丞李恒殿退之斬興道王義勇陳紹時峻都聞大兵既還始自清化回軍沿途日夜與彼戰擒其將陳陀乏阮盛等至拜卿峻都部將禮脚張叛率彼衆與我戰咬都躍馬墮水死軍遂陷惟烏馬兒萬戶劉珪以輕舟脫獨小李戰撫單舸于後戰不勝自刎世子義令人敕厚活而遇之是冬內附陳益稷等驛至京師拜覲至元丙戌春三月制封陳益稷為安南國王陳秀峻為輔義公同附官吏授爵有差至元丁亥朝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廷復興師討取安南國王就國王命平章奧魯亦等將江淮江西湖廣雲南四省蒙古漢軍廣西峒兵海南黎兵海道運糧萬戶張文虎等十萬師受鎮南王節制秋九月師興自鄂十月二十八日己酉至來賓分道叅政烏馬兒樊楫率萬八千人烏未及張玉劉珪等統兵數萬戰船五百運船七十艘欽州進十一月十一日戊戌舟師先進經萬寧綠水口被將仁德侯陳柳伏兵浪山將斷我後覺之即夜園山遲月擊走溺死者衆擒數百人獲船數十艘烏馬兒乘勝前驅不顧糧船居後失援糧

陷二十三日庚戌陸師至祿州分道右丞程鵬飛
叅政索羅吞兒由支凌隘王大軍由可利隘右丞
阿八赤先鋒並進右丞愛魯亦自雲南進兵至三
大江與弟陳邁戰擒其將何映黎石十二月三日
己未陸師纔至屯四十原王以糧陷令烏馬兒督
其兵掠安南糧餉饋之右丞程鵬飛左丞阿里劉
江築木城于普賴至靈山二儲糧贍兵二十三日
乙卯王又分兵進擊樊叅政舟師墮王抵北江彼
塞江口伏兵葉林擊走之舟師出瀘江世子兵潰
時省都事侯師達萬戶侯某名未詳焦千戶等以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各翼餘兵僅五千偕崩自思明續進二十八日甲
申入內傍閔與彼兵衆日夜戰力屈霄漬侯都等
死崩詣舊路引萬戶千戶與安南國王男陳昱僉
事阮領府判黎宴等率餘騎死戰出閔免二十九
日乙酉王西渡瀘江阿八赤沿東岸破賊子隘世
子退守海沛隘大兵擊破之至元戊子正月四日
乙丑王還舊屯烏馬兒由海道出迎張文虎續進
糧艦十一日丙申與彼戰于多魚口潮落而散張
文虎先遇敵于多邦口糧陷乘車舸走還欽州二
月世子遣從兄興寧王陳嵩屢來約降故老我師

衣乃遣其敢死者劫諸營王怒命萬戶解震焚城
 左右諫止神弩總管賈若愚獻言曰地熱水濕糧
 匱兵疲遂班師水道將校告曰糧艦兩入俱陷不
 若毀舟從陸為上計王欲聽左右阻之三月三日
 丁亥右丞程鵬飛僉省達木率騎兵逆舟師過東
 湖市阻水乃還故橋梁皆為彼斷以俟我戰程右
 丞即詢所獲鄉老夜引從他道馳及大軍出內傍
 闕彼又伏兵攻斷我萬戶答剌赤劉世英擊走擒
 其將范籌沅騎斬之七日辛卯舟師至竹洞彼兵
 追戰劉珪擊退獲二十艘烏馬兒不由海還却由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白藤江遇敵烏馬兒自領精兵逆戰樊叅政獲峯
 為應潮退軍陷王聞彼兵掘陷馬竄守女兒關遣
 思明州牧黃堅引由他道徑至祿州全師歸

按前記與

元史互備
兩存之

十五年八月遣禮部尚書柴椿會同館使哈剌脫
 因工部郎中李克忠工部員外郎董端同黎克復
 等持詔往安南諭陳日烜入朝受命初使傳之通
 也止由鄩闍黎化往來帝命柴椿自江陵直抵邕
 州以達安南傳旨曰汝國內附二十餘年汝父受
 命為王汝不請命而自立今後不朝異日朝廷加

罪將何以逃其責請熟慮之日烜謝曰先君棄世子初嗣位天使之來開諭詔書使予喜懼交戰於宵中竊聞宋主幼小天子憐之尚封公爵于小國亦必加憐若親朝之禮予生長深宮不習乘騎不諳風土恐死于道路于弟太尉以下亦皆然天使回謹上表達誠兼獻異物椿曰宋主年未十歲亦生長深宮如何亦至京師但詔旨之外不敢聞命且我四人實來石汝非取物也日烜辭以居喪遣陪臣鄭庭璜杜國計入貢

十六年陳日烜遣中贊杜國計鄭庭璜奉表陳情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言孤臣稟氣軟弱恐道路艱難徒暴白骨致陛下哀傷而無益天朝之萬一伏望陛下憐小國之遠令臣得以鰥寡孤獨保其性命以終事陛下此孤臣之至幸小國生靈之大福也兼貢方物及二馴象

是年留來使鄭庭璜復命柴椿引杜國計還諭入覲世子以疾辭柴公以理詰難之世子懼遣族叔陳遺愛代覲黎仲佗副之遣大夫陳國寶貢

十八年十月立安南宣慰司以不願帖木兒為叅知政事行宣慰使都元帥設僚屬有差詔立陳遺

愛為安南王加授柴椿行安南宣尉都元帥李振副之領兵送遺愛就國命不顏帖木兒為達魯花赤至永安州界國人弗納遺愛懼夜先逃歸世子遣陪臣迎柴公入國諭旨尋遣大夫黎弩鄧石點米貢

十九年壬午命右丞唆都征占城

二十年以陳日烜累召不朝命荆湖占城等處行中書省諭安南假道助右丞唆都征占城阿里海牙以書抵日烜俾助兵糧鄂州達魯花赤趙翥往諭日烜尋復遣使賫璽書繼諭之日烜遣中亮大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夫丁克紹中大夫阮道學等持方物從翥入覲又遣中奉大夫范至清朝請郎杜抱真等赴省計事且致書于平章言添軍一件占城服事小國日久老父惟務以德懷之迨于孤子之身亦繼承父志自老父歸順天朝三十餘年于茲干戈永不復用軍卒毀為民丁一資天朝貢獻一示心無二致幸閣下矜察助糧一件小國地勢瀕海五穀所產不多一自大軍去後百姓流亡加以水旱朝飽暮饑日不暇給然閣下之命所不敢違擬於欽州界上永安州地所俟候輸納續諭孤子親身赴闕面奉

聖訓老父在時天朝矜憫置之度外今老父亡沒
孤子居憂感病至今尚未復常况孤子生于遐陬
不耐寒暑不習水土艱難道途徒暴白骨以國陪
臣往來尚為冷氣所侵或十之五六或死者過半
閣下亦已素知惟望曲為愛護敷奏天朝庶知孤
子宗族官吏一一畏死貪生之意豈但孤受賜抑
一國生靈賴以安全享此長久自天之福也
日烜遣大夫阮文彥自舍未貢會王師再舉留文
彥等數年放還國

二十一年陶秉正使安南還陳日烜復上表陳情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又致書于荆湖占城行省大意與前書畧同又以
瓊州安撫使陳仲達聽鄭天祐言交趾通謀占城
遣兵二萬及船五百隻應援又致書行省其畧曰
占乃小國內屬大軍致討所當 然未嘗敢出一
言蓋天時人事小國亦知之矣今占城遂為叛逆
執迷不復是所謂不能知人者也知天知人而反
與不能知天知人者同謀雖三尺童兒亦知其弗
與况小國乎幸貴省察之八月日烜弟昭德王陳
璨致書于荆湖占城行省自願內附

鎮南王征占城師次永州安南興道王率衆屯衝

要以拒王師十一月師至殺其守兵分六道進興
道王復以兵扼萬劫進擊敗之行省右丞唆都言
交趾與真蠟占城雲南暹緬諸國接壤可即其地
立省及于車里潮州毗蘭三道屯軍鎮戍因其糧
餉以給士卒庶免海道轉輸之勞二十二年占城
行省言鎮南王昨奉旨統軍征占城遣左丞唐兀
斛馳驛往占城約右丞唆都将兵會合又遣理問
官曲烈宣塔海撒里同安南使阮道學等持行省
公文責日烜運糧送至占城助軍鎮南王路經近
境令其就輸比官軍至衡山縣聞日烜從兄興道

東武劉燕民校鈔

王陳峻提兵境上既而曲烈塔海撒里引安南中
亮大夫陳德鈞朝散郎陳嗣宗以日烜書至言其
國至占城水陸亦便願隨力奉獻軍糧及官軍至
永安州日烜移牒邕州言貢期擬取十月請前塗
預備丁力若鎮南王下車之日希文垂報行省命
萬戶趙修已以已意復書移公文令開路備糧親
迎鎮南王及官軍至邕州安南殿前范海崖領兵
屯可蘭韋大助等處至思明州鎮南王復令移文
與之至祿州復聞日烜調兵拒守丘溫立急嶺隘
路行省遂分軍兩道以進日烜復遣其善忠大夫

阮德與朝請郎阮文翰奉書與鎮南王言不能親見末光然中心欣幸以往者欽蒙聖詔云別勅我軍不入爾境今見邕州營站橋梁往往相接實深驚懼幸俯照忠誠少加矜恤又以書抵平章政事乞保護本國生靈庶免逃竄之患鎮南王命行省遣總把阿里持書與德同往諭日烜以興兵之故實為占城非為安南也至急保縣地安南管軍官阮盡屯兵七源州又村李縣短萬劫等處俱有興道王兵阿里不能進行省再命倪閏往覘虛實斟酌調軍然不得殺掠其民未幾撒塔兒解李邦憲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孫祐等言至可離隘交兵拒敵祐與之戰擒其管軍奉御杜尾杜祐始知興道王果領兵迎敵官軍過可離隘至洞板隘又遇其兵與戰敗之其首將秦岑中傷死聞興道王在內傍隘又進兵至變住村諭其收兵開路并迎鎮南王不從至內傍隘奉令旨令人招之又不服官軍遂分六道進攻執其將大僚班段台興道王逃去追至萬劫攻諸隘皆破之興道王尚有兵八千餘艘距萬劫十里遂遣兵士於沿江永船及木釘灰置場打造選各翼水軍令烏馬兒拔都部領數與戰皆敗之得其江岸

遺棄文字二紙乃日烜與鎮南王及行省平章書復稱前詔別勅我軍不入爾境今以占城既臣復叛之故因發大軍經由本國殘害百姓是太子所行違悞非本國違悞也伏望勿外前詔勒回大軍本國當其貢物馳獻復有異於前者行省復以書抵之以為朝廷調兵討占城屢移文與世子俾開路備糧不意故違朝命俾興道王輩提兵迎敵射傷我軍與安南生靈為禍者爾國所行也令大軍經爾國討占城乃上命世子可詳恩爾國歸附已久宜體皇帝涵洪慈憫之德即令退兵開道安諭

東武劉應進大校鈔

百姓各務生理我軍所過秋毫不擾世子宜出迎鎮南王共議軍事不然大軍止於安南開府因令其使阮文翰達之及官軍獲生口乃獮月烜調其聖翊等軍船千餘艘助興道王拒戰鎮南王遂與行省官親臨東岸遣兵攻之殺傷甚衆奪船二十餘艘興道王敗走官軍縛棧為橋渡富良江北岸日烜沿江布兵船立木柵見官軍至岸即發砲大呼求戰至晚又遣其阮奉御奉鎮南王及行省官書請小却大軍行省復移文責之遂復進兵日烜乃棄城遁去仍令阮效銳奉書請罪并獻方物且

請班師行省復移文招諭遂調兵渡江壁于安南
城下明日鎮南王入其國宮室盡空惟留屢降詔
勅及中書牒文盡毀外有文字皆其南北邊將報
官軍消息及拒敵事情日烜僭稱大越國主憲天
體道大明光孝皇帝陳威冕禪位于皇太子立太
子妃為皇后上顯慈順天皇太后表章於上行使
吳天成命之寶日烜即居太上皇之位見立安南
國王係日烜之子行紹實年貌所居宮室五門額
書大典之門左右掖門正殿九間書天安御殿正
南門書朝天閣又諸處張榜云凡國內郡縣假有

東武劉燕庭氏抄

外寇至當死戰或力不敵許于山澤逃竄不得迎
降其隘險拒守處俱有庫屋以貯兵甲其棄船登
岸之軍猶衆日烜引宗族官吏于天長長安屯聚
興道王范殿前領兵船復聚萬劫江口阮盞駐四
路求平行省整軍以備追襲而唐兀解與唆都等
兵至自占城與大軍會合自入其境大小七戰取
地二千餘里王宮四所初敗其昭明王兵擊其昭
孝王大僚護皆死昭明遠遁不敢復出又于安演
州清化長安獲亡宋陳尚書婿交趾梁奉御及趙
孟信棄郎將千四百餘人萬戶李邦憲劉世英領

軍開道自永平入安南每三十里立一寨六十里
置一驛每一寨一驛屯軍三百鎮守巡邏復令世
英立堡專提寨驛公事右丞寬徹引萬戶忙古解
孛羅哈答兒由六路李左引烏馬兒拔都由水路
敗日烜兵船擒其建侯陳仲日烜逃去追至膠海
口不知所往其宗族文義侯父武道侯及子明智
侯婿張懷侯并張憲侯亡宋官曾叅政蘇少保子
蘇寶章陳尚書子陳丁孫相繼率衆來降唐兀解
劉珪皆言占城無糧軍難久駐鎮南王令唆都引
元軍於長安等處就糧日烜至安邦海口棄其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楫甲仗走匿山林官軍獲船一萬艘擇善者乘之
餘皆焚棄又于陸路追三晝夜獲生口稱上皇世
子止有船四艘興道王及其子三艘太師八十艘
走清化府唆都亦報日烜太師走清化烏馬兒拔
都以軍一千三百人戰船六十艘助唆都襲擊太
師等復令唐兀解沿海追日烜不知所往日烜弟
昭國王陳益稷率其本宗與其妻子官吏來降乃
遣明里昔班等送彰憲侯文義侯及其弟明誠侯
昭國王子義國侯入朝文義侯得北彰憲侯義國
侯皆為興道王所執彰憲侯死義國侯脫身還軍

中官軍聚諸將議交拒官軍雖數敗散然增兵轉多官軍困乏死傷亦衆蒙古軍馬亦不能施其技遂棄其京城渡江北岸決議退兵屯思明州鎮南王然之乃領軍還是日劉世英與興道王寧王兵二萬餘人力戰又官軍至如月江日烜遣懷文侯來戰行至冊江擊浮橋渡江左丞唐兀解等軍未及渡而林內伏發官軍多溺死峻都戰沒李恒為後拒力戰以衛鎮南王藥矢中其左膝歸至思明州毒發而卒唐兀解等馳驛上奏七月樞密院請調兵以今年十月會漳州聽鎮南王及阿里海牙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擇總之

七月樞密院言鎮南王所統征交趾兵久戰力疲請發蒙古軍千人新軍附軍四千人選良將特之取鎮南王節制以征交趾帝從之復以唐尤帶為荊湖行省左丞唐尤帶請放征交趾軍還家休息詔從鎮南王處之

九月勅征交趾諸軍除留蒙古軍百軍四百為鎮南王宿衛餘悉令還

二十三年正月詔省臣共議遂大舉南伐 二月詔諭安南官吏百姓數陳日烜罪惡言其戕害叔

陳遺愛及弗納達魯花赤不顏帖木兒等事以陳益稷等自拔來歸封益稷為安南國王賜符印秀峻為輔義公奉陳氏之祀又申命鎮南王脫懽左丞相阿里海牙平定其國以兵納益稷五月發忙古臺麾下士卒合鄂州行省軍同征之官兵入其境日烜復棄城遁六月湖南宣慰司上言連歲征日本用兵占城百姓罷於轉輸賦役煩重士卒觸瘴多死傷者羣生愁嘆四民廢業貧者棄子以偷生富者鬻產而應役倒懸之苦日甚一日今復有事交趾動百萬之衆虛千金之費非所以恤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士民且舉動之間利害非一又魚交趾已嘗遣使稱藩若從其請以甦民力計之上也無已則暫寬百姓之賦積糧餉繕甲兵俟來歲天時稍利然後大舉亦未為晚湖廣行省臣線哥是其議遣使入奏且言本省鎮戍凡十七餘所連歲征戰士卒精銳者罷于外所存者皆老弱每一城邑多不過二百人竊恐姦人得以窺伺虛實往年平章阿里海牙出征輸糧三萬石民且告病今倍其數官無儲蓄和糴于民間百姓將不勝其困宜如宣慰司所言乞緩師南伐樞密院以聞帝即日下詔止軍縱

士卒還各營益稷從還鄂

先是甲申冬朝廷遣使諭日烜假道進兵俾助兵輸糧日烜懼遣大夫陳謙甫陳均赴荆湖占城行省求緩師不允復遣段宴黎貴入貢大兵既發留晏等于京師繼遣阮文翰乞止師是冬鎮南王大兵臨境以文翰導前破內傍閔喜釋文翰還諭其主早附弗聽文翰乃誘宗子文義侯陳秀峻挈家歸順明年朝廷授文翰中順大夫遥授歸化江路宣撫使

乙酉正月官兵下羅城日烜遣宗人忠獻侯陳湯

東武劉燕民校鈔

大夫阮銳副來請和即留軍中 五月鎮南王以暑潦班師將銳北歸銳逃伏草澤卒伍獲斬之是歲日烜遣其大夫阮義全阮德榮入貢上以日烜不朝留義全于京師

二十四年正月發新附軍千人從阿八赤討安南又詔發江淮江西湖廣三省蒙古漢募軍屯萬人船五百艘雲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五萬于海道運糧萬戶張文虎費拱辰陶大明運糧十七萬石分道以進置交趾行尚書省奧魯赤平章政事烏馬兒樊楫叅知政事總之並受鎮南王節制

五月命左丞程鵬飛還荆湖行省治兵 六月
月樞密院復奏令烏馬兒與樊叅政率軍士水陸
並進 八月詔諭鎮南王禁戢從征諸王及省官
毋縱軍士焚掠毋以交趾小國而易之 九月以
瓊州路安撫使陳仲達南寧軍民總管謝有奎迤
欄軍民總管符花成出兵船助征交趾並令從征
陳日烜遣其中大夫阮文通等八貢 十一月鎮
南王次思明留兵二千五百人命萬戶賀祉統之
以守輜重程鵬飛孛羅合荅兒以漢募兵萬人由
西道永平與魯赤以萬人從鎮南王由東道女兒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閔以進阿八赤以萬人為前鋒烏馬兒樊楫以兵
由海道經玉山雙門安邦口遇交趾船四百餘艘
擊之斬首四千餘級生擒百餘人奪其舟百艘遂
趨交趾程鵬飛孛羅合荅兒經老鼠陷少英行三
閔凡十七戰皆捷 十二月鎮南王次以羅港交
趾興道王遁因攻浮山寨破之又命程鵬飛阿里
以兵二萬人守萬劫且修普賴山及至靈山木柵
命烏馬兒將水兵阿入赤將陸兵徑趨交趾城鎮
南王以諸軍渡富良江次城下敗其守兵日烜與
其下復棄城走敢喃堡諸軍攻下之

二十五年正月陳日烜及其子復走入海鎮南王以諸軍追之次夫長海口不知其所之引兵還交趾城命烏馬兒將水兵由大滂口迓張文虎等糧船奧魯赤阿八赤等分道入山求糧聞交趾集兵箇沉箇黎磨山魏寨發兵皆破之斬萬餘級二月鎮南王引兵還萬劫阿八赤將前鋒奪閔擊橋破三江口攻下柵三十三斬首萬餘級得船二百艘米十一萬三千石烏馬兒由大滂口趨塔山遇賊船十餘擊破之至安邦口不見張文虎復還萬劫得米四萬餘石普賴至靈由木柵成命諸軍居

東武劉燕民校鈔

之諸將因言交趾無城可守倉庾可食張文虎等糧船不至且天時已熱恐糧盡師老無以支久為朝廷羞宜全師而還鎮南王從之命烏馬兒樊楫將水兵先還程鵬飛塔出將兵護送之三月鎮南王以諸軍還張文虎糧船以去年十二月次屯山遇交趾船三十艘文虎擊之所殺畧相當至祿水洋賊船益多度不能敵又船重不可行乃沉迷於海趨瓊州費拱辰糧船以十一月次惠州風不得進漂至瓊與張文虎合徐慶糧船至占城亦至瓊州凡亡士卒二百二十人船十一艘糧萬四千

三百石有奇鎮南王次內傍闕賊兵大集王擊破之命萬張均以精銳三千人殿力戰出闕謀知日烜及世子與道王等分兵三十餘萬守女兒闕及立趨嶺連百餘里以道歸師鎮南王遂由卑已縣趨盪州間道以出次思明州會爰魯引兵還雲南與魯亦以諸軍北還日烜尋遣近侍官朱脩段可容貢方物謝罪進金人代已罪十一月以劉廷直李思愆萬奴等使安南持詔諭日烜來朝二十六年二月中書省臣奏既罷征交趾宜拘收行省符印四月陳日烜遣其大夫譚象中大夫

東武劉燕處民校鈔

陳克用等來貢方物

二十七年陳日烜死子日燁遣使來貢命山北

遼東道提刑按察使劉廷直禮部侍郎李思愆兵部侍郎萬奴引其來使阮義全還國諭旨

二十八年十一月鎮守永安州兩淮萬戶府上千戶蔡榮上書言軍事大要以朝廷賞罰不明士不用命將帥不和坐失事機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書上不報王師征交趾失利復謀大舉平章政事不忽木曰烏夷詭詐天威臨之寧不震懼歎窮則噬執使之然令其子日燁襲位發一介之使諭以禍

福彼能改過自新則不煩兵而下矣如或不悛加兵未晚帝從之

左丞昂吉兒亦上疏其畧曰臣聞兵以氣為主而上下同欲者勝比者連事外夷三軍屢衄不可以言氣海內騷然一遇調發上下愁怨非所謂同欲也請罷兵息民以安國家

日燭遣大夫嚴仲維陳子長來貢

命禮部尚書張立道兵部郎中丕正引其來人嚴仲維等還諭陳日燭入見以久喪遣其令公阮代之來貢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二十九年九月遣吏部尚書梁曾禮部郎中陳孚持詔再諭陳日燭來朝詔曰省表具悉去歲禮部尚書張立道言曾到安南識彼事體請往開諭使之來朝因遣立道往彼令汝國罪愆既已自陳朕復何言若曰孤在制及畏死道路不敢來朝且有生之類寧有長久安全者乎天下亦復有不死之地乎朕所未喻汝當具聞徒以虛文歲幣巧飾見欺於義安在

日燭復遣其令公阮代之中散何維嚴來貢

三十年梁曾等使安南還陳日燭遣其相陶子奇

大夫梁文藻來貢廷臣以日燭終不入朝又議征之遂拘留子竒於江陵命劉國傑與諸侯亦里吉等同征安南初至鄂州與陳益稷議八月平章不忽木等奏立湖廣安南行省給二印市蛋船百斛者千艘用軍五萬六千五百七十八糧三十五萬石馬料二萬石鹽二十一萬斤預給官軍俸津遣軍人水手人鈔二錠器仗凡七十餘萬事國傑設幕官十一人水陸分道並進又以江西行樞密院副使徹里蠻為右丞從征安南陳巖趙修已雲從龍張文虎岑雄等亦令共事益稷隨軍至長沙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會寢兵而止

三十一年五月成宗即位命罷在陶子竒歸國陳日燭遣使上表慰國哀并獻方物六月遣禮部侍郎李衍兵部郎中蕭泰登持詔往撫綏之其畧曰先皇帝新棄天下朕嗣守大統踐祚之始大肆赦宥無間遠近惟爾安南亦從寬宥已勅有司罷兵遣陪臣陶子竒歸國自今以往所以畏天事大者其審思之

元貞元年乙未陳日燭遣大夫阮孟憲陳克用來貢

成宗大德元年丁酉陳日煇遣其大夫阮文籍范
葛來貢 是年命尚書馬合麻禮部侍郎喬宗寬
賚詔諭安南依前三歲一貢及其自來朝廷復遣
使仍引其來使鄧汝霖等還國

二年戊戌陳日煇遣其大夫鄧丕文武丕軌來貢
四年庚子陳日煇遣其大夫鄧霖阮必來貢

五年壬寅陳日煇遣其相黎克復大夫陶永來貢
七年甲辰陳日煇遣其大夫阮若拙蘇欽來貢

二月太傅完澤等奏安南來使鄧汝霖竊畫宮苑
圖本私買輿地圖及禁書等物又抄寫陳言征收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交趾文書及私記北邊軍情及山陵等事宜遣使
持詔責以大義 三月遣禮部尚書馬哈麻禮部
侍郎喬宗寬持詔諭陳日煇大意以汝霖所為不
法所宜窮治朕以天下為度勅有司放邊自令使
价必須選擇有所陳請必盡情悃向以虛文見給
曾何益於事哉勿憚改圖以貽後悔中書省復移
牒取萬戶張榮實等二人與去使偕還帝即位下
詔諭之屢遣使來貢

九年丙午陳日煇遣其大夫費木鐸黎元宗來貢
武宗至大元年戊申命禮部尚書安魯威吏部侍

郎李京兵部侍郎高復禮往宣即位詔陳日燁遣其大夫阮克遵范敬資來貢賀

二年己酉陳日燁遣其大夫童應詔謝大薰入貢四年辛亥命禮部尚書乃馬歹吏部侍郎聶古栢兵部郎中杜與可往宣仁宗即位詔陳日燁遣其大夫黎仁傑武子班入貢

仁宗皇慶二年正月交趾軍約三萬衆馬軍二千餘騎犯鎮安州雲洞殺掠居民焚燒倉庫廬舍又陷祿峒知峒等處虜生口孳畜及居民貨產而還復分兵三道犯歸順州屯兵未退廷議俾湖廣行

東武劉燕庭長校鈔

省發兵討之 四月復得報交趾世子親領兵焚養利州官舍民居殺掠二千餘人且聲言昔在江歸順州五次劫我大源路掠我生口五千餘人知養利州事趙珽禽我思浪州商人取金一碾侵田一千餘頃故來仇殺 六月中書省俾兵部員外郎阿里溫沙樞密院俾千戶劉元亨同赴湖廣行省詢察之元亨等親詣上中下由村相視地所詢之居民農五人遣下思明知州黃嵩壽往詰之謂是阮盡世子太史之奴然亦未知是否於是牒諭安南國其畧曰昔漢置九郡唐立五管安南實聲

教所及之地况獻圖奉貢上下之分素明厚往薄
來懷撫之恩亦至聖朝果何負于貴國今胡自作
不靖禍焉斯啟雖由村之地所係至微而國家輿
圖所關甚大無所殺所虜皆朝廷係籍編戶省院
未敢奏聞然未審不軌之謀誰實主之安南回牒
云邊鄙鼠竊狗偷輩自作不靖本國安得而知且
以貨賂借至後元亨復牒責安南飾辭不實却其
貨賂且曰南金象齒貴國以為寶而使者以不貪
為寶來物就付回使請審察之事情明以告我而
道里遼遠情辭虛誕終莫得其要領元亨等推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其由因交人向嘗侵永平邊境令復傲傲成風魚
聞阮盞世子乃交趾跋扈之人為今之計莫若遣
使諭安南歸我田土返我民人仍令當國之人正
其疆界究其生謀開釁之人戮於境上申飭邊吏
毋令侵越却于永平置寨募兵設官統領給田土
牛具令自耕食編立部伍明立賞罰令其緩急首
尾相應如此則邊境安靖永保無虞事聞有旨俟
安南使至即以諭之自延祐初元以及至治之末
疆場寧謐貢獻不絕是年陳日燁遣其大夫阮
文琰黎時髦入貢賀仁宗即位

延祐元年甲寅陳日燁遣其大夫鄧國用吳元老入貢

四年丁巳陳日燁遣其大夫尹世材丁觀入貢

七年庚申海南窮民掠百姓女子入安南鬻為婢國王聞之遣人擒獲追其元鬻人口遣使送還海北海南元帥府 是年日燁死世子日養立遣其陪臣鄧恭儉杜士遜入貢

英宗至治元年命吏部尚書教化禮部郎中文矩往宣即位詔陳日養遣其大夫莫飾夫賴維舊來貢賀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泰定帝泰定元年命吏部尚書馬合謀禮部郎中楊宗編往宣即位詔陳日養遜國于世子日燬日燬遣陪臣莫節夫等來貢

陳益稷久居于鄂遂授湖廣行省平章事當成宗朝賜田二百頃武宗朝進銀青榮祿大夫加金紫光祿大夫

二年乙酉陳日燬遣其大夫黎老吾阮維翰來貢文宗天曆元年戊辰陳日燬遣其大夫阮處樂譚吳少來貢

二年夏陳益稷卒壽七十有六詔賜錢五千緡至

順元年謚陳益稷忠懿王陳益稷陳日照第五子也聰俊好學其國封昭國王為大將軍掌沱江路令至元甲申冬鎮南王大兵入境其姪日烜舉國拒敵敗走明年益稷挈眷內附五月隨師歸北狄入覲至元丙戌春二月帝憫其忠孝特賜益稷為安南王光祿大夫給符印賜錢五千緡長子伯懿授嘉議大夫遂授沱江路安撫使賜衣物弓矢鞍轡馬疋丁亥歲支給月俸冬隨師還國明年正月大兵破其國都日烜遠遁官軍欲戰不得三月鎮南王以暑潤班師安南國王隨師還鄂秋入見給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衣褥賜錢萬緡至壬辰加授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癸巳始遣使進表賀天壽節甲午春隨師南討會寢兵還居汙夏四月入見成宗賜五萬緡大德辛丑又入見賜錢五萬賜其屬官五千緡乙巳春正月遣使赴都進呈白兔上召其使至玉德殿庭慰回使內幣大紫金段二疋丙午歲賜田二百頃屬官安撫敕王議等田二百頃丁未秋遣賴益歸黎前進表賀武宗即位皇太子正位東宮入見至大戊申加銀青榮祿大夫賜銀一百五十兩辛亥春三月仁宗即位秋進表賀皇慶壬子入

見加金紫光祿大夫賜錢五萬緡金第一金段四
延祐戊子見加儀同三司延祐庚辰春三月英宗
即位遣使進表賀回賜禮物大曆戊辰文宗即位
進表賀賜賚有加明年四月卒壽七十六葬于漢
陽賀家山湖廣行省奏聞上憫其忠追謚忠懿王
賜錢五千緡贈其葬王喜佛老工於詩有拱極樂
吟集行于世元統甲戌子沱江宣撫使陳端午入
見順帝命襲父爵為安南國王寵襲而還陳秀煖
安南國王姪武道侯于其國封文紹侯更文義侯
秀而文至元甲申冬元兵至明年春秀煖勸其父

東坡劉德庭氏校鈔

母歸順四月入見于上國道亡者八悼章三世八
喪千古痛一身萬里百年孤九月至京師上嘉之
詔封秀煖為輔義公資善大夫給虎符賜錢五千
緡子德漸遙授安南府路宣撫使嘉議大夫表弟
賴益歸遙授南柵江路安撫使嘉議大夫至元乙
亥各賜弓矢錢物鞍馬隨師南討明年還居漢陽
鎮南王初納其妹陳氏為次妃生宗子二至元乙
丑夏五月卒于粹山有吟藁傳後初寓武昌
陳文弄國叔統國王太師陳度之孫仁誠侯悅子
也本國封彰懷上侯謙恭溫粹用為大將守三帶

江至元甲申冬鎮南王大兵至明年文弄挈家內附天朝授嘉議大夫遙授歸化江路宣撫使賜錢帛弓矢鞍馬隨師征進效力有功至元辛卯入覲欽授宣命降虎符大德辛丑再覲欽授宣命陞中大夫遙授廣西道宣慰使賜錢二萬五千緡金段二大德丙午罷支其屬月糧賜田一百頃以自養皇慶壬子入見轉正奉大夫職如故明年二月卒塋于漢陽馬家湖子孫時祀不絕

陳鍵日照孫清國王某子本國封彰憲上侯貌頎哲讀兵書善騎射代父領靜海軍節度使娶太師

東夷列傳卷之九

昭明王女瓊微生墨侯至元甲申因與日烜子佐天王有隙托莊老學隱居仁睦鄉是冬鎮南王大軍入境世子戰敗左丞峻都復自占城進其后日烜倉皇無策乃起鍵卒兵拒峻都力弱無援時日烜存亡未可知鍵謂黎崩等曰世子被召不朝以致討危在旦夕執迷不悞其忍國覆家亡乎明年正月率崩等數萬衆獻兵器降鎮南王嘉賞襲衣鞍轡夏四月遣明里昔班伴彰憲侯等入見驛馬至支凌國入晝夜圍攻偕伴官彰憲等破圍突出前又為邀擊輜重掠盡彰憲謙恭雅量待下以恩

人民莫不哀慕之不幸中道殞越不能以其事達朝廷生封死贈之典不及初出國時尚有母國姑黎氏及親從在行間國人殺獲豈勝痛哉惟其母父以世子親兄僅免

天曆三年夏四月安南世子陳日焯遣其臣鄧世廷等二十四人來貢方物

至順三年壬申文宗以復位故命吏部尚書撒只瓦禮部郎中趙期熙往詔安南陳日焯遣其大夫鄧世廷入貢

順帝元統二年戊寅改至元元年遣大夫童相卿

東武劉德慶氏校鈔

阮固夫來貢及賀即位

越嶠書卷之五終

越嶠書卷五

三七 味經書屋

東坡劉氏校鈔

越嶠書卷之六

宜山李文鳳編次

皇朝

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冬十二月壬辰遣漢陽知府
易濟頒詔于安南

二年夏六月安南王陳日燿遣陪臣少中大夫同
時敏正大夫段悌黎世安等來朝貢方物因請封
爵詔遣翰林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往使其
國封日燿為安南國王 賜以駝紐塗金銀印賜
日燿大統曆一本織金文綺紗羅四十匹同時敏

段悌黎世安阮法四人文綺線羅各一匹紗二匹
 其副阮勳及從人二十三人 賜各有差以寧等
 以十月至安南界而日燿以夏五月先卒其姪日
 燿嗣立以寧護詔印留洱江上使諒往其國諭以
 未意安南遣其臣阮汝亮來迎因講詔印欲即授
 日燿以寧不許且曰爾國有喪不可行吉禮况奉
 詔封爾先君非世子名爾國當遣使上請得 旨
 而行庶合典禮於是陳日燿復遣陪臣少中大夫
 杜舜卿等請命于朝以寧往安南俟命 冬十二
 月安國與占城構兵相攻占城遣使來訴

東坡先生校鈔

上命翰林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復齋詔諭兩
 國各聽命罷兵

三年夏五月杜舜卿等至自安南以陳日燿訃音
 告且為日燿請封

上自製祭文遣翰林編修王廩克吊祭使吏部考功

主事林唐臣

唐臣字元愷後
避時禁更名炳

克頒封使往安南齋

詔封日燿嗣安南國王拜取前使張以寧等所
 護印及賜物畀之 六月丁丑翰林編修羅復仁
 兵部主事張福傳詔還自安南先是其國饋黃金
 寶貝諸物俱却之不受

上曰不受其饋是也命中書加賜其使莫季其龍而還秋八月王濂林唐臣等至安南陳日燧與其陪臣出迎于郊議授受之禮往返數四不能決濂厲聲呵之乃奉

御製文於綵輿迎入壽光殿別設日燧靈位于殿前使者南面而布宣之日燧率羣臣再拜俛伏以聽成禮而退翌日林唐臣等捧詔印詣壽光殿陳日燧君臣北面跪受稽首頓拜如藩臣禮初交人惟以長揖為敬張以寧援古禮折之彼國奉詔始行稽首頓首之拜

東坡劉燕庭氏校鈔

上聞之喜御製律詩七章賜以寧因序其事於首入賜以寧詩令諭日燧守制

四年春二月戊午翰林侍讀學士張以寧吏部主事林唐臣翰林編修王濂自安南使還其王陳日燧遣其臣阮汝亮等上表謝恩貢方物張以寧卒于道初以寧留安南俟命逾年及王濂林唐臣等至始與俱還在途遭疾卒詔有司還其柩于家所在致祭以寧清潔自守所居省約未嘗營財產其奉使也襆被而往臨終有詩云覆身惟有黔婁被垂橐都無陸賈金

五年秋八月乙丑占城國王阿荅阿者遣其臣達班爪卜農來朝奏言安南侵欺境土乞賜兵器俾安南知彼國乃聲教所被之地則不敢欺

上命中書省移咨其國王諭以不可之義自是安南歲常入貢謹脩臣職

上嘉其忠誠屢遣使慰諭時有陪臣謝師言者自安南來貢將歸

陛辭

上降勅諭之未幾安南遣使來貢其表忽署陳叔明之名

東武劉德庭氏校鈔

上訝之詢其使者乃知陳日煜陰為叔明所篡即

命翰林學士宋濂草 詔諭之

天使自安南回奏其國以詐侮為先勅中書省毋令其使人數入

十一年安南遣陪臣阮士諤來貢

安南陳叔明屢遣使入貢

上以其過豐 詔諭之既而陳熾篡立尋攻占城走死海濱

上遣使祭之

十三年占城使王復言安南以兵攻其國因賀

聖壽表備訴其事

上降勅慰詢之

十六年冬以海外諸蕃國進貢信使往來不實者多遂命禮部置勘合文簿發諸國俾往來俱有憑信稽考所以通彼此之情杜奸詐之弊但遇入貢咨文俱于各所經布政司比對勘合相同然後發遣

二十一年夏五月遣使賚

御寶詔書及金素紵絲線羅各五十匹苧布一百匹賜安南嗣王陳日焜遂遣陪臣太中大夫阮完等

東武劉煥度氏校鈔

奉表詣闕陳謝

二十二年冬有旨今後安南除三年一朝仍依舊制外閑暇並不許遣使往來遂為定例

二十八年欲征龍州以其地界安南先命禮部尚書任亨泰監察御史嚴震直奉制書往諭其國亨泰等既至丘温先與王書告以所以來之故尋遣前刑部尚書楊靖等至其國索糧數萬以供邊儲日焜皆奉承惟謹

二十九年春二月禮部尚書任亨泰奉使安南還降為監察御史蓋以亨泰在安南私市蠻人為僕

故降之耳

二十年春二月遣行人陳誠呂讓至安南諭其王陳日焜令以所侵地還思明府論議往復久而不決誠以譯者言不達意乃自為書與日焜辯論日焜復書謂為己地不復退誠等得書復與之辯論不已日焜饋誠等黃金二錠白金四錠及沉檀等香誠等固却之日焜曰賸者禮也自陸賈時有之不必多遜誠曰尉佗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是召禍者也陸賈受其金以分諸子是苟利者也王欲以尉佗自處而以賈處人抑何陋哉日焜復

東坡劉燕庭氏校鈔

移咨戶部詞旨狂悖及誠等復命

上召羣臣議之或以其抗逆朝命當討

上曰蠻夷相爭自古有之彼恃頑不服終必取禍姑待之而已

太宗文皇帝永樂元年夏四月丁未安南黎季犛詭稱權理國事胡奩遣使奉表及方物賀即位且奏祈封爵事下禮部議禮部言遠夷荒忽難信宜遣使廉察從之冬十一月癸丑安南遣使隨行人楊教等入朝進其陪臣耆老奏章求封詔從之丁卯遣禮部郎中夏止善等賫詔往安南封胡奩

為安南國王

二年安南故王陳氏孫添平從老撾遁至京師懇
其主日焜為賊臣黎季犛所弑盡屠其族季犛遂
詭姓名為胡一元子蒼為胡奩矯稱陳氏絕嗣奩
為其甥自稱權署國事冒請封爵之故季犛聞之
懼遣使上表請迎添平還以國

四年春命廣西總兵官都督黃中以兵五千送陳
添平歸舉前大理寺卿陝州薛嵩為輔行至芹站
黎季犛伏兵劫添平虜嵩殺之事聞

上赫然震怒時占城亦來告季犛侵軼疆界強受以

東漢書地理志

印又聞其僭國號曰大虞紀元紹聖偽稱尊號及
詆毀中國儒教爰議致討羣臣咸贊成之乃告
郊廟及天下山川秋七月癸未

制諭太子太傅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印充
總兵官西平侯沐晟為征夷左副將軍新城侯張
輔為征夷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為左叅將雲陽
伯陳旭為叅將勅大將軍率右副將軍右叅將清
遠伯朱友領驃騎將軍朱榮劉劄出鷹揚將軍呂
毅方政神機將軍程寬羅文游擊將軍朱廣王恕
橫海將軍魯麟劉清等二十五將軍統兩京畿荆

湖閩浙廣東西之軍從廣西思明府憑祥縣進左副將軍率左叅將領都指揮陳濬盧旺等統巴蜀建昌雲貴之軍從雲南臨安府蒙自縣進以兵部尚書劉儁贊戎機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給事中馮貴督饋餉於是所過名山大川修祀乙酉出師

上親幸龍江禡祭帥陪位受賑惟謹訖事 駐驛江澣誓于衆曰朕命汝等奉行天討罪惟元兇尚體朕心毋究武母殺降毋繫累老稚毋毀壞室墓雖一草一木亦勿妄剪除違朕命者雖勞弗勅且底

東武劉燕庭氏抄鈔

于罰能等頓首受命萬衆鼓舞登舟以行 九月師次龍州大將軍邁疾以師後右副將軍 十月庚子大將軍薨衆議軍機事重不容以緩請右副將軍代總其兵大將軍事急驛以聞 上命輔就佩征夷大將軍印代能總兵先是輔與大將軍榜示黎賊父子大罪二十以明天討之意初交人聞天兵南下罔知所以既聞榜示咸知其曲在彼及見榜末云黎賊父子就擒之後選求陳氏立之莫不延頭鼓足以待 王師之至輔以十月丁未至馮祥縣禡牙入境并望祀其國中山川誓師而行

是日大軍入坡壘閔揭前榜諭國中吏民以朝廷
伐罪弔民之意以招徠之輔詢知坡壘以南由隘
留閔歷雞翎閔至芹站山箐深險林陰木翳且多溪
澗慮賊有伏先遣鷹揚將軍呂毅哨探及檄都督
同知韓觀營于坡壘修道路繕橋梁督糧運 戊
申大軍次立溫縣 己酉哨至隘留閔賊衆二萬
依山結寨毅攻拔之斬首四十級生擒六十餘人
是日驃騎將軍朱榮等亦破雞翎閔斬首六十餘
級生擒十一人賊聞二閔破其屯兵設伏者悉奔
散壬子大軍次雞翎閔癸丑次芹站是日先遣鷹

東夷劉繼民校鈔

揚將軍方正游擊將軍王恕等直抵富良江北岸
嘉林縣是時左副將軍西平侯亦自雲南蒙自縣
進兵經野蒲蠻入境都指揮朱濬等奪猛烈閔俞
讓等拔柵華隘隨處築堡駐兵伐木造舟都指揮
徐源孔斌等突出宣光江口奪其澳沕等沙左叅
將豐城侯領兵渡其上游都督程達等中夜舁舟
越山自間道以出洮水江縱火焚賊舟遂奪富良
江 十一月乙巳西平侯統軍至三帶州與輔所
遣都督朱榮會癸酉橫海將軍魯麟驃騎將軍劉
劄出拔困吾寨是日有偽三帶州僉判鄧原南策

州人莫邃等來降因詢降人知賊巢穴在東西二都恃宣江施江富良江以為險自三江府施江南岸傘圓山起由富良江南岸東下直至寧江又自富良江北岸自海潮江由希江麻牢江直至盤灘困枚山立木為柵及增築土城于多邦隘樹柵立城連橋接艦七百餘里又于富良江南岸綠江下木杙悉國中舟艦治其內凡諸港次可通舟處俱下柵木以備賊衆聚屯守水陸者號七百萬蓋悉驅國中老幼婦女以助聲勢非實然也大軍屯富良江北岸輔以書諭季犛曰予奉命統兵來問爾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罪爾能戰則率衆于嘉林以待不能戰赴軍門以聽處分輔意欲挑其急戰也會朝遣行人朱勸賈勅至諭黎賊以禍福及許其輸金五萬兩象百隻以贖罪行人至其國季犛不出見以詭辭荅曰文書比對原發勘合不同此必非上所遣又云兵已入境若兵回即貢否則自有準備輔知此

勅是欲以款其兵而賊亦無改過悔罪之意乃移軍三帶州屯箇招市口與左副將軍西平侯會議造船置鏡以圖進取時賊有划船出沒江口輔命魯

麟夜舁船從上流下水奪其船斬首百餘級自是
划船不敢出沒輔與西平侯議于上流渡江乃遣
朱榮等于下流十八里嘉林置舟筏為欲渡之勢
以製其勢賊果分遣水軍于嘉林奪我舟榮等奮
擊大破之 十二月己亥大軍與左副軍合勢輔
與西平侯議曰賊邊江立柵勢逼地狹難以列軍
惟多邦隘城外沙灘上平濶足以容軍然其城峻
濠深守具無不備而外設坑坎布竹籤賊所恃者
此耳蠻人綿薄不耐苦不足慮也今我攻具若雲
梯仙人洞之類俱備攻而取之易也乃召將士諭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之曰汝等報國成功在此一舉宜奮勇爭先以立
奇功先登者不次陞賞將士聞命無不勇躍乃議
分地界大軍攻其西南左副軍攻其東南己酉各
列軍沙灘之上布置已定別調軍距欲襲之處里
詐作欲攻勢以出賊不意又出

內府所製夜明光火藥散軍士俾執之有先登者
燃之及吹角為號是夜四鼓都督黃中率官軍潛
舁攻具重濠抵城下用雲梯先附城都指揮蔡福
等數人先躡登用刀亂斬賊衆驚呼城上大齊明
角應之士皆蟻附而上賊于城內列陣驅象來衝

我軍乃出 內府所製獅子像蒙馬象見獅形驚
畏而顛又為銃箭所傷倒回奔突賊潰亂自相蹂
踐及官軍殺死者不可勝計大軍乘勝長驅明日
追至傘圓山又明日循富良江南岸而下縱火焚
綠江一帶木柵燄天辛亥直擣其東都克之輔與
左輔將軍駐軍于城之東南給榜招諭吏民降者
日以數萬計輔召其父老諭以弔伐之意歡聲動
地乙卯議遣左叅將豐城侯李彬右叅將雲陽伯
陳旭伐其西都賊首聞多邦破先已焚其倉庫携
妻子遁于海島我軍至焚其宮室據其城池餘黨

東武劉燕庭氏抄鈔

依天達山困牧山等處水陸據守乃分遣清遠伯
王友都督黃中都指揮柳琮等隨賊所在而征勦
之

五年春正月計舊年冬至是前後所斬賊級共三
萬七千有奇輔留交州鎮邊聞賊于黎登聚舟黃
江左副將軍左叅將領軍循富良江左右水陸並
進次于木九江對岸下營辛巳賊船三百餘艘來
犯我軍水陸夾擊賊衆大敗斬首萬餘級溺死者
無算 二月乙巳輔聞賊首遁于悶海口出魯江
口與左副將軍會兵下膠水縣賊聞大軍至又遠

遁大安海口輔謂左副將軍曰賊聞大軍至不敢敵故潛遁他所以覘我動靜我右回軍交州留兵于賊水閔兩岸留戰船守備彼必出悶海口以襲我我俟其出水陸並擊之賊必咸擒 三月癸酉大軍回交州甲午賊果犯賊水閔報至己酉輔與左副將軍合兵水陸並進賊以海船橫截江中而以戰船划船兩岸齊進既而登岸植木為柵輔乘其柵之未成親督其精銳攻之都督柳昇等亦率舟師來奮擊賊遂大致富良江水為之赤積屍數十里右叅將雲陽伯乘勢長驅直抵悶海口黎賊

東武劉燕民抄

父子聞敗乘船遠遁于靈源輔諭諸將宜乘破竹之勢勦珍滅乃回軍交州留右將軍守鎮備禦黃江等處 四月乙亥輔與左副將軍統軍由清化府倍道兼進調柳昇魯麟莫遠等分領戰船由水路窮追戊寅舟師至清化之磊江賊衆聚船以柵昇等擊敗之斬首萬餘級

五月丁卯輔至演州柳昇等舟師未會塗中降者日繼調知黎賊父子遁于義安府之深江輔議與左副將軍兵從陸路柳昇等率舟師由水陸追賊于申大軍至義安府土油縣輔從舉厥江西路進

兵兩軍俱至盤石縣下營甲戌柳昇率舟師至奇羅海口與賊戰大敗之獲賊船三百艘船分散賊首潛竄草野乙亥昇所領軍士王柴胡等七人擒賊偽上皇黎季犛黃中所領軍士李保保等十人獲偽衛國大王黎澄丙子莫遂下土人武如卿等五人獲偽國主黎蒼及其偽太子萬于高望山凡黎氏親屬俘獲無遺安南地悉平所得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八十六戶三百十二萬五百象馬牛羊舟糧器械無算遣都督柳昇等獻俘闕下露布以聞先是輔等受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命時詔令求陳氏子孫立之至是平定輔徧訪國中官吏耆老人等咸稱黎賊子己卯年殺光泰王顯立其子顛而殺之遂篡其國前後殺其近萬五十餘人及其遠族又千餘人血屬盡絕無可繼立者請依漢唐故事立羣縣於內地以復古輔疏以聞

上從其請乃於其地立交趾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司分其地為十七府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據其要害設衛十一守禦千戶所三又于交廣分界處如潼關衛例設丘溫衛及坡壘

隘留二守禦所軍隸廣西民屬交趾以相制馭是歲

詔誥天下以平安南復古羣縣之故并

勅有司為陳王贈謚凡其宗親為賊所害者各贈以官又為之建祠立碑葺墳墓禁樵採各給戶三十凡黎賊苛政暴斂悉皆除之擢用賢能優禮耆老賑恤窮獨革去夷俗以復華風使秦漢以來之士宇陷于夷狄者四百四十六年一旦復入中國版圖

詔布天下文武羣臣親王藩服咸上表稱賀

東武劉燕庭校

六年春班師入朝秋七月策功行賞進封新城侯張輔英國公西平侯沐晟黔國公清遠伯王友進侯爵都督柳昇進安遠伯餘擢用增祿有差賜輔誥券王帶金帛命子孫世襲加祿三千石既大宴上親製平安南歌以褒嘉之是年冬安南餘孽簡定作亂定自稱陳姪本前陳舊官先已降附既而遁于義安府與其黨鄧鎔阮帥陳希葛謀反偽稱曰南既而僭號大越稱與慶年號事聞于朝命黔國公沐晟克征夷將軍從雲南往征之久不能遏絕廷議謂非張輔不可乞再命之

七年春正月再命張輔佩征虜副將軍印往勦簡定等輔以四月至南寧會兵五月入境躬督戰艦破孔目柵再破咸子閔斬俘無數賊退保黃江乘勝擊之于太平海口賊竄義安偈江

冬十月師至清化越四日生擒簡定于吉利柵之山拜其黨陳希葛等輜送京師

八年春二月張輔還自交趾

上嘉勞之未幾簡定餘黨陳季擴復嘯聚僭稱重光年號季擴乃簡定從子簡定為阮帥等所廢而立季擴定敗潛遠竄聞輔班師復與陳景異等同反

東武劉燕民校鈔

九年春正月復授張輔以征虜副將軍印征交趾督師征陳季擴等夏五月師次東閩六月進兵賊聞輔至以石填神頭海口三十丈許設拒木以抗輔督將士悉起其石以通舟楫賊懼立堡常月江輔戒衆曰此堡不足攻其山南險阻彼必設伏以撓我乃使驍將率土兵搜山乘得其伏者斬之遂奪其堡賊遂遠遁隨所至而追之賊或聚或散竟莫得其要領時閩以東羣盜蜂起所完者交州一城耳蓋新設州縣軍衛太多交人久外聲教樂寬縱不堪官吏將率之擾往往思其舊俗一聞賊

起相扇以動賊酋所至輒為之供億隱蔽以故賊潰復聚

朝廷屢下

詔撫之授李擴以布政使彼欲受

命制於其黨服而復叛偽稱王孫以復陳氏為辭大將至則深入山海避之軍退復出用是官軍不能成功輔既蒞軍始大明賞罰而諸裨將疲於奔走往往因循玩寇都督黃中不用命輔以軍法從事由是人人知懼不敢辭難避險是時賊恃荷花海險謂我師不能渡於日麗海口立堡以守輔率舟

東武劉燕庭校鈔

師自竒羅海口洋過荷花海口直抵日麗賊焚堡而遁至於茶偈江連進兵破之賊驚曰天兵飛來也遂大潰奪其化江城謀知賊悉衆守愛子江復追其境賊伏巨象數十以為前敵列人馬于後盡力以抗我師輔戒將校曰擒賊在此一舉機不可失乃鞭馬先進象伏突起輔一箭落其象奴再箭中其象鼻象叫號退走自蹂其衆乘勢擊之斬艾僵仆填滿山澗賊徒散遁暹變等處輔部分將領隨處捕至暹蠻蒲幹等柵山徑崎嶇林麓陰翳一馬不能前輔乃下馬徒步履險兼程趨之士卒不

能從惟將校百餘人僅屬與賊遇殺數千人

十一年冬賊首陳季擴暨其妻子皆就擒

十二年班師還京自輔出師至是首尾踰三年

始獲首虜說者謂此役校之前平定之功為尤難云

十三年四月交趾賊陳月湖又及

上命張輔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往鎮交趾又平之

十五年以張輔久勞于外自交趾

詔還京師初交趾既平以刑部尚書黃福總旗布按

東坡劉鐵庭氏校鈔

二司事福視民如子徇其所欲革其所惡勞輯訓飾躬勤不倦且戒郡邑吏咸修撫字之政吏承無敢違戾福以新附之民政令條畫靡間纖鉅悉盡心焉於是交人益戴福如父時中朝士大夫以遷謫至者咸見溫恤或有疾病躬造視之拔其賢者與之共事及以教導其民而加禮焉中官馬騏帖思肆虐福數裁之騏誣奏福有異志上探其志曰此君子不容于小人寢其奏福居交趾幾二十年

仁宗皇帝登極驛召福還交人扶老攜幼送之皆號

泣不忍別

仁宗昭皇帝共熙元年安南黎利叛日南知州何忠死之利安南夷中之夷也先是為中官馬騏激變乃舉兵作亂寇侵邊境遂進圍交趾之城稱復封國脅土民皆靡然從之守臣欲疏于

朝道路四梗忠謂藩鎮諸臣曰今賊勢猖獗若此吾輩去天萬里之遙坐受困辱何時獲寧盍遣一才智之官潛身出城往詣王師幸而得至天京六軍之來殄此醜夷如泰山壓卵耳藩鎮諸臣僉曰城中文武諸官才智瞻畧皆無出於足下右者令

東武劉藻庭氏校鈔

茲請救非足下不可也忠慨然應命乃與知縣張姓者夜縋出城步走二百餘里為賊伏兵所執搜檢其衣乃得請師奏章縛之以歸忠謂張曰吾二人至賊營必死矣張泣曰相公何以處我忠曰汝姑從權暫屈於賊賊必不殺汝脫過賊間即遁歸語諸公知之吾若與爾若屈此膝則辱

天朝衣冠萬世耻矣爾若同吾不屈徒辟身於賊手共為無名之鬼也乃口占一律謂張曰爾記此詩為藩鎮諸公言之遂至賊營賊首喜曰此何知州我聞其名久矣乃延忠上座具酒殺以賓禮待之

舉酒酌忠曰公能相我當與公同享富貴之樂忠大怒唾地詈曰臊狗奴是何言也曩者爾黎賊兇暴悖逆殘虐無辜我

聖朝代其罪而弔其民設藩鎮臬司掌治爾邦政令置郡邑立學校撫教爾邦夷民俾爾等安其畊鑿遂其仰事俯育之道知夫綱常之理萃其舊染汚俗為吾華夏良民一視同仁之恩至矣爾曹不思報效

朝廷屢造逆天之罪指日六師至計爾曹皆如齏粉矣尚何富貴之樂哉賊首笑曰姑息怒飲酒忠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厲聲呼曰吾為進士嘗飲瓊林宴之酒此大彘之食吾豈食焉奪其杯擲之正中虜面流血盈頤賊衆大呼而進忠遂遇害事聞

上深悼之 勅禮部致祭旌表其門賜謚曰忠節忠字廷臣世為江陵著姓齟齬時聰敏有志既長遊郡庠永樂初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謙言正色有古賢之風尋遷日南知州事專以德禮導民夷民信服

宣宗章皇帝宣德元年

詔總兵官太子太傅安遠侯柳昇約會雲南總兵官

太傅黔國公沐晟各率官軍征討黎利

是年師集安南與賊戰我師敗績守臣陳洽死之初黃福召還以兵部尚書陳洽代福掌藩臬二司事累奏乞福還蓋以交人思福之深耳既而師出乃以福偕行比戰總師者失律為賊所得并得福入營諸賊見之皆下馬拜福曰公不北歸我曹必不至此言已皆泣且曰公我父母也願自全歸輔朝廷福厲聲叱之諭以順逆之理賊終不忍加害其酋長饋以餼糧乘以肩輿贈以白金送之出境福至龍州悉以所贈歸之 未幾繼遣成山侯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通率大軍往安南再舉戰亦不利通遂與戰和而擅退兵

朝廷罪通罷之時黎利有賊將黎亨黎善者冥頑兇狠為亂已久前後屢陷官軍王通既至亨等以兵拒敵值地利不便通身中數銘僅以一騎得免我師敗績詰旦利等率賊衆薄城圍且數匝城中人期一死無復生望復招募諸軍士迄得數千分為三軍選精銳訓練再出擊賊遂斬亨復生擒黎善檻送軍門自是我軍氣勢稍振利勢窘不敢復出拒戰僅止江岸堅壁固守遣頭目請軍門請

依洪武舊制頒歲歲稱臣奉貢乞總兵官照初克交趾故事奏

聞班師通會諸將校議曰交蠻負固叛服不常每勞王師靡費鉅萬不應以此彈丸無益之地致累根本空虛萬一中原有變故何以應之竊謂此地似可棄而不可守也諸將校以我軍相持已久且瘡痍時作死亡甚多遂從通議與利連和而擅退兵朝廷以通縱寇誤國乃逮諸偏裨論罪有差因罷通不復用

初通引兵渡河洽力陳利害弗聽翌日兵與賊遇洽遂死

三年黎利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嫡孫嵩表乞立為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陳氏後其辭懇惻

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乃召尚書蹇義夏元吉示之且謂二人曰何以處此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於天下二人退遂召楊滎楊士奇出表示之且諭以二人所對曰今日與爾兩人決之滎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永息困者未甦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不若因其請而與之可旋禍為福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滎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
兵民困于交趾之役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行

祖宗之初心以保

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珠匡前史為榮何謂
示弱臣侍

仁宗皇帝久聖心數數追憾此事臣願

陛下今日明決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今吾三人可謂同心同德遂
令尚膳賜酒饌明旦罷朝出嵩表示文武群臣且
曰

太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最先朝貢及黎氏篡立毒
害國人

太宗皇帝發兵誅之本求陳氏之後立之求之不得
始郡縣其地至我

皇考每追念往事形諸慨嘆此數年來一方不靖不
得已屢勤王師豈朕所樂今陳氏既有後爾等試
觀表中所言其從之便抑不從之便群臣對曰

陛下之心即

祖宗之心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從之便

上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得民安

朕何恤人言其從之

鳳按是時交趾復為中國有者幾二十年喪夷徂于習見

以是數反然所憚者英國威名耳使當時有識者請令英國開府交州以鎮之如黔國之在雲南雖

有黎利其何能為計不出此乃藉口于珠匪之議捐已成之業棄數萬之命是太宗以百萬而取之

謀國者以片言而棄之遂使死者之遺恨仇不復國耻不雪豈非千載之遺恨是春遣工部

右侍郎羅肅齋

詔往安南封陳嵩為國王俾復其國先是黎利弗靖

王通等出師無功嘗遣肅與李琦奉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璽書往諭利未至而通與利和自帥眾出境矣僉

止肅勿往肅曰王通師敗辱國我受

命諭賊可退縮不進乎賊雖兇暴必不敢拒

詔與琦亟馳至其國宣

上恩意利惶媿率其屬拜肅自首其過遣使獻金人

奉表詣

闕稱謝且請立陳氏之孫嵩肅歸復

命始再遣賚

詔征立嵩未至而利弒嵩竟篡其位肅遂乃詭言嵩

既病死因張宴列女樂以饗肅肅叱之曰嵩死爾

國人安可淫樂盡擊破其鉗壘樂器時天色晴朗
忽陰雲四起大雨雷震焚利居室利懼復貢方物
表

謝

宣宗章皇帝宣德二年丁未十二月黎利遣其偽翰
林待制審刑院使黎少穎主書侍史阮士先國子
博士陞審刑院使史德輝鄧祿內令史陞安撫使
武擢將軍杜世冷親衛將軍陳儼來謝且獻金人
二代已罪人各百兩

三年戊申春三月 命禮部左侍郎李琦工部右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侍郎羅汝敬通政司通政黃驥鴻臚寺卿徐永達
往詔諭大赦交趾令具陳氏子孫四人來是月利
遣其偽戶部郎中黎國器樞密院僉書何甫范誠
史等來謝

四年己酉冬十月利遣陶公僕黎德輝來祈封
命禮部左侍郎李琦鴻臚寺卿徐永達行人張聰往
諭

六年辛亥春正月元日利遣其偽右僕射黎汝覽
吏部尚書何栗黎柄來祈封 冬十月命禮部左
侍郎章敬通政司右通政使徐琦往諭利權署國

事

八年癸丑四月利遣陳舜俞阮可裴擒虎來貢

皇太后 皇太子皆備儀上表箋後率循之

太皇太后 皇后亦問具 貢大率不出三分之

外 冬十二月 命兵部左侍郎徐琦行人郭齊

往諭利令歲貢金如制是月黎利死子龍嗣遣陪

臣黎偉程真來告哀

九年甲寅夏五月龍遣其偽宣撫使阮宗胄黃門

侍郎蔡寶來祈封 秋九月遣其偽門下右司侍

郎阮傳右刑院郎中阮時中來貢金并獻代身金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人 冬十一月 命行人郭濟朱弼往諭祭龍遣

陪臣黎柄潘寧來謝

十年乙卯春二月遣禮部左侍郎章敞行人侯璿

命龍權國事是月龍遣其偽管領潘子曰陳元禧

來謝 冬十二月 命行人朱弼謝經往詔諭

國哀并諭即位是月龍遣其偽管領黎寵來進香

尋遣其偽知內密院阮文絢殿中侍御史梁天福

左刑院大夫丁蘭來賀即位

英宗睿皇帝正統元年丙辰夏六月龍遣其偽審刑

院使兼禮部尚書陶公僕內密院阮叔惠來貢

上命兵部右侍郎李郁左通政柰亨姓錫命封龍為安南國王併賜安南國王之印

二年丁巳春正月龍遣其偽雄捷軍管領蔡士明同知審刑院何甫左刑大夫阮昇來謝

三年戊午命給事中湯日鼎行人高演往諭侵太平府界冬十月龍遣其偽審刑院阮廷歷僉知內密院事程昱侍御史阮天錫來貢

十二月龍遣其偽中軍同知黎伯琦中丞裴擒虎來謝罪

六年辛酉冬十月龍遣其偽內密院阮田僉知內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密阮有光僉知審刑院事陶孟珙來貢

上賜龍以皮弁冠服

七年壬戌冬十月龍遣其海西道同知阮叔惠審刑院僉知杜時暉趙泰黃翠夫來謝十一月龍死子基隆嗣遣其偽僉知阮廷歷范俞來告哀是月基隆復遣黎傳等來請封

正統八年癸亥命行人程璫往諭祭光祿寺卿宋傑兵科都給事中薛謙錫封冬十月基隆遣其偽御史中丞何甫翰林院制誥阮堵御前學生局長梁鵠來謝祭十一月基隆遣其偽叅知薄

籍程昱內密正掌程清翰林院直學士黃堯孝來謝封

九年甲子冬十月基隆遣其偽左司侍郎陶公僕御前東道叅知簿籍黎适阮蘭來貢

十一年丙寅春二月基隆遣其偽海西道叅知簿籍阮叔惠叅知審刑院事程真轉運使阮廷美來貢并言占城龍州疆界 秋九月基隆遣其偽海西道叅知簿籍阮宗仁政事院同叅議程毅來奏占城賣該寇其國

十二年丁卯基隆遣其偽御史中丞何甫審刑院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同知丁蘭殿中侍御史程馭來貢并言龍州欽州疆界

康定景皇帝景泰元年庚午基隆遣其偽海西道叅知政事何采翰林院直學士阮如堵國子監助教同亨癸來貢

二年辛未 命行人邊永進士陳惠往詔諭即位基隆遣其偽同東道程真中書黃門郎阮廷美審刑院同知馮文達來賀錫以綵幣

三年壬申命刑部郎中陳金行人郭仲南往詔諭立儲仲南等俱不受贐先是張以寧却餽之後其

國書不言蓋有受不受也 冬十一月基隆遣其
偽審刑院副范瑜翰林直學士阮伯驥禮部員外
郎朱車來賀黎尚等來謝賜幣

四年癸酉冬十一月遣陪臣阮原僑阮旦陳文徽
來貢

英宗睿皇帝天順元年丁丑 命尚寶寺卿魚翰林

院侍講學士黃諫太僕寺丞鄒允隆往

詔諭復位乃立 皇太子錫以綵幣 十一月安南

黎宜民弒其君基隆自立國人討平之是年冬遣
陪臣陳伯齡來貢

東甌劉燕庭氏校鈔

四年庚辰基隆弟恩誠立秋九月遣陪臣丁蘭阮
復阮德輔來奏事冬十月遣陪臣阮昇潘維禎來
貢因請封

六年壬午春二月命行人劉秩往諭祭思誠遣陪
臣某來謝 秋命翰林院侍講學士錢溥禮科給
事中王豫及司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榮往錫封
溥等既至往復議禮及辭餽贈溥因作七書以諭
之溥既不受贐安南王令陪臣賫至京白于禮部
為請于

上得

旨令溥受之溥乃拜受頒於同列 冬十月思誠遣陪臣黎公路陳盤裴祐來謝 十二月遣陪臣黎文顯黃文升謝子顛來求冠服尋命司禮監太監柴昇指揮僉事彊俊奉御張榮往鬻其地所產者 八年甲申 命尚寶寺卿凌信行人司正邵震往詔諭即位錫以綵幣 冬十一月思誠遣其陪臣范伯圭來進香黎友直楊宗海范慶甫來賀黎安榮范居陳文真來謝各具貢儀

憲宗純皇帝成化元年乙酉冬十一月思誠遣其陪臣陶雋陶正已黎的來貢阮士興來言保樂疆界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四年戊子思誠遣其陪臣楊文旦陶樵范藍黃仁來貢并奏萬寧永安等被擄事

六年庚寅冬十一月思誠遣其陪臣阮廷美偽學士郭廷寶來言占城侵其國

七年辛卯冬十月思誠遣其陪臣裴日良阮德貞阮覽黎仁范穆來貢言占城襲其國

十年甲午冬十一月思誠遣其偽禮部尚書黎弘毓刑部右侍郎沂仁壽阮敦復吳審來貢言占城潰其師

上以其匿保梁 逃侵龍州地界拘留貢使

命金吾衛指揮使郭景往諭之

十一年乙未春正月思誠遣其陪臣何瑄潘琮來謝罪

十二年丙申 命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綱往詔諭立

皇太子錫以綵幣 冬十月思誠遣其陪臣裴山王克述偽監察御史褚豐來賀黎璿翁義達來謝阮達濟來言占城侵其地

十三年丁酉思誠遣其陪臣陳仲立黎彥俊潘貴來貢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十六年庚子冬十一月思誠遣其偽禮部侍郎阮文質翰林院校理尹宏濬來貢

十九年癸卯冬十月思誠遣其陪臣黎德慶阮中杜覲武維善來貢再言占城侵其地德慶其國功臣孫也

二十二年冬十月思誠遣其偽刑部尚書黎能讓校理范福昭郭瓚來貢

二十三年安南國納占城叛將而助之雲將奪占城國授之以冒

天朝之封占城國王古聞于朝

上以其事付總督兩廣都御史屠滂嶺海察其事機合衆議以冊印畀之古遂移文諭安南國王數其不能恤鄰之義折其姦萌道之順逆安南自是不敢肆其兇狡古遂得反其國

孝宗敬皇帝弘治元年戊申

命翰林院侍講劉戩刑科給事中呂欽往詔諭即位戩等俱不受贖冬十二月思誠遣其偽東閣授書覃文禮王克邁范勉麟偽監察御史黃伯陽來賀校理宋福臨來進香黃德良來謝

二年己酉思誠遣其偽刑部右侍郎阮克恭校理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裴昌澤監察御史阮漢廷來貢

五年壬子思誠遣其陪臣黎俞阮彥克偽監察御史鄭葵孔愚來貢言邊民私販踰其境

命刑部郎中沈庠行人董緌往

詔諭立皇太子錫以綵幣庠等俱不受贖

六年癸丑春二月思誠遣其偽戶部右侍郎阮碩右司講杜綱戶科給事中黎嵩來賀偽監察御史范贊來謝

八年乙卯冬十一月思誠遣其偽東閣校書黎峻翰林侍書武暘監察御史阮欽來貢并奏言入貢

所由驛路初交人入貢必由憑祥州其後陪臣扶重貨入中國貿易役民甚衆民苦之知州李廣寧囚索其雇直陪臣黎峻潘綜奏之李廣寧亦疏辯下所司行議為之計入貢行李之數榜示以為定規

十年丁巳春二月三日黎思誠死子錕嗣 冬十一月遣其偽刑部右侍郎范興文翰林院校理阮德順來告哀偽吏部右侍郎潘綜翰林院校理范克慎提刑院廷峻請封

十一年戊午錕遣其偽刑部右侍郎阮觀賢提刑

東武劉德慶氏校鈔

監察御史范成御史黎俊懋來貢

十二年己未 命行人徐鈺往諭祭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梁儲兵科給事中王縝往錫封儲等不受贐

十三年庚申錕遣其偽兵部右侍郎阮維禎禮科給事中黎蘭馨尚寶寺少卿阮儒宗來謝祭劉興孝謝封興孝還

上以皮弁冠服賜錕

十四年辛酉錕遣其偽吏部右侍郎阮郁東閣校書丁勳翰林侍書兼秀林局司訓鄧鳴謙來貢

十五年壬戌冬十一月錮遣其偽太常寺卿郭有巖監察御史范彛右司講陳茂材來謝以劉興孝回賚賜冠服故也

十七年甲子夏五月黎鏞死長子漳尋卒次子濬嗣遣其偽吏部右侍郎鄧濟翰林檢討屈瓊玖戶科給事中劉光輔來修常貢偽兵部右侍郎阮麒監察御史阮敞嚴來告哀偽禮部右侍郎阮寶珪東閣校理陳伯良來請封

武宗毅皇帝正德二年丁卯春正月

命翰林院編修魯鐸工科左給事中張弘至往詔諭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即位行人何雷諭祭翰林編修沈燾吏科左給事中許天錫錫封鐸與弘至俱受其餽贐與陸賈同汚青史雷燾天錫俱郤之弘至汝弼子也濬遣其偽戶部右侍郎東閣校書丁順楊直深來賀即位偽提刑監察御史梁侃謝恩偽鴻臚寺少卿阮詮進香偽工部右侍郎阮壽翰林院檢討尹茂魁戶科都給事中黎挺之來謝祭清華承宣使黎嵩翰林丁貞監察御史黎孝忠來謝封以方物貢義安承政司叅政黎淵翰林院校理吳綏監察御史黃岳以歲例貢

是年冬安南阮种弑其君濬謀立弟阮伯勝黎廣等討平之立思誠孫滢主其國

五年庚午春二月滢遣其偽刑部尚書譚慎徽東閣校書阮文泰兵科都給事中阮文傑來奏事偽禮部右侍郎阮綱翰林院侍書武幹提刑監察御史阮允元來請封偽副都御史杜履謙翰林院侍書兼史館修撰阮秉和提刑監察御史張德光來修常貢

七年壬申 命翰林院編修湛若水刑科右給事中潘希曾往 錫封俱不受贐

東武劉應庭氏校鈔

八年癸酉春三月滢遣其偽禮部右侍郎阮莊翰林院檢詣阮聊禮科都給事中張孚說來謝冬十一月遣其偽兵部右侍郎阮仲達翰林院侍書許三省提刑監察御史阮貴雅來貢

十年乙亥始達京

十一年丙子夏四月陳嵩弑其君滢尋討平之初滢為不道國人怨之社堂燒香官陳嵩與其子嵩昇共謀作亂既弑滢遂自立僭號改元天應自詭為陳氏後黎滢臣都力士莫登庸叛降嵩尋復與黎氏大臣阮弘裕起兵攻嵩嵩敗走獲其子嵩及

其黨陳遂等誅之嵩與昇奔諒山據有長慶太原清都三府之地登庸與其臣共立黎椅為主時年十歲椅滢兄灑之子滢無子育椅為子既立追尊父灑偽謚明宗哲皇帝以登庸有興復功偽封武川伯總水步諸營兵柄既在其掌握潛畜異志未幾納椅之母為妻

十三年椅遣其陪臣阮時雍阮儼黎整吳煥來貢并求封因國亂不果行 四月黎氏臣鄭綏以登庸不臣椅擁虛位乃復立其族子酉榜為主攻其都城椅出奔庸率兵攻綏綏敗走登庸捕酉榜殺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之迎椅歸國

十四年登庸自為太傅仁國公

十六年八月莫登庸率兵攻陳嵩嵩敗走死

今上皇帝嘉靖元年壬午登庸自為安興王潛欲弑椅椅母知之陰使人告椅 夏五月二十七日椅與其臣杜溫潤等奔廣南據有清華義安順化廣南四府登庸遂立椅弟椿為主僭號改元統元仍降封椅為沱陽王先是

今上即位遣編修孫承恩給事中俞敦

詔諭其國至龍州時陳昇向據諒山道阻不達而返

敦道卒

三年甲申登庸以椿名差其偽禮部尚書阮文泰
明光承政使阮光論太原承政使阮時敏興化承
政使范敦理海南叅政郭璵山西憲察使大理寺
卿莫潤朗諒山承政使鄭麀一作參政阮廷祚鴻
臚寺少卿郭文藻潘廷佐陳棐阮壽祺潘集來貢
并求封廣西左江兵備楊 邵之

五年丙戌登庸以千金并象犀南沉諸香賂欽州
判官唐清為椿求封蓋欲假

天朝名號以自固也時清署州印為申于兩廣提督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府都御史張嶺覺之逮清繫廣東按察司獄事遂
寢清死獄中

六年丁亥登庸使其臣范嘉謨偽作黎椿禪位詔
遂篡其位改元明德立子福海為偽皇太子改名
方瀛椿尋卒或云登庸不令椿預外事專以酒色
娛之血弱而死偽謚恭皇帝或云并其母鳩殺之
暴之于國門之館外其年登庸遣其頭目以十艘
由永安州抵欽州時羅都因尙長黃子璟禰人禳
永通貢于欽州本府署印推官趙琨難之遂去
七年戊子登庸遣其偽禮部尚書道源伯阮文泰

翰林院侍書阮昭訓僉都御史阮典敬兵部左侍郎范敦理工部右侍郎郭瑛兵科都給事中范永笑戶部左侍郎阮光論翰林院待制阮貫之未奏事修貢至輪番為敵攻諒山城而返

八年己丑登庸與弟擢有隙殺之初擢有勇力預篡奪之謀至是位逼不相容見殺

九年登庸禪位與子方瀛自為太上皇退居古齋海陽以為方瀛外援作大誥題曰皇朝大誥法天撫運皇上下大誥天下官員以堯舜禹湯文武自比又去黎恭皇知人心天命之有歸禪朕以大位朕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不得已受天命凡五十九條頒布令國中誦之方瀛改元大正

十四年登庸遣其陪臣叩闕求封廣西左江分守叅議何瑗受之後瑗坐免官事寢

十五年

皇子生議遣官詔諭安所司以安南久不庭始議征討

十六年黎氏臣鄭惟燎赴京告變初檣被逐後七年死其臣鄭綏等復立其長子檀為主改元光照已而清化諸府盡為登庸父子所奪檀竄居木州

在老撾境上遣惟燎航海訖之且乞師圖興復
上以其奏本并宗圖不類外國人文字且方差官勘
問即有此奏疑之下禮兵二部會同譯問并辨驗
國王印文奏之 四月雲南撫臣招安南土官武
文淵刀鮮等皆來降願助兵討賊是年莫登庸舉
兵攻武文淵據其妻子文淵聞之據險邀以歸登
庸兵反為所敗登庸復遣其綏阜州知州阮璟同
知裴行儉等入雲南為謀邊吏執之守臣以
聞論死械繫于獄

是年莫登庸率兵攻黎寧于其嘉興府之木州寧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走據險老撾土舍怕雅罕開率兵救之隔江為營
汪文盛復議老撾宣慰司土舍怕雅罕開堪調兵
二萬名象二百隻八百宣慰司土舍刀攬調兵三
萬名象二百隻車里宣慰司土舍_坎調兵一萬名
象五十隻元江府調兵一萬五千名象五十隻共
兵七萬五千名象五百隻芻糧給銀該司府自備
十七年方瀛遣其臣范正毅等赴雲南上乞降表
及以狀申該省撫臣汪文盛等奏之且論功乞行
賞下兵部議復行兩廣議之

十八年春廣西副使翁萬達叅將沈希儀以方瀛

所上乞降表呈兩廣提督蔡 蔡以方瀛罪人輒
稱權管國事既表首罪而輒言稱謝皆不如式却
之方瀛懼即易之蔡乃受之以

聞初禮部侍郎黃綰以撫處大同叛卒有功

上意其可用會安南議久不決因薦

皇天及

成祖徽號

上欲令綰賫詔往諭其國以定撫征之宜至則以為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克正使

命翰林院學士張治為之副綰意欲不行多所請求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至是又請給其父母

誥命

上知其意有

旨黃綰先因行取安南用聞命不趨既至又許多情
辭畏縮聞并且以是請求着仍以原職閒住不許
起用這安南事本因一人倡之衆皆隨訕上為聽
夏言之言都起違慢之悔此國應否棄絕討罪如
何處置兵部會官廷議

奏聞於是兵部尚書張瓚會廷臣議復請

命咸寧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溫親至兩廣雲南適

中之地便宜建征撫之計具奏詔從之

語載會秋

九月方瀛自將襲巴廣殺之

巴廣即阮仁速

先是巴廣以

勇力聞圖興復者恃之及見殺咸奪氣方瀛歸病

未幾地大震其所乘馮食羊一頭盡之占者以為

不吉 冬十二月方瀛復上表因雲南守臣乞降

十九年春正月壬戌方瀛死登庸立方瀛之子福

海為主偽詔元為光華元年 三月咸寧侯仇鸞

兵部尚書毛伯溫開府廣州移檄遠近命廣西副

總兵張經左江叅將余恩叅政翁萬達屯太平廣

東叅將高誼副使陳嘉謀屯欽州都指揮武鸞屯

東武劉燕民校鈔

烏雷檄兩廣雲南三司調兵理餉造戰船遣間課

又以福建漳州之民善操舟熟海道議遣官召募

僉事林希元自請行許之夏六月移駐梧州期以

九月會師南寧觀蒙進取 秋七月登庸復表乞

降詞極卑懇

越嶠書卷之六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越嶠書卷七

宜山李文鳳編次

立國僭竊始末

其詳已載編年復括其
聚于此使覽者易盡也

趙氏

趙陀真定人秦時為龍川令南海徭外秦初并天下

略取越地至桂林南海象郡以謫民與越雜處南海

尉任囂病且死乃以陀行南海尉事秦既滅陀即擊

桂林象郡自立為王漢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

釋陀罪弗誅十一年遣陸賈立陀為安南國王通關

市鐵器于是陀為尊號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以財

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
纛稱制與中國侔駱即交趾

文帝元年為陀親冢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尊
官厚賜寵之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並立兩賢
不並扼漢皇帝賢天子也令去黃屋左纛文帝大悅
景帝時稱臣使人朝請然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
使天子稱朝命如諸侯建元四年陀卒孫胡嗣

爾時漢興

七十年蓋百歲矣

胡立閩越擊南越胡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漢武帝
為興師討閩越遣嚴喻意胡感德遣太子嬰齊入宿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方日夜治裝入見其大臣諫曰且死王昔言事天子
期無失禮要以不可以說好語入見入見則不得歸
亡國之勢也是病草不入見後十年胡實病甚嬰齊
請歸胡卒謚為文王嬰齊立即藏先帝璽
李邠云藏其僞號璽
初嬰齊入宿衛在長安取邯鄲繆氏女生子興及嗣
位上書請立繆氏為后興為嗣漢數使者諷諭嬰齊
回稱疾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侍嬰齊卒謚為明王
興立其母為太后妹為嬰齊姬常與霸陵安國少季
通元鼎四年國人誅之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欲倚
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諸

侯三歲一朝天子許之皇太后飾治行裝重齋為入朝其相呂嘉諫止王不聽諫嘉有叛心數稱疾不見漢使者太后怒欲謀誅嘉乃會宮中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若不願何也以激怒漢使者狐疑相挾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牙縱七也王止太后嘉出稱病數日不見王遂舉兵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而立明王庶子衛陽侯建德

建德立元鼎五年武帝遣波伏將軍路博德帥十萬師討之明年攻敗越人遣將擒建德呂嘉于海乃滅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其國置九郡設太守自此始趙氏五世九十三年亡

五代時

孝武廢南越置郡邑設官守歷朝因之唐末交愛土豪曲楊皎吳相繼篡奪殆且六十載宋初丁部領據有交州太祖因封以王爵

曲顛據交阯劉隱據番禺卒子龔立稱南漢號遣子承美為勸好使至廣外以覘虛實顛死承美襲父位梁貞明元年己卯遣貢求節鉞梁因授之龔大怒偽漢大有三年九月遣驍將梁克正領兵攻之擒承美以歸克正留守交阯為楊廷藝所逐

承美見上

楊廷藝愛外人也曲頽將劉龔既擒曲承美命授廷藝爵命以李進為交外史與李充正守其城龔謂左右交趾民好亂但可羈縻而已明年廷藝果叛舉衆圍城充正潰走廷藝據其境為皎公羨所殺

公羨楊廷藝牙將也殺廷藝而代之晉天福二年為漢大有十年吳權愛舉外兵圍公羨力屈求師以劉龔龔以其子萬王弼操封為交外節度使統兵往救至白藤江權已殺公羨引兵逆戰破之全軍陷焉吳權愛外人廷藝牙將也殺公羨而自立子昌岌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昌濬繼之偽漢乾和三十二年濬稱臣于劉晟遣使入貢求節鉞晟遣給事中李嶼以旄節封昌濬使入止嶼口海賊為賊道路不通嶼果不行昌濬卒弟昌文立卒其將佐吳處坪喬知護楊輝杜景碩爭立既而丁部領平之遂有其地

吳昌岌 吳昌濬

丁氏

部領交州華閭洞人父公著為廷藝牙將五代末廷藝巡交州以公著權驩州刺史初吳權矯殺公羨而部領父子歸吳氏因遣公著還舊任卒部領襲及吳

昌文卒其下作亂部領與子璉平之領交趾事號萬勝王私署璉為節度使十年部領死

璉立七年宋開寶四年辛未命大將潘美平嶺南璉懼上表遣使入貢求內附太祖詔璉為節度使安國都護八年五月金帛犀角象牙香茶八月七日制封璉父部領為交趾郡王實封一千戶十二月命高保緒為官告使太平興國二年 璉使貢賀太宗即位五年璉死弟濬立濬尚幼嗣稱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太平興國五年庚辰四月命盧能使交趾天校黎桓擅難剗遣濬于別第舉族禁錮之代領其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衆太宗怒興師進討桓詐濬上表十一月遣使貢金銀器皿犀象牙寶等物云管內將校尉軍耆老禪等請以濬行節度使襲父兄位錄其狀呈上時已師興封奏入不報冬十一月退兵敗交趾于白藤江明年家兵不利班師七年桓又詐作濬遣貢以師致討之故也濬為桓所賜弒丁氏三世共十七年

黎氏

黎桓愛外人有志畧得士心丁璉委以兵權因篡丁氏自稱交外三使留後遣貢于宋表言丁濬與其母楊氏率吏民將校三師應臣領府事并偽以濬表呈

太宗因而撫之命張宗權等往使諭旨桓已專據其地不聽命桓上言占城國象馬數萬入寇臣擊走之太平興國八年桓遣貢金銀犀象等物雍熙二年桓貢金龜鶴香爐象牙白抹絹萬疋賀乾明節賜其使衣各一襲銀帶鞍勒馬五疋桓貢金銀方物十月庚申制授桓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尉使持節都督諸軍事安南都護充靜海軍節度交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京兆郡開國侯食邑三千戶仍賜號推誠功臣命李若拙等充官告使

端拱元年四月制桓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命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魏庠等充官告使閏四月桓遣淳化元年制加桓進封命宗鎬等充官告使十月桓貢七寶裝椅子犀象等物四年三月制封桓交趾郡王命王世則等為官告使五年三月桓遣使貢後恃險阻屢為寇害失藩臣禮至道二年七月太宗復遣李若拙以詔書玉帶賜桓三年四月制加桓兼侍中進封南平王以真宗即位覃恩也九月桓貢金銀七寶椅犀角象牙細絹詔以方物陳于萬歲殿之靈座仍許其使人行祭奠之禮真宗咸平元年九月桓獻馱馴象四年十二月制加桓功臣是年貢馴象犀七寶裝金瓶謝加恩也

五年十一月制加桓奉節功臣 景德元年六月桓遣其子黎明提來貢二十七日對于宗政殿復召于使殿勞問之即授黎明提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驩州刺史上柱國 二年正月詔上元節日賜明提錢令與占城大食使觀察宴飲是月賜黎桓應天藏經從其請也 三年三月桓死龍錢桓中子也嗣立為弟龍廷所殺

龍廷桓幼子也殺龍錢而自立其兄龍全忿之劫庫財而遁護率扶蘭寨兵相爭立未定初黎明提入貢以國亂不能還駐廣州知府高驛罷給館券真宗別

廣利源氏校鈔

詔賜五十萬錢米一百五十斛續給館券七月邵暉上言龍廷公牒至白稱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尉開明主請以八月遣弟入貢臣以龍廷未投真命輒有稱時不敢回報帝以窮荒異域不識大體詔暉諭令削去偽官方許入貢黎明提尚駐廣州詔暉以其國事及龍廷奏報諭令削去若願歸給人船館券賜錢遣之 秋七月交州黎龍廷來貢詔封為交趾郡王賜名至忠龍廷遣弟峯州刺史明昶與掌書記黃成雅等入貢詔升殿撫問久之詔授龍廷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處置等使安南都護御史大

夫上柱國交趾郡王賜食邑功臣號仍賜名至忠又遣贈樞中書令南越王並官其表進奉使

大中祥符元年東封畢加黎至忠同平章事增邑食功臣號至忠獻遣使入獻

三年黎至忠奏求互市于邕州詔止許仍如舊制樞于廉州及如洪寨互市蓋以邕為邊隅控扼之所或直趨內地事非便故也

是年三月至忠死一子方十歲遂為李公蘊所篡時至忠所遣使猶在京師真宗以其狀諭之如欲服亦聽使人掩泣而已黎氏三世共三十年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李氏

李公蘊交州人有韜略黎至忠用為大將親信之大中祥符三年庚戌至忠死于幼弟明昶爭立公蘊遂而殺之自領交州事自稱安南靜海軍權留後廣西轉運使何亮言公蘊移文言見率方物等貢請降制處之真宗曰至忠不義而得之公蘊又效尤焉益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遂用樞故事授公蘊檢校太傅節度都護御史大夫上柱國交趾郡王實封功臣號後加同平章事開府儀同三司賜之器幣又官其進奉使 五年李公蘊遣李仁美陶慶文陶碩吳懷

嗣來貢俱授以官

天禧中進封李公蘊為南平郡王檢校太尉公蘊自
前受封後或間歲或仍歲各以方物入貢是至再得
進爵 三年李公蘊遣弟李鶴入貢

仁宗天聖元年李公蘊遣李寬泰阮守強入貢賀即
位詔加檢校太師 二年優詔回賜公蘊錢物示懷
遠也 六年李公蘊死其子德政遣使告哀詔命廣
西轉運使章頻充使弔祭贈公蘊侍中南越王授德
政襲爵

皇祐元年秋九月嶺南蠻儂智高入寇聽交趾諸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助討既詔止之 至和二年德政死子日尊立德政
在位三十年謚太王日尊立宋加封靜海節度使交
趾郡王 嘉祐三年貢異獸

英宗即位加同平章事神宗進封南平郡王加開府
儀同三司熙寧四年日尊死謚聖王子乾德遣使告
哀乾德立宋加封為交趾郡王 熙寧八年冬十一
月交趾寇邊臨欽廉等州命趙高及內侍李憲討之
九月二日以郭遠為安南招討使趙高副之冬十一
月交趾納款

元豐元年秋九月交趾入貢

哲宗即位加乾平章事 元祐中進南平王乾德在
 神宗朝犯邊徽宗宣和九年加乾德守司空高宗紹
 興元年乾德死居位五十九年謚仁王陽煥嗣陽煥
 乾德之子也紹興二年春三月封交趾郡王七年陽
 煥死居位七年謚神王天祚陽煥之子也紹興八年
 春三月封交趾郡王 二十五年秋七月加封安平
 王
 二十六年天祚遣子成貢秋八月加封檢校太師孝
 宗隆二年秋八月入貢賜安南國國自名加封南平
 王三年天祚死在位三十九年謚英王子龍翰嗣

東武劉鑑庭氏校鈔

龍翰

翰音

淳熙六年冬十月封安南國王光宗紹熙

五年秋八月己卯加封思忠功臣是歲冬十二月甲

子復加齊美功臣後李氏威聲不振盜賊蜂起合圍

羅城龍翰走歸化江倚何高家外戚陳京昆弟集鄉

兵平其亂迎龍翰還宮 宋寧宗嘉定五年夏五月

癸酉龍翰死宋遣使弔祭居位三十年謚高王子吳

昱嗣

吳昱

五歲

時國威州賊阮年號金天大王與

烘路人段摩雷叛陳京與弟建國擊之既克乃說雷

摩雷和親併力攻年反為所敗年死亂平以功為子

求尚其王女昭聖從之吳昱無後立昭聖為嗣退居

真教寺學佛死居位十六年謚惠王 昭聖立一年
庚寅歲以國政授于夫陳承改名日熒凡李氏宗族
與齊民姓李者令更為阮以絕民望李氏傳至三世
宗王李稱作東都事略交趾附錄云黎桓劫丁氏再
世而國亡公蘊篡黎數世而未厭豈非幸歟令李傳
八世共二百二十餘年無子國歸其壻迨今祠祀不
絕又其幸哉

陳氏

陳京交趾人一作閩人李氏外戚也

按陳控續通鑑載京為閩人齊

東野語亦同謂其避罪流寓其國遂得政元安南黎
嶺著志畧則以為交趾又同弟建國有平寇功于山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川古蹟下散見其微時事政
非閩人也姑兩存之以俟攷李龍翰時盜起國亂京

與弟建國討平之以功為太尉建國為大將軍子承
再世其國尚李惠王女昭聖因據其位追謚京為太
祖

陳日熒始名承京仲子也國人稱其寬仁聰慧文武
兼備以李壻襲國昭聖無子復妻其妹生三子宋紹
定初遣貢理宗封為安南國王加特進檢校太尉兼
御史大夫上柱國賜效忠順化保節守義懷德歸仁
慕治奉公正恭履信功臣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
使食邑一萬一千戶實封四千二百戶寶祐六年日

奘上表請以位付其子威冕詔封日奘為安南太上
國王子威冕為安南國王景定二年威冕又遣使入
貢仍下詔獎諭遣使賜金帶并法錦下已歲十二月
元兀良合斛帥帥自雲南經安南邊邑國人拒之敗
績懼降 戊午歲威冕改名光昂遣陪臣上表納款
奉貢職先是日奘雖請世襲于宋而實自蒞國政是
歲始遜位于子威冕日奘尋卒居位十八年壽六十
諡太王自日奘以下俱竊帝其國中封其宗姓為王
威冕改名光昂日奘使子也魁奇雅量戊午歲父老
代立遣貢于宋寶祐間理宗封為安南國王後父子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臣附元朝日奘死光昂嗣尚書張立道論入見明年
遣陪臣詣闕請罪待終父喪而朝後屢諭入朝不從
至元十五年世祖遣禮部尚書柴椿論入見光昂以疾
辭委國于子日昭後數年死壽五十一謚聖王

日昭光昂之子宋亡通貢于元改名日烜中統十四
年立詔諭入朝不從至元七年命柴椿再詔日烜懼
遣從叔陳遣愛代覲世祖以日烜未廷立遣愛為安
南國王 十九年授柴椿行安南宣慰使都元帥以
兵千人衛送遣愛就國諭安南宗國族人官吏日烜
不聽廢遣愛為庶人殺之十九年復遣入見且假道

進兵占城令助軍輸糧日烜辭久疾不能入見國小
無軍助二十一年冬十二月鎮南王大軍壓境日烜
舉國迎敵戰敗遂棄城遁近親陳益稷陳鍵陳秀峻
陳文美等降詔封益稷為安南王隨師往征明年四
月國人乘熱攻復羅城五月鎮南王以水潦班師二
十一年上表謝罪世祖留其使命鎮南王統師再征
十二月日烜戰敗匿海島獻其國妹于鎮南王復邀
其歸路明年三月鎮南王以暑瘴班師日烜遣子倍
代謝罪貢方物二十七年烜遣使入貢命提提刑按
察司劉廷直等齎詔諭意明年日烜死謚仁王子日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燭嗣遣使來貢三十年上命兵部尚書梁曾等諭日
燭入見以疾辭遣其相陶子奇來貢朝廷留子奇于
江陵立安南行省以平章劉二拔都等總兵屯靜江
侯征討三十一年春正月世祖崩夏四月成宗即位
詔罷兵命禮部侍郎李術等齎詔赦罪放陪臣陶子
奇還國元貞二年日燭遣使上表求封王爵不許乞
大藏經賜之 大德五年命尚書麻合麻等引其來
使鄧汝林等還國諭安國南依前三年一貢臨其自
來朝廷不復遣使明年春遣黎克復來貢至大元年
遣貢元命尚書安魯威等齎詔往諭之

至大四年日燭遣其陪臣入貢是冬遣禮部尚書馬合謀等宣仁宗即位詔使至日燭先率兵攻占城國擄其正皇慶壬子六月兵還迎拜詔書遣使貢賀上表請罪

延祐元年賜日燭禮物 延祐六年日燭死謚英王日套日燭之子延祐七年遣使入貢

至治元年英宗即位日套遣使貢賀 泰定元年遣吏部尚書馬合謀郎中楊宗瑞齎詔往諭遣使來貢至順元年日套遣使入貢明年遣吏部尚書撒至瓦等宣文宗即位詔明來遣使貢賀 至元元年遣使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部尚書鐵柱等宣順帝即位詔時日套已委國于子日燭退而學禪

六年制封日套為安南國王降虎符國印

至元八年日套遣貢元遣死使賫詔諭安南三歲一貢回賜禮物并諭入覲以疾辭

至元十四年日套死居位十四年日燭日套之子至元十五年以父老立父歿表乞詔封不許

二十八年日燭遣其禮部尚書某來

至元五年日燭再遣使入貢後日燭死日燭立

至順三年遣其陪臣鄧世延等入貢日燭死日燭立

皇明洪武元年詔諭安南 二年日燿遣陪臣同時
段悌黎世安等來朝貢方物請封

詔遣翰林侍讀張以寧等往錫封賜以駝紐塗金銀
印 三年日燿死 上日製文遣使吊祭封其子日
燿燿為王日燿日燿之子洪武三年嗣歲常入貢謹脩
臣職 上嘉其忠屢遣使慰諭尋為叔明所弒

叔明弒日燿篡立屢遣使入貢 上以其無誠卻之
遜位于弟煒煒叔明之弟洪武十二年遣使來貢
上以其怙強侵占城境土故致敗亡乃遣使詔諭之
尋為陳煒所篡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煒 遣使來貢詔諭之既而率兵攻占城病死海濱
子日焜嗣日焜煒之子初嗣立遣陪臣阮完等來謝
二十三年冬詔諭令三年一貢著為令是時陳氏政
已亂洪武末為黎季犛所弒國遂亡

黎氏

黎利安南夷中之夷也永樂間平定安南置布政司
其後簡定季犛月湖繼反英國公張輔先後討平之
洪熙初復反攻臨交趾

朝廷安命遠侯柳昇成山侯王通相繼征之無功宣德
二年利詭進前安南王陳氏三世孫暲表乞立為陳

以後

上與一時輔臣俱厭用兵從其請利獻金人代身奉表詣闕謝尋弒曷篡其位遣使貢方物赦遂大赦交趾而令利權署國事利遂僭號改元順天竊位六年死偽謚太祖高皇帝歷十一傳為莫登庸所篡令其裔孫樞尚播遷邊隅不復振自戊申利盜國至樞凡百餘年

黎龍利之子偽名麟宣德八年利死龍嗣立十年詔命權署國事正統二年正月

詔封為安南國王賜塗金銀印在在位九年死僭改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元者二紹^平年六年大寶三年偽謚太宗文皇帝

黎基隆龍之弟子偽名濬正統七年龍死基隆嗣立八年詔封天順三年冬十月為庶兄宜民所弒在位十七年僭改元者二太和十一年延寧六年偽謚仁宗宣皇帝

宜^黎民基隆之庶兄偽名琮始封諒山王弒基隆自立僭改元天興立九年國人誅之降封厲侯

黎思誠龍之第四子基隆之弟偽名灝天順元年宜民誅為國人所立立六年詔封

弘治十年春二月三日死在位三十八年僭改元者

二光順十年洪德二十八年偽謚聖宗淳皇帝

黎鎰思誠子偽名鎰暉弘治十一年嗣立十三年詔封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死在位七年僭改元景統偽謚憲宗睿皇帝

黎漳鎰長子偽名敬宏治十七年夏五月嗣立冬十二月八日殂立甫七閱月未及請封僭改元泰貞而未紀年偽謚肅宗欽皇帝

黎濬漳之弟偽名誼弘治十七年嗣立敬德二年詔封罷任母黨阮神阮伯勝兄弟恣行暴虐屠戮宗親鴆殺祖母國人詛怨种等怙寵專權漸不可制正德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逼濬自殺國人討种等誅之在位四年僭改元瑞慶降稱厲怒愍王後偽謚咸穆帝

黎澄鑄之子鑄思誠第五子也鑄偽名琚澄偽名暉濬被弒無子國人立澄偽尊其父鑄為德宗建皇帝八年詔封恣行不道十一年為社堂燒香官陳曷所弒在位八年僭改元洪順降稱靈隱王後偽謚襄皇帝

黎椅偽封錦王江灝之子思誠之曾孫也偽名諱初封沱江王澄育為己子澄弒國人立椅偽尊其父灝

為明宗哲皇帝嘉靖元年莫登庸謀作亂梃出奔清化以憂卒或云登庸襲據以歸鵠之在位六年僭改元光治被逐後九年死

黎椿椅之弟偽名應椅既出奔登庸據其國陽立椿以從民望僭改元統元政由登庸嘉靖四年遂篡其國登庸日以酒色恣椿後血竭而死偽謚恭皇帝或傳登庸所鵠

黎裡椅之子偽名寧椅為登庸所逼出奔清化嘉靖九年以憂卒故臣立裡僭改元元和十二年登庸攻清化裡奔廣南境占城界上路險音阻故臣復立其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弟憲以拒莫氏僭改元光照十五年六月廉知裡所在憲偕討賊將軍偽福興侯鄭惟悅等迎裡歸清化惟悅乃裡先遣入京陳訴惟燎之弟蓋志存復仇以續黎祀云

莫氏

莫登庸其先不知何許人或云本廣州東莞縣蛋民其父流寓安南海陽路宜陽縣古齋社社長名之曰萍蓋無定踪之義戲語也生登庸及極父子以渙為業登庸有勇力黎澄以為都力士信任之正德十一年從陳暲作亂弒澄暲敗登庸復降暲死登庸襲殺

其子昇潛謀不軌椅不能制尋納椅母矯命自封為武川伯進太傅仁國公椅年漸長登庸忌之陰謀弑椅椅母潛告嘉靖元年椅出奔清化登庸立椅弟椿自稱安興王四年十二月遂篡其國僭號大越改元明德作大誥布告國中已而踵季犛故智偽立其子方瀛為皇帝僭改元大正偽自稱太上皇退居古齋之地增置九公府以自衛方瀛初名福海少為縣庠生知書頗有籌略嘉靖十八年秋自將襲巴廣殺之歸而病 十九年正月死登庸立其孫福海僭號改元光華及閩師將興懼親詣塞上乞降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越矯書卷八

宜山李文鳳編次

學校

此以下俱陳氏制度

趙陀王南越稍以詩禮化其民西漢末錫光治交趾任延治九真建立學校遵仁以義漢唐時嘗貢進士明經者李琴張重姜公輔是也至宋安南立國李氏設科舉法三歲一選狀元榜眼探花郎為典故給章服駙從以榮其歸

官制

丁氏以來始受宋封王爵其國則竊稱號名倣趙陀

故事自封其國有王侯設官有正有接者類品從也

鑒藏書籍

王

嗣主

上侯

侯

接侯

內明字

近侍官
家內字

明字

接明字

內大僚班

大僚班

大僚

親王班

國親
爵名

內寄班

寄班

內諸衛

諸衛

已上文
武相參

文內員外郎

員外郎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武內郎將

郎將

文內令書家

令書家

武內上班

上班

武內上制

上制

武內供奉

供奉

武內侍禁

侍禁

文校書郎權冕恭侯書舍

一作舍家

武內殿直

殿直

文恭侯舍人

書舍

文舍人

帥翁

一 武借職

借職官

文都曹

兵曹

太師

太尉平章事

太傅

太保

輔國

少師

少保

少傅

左右僕射

叅知政事

武帥

都元帥

節度使

大將軍

副元帥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副節度

副將軍

以上宗族為之

內殿前指揮使

招討使

偏將

裨將

文職

御史臺官

翰林院官

檢法官

安撫司使

尚書

東上閤門使

安撫司官人

近侍官

入內判首候

管送侍官

上品官

上品明字

上品奉僚官班

上品奉御

中品奉御

下品奉御

侍衛人化頭

侍衛人勇首

侍衛人

分權官

太師太尉衙都官乃其輔也明字為之

王侯衙門遣決衛內侍

王侯衙管甲行遣類也又一文一武各有所管

方鎮

上路寨主侯國守為之

副寨主俗呼行遣又呼高書明字大僚為之

知州

觀察

察海

押獄官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鎮邊

世襲鄉邑官

官甲上中下三等大僚諸位郎將為之

大撮

小撮

主都

泮官學官用下第學子主之教養生員

僧官

國師

僧統

僧錄

僧正

大賢官

道官

道錄

威儀

都官

章服

黼黻大粉華虫紐綾垂佩方心曲領冕旒稍類中州

國主之冠曰平天冠卷雲冠芙蓉冠服袞衣金龍帶

領掛白羅威綿嵌金珠方心曲領手執圭凡節禮受

臣拜賀王冠三級侯官二級明字官一級名拱宸官

金上綴金蜂蝶大小疎密有差親王著金紫服侯明

字著鳳魚青服大僚班而下袞冕各有級等文班加金魚

員外郎郎將戴金銀間道冕令書舍至校書郎上制侍禁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皆戴銀冕冕大禮則用之常禮止幘頭如文恭侯書

舍翁類也帶或犀或金各依品等象牙笏同職借官

職等幘頭紫服角帶無笏叉手拜國主平居戴唐巾

常服貴白國人著白者為僭制惟婦女不禁其裝飾

王侯及庶民常著團領元裳白羅紈袴鞋尚草王侯

私謁國主不市幘以示其親貢庶民並不得侍近內

內官上品戴楊棠冠綴金蜂蝶疎密不同青服中品

冠服製色稍減下品素楊棠冠紫服皆叉手拜無笏

上品常戴之中以紫絨間碧為六帶綴巾後橫帶示

其貴也中品紫帶下品皂帶還以紫磨金玳瑁為之

吳矣

刑政

法謀反者戮親族殺人者償命捕奸者得自專殺近
 代始令奸夫以錢三百貫贖死罪淫婦斷歸其夫為
 婢許典賣殺有官者驗高卑償錢贖罪背杖八十重
 者杖六十般與奸同例詈有官者量輕重令犯人出
 錢并牛酒為謝杖如之前同類鬪傷者罪先毆者偽
 造非法者以罪名點其面杖而遠徒強盜者斬竊盜
 者初犯背杖八十黥犯盜二字元盜之物一償九分
 不能償者沒其妻孥再犯者刑其手足三犯者殺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誣告者反罪公田則以歲入民歲例納身役錢及賀

正月七月節料魚米參用 農商不征糧稅

地稅人衆前世

建此法以寬民賦

官吏廉明能決訟者考功遷官 度量權

衡與中國同惟金銀段足絲帛藥物諸貨有計而出
 已交易用唐宋時錢七十文為一錢七百文為一貫
 逋負者得自禁錮盡歸本息治釋窮民不能自給者
 許典賣于人

兵制

軍無定籍選民丁壯者為之五人為五十五為都又
 推揆俊者二掌

親軍

聖翊都

神翊都

龍翊都

虎翊都

並文項

奉衛官職都

職主捕錄重罪已上皆有左右

游軍

鐵林都

鐵艦都

雄虎都

武安都

王侯家產

金侯都

躍重都

山獠都

餘不載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雜記

唐會昌五年舉格節文安南所送進士不得過八人
 明經不得過十人按唐武職之掌安南都護與峯等
 州捉搦陸路勿令真臘國人來市器仗及馬入藩嶺
 南溪洞有生梗處須鎮壓者交廣邕桂容五都督每
 三年一度領兵巡壓至時備以狀奏聞知邊郡須有
 接行及引接諸藩文首領應備儀式者蜀郡南海安
 南各聽三百騎以下桂廣邕容安南黔南等都督府
 首領有強宗部落大問取甲兵頭數及兄父具景行
 幹能文武才畧每年各以名聞應追宿衛量事處分

安南桂管等官身及家口赴給傳乘

一品 馬十匹 驢十頭

二品 馬九匹 驢九頭

三品 馬八匹 驢八頭

四品 馬四匹 驢四匹

六七品 馬二匹 驢二頭

八九品 馬一匹 驢一頭

口少者准見口給之

掖垣叢志云四夷居長內屬者若封王爵及建節惟

夏州交趾入學士草制餘則否

史通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不朽之在人何者交

趾遠居南裔越裳之俗也燉煌僻處西域昆戎之鄉

也求諸人物自古闕載蓋由地居下國路絕上京史

官注記未能及也及至士燮著錄劉炳載書則磊落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英才粲然盈帙矣向使二賢不出兩部無記則邊郡

之君子何以聞于後世乎是知著述之功其力大矣

豈與夫詩賦小技較優劣哉

越嶠書卷九

宜山李文鳳編次

書疏

閩越擊南越漢武帝興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
畧云陛下君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稅斂哀鰥
寡孤獨養耆老賑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
附遠者懷德天下懾服人安其生自以殒身不見兵
革今聞有司舉兵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
外之地剪髮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帶度理之國法度
也自漢交定以來七十二年閩越相攻擊者不可數

然天子未曾舉兵入其地也南越非有城廓邑里處
溪谷之間篁竹之中習于水戰慣于用舟地深昧而
當水險山川要塞險阻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
之甚難天下賴祖宗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
兵草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越人名為
蕃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令上事自相
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勞蠻夷也且越
人輕薄反覆其不用法度非一日也一不奉詔舉兵
誅之臣恐乃兵革無時得息凡發兵入越也輿輪而
踰嶺施舟而入水行數百餘里夾以林深叢竹道上

東武劉遵民校鈔

下擊石林中當蝮蛇猛虎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相
隨屬也曾未持兵接刃而死傷者必衆臣聞軍旅之
後必有凶年言民各以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
地之精而災害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澤及草木
一人有饑寒不終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慘于心方內
無犬吠之驚而使甲卒暴露中年原霑潰山谷邊境
之民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臣聞
越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路不接車馬不通天地所
以隔內外也況南方暑夏瘴熱暴露水草蝮蝎蠱生
疾病常作未血刃而病者十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

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王第甲弒而申之以
 兵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以臣重臨存弛德垂
 賞以招致之此必扶幼携老以歸德若無所用之則
 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蓄越比必委質
 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紐印之紐
音鎮撫外藩不勞一卒不煩一戰而威德並行秦時使
 尉屠睢擊越越人逃入山林不可攻留軍屯空地待
 其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
音謫成以備之當此之時內外騷動百姓靡靡行者不
 還往者莫返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于山東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難始興此者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者也兵者凶
 事一方有急四面偕從臣恐變故之生奸邪之作由
 此始之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
 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
 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興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敵
 也如使越人蒙死倖倖違執事顏行猶雁在前行
故顏行音杭廝
 輿之卒有一不被而歸者雖斬越王之首猶為大漢
 羞之陛下以九州為家皆為臣妾陛下垂德惠以覆
 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被恩澤萬世傳之子
 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秦四山維之也夷狄之地

何足以一日之間

不足為一日間之

而煩汗馬之勞乎是時

漢兵遂出未逾嶺適會閩越王弟余殺王奉其首于王恢恢以便宜按兵告韓安國而奉王首馳詔罷兵上使嚴帥諭越南王朝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與誅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上嘉淮南王之意

漢和帝永元元年嶺南獻生荔枝唐差上使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獻為功伏見交趾七郡獻生荔枝龍眼等十里一置五年一堆晝夜傳送南土炎熱惡獸不絕于路至于觸犯死亡之害此二物升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殿未必延年益壽記曰遠國珍羞不以薦祖宗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乞勅大官勿復入獻

漢末袁徽客交趾寄荀彧書云交趾使君與問優博達于政事巡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虞民不失業羈旅之輩皆蒙其庇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

吳合浦交趾太守薛綜與刺史呂岱平士徽亂岱被召綜上疏云昔帝舜南巡蒼梧秦取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內屬久矣越陀起番禺懷百粵之君珠官之南是也孝武誅呂嘉開九郡設交趾刺史以鎮之

山川長遠習俗不齊長幼無別民缺禮義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徙中國罪人雜處其間稍使學書粗通禮化及錫光守交趾任延守九真乃教民犁耕使之冠履建立學校導以禮義由此而降四百餘年似有條類然土廣人衆險阻山林易以為難若使治縣官糜蠶示令越服由戶租稅取供辦貴致遠珍金珠香藥象牙犀角珊瑚鸚武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亦不必仰其賦入益中國也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恒不類曩漢時法寬嘗自放恣故數違法臣所見南海蓋為日南太守儋萌為將與周京并請太史酒酣

東武劉燕履氏校鈔

作樂功曹潘欣起舞屬不起欣猶近強萌萌怒殺欣苗率衆攻萌故交趾太守士燮遣兵討之不克會刺史朱符嘗以鄉人劉彥之徒分作長史侵虐百姓黃魚一枚收穀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是後以次鉏治綱紀適定後呂岱平士燮亂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乘風由此言之綏邊撫裔實在其人伯牧之威宜擇清能荒遠之表禍福尤甚今交趾雖有粗定尚有高深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未綏依作盜元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撫七郡用方畧智計庶可補緝但其中

有僅守常法無奇數異術者羣惡日滋終示召亂
吳中書驛華覈表薦陸喬才通行爽晉歷選曹遺跡
可紀向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御命
在州十餘年賓帶殊俗寶玩叢生而內無粉黛附珠
之妾家無文角犀象之珍方今之臣實難得也若召
還寵以上司則大工畢脩庶俗咸熙矣
晉武帝時吳既平普滅州郡兵冠軍將軍陶璜上言
曰交土荒裔斗絕一方或重譯而言帶連山海又南
郡去州海行十有餘里外距林邑纔七百里夷帥范
熊世為逋寇自稱為王數攻百姓且連接扶南種類

東武劉德成氏校鈔

猥多朋黨相倚負險不賓往隸吳時數作寇逆攻破
郡縣殺害長吏臣以虺鴛昔為故國所採偏戍在南
十有餘年雖前後征討剪其魁桀深山僻穴尚有逋
竄又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溫濕多有氣毒
加累年征討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
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卷甲消刃禮樂是務而此
州之人識義者寡厭其安樂好為禍亂又廣州南岸
周旋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戶及桂林不羈
之輩復當萬戶至於服從官役統五千餘家二州脣
齒唯兵是鎮又寧州興古接據上流去交趾郡千六

百里水陸並通互相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夫風塵之愛出於非常臣亡國之餘議不足採聖恩廣厚猥垂飾擢蠲其罪釁改授方任去辱即寵拭目更視誓念投命以報所受臨履所見謹冒瞽陳

陸贄奏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云嶺南節度經畧使奏近日舶頭多往安南市易進奉事大實懼乏供臣今秋差判官就南安收市坐定一中使與臣使司同勾當庶免隱欺希顏奉先聖旨宣依者遠國商販惟利是求綏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俗號殷繁交易之徒侵尅過深則必招採失所曾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無內訟之意更興出位之思玉毀積中是將誰咎珠飛境外安可復追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今既欲如此宜其殊俗不歸况又將蕩士心謂降中使示貪于天下賄通于朝廷卑污清時虧損聖化法宜當貴事故難依且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莫非王臣若緣軍國所須皆有令式慎制人思奉國闕供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而輕外使殊失至誠之體又傷賤貨之風皆押不出

宋太祖嗣位五年將取交趾王禹偁為論辯之曰夫中國之于蠻夷猶人身之有四肢也運動伸縮隨諸

人心故曰心為帝王之謂也人一手一足間血脉有滯筋骸不寧則必藥餌以攻之攻之未和則針貶以達之非不知藥餌苦口而針砭膚也所捐寡而所益富矣君天下者其猶是歟我

太祖皇帝受禪于周萬國朝宗聲明文物一變及古居帝王之位視變貌之病故一之二之歲藥庸蜀湘潭三之四之歲針廣越砭吳楚筋體血脉頓然可康非王者神機睿畧疇能至此乎泊我后嗣守丕基取士庶以為并者心腹之病也苟心腹未治四肢痛治乎于是煉仁義之藥餌修道德之針砭大瘳而愈九州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四海既康且寧顧爾交州遠在天末實五州之外而四肢之餘譬于身猶一指爾雖有一指之患聖人得無念乎是用開爾昏庸被我聲教爾其從乎況在有周白雉來獻降及爰漢銅柱高標至于皇唐帝曰內地唐未富難未遑底平今茲聖朝益覆萬國太平之業之既成矣封禪之禮將已脩矣俟爾至此庸乎帝躬爾無向隅為我小急俾我為絕幡斷節之討用屠小國雖悔焉追矧夫爾水生珠我沉于泉爾國用金我捐于山非利爾之寶也爾民頸飛我車有馬爾民鼻飲我有酒肉羊爾之俗也

飛頸野人也鼻飲者即交廣蠻獠聞有是類

爾民短髮我有衣冠爾民口舌我有詩書教爾之禮也煌煌爰州烟蒸霧煮我飛遶雲洒爾甘雨湯江瘴海火傷日鎔我張舜琴扇為薰風爾天星老人謂不職我有紫微使以拱極爾地齊魅人懼其怪我鑄大鼎使以不害出爾島夷觀明堂辟雍乎脫爾吉服慕華袞山龍乎爾其來乎無速厥辜方將其車徒成其鉦鼓向化我其赦逆命我其伐惟向背皆在其審之太平興國五年征交趾不利田錫上疏云今交趾未下戰之無功春秋謂老師費財兵書謂鈍兵挫銳臣聞聖天子不勝廣于邊鄙惟務廣于業武有七德陛

東武劉燕庭氏筆

下何不廣之天生四夷陛下何淺取之必若聖德日新遠人自然入貢外國自然來降彼國自有灾厲彼國自有凶荒尚書曰惟德動天又曰四夷來王周易曰聖人先天而不違况四夷乎臣嘗讀韓書外傳曰方成王之時越裳來貢重九譯而朝周公問其所以來其人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必有聖人蓋往朝之昔太宗征遼魏文貞切諫及貞觀太平之後天下州三百有六十羈縻州有二百屯田置戍悉在外荒不必加兵自求內附交州謂之庫海得之如獲石田去者不習水土居者大半天殤

宿兵久已死亡頗多陛下念征戰之苦思用度之廣愛兵惜力無鈍兵而費財脩德來遠無畧內以勤外即詔執事寬其誅戮又何必蕞爾蠻陬勞陛下之震怒以傷朝廷之大體也太宗賜璽書言事古諷今有犯無隱居言官之地不為從順得諫臣之風深可嘉尚邦國之事朕思之甚熟予興師伐叛皆有理而為之且非無名之舉也頓以一境篡奪相繼廣西轉運使有狀奏言丁璿之被賊害亂有定民得疇依况累朝以來脩貢不絕為人主者思不救之妥命偏師往安彼俗既不貪其土地今即止干戈

東武劉燕庭

初命李憲討交趾楊繪上疏曰臣伏聞交趾猖狂上負聖化方議討伐雖神謀睿算已決勝于千里之外而臣不度愚昧敢陳蕙莛出于愛君之切然也伏乞采其狂言臣聞軍志有之善攻者攻其所不守善守者守其所不攻今側聞潭廣易帥脩飭守備而南閩泉福之守未聞議焉雖越廣然後抵閩然慮泛海使便風或有出其不意亦未宜急于守其所不攻也交蠻擾于南方其于出師命將及偏裨之選皆西邊之備設萬一有乘虛掩不意之寇則其憂又大矣則亦非所謂守其所不攻之義也臣所謂西北之備者非

謂增兵嚴警張皇其事但陰留驍勇諳練謀慮之將
 不盡遣行于南討庶乎有以備西北緩急之用切見
 癰疽之醫未嘗不先用托裏之藥蓋治病于皮膚者
 必先固護于心腹此雖醫之智亦不可謂不知所先
 後也唯願陛下察其先後而慮乎皮膚心腹之害焉
 臣又覩招討副使李憲年三十五六官已為防禦職
 為押班况聞有才令仗宗廟之威靈稟陛下之聖策
 功其必成臣願陛下儲思于他日成功之後也賞爵
 必崇年又未高權又益盛乞陛下處下之得其當而已
 伏願陛下聰聞明覽其于古今安危之機歷代興亡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之轍中貴任權之敗不假臣縷細而謹按唐憲宗
 命吐突承璀為行營招討使于時白居易為翰林學
 士上疏切諫在其集中臣非不知陛下聖德神功過
 憲宗遠甚今李憲又止是副使非如承璀之比然臣
 遭逢聖恩忝在白居易之位而又翰林學士三員鄧
 綰入試院陳繹出知府本院宿直唯臣一人則臣之
 榮幸又過于白居易臣不欲使唐憲宗朝獨有翰林
 學士白居易敢言事而陛下聖德神功過唐憲宗遠
 甚乃無翰林學士白居易者是敢進其區區伏望陛
 下赦其征僭之罪而賜之深恩遠慮

熙寧十年監察御史蔡承禧上神宗再征交趾書云
臣聞漢儒曰聖人以天下為度傳曰江海納汙國若
倉垢則知天下之治亂無窮若鉛銖以較之則道有
所不及故聖人限要荒之俗以不治治之而天下無
不治也伏自交寇之弗率一隅之間兵死于道者相
屬丁男之轉輸而弊于路者相繼靡都內之財以億
萬計二歲之久可謂勞矣而所得者廣源數州之地
而已夫瘴海窮山蛟虺霧毒之淵藪飛鳶墮水上溫
風作其間殆非人境雖盡得之何補于天下若討安
南之罪則已伏罪矣雖三苗弗率而七旬班師義何

東武劉燕民校鈔

加此然而郭遠趙嘗未罷歸邊兵未還營伍外議喧
傳以為李乾德之降疑不深隱匿朝廷再欲興師不
識有此否乎夫蠻蛋之俗荒服之外通譯而能書亦
已多矣臣知朝廷必不計其意之厚薄而與之較也
夫所謂限之以荒服者三代之治蓋詳密矣亦以為
不足治也何也不欲以遠而勞近以夷而困華若朝
廷以為蠻夷以讎劫為事以收取其境土而殪其元
惡浮其黨類慮其復為異日之患即用遠高之徒以
守之使其怯于攻討之勢而不來可也萬一有再舉
事之策臣願更且詳思熟講假湖廣之人安息數年

候瘡痍平殄然後留意未可輕議以恢陛下納汙含垢之量臣誠淺言輕干冒天威

晁補之上言曰臣聞杜牧曰國家大事牧不當言實言之有罪則自以其書為罪言安南之舉賤臣輕言之亦罪也夫仁懷義率智謀信結而出之以勇聞然而敵堂然而陣身被堅執銳奮臂大呼以先三軍使三軍之士進旅退旅如驅羣羊如視嬰兒與之往與之來莫知所之若是者臣不能布策挾龜迎日計月望雲占風觀星候雷聲雨沐虹垂霧橫暈珥光恆皆書向破從孤擊虛六窮三刑生王囚死以察害凶以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明利吉使三軍之士逆之以止順之以行不厭不疑至死無所災若是者臣不能畫地聚米相險度夷左賁右白前烏後龜無當天牢無處龍首高陵知逆背且知向林木之濕葭草之陂一迂一直一亟一緩遲使三軍之士所由以入所從以歸交桂杞絕不失地宜若是者臣不能馳一乘之車掉三寸之舌不甲不兵以行賊營曉以禍福諭以利害使賊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可以無戰而屈人之兵若是者臣不能深溝高壘清夜以待示以所害欲戰不可三時務農一時習武百姓家給人足雞犬相聞使賊不敢南下而

獵于嶺東出而渙于海徹關棄傳內外為一若是臣者臣不能臣負不能之才臣且少孤不幸墮在荆棘泥塗之中荒楚幽穢不得預聞下士之議而私慕庶人所以傳語者是以不勝犬馬願效一言雖然凡所言者亦非曰能之持其理勢之然否可道者也自交趾犯順侵軼郡縣溪嶺騷然檄書日聞陛下仁愛遠民若保赤子憂勤宵旰思所以禁止安集者臣雖不備行列有目有趾莫非王臣故忘其怯懦以自試鈇鉞之誅謹參古驗令先論其所宜勝與所為未可取者而次條愚計于後以備執事者擇焉傳也曰不先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又曰敵加于已不得已而應之謂之應兵兵應者勝陛下以父道育四國四國所宜歡欣咸以子來而交趾不道乃干大順陛下謀于心謀于卿士以逮庶民設壇授鉞應而討之兵應者勝此其理勢必勝一也兵起之初五管莫備賊至城下市舍不知而邕州刺史蘇緘家世儒者不識金革汗馬之勞猝遇大變乃能奮不顧身閉城乘疊連鬪宛轉以嬰賊鋒兵敗不屈血染砧几妻子女婦駢頭為戮將吏偕死者至數十人遠近踈動爭欲仗節前驅者此其理勢必勝二也陛下即位以來精意武備設

置置官以董軍器金鐵皮革筋鋒膠漆精良百選刀
稍矛槍戟楯蔽櫓矢弩胃鎧鼓旗笳角凡軍之需一
切素具此益黃河之水以滿隋漂南盡豫章之木以
為船一船所載當中國車數十量舳艫相御以濟南
師此其理勢必勝三也交阯之地不過中國一大郡
叫呼跳梁不足以越千里疲弊空虛不足以支數歲
陸下神武天旋雷動莫不蠢然況此小寇制之得術
捐五管一城足以當賊有餘何至曉曉以煩執事者
今析中國之衆王一以伐之如舉岱山厭烏卵此其
理勢必勝四也陸下謀臣計士布列中外適一事命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一將皆試可乃遣而比歲更武舉之科親延于廷諏
以計策天下小兒孺子莫不踴躍憤排爭試劔馳馬
指畫議論以希功名其作新振起亦勇氣百倍矣交
趾徼外小國其人腥臊常性鈔掠奪擊與邊人爭一
旦之命此如攫鳥逸獸雖角牙爪嘴輕利足奮而不
知人能以機械罔罟獲之此此其理勢必勝五也雖
然勝可萬全而有未可取者此事之情不可不察也
陸下方招西疆指圖授算以取熙河六城如探懷中
物虜逃遁不敢窺境上將徂近功士飽新賞帶甲子
萬乘勝南指有輕交趾心臣以謂姑無謂交趾小蜂

蠱有毒不可忽也傳曰烏窮則啄獸窮則搏人窮則詐者魯人與邾人戰魯卑邾不設備而禦之邾人敗魯使我軍不知察知交趾示弱以堅我我追其窮使姦謀得恃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一也中國陰陽之中土氣和適其生物如之故極寒甚熱皆是傷病百越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烏獸希毛故性能暑三月五月春草黃茅霧嵐瘴氛上炎下潦颶風之所扇鼓且土多毒蟲蚺蛇沙虱過而踣者猶十三四焉今以舉大軍宿之其間久而不負強者病弱者死奚暇爭功利者哉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二也古者興師十萬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日費千金故軍無輜重則亡無委積則亡無糧食則亡臣請以漢賈捐之所論羌軍質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錢續之今交趾之遠非特羌軍也且輟畿內卒禁及調河北京東戍兵五六萬以代之倍道兼行三月而後至以臣計之人日糒二升則五萬人之費日千石也行三月日千石舍朱畢陳未定而十萬石之粟去使其淹回未有成績其為費可勝言哉孫子曰智將務食于敵食敵一鐘當吾二十鐘芑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此計平地千里之法也今以京師直交趾五倍

而言之則何啻二十鍾二十石而後可以當賊之一
劑其俗又非專以五穀為養也未實草根魚鼈蚌唇
之為輔且其土之所土足以給其人安坐而待我若
此雖十年不病闕食也傳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持
久非遠行之利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三也平陸之軍
習于車攻閑于騎鬪蹈蹂厚土大步疾走左旋右折
出入往來蕩蕩坦坦不可障阨而以之入于東南之
幽前則重山後則複溪左則大阜右則深谷積石叢
篠車以摧輪馬以敗蹄擇土計地苦不容足縱行則
絕首尾橫則絕兩翼往不知所返而賊生死其地其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人如猱狄下上坂險筋力百倍于華人倏起忽止適
去已至從之如搏景不可得也傳曰不用鄉導不能
得地利地利者兵之助故孟子所記亦先地利而後
天時而將士非素知此其理勢或未可取四也畿內
禁卒固天下之材選賞罰素信約束素明奉勇亦當
百然臣竊計之設比營而擇或取左遺右或取右遺
左參差不齊聚為一軍則少非同卷長非並舍齊賜
不偕受調法不俱行雖一之以旗鼓畫戰目不能以
相識夜戰聲不能以相知則臨事難齊而河北京東
之卒又半雜新軍庭辱貧窶不任田畝徒博飲酒計

窮力盡之人乃起而為兵一旦遂驅之戰不惟不足
勝戈甲為病而其往也皆有威威羈旅之懷夫戰勇
氣也氣不盈不可必勝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五也凡
此較然易見雖五尺童子能道之而臣所以獨不自
已區區為國私憂過計者非以交趾果能為足拇病
也以為遠勞王師戰久不決則事將不能無弊不可
不察也夫交趾實古揚州之南境自古三代盛時列
荒服之外不及以政秦并天下略定揚粵以誦戍守
五嶺與越雜處以至漢而任囂尉陀亦數以其地叛
當是時有閩越東越南越東甌西甌謂之百越交趾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百越之徼也其國距洛陽南萬一千里人皆雕題文
身項髻徒跣俗相習以鼻飲父子男女同川而浴今
其地負海倚山阻險僻迂師行之道可以為正為奇
為伏者非特一途而已也蓋漢初遣王恢韓安國擊
越亦一出豫章一出會稽時唐蒙亦使越越人食蒙
以蜀枸醬蒙歸因又上書通夜郎浮船牂柯以出越
人不意其後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接
蓋出于連水水州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潢浦按
圖潢浦蓋出于廣州故歸義越侯二人為戈船下瀨
將軍出零陵下瀨水按圖瀨水蓋出于桂州馳義侯

發巴蜀罪人下牂柯牂柯即唐蒙所通道起夜郎者也于是五將軍咸會越人或降或亡南越平為九郡至建武中交趾女子側貳叛馬援將平之援始自合浦緣海而行隨山刊道蓋千餘里如浪泊禁溪無功居風下雋壺頭之路凡圖記可見往往援所行也今其計謀所長不可得而知所可知者其出入往來死生之地髣髴具在師行所從不可不察也臣又以今言之居後踵前固不必皆出前人之舊而其大概頗湖以南要害之地朝廷因以分屯迭進至于明越餘杭海上諸郡負海無障塞中國所素不虞者臣願亦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粗備守禦備游寇凡此非特以待交趾而已臣又以今料之使賊能為狂計固不出于三若外有合交據關守隘以老我師我頓兵絕徼之下曠日遲久欲戰不可引去則賊又復至回軍轉陣返而越之賊又入保如初如是數年則邊人未有息肩之期此計上也若開關闔戶誤我以利誑我以弱設計誘我且戰且却我易而不戒乃亟入之以墮賊計中賊度我歸遠奇兵斷後我進無所得欲退不能此計中也若棄關不守鼓行出隘唐突侵軼疾戰自快輕勇悍亟分散四擊大則劫城小則掠屯其入吾之地恐不深其爭

吾之利恐不及我主彼客彼輕我重我衆彼寡雖強可虜此計下也賊出上計利在賊出中計利害半出下計魚爛亡矣臣又以今料之賊必不能出上計何則海外遠國固非交趾之弱所能恃雖近有羣獠又非固為交趾役也况敢侮王國乎意者輔車相依唇亡齒寒有不安自之心今臣姑置遠者而不論論羣獠之近者則亦不可無所以恃之今見朝廷舉大兵欲滅交趾彼其中能無介然疑似之心哉臣獨計以謂誠能擇使者如酈食其司馬相如陸賈班超等輩乘驛持節以寬大鎮之告以朝廷誅叛逆賊即伏行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罷兵矣能從中國討賊及反間致頭首者計所得以賞以身從者賞以身以家從者祿以家以卿從者封以卿以縣從者侯以縣縱不能悉從可以少定其志則是不戰而賊之形已窘矣臣又料之賊無他助其上計不能悉用或者猶參上計而雜中計計參上計據關守隘以老我師我雖衆無所用之請以大軍當其衝虛張聲勢以疑賊而陰擇精兵為三四間道絕徑或簿具左或突其右設奇取之兵法所謂攻其所不守也昔蜀張姜維拒劍閣鄧艾乃潛自陰平行無入之地七百里鑿山通道崎嶇險絕以羶自裹輪而

下士卒皆緣崖攀木魚卒而進卒降劉禪此設奇者也雜中計開關闢戶以誘致我我雖衆無亦必入請留大軍屯其後而以驍銳佯從之輕足利兵以為前行分屯析隊伏于兩傍勿薄勿迫遠而挑之偶勝無追不勝疾歸棄金遺鼓援衆以馳賊貪吾獲可邀于阨卒前遇伏其衆必覆兵法所謂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者也昔北戎侵鄭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勝不相推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退而過覆必速奔從之遂破戎師此設伏者也賊出上中而不利將悉衆皆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出以微幸于其下計是固中國之利也請剋日而取之昔魏祖伐關中賊每一部至魏祖輒喜破賊諸將問其故魏祖曰關中道遠賊若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下也今皆來集衆雖多軍無適主一舉可滅諸將皆服語曰連雞不俱棲可離而解賊衆之謂也此三說者譬之丸不能出于盤其大概如此然兵無常數故隨所動而應之前必有滅竈之說而後繼之者得以起添竈之智顧為陛下將者何如耳賊出下計而又不利將大走遠遁亡海絕道以保窟穴臣請按甲勿從或曰按甲勿從何以立威于天下曩士卒

所以犯晨夜冒白刃者懼不勝使幸勝柰何幾舉而棄之且賊窘窮無所知此如兩鼠鬪穴中將勇者勝臣則以謂不然兩鼠鬪穴中將內鼠勝且欲搏賊大海之間其勢必與之相從于舟楫夫使吾三晉齊魯之人失夷曠而為樓船關艦浮之狂瀾之中平居無事目亂心悖而况乘以倉卒微風狂檣一夫蕩櫓我衆駭矣又何暇與之較強弱勝負哉蓋前世語水戰以謂越人能入水負舟而杜牧所傳鄭年者能沒海復其地五十里不噎今海上賈人亦往往遇水寇鑿舟泥焉此其非中國所用以取勝故也故臣請按甲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勿從而更設策脩備以待之且陛下富有天下地漸日月之寤府籠山海之藏非以交趾羸陞安定勾漏靡零曲陽北帶稽徐西于龍編朱鳶封溪望海卑陬不毛方尺圍寸之地為足有也又非以交趾生犀馴象古貝文螺琥珀翡翠鼈皮鮫革蕉紵桂嘉詼奇不法殫瑣極細之物為足寶也不得已而問其罪足以威懾小寇使之悔過效順歸命中國而已賊既定臣請循古更選仁厚勇略堪任將帥者以為五管諸州刺史太守以歲月鎮撫其民而因其家之可任者置土兵如保甲以時教習土兵之外乃募游軍而就擇

將吏其地平居無事謹養而善別之以周知其心有
故王臣失勢欲復見其功者聚為一卒有死事之人
昆弟欲為之報仇者聚為一卒有貧窮忿怒將使其
志者聚為一卒有故贅壻人虜欲昭迹揚名者聚為
一卒有故胥靡負犯之人欲逃其耻者聚為一卒加
賜而時慰焉使之居其地服其俗安其水土便其械
用因其糧食得以無煩執事而坐制其弊乃可以得
志此百世之計也臣身非安南將吏民庶又不親與
交趾接也安能周知其虛實短長利害所在曰今日
出某道取某屯明日出某道取某聚某道可以為正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某道可以為奇某道可以為伏意者其大概理勢之
所在故臣得以臆計胷度而妄議焉若夫知己知彼
每舉不殆與敵變化循環無窮提軍挈衆動于九天
之上此則大將軍之任非臣得所而前知也臣愚疎
外不知事體昧死陳愚計

張方平又上疏論征交趾備禦九事曰臣伏見交趾
自李日燭以來貢職已廢朝廷闕畧不問邊臣苟慢
防禁益弛兇惡恣盜賊姦蠹之民諸配徙者不無逋
逃頗從亡匿亦有士人頑嚚不逞投身亡命赴其招
進教之治兵助為邪計故今乾德敢奸王命凶黨用

事多是華人向者遣使例抵其國見城中無居民府舍湫隘陋茅竹居數十百區以為軍營兵器有弓弩木牌梭鎗竹鎗弱不堪用勢不能為中國患故遠而易之至景德中李氏竊此封域及今七十餘年王人久不涉其地不復知其虛實今聞其城柵隍塹乃有數重兵力民衆必益充足頗畧傍近古城等諸小國事勢設施比前為強大而嶺南長史猶習故常本非經遠之才又忽不虞之戒征妄輕脫為國生事蠻性狼悍有不能堪告訴不聽投書不受事情壅塞積成忿恨及其戰艦抵岸軍鼓扣城如入無人之境界畧無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交鋒之備寇兵所至城邑為虛遷致貨財係累婦女封豕長蛇恣其酷毒傳聞其事可為痛心然此為既往之咎方當慮方來之策謹條九事列于左方一事令准向兩浙江東西湖南北州縣乃歲旱蝗陂澤竭涸野無青草人戶流散窮荒極弊事可憂痛方當散利薄征緩刑弛役布德施惠以撫存保息而盜起南裔王師大集此時民力何以復堪賊發臣愚以謂今茲上策當以謀取不可以力勝謂宜且擇廣桂二守臣精宥毅重識畧足任者屬之方面付以便宜使各選舉部下文武將吏其兩路職司朝廷為遴選令協

力從事招集戶口各安本業為發禁卒以代荆湖見
兵益令募土丁壯分屯緣邊城使足以保守要害更
相救赴則賊不敢窺徼內自取殲夷時糧儲積芻茭
為事及其有備揣情觀變臨事制宜歲年之時經營
進取蓋中國御蠻夷固有大體圖功宜審慮害宜深
務在保威靈紓民力全士馬之用惜金帛之費先取
多福以絕後虞此為全勝之算經遠之道倘謂業以
興舉難以散遣猶有中策具諸下條二事蠻寇自入
欽廉以至臨邕州殘暴黎庶吞食城邑既而席卷還
其藪穴及今已累月朝廷旌死事而錄其孤推恩厚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矣然及民之患尤有關者春秋傳魯莊公曰小大之
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曹劌曰此可以戰蓋謂其重人
命也謂宜特降德音下廣南荆湖以慰安遠人之情
使知陛下哀痛傷側之意凡四路百姓耗乏事加惠
優恤之庶國家仁恩無所不逮至如解釋里誤以安
吏卒之及側開設賞募以招溪峒之首豪祭酹其亡
魂掩藏其殘骼皆前代常行之事也夫文之所加者
深即武之所伏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施者
廣震曜殺戮生殖長育功用相承此天之道也三事
東南六路炎荒已甚官司匱乏莫相救恤又緣青苗

助役市易之法農民困于輸錢工商窘于射利謂之
錢荒人情日急令王師薄代聚于荆潭調發賦輸即
以軍興從事游饑之際供億實勞臣聞豐財用兵之
本也所有荆湖南北廣南東西四路青苗助役市易
法伏望特賜先罷彼法令復依舊制施行以此宣布
德澤慰說民心易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
民忘其死說之于民勸矣哉四事臣聞兵者死生之
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憂深而思遠知天知地勝乃可
全地者遠近險易廣狹也彼蠻之舉事非謂其衆可
以抗王師非謂其智謀可以勝中國而敢為暴害至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是者負山海之險林藪之深可以出為寇患可以入
與戰鬪乘其無備因而得逞傳聞蠻界其崖壑深阻
處篁叢林薄不通入行人有操持器仗者縱橫不得
回轉頃年貢象治路畧容象行謂之象路象過尋復
蒞塞蠻行如鳥獸奔竄山藪間有知其路外人不得
而入也今業已失備致寇蠻又恣衆而歸王師出征
是行天討非救急之兵也救急則欲速要之致誅而
已不計收功之緩當圖全勝之策今興師十萬日費
千金銳士不可久于瘴鄉驍騎不能馳于鳥徑營
柵無所立糧道不能通長兵無所施行器無所用財

殫力屈徒沮國威先有自困之刑未見必舉之勢何也若士馬而得用則螻蟻之衆何足平若士馬而不得用則熊虎之力無所展儻令冬蠻未撲滅則未春兵須抽退更圖後舉臣切難之臣識闇志衰安知軍旅之事但以古今方策亦足比測事宜向者嶺南有萬兵蠻何敢輕入切謂今未弔伐兵在于精不在于衆可以計取難以力爭况淮浙江湖公私罄匱人至相食豈有積蓄計置芻糧若令諸軍且駐襄鄧將佐僚吏省去冗員隨行廂軍量充役使自餘殍食一切勒回以寬轉輸省齎送國財民力實為大計襄鄧間

東武劉夢

比年豐稔倉廩充實軍留就食足支歲月士飽馬肥暮秋引發乘銳誅賊軍氣自振後無艱乏方可圖功五事臣觀蠻事可以計取難以力爭蓋交趾氣俗與諸蠻不類諸蠻貴種姓服役貴種義不可奪今交趾自國朝以來已易四姓皆由大校以權黨篡奪乃是唐末藩鎮遺風改其勢易為翻動切聞乾德尚幼諸酋共事一向主二三人今年入寇大獲金帛子女各得所欲蠻夷不義唯利是貪歸國爭功豈能相下如其三部分投三酋各為主領被之告命使達蠻中事縱不行必生猜二以至他日其勢常在多方以撓之

則功易舉矣兵法曰軍莫親于間事莫密于間非精
知微密不能用之間之術神妙之道也唯時會之難
得今實得其時會唯陛下深念所以可付之人誠為
上策六事林邑國在交州南境本象林之地漢時列
為郡縣後有功曹區連者殺縣令自立為王因別為
國歷江南六朝嘗羈屬之隋仁壽中擊破其國尋而
自復至唐朝貢不絕國朝以來為交趾所隔遂不復
至然至晉宋歷代常侵寇交州南史以為林邑素無
田土貪日南地沃常欲畧之故乘釁即入日南九德
諸郡輒留不去唐末亦是為羣獠搖扇以陷交州為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中國患今揣能害交趾者唯林邑且林邑與交趾相
去纔千里本共象州一州之地今桂州至邕州尚四
十程則是林邑交趾之間比邕桂中間程途猶近意
者募能使外國之人諭以討交趾約之師期使自一
面入會王師如能破交趾者以日南九德之地委之
蠻夷貪重利必自為力亦伐國一奇也七事切見安
南後軍見在本府待師期所領南京一將外又涇原
秦壠之兵約二千五百騎聞約取七月到本府正是
六七月間在路到此又便南行夏秋盛熱比至桂州
已行萬里臣前陳已蠻界山林崖壑之險不通人行

馬實難用頃年儂賊作亂狄青破之闡在邕州西北
實近山陂地勢寬卒馬得施力故當時破賊馬軍之
力為多今日行軍深入蠻地事與儂賊不同儂賊溪
峒一首領入我郡縣之間止是劇盜擊破即糜爛矣
今交趾自是一國竊有土宇恃其險遠主客勢殊秦
渭馬軍弓箭手本備荒戎皆是捍邊銳兵輕騎有到
京師猶謂不伏水土輒生疾病而乃驅之瘴霧沮洳
之中巉巖險惡之地水多沙毒草無藁枯進又不可
以馳突決勝其能還者無幾矣况西北戎虜睚眦顧
望如聞王師遠出邊騎多行忽起風塵未犯亭障東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西往還萬里莫相附府又不比海隅之失備矣凡言
國家大事必曰軍馬軍馬者戎事之本不可忽也今
邊塞簡選一銳士調習一壯馬甚不易得盡心于國
家者方知之爾所有見召還邊要將官及騎兵願各
遣還本道使荆湖多募丁壯蒐補諸州土軍其將士
諳識山川地利其騎亦只用南馬格式雖下筋力自
壯慣行險隘安其水草使與中國之人相先後勢之
便者已且使戎虜如朝廷之力一方有警邊備晏然
不為動也八事伏見安南招討使期留請兵以八月
中旬悉至潭州潭州去桂州十四程切聞嶺外嵐瘴

八九月尤甚謂之黃茅瘴草黃時瘴氣方盛十月以後氣候始肅湖南饑荒糧草難致久留就食實費供輸若使引行觸冒瘴毒士馬未用恐多病疫若展一月期會可省一月舟糧湖湘之民大寬事力比至其時新穀已熟暮秋湖外風土調適免致人騎枉有損傷國計軍行兩為便利凡事本朝宗祖有邊防大事亦嘗採羣議今安南之舉興師十萬萬里討伐涉危度險利害甚多然聖志先定國論已協伏願特降聖書內外近職之臣各令獻策以示博訪之道使四方知陛下重謹之意三軍知陛下憂軫之懷觀其臧否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亦以見羣臣之才識愚者千慮尚須有得採擇所長不為無補也

元世祖時累征安南日本東平布衣趙天麟上太平金鏡策宥不庭曰臣聞文德者養平之膏粱武成者定亂之藥石當太平之時而耀威振武所謂以藥石代膏粱之用其為害也實曰非輕是以定亂右武守成上文乃國家長久之計也方今龍飛九五臣服億兆太祖以神武開基受天眷命奄有區夏誕照多方先帝以聖德乘時繩其祖武蠻荆沐化異域來庭今陛下若稽上古之勲光紹前王之蹟普惠黎庶屢降

德音今臣幸生于太平之世竊見國家近年以來越出浮海征討不庭謹獻思議惟陛下察之臣伏以殊方遼邈風壤特異天下有故則窺隙而先叛天下已定則觀化而後服五帝之所不能羈三王之所不强臣然其見利則趨見害則避之心與中國之人一也若將糜之以辯計良圖震之以長鎗大劍則彼方據險依阻罄力偷生遂使吾之軍士身寄異域之風沙及其納款則吾之軍士亦已傷矣且吾之軍士皆中國之民也中國之民皆國家之赤子為父母者因無用之地而傷其赤子亦獨何心哉臣固知斯非國家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之本心但恐偶未之思而過聽下言或有此事也昔舜帝舜干羽于兩階而有苗格文王脩德政于西土而崇國降臣亦非謂放牛歸馬不用兵也但中國迺衡則越裳不召而自來肅慎效誠而自至矣安用征討為哉伏望陛下載宣天旨明諭軍師厲兵秣馬藩衛邊疆春夏屯田秋冬校武于其無事則備之而內守脫有不虞則應之而不遂殊方之屬欲來則聽其來不來則不以威脅之但務內崇文化發政施仁振我皇綱一我王度信我賞罰興我禮樂風以之移俗以之易上下和悅內外無虞體舜之無為希大庭之

不宰欲致越裳肅慎之類亦豈難哉此蓋太平當務之資守成上文之理故曰元氣調而無不順之四時必術定而無不安之四支中國盛而無不來之四遠聖人極致委在于茲又金鏡策務柔服曰臣聞羣生有類萬物分方施仁于一類而同類咸臻擴化于一方而餘方並至此實王者仁化之盛也天道無私降生庶物得五行之全鍾二氣之正者其惟人乎彼四遠之外雖不沾先王之化聖人之治然其懷仁慕義好是懿德之心則無異焉中國者四夷之根柢也四夷中國之枝幹也自萬殊而言之分雖不同以理一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而推之其趣一也耀之以兵而欲其知畏則彼方奮其釜魚之餘命而挾以怒相敵矣結之以信而欲其未服則彼方將違其天日之明鑿而舒蔓以相陵矣諭之以言而欲其回心則彼方將背其盟誓之大約而恃強結援以與中國抗矣然則何為而可哉莫若柔已服以感之而已矣柔之法奈何崇其道以臨之昭其禮以制之厚其誠以孚之寬其命以逸之定名分以曉之降優詔以撫之置諸度外以待之如是則使餘國未服者聞之而皆曰彼已服者既能托大國以自固而又無刻剝督責之苦吾屬奚為而獨逆皇

天所輔有道之君哉自然相率而來服矣今國家六合羣辟奔執豆籩中華之區貢賦有常其邊裔已服之域正宜行此柔之之道以盡感之之方又何須徒費錢糧犒賞以興當偃之師以征荒僻之地以勞不可下之民哉其所以柔之者非但感未服之國亦所以盡其在我者當然之理也卻缺有言曰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臣是以知討以威之服以懷之皆所以示其德也或者以為四遠可以威不可以德德臣愚以為不然成湯解三面之網文王息二君之訟漢南諸侯聞之而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歸者四十餘國又聞至治之極鳥獸魚鼈咸若豈有不可以德德之人哉或者以為不服則已既服而置諸度外不亦甚乎臣亦以為非也夫王者之臨下其理安于安人也非欲求土地之廣也隆周之時越裳自至周公猶以為德澤不加君子不享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豈宜殺人以求之哉然而方今或有是事者皆羣下不能副朝廷之意而曲說謂行故也伏望陛下幸從臣議凡已服之國行柔之之道焉將見銘心刻骨荷乾坤再造之恩同類餘方仰父母一家之化矣

天麟又曰臣聞武貴止戈兵貴靖亂聖人不得已而
用之我朝誕膺天命握符御宇歷代之所不服者莫
不稽顙效節傾心歸命奉正朔以貢獻因信書使以上
書雖或有拒命苟安而不至者亦已希矣原其所致
蓋有由焉人皆謂聖神祖宗吳武以得之殊不知皆
由累葉積仁施義殺一殛萬之德陰為之本也傳及
陛下更化草弊稽古治今萬機之條網猶根之于枝
葉風之于草木舉寡而見衆篤近而及遠以臣之狹
見觀之聖朝之疆守固如金甌平如衡權三代以來
罕能同議然而安不忘危者聖人之帝戒武定文綏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者王人之大計臣今請借漢唐以論之在昔漢唐之
時亦嘗合天下為一家其所以致弊者皆因希功倖
賞之人下輕一介之軀上千九重之闕肆議邪說以
為可以計取遐陬力闡王宇世主從而信之襲太平
富貴之資忍在下無罪之民委之于不毛之地驅之
虎狼之口至有不習風土疫厲橫生鋒鏑之交糜軀
碎首孤魂無依于萬里之外冤血浸漬于窮邊之沙
孀妻痛夫老父泣于野祭巷奠悲乎涼哉為民父母
夫何使民至于此極也設如王師小却兵人天氣上
怒下懼又乃繼于卒伍厲其甲仗復仇為名勝而後

已幸而得雋則財力已竭民心已怨而天氣已失和矣計其所得安能補其所費哉于是世主不念無辜之濫死不慮國財之耗盡喜獲無用之地獻俘于祖薦歌于廟殊不知天生烝民民樹之司牧將以以安之也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豈天之心哉國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地雖廣而無所益崇虛名而受實禍嚮之希功倖賞者方且紆朱懷金榮妻銜子以成其志矣彼漢唐之所謂良將聖人之所謂民賊也夫人君豈不欲國安民富坐享榮華但邪說既行欲心遂啓以至于是焉大概漢唐天下之弊皆希功倖賞

東武劉應庭氏校鈔

之入之罪而漢唐之君亦失之于過聽故也是以王者之臨下未平右武已平右文厲兵戈而不黷積糧儲而自因優游無事則繕治以備無虞之師至于用之則雷奔電激雲騰雨施濟之以英神行之于仁義將有不陣而自服因疊而來降者矣又何須霑項漸襟委人溝壑然後為無敵之師哉今國家搖不忍人之心有罪以陷禁網者猶或赦之况元元赤子未嘗有罪置諸死地臣知陛下尤不忍行如此之事也伏望陛下鑒觀漢唐之大弊勿徂在下之倖說令軍士嘗切自勉儆戒無虞因田致穀順時講武若遇姦強

罪顯則聲其罪以討之方其境內獲安境外無危則樂吾民之業盡國家之備以全之如是則財豐民足而社稷延以無算矣

二十三年將伐交趾吏部尚書劉宣上言曰連年日本之役百姓愁戚官府攘擾令春停罷江浙軍民歡聲如雷安南小邦臣事有年歲貢未嘗愆期邊師生事興兵必須天時中原平土猶避盛夏交廣炎瘴之地毒氣害人甚于兵力今以七月會諸道兵于靜江比至安南病死必衆緩急遇敵何以應之又交趾無糧水路難通無牛馬驢畜馱載不免陸運一夫擔米

東武劉謙民校鈔

五斗往還自食外官得其半若干萬石用四十萬人止可供一二月軍糧搬載船料軍須通用五六十萬衆廣西湖南調度頻數民多離散戶令供役亦不能辦况湖廣密邇溪洞寇盜常多萬一姦人伺隙大兵一出乘虛生變雖有留後人馬疲弱衰老卒難應變何不與彼中軍官深知事體者論量萬全方畧不然將復臨前轍矣及再征日本宣又上言其畧曰近議復置征東行省再興日本之師此役不息要危繫焉唆都建伐占城而海牙言平交趾三數年間湖廣江西供給船隻軍須糧運官民大擾廣東羣盜並起軍

兵遠涉江海瘴毒之地死傷過半即日連兵未解且
交趾與我接壤蕞爾小邦遣親王提兵深入未見報
功峻都為賊所殺自遺羞辱况日本海洋萬里疆土
闊遠非二國可比今次出師動衆履險縱不過風可
到彼岸倭國地廣徒衆猥多彼兵四集我師無援萬
一不利欲發救兵其能飛渡耶隋伐高麗三次大舉
數見敗北喪師百萬唐太宗以英武自負親征高麗
雖數取城而還徒增追悔且高麗平壤諸城皆居陸
地去中原不遠以二國之衆加之尚不能克况日本
僻在海隅與中國相懸萬里哉帝嘉納其言

東武劉繼民校鈔

至元十九年行安南宣慰使司都元帥柴莊卿復書
于安南世子執事本司欽奉 聖旨前來本國勾當
務欲撫鎮邊境安慰人民義均一家事無他事所鎮
軍數乃左右役使者數卒非征伐戰鬪之兵切恐本
國不論聖恩未詳來意而或自生驚懼妄致憂疑故
至靜之日先遣黎中散往諭朝廷寬恤安南之美意
鋪備馬匹軍糧人夫依例界首迎接當司已于三月
十六日示平下馬至二十日止有黎文粹持書來且
欲緩其商量猶不明迎導之期良由包藏猜忌之心
未委精誠之意且當年奉使寧有妄言推恩曩者之

誠可卜今日之事至若于世子百姓有益無益聖旨
之後將自知之除已嚴行約束軍吏無得侵擾百姓
外令遣本司經歷官并令史王良馳驛前去點視本
司官員一應合用驛馬軍糧人夫等事可限六日到
來示平若復違期必須回轅聞奏天朝別聽區處但
念貴國數十年前歸附之勤造次利害相害從可不
審歟庶燭焉不宣時造奉使就領軍送陳遺愛還國
國人弗納

安南行錄

尚書張立道

至元辛卯十二月自大都起程歷湖廣溪洞抵安南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界八千餘里航海梯山不能盡述明年三月十八日
至江溫彼國遣其私臣持酒食來渡瀘江至使館翌
日世子就館舍先詣詔書前瞻仰然後平揖世子問
聖上立道等云聖躬萬福繼問大臣立道等云宰相
平安問天使道路驅馳立道云天子不以越南為遠
何以驅馳言畢有翰長丁拱垣御史大夫柱國計云
往年定禮王者而南使者而西相向而坐請客就位
立道曰大國卿相與國君同豈有而南之禮東西相
向不無可乎拱垣曰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予謂
王人之說正為我輩設也遂東西坐酌設話世子曰

先人臨終囑敬奉天朝毋缺歲貢比年天使不來故遣使送貢未審上意如何小國所產雖無異獻盡誠而已矣今天使來不勝欣幸又云本國使回訖天子春秋高遭龍顏尤壯孤聞之甚喜信夫立道云天子龍鬚皓白面若童顏世子云天下有福小國亦有福舉手加額又曰比年天朝為何不遣使立道云天子為汝國累召不朝故不遣使至表奏為先父辭世天子仙意謂先國王之罪罰不及嗣故我輩有此行也世子曰天子好生惡殺是小國莫天之幸皇帝萬萬歲立道云聖天子奄有四海仁如堯舜豈忍加兵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屢講會同之禮爾先國王竟不聽命成此釁隙民殘國破實自取也朝廷本非貪汝土地入爾歲貢由一不朝之罪故也世子曰往年大軍至此燒毀屋閣舍發先人墳墓骸骨零落言未訖羣下皆哭立道云昔年天子命也帖木兒雲南王代緬日諭以母燒寺舍母焚宮室母毀墳墓雲南王欽依上命大軍入境緬王竄避雲南王不行殺戮寺舍宮室悉無所毀緬王感德遂降遞年遣男依期送貢至如鎮南王出師之日天子未嘗不如此教諭不然則此宮室既無遺也于時私臣丁拱垣曰天子仙意如是一向不動干戈

更好立道叱之曰成安南之禍者未必不由若等為之也天道爾何足以知之立道等拂袖而起丁拱垣請罪其世子造館時自謂居父喪服緇布食蔬戒以五年令纔二歲二十四日世乘輦鸞伏就舍館迎詔羣臣朝服徒行自日午迎入城隍聖佑宮過既月橋長鳴樓抵正陽門立道下馬捧詔從明陽門從者入雲會門安南僚屬入日新門至明霞閣下褥道焚香世子與僭太師國叔昭明王太尉國弟佐天王少保御史大夫翰林等八人登壽光殿龍柱前置香案世子拜詔禮畢自宣講世子曰恭覩天子詔書不勝喜

東武劉謙民校鈔

舞皇帝萬萬歲既而出朝天閣下集賢殿設宴東西相向而坐惟僭太師獨在王側地坐太尉少保等侍儀立殿上羣僚皆立殿下非召不敢升殿太樂奏于殿下細樂奏于殿上羅列杯盤陳異果備食八盤皆魚肉海味之饌每勸以蛤灰塗抹留檳榔之禮王者時時接言語賦詩相贈立道即席上賦詩以荅將至席終請立道入帳中皆地坐世子曰本國歸附天朝三十年事上之心無怠歲貢之禮未嘗少缺始于祖繼于父至于今前後一轍屢常被詔以疾不能入朝至于聖怒興師討罰伐生靈殺戮開發山陵燒毀寺

舍斫伐樹木不可勝計本國無辜而遭大難天子詔書每謂殺國叔遂天使拒王師之罪尚猶未捨本國叔先國王遣入朝天子代訴天子封國叔為王國叔自懼不知所往非本國殺本國逃竄海南宗族握兵逆旅國王實不知之也惟有不朝一事無他實為畏死貪生萬里之外道路艱險山嵐瘴氣不伏水土倘死于道路何益于上國但比年不缺貢小心事上其他何預于上國乎此下情不得上達今天使望特訴本國之冤與詣闕面陳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安南已一國已為天子人民更無異

東武劉維慶校鈔

志天子以四海為家雖不造朝且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也惟天地知之立道等云陞辭之日丞相大臣復教以前使不能宣揚聖意以致小國涉疑今遣汝輩毋教前人我等至此與世子面會倉卒言未能盡述故脩議講書情窮其理書見後

張尚書立道顯卿與世子書至元二十八年禮部尚書張顯卿致書于世子至誠一念不避嫌疑兩國之間正言損益我輩欽奉帝命使此遐方發乘之日朝廷大臣有言曰詔書猶天地之于萬物無不包涵雖然小國多疑汝等更當宣言于世子大哉元朝自三

伐以降未之有也比越陰山本聖朝之基業南逾炎海罄諸國之稱臣回紇西域之首王度流沙而入貢高麗東夷之國主跨溟海以來庭契丹女真西夏之言蓋逆天而殄滅韃韃畏吾吐蕃之長由用命以婚姻雲南金齒蒲甘遣男奉質大夏中原王宋率土為為民惟安南叢爾之邦形服而心猶未化雖任土脩方貢之不闕而未盡其誠問罪興師固大邦之正理藏鋒避銳亦小國之卑情奈何與鎮南王拒敵爭衡敢犯君臣之分豈可與烏馬輩用奇取勝添韜將相之機五不韙之責首見春秋卒于此日三可畏之道

東武劉蕡此校鈔

嘗聞魯語君子知曩之所謂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斯言安在于之罪見此一二者無焉何以知之倘大國君臨小國固守疆場失而不返國人必棄土地而居海隅雖生何異于死雖存何異于亡哉海隅之險不可伏者一也江南四百餘州不能當中原之一鋒安南與江南衆寡何若焉能以拒上國乎今年與戰明年與戰今日戰死明日戰死小國之民能有幾何此人力之衆不可恃者二也宋之有國三百餘年一旦掃死地俱空與安南昔為父之子國唇齒之邦唇亡齒寒父亡子卑理之必然也此所以不至于單寒者

其單附元朝天氣道相應氣運相通也今捨天道而尚人力豈不違天之道也歟此歷數之遠不可賴者三也愚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之諸侯或朝覲于京師或會同于邦獄因軍旅之事踰時越境不以為難子何憚山高水闊之勞而成禍結兵遣使持書徑諭此意曠日持久不沐回報其故何哉夫上思之地絕長補短不至數百里家計戶算人民不滿五千宅遁逃之淵藪而執事又為之援者也切謂聖朝之與執事而執事之與黃聖許孰重孰輕天下之廣四海之衆與夫叢爾上思孰大孰小重與輕者有難易之

東武劉維其氏校鈔

分大與小者有安危之別不知執事將從難而安者乎抑從易而危者乎為今之計其策有三試為執事畫之茲者聖許天地不容人神共怒脫身鼠竄馮藉威靈如死狗繫頸不煩加兵就縛未降通好如故此上策也上思地累滋于執事或左右一二同惡誘令舍匿未之聞知宜速乘此機會掩而勿失亟首以獻此中策也以姦宄為唇齒海島為藩籬隱忍愛護而不發猶豫狐疑而未安內有容奸納叛之名外失以小事大之義坐待勝負臨歧一決此下策也若果出此下策我必具事聞奏天威不測或降之誼執事縱

多脩爾戰艦高深爾城池堅壁清野以待我師之至
 雖有譎謀詭計速之起釁正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
 里者也今之急務在于悔過自新趙朝謝罪聖天子為
 萬邦之君並堯舜之德焉肯食言必赦小過而加大
 恩南安永克千年之國猶子與父世之相親樂既無
 以加于此者子之小國不圖今日之利他日雖有邊
 疆侵犯之敵焉敢反目于安南者乎此真可依恃
 可賴者我元朝之大威德也吁投機之會間不容髮
 思非說客子勿涉疑于斯之未能信任自為之然則
 後禍吾不知矣

讀罷君臣相顧曰天使為奉事
 一人之師範聖日世子復書

東武劉蕪氏校鈔

平章劉二拔都平黃聖許與安南書自宋氏亡國漢
 洞納款將二十餘年雖貢弗脩聖朝以為羈縻州郡
 置之度外頃歲以未致使黃許聖陰結外境之交內
 蓄不庭之志我是以有海隅之役不意執事納我叛
 臣自開邊釁如聖許者盡惑羣小妄肆猖狂與夫射
 天筮地斬社稷而聞焚之者何以異我改為執事憂
 之如養虎子家欲以自衛倒持太阿授人以柄不為
 利于已也明矣雖至愚亦知其所以然矣于貞元元
 年十一月初八日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爾恐將不為
 前日之用矣奚以言之討叛以罪不為無名師直則

壯勝負分天戈一麾數道並進蹂踐爾土地剝喪爾家室而區區蟻封之城則不能與天子之師抗衡也必矣而執事亦必蹈前日之舉載爾神主率爾人民扶老携幼奔遁他所以致生靈肝膽塗地豈有為一匹夫而使無辜橫羅其禍為社稷人民當如是哉我今駐節靖江留此境土以待行李之來臨書布懇不許繁喋惟執事慎擇焉

延祐三年中書省樞密院遣鄧萬戶翼劉享字道宗并廣西帥府遣官趙仲良體察安南侵地界事劉千戶諭安南書云切謂以小事大者乃畏天之道阻兵

東武劉蕪氏校鈔

而安忍者非靖國之謀逆順之理明貴安危之機當審自昔漢置九郡唐立五嶺官安南實居其一即非聲教不及之地今元朝一統文軌混同東而日本北而朔方化外諸國自古所未臣者也志皆臣服雖負固八番徒托凌上之譏今既平定且為郡縣惟安南羈縻之地獨專廢置之權朝廷寬宥之恩比之其他可謂獨隆矣况獻圖奉貢上下之分素明之而厚往薄來懷撫之惠亦至聖朝果何負于貴國今胡作不靖苟焉思啓雖由村之地所係至微而國家輿圖所關甚大兼之所殺所虜皆是朝廷係籍民戶口結較

尋常之事而積丑山之罪稍有識者必不肯為省院有聞且信且疑未敢聞奏朝廷恐觸天威且先委自當職等體實情由今日稽前項事路皆是顯証之事事勢至此豈能自昧而未審不軌之謀誰實為之或果出于當國之人抑出于守邊之吏請明以告我以憑申呈若能遷善改過將所擒人口所占田土即行歸正是轉禍為福之機問罪之兵猶可及止若更執迷不返強爭競執事須聞必有施行嗟爾偏邦與聖朝度長挈大何啻倍如且正明問罪之師必犁庭掃穴之舉泰山壓卵事無不濟識者以為貴國凜凜實惟圖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之時安南世子著其朝請郎沅必遇奏議郎社則陽齋回牒并饋金銀等物劉千戶回文却饋物
洪武二十八年欲征龍州以地界安南先命尚書任亨泰等往諭亨泰等既至溫先與王書畧曰亨泰等辭

闕之日而奉

旨諭雲南梁王元之子孫本欲存其宗祀奈何自謀弗靖匿遁逃誘邊人天討不容所以滅亡今龍州不臣允廷臣議奏十萬之師問彼之罪地界安南五縣人民若有容納逋逃者盡行剷除然猶念前王之篤實

憫嗣王之弱冠復恐國人驚駭故遣亨泰等親詣安諭

恩至渥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越嶠書卷十

宜山李文鳳編次

書疏移文

洪武五年占城國王奏言安南侵其境土乞賜兵器以杜其欺

上命中書省移咨其國王畧曰安南占城既皆臣事朝廷同奉正朔而乃擅自興兵毒害生靈既失事上之禮又失交鄰之道已諭安南國王戢兵本國亦宜各保疆土所請兵器于王何惜但以安南占城互相爭奪而朝廷獨與占城則是助爾相攻甚非撫安之義

洪武三十年行人陳誠呂讓至安南遺其王日焜曰
邇者思明府土官黃廣成奏言安南侵據壤地朝廷
稽典冊考圖記遣使告諭俾還所侵自誠到王國宣
布

上意開陳事理而執事所執逾月未肯聽從今以前代
載籍所紀疆場利害為執事陳之按誌交阯古交州
地後漢時女子微側作亂光武遣馬援率師平之遂
立銅柱紀功亦所以限內外也在唐則為五管之一
統以都護宋時李乾德寇邊郭遠將兵征之擒偽太
子洪貞乾德懼而割廣源門州浪蘇茂杭榔之地以

東武劉燕所校鈔

降則當是時此地尚為中國所有况銅柱以北且温
等地乎元世祖時而祖光昺入款稱臣及日焜嗣立
失臣子之節于是世祖興問罪之師日焜蒙荆棘伏
草莽生民殆盡城郭幾墟日焜嗣立祈哀請罪世祖
遣使降詔諭令入朝當時詔書有還地之語而日焜
云向者天使辱師臨小國懼有侵越之罪往往辭之且
温以北之地其屬思明亦矣今安南邇踰淵脫如整
廢遠如盡有之抑乘元之亂僥倖而得之者乎行人
下車之日王之君臣皆曰此地舊屬安南而不知所
屬之由黎陳二國王相及何執政亦執前說以為祖

宗之地未審何所據而然也苟如執事所言則誌書所紀日燭之言無乃但為浮說耶抑王懼有侵地之罪固執無稽之言以飾也

皇上天錫勇智表正萬邦怙終者雖小過不赦改過者雖重罪亦釋傳曰過而能改則復于無過又曰過而不改是謂過也改過致祥往歲龍州趙宗壽之事是也各過召殃近歲南丹奉議諸蠻酋是也是皆明效大驗所共知共聞者王能避殃迎祥歸其侵地豈惟宗社之安一國生民之幸也釋而不圖爭而不讓是為怙終自禍矣惟執事圖之

東武劉燕戶氏行鈔

日焜以書復誠等曰昨辱惠書諄諭不少所據思明書云天使累造小國迎送止且温一節此說迎送之事非疆界之事也盖且温當其要衝往時自思明而入祿州道時自憑祥入洞登道皆小國林野之地不便立站于且温以當縣之中有縣官管待故也至于交割夫騎則各于疆界如今坡羅唯關是也當元之初且温已為小國之地思明乃當元季擾亂始越銅柱二百餘里而來侵其且温等五處觀此則思明入之言不足信矣見誣若此其他可知所稱誌書自漢唐以來遷變不一其可以往昔之事而質之于今日

即餘具回啓不敢復贅

安南王陳日焜移咨戶部言江溫地界畧曰伏見上司為思明府奏侵壤地遣行人陳誠呂讓持咨文至下國令還所占地下國竊惟江溫如熬慶淵脫五縣自昔以來供輸下國賦役世世相傳而洞登乃淵縣之地天使往來之路其思明府憑祥人每歲與下國淵縣人交割夫騎于憑祥界坡羅唯關今思明府人乃謂下國于其地洞登立站侵占何其戾也夫站侵占將圖得其地與其人民也今其地其民古昔至今既已有矣又何用立站為哉夫站之廢立隨地之便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隨時之宜站之常存江溫地之便也站之暫立洞登時之宜也此時任尚書吳觀等以有把截邊界之役故令草起房屋以便歇宿已而復撤何預于侵哉苟不原其地與其人民而欲圖侵占乃不假何時攻戰何時破滅而此時且站其土地與其人民乃拱手而視不敢誰何又從而供其賦役何其靈異至于如此哉又謂元時大軍二次捕交回軍設立永平寨撥軍守鎮交邊著落交趾供給糧餉竊照二次大軍之將帥惟鎮南王不止而餞歸元史雖諱而不詳至其歸也則曰鎮南王傍關賊兵大集以遏歸師王遂由單

已縣趨蠡州道以出觀此則軍勢可知歸路可辨豈
有回軍永平而撥軍守鎮又責交趾供給糧餉者哉
又謂下國越過銅柱二百餘里而侵佔所屬五温等
五縣謹按漢建武十九年馬援討交趾徵氏女立銅
柱時至今一千三百餘歲千載之下陵谷遷變誰復
能辨又謂拘問老人黃伯顏供說云者伯顏亦思
思明人豈不同願欲雖千伯顏將何信耶又謂因前
土官失于申明乍曩收職畫圖具呈及以建武誌為
說者豈有廣成之高曾祖父不識古事不能申明而
廣成昨日始至乃能見識古事而申明耶下國與思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明接境思明人往往侵占下國疎遠難以告訴思明
狃于小獲乃圖大利而誣至于下國畏首畏尾自守
之不暇何敢有侵占之事哉夫苟有侵占豈難退還
今不侵占何以退還此五縣者乃下國世世相傳所
守之地惟知固守何敢以先世所守之地而付之思
明當各守定界以事天朝何敢覬望與奪以煩上司
惟

聖天子一視同仁與天地同德故下國以此自恃而敢
傾心陳懇煩瀆台聽罪焉敢逃今回啟申稟伏冀閣
下上體

天子之意至德下矜下國之遠人審察鑑裁下國幸甚
永樂四年征交趾新城侯張輔與大將軍榜示黎賊
父子大罪二十以明天討之意數奪犂兩殺其主以
奪其國罪一凡陳氏子孫殺之殆盡罪二淫刑以逞
視國人如讐重斂暴征民不聊生罪三世本黎氏背
祖更姓罪四既篡主位乃詐稱權署國事以罔
朝廷罪五表請陳氏孫還以國及

朝命使送之乃敢拒遏罪六殺國主孫罪七侵雲南之
寧遠州七寨罪八殺土官猛楞虜其女徵其銀罪九
威逼近邊土官致其駭散罪十侵廣西之祿州地界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罪十一擅據西平州殺土官罪十二占城國王占巴
的賴國新遭喪興兵攻其舊州格烈等地罪十三又
攻板達郎黑白等州掠其人民罪十四勒取占城象
百餘仍加兵不已罪十五占城既受

天朝章服輒偽造金印帶服逼使其受罪十六責占城
王知惟尊重中國而欲其以所事中國者事之罪十
七朝使送占城陪臣還其國以兵劫之于昆陵港口
罪十八既奉正朔又僭稱國號偽紀聖元紹成開大
年號罪十九朝貢不遣陪臣輒以罪人充使罪二十
初交人聞

天兵南下固知所以既聞榜示咸知罪在李聲

永樂四年七月十六日出師十月初九日至廣西思
明府憑祥縣禡牙入境耀武陳師遂入安南坡壘關
賊無兵守初十日望祭境內山川之神告以黎賊弑
君虐民內侵上侮之罪奉行

天討出榜曉諭國中官民

一探得賊境自坡壘關起由隘留關雞翎關至芹站
山路險峻溝澗深廣林木蒙翳調鷹揚將軍指揮僉
事呂毅等前哨探問聲息但遇兵拒險去處就便攻
剋又調都督同知韓觀于坡壘關下營提調廣西等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處官軍土兵人等運糧以備供給即便脩治道路斫
通林木務要平坦橋梁堅完以備往來及領游兵以
杜賊人設伏之計大軍次江溫縣置堡儲糧當日據
呂毅等報哨至隘留關賊人依山結寨下設坑塹坑
內挿立竹籬有賊衆二萬于寨上放銃拒敵遂領官
軍敢勇向前攻破賊寨斬首四十級生擒六十五名
餘黨逃竄獲到器械俱各燒燬已將生擒名數號令
示衆就留兵于江溫堡隘留關鎮守原獲功官軍若
干員名

一十月初十日調騎將軍都督朱榮等將領馬步官

軍前哨雞翎關十一日據朱榮等哨至本關賊人依山結寨亦行設置坑置整插立竹籤有賊衆三萬于寨上放銃拒敵遂領官軍攻破斬首六十二級生擒十一名餘黨逃竄已將生擒名數號令示衆獲到器械俱各燒燬原獲功官軍若干員名

一十月十二日大軍次雞林關置堡聞得賊人于芹站兩傍路徑俱有伏兵調鷹揚將軍都督僉事呂毅并都督僉事黃中等哨探得賊人伏兵俱各逃遁就行前哨于昌江市橋二處搭造浮橋并于市橋置堡調鷹揚將軍芳政等游擊將軍王恕等直抵富良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北岸嘉林縣地面大路前哨大軍自芹站迤西由別路至北江府新福縣地面大路前哨大軍下營偵問得征夷左副將軍西平侯沐晟等官軍由宣光江前進已至白鶴縣下營十八日遣驃騎將軍都督僉事朱榮等齎執合信軍驗勘合領官步軍前去會合二十六日有西平侯沐晟等亦遣都指揮俞讓前來兩廣信通就令俞讓領軍回旋十一月初一日據朱榮回報領軍至三帶州立石縣與沐晟等會合先于十月二十四日經過祖峯寨有賊人拒寨即行攻破賊人逃竄獲到器械俱各燒燬獲功官軍若干員名

一十一月初五日據哨糧軍人來報新福縣 吾寨有賊守寨調橫海將軍都督同知魯麟驃騎將軍劉搭出等領軍前去即時攻破賊人走散原調官軍一千名除次功外獲功官軍若干員名一先有領兵入境以來所過去處欽奉

聖訓戒毋妄加殺擄欲全註誤榜諭招徠有前三帶州僉判鄧原及諒江府南策州人莫遠等來降詢問得黎賊父子恣豺狼之毒貪狼不已乃恃東西偽都及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以為險固自三江府沱江南岸傘圓山起富良江南岸東下直至寧江又于富良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江北岸自海潮江由希江麻宰江直至盤灘因攸山沿江樹立木柵多邦隘增築土城城柵相連延袤九百餘里驅逐北江諒江大原等府州人民二百餘萬固守老幼婦女亦驅助勢又于富良江南岸沿江下橋國中所有大小船艘盡列于橋內連檣接艦首尾不斷諸海口及諸江口俱下桿木以防攻擊富良江北岸嘉林縣正對江之南岸賊人偽設東都守備亦嚴水軍不時出沒又行排列象陣步隊于城柵之內時賊人水陸號衆七百餘萬以拒王師因知其實我軍常于江北岸戒嚴以待然賊畏法不敢渡江迎

敵乃以書諭黎季犛曰予奉

天子命將兵八十萬來討爾罪爾如能戰則率衆于嘉林以待不能戰可自赴轅門以聽處分實欲挑其戰也不報適禮部奉

命差行人朱勸張瑛齎文諭以禍福及令輸納金象贖遣遊擊將軍王恕差人送至富良江北岸賊以船接去後一日行人回報賊首不行出見但令一偽官取文書前去就留在船住宿次日教偽官以詭辭答曰文書比對原發勘合不同及爾等使臣乃總兵官所差非

東坡劉燕庭氏校鈔

上所遣又云兵已入境若兵回即貢不回自有准備觀其詞語略無改過悔罪之意又知賊令黎澄總督賊將金忠烈胡開等于水陸阻拒亦以書諭禍福俱各不報井蛙之見實欲恃險以為自固以老成我師遂自新福縣移軍于三帶州箇招市江口屯營與左副將軍等會議造船置銃以圖進取有賊人划船不時于江口出沒十一月十四日揀選精銳命橫江將軍都指揮同知魯麟率扛擡造成划船從箇招市上流十里離岸稍遠頓放期以今夜扛擡下水襲奪賊船至四更時分齊擡划船下水奪取賊船一隻賊人除

落水渰死外砍到首級一百餘顆餘賊知覺驚走下水去訖自後划船不敢出沒獲功官軍若干員名一先議必于上流渡江調驃將軍騎都督僉事朱榮于下流十八里嘉林地面先少以馬步官軍布列逐日增數乃置船筏作欲渡之狀以掣其勢并哨市橋直抵因孜等處防賊後襲之計遇警就行敵殺十二月初六日賊果分遣水軍于嘉林登岸布陣就搶舟筏朱榮等遂領馬步官軍殺退獲功官軍若干員名一先于初六日左副將軍沐晟書報已于本日奪取宣江洮江二處江面軍次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

東武劉燕庭抄

城下沙灘平闊可攻遂議右叅將率師前去攻洮江同造浮橋初九日右副將軍親率大軍前去攻取留都督高士文于箇格市江口守備輜重船隻仍與朱榮聲勢相接有警首尾救援十一日有賊船過江打銃奪船高士文等領軍殺退賊衆獲功官軍若干員名

一十二月初二日兩軍勢合相度得賊人所立本柵俱在邊江地勢窄狹難以列軍唯多邦隘沙灘廣闊土城高峻城下設濠二道濠內密置竹籤濠外又掘陷馬坑亦置竹木籤插于坑之上下城下銃箭木石

戈矛等件無一不有守者蟻聚凡我攻具如雲梯仙人洞之類俱已齊備然賊人固守宜以計取會議于十二日早襲而破之先令于衆曰賊所恃者此城柵耳將士報

國成功在此一舉宜各用命城必破矣先登者奏

聞不次陞賞將士無不奮勇欲先登者甚衆又分定所攻去處左副將軍攻城之東南右副將軍親率官軍攻城之西南十一日列軍于沙灘布置已定別調軍相離欲襲之所一里許作欲攻之勢以出賊之不意乃出令軍士各執內府所出夜明光燃如先登城即

東武劉燕庭詩抄

燃火及吹銅角為號至日四鼓初都督僉事黃中等將領官軍踰柵潛擡攻具過其重濠直至城下用雲梯先附城時有都督指揮蔡福等當先扒頭梯登城用力亂斫賊衆驚呼城上火齊明銅角亦響城下將士俱已奮勇登城接應者亦登亂人慌亂僅能發箭銃數枚悉皆跳城奔竄賊人又有象隻及步軍甚衆列陣于城內我軍遂前賊人以象來衝右副將軍右叅將親督遊擊將軍朱廣等領馬以內府所出獅象置于馬身又調神機將軍羅文等將神機銃列于馬之兩旁銃箭齊發象見獅形顛畏又為銃箭所傷倒

回奔突賊人潰亂遂以馬步并進乘機長驅鋒鏑雨注砲銃雷轟賊自蹂踐及為官軍殺死者不可勝計內賊將梁民獻蔡伯樂亦行殺死腥風殺氣時天地為昏直追至傘圓山獲象十二隻軍器無算一十三日傘圓山起循富良江南岸而下燬焚木柵追逐敗舟火雲烟焰蔽日燭天士氣增信遂摧枯拉朽十四日直搗賊首偽設東都其戍守賊徒棄甲逃散乃駐軍于城之東南給榜撫諭吏民欣悅接踵來歸老弱扶携爭先來見諭以吊伐之意無大無小咸知感戴

東國經書卷十

聖恩及先被驅守木柵北江等府州人民男婦日逐來降者不下餘萬俱各給榜發回安業懽聲動地緣賊首偽設西都正係巢穴宜亟乘勝征取遂議左副將軍與右副將軍于東都整治軍務安集人民左右叅將各領官軍于十八日起行前去自安決江至潭舍江搭橋四座偵問得賊首聞十二日已破多邦料我官軍必至城十六日將偽都所有官舍倉庫燒燬逃竄于海調驃騎將軍朱榮等前去哨得黎賊所居宮室及城外賊兵住宿廂房尚存官軍盡行燒燬有賊餘黨依天健山等處及駕船于生厥江譚舍江恃水

朱犯我軍調都督黃中等自二十日起至永樂五年正月初一日節次殺退賊衆斬首無算獲功官軍若干員名

一永樂五年兵入芹站以來探知賊將胡杜于諒江府因枚山寨及于盤灘江等處聚船水陸拒守宜伺渡宿良江之後分兵征取常遣哨馬及游兵于芹站昌江市橋直抵嘉林排列哨瞭以防奔突永樂五年正月初一日調清遠伯王友總率官軍及左副將軍調都指揮柳琮等前進軍次芹站探問得注江淺處可以渡軍初六日早天未明于淺處掩其不備遂破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籌江之柵又有因枚山萬劫江普賴山俱有賊人拒戰自初七日至十六日節次殺敗賊衆斬首三萬七千三百九十級獲到偽團副丁部曲典型示衆餘賊逃潰賊將胡杜原于盤灘江等處所聚船隻甚衆時有南策州土人隊正陳封等來就降行調遣攻擊將胡杜殺敗直走閩海口獲到船隻就將諒江東湖等處一帶人民俱各招撫原獲功官軍若干員名一贖得賊人哨船常于富良江出沒正離交州下流二十餘里及來降者云賊首及男黎澄等聚船于黃江等處議留左副將軍于交州守備安撫人民十二

日左副將軍左叅將領馬步官軍戰船由富良江之
左右水陸並進次于魯江左副將軍等次于本九江
對岸下營十四日巳時有衆賊駕船三百餘隻泝流
而上夾州兩岸未犯我軍兩廣合勢水陸進戰右叅
將親督都督柳昇等江內以戰船弓箭陸路用神機
銃碗口銃逼賊船于洲水淺處船不能動賊衆大敗
殺賊偽將阮仁勇阮磊阮芳其餘斬首一萬級溺水
死者不計其數又生擒偽將黃世罔彤文傑偽官馮
宗實莫鐵苑鞋阮利并賊徒一百名俱各典型獲到
賊船一百隻餘船望風逃竄遂以賊馘築觀于岸獲

東武劉謙庵校鈔

功官軍若干員名

一自兵到交州以來有偽縣令陳師謹等節次出降
已照榜文官復其舊又有附近慈廉應平等處民人
逃避山林亦皆差人給榜招撫俱回復蔡時賊首聚
船恃水據險于閩海口士民日逐上書陳其過惡動
以千計二月初九日右副將軍自交趾率領馬步官
軍戰船直至奉化府膠水縣閩海口匝營有隊正陳
應等自賊中來降云黎賊聞官軍至逃至大安海口
止有黎澄等拒戰海口有沙汀其沙汀西邊賊人築
月城及說船隻隄備又內江內下椿數層每日于椿

內出船并陸路來犯我軍不時遣兵殺退及用大將軍銃擊碎賊船甚多賊衆溺死無算時有南東州人莫遠等素憤黎賊暴酷委身效義領土人萬人餘船五百餘隻願同官軍征剿累將賊人殺退賊遂走海斬首五十七顆獲功官軍若干員名

一賊已竄海及膠水地面泥濘非久駐兵之所乃與左副將軍等謀議雖逃竄所去不遠必藏河港覘我動靜若回軍交趾留兵于鹹子關水狹處兩岸立堡并留戰船守備賊見我軍回彼必仍由闊海口以襲我後我以馬步官軍戰船一齊攻擊致彼以擒事必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可成衆議既同三月初八日遂自膠水回軍至鹹子關置堡成留軍守備大軍抵交趾二十七日早有左副將軍等報據土人報慈廉州地面有賊象八十隻見在山內已議左右叅將領軍前去征捕二十九日夜有守鹹子關堡都督僉事柳昇來報本日賊人哨船離堡甚近下十里有賊船數多三十日早右副將軍與左副將軍同進賊人果至大小船隻首尾相聯數里不絕陸路又以精壯數萬拒戰官軍兩岸夾攻賊乃以海船橫截江中却以戰船划船兩岸齊進南岸陸路又埋蒺于窠放銃及船內裝載木植登岸

埋立木柵右副將軍親督虎賁士及精銳官軍乘其柵之未備奮勇直前賊不敢當其鋒柳昇等又率舟師以擊賊船賊衆大敗生擒偽工部尚書阮希周斬其賊將偽翔衛將軍胡射羽林衛中郎將陳堯莊驍衛中郎將陳挺巖衛中郎將杜人鑑權監右衛侍軍阮可智權監勇捷軍陳中殿左侍衛副未慶掌青龍軍鄭解權監毓雷團武剛權押折威團胡存仁權監橫野團杜元哲掌鷓鴣團原愬權監禁衛都杜世勣龍翔軍權軍副裴箇主管諒州寧遠營阮腮管諒州選甲團范烏其餘生擒典型二千名斬首萬級溺水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淹死者不可勝紀富良江水盡為之赤尸壅塞十里獲到戰船萬餘隻餘黨逃散當日追至魯江前所追象已行遁去右叅將等亦至乘勝長驅追至黃江直抵閩海口黎賊父子僅以船數隻脫身逃竄靈諒去訖又獲金飾船三十隻戰隻一千餘隻時有偽吏部尚書范元覽偽大理卿阮飛卿偽千牛衛將陳日照偽華顙軍將黎威并范木等來降俱各撫安住坐其賊人原拘交州奉化等處人民俱各給榜文遣還獲功官軍若干員名

一賊首遠遁宜乘破竹之勢追勦殄滅遂振旅回還

交趾留議右叅將鎮守及備禦黃江等處四月二十日右副將軍左叅將率領馬步官軍由清化府倍道兼進調都督僉事柳昇橫海將軍魯麟等并土官知府莫遠等各領戰船由水路窮追二十三日舟師至清化府磊落賊衆尚聚船恃險以拒我軍柳昇等隨率官軍殺敗斬首萬餘級其餘望風奔潰獲功官軍若干員名

一二十九日舟師至典史海門涇鵲淺晴久水涸賊衆棄舟而遁我師繼至天油然而雲沛然而雨須臾之間水泛數出尺船皆盡過舟師相謂曰此豈人力

東武劉德慶氏

所能實由

聖德格天之所致也陸路軍過九貞州有偽銅副營副將陳季琰來降令其修路五月初三日至演州府茶龍縣地面下營師舟亦會問得興化路偽太守黃晦卿係賊腹心為城軍所逼見奔化州令莫遠下頭目武如卿等賫書由海道時有偽四輔大尹阮謹上洪州通判朱宗驥升華宣慰莫真副使嚴如兩南策州通判黎原鼎太醫院令鄒洞元等來降返探問得黎賊父子逃于乂安府深江藏隱本月初八日與同左副將軍等由陸路仍調柳昇等率官軍土兵船隻由

水路左副將軍等由乂安府上油縣舉江西路右副將軍等由舉厥江東路追趕初九日問得賊人說稱黎賊父子于深江等處燒燬大船四十餘隻逃往新平府五日之前已過舉厥江當領軍速追調都督黃中先行一程神機將軍程寬等又領軍由海口取路前進大軍十一日于乂安府盤石縣下營酉時有柳昇差千戶王源報說初十日追至南州奇羅海口取路前進捕見黎賊軍象隨即營一百三十餘里十二日辰時至奇羅海口據柳昇呈初十日酉時賊軍陸路象陣擺列水路船隻抗拒遂領前船官軍奮勇勦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殺大敗賊衆獲到船三百隻其餘船隻逃竄海口乘勝追趕十一日巳時有湖廣等都司永定衛軍人王柴胡生擒賊首偽大虞國上皇黎季犛被擒之時說稱漢唐宋元兵雖到安南不曾到乂安地面天兵追速每年天氣炎熱有雨兵馬難駐今年天又無雨這是天敗我都是

上位洪福自古伐國未曾有如此功業真越古矣我本罪重難饒若

聖恩留性命三畝地足以養身當日又據黃中呈十一日子時領軍于南界保海口山內有蒙化衛指揮陳

欽領交州右衛軍人李保保等十名擒獲賊男偽推
誠守正翊正贊治宏化功臣雲屯鎮兼歸化軍嘉興
等鎮諸軍事領東路天長府路大都督府特進開府
儀同三司入內檢校左相國平章軍國事賜金魚袋
上柱國開國衛國大王黎澄并百戶陳峯擒獲賊將
偽內僉聞朝政兼內侍省都知左班事諒江鎮權僉
事軍事諒江路同知總管府事賜金魚袋柱國東山
鄉侯胡杜有澄于黃中告說安南人井底蛙不識
天威如此伏望

聖恩寬恕苟全性命小處富貴不打緊大國做百姓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好十四日據原差招安黃晦鄉土人武如鄉阮如隅
阮箇僚謝元武受陳雷春阮合未告五月十二日行
至永蓋海口灣船本日亥時于高望山內拿獲偽大
虞國主黎蒼偽太子黎芮官軍節次又獲賊男偽大
原鎮兼天關鎮驃騎上將軍梁國王黎敷偽新安鎮
驃騎大將軍新興郡王黎注賊孫偽郡嗣王黎滴偽
郡亞王黎范幼孫五郎賊姪偽領龍興府路都統府
平陸上侯黎子駢賊孫偽清威亭侯黎伯駸偽石塘
鄉侯黎廷輝偽永祿亭侯黎廷煬賊將偽入內行遣
同知尚書左司事樞密院副使阮彥光偽鈐衛中郎

將領龍捷軍兼領壯勇營范六材有賊將胡間先已領隊象前往新平府地面當調遣擊將軍朱廣等前去追趕又探得有賊將黃晦卿阮魯鄧老等與黃晦卿領軍象據化州守城及有占城軍士到彼攻擊會議左副將軍仍回交州與同左叅將整理事務右副將軍同左叅將率領馬步官軍于五月十八日自奇羅海口起程往諭占城頭目人等及招撫黃晦卿并撫安人民至本月二十七日到新平府明靈州丹裔縣明靈海口下營據都督黃中差千戶李惟親報稱哨至順州拿得化州城內逃出軍人問得阮魯又與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黃晦卿自相讎殺阮魯將軍人象隻投降占城國王及頭目軍人掠取新平等處人口牛隻聞知天兵到來畏懼將帶阮魯并所領軍象星夜回還本國去訖及據差去錦衣衛劄象所象奴杜子中往化州招安黃晦卿等回說本人懼罪將帶家小并所領頭目乘船出海逃躲止招到化州知州鄧老等十名并獲象十隻來見及差辦事官姚瑾岳昇賚書亦至化州跟趕占城頭目有頭目軍象俱已過升州去訖追趕不及除將鄧老撫綏及令仍守化州于六月初四日起程回至日南州丹哈海口據原差招安土人數內阮

如偶等報有黃晦卿下賊人將原招武如卿阮箇僚
刳殺及守丹哈海口橫海將軍高鵬亦報有土人阮
伯安等告稱黃晦卿到于海口遭風打壞船隻本月
初二日被土兵捉獲初三日身死斬首號令了當通
獲象四十三隻原于奇羅海口及追象等項獲功官
軍若干員名
一征討以來

天道助順瘴癘之氣潛消資糧于敵倉廩之儲不費凡
攻戰之際臨陣拒敵者殺之不宥來降者謹宣
恩命咸遂更生流離者亦已招集各令生業入新平府

東武劉謙民校鈔

州縣欽遵

詔命開設都司布政司按察司總其人又留官軍設置
衛所鎮撫其地班師回京

進平安南露布

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掛征夷將軍印奉天靖難推
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新城侯張輔同征
夷左副將軍西平侯沐晟左叅將軍奉天靖難推誠
宣力武臣特進榮大夫柱國右軍都督府同知豐城
侯李彬右叅將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大夫柱國雲陽伯陳旭誠懽誠忻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聖人一視之仁同體乾坤之覆載

帝王九伐之法尤嚴蠻貊之侵陵救民莫切于除兇治
內不忘于安遠安南逆賊黎季犛更姓名胡一元及
于黎蒼更姓名胡奩者稔惡滔天屢犯

朝廷之邊境欺

君罔上遂移陳氏之宗祧侵暴隣邦攻圍

詔使剝掠思明之屬邑傷殘寧遠之良民

天地之德廣大遍包翹魎之情譎詐無已偽迎陳氏之
孫于邊邊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天朝之使臣此

王法之在所必加

聖世難逃于曲宥視鬼方之惡尤甚比獫狁厥罪惟均
然以黎蒼之狡童狐豚乳狗跳梁殆盡于餘年本于
季犛之老醜封豕妖狐薦食懷姦非一日敢妄干于
天紀欲施毒于萬民首惡擾邊憤極神靈之怒發幾啟
釁盡傷造物之仁臣等夙奉

天威謹遵

神算將佐感

恩而思奮士卒用

命以爭先義勇激揚風雲為之動色精誠貫徹日月以
之爭光去年十月初九日臣輔等自廣西憑祥縣禡
牙入境耀武陳師軍威震動于蠻方劒氣光芒于南
斗首令鷹揚將軍呂毅都指揮葛森等攻隘留柵一
鼓而烏離虜驚繼調驃騎將軍朱榮指揮奪忠等拔
雞陵關再鼓而狐潛鼠竄遂設堡以據要害尋伐菁
以開道塗臣等欽遵

聖訓戒毋妄殺欲全註誤榜諭招來孰謂豺狼終無改
悔憑東西都之固以為巢穴恃富良江之險以為湯
池樹柵立城連樁接艦綿亘七百里詭計千萬端乃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調朱榮揚兵以扼其吭對壘嘉林親領大軍間道以
步其虛屯營江口大治戰攻之具以會雲南之師臣
晟等自憑祥縣而進兵經野蒲蠻而取道斫逋林菁
涉履崎嶇調都指揮陳濟等奪猛烈關而賊徒驚潰
俞讓等攻柵華隘而蠻卒擒夷遊仙等關望風皆靡
亦貫珠而築堡仍刊木以造舟遂令都督指揮徐鑑
諒孔斌等分領精兵突出宣光江口攻殺敵寇尋奪
澳湯寺沙巨彬復相度其上游可計圖而潛取乃親
率立功都督程達指揮宋顥等中夜舁船御枚間道
以出洮水江濱乘時擊賊縱火焚舟始奪富良江面

臣晟同都指揮陳濬俞讓徐鑑諒等沂流合擊舳艫
首尾相聯鏖戰及晡波濤上下為赤俄即沙灘而布
陣賊驚天下之飛來爰造浮梁以渡行旅臣旭將兵
夜令尋徑波以進師士馬雲屯同對敵而法壘惟多
邦城之險隘實三帶江之襟喉備禦甚嚴攻取宜亟
兩軍大集而犄角之勢成諸將協心而破賊之計決
臣輔等乃援桴而申令親督陣以麾兵調都督黃中
等鷹揚將軍朱英等神機將軍程寬等都指揮蔡福
等攻城之西南四鼓初鳴乃出賊之不意三軍作氣
爭赴敵以趨前攀雲梯以先登奮雪戈而縱擊鋒鏑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飛雨砲銃轟雷賊驅象陣以來衝我出虎賁而斫潰
勦敵遂破堅壁即隳流血如川積屍成阜臣晟等督
令都指揮陳濬等攻城之東南武夫健卒咸蟻附而
當先堅甲利兵捷猿攀而直上冒矢石以前進登戰
具以交攻遂拔柵而擁城轉鬪益力蓋自寅而至午
屠戮萬數我軍勢雄殘夷膽落卷腥風之慘淡騰殺
氣之溟濛臣輔等復率清遠伯王友游擊將軍朱廣
等臣彬仍督都指揮俞讓等即領隊兵分翦除餘孑
乃追蹙而迅掃遂乘勢以長驅趨傘圓山而西馳循
富良江而直下毀焚連柵烟焰燭天燒逐敗舟火雲

騰日旌旗照耀川原之草木皆紅聲喧闐滄海之鯨
波盡沸摧枯拉朽直抵東都戍守賊首俄棄甲而逃
散比居族處咸接踵以耒歸吏民喜舞以相迎老弱
扶携而共覩招降郡邑加撫疲瘡顧叢爾之西都乃
黎賊之妖穴臣彬領都指揮盧旺等臣旭領都指揮
高士文等都指揮徐政等各率馬騎遇水為梁信道
日趨賊駭

王師之猝至即時逃遁悉棄巢窟以蕩焚生厥渡猶聚
強梁令指揮程遠等以勦其衆天健山潛藏魑魅麾
指揮方玉等以滅其踪惟是黨惡賊徒尚爾憑陵山

東武劉繼庭氏校鈔

澤調清遠伯王友領都指揮柳琮等掩其不備夜渡
注江之津攻其所先力拔籌江之柵遂破困枝之寨
殺賊為多復潰盤灘之船未降者衆惟逆賊之免狡
挾黨類以苟偷偵知出沒黃江猶復操弄白刃臣晟
臣彬率都指揮胡通海等臣旭率都指揮柳昇等橫
海將軍魯麟等都指揮王諒等師次嚕江口隔水立
營賊犯木九州即時追勦步騎並進戈矛蹴地揚塵
水陸夾攻火器飛星掣電斬馘流屍于仙侶封土築
觀于沙汀惟下洪州賊人之寇攘遣指揮馬能等面
襲捕刈蠻獠于婆賴縛偽官于長津賊屢刦而不悛

猶懷奸而倔强投身膠海負固僻陬臣輔乃會臣晟
等志師旅以進攻督諸校而追討適本並土降人莫
邃素憤黎賊之暴殘欲解邦民之荼毒遂委身而效
義願櫻敵以當鋒領兵萬餘備舟數百導艤舳于膠
水已警賊心逼蛇豕于破汀信張兵氣兼旬轉戰一
潰賊圍賊乃力盡途殫自許晷窮命促懼泰山之壓
卵漂炎海以偷生逝魂何依遊魄以遠呂嘉悖亂終
獻馘于漢庭徵惻逞妖卒見戮于夷島臣等自征討
以來天道助順而瘴癘之氣潛消資糧于敵而倉廩
之儲不費所平府州二十九縣九十二戶一百九十

東武劉維慶氏校鈔

五萬八千四百所獲象四十六馬一百五十二牛二
萬二千六百船五千三百五十其所俘獲斬級軍資
器仗另行奏

上其降附人中有脅從同黨者並已服罪輸情革心向
化謹宣

聖旨咸赦宥之其餘軍民人等脫身水火稽首

明廷同霑

雨露之恩大慰

雲霓之望輯寧安堵胥慶萬更生萬家之喜氣如春南
極之妖氛頓息臣等曾無缺刃之勞風行草偃坐見

凱歌之奏日麗永消恢全振古之封疆永樂太平之
盛治無任歡呼慶忭之至謹奉露布以
聞

永樂五年三月十六日總兵官征蠻右副將軍掛征
夷將軍印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
柱國新城侯臣張輔同某謹

上進

進平安南獻俘露布

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掛征夷將軍印奉天靖難推
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新城侯臣張輔同

東坡劉繼庭氏校鈔

征夷右副將軍西平侯臣沐晟左叅將奉天靖難推
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右軍都督府都督
同知豐城侯臣李斌彬右叅將奉天靖難推誠宣力
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雲陽伯臣陳旭誠歡誠忭
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天討有罪聿興伐罪之師武功告成爰舉

獻俘之禮渠魁盡獲海嶠肅清蓋勦惡必除其本根而
絕患寧存乎萌孽安南逆賊黎季犛更姓名胡一元
子黎蒼更姓名胡奩者僻居爰徼負固海隅竟移陳

氏之宗祧數犯

朝廷之邊境酷刑威衆橫斂剝民潛稱大虞竊紀年號
遮遏

天朝之使賊殺之故主之孫

聖恩尚許其自新狂豎怙終而不改罪豈容于原宥兵
必事于掃除臣等恭奉

制書總率師旅屢破重關之險遂克二都之城郡邑嚮
風市廛安堵逐鯨鯢于海口困虎兕于樞中水陸窮
追神祇助順父子兄弟皆執縛于轅門宗族僞生官
咸生擒于麾下雪前代之遺恨解斯民之倒懸是皆

黃劉錫慶氏校鈔

聖畧淵深明見萬里之遠

天威烜赫坐取三捷之功復上古之封疆布中華之禮
制除將所平都府州縣戶口并所獲象馬牛船軍資
器仗別奏條

上臣等將士擒到首賊僞大虞國上皇黎季犛僞大虞
國主黎蒼賊男僞推誠守正翊贊宏化功臣雲屯鎮
兼歸化鎮嘉興等鎮諸軍事節度大使洮江管内觀
察處置等使持節雲屯歸化嘉興等鎮諸軍事領東
路天長大都督府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入內檢校左
相國平章軍國事賜金魚袋上柱國開國衛大王黎

澄偽太原鎮兼天關驃騎上將軍梁國王黎澂偽新安鎮驃騎大將軍新興郡王黎汪賊孫偽太子黎萬偽郡嗣王黎洎偽郡亞王黎蒞幼孫五郎賊弟偽臨安鎮兼大安海鎮驃騎大將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入內相國平章事賜金魚袋上柱國唐林郡王黎季貌賊姪偽望江鎮輔國大將軍入內判中都府河陽郡亞公黎原咎偽領龍興路都統府平陸縣上侯黎子駢賊姪孫偽御輦署一局正掌卿侯黎叔暄偽清威亭侯黎伯駿偽石塘卿侯黎廷燁偽永祿亭侯黎廷煥賊將偽入內僉聞朝政兼內侍省都知知左班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事諒江鎮權僉行軍事諒江路同知總管府事賜金魚袋柱國東山卿侯胡杜偽入內行遣同知尚書左同事樞密院事副使阮彥光偽正奉大夫入內行遣門下左諫議大夫同中書公事兼三江路太守新安鎮制置使國子監祭酒賜金魚袋護軍黎景琦偽寧衛將軍知威衛事管左聖翊軍賜金團符縣伯段擊偽管神勁營亭伯陳湯夢偽鈞鈐衛中郎將領龍旋軍兼領壯勇營范六材并其偽印謹差都督僉事柳昇橫江將軍張勝都指揮僉事俞讓指揮同知梁鼎指揮僉事申志

獻俘

闕下其餘解送擒獲并降附偽官別具奏
聞臣等曾無汗血之勞獲伸敵愾之志皆遵

成算得效微勤平安夷克清大憝

獻俘而告

神靈分醢以賜蠻夷用昭

廟社仰答

天憲聿新萬年之治化永樂四海寧之清寧無任懽呼
慶忭之至謹奉露布以

聞

東武劉繼庭氏校鈔

永樂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掛
征夷將軍印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夫柱國新城侯臣張輔同某某謹

上進

英國公張輔再平安南陳季擴事蹟

皇上嗣大厯服之四年交趾僭逆不庭

命新城侯張輔以征夷將軍印總諸道師討之明年俘

僞主以獻復古封疆郡縣其地又明年振旅歸進爵

英國公賜勳右柱國又明年簡定煽亂復授公征虜

將軍印仍率將士討其罪未幾生擒簡定以歸繼茲

餘孽陳季擴志尚未悛跋扈為害九年春正月
上命公授前任復往征之夏五月師次東關寇聞公至
悉衆以石填海口徑三十丈公令將士悉起其石以
通舟楫賊退築堡月常江而拒守計公追至其境斬
數千人遂奪其堡賊潰走追至演義新平賊焚寨而
遁時東關羣賊蜂起公師師以次削平之明年夏五
月又進至清化黃山四面皆峒約七十八所峒口僅
容一人盜出入聚處其間山水通月常江盜數為
賊公率師衆環其山盜恃險固持刀立峒口以拒公
勅壯士盡坑之降者千餘人拱手加額曰天兵神人

東武劉繼庭氏校鈔

誓不再犯時東北有昏氣凝結不散公指公曰賊在
東矣果報賊船漂往盤灘將回神投海口公兼程追
之翌日賊陣于海洋公集將校曰邇者太白光芒如
晝天文云勇敢者勝天象昭然擒賊之兆曰也于是
先操舟順風而趨之他舟相繼進俘斬數千奪舟數
百而歸風順浪急軍士渴甚公以篙蘸水而飲乃笑
謂將士曰水味淡而甘可取飲之舉皆杯飲信然賴
以解渴乃再飲之鹹不可口將士賀公忠誠所致公
北面拜曰

皇上洪福有以致之秋九月公率師追捕抵荷花海口

俘斬萬餘諸將請更追之公指示曰黑氣亘天颶風
將至既而風果大作乃帥師回至演義立堡築城以
撫恤歸附者又明年春率師出海于靈長海洋追及
賊船望見公皆偃鏢仆楫羅拜舟中乞命稱為神人
遂俘其偽將阮宗除及衆千餘人首賊遁據化州餘
衆喪氣盡棄其舟楫不敢出海拒抗秋七月進兵賊
恃荷花海險我師不能渡乃于日麗海口立堡以守
之公相視天時惟吉率舟自奇羅海口洋徑過荷花
海口直抵日麗賊焚堡而遁至茶偈江連進破之賊
驚曰天兵飛來也遂大潰奪其化州城池謀之賊志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衆守愛子江復追至其境賊伏巨象數十以為前敵
列人馬于後盡力以抗我師公勅將校曰擒賊在此
一舉機不可失因著鞭先進象伏突起公一箭先射
落其象奴再箭中其象鼻于是羣象叫號追走自蹂
其衆乘勝擊之斬獲僵仆填于山澤賊酋各不相顧
散遁暹蠻等處民爭來附告賊首某在某處賊將某
在某處公部分將各處捕獲至暹蠻叱蒲幹等柵山
路崎嶇林箐陰翳馬不能進乃徒步履險兼程趨之
士卒不能從惟將校百餘相屬與賊遇殺數千人賊
首陳季擴暨其妻子皆就擒獲處置事定乃旋師俘

馘在前鉦鼓在後觀者羅拜懽呼之聲動地謹用著述庶來者有所考焉

黃忠宣公福在交趾嘗以書與張輔規畫其地方其畧曰交趾平定以來八年之內民已三變而兵亦三加矣原其所自皆由惡本未盡除守兵不用故也黎氏雖除而簡定存簡定雖而李擴在既擒帥鎔景異之徒又已恚在網羅而無漏者似為無事矣然馭之有道則可以漸安守之無法不免以再變何者陳元摺乃李擴昆弟也今雖遠遁視之若小可他日焉知不能為簡定李擴續乎偽官頭目今雖降附待之為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至厚焉知他日不能為阮師景異之亂乎今成功之將在此全盛之兵在此吾忝為守官不于此時此際言其所以而共議守備之策以圖長久之治而乃亦曰安南從此無事矣是謂自欺也欺人也若忍于自欺苟且偷安以為得計然當言不言何以辭君子公論之譏若曰欺人依違取媚喋無一語直至事壞而上瀆

宸聰則亦無以免

朝廷法度之議慮至于斯言何容已謹以鄙見逐一條陳尚冀采擇幸寬狂妄

一本處地方賊未就擒蒙調三總戎到來大軍征守
猶必三年之久而始克靖大憝今交趾都司衛所原
守官軍見在既少而演又新平順化地方又闊迢迢
千里無一兵守而止于土兵者若謂羈縻于一時則
可若謂長治久安則未之信也三總戎若留一鎮守
猶為庶幾儻皆振旅而歸恐俘獻未至

京闕而警報已徹

聖聰矣乞蚤圖之

一交趾原留守兵九衛一所七分之數通該四萬七
千餘人在全盛之時而猶不能禦侮以至煩兵屢舉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今事故之數四去其三以如此險遠之地反戶之民
而以舊日所遺一分之兵守之實未見其可也必須
添置軍衛補完空伍庶免後艱令將合設衛所去處
開列于後

演義一帶

黃江上下

太平等海口

譚舍江

銳江

魯江

鹹子關

靖安州萬寧等處

廣威太堂等處

太原府官良等處

鎮夷關等處

每朝希江等處

一市橋所南有鎮夷北有昌江而本所居中且近實為虛設如將本所移置芹站以控禦鎮夷闕本闕止命土兵守之如此則鎮夷隘留相有應之利衛所官軍免輪守之患

一歸化州石嶺關上通雲南臨下貫嘉興三帶水陸數百里寥寥無一城守萬一有警仰之于誰莫若干臨安衛摘撥二所官軍于臨安府採集三所上下地方便益

一五温坡壘隘留三衛所原塚廣西土兵近年以來官不得入逃亡之數十去七八其一二分在役者率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皆老幼貧弱代身有名無實是致盜常竊發路每不通如于廣西調一都指揮仍領原調官軍于五温鎮守就行總督前項衛所土兵更選土官之能事者管之嚴禁不許雇倩代役務要正身將帶當房家小常川在役如此庶便

一廣西田州府去本處鎮夷關不遠彼此兵強弩利諒山一帶夷人畏之即今田州府知府為事發隨韓總兵立功如將本人改授職令選本府民兵三五千名親領于鎮夷關立衛控制不但服夷情抑且通道

路

一靖安州萬寧等縣近接雲屯海口并連廣東欽州地方最為險要如將欽州千戶所添軍立衛或撥彼處衛所官軍或塚彼處附近有司民兵以克其數內摘一所于南寧等處設立以控靖地方以通廣東水路益便

一本處土兵首賊未就擒時急于用人許將各處人民聽從土官自行招集而有司官謹于奉命無敢有違有徇情取占親戚者有挾讐捉去者正吏卒者有全縣之民俱被占取亦有一家父子兄弟各自充兵及單丁貧窶自出充一兵後雖委都布司官清理而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官紛紛言多又不推除歸併因循苟且至于今日隨征者月久不歸家業狼籍屯田者糧徵不足荆楚連綿是致逃亡今已過半若不從新整理必至法弛事壞難救其失必須再命都司布政司官嚴督府州縣官將原集土兵并管下影占家人田奴盡行取勘見數汰其老幼單弱者當民差選其富貴丁多者為兵役先議合用若干衛所應塚若干土名然後照數塚集總小甲千百長選管如例每兵須以三丁共之官不許還以庸才兵不許雜以冗濫選集既定即分地方以近就近置立城堡或四六或中半各專屯守不

許亂差有警不拘其管軍官伴當亦如舊例就于所管
土兵內定數撥用仍造花名貫址文冊三司各收一
本照證按察司仍常委官點閱不許廢弛如此庶便
一各處偽官頭目及先投曾官後又從逆令招出降
此等反歹之徒宜為區處或量與官爵或分給田地
使之得所以終餘年不可置于閑散致懷抑鬱抱不
平以貽後患

越嶠書卷十一

宜山李文鳳編次

書疏移文

天順六年正月二十日翰林侍讀學士充安南國使
錢溥謹致書于

諸宗伯溥竊以安南國遣使求封致
諸宗伯擇可為使者以

聞蒙

皇上命溥且

賜之章服以行其所以感知遇荷

厚恩亦已至矣然溥謂

朝廷所以綏服遠人不靳其所費者欲聲教之遠暨也而

諸宗伯勞于擇使而不恤其所親厚者欲使得其人
也故溥自奉

命以來感懼竦慄不遑自處然竊覩翰林移闕內初奉
皇上命尹旻等為正副使特

旨云還差內官二人同去蓋以封拜為重同去為次也
今既備云而

諸宗伯至改溥為使則云會同原差內官襲封行禮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則是有二命矣使溥奉初命以行則當正副使行禮
外而內臣自行其所事甚為得體而今若以
諸宗伯之命以行則持

節奉

詔付諸內臣為失體而專之為不遜則內外近臣已抵
牾矣何以綏服遠臣且自古充諸國使非成命而欲
臨之若富弼使契丹臨境發書見其與語不合卒待
改書以行然則富公處宋南北不競之時勝負一舉
之日尚有所不合者當時執政之臣懷疑秉畏以致
此爾今安南臣伏我

朝幾百年矣一使之往來不過副其請立之誠而何有
待于不合哉此處富公者不足責而今之處溥者殆
亦有疑畏乎蓋今之處溥者太宗伯石公自方伯入
內宜其有未知而少宗伯若年兄鄒公舊寅兄李公
皆熟于典禮酌見古今而無所疑畏者將何以處之
耶願明以教我不然請復改使亦可也溥再拜
與太監柴公書溥惟人臣所處之分自近以及遠皆
知重內而輕外者尊
君位也

詔勅所至則以先後序次而行之不復以內外遠近計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者尊

君命也故凡君命之所行與君位之所在自內廷以及
外朝自外朝以及天下之大萬國之遠莫不因所重
而重之而可以私其身之所重者哉今公以清修玉
立之資負廉靜寡欲之行而日侍

聖天子為帷幄寵臣天下想聞其風采久矣嚮以安南
請封

上命正副使復命公等奉

勅齎錢物同往既而安南有事召公暫留南京及其事
定而乃改溥為正使以行夫至自南京會公以來已

越四月餘杯酒之殷勤談笑之款洽雖素所交愛不足過也獨以

詔勅所行之序未聞一語以及之此正王驩謂孟子往返齊滕之路而未與之言行事是簡驩也使溥知之而不言則亦簡公矣夫簡之至者情必戾也故欲為公言之且溥等所奉

詔立黎瀨為安南國王則未立時瀨猶其國之臣也公等所奉

勅外封云勅安南國王黎瀨則瀨已為王矣其先後可不較而明者但溥謹按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大明集禮洪武禮制二書凡賚詔至蕃國與天下有司皆設詔使位于龍亭之左又設宣讀案及宣詔展設等官位于使者之東南令若

詔勅同入則勅使位當在龍亭之右俟宣讀畢而與之則受封未成禮必俟三呼成禮後而與之王則依禮制行叩頭然後禮畢為當也若使溥不可僭而居左舊制定禮又不敢紊而居右則公必同迎入城至于館所少俟開讀訖速出迎

勅與錢物同進交付明白為得其宜然後公之行則居溥之前坐則居溥之左而宴會則居溥之首于勢為

順于禮亦和矣然又不當以後公為嫌也此皆溥所未喻也公同居內廷職司大禮預大事出使南京浙江福建專行獨濟無不稱

旨而處此諒無難者其肯私其身之所自重而不知君命次序之尤當重哉但未肯明以告我爾前途漸進近將入其國所謂謀于野則獲于邑則否使當此而不即預謀臨時罔措必貽笑于遠夷遠夷既已貽笑國體之失孰甚焉溥謹白

與攝安南國王第一書

季廣西而寧府差官曾至本國界

欽差襲封王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中王豫會同

欽差司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榮端肅致書于攝安南國王竊惟善處世者貴達經權之道而善知人者在察誠偽之幾使知經常可守而不達權時之宜膠柱鼓瑟之人爾焉望世之能處哉人多欺偽之弊而已無先見之明坐井觀天而已爾尚何人之能知哉此天下不能無是事也竊欲為王言之王實始封安南國王之孫傳父及兄至王蓋四世矣况王材足以靖亂賢足以得禮請

天朝名正而言順可謂適經而與權一誠而無偽者而

何待于言為哉今王發政施仁之始正百官承式之時使往事之未明恐後疑之復啟故言之不能自己也初黎氏得國于陳我

朝廷念陳日燿率先歸附世貢不絕忍視其子孫滅亡而不顧哉一舉俘獲以為內屬且俟其子孫之可復者奈訖無可復之人而王祖又為國人所依附遂俯順其封以奠我南服傳及三世好同一家豈意琮賊以弒篡嫡昧死來求且曰遊湖自溺意在不弔其忘君之心見矣

朝廷速命信使往封莫朝發而夕至其國詢及溺死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故則琮必難為言曰若其問諸水濱也歸言于

朝豈無偏師及境以一正其罪即使將及境琮已就討且告訃請封之使來即遣行人往祭而尤恐復有如琮之請者乃遣錦衣使者偕廣西巡按御史及鎮守三司官私于境上而知王為第四子母子皆賢禮所當立然後命溥等為使以錫封焉則我

朝所以保黎民而惟恐立非其正者豈下以保陳氏哉凡遣使至京翱翔萬里聽其所往貿易有無入市不變如子于父母家任便取適而已豈有密切偽為之計哉此皆王之所知也又聞

太祖高皇帝平定之初安南首至而朝鮮稍後且不誠
聖諭切責之曰汝所恃者一海爾汝能將我亦能渡之
遂格心向化表于東土幾百年矣頃與汝直僭越至
志諸國來聞使行人私馬頗得其跡遣給事中張寧
詔往問王即蒲伏叩地至不能起且責之封人而已不
知聞安南累侵占城政臣言及此哈密越在流沙萬里外實西域諸
番之門戶其王為下所弑母老子幼勢亦殆矣母太
妃來聞遣通事沙廷玉率其類數十人往立其子得
元惡十有八人太妃曰此

天朝所得宜即天刑遂檻送京師以正其罪

安南連歲篡奪未嘗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請正天討故則我臣使聞之

朝于四方萬國抑強扶弱植起仆使之各寧土宇而同

享富貴于無不覆載之中實父母其心天地其量而
日月其照臨也較之安南臣伏南陸謹守禮法而聲
教之外不煩于我一使者宜保其後代其使有加于
諸國也而何我使初入則言語不交主僕星散迂及
涉峻嶺迫逼兵械撼頓抑塞而不安如待以暴客然
者其果出于誠乎既致而待之則自徐侍郎等來以
東西向坐邊行人等來以南北向坐至黃卿等來則
書往復數番辯至七日而始定為並南向坐然則何

為是不同乎豈顛倒我豪傑而使之為間乎抑禮始粗備至是而將定乎願明以告我也元史載世祖詔安南田耒奏有一家之言今聞耨刺丁云彼多回鶻禁約不使交談果如是言一家之禮有如是耶其後俗終不變卒至兵連禍結而國僅存幸我

朝而始靖豈更化又百年而習俗終未嘗變耶傳曰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又曰晉未可媮也其朝多君子季札聘魯見魯韶箭而歎盛德孔子見刻子得聞官制而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是皆以禮樂制度而固其國于周室傾危之時固以內外而有間之也况我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朝之于安南一惟禮文相與而各極事大字小之誠而何獨不誠于待使耶或者居先王之左右者好是狡偽以為功也故于王初即政而言之溥等又天子侍從密勿之臣加以太監等又

帷幄寵臣故特

簡命以之偕耒王亦知非往使比矣果能改而待之以誠否乎王宜速令使者出境相候擇定吉日并迎接開讀宴會坐向等儀注耒勿事退讓以勤往復務酌古而準今之宜革薄而從忠之厚將于是乎觀禮毋徒謂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也溥等肅奉

天順六年四月十三日

安南國回書

攝安南國事黎瀨薰沐肅書復于天使列位大人昨承邠雲見示莊誦再三具見惠顧之意不勝欣幸未及返壁即遣頭目阮善日夜馳驛伏候進止而尊諭以坐位有三等不同為言竊惟本國受

朝命之初天使李章二侍郎奉

詔實來當時宴會坐向之禮已而講定以東西對坐為宜厥後徐李二侍郎李通政湯給事中李光祿薛都給事中陳郎中郭朱謝高陳程侯邊行人等皆以為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是一無異論近年黃卿頗自好名惑于龍州細人妄謂邊行人有南北對坐之禮反以前輩所行為不足法辯論數四後覺其詐故別有東西並坐之議本國不得已而勉從比者劉行人亦嘗以是為說然卒知章徐諸公為可從而不改其舊伏惟大人乃天子侍從寵貴之臣欽承

皇命賁臨下國必體

朝廷懷柔之意以順衆志而安遠人也禮曰禮從宜使從俗大人學富而量洪博雅君子也于此必有處焉瀨端肅書復

天順六年九月初八日

第二書并儀注回攝安南國王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豫會同

欽差司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榮端肅致書于攝安南國王惟安南素稱文物之邦其畏天事大之誠固無所不至而獨于待使之禮尚有所不一者故溥等奉聖天子恩命觸萬里炎熱而來方抵南寧即馳書于至王願聞所以不一之故庶將之際有恪而無疑也比入關二日王遣阮善來曰不敢回書惟見教王之意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厚矣然鐘未有不扣而有鳴者故諭善以復曰王其無書決難定禮且使聞諸執政者曰國于是時當開心見誠勉圖中道以成吉禮不宜往復辯論使王心不安為此言者譬人之受病誤餌其藥則病雜矣後之醫者不發其源而究之將何以臻效故善回甫五日果以王書來始知所以不一者禮雖無據言則可信是受病之源已見而求療之心亦篤矣然尤持二端而未一者尚恐投劑之復誤乎噫是未暇與深辯也今夫禮者所以辯上下而定民志也辯以明其分之不一定則協其志于克一大抵一則誠二則雜書

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此之謂也茲欲合二三而一之蓋有

祖宗之定制在定制者何

大明集禮一書我

太祖議禮以一天下者也其間載安南宴與夫頒詔儀注甚詳何王之先君不此之求而惟以洪武禮制詔行司府者言之宜有以來並坐向南之說也雖然昌獨薄味也而周公辭之謂無德不敢以當備物之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謂名器不可以假人古之謹禮于微也如此而况我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祖宗定制布在方冊昭如日月而敢昧之以貪珠禮况今頒詔授封領勅之禮並行謹按集禮所載而參以禮制及古禮之可行者共為儀注六條王其嚴命有司行之豈惟有以新子之國亦克永世而無愆矣幸毋惑于故老之談曰吾先君未之行也而忽焉溥等奉肅奉

計開儀注六條

一奉

詔勅入界首闕一路迎接官及所過衙門官俱行五拜三叩頭禮其道路官員人等遇見即于道傍俯伏過

畢方起

一前期二日結綵于殿庭及公廨街衢衆官及耆秀僧道照

大明集禮儀注習儀是夕王宿于齋所衆官各齋宿于衙門次日早王與衆官皆冠帶便服率耆秀僧道出郊迎至呂塊站望

詔勅叩頭王隨入站其衆官俟朝使下轎入站捧置龍亭中南向王與衆官等北向行五拜三叩頭禮衆官分東西班立王入與朝使行兩拜禮設席向南王北南面勸酒飯畢率衆官回留執事官演禮留官宿衛

東武劉德庭氏校鈔

此古郊勞之禮安南行之久矣昔世于來魯謂其未成若專以上卿之禮令正未受封廷執卿禮以接朝使亦禮也

一令有司于國門外迎恩亭設帷結綵設二龍亭一香案于正中備金鼓儀仗鼓樂迎入亭安奉龍節于一亭

詔勅共一亭是日王與衆官具朝服及耆秀僧道止叩頭迎龍亭出金鼓在前次耆秀僧道行次衆官行次王靠東行次儀仗鼓樂次龍亭朝使分行于龍亭之後迎至府中衆官等分列于東西司贊唱排班引禮引王等各就位唱班齊東邊使者學士詣前南向立

稱有

制唱鞠躬樂作四拜唱三上香開讀宣詔官二人一用漢音一用國音展讀官二人俱陞案使者詣龍亭捧詔與捧詔官捧詔官跪受詣開讀官宣讀訖奉還使者復置龍亭中贊四拜播笏鞠躬三舞蹈呼呼者三出笏俯伏興四拜訖西邊使者太監詣前南向立稱有勅諭贊跪王以下衆官皆跪使者詣龍亭捧勅授王王開勅訖收勅叩頭起贊禮畢王復升詣龍亭前跪問

聖躬太監鞠躬答曰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聖躬萬福王及衆官退復設香案于殿臺上向北王易九章服行五拜三叩頭禮謝

息然後易王者冠帶與朝使分東西行兩拜衆官見朝使向南立受兩拜畢王率衆官具鼓樂儀仗送詔節入天使館此迎接

詔勅禮一依

大明集禮洪武禮制二書參酌而行稍有不同者以義起也

一宴亭之禮四位朝使並東坐向西王西坐向東對第四位此按

大明集禮內載元至元二十六年禮部尚書張立道使安南宴于集賢殿東西相向坐

國朝倣而行之及洪武二十六年指揮王鼎使朝鮮禮部定例儀注亦東西相向坐此我

祖宗定制敢不謹而行之如舊有侍臣同宴于殿者令當少置殿外兩傍以次升勸蓋君既分坐臣退當避故也

一王與國之賢而有學者各賦詩為文送朝使還京此古者使于四方必采列國之詩以見其俗之美惡至晉韓宣子歸自鄭其六鄉餞于郊宣子曰二三子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及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倘有所作豈惟得觀所志抑將采而獻之于

上

一瀕行之日王率衆官以下送

詔節至郊外行五拜三叩頭禮還擇日遣陪臣齎表詣

闕謝

恩

天順六年九月初九日

安南國回書

攝安南國事黎灝端肅書復于天使列位大人昔劉

越

嶠

書

卷十一

西味經書屋

康公嘗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非唯造理之深亦惟
惠及下國而以善教人也大人臨中庸之德居
天子左右奉

明詔臨敝邑初至南邕亟以書來旋履近郊書及儀注
併惠備見温厚款曲之意善孰加焉敢不唯命至郊
勞一條使行古禮伏覩

洪武禮制中本無此說豈以

王命未宣布而敢遽相勞耶且郊迎本國禮俗專為恭
敬遵禮制守恭敬所以從中也釋此不為未知免戾
其具朝服以迎禮也但本國在荒遠雖欲勉強行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竊慮章服等表一有差謬將誰執開讀所以宣

聖天子德音也若教漢音宣讀一國豈無通話者然聲
音節奏不無生硬其失為大况陪廷臣子未盡卒曉
而

朝廷德音未遽諭也大人既以中道見教灑不佞庸有
唏于此故不辭瀆敢布于下執事唯大人裁之灑端
肅書復

天順六年九月初十日

第三書回攝安南國王

論禮不行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

中王豫會同

欽差司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榮端肅致書于攝安南國王前書回云宴坐之禮前輩講定至黃卿始為不足法劉行人能不改其舊此皆無據之言而可以服吾輩乎可以服天下後世乎宜黃卿執之為是也僕等想王之為此言者技止乎此故不復與辯而直以古今大禮相與講而行之豈以洪武禮之所載皆詔行有司而未及番國大明集禮所載有詔行番國而未及封拜故酌古準今而成此使其昧此而一以禮制並坐向南執之則王亦何辭以辯而僕存此心其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如國之山川鬼神何王不復察此又欲易國卿之禮如殿坐之儀則已自王之矣何必請

命九重之上而人萬里之外哉若曰

王命未宣而未遽敢相勞則天下豈不有飲酒食而行事者蓋與王初見又在禮不在物也噫惟天不可以偽欺惟人不可以偽惑王其察焉若夫漢語國音並用兩不相疑何失之有冕服之制以俟奏

請而行可也誠欲相見請改書以從溥等謹復

天順六年九月十一日

第四書回攝安南國王

再論禮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
中王豫會同

欽差司禮監太監株昇奉御張榮端肅書致攝安國南
王竊以出郊迎勞之禮當盡賓主南北之說者公館
非殿也冠服猶御非王也是宜執禮度于分內溢慰
諭于言表然後導迎

恩命宜揚國都東西宴會以如儀彼此交懽而成禮豈
不隆一代之美談彰一時之盛事哉是皆發乎至情
合乎中道可以坦然由之而無疑者而王獨不此之
信謂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天命不足畏而可以坐致之天使不足敬而可以王禮
忽之將猶楚子受玉而情成于受服不敬之歸以豈
知魯公如晉悼出國都以接之向戌未魯襄盟于劉
以待之而皆不以為過者哉今王天資高邁學問淵
篤禮足以行己和足以得衆宜有出境待人之謙而
無情與不敬之失矣然猶致是之紛紛未決者毋乃
異論以惑之乎繼今當召自宮中府中以及街衢奔
走猶遊說之徒而問曰天使駐節于近郊有日矣當
以卿禮接之乎抑以王禮加之乎彼必無貴無賤無
長無幼無遠無近咸應之曰宜以卿禮接之王則待

封而後可然後遣一价来曰王悞矣敢犒于執事則僕等何辭之有亦何煩異論之有茲承阮堵阮廷美来詢動止遂布此以聞惟王勉自處焉溥等謹復

第五書回安南國王

辭送禮物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豫會同端肅書復安南國王伏自寓館以来王之牢醴廩餼日盈于始而謙撝敬慎不替于終行人何以臻此瀕行又辱贐遺感愧何量然嘗宋聞之宋人或得玉獻之于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爾以玉為寶我以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不貪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茲奉德音揚一清光惟恐弗職以忝

恩命若受之豈惟失寶抑速戾滋甚矣古人有曰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王之事

大雖國所無亦克惟

命是共矣此未之能恤也而况厚贐之復加哉用此敢辭不宣溥等拜

天順六年十月初十日

安南國回書

安南國王黎灝端肅書復于天使大人翰林院侍讀

錢公禮科給事中王公茲以使旆言旋戒行在邇敢用賙禮以將恭敬之意而大人以樂善之事見辭其廉介之操尤可景慕然君子之辭受取與惟義是視故孟子不受于齊而受于宋薛以此之故大人欽承聖天子明命嘉惠下國一方之人悉受其賜非敬惡乎用情臨行餽賙所以表敬也况贈賄之禮古人皆行之今何獨不然以為時命未共則所需比當料理以為儀不及物則禮意固已並行所以再瀆高明者以其欲得取與之宜而敬有所伸也惟大人其裁之不宣瀨端肅書復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第六書

辭安南國王私贈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豫端肅致書于安南國王昨者迎恩亭上荷王執杯眷戀之深送舟凝竚之久斯情何以云喻又况贈賄之辭未畢而納善之禮復加舟次之拒已絕而馳遠之使即未此將物已表其情也殊不知物盡則情亦盡矣曷若泯其物而使斯情恒懸懸于中哉闕山迢遞日遠日深瞻仰無由豈勝慨念不宣溥等肅奉

天順六年十月十二日

第七書

再辭安南國王私贈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豫端肅致書于安南國王奉違以來蒙遣近臣黎宏毓阮堵等伴宿二人學行周洽實王所任使親信之臣不可一日離者特徹以祖送至于決旬之久幾乎千里之遠而不恤是故敬事

朝廷以及行人之禮然而加厚斯文之情亦有在矣孰意行頃復出所辭納善之金以溷我行李則王之所以愛之者又何若是其涼哉夫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古之使者嘗謹于此矣用是返璧幸無見譴非此二

東武劉燕慶氏校鈔

人不能盡其情也乘此清風欲歸去而南望青冥不過一輪明月共照此心而已溥等肅奉
天順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復命題本

翰林院等衙門侍讀學士等官臣錢溥等謹

題為襲封事天順六年正月內該禮部奏

准差臣等為正副使前往安南國封黎瀨為安南國王
本年二月二十六日辭

朝三月二十六日到于南京會同原差司禮監太監柴昇等賞錢糧起程八月十三日至廣西南寧府緣本

府去安南不遠差官齋書馳報本國迎接

詔勅并詳定儀注前來九月初二日入其國黎瀨差大小頭目請儀注因無書不與初八日始以書來遂回書并儀注去十一日復以書來論迎禮不合遂不行是日黎瀨冒雨接至呂塊站不遇其站離國城約三十里許十三日復差頭目請十四日至呂塊站迎接是日黎瀨率官軍人等早出江邊迎接

詔勅入站行禮畢退與臣等行禮具茶酒臣等因其論禮不合皆不受亦不與坐謂曰今日卿明日王

天命不可以僭差宜退黎瀨不肯退大監謂曰王齋宿宜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早去鞋點明日事然後降下一揖臣等皆正面受之不送十五日黎瀨早出迎恩亭下候

詔勅過江導引入府中一如原定儀注行禮訖步送

詔節入天使館十六日王來訪各視卧所十七日請宴于後殿當日大監與本國交付錢糧逐一買辦香料等件二十六日王差大頭目黎瀨徽請留

詔書為傳國至寶臣等令寫收領迎去有副使王豫患病至十月初十日大監計議臣等先回黎瀨遣頭目送臣等金銀等物當作書辭還十一月作詩後復以書送禮物來臣亦作詩辭還十二日王送至迎恩亭

上勸酒訖袖出生金一貼謝曰昨日席中蒙教親詩書樂善道以福生民庶不負

朝廷等語所謂一語重千金也故以此報臣曰納善足矣何以金為遂登舟行至呂塊站復遣頭目送金來二十一日王遣大小頭目五員送至關口復出送金臣皆作書辭退還臣等看得安南國其天性雖尚詭譎服食居室亦多鄙陋至于敬事

天朝以及使臣之禮則務欲盡其心如各遣站人迎接每日三次管待所過地方鑿石伐木以開拓山路男女老幼皆焚香膜拜恭候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詔勅過後方起臨回遠送禮意甚備此皆

皇上德威遠布致使蠻邦小國格心向化如此臣等叨仗

天威預有光祿榮不勝感戴

聖恩之至今將錄過書七通律詩十首及安南國回書

三通隨本封

進謹具題

知

學士錢溥使交紀行志畧云天順六年正月丙申朔

甲寅

皇上命溥為正使禮科給事中王豫為副使持節奉

詔往安南國封黎瀨為王仍往南京會同原差司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榮行 二月丙寅朔謝

賜衣恩 辛卯早辭退辭

皇太子賜羊一隻酒十瓶 壬辰發路河驛至張家灣訪故友不行 甲午夜至河西務 三月丙申朔過直沽 四月丙寅朔晚過吳江 五月乙未朔至浙江館遇順風行 乙巳午至南昌 癸亥至大庾縣會姻家宋克純還遊觀音寺登千佛閣觀蘇東坡題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壁遊廣化寺觀東坡畫竹四壁清勁如新 六月甲子朔乙丑過梅嶺 七月甲午朔丙寅喜陳給事嘉猷自滿刺加國還 八月癸亥朔丁卯過永淳其邑舊為賊破官吏師生皆夜宿江中 癸酉仰南寧府抄案差照磨何璿賚書馳報安南出接 丙子過一近村名陵灣居民數百家雞犬相聞牛羊遍土隴男婦隱隱竹樹中打禾績麻聚首相觀有夫充役者携餉出饁于船傍儼一武陵桃源也地平曠賊罕到間有來者人衆有備亦難入若使他郡皆然豈有民不安生者哉 己丑至龍州知州趙南傑請宴于後堂

即其家也奉母出婦以見既罷余與給事偕奉御晚步魚塘之上奉御永樂時人言

太宗既成天壽山陵時

仁宗為太子

宣宗為皇孫 命偕漢趙二王往視過沙河過凍

仁宗患軟足疾二王誘兄下橋行

仁宗雖有夾侍亦時失足漢顧趙曰前人失脚後人把滑

宣宗即應聲曰後人又有把滑者漢回首嗔視其姪久之是雖一時戲談後來漢之不軌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宣之討賊咸決于此矣又言嘗侍

太宗壯征行四十日不見寇兵因糧竭六卿諫之皆鎖

項惟太監沐敬苦諫不已敬乃建文宮人

太宗罵曰反蠻敬舉首曰不知

太宗怒縛出斬之敬猶切諫了無懼色

太宗悟曰使我養人皆如此何患不好釋之遂班師及

漢王反敬侍

宣宗日夜猝至城下方四鼓軍猶未集敬忽于漢城東

南舉一砲

宣宗驚曰事泄矣召敬責敬曰漢所料者西北若于所

不料者驚之則不伏矣已而天明軍四集漢果出降
 就擒予聞奉御言此二事皆其目擊者故備錄之
 九月壬辰朔從陸路行五十里至憑祥縣 癸巳行
 三十里入南交第一程趙南傑與憑祥尹李廣寧各
 率兵送此回諒山府官呂孫蔡師孟率閩屬師生耆
 老迎土兵千人護送 甲午坡唯站王差大頭目黎
 執中頭目阮永錫黃清程磐范琚程紀接過上温縣
 已未不博站王差頭目阮善請儀注因無書不與其
 地六那縣山溪險惡難行 丙申王差頭目黎臣縛
 范文淡杜茶黎安黎榮黎虎范术程度日阮年吳求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程國信鄭可召率軍士五百名接 丁酉卜鄰站其地
 鳳山縣溪多山峻如六那 戊戌濮上站雖有山可
 行與玉禮皆屬諒江府 己亥玉禮站阮善賫書來
 過古勇安寧古隄三縣地始行人烟漸密 庚子昌
 江站王差大頭目王黎康黎文正頭首阮復阮禎范
 慶甫程琇接星日回書與儀注差阮永錫黃清與阮
 善同往過二江家市稠密屬上北江府 辛丑市橋
 站差王大頭目黎弄黎希葛頭目范得齒阮仕連武
 永偵阮料接過一江屬下北江府 壬寅早阮善以
 書來論郊迎禮不合不行遂留善面答以書是日王

冒雨接至呂塊站不過差頭目阮堵阮廷美接復與書 癸卯次市橋站 甲辰王以書請至呂塊站接擲其書還不赴至晚衆頭目懇請許之星夜三鼓復差大頭目黎禾頭目黎居道接且跪曰國主見書有天命不足畏天使不足敬等語十分懼怕不敢回書特命迎請于是行 乙巳午至呂塊王早出江邊候詔勅行禮畢王邀入請茶勸酒皆不受亦不與坐王乃赧赧退遣通事來曰知罪矣 丙午王早候詔勅過江導迎入府中行禮畢隨與王步送詔節入天使館送四位朝使各有太牢猪羊酒禮止受

東武劉燕慶氏校鈔

酒禮辭其牲牢 丁未王來各視卧所是日奉御太監交錢糧去 戊申請宴于殿後堂其前殿橫七間後堂直七間北三間設賓主席中一間設細樂歌戲之類或走立或坐地畧無次序南三間皆大頭目立侍以次來勸退則揮扇飲啖自若衆家從二十餘人反立宴以前殿始知夷習固陋如此難與盡言否禮 己酉至癸丑太監奉御與論錢糧價 甲寅王來訪請視王給事疾隨以醫來 乙卯與太監奉御還訪留飲 丙辰送金犀香料等數與太監論直 丁巳王差大頭目黎景徽請留

詔書令寫收領用鼓樂迎出 戊午王差象頭目請酌
疑其謝留

詔書不赴自是皆取香料等物十月壬戌朔乙丑王差
大頭目移酒棗來奉 丁卯王始來謝留詔書視王
給事疾 戊辰與太監奉御還訪留飲就先辭初十
日行 己巳王差頭目四員兩次堅留不許 庚午
王差大頭目黎景徽與內官來堅留至十三日行纔
許十二日 辛未令通事買辦果物借王所用樂作
席辭太監奉御是日王送贖禮作書辭還令王作眠
輜送給事與疾而行 壬申作詩後復以書禮物來

東武劉德慶抄

辭以詩 癸酉王送至富良江邊勸酒訖袖出生金
一貼謝曰昨日蒙席中勸親詩書樂善道以福生民
庶不負

朝廷等語所謂一語重千金也故以此報予曰納善足
矣何以金為遂登舟行王遣阮廷美送至呂塊站明
早復遣黃清送贖禮與金來皆辭以書遣黎宏毓阮
堵阮恪醫官等伴送出闕 壬午至闕呂宏毓等復
出送金辭以書憑祥李廣寧率兵入闕接 十一月
辛卯朔過火烟驛 十二月辛酉朔己卯早五鼓至
浙江館壬午早五鼓至家 七年正月辛卯朔入府

行禮詣學謁廟 三月庚寅朔至蘇 四月庚申朔
阻新店 庚午早過柴太監等到遂同行 丁丑從
河西務入城 己卯早復 命 六月己未朔 戊
辰安南陪臣黎公路等順帶禮物奏准送來 己巳
早謝 恩記在翰林院受禮設席款待公路等七人
成化二十年安南國移咨雲南都布按三司曰成化
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准本國安西府官阮德峻等
備啓准本府所轄黃巖等州緣邊土人馳報有車里
境上土人傳言謂本國興起兵衆人馬不知其數前
來夾近車里地方安營下寨聲言有一百六萬兵衆

東武劉應傑撰

分行四道將未攻討車里等處及先遣頭目數人統
領數十兵徒扛擡大石一塊前來與車里人話說奉
國王命傳報車里云今有一百萬六人馬到來你可
懼怕若要安全無患急將金子擡來秤平此石并進
貢犀象帷帳等物務要多多并助攻八百老樞等國
若不聽命即將前項兵馬殺害車里因此車里官目
已備由投告雲南乞奏

天朝皇帝調集大軍急來救護并移報老樞起集兵馬
併同車里人衆捨死先路攻討安南等詞阮德俊等
聞此傳言不勝駭異竊慮本府各州居民與車里居

民封疆限隔音信不通古昔以來曾無嫌釁夫何今日有此事端緣係誣構邊事重情若不具啓伸辯恐後來生事惹起釁端守土邊臣難逃罪責為此具啓乞行區處等詞得此切照本國僻在西南久為朝廷藩輔每圖敬

天事大保境安民凡在鄰封益敦情義蓋欲邊陲無事彼此相安近歲廣西龍州思陵州邊鄙細民或以田禾之故而不免相爭誑騙商人或以貨利之由而不免訴訟然于勘斷之後伸辯之餘和好如初猜疑盡釋况車里與本國彼此封疆截然有定山川限隔習尚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不同雞犬之聲曾不相聞牛馬之風亦不相及既無侵爭境土攘奪田禾等故又無商販往來交爭財貨等情豈有妄啓事端別生嫌釁擅興兵衆輕動干戈以為侵擾之計緣于成化十五年間本國以所屬嘉興鎮寧等府土酋道車琴公黎訖等生心背叛逃竄老撾本國累次差人前往追索老撾官目為其淵藪公然窩藏本國出不得已再差守邊頭目將領旂軍分行追捕緣老撾自生嫌隙因與車里誣訴上司轉奏

朝廷將欲陷害安南一方之赤子幸賴

大明皇帝一視同仁明見萬里廣海嶽包含之量體
天地覆載之功公特降

勅書丁寧訓諭戒以安南守常敬畏天道恪守藩臣之
禮允迪睦鄰之誼欽此本國兢惶屬悔過改圖夙
夜遵承惟恐不及自此以來凡與本國接壤諸番無
有遠邇悉加敦好罔敢乖違期于彼此居民相安無
事上以遵

朝廷訓戒之意下以盡本國睦鄰之方况丁寧

勅諭語未及寒安敢昏昧遺忘更圖侵犯鄰近今車里
之人不完真情敢行誣說謂本國起動人馬不知其

東武劉德民抄

數前來夾近車里地方安下營寨聲言有一百六萬
兵衆分行四道將來攻討車里等處及先遣頭目數
人統領數十兵徒扛擡大石一塊前來與車里說話
稱奉本國命傳報車里恐以兵威索其財貨脅令降
附本國俾之助討諸番若不聽從即行殺掠因此車
里官目已投告雲南乞奏

天朝皇帝調集大兵急來救護并移報老撾起集兵馬
併同車里人衆捨死先路攻討安南等詞此等誣陷
事情干係不小雖云事涉傳聞未委虛的然係構起
誣說邊事重情若不伸理辯明使之分別虛實竊恐

姦頑之輩得受其謀他日別處釁端為弊滋甚不惟欺詐于官府亦將簧惑于

朝廷疑似之間膚訴之語

天高地遠伸辯無階枉受其冤取譴非小防微杜漸合辯明矧分治列位大人皆是

朝廷選擇素有碩德重望委之撫綏一方明遠察微幽枉畢達上以體

天皇常包容之德下以慰遠人向慕之心凡其大小設施悉皆寬恕要使邊民無事嫌隙永消險任欺詐之徒无所憎惡諛譖之說亦可辯明重慮造此浮詞扇

東夷列傳卷之六

惑衆聽者或是本國犯罪逋逃之人或是車里陰曉老搗之計構此嫌釁扇惑

朝廷將以陷害一方快其私憤若此情節全是構誣况

金銀犀象帷幔等物皆本國所產不足為貴所用羨餘又不匱乏寧有貪無益之賤物臨靡測之禍玩國寧民安是其所寶輕小貨物何足闕懷若以此結怨搆讐興兵動衆則所得不償所害雖昏愚無知之人尚不樂為矧本國曾請聖賢書明成敗可否之理安敢興行犯義弗經之事構怨速禍之非上得罪于天皇于

國法下結怨于鄰壤于庶民以乖拂人心違背古訓捐
安寧之計而取違亂之速乎起釁構讐諒非本國之
意懲姦革弊固可早為之圖除本國已著落緣邊府
州官目審勘管內有逃竄頑民妄行扇惑拿來治罪
外照得車里係是雲南管屬亦宜區處有方為此合
行移咨煩為拘來車里人日照勘前項情由虛實是
非審究詳悉仍行曉行告車里部民各宜循理守常
安居樂業勿聽訛說狡謀而自生嫌釁勿以惡聲過
舉而妄加于人以致搖動上司扇惑

朝廷非惟失鄰封和好之義抑又啓他日讐隙之端尤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冀詳究誣言亮察真意憐憫安南之赤子同為
聖世之齊民忍聽構誣使罹禍害如欲遐荒北庶交徼
民夷免其荼毒之災共樂雍熙之治則曲加惠顧使
誣譖潛消遐邇庶民咸歸輯睦以全一國生靈之命
脉頓釋兩地昔日之猜嫌彼此民夷志陶至治永遂
鑿井耕田之樂益敦仰風慕化之心巡撫都御史同
程琮同太監覃平照國公沐琮御史汪山三司各官
議得所轄地方與安南國疆場密邇自彼國舉兵侵
殺老撾延及八百地方被土官人等殺敗志喪氣沮
無所容其姦計而又不次差人假以取討年例擾我

臨安邊界展轉移文方總稍息令却指稱車里誣構
擅動軍馬侵擾邊疆移咨伸辯其詞婉曲雖皆敬事
天朝畏懼

王法之意中間情偽難測必須外示知好內益戒嚴庶
保無事除行分守分巡兵備守備官員督各該軍衛
有司并沿邊一帶土官衙門巡司哨堡把截去處謹
防禦仍行車里宣慰司遵守法度嚴固封疆若友人
果有侵犯實跡星馳報來如無不許妄報并差的當
人員前去臨安邊界體探有無別項聲息及令三司
將原來咨文封識奏繳并疏其事以聞

東武劉應原

安南國陪臣潘琮等奏竊照臣等本國陪臣朝貢奏
事由南交關經憑祥州抵龍州進呈遞年陪臣往返
別無阻困緣憑州土官知州李廣寧居官日久遂長
貪心始于成化年間見有陪臣到來先差本州頭目
到南交關要素銀絹等物方許進城呈回還時更曠
日逗留要素銀貨少可其意則漸漸起程未滿其愆
則恬然坐視陪臣則慘酷無聊李廣寧則誅求不已
即其作弊曷可勝言因此節次陪臣同辭具啟國王
乃指實具本差陪臣黎彥俊詣

闕陳奏乞賜繼令使臣往返自七源州界首直抵龍州

并護送接迎官員並從龍州直抵七源州界首不必
經由憑祥州若是龍州赴京二遵舊路以免李廣寧
托故拘留之害其本該部奏者說使臣宜如舊路行
而嚴戒李廣寧不許徂習前弊黎彥俊竊恐使臣仍
舊路而行則難免李廣寧報復阻留之困再備覆奏
又奉該部看說謂黎彥俊所奏大概欲令部往返並
從龍州路去不必經由憑祥以免李廣寧要索刁
蹬之苦哀鳴懇切情似可矜事非得已况係遠人難
以置之不為處分以傷懷柔大體合仍行兩廣總鎮
總督總兵管官行令廣西都布按三司掌印官員及

行都察院轉行巡按廣西監察御史會委三司佐貳
官員查照先令事理即便親詣龍州從公查審仍踏
勘使臣入貢自彼七源州直抵龍州與經由憑祥方
抵龍州驛路孰遠孰近事體孰為順便若依所奏改
那驛路揆之邊計有無相妨初年開通驛路有無深
意及李廣寧有無遮年刁蹬指勒貨物彼此是否結
為讐怨如果相應改那驛路別無窒礙彼此便利無
拘前議星馳會奏前來以憑上

請定奪臣等于此有以仰見

聖天子德同日月之明回光動照賢宰執心若鑑衡之

別改議從公不以黎彥俊覆奏為嫌不堅執前議為是臣等以為

朝貢之路從此得通往返陪臣永無阻困矣不圖差委官太平府知府盧勗等罔秉公心昧于勘實如龍州官目趙相呂永信等結狀謂安南經由憑祥州方抵龍州途程遠遠自彼七源州直抵龍州道途委果就近語得其實則盧勗等置之而不審詳若李廣寧及日老岑文等結狀謂七源州水陸路到憑祥州日半七源州陸路到龍州二日半俱經憑祥州邊界語係詐妄則盧勗等反扶同而偏聽至盧勗等備勘語又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謂初年開通驛路必由哱村關經憑祥州方抵龍州者蓋以二州輔車相依唇齒相護所以關在彼路從此經有豈無深意夫龍州與憑祥州相接固如輔車唇齒之相護也然盧勗等徒知關在憑祥設而二州始足以相依而不知關在龍州設而二州豈不足以相護耶若盧勗等以初年關在彼設路從此無經烈風淫雨海不揚波彼知中國有聖人有獻白雉當此之時關有誰設及至回還迷其歸路周公為作指南車與歸至其國是何以為深意况當

聖祖皇帝初定天下之日臣等本國即先慕義來朝而

貢路由此遂通常此之時又何有闕在彼設路由此
經之深意哉盧勗等又謂臣等使臣款慕龍州乞更
驛路使李廣寧之一人之惡而改驛路于龍州以避
之他日龍州之不捐財則此驛路將何而改耶是盧
勗不審人情之順便特為遷移之辭以扶同李廣寧
此臣等甚所不甘也蓋臣等陪臣之往返路由憑祥
州方抵龍州則捐勒李廣寧之意而因阻難堪若路
七源州直抵龍州則遞送皆臣等本國之民而道途
徑近撥之事理人情最為順便所以臣等欲直抵龍
州不必經由憑祥州以此之故初未嘗未款慕龍州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之意但從龍州路去亦可以省李廣寧之捐財所謂
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也盧勗等又謂李廣寧不可
不明正其罪既正其罪驛路不可不照舊而行盧勗
等外雖揚言正李廣寧之罪而內實為扶同李廣寧
之計蓋李廣寧之罪未見于區處而臣等舊路之行
愈深于受害今次臣等將行之前本國嗣世子已預
于弘治十九年九月二十日備洛兩廣總鎮總督總
兵等官差委的當官員公同開闢盤秤及帖下憑祥
州起撥兵夫二角封付本國諒山衛頭目黎仁貴差
小頭目阮宗遞就憑州祥本月二十七日阮宗行到

南交關李廣寧使本州頭目陸信遏止阮宗要索銀子二百四十兩方許進入黎仁貴等恐阮宗不得進入咨文帖下阻滯乃送與李廣寧銀子二百四十兩李廣寧始許阮宗遞到憑祥州更詰阮宗謂咨文九月二十日令已十二月十七日係日子已久要令改著若不改著即送銀子三百二十兩方肯接遞黎仁貴又恐咨文帖文彼未接遞阮宗未得放回又送李廣寧銀三百二十兩李廣寧等謂銀猶低醜及索附重帶耗再遣其子李富等就南交關索取銀九十五兩黎仁貴等不得已又依數添送弘治十一年正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月二十三日臣等方見委官鎮安府通判洪烈到南交關公同李廣寧開關盤秤

貢物李廣寧對洪烈說謂前覃文禮奏李廣寧前後刁蹬勒取諒山銀子三千兩并黎彥傑奏李廣寧奏節留要索銀子乞從龍州路去已經該部看說李廣寧所索銀子似乎雇脚之價是

朝廷已與李廣寧索取銀雇脚別無怪責令臣等告哀求封二部要得每部銀子三千兩該六千兩方得進行洪烈再三勸解李廣寧終不肯聽從及洪烈回還李廣寧猶使本州人趕拒臣等于哱村關外臣等計

鑒藏書籍
議無奈十人強隨

貢物以行餘衆則傍山間而處草居泉飲嵐障薰蒸寒暑交侵相繼染病黎仁貴等慮夫便程更阻臣等苦留再差小頭目武錫福添送與李廣寧銀子六百二十六兩土絹二十疋李廣寧始許臣等進到憑祥州而拘武錫福要更添送銀子一千兩仍脅武錫福填寫乎本用人夫數多武錫福不肯聽從即善頭目馬善等日夜監守武錫福甚于窘辱李廣寧所以刁蹬臣等不過要素銀貨之多而已臣前後所送銀子一千二百八十一兩總該一千三百八十一兩香絹等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物不可勝算又臣等奉覲

朝廷掛張榜文有云查洪武年間安南國三年來貢其陪臣行止許五人而進貢不之物不許過多亦不許夾帶私貨是盖厚往薄來之感意也然臣等慮夫倭避道路不能無疾病死亡之虞一去三年不能無風雨寒凍之阻而李廣寧常托以人數行李為見言不過援托榜文以勒取銀貨而已又榜有云凡遇安南國差來進貢及奏事陪臣往返悉遵欵限隨即應付遞送不許稽遲是盖懷柔遠之道也然臣等陪臣遞年往返而困阻于憑祥州凡所食用皆隨身帶來之

物李廣寧所給十不見一至廣西都布按三司每有
徵糧則李廣寧托以該州歲收秋糧為臣等使臣廩
給之費并今次臣等使臣到憑適廣西布按二司在
太平府徵調土兵征勦况村李廣寧實阻留臣等却
乃托以本州猶有遞送臣等之事以免徵調如此非
惟欺負

朝廷之法度臣子職分當如是即至如前年范福昭黎
俞等之朝回還臣等本國人夫到憑祥州接遞回無
假于憑祥州之人夫之力而李廣寧阻留經五箇月
索取銀子二千二百三十兩王絹十七疋方許發回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及廣西洛文臣等本國為驛路便宜事李廣寧差人
轉遞就諒山南交關亦索取銀子一百六十兩方許
諒山衛領收前項洛文及諒山小頭目阮宗送前路
咨文帖下憑祥州李廣寧亦多索銀子五百六十兩
方肯放回如此之類全不假憑祥州人夫之遞送而
李廣寧每索取銀若見之多不過指勒以克其貪慾
而已及李廣寧于要索刀蹬之有狡險詭譎之計如
前年阮洪碩黎彥俊等本州被索取銀貨數多恐阮
洪碩等行將鳴訴乃抑使寫狀以為執結謂阮洪碩
等並無餽送銀貨等物今次臣等經行李廣寧索取

諒山衛銀子一千一百八十一兩則隱而不言若臣等添李廣寧銀子一百兩則又脅臣等寫狀以為禮銀李是廣寧詭譎之計密中愈密也又令次于過關之時臣等打發委官洪烈及李廣寧銀子各五十兩香帶各一條并土絹香扇等物其洪烈不受肯接收惟李廣寧既收已分又并取洪烈不取之分是李廣寧貪得循情對委官而攘貨頑然罔恥傍若無人矣又臣等陪臣遞年往返累被李廣寧之困阻則諒山之民均受其害盖于去時而阻陪臣于界首諒山之民皆在界首以候遞送于回時而阻陪臣于憑祥州

東武劉煥庭氏校鈔

諒山之民亦在界首以候接遞其所要索銀貨又取給于諒山之民是李廣寧非惟困臣等陪臣抑又困諒山之民也又臣等本國遣使每于冬天起程乘其寒凍之氣以過關一以避憑祥州瘴毒之虞一以及春初東風送帆之便然李廣寧之困阻索每至春季方許進行及臣等陪臣行憑祥州則已染瘴毒自龍州下船行至都陽等湖已遇朔風逆順進行不得倘或冒暑強進到儀真壩過裏湖又已堅水凝沍以致經年遲滯是李廣寧不但阻臣等于一時實乃阻臣等陪臣于一路也臣等竊慮李廣寧性甚豺狼慾深

漢聖每園肥已罔恤害人謂臣等陪臣必不能飛上天而去謂今後要作困廩以貯臣等陪臣往返餽送之銀子不惟李廣寧之一身而李廣寧之諸子及憑祥州之人民叨憤相師殊無忌憚被蓋含憤于黎彥俊等往時之奏而泄怒于臣等今次之時行報復之心如火益熾始則因阻臣等于界首不許進入次則趕拒臣等于哱村不得進行終又刁蹬臣等于本州不即遞送以致范興文武世景阮鐵阮文臺之困死彼前陪臣黎峻于會同館得病猶蒙

聖皇帝軫念命醫官療治及黎峻不幸而死又蒙給賜

陳武劉燕庭氏校鈔

棺材命官諭祭所謂澤及遺骨也今李廣寧乃阻留要索以瘴地害人致使臣等陪行從人相繼染病死棄道途若此情由言之出涕朝貢之路不得直就龍州則臣等往回畢竟投于死地且憑祥州與龍州並于臣等本國界首接壤陪臣入貢之路從憑祥州經過亦抵龍州之路從七源州界首而起程亦抵龍州之路但由七源州直抵龍州則不紆而徑不遠而近實不改朝貢之路且又得徑近之利揆之事體別無窒礙臣等相與思維彼虞為異國也猶造文王之庭而質其訟之成况臣本國聖拱之心累被李廣寧要

索阻留之害有

聖天子在上賢宰執在下而有屈不求伸有弊不求革此臣等所以告哀求封非常鳴訴之時而忘其冒瀆重複之罪再具述前後痛切情由懇求避路仰願天闕以期萬一伏望

聖皇帝明見萬里一視同仁察臣控訴之由事非得已憐臣等哀鳴之苦實出至情斷自

宸衷曲垂

睿旨特賜臣等本國陪臣繼今往返自七源州界首直抵龍州護送接迎遞官員並從龍州直抵七源州界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首不必經由憑祥州若龍州赴京一遵舊路庶免李廣寧要索阻留之苦俾臣等陪臣永無困阻死亡不虞惟

聖朝億萬年太平臣等本國億萬年朝貢而臣等陪臣往返亦億萬年蒙太平之福澤非惟臣等本國臣民胥感

聖恩而諸藩國見聞實均荷懷柔之盛也臣等以愁遠小臣干冒

天聽罪甘萬死憲法難逃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廣西思明府憑祥州土官知州李廣寧奏為邊計重

務事抄蒙委官案仰為驛路便宜事該安南國陪臣
黎彥俊奏稱臣阻使指物要改路入龍州行勘有無
利便妨礙邊計等因蒙此案查先有陪臣陳瑾等奏
稱彼獲龍州人關正等先解往雲南後經本說州龍
州知州趙源并臣阻留索物後陪臣覃文禮等又奏
稱龍州趙源阻留陪臣范福昭等在龍州覃文禮等
在關外各索取銀二萬兩彼將銀二千二百五十九
兩與趙源等五百五十兩與臣累蒙巡分僉事陳琳
并委官勘理俱為私貨多民夫少搬運不及結怨妄
捏指銀兩取具兩州官目供繳報明白兵部題准移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咨總督兩廣右副都御史閔珪出給板榜嚴戒官目
依限接遞不許阻誤及行安南國王今後所差陪臣
行人俱照洪武年間事例止許五人亦不許夾帶私
貨但有

貢使到來許本州行太平府委官彼處坡壘驛將來往
貢物行李等件秤盤明白開關放行隨即接遞後陪臣
黎俞等三起到來俱不遵例仍前多帶私貨彼自願
雇民搬運又因飢饉未劫本州絹材穀倉殺死目民
陸秀本州移文諒山衛究治彼願照依夷俗倍償白
銀給主燒埋令却賴臣陪使索取許多銀兩要改驛

路切照昔日覃文禮等奏稱龍州知州趙源等索物
又黎彥俊又奏獨臣阻索要改路入龍州前後不一
顯有別謀皆為龍州廣通客旅自知州趙源病故族
目無忌縱放民夷出入販賣俱經本州邊境那民等
處臣差人擒拏越境販賣人等彼要扶同搶奪干碍
本州當彼
貢路使臣來往不便搶奪因此啓王捏故奏
請改那驛路一則貪圖龍州人衆易運彼之私貨一則
要彼與龍州相通貿易探聽軍情要紀臣不得盤拏
私通之人耳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越嶠書卷十二

宜山李文鳳編次

疏議移文

嘉靖丙申冬

皇子生

上欲遣使頒

詔朝鮮安南二國下禮部定擬所遣官該部議奏曰安

南國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我

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陳氏首先納款復為黎季犛所

篡逾年陳氏添平者至京懇其實

太宗文皇帝體

高皇之意乃遣使送添平歸其國季犛伏兵殺之并及使者事聞我

太宗皇帝始赫然用兵征之既平求陳氏後不可得乃郡縣其地後國中姦夷名黎利者肆逆假以得陳氏後為詞上

表請立

宣宗皇帝體

文皇之心聽之俾復繼陳氏之絕自是以來雖郡縣不置而該國職貢克脩嗣位則遣使

東武劉燕庵氏校鈔

請封過

朝廷大慶則遣使入

賀三年一貢罔敢愆期今查得自正德十年該國王黎暹差陪臣阮仲遠等赴京進

貢之後迄今二十一年貢使不至及我

皇上登極改元

欵遣編修孫承恩給事中俞敷齋捧

詔勅往諭竟以該國作亂道途梗阻未達而返節該孫承恩具奏又節據兩廣鎮巡等官具題再經本部題覆俱奉

聖旨令彼處鎮巡等官訪看的實奏
請定奪備行去後經久未報令照
皇嗣誕生若復

頒詔本國則必如前梗阻

命使不得徑抵其國徒損

國體令宜止

詔諭朝鮮國王其安南國暫免遣使庶便宜事體再照
安南國職貢不脩歷二十餘年背叛之罪已無所逃
在法當興問罪之師但稱該國賊臣作逆國無定主
分裂竊據荼毒生靈義當與之討賊平亂斯得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中國

君主四夷之道乞

勅兵部差人前去著落兩廣鎮巡等官即便查照先年
節奉

欽依事理訪勘該國事情的實會同各官從長謀議務

要區畫傳當據實馳

奏不許隱匿遲違誤

國大事庶幾叛亂之罪可懲

朝貢之典不廢裔夷以安邊境以寧而

中國之體尊矣

禮部尚書夏言兵部尚書張瓚再會廷臣議曰安南
國古稱交趾秦并天下于此置象郡在漢為九真曰
南象三郡五代時為劉隱所并至宋初始封為郡王
然猶授中國官爵勳階如特進檢校太尉如靜海軍
節度觀察等使如賜疏推誠順化功臣皆例待以內
地之臣未始以國稱也其後封南王奏章文移猶稱
安南道宋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而天下因以高麗
真獵視之不復知為中國之郡縣矣其先李氏傳八
世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焜為黎季犛所篡我
太宗皇帝時犛上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表竄姓名為胡一元子蒼易名奩詐稱陳氏絕嗣奩為
甥求權署國事

朝廷從其請逾年陳氏孫名添平者始遁至京愬其實
季犛乃

表請迎添平歸國還以國

朝廷不逞其詐遣使送添平歸抵其境季犛伏兵殺之
并及使者事聞

太宗皇帝震怒徧告于

天地神祇聲罪致討遣征夷將軍朱能副將張輔等征
之生擒季犛及其子蒼澄獻俘京師

詔求陳氏遺裔立之國人咸稱為李葦殺之盡無可繼者乃復古郡縣其地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衙門諸司一如內地之制其後有黎利者乃夷中之夷復設謀肆逆詐以求得陳氏求後為詞上表請立我

宣宗皇帝謂此

皇祖意也遂聽之即棄其地俾復為國蓋我

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陳氏首先納款故著之

祖訓不許後人伐其國者嘉陳氏之能輸誠效順首先臣服之忠也詎意陳氏為賊葦所戕遂絕其祀卒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天道好還而賊利逞克復滅葦之宗可見亂臣賊子天必殛之而覆轍相尋無可逃者然黎利既幸而得國傳之于孫所當嚴奉

天道恪守職貢敬神恤民毋敢怠忽庶可以世世食茲土今仍廢職不脩棄民不保自正德十年黎暘差陪臣阮仲達進貢之後迄今二十一年

朝貢之使不至廢棄正朔罔秉臣節今據兩廣等臣所奏則黎諱黎慮皆非黎暘應立之嫡莫登庸陳嵩阮時雍社溫潤鄭綬等俱屬篡逆之臣及按該國長廢高平二府牒文所云其國中交爭割據逼主弑君綱

紀蕩然冠履倒置且兵戈相尋互相魚肉則地方分裂生靈塗炭不問可知且敢于背叛

朝廷偃然自肆既不行入貢以奉王正又不來告變以請

天討昏迷不恭反道敗德莫此為甚該禮部先議移文體勘責以守臣奏報下通詰問所由啟備知其曲直所在然彼國黎民失守宗祧既不上告

天子其逆臣交亂又皆各據土疆俱屬背逆天道干冒

王法春秋大義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矧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聖天子在上繼

天立極

君主華夷而該國負固作逆久不來庭所據彼國事情罪狀顯著無所逃于

天討如蒙乞

勅錦衣衛選擇指揮千戶百內素有膽氣材畧言語便語利練達事機者二員先領

勅書一道前往廣西地方著令鎮巡等官仍選彼處軍衛有司官員人等能深曉夷情熟知道路強幹有謀者三五員名伴送

勅使徑入安南境內勘問彼國背叛

朝廷久不入貢緣由并見今篡主奪國罪人姓名根究的實作急奏報仍乞

朝廷下令選將整兵待報而發臣等又照得安南疆域東起廣東之欽州迤西歷廣西之左江至雲南之臨安元江為界而廣西龍州乃其所必由之路而憑祥州則其要害也西則由臨安府經蒙自縣河底之蓮花灘至其東都可四五日程耳我

太宗皇帝初征安南以兩路之兵分道並進一由廣西思明府憑祥州入一由雲南臨安府蒙自縣入合無

東武劉應庭氏校鈔

乞一面

勅鎮守兩廣征蠻將軍總兵官安遠侯柳昇會同巡撫兩廣都御史錢一面向

勅鎮守雲南征蠻將軍總兵官黔國公沐紹勛會同巡撫雲南都御史胡訓貴州都御史汪珊即便整飭漢土官軍調度錢糧嚴備待

命再照雲南奏稱武嚴威武文淵武子陵等係安南國亡命避罪出逃犯我邊疆及羈執我土官瓏徹雖法不可容但據聞彼國逆民構亂已非一人武嚴威舍彼就此必非篡國之賊抑或不忍視其主受禍不肯

甘心從逆亦未可知合無乞

勅錦衣衛另選如前能幹官二員齎領

勅書一道前往雲南體勘武嚴成事情責令鎮巡等官
差本處的當人員前往八寨長官司等處地方及直
抵武嚴成營內密諭

朝廷以安南久不

朝貢又知國中逆臣篡主方興問罪之師若武嚴果固
同列篡逆避罪而逃即便明諭禍福順逆如 草面
向化歸附我軍往征彼國則向來擾犯邊疆羈執土
官諸所罪犯俱一切赦宥如瓏釅被拘在彼即令與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武嚴威等備細開陳及其歸附實情作急奏報以憑
降勅調遣委用如其不服則當置之度外候

王師至日一併誅勦 臣等切惟有苗弗率大舜舉徂征
之師扈氏不恭夏啟有于甘之誓則討罪之兵

聖王所不能已况天司馬九伐之法賊賢害民負固不
服則侵放弑其君則殘而蠢茲安南實負三罪是其
上干

天討自速滅亡聲罪正名已無容議但與師代遠
命將討罪事體重大合無恭請

宸斷勅下兵部會集在

廷文武多官從長計議為今之計首宜慎擇大將妙選
偏裨

簡設總督餉文臣更置地方守土官員調集諸路兵馬
所在儲峙萬糧一一區畫傳當上

請定奪施行將見

天聲所震因壘來降叢爾小夷固可傳檄而定矣等因
奉

聖旨是安南國先次詔使不諭而返有傷體面又久不
入貢非叛而何兩處差官都依擬著實看明奏報便
寫勅與他去興師備討必行兵部便會官議奏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兵部尚書張瓚武定侯郭勛吏部左侍郎溫仁和等
會議曰有苗跋扈大舜有徂征之舉包茅不入齊桓
興問罪之師今

聖人在位

君主華夷臣妾億兆叢爾蠻孽敢肆背逆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其國王陳氏首先納款敬遵
天道恪守臣職嗣位則未請

封

慶賀則進

表箋

越

編

書

卷十三

九味經書屋

貢使來庭依期正朔守為常典嗣後姦孽戕滅陳氏伏
殺添平僭號大虞偽稱尊號事既
上聞我

太宗皇帝震怒大張殺伐之威叛逆成擒地方平定無
何季犛復為賊利所篡亂臣賊子互相吞併冒濫王
爵正德十年國王黎暘差陪臣進

貢之後至今二十餘年

貢使不通道路梗阻亂臣挾私相仇殺故往者

詔使不諭而返其背逆

天道罪惡深重誠

東武劉燕度氏校鈔

王法所必誅者

皇上法

祖興師

命將討罪夫復何疑但用兵之道選將為先夫將者三
軍之司命易曰長于帥師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
是故不可不慎合無會推武職大臣一員充總兵官
總督軍務佩印而行請

欽定名號下部鑄造

進呈候大將

陸辭

聖上面諭以隆推轂遣將之禮其次選左右副總兵二員參將四員遊擊將軍四員悉聽天將節制調度分道進兵茲事在兵部舉行其文職大臣合推一員總督軍務凡事與總兵官計議而行必素抱經濟奇才而為衆望所歸者但兩廣雲貴二司并所屬大小官員豈能盡賢宜為訪察果有才識力量善濟者存留在任其餘不堪者悉早更置以備任使茲事在吏部舉行且師行糧從勢不可緩合用總督軍餉文職大臣二員一在雲貴一在兩廣各帶屬官有才能者各三四員分投措辦錢糧以供軍餉茲事在戶部舉行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臣等愚陋管見此其畧也恭惟

聖明天縱

神謀睿算迥出帝王特賜宸斷

勅下各部早為處分以備征討臣等又以為兵貴先聲事宜預立查得永樂年間征進事例合用漢土官軍近在兩廣雲貴遠則四川福建湖廣江西其道里窳遠山川險阻移檄往返動經三四月一時動調豈能齊集合無兵部請

勅各該地方一道馬上差人齎赴都御史會同巡按御史督同各該將領等官整飭兵馬鋒利器械聽總督調

取如期啟行但貴州凱口見今用兵本處兵馬仍聽本處調用各官敢有違違巡按指實叅治以重典則則風聲遠及足以寒夷醜之心破姦人之膽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矣考之兵家千里餽糧士有飢色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糧餉不可不備合無咨行戶部徑自查照前項地方各請

勅一道馬上差人齎付撫按等官督同三司掌印并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多方處置糧草凡兵馬經自去處足穀一二年支用庶足食則兵強兵強則威震可以免臨敵缺乏之憂矣兵食既足緩急有濟安南可傳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檄而定若武嚴威情節并前項討事宜通侯

勅使到彼著實查勘明白星夜馳奏臣等以憑上

請定奪施行庶幾兵有出名而有備無患奉

旨安南國背叛不庭罪所必誅既會議停當俱依擬差

官著實體勘明白星夜奏來定奪

安南世孫臣黎寧奏先于正德十一年四月初六日

本國有逆賊陳嵩作亂臣祖考黎調遇害無子本國

頭目耆人黎垌并鄭江黎叔祐鄭造黎愈黎公亮黎

栢鄭熹鄭綏鄧鳴謙及黎整武淦等暨國人以臣父

黎諱係是前國王黎調長兄故黎灝嫡長子原已有

育在宮中立為世子嫡宗派裔理應承襲共推立權
管國事謹守

欽賜印信正德十三年正月內臣父謹差陪臣阮時雍
阮正卿并阮儼黎整吳煥等欲于本年十月齋捧歲
貢奏事求封方物等禮被逆賊陳嵩父子竄在諒山地
方阻截途路未得發行正德十三年四月臣父已移
咨

欽差總鎮兩廣地方等官煩轉奏

天朝已垂憐憫恕其罪愆臣父深慮敬

天事大之儀竟為梗阻欺君僭竊之賊豈縱憑陵臣父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由是憤激于中獎率臣庶于正德十六年八月命將
出兵聲罪致討逆賊陳嵩力屈計窮潰散走死其陳
嵩子逆陳昇與餘徒遠竄道路稍通臣父以攝國既
久未獲

恩封夙夜祇畏心無底寧復徵方物進貢求封等禮具
表命臣卜日發行豈期于嘉靖元年七月二十七日夜
本國復有逆臣莫登庸與同阮時雍等謀作不軌臣
父知之間行得脫居于清華地方都城園寢皆為賊
有本國頭目者人黎垌鄭江黎叔祐鄭造黎念黎公
亮并黎栢鄭熹鄭綏黎整武淦鄧鳴謙等皆從臣父

率本國人民共討逆臣莫登庸阮時雍等逆賊懼誅
肆行姦計乃脅立親弟故黎瀨庶出幼子假攝國事
非國人所共立凡號令一切悉于逆臣莫登庸之口
本國益亂路途益阻使道不通貢儀久缺時蒙
天朝差翰林院孫編修承恩禮科俞給事中同齋
詔勅絲緞等物于嘉靖元年十一月抵龍州傳送牌文
差人馳報諒山衛官諭其傳報本國
詔勅到日急為迎迓時遭本國干戈搶攘城邑丘墟驛
路橋梁俱為燬圯仍被逆徒遮截不通至嘉靖二
年正月十六日諒山衛官黎景珥始具啓得聞見此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深知

天恩浩大一國之人不勝欣幸欲走不暇以仰拜

天明之休

命奈何國家不幸以致訊醜阻其

君命乃俾

聖恩不達于遠臣人紀天常蔑然無有嘉靖二年正月

內臣父已備言本國事情上書欲差天使冀其轉達

天朝伏望推

帝王柔遠之仁憫小國多艱之故如

皇命既回遙請待罪謹差頭目諱慎齋至界首付土官

閉醴泉轉達道途遙遠浮沉罔知本年四月二十二日承見總督府委官督備龍州地方廣西南寧衛指揮使湯某抄奉

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嶺均牌送下本國高平衛備查據龍州把隘頭目丁源等說稱訪得安南國王黎暉今已沒世七年後該國已立黎姓為王黎稱為王稱光紹被逆臣莫登庸作亂趕逐在于海邊舟住并

欽差總鎮兩廣等官議照憑祥州備本國長慶府牒文互說前事一節參詳黎諛被脅不為在逆臣陳昇莫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登庸等又無聲說曾否削平所據彼推黎應權攝國事亦難辯其真偽該國既沒承襲尚無定主

天朝詔勅禮物豈宜妄授於人况經會題暫令使臣回京雖未有

明旨必須另為奏

請擬合再行查勘為此除外仰本府着落當該官吏查照先今事理即便抄牌查勘該國黎王即今有無一定應承襲之人逆臣陳昇莫登庸等曾否削平惟復別無詐偽情由務要逐一備查明白該國果已平靖定有國主委係舊主黎暉嫡派宗備查實姓名見今

在於何處相應奏

請就便取具的確印信公文不扶重耳執結并該國印信明文連應保審官員及道路有無梗阻一一備查明白等詞承此以見

天朝委任得人正心明理洞燭機微姦偽情狀皆瞭然矣其接受之嚴議擬之明不外於此本月二十四日送臣莫登庸仍雄殺黎應偽立己子猶冒黎應姓名僭號統元吏民人等却制知初然逆臣莫登庸揣知國人去就之心終難必堅計其成敗之勢終難必就倘不托

東武劉燕庭氏抄鈔

天恩曷以協人望乃使逆覲阮文泰潘廷佐鄭麂阮時敏陳裴并阮光論郭瑛莫潤朗阮壽祺潘集等將偽本并逆年歲貢偽禮物圖欲欺罔

天朝凱覲恩寵竊為得意庶服衆心行至坡壘驛屯聚嘉靖三年三月承見

欽差整飭右江兵備兼管分巡提刑按察司僉事楊上體

天朝之德意察知僭偽之情由乃不容入關差委官太平府通判鄭策到憑祥州公同土官李珠驅逐逆黨并偽禮物一切斥回本國由是阻奸謀而奪賊氣矣

并承見

欽差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察院右都御史蕭

欽差總督兩廣等處地方內官監太監鄭賜

欽差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撫寧侯朱麒鈞

牌送下本國查勘緣由事情臣父節次累有書備事

由差目人黃瑞陵黃伯宜等齎至界首付土官阮永

祥交付憑祥州土官李珠將書傳遞通滯難知嘉靖

四年六月內臣父謹差陪臣黎啓阮正卿吳煥等齎

捧歲貢奏事求封方物等禮圖欲問道通往庶達寸

忱至于山西地方亦被逆臣莫登庸先已截路遮道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不前臣前皆已備書傳遞

欽差總督兩廣等官未知通否本年八月十九日臣父

再差頭目耆人阮拔萃黎景珥朱埴等抱本問道潛

行馳奏

天朝乞兵救拔以存該國之宗祧而前所差頭目耆人

途中不幸一病一死惟有朱埴行至南寧衛被兵備

官不許前往使回憑祥州待令仍接取本相傳差代

奏經數年間未見有行因此逆臣莫登庸益肆奸兇

無所忌憚遂于嘉靖六年五月十七日明白篡立僭

號明德隳壞該國之社稷塗炭該國之人民父子付

慮我祖宗自宣德六年祇荷

天恩拜封爵土為賊攘奪甚可痛心臣父常率本國臣民腹背夾攻殆無虛日逆臣莫庸登疑其左右恐致前尤不任他人統兵拒守乃于嘉靖九年正月十三日再偽立莫登庸之子逆莫登瀛僭號大正而逆臣莫登庸妄自尊稱為太上皇帝每將兵拒戰四方見其人心不服益縱兇殘擾亂邦畿國中大臣臣父以國難未平舊邑未復上闕

天朝之典彝下負祖宗之重責一則畏

天朝罪譴一則思本國艱屯播遷日久憂憤成疾于本

東武劉燕慶氏校鈔

年九月十七日臣父身歿本國頭目耆人黎綱鄭江黎念黎公亮并黎景璿鄭惟峻阮有嚴鄭伯蓬黎如璧何伯适阮仁連及武嚴威阮春巖馮露阮金阮元良阮均范珏等以臣係前世子黎諲親生嫡長子禮應承襲共推立臣為世孫權管國事謹守

欽賜印信臣敢不勵已誓心恢復舊物嘉靖十年九月有本國脫朗州忠義目人阮合勸阮景山等被逆臣莫登庸偽官徒侶逐捉走脫寓居憑祥州地方抄得牌文于嘉靖十年五月十六日

欽差提督兩廣都御史林 鈞牌送下憑祥州查勘邊

情以安國度案照正德八年以來俱不見安南國歲貢自歷任兩廣二年之上俱未差人查訪而中間真偽難分今該國故稱爭亂之由自取安然之樂此乃欺

君罔

聖罪亦難容除會同

欽差總鎮兩廣內官監太監張

欽差總鎮守兩廣總兵官咸寧侯仇 議照前事訪得

該國世子黎諲被逆臣莫登庸先逐出外而莫登庸霸掌該國中間未准信惟照憑祥州原係鎮南大關

東武劉燕慶氏校鈔

隘路喉舌之司理合移文行查為此除外牌仰本州著落當該官吏照依牌內事理抄牌差人前去該國附近府州務查該國世子黎諲見今被逆臣莫登庸趕逐出外坐落何方該國民心有無向護或倘該國俱已平定作急具由回報以憑會議叅奏以安國度儻該國已有貢物欲來求封亦要明白申報以憑差官開隘放入等詞得此乃以仰知

天朝必已詳審通曉小國被逆臣僭竊艱難之故矣臣仍有書備言本國先後事情緣由差前項目人阮合勸欲將就憑祥州交付轉遞

欽差總鎮兩廣等官行至于長慶府温州地方被逆徒
截道祝得阮合勸殺死而各處衝要遠路逆徒益加
把守凡有邊情聲息不得通知且前所差鎮守諒山
太原高平地方頭目嚴伯驥并諒山衛官黃公顯高
平衛官閉醴泉等亦皆病死若長慶府文淵州土官
阮永祥被逆徒所殺其請曉邊情故事近處舊官及
接邊土官等畧已死亡殆盡新官代鎮故事未諳况
長慶府諸州接近憑祥州大關隘路皆被逆徒脅管
道路阻絕音信難通自此以來雖有天朝聲教及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欽差總鎮兩廣等官軍門號令菁爾莫聞今者國人嗷
嗷時或聚泣被其劫制皆非獲已咸謂吊伐之師何
其不至去逆就順之心人人有之加以逆賊性極兇
殘猜嫌左右暴虐臣民臣所以恃者由此國緒僅存
而不致隊隳者亦由此也臣常累次具本差人欲潛
行間道馳奏

天朝而通過憑祥州大關隘衝要諸路逆徒皆已日夜
把截並不得通亦偏行本國邊界各處由于海東長
慶高平安平歸北安西等府地方沿邊隘口意欲借
往達奏本國事情而沿邊州峒土官皆謂係非安南

往來之舊路如許通往不合前例恐被

天朝深累並不許通關透入臣竊慮自臣始祖黎利奉
天朝正朔以來至于正德十一年歲貢吊賀諸儀未曾
少缺已為

君臣之禮必當救難扶顛如見前所見歷代數姓凡其少

有僭逆爭亂之萌必待奏

請先興問罪之師以救藩臣之急量當奉

聖朝必不遺小國久困于逆臣之手矣但途路艱難未
獲傳通一信每欲叙陳久悃安能上達

天朝如其備言本國事情謹差陪臣抱本馳奏跋涉艱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險萬死一生沿途官吏雖云取本代表奏累經歲月俱
無所聞鬱抑于懷無門控訴反復思維罔知所處幸
有廣東商船漂海到于此處地方海口為此臣敢冒
罪備將本國前項先今事情具本并寫作宗圖專差
頭目鄭惟燎朱顯等寄與商船隨風航海間道潛行
抱藏本國親賫赴

闕謹具奏

聞

黎寧又奏為陳情首罪事自正德十一年以來本國
不幸被逆臣僭竊相繼作亂凡于遞年例應歲

貢慶賀諸禮久缺臣甘受其罪乞待本國平定仍為奏請增例辦納臣切慮凡前

天朝所頒體式累經患難之間皆已失落今依舊式抄錄本詞體樣不免辜愆且復畏

天朝國諱或新體式雖已頒行天下而本國久遭危亂音問阻絕中間誤犯豈能保其無有越過關隘間道潛行抱將奏本宗圖赴京冀其陳奏道路險艱並無禮物有干常典亦難免其重咎以上等因于播遷危急之中仰遵前例多所失宜恐有干犯謬誤罪累為此臣備將前項事由自先陳請首罪乞望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聖德曲垂憐憫之仁鑒此艱屯之故恕其罪謹幸甚禮部尚書嚴嵩兵部尚書張瓚等會訊得鄭惟燎彼國逆庸稱亂世孫黎寧播遷清華累遣陪臣馳奏逆黨閉拒不得上通嘉靖十三年四月十七日黎寧具本差惟燎等及朱顯等十人分為二行各潛入海船取道來京惟燎等六人被風漂至占城國至十五年七月內始得抵廣東西南驛附搭商船直抵高郵由陸路入京情與奏同兵部覆奏安南國逆臣爭亂信使不通踰二十二年比因

朝廷問罪之師將興而彼國告變之奏卷至迹有可疑

該國事情見遣官在彼查勘候

命下付原差錦衣衛官併勘黎寧竄伏草莽莫登庸雄據國城兵戈相尋臣主角立關隘不通鄭惟燎等輒難發歸本國合無暫留在館或伴送廣東聽候均乞聖裁奉

旨這來情真偽你每既譯審不出依擬兵部便行與原差勘事官會同兩廣雲南鎮守撫按衙門一併查勘明白議處停留當作急奏未定奪鄭惟燎等著錦衣衛拘留嚴密處所聽候不許與外人交接光祿寺照朝鮮國貢使例供給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安南國世孫黎寧奏前事禮部會議曰安南國世孫黎寧奏稱本國先于正德十一年逆賊陳曷作亂祖考黎暲遇害無子國人推立其父黎諱權管國事方擬脩貢請

封值逆臣莫登庸與阮時雍等謀為不軌播遷清華地方登庸蟠據國城又復脅立黎諱庶弟黎應假權國事凡號令一切悉出于登庸之口嘉靖二三等年節次備由申達兩廣鎮巡等官轉聞

中國不能上達不期莫登庸愈肆猖獗謀殺黎應陰立已子登瀛詐冒黎姓妄自尊稱為太上皇帝僭號明

德莫方瀛僭位改元大正黎諛憂憤病故黎寧以嫡子自嗣立仍居清華地方潛遣鄭惟燎等赴京具奏前因懇乞

朝廷興師討罪以救彼國危難查得安南久不庭貢頃者禮官陳請

皇上赫然震怒亟下廷議欲興問罪之師已該差官行勘去後今黎寧遣使告變具莫登庸父子僭逆之由乃知該國馴起亂階連結兵禍皆登庸父子與其逆黨之所釀成而職貢不脩非黎寧之罪矣竊惟皇帝之待夷狄當其臣服則有撫綏懷柔之恩若或背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叛則有興師討罪之故大舜征有苗夏啓攻有扈氏商高宗伐鬼方周宣王北伐獫狁南征荆蠻著之史冊昭然可鑒也至我

太祖高皇帝因安南交仇互噬

特下詔諭謂春秋大義亂臣賊子王法必誅不以夷夏有間居本國不擇親賢命而立之將十萬大軍水陸並進正名致討以昭示四夷我

太宗文皇帝因季犛滅陳氏僭號大虞則

命將朱能張輔等出師聲罪致討卒叛賊就擒是夷狄之有征伐自古帝王及我

祖

宗皆常舉行所不但已者為照安南為我朝世封之國遵我

王化奉我正朔莫登庸乃敢逼逐黎諲占據國城其罪一也以臣下而娶國母其罪二也鴆殺黎諲僞立己子其罪三也逼黎寧遠竄其罪四也僭稱太上皇帝其罪五也改元明大正其罪六也設兵關隘以阻詔使其罪七也大肆誅殺荼毒生靈其罪八也阻絕貢路其罪九也僞置官屬僭擬

中國之制其罪十也逆惡滔天神人共怒所謂亂臣賊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子其何以逃于

天誅又看得黎寧奏稱國人嗷嗷時或聚泣被其劫制情非獲已咸謂弔伐之師何其不至而鄭惟燎呈稱本國事情哀痛迫切日冀

天兵之至真有倒懸求解之思後后来蘇之望我皇上華夷之主

天地之神寧忍坐視小國之困而弗之恤哉切謂莫登庸之罪狀顯著法不容誅黎寧之國緒阽危義當拯救今日興師致討之舉所不容已此我

太宗之所已行而今

皇上之所繼承而取法者也仰惟

皇上智勇

天賜睿謀謨神授伏望

大發神斷播告中外選將訓兵剋期致討予以發舒華
夏之氣震驚四夷之心則我

皇上中興偉績卓冠百王高宗宣王不得專美于前矣
等因題奉

聖旨安南國久不來庭法當問罪今本國奏稱逆臣莫
登庸篡亂阻絕貢路又僭稱名號偽置官屬罪狀顯
著既會議明白便命將出師前去征討總督等官各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推選素有才望的來看調度兵糧事宜戶兵二部即
議處具奏

南京戶部左侍郎唐胄上疏曰臣聞府部等官議處
安南廢貢事宜謂黎譔黎應既非故主黎暲應立之
嫡且蒙難而不告聞莫登庸陳暲陳昇阮時雍杜溫
潤鄭綏皆借冲孺譔應國派之名分爭以肆割據故
先選差錦衣衛職官勘實久不入貢緣由并見今纂
主奪國罪人名姓一面整兵待報而發臣歸而思事
體重大再將會議揭帖詳覽見該部列罪論討及武
定侯郭勛處兵待發題奏雖皆明切然明旨一則曰

便會官議奏一則曰便會官一併議奏仰見

皇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慎重不輕大舜適言必察之
盛心也以臣愚見今日之事若只欲致彼之脩貢其
事甚易非但兵不必備雖勦官亦不須遣若必伐而
乘隙于不貢則關係頗大非但此未可舉雖有甚于
此者亦未可輕舉也臣請以七不可伐者為

陛下陳之星辰莫顯于三垣列宿然皆麗于中土而外
則皆次舍之餘山川莫大于五嶽四瀆然皆會于中
土而外則皆交委之未是華夷乃天地自然之分限
古先帝王于夷每不以中國之治治之非但勢之不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能亦理之不可不別也世臣胡元入主中國天地間
之大變極矣天生我

聖祖一出而掃除之則其

神武豈三代以下所能及如嬴秦漢武之黷武開邊豈
其不能哉然于荒夷則置之度外蓋契天地界限之
理帝王致治之道故安南不征著在

祖訓陛下所當遵守者其不可伐一也至

太宗皇帝所以奮討黎季犛者以其弑主殺使之惡然
大兵已壓鎮境猶遣行人朱勸許其金象贖罪以全
之及不悛而克即為陳氏求後不獲及不得已而郡

縣是于

聖祖之意亦懼有違者

而我

仁廟每以為恨至宣德初

黎利之叛衆咸以昨費無萬之人命而得此安可言棄

惟楊榮楊士奇舉

仁廟之意以聞而

宣廟即曰

皇考追憶此事往往形諸慨嘆朕聞之屢矣遂將已成

之郡縣一併棄之其遵

聖祖之訓真如執玉奉盈

陛下所當率循者此不可伐二也若以為治統華夷而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逆亂不可以不問臣則以自古夷狄分爭中國之福
漢當匈奴之盛歷高祖文武奮力威之而不得逮至
元康神爵以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宣帝坐受其
臣此其明驗安南于前伐寇吾之欽之庶之連之豈
之廣恃其盛使今日諸惡之爭或角而兩或鼎而三
建愈多而力愈少吾利愈大且向嘗去郡縣而自絕
于我今何必為之分理以全其盛乎故自唐高駢復
征交趾之後歷五代至宋其地曲劉綽吳丁黎李陳
八姓繼王而吾中國皆漠然視之弟弑其兄者寵之
以名部弑其主者授之以爵未有詰究之者蓋吾民

赤子也夷狄犬羊也殃赤子以事犬羊漢人所謂割
心以補四支者是知所重者乎此不可伐三也若以
為中國舊地今乘其亂而易以取之則建武中馬援
南征深歷浪泊無功居風號為交趾日南九真舊郡
皆瘴毒魑魅之境士卒死者居半竟無所謂漢之所
謂一舍一民可寄且役者及歸立柱為漢之極界乃
近在令廣西思明府之接境彼外皆荒壤待之及我
張輔于永樂五年平之也明年簡定即僭號以叛八
年陳季擴復大叛徧地響應所完者惟交州一城竟
至十一年始就擒十三年陳月胡又叛宣德二年黎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利又叛吾文士師救其地而陷之者忠魂如劉子輔
何忠易先李任顧福輩不知其幾而弃之矣以十餘
年之勞傷僅得數年郡縣之虛名與漢何異則雖得
之何益况取之而未必勝如宋太宗之討黎桓不遂
諸將賈湜王僕孫全興皆皆弃市神宗之征李乾德
兵十七萬迄無駿功而大將郭達貶爵至元憲宗世
祖二世三舉喪師不次而一面不接卒之鎮南王懼
彼三十萬之守闕 截遂散師避道以歸我宣德初
柳昇再携兵添七萬未抵而為伏兵陷沒是皆取之
不得豈但無益而已乎其不可伐四也若以一旦不

庭可惡則帝王不治以中國之治以來不拒去不追而畧之也故洪武間侵我思明之地數百里以行人陳誠詰辯不服而欲議討我

聖祖竟以蠻夷置之豈但不貢而已况貢乃彼之利一則以奉

正朔而感其鄰一則以貿易厚往以津其國如今爭亂之時昨尚奉

衣箋方物求貢為撫按以該封姓名未的而過之是蓋欲貢而不得非負固而不貢以此罪之亦將何以為辭乎此不可伐五也且師興本于財力永樂四年之

東武劉燕度氏校鈔

舉數十將領統兩京湖閩浙廣巴蜀建昌雲貴之兵八十萬雲廣兩路分進山海糧不絕道令勛議只欲取辦于附近四省然川見有採木之役貴見有凱口之師兩廣軍門儲積常數十萬兩近費于田州岑猛之征今見僅餘四萬部議又欲廣之于江西福建湖廣內地自

大工之興凡南京各省庫帑歷年積各項銀兩亦盡為工部所取如臣昨提督南贛等處軍務鹽廠連年所積軍餉銀兩四十餘萬今日盡皆解用加以前後恩例蠲免及各處連年災傷減免見艱處補兵荒大變

幸不倘來

大工浩用尚恐有誤較之永樂之間何如而尚可以之
他費邪此不可伐六也然此特理勢有迹之可見又
大有意外之虞者唐之南詔始于玄宗之猖狂前後
喪師數十萬馴至于咸通之內侮成多兵連唐力因
哀宋神宗欲取遼而新財之法遼近內擾先求來地
遂失河東七百里然兵釁既肇卒至白溝燕山之役
宋遂多事今太倉會天下之積昨幾六百里萬令則
僅餘四百餘萬工部見又取足所借七十萬兵部又
添摘造應工旂軍七萬月支歲計大約四十餘萬周

東武劉燕庭氏抄

叙總督宣大又取去二十萬再加時月恐四百萬亦
不能足矣且六邊屯政壞而田日荒鹽法阻而商日
減直隸山東河南山陝邊額之輸每以災傷歲多虧
欠且北虜支屬之盛我河套之地自哈刺慎及吉囊
諸種據為已有近又加以大同叛卒向導凡我渾源
天城陽和偏關朔州之地無不深犯如蹈無人之境
城隍堡關鎮竟無能有一斬獲以創之者今再分力
于南臣恐意外之虞大不可測殷鑒不遠不可不慮
此不可伐七也夫諸臣所以酌此議者蓋以遭逢一
聖明之世而不欲以一隙為全盛之累雖出于忠愛一

念之誠然自臣觀則我

皇上所以首出卓而卓冠者初不藉此如天下章奏議之內閣而他無所與其奸累世總鎮罷于偏省而民得以舒其困隆功臣而久廢之爵復襲公戚畹而無勲之封盡革及用入行政慎行釐弊諸績之偉不可勝紀皆百餘年來以所未舉者又處內臣盡道莫不甘心奉職享無權自禍之樂則自漢唐宋以來所不及者至于敬

天法祖重道勤民警銘箴而契精一之源崇禮樂而備制作之盛是又追崇二帝三王而比隆之者純一不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已自足以功光

祖宗業超曠代所謂干羽格苗文教降崇者皆此焉集則雖冰天瀚海重譯之夷將不日梯航而至矣區區安南小醜何足介念以勞吾師也哉伏願于已遣之官趣其未行取回

成命蓋此輩武人萬一以私而在是非之實致彼不服反致損威縱使勘報得情我之聲勢已張而弛問討之師則失信不武兩為不便只須該部移文或差一人著兩廣撫按選差近邊素熟夷情人役直抵其國諭以今日姑容未貢之意則彼將歡忭無地爭躍而

前必矣又王言如綽其出如綸各省整兵待報發之
令一下人心驚動且奸雄乘之射利借簡集而行差
放之私因灑派而肆侵漁之毒騷擾之害不可勝言
則所謂先聲者未及動夷而先動吾邦域之中矣故
該部差人馬上齋勅備兵糧之議亦望停止則
祖訓尊嚴聖心先大人結固而治安永保矣臣以事
體重大一得之愚不敢隱默冒瀆

天威不勝待罪之至伏望

天恩俯賜容鑒納則臣民幸甚

宗社幸甚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御史余光上疏曰臣聞之名將先勝而後戰智者不
戰而屈人故

廟謀多算應變如神計之豫也謀及採薪功乃有成慎
之至也臣計今于安南若進貢其朝貢此可不勞兵
力惟先密諭兩廣儲蓄練兵可壓一面以為遙應備
而勿用乃命一二使臣忠義能言之士齋

詔直詣其國諭以汝國首歸義我

朝

祖宗戒勿輕征復以反覆聽其自治終不忍加兵汝國

向

朝貢如期茲不來庭者二十一年今

聖天子在上明普日月威武如神先遣使者問使汝國
或有內難不能自達則可原今亦問其當立者為汝
置君定難興絕滅繼絕撫汝士民汝或兵力不足叛
臣未平汝能請

命

聖天子念汝首附助以天兵如無難或難平乃爾不庭
宜速悔禍為福宜亟遣臣與使者偕至納貢入朝
聖天子寬仁將以舊禮待之宥其前過不然四面兵已
集刻期分道進討彼時悔無及矣一中國豈無識者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當得聽命如必欲郡縣其地此則料理軍糧為急密
諭兩廣雲貴撫臣豫為處置必須兵力充足糧餉有
餘可支一二年方能濟事再乞命閩廣多造浮海大
舟操練舟師及訪過洋商人悉知安南水道者以為
舟工數者既備然後進師乃命大將軍統三副將將
甲士甲馬一萬騎分為三隊馳至師之其兩廣一軍
則自龍州趨分第以攻其北其雲南一軍則自沅江
趨老撾以衝其南其貴州一軍則自金筑以入其西
其閩廣舟師則自海道以搗其腹內且號召國中原
募士族之豪傑者以為內應召彼仇殺懷嫌之酋願

効順者以為先驅如此則彼必備左則寡右則缺後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將自救不暇不戰自服矣今且未宜遣官體問以致其疑未可張形兩廣以堅其守夫後人先發人至神其機也始如處女後如脫兔秘其術也今不為進師克敵之策乃先遣官體問不為儲糧練兵之計乃遂興師萬里是教叛者設備而先搖動我士民也臣愚以為遣官體問不便夫謀之數年而成于一旦者善謀者也軍不再籍糧不再輸善戰者也故謀事貴豫應機貴速乃能成功今倉卒舉動豈能萬全恐師寡且老糧盡其害不繼不可勝

東武劉燕民校鈔

言矣况郡縣其地以華治夷終難于守且中國之士不習水土瘴癘之鄉不居能久居臣愚以為郡縣久其地不便不如責其朝貢以夷畜之可不勞兵為便也臣愚又有一策臣聞之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智者不獵狐而棄羸仁者救同室而舍鄰昔者周方叔謀伐獫狁而未荆蠻獲匪醜唐李逢計討淮西而緩河北蔡功乃成往事可鑒急其重也今吉囊猖獗寇在門庭西擾北侵入我腹裏此其為患未易以息但暴殺生靈天實厭之胡運未復彼酋值之彼曲我直且守且禦得天之道一勝

也闕乘塞據勢形便得地之利二勝也萬姓嗟怨軍士咸憤得人之機三勝也我威彼哀得運之旺四勝也以此四勝蓄威養氣推恩養士決于一戰可必破之以保百年無事既破吉囊然後宣威傳檄詔諭交趾朝貢郡邑蔑不從矣此先實後聲誅獫狁而百蠻從之驗也伏願

陛下採擇而行相時而動以亦效愚忠萬一也臣無任惶悚戰慄之至

武定侯郭勛奏為竭愚忠正

國體以明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天討事近該禮部題為安南國久不朝貢暫免遣使興問罪之師蒙

皇上軫念彼國當

皇祖擴清海宇之初首先歸附今彼國君被逆上勤天心赫然震怒命禮兵二部計議勿視為非要仰見皇上遵

祖恤下無間華夷之盛心即古帝王四征不庭奉行天討之大典也臣雖至愚敢不仰承

皇上眷顧之隆力効涓埃之報况兵戎乃臣職務少有所知豈忍緘默然必預定于前方可責效于後計之

于內始可行之于外兵法有曰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况于無算乎今咫尺

天顏若不請

定廟算而冥行冒進于萬里之外恐老師費財其何以仰副

皇上作主討逆之重託臣故敢披瀝肝膽少竭愚衷竊念兵力財用實行軍之要又必委任得人預處得法量時而進庶可成功今以兵力言之南征與北伐大有不同北伐之兵或分布于各邊或遣發京營朝令

東武劉德慶氏校鈔

夕行亦不為難倘有不足即可會議具

奏區處事故易集至于南征之兵彼處衛所官軍僅能防守縱欲摘調亦苦不多須要照依永樂年間征進舊規調用廣西四川湖廣雲貴四省狼兵土兵鈎刀手等項方習水土方知道路方能涉險穿山以收全功但四省相去動經二三千非一蹙可至各兵散處峒寨非一日可集必須先行遣官齎

勅前去督責各該地方總兵副參及都布按三司守巡守備文武大小官員整備糧草調取漢達土官等兵俱至臨境宣布

朝廷恩威大張聲罪致討之情相機進取若復梗拘不醒則大興

天討庶緩得宜次第有序是亦兵貴先聲以破敵膽之策也以財用言之兵法有曰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財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况師不止于十萬蠻夷負固時日難以預期財用難以預料者乎若不先為計處則糧餉不繼雖孫吳復生亦難乎其為力矣復以得人言之總兵及副參總督以文武之臣必須比照永樂年間事例採訪諳達戎務才力素著者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上簡命庶得同心協力共成

王事又以時日言之南北風土不同寒暑頓易異安南僻居海島瘴癘炎蒸尤非他處可比載在典籍人所共知臣昔叨守兩廣蓋所親履其行兵之期利于冬春不宜于秋夏其中委曲不敢瑣瀆伏望

聖明乞

勅禮兵二部會同廷臣從長計議如有未盡仍令各官及生長四省有熟知彼長處事情者各畫一敷陳以俟聖明采擇庶廟算可廣叛逆可平

國體可正而大震

天討可以垂光于萬萬世矣之下矣

尋諭禮部曰安南國久不來廷義當興師問罪近據
黎寧奏稱其臣莫登庸篡逆阻絕朝貢未審真偽且
著地方官員從宜撫剿提督兩廣侍郎巡撫雲南都
御史并各總兵官都另寫勅與他

毛伯溫著在院管事督餉紀功等項官員俱暫停止
雲南巡撫都御史汪文盛以安南武文淵阮宏規等
歸附從征莫氏狀并所獻地圖進于

朝且乞爵賞以嘉撫之文淵狀畧曰前國王黎暲在位
時莫登庸為都力士及逆暲作亂登庸從之暲擢為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叅督暲遇害無子正德十一年頭目鄭綏鄭維產鄭
惟代暨國人共立暲兄黎灝之子黎椅即黎諱為王
師兵攻陳暲破之暲走死登庸降諱赦之封為武川
伯娶諱母灝妻專國政幾三年自封為太傅仁國公
節制本國水步諸營登庸見威權日盛遂僭稱安興
王閏五月潛謀不軌諱覺之出奔國中騷動人心不
服逆庸迎諱弟黎應即黎椿脅立為主復黎諱出據
清化城黎應居龍編城兩相角立至嘉靖六年間逆
登庸庸廢應為侯既而鴆殺之及其母是年六月十
五日逆登庸使其黨范嘉謨假作禪位詔文篡位改

元明德舉國頭目者人黎炯鄭江鄭叔祐鄭邁黎念
黎公亮黎楸鄭燾黎愍各出奔歲久不知存亡黎景
瑁鄭惟駿阮有巖鄭達阮仁運阮春巖阮塗阮文良
阮昫范珏鄭岫鄭峴咸據地方為黎氏復仇鄭綏鄧
鳴謙鄭如壁馮需等各已繼故該國

欽賜印信特黎諤被逐幸而不落逆賊登庸之手仍舊
護收權掌國事所生一子先名黎樞亦名黎寧嘉靖
九年九月內諛病故頭目鄭惟駘阮昫等及國人推
立黎寧為寧主權管國事據清化境上而莫登庸
獨擅其國今蒙

東武劉燕廣氏抄

天朝皇帝陛下憐憫南土臣民遭其塗炭欲復黎氏宗
祧興師問罪文淵等弟姪并舉國存歿臣民無不咸
戴兵行之道諒山石瀧等道平易陸行且近興化之
道陸行且遠少平易亦崎嶇宣光之道陸且遠亦半
崎嶇然難逃

天朝版圖之內鄭惟燎亦係世孫黎寧所差之人阮拔
萃皆其正頭日文淵兵馬數日文淵等弟姪兵不滿
萬及同弟姪武子陵武文約武文密武金鑣男武文
白等文淵等願整糊兵馬器械開通道路于石瀧關
聽候會合

天兵至日文淵等姪願為先鋒嚮導領兵進勦逆賊莫登庸莫方瀛并脅從逆黨不敢虛詐懷二心甘當死罪又據阮宏規陳文泰等開稱兵進之路也自石瀧下至程爛峒未明自程爛峒下水尾州四日自水尾州下至文盤州八日自文盤州下至鎮安縣五日自鎮安縣至夏葉縣亦五日自夏葉縣至清波縣三日自清波縣至臨洮府三日自臨洮府至山園至興化承司二日自興化承政司至白鶴神廟三歧江至白鶴縣四日自白鶴縣過大江至中都升龍城逆庸所居一日半此乃臨洮江右邊行程之道也一道河陽

東武劉燕廉氏校鈔

開自平均處下河陽開半日自河陽開下至平原州十日自平原下福安縣五日自福安縣至宣光路一日自宣光路至端雄府二日自端雄府至白鶴廟三歧江五日自三歧江至升龍城亦如此乃河陽開左邊大江行然其路半崎嶇也一武文淵等所居家世在安平府牧物州大同社黎氏被逐奔播在外武文淵等有侍衛討賊功官黎氏官之使管宣路兵以從黎氏登庸常連年攻逐武文淵兄弟將卑師少出據誼郎守禦堡十有五年于嘉靖十三年方瀛名為賄賂之計再追攻武文淵等幸有天佑避至數化地方

得免方瀛兵無功而退武文淵兄弟還據水尾州玉
琬峒接于雷江又隨而迫之然無能為也日程則玉
琬峒下至誼郎堡二日自誼郎堡下至枚物州不日
自枚物州至靖西衛一日自靖西至雷口端雄府二
日至端雄府而下一如前然此小路甚于嶮巖江水
多于灘石因此武文淵所以得也其三河上流皆屬
文淵兄弟則有平原州一半六安全州水尾水一半
文盤一半及河陽開外盡已歸之奔蠻貊雖多而精
銳者寡幸賴

天朝兵進而武文淵兄弟為先鋒嚮道則無所攻而不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克也至若鄭惟驥等抱護椎立黎寧據于清華境上
接近老樞地界道路懸隔其兵馬象數宏規等未知
他如鄭嶋阮仁蓮阮塗車克讓等皆名節之士各權
蕃鎮之兵據于本土其道路梯山涉水據險待時其
兵數則宏規等未知又謂登庸乃海濱之子拋岡之
徒其父莫萍不知何處人漂至海陽路宜陽縣古齋
社長名之曰萍其莫萍寓居古齋社以打網捕魚為
業而生莫登庸等輩頗有勇力其言登庸篡事與武
文淵同又云登庸篡位三年見臣民不服乃自稱太
上皇退居古齋禪位其子方瀛居于升龍城改元大

正八年于今矣逆庸父子稔惡莫非一日父子相代
為相將東馳西驚更出迭入以攻武文淵阮仁蓮鄭
竭殆無虛日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南土之民苦甚荼
蓼嗷嗷仰望

天朝弔伐兵未救已命何其違哉登庸積聚在于塗山
而兵馬之數安南所在皆有之不知多少彼所恃者
安南多水利于水戰苟天兵四面奄至則安南名節
之士並起響應歸附從征則彼何所恃耶

上以武文淵傾心歸附慕義可嘉賜冠帶及武職四品
服白金文綺併賜武子陵冠帶及趙光祖以下白金

東武劉蕪慶氏校鈔

文綺有差文淵諸酋亦樂為用

嘉靖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武文淵等上狀于雲南
委官趙大官云狀見公文查勘安南國事由仍示武
文淵等禍福之理傾誠向化之方武文淵不勝喜懽
欣幸之至蓋惟

天朝皇帝陛下尊居五位君臨萬邦體乎天地之心正
此綱常之道勸善懲惡故使趙大官有是行也其言
登庸父子事與前同又言本國忠義之士則有頭目
闕閱如鄭惟驍等共推戴光紹之子黎暘之姪黎檉
以攝國事據于清化路鄭曉據于太原阮塗等據于

文安阮仁蓮等據廣南此數者皆義存故主心屬報
仇各擁兵衆割據土宇以圖濟國難思殄仇人之惡
免乖天理之常至累安南國二十一年咸夫藩臣之
理禮職此之故也至于進兵道路武文淵等竊見諒
山石瀧等道少有平坦其餘各道並是崎嶇者焉至
若石瀧關下至歸化府五百里少崎嶇自歸化府至
龍編城五百里頗平坦諒山至龍編城乃大路也安
長府至龍編千里崎嶇安邦海陽水道懸遠難行今
武文淵等慮夫祖父疊荷國恩兄弟席襲承家蔭念
國仇安可共戴誓逆賊難與俱生忿庸瀛父子之姦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淫浮于莽惡而南土人民之苦殆甚秦苛故巨虜之
手首不抵報主之心忍忽為此武文淵兄弟等奉本
國國王命出領宣光路地方深有望

天朝德意恭惟

皇帝陛下德廣亨屯量宏極渙奮周后伐罪弔民之舉
廢嚴人臣弑君篡國之誅正名分之乖違整生靈之
荼毒使內寧外撫遐邇其仰于德威而大畏小懷蠻
貊咸沾于聲教為此具狀謹陳伏蒙

照鑒

雲南兵備副使鄭登高呈准都指揮僉事馮立手本

開稱本職于十一月十五日行至教化長官司據原
差探事祀事白俊男白過春報稱前去交岡探得武
文淵等兄弟領兵先將莫登庸守鎮營攻破莫登庸
領兵數多于九月初八日前來攻殺武文淵等分為
四哨夾攻拒殺得勝莫登庸隨後添兵相敵武文淵
等見伊兵衆掣兵回還本寨固守訖等因同將取到
武文淵等回與千戶吳璋印信文書一紙送到備由
呈報到臣查得武文淵書內開稱文淵等奉三堂明
文招撫各處義士素仰歸附從征逆庸父子建立事
功南面國騷動其逆庸父子見事發難服衆心逆庸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再謀不測于九月初八日逼攻文淵等文淵等分為
四道相夾與逆庸兵交戰我兵十遭俱利斬得賊將
偽官美俗侯莫邦佐泗陽侯范子宜二名并賊兵二
百餘名收取文書器械數多其逆庸兵衆文淵等設
險據要且攻且守逆庸不利至十月初十日逆庸兵
並已退回于本月二十三日承見貴官信到公事平
安文淵等喜不自勝為此備言具陳事情伏惟高照
雲南按察司呈准本司按掌印按察使吳鎰闕會同
都布二司掌印左布政使王俊民都指揮僉事樊泰
會審得解到夷人阮環等供稱阮環係安南國止洪

府唐豪縣扶衛社人偽任綏阜州知州裴行儉係臨洮府清波縣平魯社人亦偽任本州同知知州正德年間環等各以儒生環在本國鄉試中第四場裴行儉鄉試中二場充吏員彼就將裴行儉偽除縣丞職至正德十一年本國王黎暉故黎椅承繼將環偽除講官裴行儉又偽除贊理中真大夫効力在衛知簿及將令歸附黃明哲的名黃環譽先偽除記錄官後為陞明義功臣特進輔國上將軍在都督錦衣衛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使直金光殿端佐男以此環等與其相識逆賊莫登庸偽為力士司都指揮本國常有

東武劉燕庶氏校鈔

盜賊竊發每年差莫登庸偽為都將制節水步諸營莫登庸得有兵權陰圖謀叛正德十六年黎椅畏莫登庸威權只得播遷在外病故所生二子年幼俱各逃竄莫登庸主張國事陽立伊弟黎椿將裴行儉偽除綏阜州同知州伊不合偽授到任本州沿河一帶人民皆係黑脚夷人年例納人丁稅銀二十五兩裴行儉一年親到部民徵收一遭嘉靖六年莫登庸將黎椿鳩殺篡位僭號明德環與裴行儉各不合黨附莫登庸篡逆僭稱皇上統理國事因是構成亂階民臣不服莫登庸欲得取服人心自撰大誥一書內開

云皇朝大誥法天撫運皇上大誥天下官員及妄以堯舜禹湯武王自比又僭號大越及稱黎恭皇知人心天命之有歸禪朕以大位朕不得已受天明命等語開列五十九條通發本國管轄各衙門遵照莫登庸專一殺戮無辜以張威勢自知得罪于天詐稱命運不好偽立伊男莫登瀛代位僭號大正莫登庸妄自僭稱太上皇仍專國事嘉靖十四年以璟講論不明默為綏阜州知州璟不合偽受官職到任嘉靖十六年三月內莫登庸得聞

天朝因本國久不進貢蒙要征討莫登庸欲得聚集官

東武劉燕慶氏校鈔

兵拒敵及將交趾布政司城壕開濬五層及積糧各處又行委璟與裴行儉同在官何子陵何允富社文利阮鷄劉福誌黃磊黃嵩并環男阮稅與已脫逃何難兄阮嶠阮陽阮敦梁克讓各不合依聽同已格殺落水何文得武歷潘隊刀諱阮光及跟來不知名買賣人十人共三十人跟同探聽

天朝興兵征討事情比璟隨帶本州印信假以徵收本州人民稅糧為由同來朋蠻等處打聽消息五月初五日前至本州梨花村住下探無的信至五月十二日又同起行又不合擅入

天朝納更山地蠻密五邦等寨要差原先本國官屬令歸附

天朝土舍刀鮮等起集兵夫把界不知刀鮮黃景譽寨長李孟元先行歸附

天朝刀鮮會議要將環等擒十六日預集兵夫三百餘名刀鮮殺牛置酒佯請公宴環等卜卦不吉隨即下船逃走被李孟元等領兵追上環與裴行儉并何子陵何允富杜文利黃磊阮鷄劉福誌黃嵩何難兄等各又不合拒捕當被李孟元等將何文得武歷潘隊刀諱阮光各射光死身屍落水漂流無存何難兄阮

東武劉燕氏校鈔

嶠阮陽阮敦梁克讓同買賣十人俱上陸路脫走去訖將環戮傷二名同裴行儉阮稅及何子陵等七名并環隨帶州印一顆大誥一本擒獲解官審取口詞

越嶠書卷之十三

宜山李文鳳編次

書疏移文

廉州府欽州知州林希元上疏曰臣伏讀邸報見
安南久不入貢禮兵二部會議征討先遣錦衣衛
官二員徑往彼國查勘隨蒙兩廣軍門牌仰所屬
揀選能深曉夷情熟知道路強幹有謀者五六員
名伴送

勅使徑入安南等因到州依蒙已選欽州千戶所百
戶呂濂送用去後臣安南久闕職貢

陛下赫然斯怒廷臣遂議征討此誠帝王統馭華夷之畧也而臣復有言者蓋兵難遙度事貴萬全故武定侯之疏未盡事情欲選能幹官及生長四省熟知彼處事情者逐一陳奏臣待罪欽州接壤安南彼中事情畧知一二不敢不言以負

陛下也請一一陳之臣自到州以來再三體勘節據尚長黃子璟生員黃洪等呈報安南自正德十年黎凋通貢之後遂為其臣陳嵩所殺其臣莫登庸攻殺陳嵩嵩之子昇奔據諒山登庸立凋之兒子諛為主登庸謀篡位黎諛奔據廣南登庸以其幼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子冒姓黎氏權管國事已而自取之安南至是國分為三而莫氏特大黎氏播越南海阻於登庸欲貢而不得登庸攘人之國身負篡逆欲貢而不敢陳氏竊據偏方勢力單薄欲貢而不能安南以不入貢職此故也登庸篡據二氏分爭國人未服正欲求貢乞封以定其位而莫為之主嘉靖五年以千金求通貢於本州判官唐清事發問罪監故按察司獄臣前過廣西聞莫登庸求通貢於兩廣軍門稱黎氏已亡國人推己見行左江道查勘未報則今之遣使正其所欲計必仍飾前詞以相欺

勅使至彼所接所問皆其臣下誰敢以實告使者無由察因之而回奏

朝廷無由察因之而與封是萬里遣使適成其篡據之謀不可之大也臣觀諸臣會議要見見今篡主奪國之罪人姓名選將整兵待報而發臣仰見陛下明並日月威振雷霆不肯少假借於叛賊也今勅使往勘果登庸狡詐如臣所料豈不悞大事此臣所以不容已而有言也臣見兵部會議遣將命官整兵積糧俱已處分無容別議請以未盡者言之夫事無微而可畧敵無小而可忽今於安南若止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責其入貢此可不煩兵而定必欲正其叛逆之罪則登庸雖小未可忽也何也彼自篡逆以來北難於陳氏南怨於殘黎身經百戰其歷患也多其用智也熟非少年未經事者比其不可忽一也二十年間我雖未嘗覬覦於彼彼之隄防於我者無所不至觀其篡立未幾即禪位於子福海自居都齋者莫氏故居去其國七程去欽州五程登庸居此蓋備我爾觀其所居宿兵萬人又攔海樹木以止舟師其意可見也聞永樂中征進用兵八十萬謀臣猛將皆靖難百戰之餘以泰山壓卵之勢臨之

雖所向無敵然猶大小數十戰今之兵力孰若往時大將副叅遊擊而下如新城侯張輔西平侯沐晟豐城侯李彬者有幾未可忽者二也古之用兵安南者不患其難勝惟患其難久蓋其山川隔遠風氣殊異瘴癘時興北人至彼不習水土往往不能久而引去如宋人之討李乾德元之討陳日烜皆以是也今兵馬錢糧皆為二年之計若將帥盡用北人恐水土不習不能久駐雖有二年之食將無所用未免徒勞而功難成此當慮也又貴州四川道途隔遠江西雖近人不習戰臣訪得今安南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所憚惟湖廣鈎刀手廣西狼兵福建白船廣東黑船四處土兵爾方今良將臣不能盡知如遼東總兵馬永廣西叅將沈希義浙江都司指揮湯慶亦一時之傑也古之良將或起於屠鈎或拔於卒伍今專任世將民間雖有孫吳韓樂之才亦無由進設法收之亦足備今日之用夫兵務精不務多若湖廣廣西廣東福建四省之兵各選精銳二萬人亦可當八十萬之強兵若大將副叅遊擊橫海而下若多方搜訪不拘一途得如馬永沈希儀湯慶者數十人亦可以方靖難之諸將聞永樂中入安

南之路有二一自雲南一自廣西今使雲南之兵自蒙自縣入以攻其右廣西之兵自憑祥州入以攻其背湖廣之兵自七源州入以攻其左福建之兵由海陽抵偽都以攻其南廣東之兵由海陽抵都齋以牽制其父彼四面受敵父子形隔可不戰而下也登庸既下黎諫陳昇可傳檄而定矣大將副叅遊擊橫海而下皆須習南方水土者亦可久駐而責其成功四川江西只今出錢糧以給軍餉貴州則錢糧亦可免之用兵之策如臣所陳亦畧盡矣征伐之議尚有二三其說者臣請陳之有謂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安南外夷不可治以中國之治不宜征伐舉洪武宣德間處安南事以為證此一說也有謂登庸之業已成可因而與之舉洪武中處朝鮮李成桂之事以為証此一說也有謂登庸篡逆義不可與討之則疲敝中國宜聲其罪而絕之使四夷聞知皆知叛逆之軌者在所必絕此一說也有謂北虜猖獗寇在門庭安南篡逆遠在荒服先破吉囊然後詔諭安南可傳檄而定安南之伐宜且緩之此一說也有謂宜興兵致討聲莫登庸之罪而誅之召還黎諫以主其國定位而去之此一說也愚臣之

見皆異於是按安南與南海珠厓同入職方漢晉
隨唐皆為郡縣欽州乃其屬郡地志可考姜公輔
生於愛州與曲江張九齡相望而起為唐室名相
則其風聲文物固不異於中國也趙宋始失之我
太宗皇帝收復故物至

宣廟復失之乃中國之陷於夷狄非夷狄也

祖訓所以不征者蓋陳曰烽首先歸順當時未有其
幾非夷之也臣考黎利之勢不大於徵側漢光武
棄西域而不棄交趾其不以夷狄視之可見也二
楊棄交之義本借漢棄珠厓為辭然珠厓卒為郡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縣今名臣碩輔相繼而出則其說之無據可見也
是不伐之說非也登庸篡逆之賊若因其業已成
而與之如國法何且黎氏尚在臣訪其所居雖
僅四府然地廣而兵強國富而民附尚足以制莫
今與登庸則置黎于何地萬一黎諛效陳添平故
詣闕請封何以待之洪武中處李成桂益
本朝受命之初朝鮮獨首至又其時王氏已絕非若
今黎氏尚存故姑與之其事不同難以例論且堂
堂

天朝豈利土物萬里遣使不能正其罪而反成其姦

非所以重中國服四夷而示後世也是與之之說非也既為藩臣而受其職貢則其國治亂亦當之理今也逆臣篡據邦國分崩既遣使臨問而得其情乃絕之而不理非所以申

王法尊中國而威四夷也夫所謂疲敝中國者謂其地絕遠得之不足以富貴國若鄒善車師之於漢光武絕之是也安南接壤兩廣鷄犬相聞其地土沃而民富象犀翡翠香藥之利被於上國得其地正足以富國猶勝今之貴州廣西非敝中國以事遠夷也是絕之之說非也吉囊安南譬之人身安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南一指之屈吉囊瘡疥之患也瘡疥之患時時可治屈指惟一過客能伸之只在一時必專伸指而無疥決不先疥而後指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是緩之之說非也安南之初請封者以陳氏國朝之所封者陳氏黎利中藏狡詐冒有封國則安南非黎氏有也當時未及討而與之其事未明其罪未正其恨無其幾爾今其強臣效尤黎氏失國天道好還事有其幾乃欲取國以還黎氏豈但逆天實自失機會也是定黎之說亦非也以臣觀之今之安南當討者三當取者二可取者四中國禮

法之宗四夷所視以為表則也登庸篡逆禮法之所不容當討一也四夷視此以為重輕當討二也國初棄交趾之時安南因而侵本州如昔貼浪四肖之地置新安州聞其民衣冠語言常有反本之思彼國執迷怙終未有悔過之念宜乘此時聲其罪責之使之改圖當討三也安南本中國故地自分國以來驅我衣冠之民短髮跣足而為夷狄之俗管仲之所必匡孔聖春秋之所謹當取一也黎氏得之不義登庸襲其故智二者俱不得當取二也彼自分國以來年歷六百人更五姓國祚雖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易疆土不分而今乃分裂上天之意似可推而知也可取一也聞登庸勢雖已成其大臣猶多未附皆與為婚姻以結其意今三姓分爭國內人心未知所屬皆願歸本朝登庸亦朝夕凜凜懼王師之至日散千金以收國人似有望風送款之意可取二也安南既分勢難復合三者相持決不相讓彼此俱失必然之勢也是天道有好還之會交趾有混一之幾可取三也五六年間邊民覬覦而動如趙盤韋緣廣者四五起屢請興兵官府莫之聽雖歲殺數十人猶不能止若得

明旨指揮數萬精兵旦夕可集人心如此天意可知
可取四也夫其當討者如此當取者如此可取者
又如此是誠千載一時也臣聞嘉會難逢良時不
再鵲蚌相持漁人之利天與不取反受其殃今之
安南所謂鷓鴣蜂之勢中國之利天與我以時也願
陛下與廷臣計議務求至一之論不惑二三之說兼
采微臣之策勿專已成之議詳審使者之奏勿為
登庸所欺則大時可乘大功可建一方之民可免
於被髮左衽
陛下之盛德大業光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祖宗而垂後世矣

御史余光巡按廣東時復上疏曰臣聞之機不應
者謀不神勢不因者功不建故紆謀定策在
朝廷相時定變在應機貴於勢相懸而心相協迺能
成功故權難預設事難遙度自古知謀之士必臨
境測形圖上方畧以期在萬全也今我
皇上遠覽大畧近燭機宜通者該兵部題奉
明旨且著地方官員從宜撫勦是以緩兵為權聽叛
亂之來格以順為處容撫安之撫勦此真
帝王之洪猷陋霸者之功利豈惟

社稷生靈之休實四夷來王之會也然兵不可先處不可後昔勾踐謀吳二十年而後發者豫其圖也董晉定汴一朝而撫定者應之速也臣愚以為變謀為畧順機以徠此其時矣勢不容緩不然則赫舉而不應廷緩而起侮復憤而謀伐寔非所以尊中國重

朝廷也臣自入廣以來日聞安南事體與往在京不同在京云三支互爭形如鷓鴣蚌可收漁人今據廣東都布按三司會議則莫登庸權攝國事全有其地諸首相與率服矣雖黎寧播越地分未明恐邊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之奸人執為奇貨以求救要立於

天朝待天兵誅莫賊以定其封其志亦欲為登庸終非黎寧之利且聞封印亦假傳者未真前此鄭惟燎之奏我

聖天子旨云不類外國文字且令該部辯印真明見萬里洞知夷情今姑不辯其真偽若黎寧果實而後置之亦為未可臣揆厥顛末以論黎氏篡戮陳氏子孫已盡後給

天朝誘殺陳添平并使臣其罪滔天我

太宗文帝聲罪奮討凡三出師經營一十三年始克

平定未幾十年黎氏又復叛亂以此觀之黎氏魚
肉國王在陳氏為賊子屢取屢叛在我

朝為亂魁今其失國播逋或者天假手於莫登庸以
報之夫夷狄篡奪實其常事自宋以來丁移于李
李奪於陳陳篡於黎今黎人轉於莫此皆近代故
事是陳為李賊黎為陳賊此好還之道也若復立
黎是悖覆暴之義乃以恩酌怨且勢莫久夷狄之
運一敗弗復遼人金人之盛尚不能復興我朝
立忠順王終不制能制吐番此死灰不復燃兩明
驗也雖中國若分割如五季六朝畢竟不能中興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其中興者必其始焉弔伐以奉天討其既大一統
以承正運乃克享天命以延國祚若黎寧今須力
能置之終為他有何者傾木不能植餘燼不能噓
茲天道也况興滅繼絕為帝王子孫封建諸侯而
言非以施於夷狄臣愚以為今日若莫登庸負固
不庭法在必征以明天討若莫登庸稱臣入貢此
在因授以安中國夫問其不庭不問其為篡自古
帝王畧遠夷之常道故今日於安南臣愚以為廣
東欽州與彼接境已集三司會議先遣能幹官一
員至此境上宣揚

天威議舉大伐今且聞爾不庭責以稱臣納之脩貢
彼若聽服因以授之此因勢以定不在勞兵經畧
之上策也若必征剿則勢難窮追兵難久駐老師
生變未見其便且畢竟來王亦為歸著是徒耗兵
力損腹心以事四肢也臣愚以為不請則專其罪
莫逃待報則緩其機難失且廣東去京師八千里
去安南四千餘里若往復陳

請而後行之其將失時違機矣故臣愚以為事在邊
疆苟利

朝廷厥罪與嫌咸不可恤懼罪匪忠遠嫌匪直臣竇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不敢况我

皇上聖明近日遼東事宜俱聽巡按御史曾銑酌處
定變已有成效邊陲獲安故今亦恃

聖明遠照不咎臣妾臣一面遣官至彼境上宣揚
天威問罪不庭責以稱臣入貢一面差人馬上齎
奏俯乞

聖明俞允聽彼自新以為
社稷生靈造福

兩廣提督府蔡會議照征討安南係於重務議
處俱合周祥舉行應有次第庶幾事有條理民不

告勞合行詳議應委官督理者上緊委官督理務要財不濫費事克就緒斯於軍務有資大功獲濟如或謀慮未周查處欠當致命臨用缺支當事告乏則法典具存罪不輕待貸

一廣東漢達官軍一萬七百六十四員名廣西一千二百二十員名及左右二江土兵田州二萬名思恩府一萬二千名鎮安府一萬名泗城州一萬四千名歸德州二千名上林安隆二長官司共四千名都康州二千名向武州三千名歸順州六千名湖潤寨巡司三千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名奉議州一千六百名思明府并所屬忠州上下石西州及遷隆峒共三千名江州一千名思州四百名太平府所屬三千三百九十名武靖州二千名東蘭南丹二州正調存留防守加調各三千名那地州二千名通共九萬六千三百九十名內留一萬七千六百一十名境內防勦堪調土兵七萬八千七百八十名廣東廣州府所屬雇募慣熟海戰水兵共二萬名廣州梧州等府雇募運夫二萬名以上官軍土兵募兵通共一十三萬七百六

十四名原議水陸兵三十萬不足之數另行調募

一各官兵行糧該本折米七十萬六千石雇夫犒賞等項該銀七十三萬七千兩合於廣東所屬改運寬運共米十三萬五千石廣東布政司動支軍餉銀二十萬兩已解銀十萬兩再發十萬兩買米二十萬石運積南寧等府聽支

一土兵例該自備馬匹不計外監督領兵官員及漢達官舍共約用馬二千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一師由海道必用戰船相應委官打造

一火藥約用焰硝五萬斤硫磺一萬五千斤

一軍器廣東見在二萬五千六百九十七件廣

西見在七萬六千零四件梧州軍門見在二

萬七千五百五十九件及查九龍五龍火箭

最利攻戰合行廣東都司添造弓五千張每

張用箭四十枝共造箭二十萬枝鉛彈一萬

零二百五十箇再造九龍匣五龍匣邊箭筒

各一千箇估價行布政司支銀委官督造

一遣諜用間兵家之奇訪得黎氏舊臣阮良阮

純撲猶在崖州鄭曉鄭昂猶在七源石林州
各地方潛住自保又訪得鄭紀鄭文皆鄭惟
燎族屬見為莫賊偽官皆可設計激發起兵
據地分擊黨類竊擒首惡合選曉事人役潛
行間牒探聽虛實以酌機宜

兩廣提督府告諭安南榜文畧云據廣布政使陸
杰等呈稱職等會同廣東布政司添註叅政龔暹
按察司副使葉照添註副使鄒守愚僉事孫世祐
左叅將高誼都司都指揮李時廣西副總兵張經
布政司右叅政林士元按察司按察使祝續添註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副使翁萬達僉事操松右叅將沈希儀都司都指
揮梁 議照君臣之義通於天地蒙羞事虜必非
人心安南雖號遠夷久被

天朝聲教豈不聞犬馬之賤猶有戀主之心耶黎氏
世受

封爵為國之長豈於國人無毫髮之恩賊庸起自漁
釣恣生狂逆乘釁稱亂逐主篡國縱兵敷毒淫刑
立威上速天誅下斂民怨茲者軍門節奉

勅旨秉鉞專征調集廣東廣西湖廣浙江福建江西
雲南貴州諸省漢兵達兵狼兵畚兵快兵海兵四

集屯布無慮百萬

天威震動義氣奮揚破竹建瓴勢孰敢犯窈以征南
之役本為黎氏正名討逆俱為交人去危就安其
中固有勢出脅從中懷悔悟欲乘機而應者固有
忠義豪傑密倡義兵待時而動者固有箠食壺漿
思解倒懸及驚駭逃竄自致失所者若不先行榜
諭兵臨師會未免玉石俱焚深為未便合無通行
曉諭安南國臣民知悉

天兵所向罪止元兇秋毫無犯各宜按堵如故毋自
驚疑有能去逆就順仗義討賊許各明具文狀投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首審實遵照

欽依事理全城歸附者即以全城與之管領率兵鄉
道者攻畧地方給與典守用計擒斬首惡及黨逆
者即係奇功另議優異陞賞用表忠良如敢執迷
黨惡自絕生成盡行誅戮不遺噍類庶使禍福之
機人所共曉仁義之道兼舉並行等因到院案查
節准兵部咨開近因

大慶云云備行欽遵去後今據前因會同兩廣總兵
官安遠侯柳 議看得華夷之地不同上下之分
則一苟有干紀而犯分俱宜仗義而正名然聲罪

致討惟在元兇行賞論功必加先附竊照安南國
黎氏世受

天朝封爵實為中國藩屏脩貢稱臣為日已久故凡
該國官民聽其管束則尊界之位既定上下之分
已明彼莫登庸父子起自賤微叨為臣屬乃敢因
亂乘危篡主奪國暴虐一方荼毒百姓即之人心
斷以大義允為黎氏臣民并忠貞之士智勇之人
所宜暴白罪狀激揚氣節力為其主奮不顧身圖
必報讐誓共討賊以殲僭逆之魁以正綱常之道
今乃忍心忘主蒙耻事賊甚至反為督戰以拒義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兵此豈盡喪本心自同獸類或亦為勢所壓而心
實未安姑藏其用而時將有待茲者欽承

上命恭行

天討會同雲南各省督同海外諸國召集官兵分布
要害水陸並進腹背夾攻則藐爾小邦蠢茲醜虜
不過釜中之魚機上之肉耳但念彼國人民亦皆
赤子我

皇上博愛無間華夷並育實同天地若非先行榜諭
非惟忠虜之人情難自達抑鋒鏑之下戮及非辜
今據各官所呈正與該部咨行相同為此合行仰

廣東布政司翻刊榜文發各邊關隘轉發安南曉諭臣民知悉今之聲罪致討惟在擒獲莫登庸父子全為爾國靖難正名及為爾等臣民雪耻除暴其餘脅從知其本心尚附黎氏只為力屈外附莫賊一切俱不問各宜按堵如故毋自驚疑凡有原為黎氏臣民并忠貞之士智勇之人舍逆就順願來投附或能相率全城歸附者俱許明具文狀親赴邊關軍前投首審無詐偽即准投附并以其原率全城與之管領仍各投戈伏陣聽候大勢軍兵至日用為鄉導前驅直搗殲厥元兇攻畧地方給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與典守及有被脅之人果能奮不顧身為主復讐潛行間諜設策出奇先將首惡莫登庸父子擒斬真正奇功解赴各邊投獻者軍門先即犒勞就行差人伴送赴京厚加陞賞表勸忠良其餘黨從俱不追坐敢有執迷不悟怙終不悛據險負固抗我王師即係背主事讐黨逆棄順天地必所不容神人必所共怒定行痛加誅滅種類不遺身膏草莽之中以為祖父之辱各宜審擇毋貽噬臍

黎寧復雲南書畧云正德十一年四月初六日本國有逆臣陳嵩作亂先國王黎暉遇害本國頭目

者人黎垌鄭江黎叔祐鄭邁黎愈黎公亮黎栢鄭
憲鄭綏黎整武塗鄧鳴謙等固請世孫黎寧親父
世子黎諱權管國事謹守

欽賜印信已差陪臣阮儼阮時雍阮正卿吳煥等謹
齎奏本求封等禮物請

命於

天朝并通年歲貢方物

上進緣被逆賊陳嵩竄在諒山地方道路阻梗世子
黎諱前已移咨總鎮兩廣地方等官咨會正德十
六年八月本國發兵逮捕陳嵩其陳嵩走死若嵩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子昇逃脫道路稍通階臣黎慤阮正卿吳煥等欲
於嘉靖元年十月進程本年七月二十七日夜時
本國再有逆臣莫登庸并前所差陪臣阮時雍等
謀作不軌世子知之避難得脫居於清華地方本
國頭目耆人黎垌鄭注黎叔鄭邁黎愈黎公亮黎
栢鄭憲鄭綏黎慤武塗鄧鳴謙等皆從世子率國
人討莫登庸其莫登庸阮時雍等乃脅立世子庶
弟黎應假攝國事非國人所共立凡號令一切悉
出於逆臣莫登庸之口本國益亂路途阻梗使道
不通嘉靖二年正月十六日准諒山衛官黎景珥

等具啓承見牌文

欽差天使翰林院編修孫禮科右給事中俞齋捧
詔勅彩緞等件已於元年十一月初一日抵龍州差
人馳報本國

詔勅到日急為迎迓等詞准此有以仰見

天恩浩大一國之人不勝欣幸欲奔走不暇以仰拜
天朝休命奈何本國不幸以致訛醜阻

君命俾

聖恩不達於遠臣夙夜祇懼心無庇寧嘉靖二年正
月內世子以備言本國事情差頸目譚慎上書

東坡劉燕庭氏校鈔

欽差天使冀其轉達

天朝推帝主柔遠之人仁憫小國多艱之故路途遙
遠浮沉罔知是年四月二十二日奉總督兩廣軍
務都御史張鎮守太監張總兵撫寧侯朱
行委督備湯指揮體勘逆亂廢立之由有以仰見

欽差大人正心明理洞燭幾微其奸臣情狀已瞭然
於胷中矣是月二十四日逆臣莫登庸仍鸚殺黎
應偽立己子猶冒黎應姓名僭稱統元妄使逆黨
阮文太潘廷佐鄭麋阮時敏陳柴阮光論郭瑛莫
潤朗郭文藻阮壽祺潘集等將偽本并連年歲貢

偽國禮物欲欺妄

天朝覬覦

思寵竊為得計庶壓衆心行至坡壘驛屯聚嘉靖三年承見整飭左江兵備僉事楊上體

天朝之德意察知僭偽之情由乃不容入關驅逐逆黨弁偽禮物一切斥回本國奸謀由是而少沮并承見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御史蕭總鎮
太監鄭總兵官撫寧侯朱鈞牌查勘世子累有書備言本國事由差目人黃瑞陵黃伯宜等謹齋至界首付土官阮永祥交付憑祥州土官李珠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傳遞未審的確果通到否嘉靖四年六月內世子謹差陪臣黎啟吳煥等齋捧歲貢奏事求封方物等禮行至山西地方被莫登庸遮道不前世子皆以備書傳遞

欽差總鎮兩廣等官知會道路遙遠阻滯難明本年八月十九日世子再差頭目耆人阮拔萃黎景珊朱填等抱本間道潛行馳奏

天朝乞兵救援而前所呈頭目耆人一病一死惟朱填行至南衛兵備官不許前往使回憑祥州待令接取本詞轉差代奏經數年間未見有行因此逆

臣莫登庸益肆奸宄無所忌憚遂於嘉靖六年五月十七日逆臣莫登庸明白篡立僭稱明德陳壞該國之社稷塗炭該國之人民世子忖慮黎氏祖宗自宣德六年祇荷

天恩拜封爵土為賊攘奪甚可痛心常率本國臣民共討逆臣莫登庸其莫登庸脅眾拒守乃於嘉靖九年正月十三日逆臣莫登庸再偽立莫登庸之子莫登瀛僭號大正而逆臣莫登庸妄自僭稱為太上皇帝每脅眾拒戰擾亂邦畿國中大困世子黎諲以國難未平舊邑未服上闕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天朝之典彛下負祖宗之重責播遷日久憂憤成疾於本年九月十七日世子身沒本國頭目耆人黎垌鄭江黎愈黎公亮黎景瑄鄭惟峴阮有巖鄭伯蓬黎如壁何伯造阮仁蓮武景威阮春巖馮霑阮金阮昫阮元良范玉等以世孫黎寧係前世子黎諲親生嫡長子禮應承襲共推為世孫權管國事謹守

欽賜印信世孫勵已誓心以圖恢復舊物嘉靖十年九月有本國阮朗州忠義目人阮合勸阮景山等抄得牌文於嘉靖十年三月十六日提督兩廣軍

務兼理巡撫兵部都御史林富鈞牌送下憑祥州查勘邊情內開案照正德八年以來俱不見安南國歲貢自歷任兩廣二年之上俱未差人查訪而中間真偽難分今該國故稱爭亂之由自取安然之樂此乃欺

君欺聖罪亦難容除會同總鎮兩廣地方內官監太監張鎮守兩廣總兵咸寧侯仇鸞議照前事訪得該國世子黎諱被逆臣莫登庸先逐出外而莫登庸霸掌該國中間俱未准信惟照憑祥州原係鎮南大關隘理合移文行查為此牌仰本府官吏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抄牌差人前去該國附近府州務查該國世子黎諱見今被逆臣莫登庸趕逐出外坐落何方該國民心有無向護或倘該國俱已平定亦無爭亂及查有無貢物作急具由回報以平憑會議奏等詞得此乃以仰知

天朝必以詳審通曉小國被逆臣僭竊艱難之故矣世孫黎寧仍有書備言本國先後事情緣由差前頭目人阮合勸欲就憑祥州交付轉遞

欽差總鎮兩廣等官知會行至於長慶府温州地方被逆徒截道捉得阮合勸殺死道路阻絕音信難

通世孫黎寧常屢具本差人欲潛行間道馳奏
天朝而通過憑祥州大關隘諸路皆被逆徒脅管日
夜把截並不得通亦徧行本國邊界沿邊隘口欲
借道潛往達奏本國事情而亦被逆徒把截及沿
邊土官閉拒無路可通自此以來雖有

天朝聲教及

欽差總鎮兩廣等官軍門號令膏爾無文反覆思維
罔知所處嘉靖十三年四月十七日世孫黎寧備
將本國前項先令事情具本并寫作宗圖差頭目
鄭惟燎等抱本圖潛行處料取道赴京謹具奏聞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陳情殘罪乞

恩正法以誅僭逆庶以伸顓暴白之忱伏望

天朝曲垂憐憫鑒此艱屯之故弘推拯恤之仁誅亂
救民恭行

天討以正逆臣莫登庸父子篡逆之罪使亂臣賊子
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危跡遺孤得復存於宗祀
夙夜曷勝願望經二年間未敢聲息鬱抑于懷豈
能自己嘉靖十五年十月二十日世孫黎寧再差
忠義目人譚伯适阮蒙等間道潛行欲就本國長
慶府各州沿途關隘聽探前日所差奏事鄭惟燎

音息及道路阻梗如何行至北江地方被逆徒截道捉得譚伯适阮蒙等殺死音信難通嘉靖十六年九月逐日承見臨安府牒文備抄案奉巡撫雲南右僉都御史汪〇案驗安南國世孫黎寧奏前事仰府查照世孫黎寧是否黎諤親生嫡長男見居何處與光鐙等係何等稱呼是否黎朏子孫因何名字不同

欽賜印信何人收掌及所奏各項事情其使臣鄭惟燎是否真正頭目何人篡逆其跟隨文武群臣見在若干逐一備細從實具由以憑申報并節承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雲南都司都指揮僉事王守中移文互說前事查勘已故國王黎暉世孫黎寧處備將莫登庸占據地方并黎寧有幾處衙門地方服其管束有何官員頭目輔佐兵馬見在若干黎諤所生幾子有無分居各處地方與光鐙等係何等稱呼因何名字不同某路可以進兵及道里遠近山川水陸險易緣由逐程間報以憑具奏一節查催去後世孫黎寧處查勘武文淵等兄弟與彼相離幾年緣何開報名字來歷與黎寧奏內不同并查有無黎椅黎椿黎檉係是何等宗派逐一備細查明差頭目前

來回報以憑轉報施行等詞准此有以仰見

天朝委任得人燭微明理灼知小國被逆臣僭亂篡奪之由思救小國人民被塗炭荼毒之苦尤且辯真別偽以明宗派承襲之正者世孫黎寧及一國之人尤為欣幸為此謹書備說本國前項先後事情差頭目耆人鄭恒謹齋於巡撫雲南地方右僉都御史汪知會伏請詳此事意憫世孫遭艱屯之故察世孫伸哀籲之忱具奏

天朝備言本國世孫黎寧係前本國世子黎諲親生嫡長子禮應承襲權管國事稱為元和謹守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欽賜印信緣本國被逆臣莫登庸趕逐世子黎諲世子回居清華地方率本國頭目耆人黎垌鄭江黎叔祐等共討逆臣莫登庸其逆臣莫登庸乃脅立世子庶弟黎應而逆臣莫登庸仍鳩殺黎應并世子親母偽立己子猶冒黎應姓名逆臣莫登庸仍明白篡立僭稱明德而逆臣莫登庸再偽立莫庸之子莫方瀛僭稱大正其逆臣莫登庸妄自僭稱為太上皇帝劫制本國人民戕害本國忠良脅眾拒戰把截衝要各道途及接近憑祥州各關隘使道途及接近憑祥州各關隘使道阻絕前世子黎

諛及世孫黎寧節次累有差陪臣并頭目人間道抱本馳

奏并謹書傳遞而皆被逆臣莫登庸并逆徒截道殺死信使不通歲貢慶賀諸禮久缺獲戾

天朝世孫黎寧已甘受罪乞待本國平定仍為奏請增例辨納彼稱為光鐙者查照本國前國王黎暲無子其黎暲長兄故黎灝生得二子其長子即是世子黎諛其庶出之幼子即是世子庶弟黎應則黎氏子孫宗派本末並係無光鐙名字矣烏有何等之可言哉為是名者無乃奸人詐冒以圖欺妄

東武劉應庭氏校鈔

而然耶若

欽賜印信前世子黎諛傳與世孫黎寧收掌豈有委何人收掌哉於其世孫黎寧所差奏事使臣鄭惟燎父子兄弟世世輔佐黎氏其鄭惟燎真正本國頭目無疑矣如本國頭目耆民阮拔萃前世子黎諛差與同朱填等抱本潛行馳奏

天朝乞兵救援途中得病潛居養北江地分被逆徒脅捉或存或沒道途往來阻絕音信難明若於姓鄙者查實本國頭目并前世子黎諛手下並無有姓鄙者如其奉省諭則道途梗阻省諭固難且逆

臣莫登庸殘虐本國人民占據本國都城積威目
脅其本國各路各衛所地方皆被逆臣莫登庸占
據脅管把截各處衝要道途然其前項人民所被
逆臣莫登庸脅管者皆有向護黎氏去逆就順之
心焉若本國各衙門地方忠義頭目所歸世孫黎
寧管屬者惟本國各末路邊界及各衛所未處如
阮仁蓮鄭子春等則分守於升華廣末路何伯适
阮春嚴等則分守又安末路鄭惟忱則分守于太
原末處武文淵武子陵等又據守于宣光路邊陲
其前項兵馬數亦可紀然但固本處其逆臣莫登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庸每脅衆攻逐而道途間阻彼此救援聲息傳報
難通世孫黎寧有差其人傳遞其事跋涉艱險萬
死一生若世孫黎寧所居清華木州烏江老搨邊
界其本國頭日耆人黎暘鄭江黎念黎公亮黎景
瑁鄭惟嶢阮有嚴鄭伯蓮黎如壁武景威阮昫阮
元良范珏等從前世子黎諱見今輔佐世孫黎寧
并忠義頭目文武群臣范旦仁潘仁安阮珍范廷
桂阮德慎黎文志鄧巴黎汝茂阮時哲裴危并阮
夢松黎都鄭垣武界陶子烈黎壽雲杜亂郎辨范
宏陶仲耄黎迎鄭差范勞黎必改阮爛黎丁黎德

密黎督阮福禎麻敬敦潘歷黎質等跟隨世孫黎寧者其數五百於其兵馬殆三千餘及本州忠義土官車世富車之克讓兵馬殆五千餘共捍護世孫黎寧凡本國臣民莫不歌吟愛戴以向護黎氏者焉所以國緒僅存而不致隳墜者亦由此也世孫黎寧及一國之人日夜惟望

天朝德意以慰僎蘇之望若夫道路遠近山川水路險易一一詳在

天朝混一方輿版圖之內如其逐程險易可以進兵則安邦路是其水道可用船艘諒山高平宣光等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路關隘是其陸道可用兵馬若與化泚江下抵山西是通水陸並可用焉如前項忠義頭目阮仁蓮鄭惟忱何伯适武文淵等世孫已分差人潛行間道曉諭與他使之整擗兵馬通滯如何固難遙度且本國世孫黎寧自始祖黎利奉

天朝正朔以來其祖父子孫世世相繼嫡派宗裔定有名稱無有訛舛如前國王黎暲無子其黎暲長兄故黎灝生得二子其長子即是名黎諱原已育在宮中立為世子名字已定其庶幼之子即世子庶弟是名黎應其於名字真正無疑於正德十三

年四月內世子黎諲已移咨總鎮兩廣等官知會
嘉靖二年正月內世子黎諲再已謹備書差使翰
林院編脩孫禮科給事俞二位大人知會其
世子名字為黎諲世子庶弟名字為黎應甚明矣
緣本國逆臣莫登庸作亂趕逐世子黎諲脅立世
子庶弟黎應逆臣莫登庸仍鴆殺黎應并世子親
母明白篡奪威脅人心始改世子黎諲名字為黎
椅世子庶弟黎應名字為黎椿停忌呼黎諲黎應
正名以誤駭人心耳被武文淵等脅爾無稽因逆
臣莫登庸之誤駭改呼而開報世子黎諲名字為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黎椅庶弟黎應名字為黎椿誤矣况武文淵等兄
故武嚴威自正德十一年本國逆賊陳曷作亂武
嚴威奉出守備宣光地分道途稍通猶或頗知本
國事體嘉靖元年本國再被逆臣莫登庸作亂武
嚴威仍留本處守備逐年月日逆臣莫登庸脅眾
攻逐道路阻絕其武嚴威等雖忠義頭目而世子
黎諲號令阻滯難通及武嚴威病故武文淵等代
領其眾逆臣莫登庸累次攻逐阻絕宣光路邊郵
與世孫黎寧所居道程遙遠且被逆徒間截往來
音信傳報難通相離殆十五年而所居武文淵等

修寫文書人皆新進故事未諳所以開報名字來
歷謬誤職此之故審諸黃明哲執稱光紹元年生
有二子於黃明哲相別之時長男年方三歲次男
年方二歲尚未有改名字則其黃明哲所開報是
的見其正之言也彼武文淵等兄弟相離已十五
年而臆度世孫黎寧名字為黎檉是瞽說無根據
之言也以是查實黎氏宗派本末並無黎椅黎椿
黎檉名字明矣於其武文淵等群臣謬誤之罪願
賜貸寬且前世子黎諲生有二子其一子尚在即
世孫黎寧其一子年方四歲被疹痘病死則世孫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黎寧的世子黎諲親生長子尚何有幾子分住之
可說哉若夫前世子黎諲憂憤成疾而沒而或有
說為鴆毒者益以原世子黎諲手下黎公淵被從
逆臣莫登庸脅制於嘉靖九年八月十五日黎公
淵再告啟陳情首罪於世子黎諲世子許黎公淵
回與世子居世子親信初不之疑自黎公淵居得
一箇月疾又轉甚世子身沒或者臆疑謂蓋黎公
淵聽逆臣莫登庸之姦計陽為首罪乞回與世子
居陰為鴆毒致世子成是歟然而世子之身沒緣
憂憤成疾而沒其疾已先發於黎公淵未回居之

前為是說者亦臆度無稽之言也伏望

天朝廣字幼恤孤之德推扶顛救難之仁大發

天兵弔民伐罪同時進出安邦諒山高平宣光歸化

水步各道勦除逆臣莫登庸莫方瀛父子以嚴亂

賊之誅以正綱常之道拯生民於塗炭存該國之

宗祧世孫黎寧得以復還本國之舊臣城世孫黎

寧得以襲封祖宗之爵土藩方謹守職貢謹脩名

分正而尊卑陳人紀明而天常定遐陬荒裔均沾

汪濊之

恩蔭屋窮閭共圓安全之福則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天朝仁弘拯渙量度亨屯與日月乾坤並聽矣世孫

黎寧仍差陪臣

上表謝

恩齋 奏本方物等禮并遞年歲 貢等物及歲

貢慶賀諸缺禮赴京奏

進以盡畏天事大之義仍候迎

天使來臨本國頒降天詔明見萬里仁同一視世孫

黎寧及一國之人得以重疊祇荷

洪恩尤為大幸

欽差大人處事之機燭微之智急人之仁成人之美

蓋以兼盡下國受賜多矣不宣謹書

安南國大頭目莫方瀛上投降狀于雲南畧云本國先於正德十一年四月六日被逆賊陳嵩作亂逼犯本國國都國王黎凋遇害無子本月方瀛父莫登庸并方瀛暨頭目黎義昭黎炯等共推黎凋長兄故黎瀨長子黎諫權管國事分差方瀛父并方瀛及頭目阮弘裕等率領兵馬搜捕逆嵩其逆嵩竄死逆嵩子逆昇逃竄在本國諒山地方黎諫已差頭目阮時雍阮儼阮正卿等齎捧歲貢并奏事求封表箋文奏啓本及方物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命于朝緣被逆昇竊據諒山衝要朝貢不通嘉靖元年七月二十七日夜被姦人杜溫潤陰聽逆臣鄭綏狡計誘遷黎諫於外逆綏因而脅遷黎諫於本國清華府源頭方瀛父并方瀛暨頭目黎炯楊金鏗等以黎諫無子共推黎諫之弟黎慮權攝國事已差頭目阮文泰范敦理鄭麂等齎捧歲貢并奏事求封

表箋文奏啓本及方物請于朝嘉靖三年正月八日阮文泰等已到諒山界首未見開關嘉靖四年十月九日黎慮差登庸父子及頭目武護阮如

桂裴堵等領兵往清都府源頭捕得逆綏徒黨逆公侃等正身并迎黎諱歸本國國都緣黎諱原在源頭久染嵐瘴得病經年醫治弗效嘉靖五年十二月八日黎諱病篤而卒若逆綏已竄死其餘黨並已歸服國內稍安方瀛父請解所領兵權歸于私邑嘉靖六年黎應染被癆瘵疾症不能管事本年六月八日黎應自念身嬰重疾又無子孫一國事務無所統攝乃謀諸本國頭目黎垵黎義昭范嘉謨楊金鏡武護阮如桂裴堵等及耆民鄭江范克終鄭儀曾文燦等謂方瀛有功於本國可委以

東武劉漢庭氏校鈔

國事其頭目耆人皆悅從黎應乃召方瀛父赴本國國都以國事付方瀛父因辭本年十一月六日黎應病篤再召方瀛父付以

天朝

欽賜本國印信管攝國事十八日黎應卒本國頭目范嘉謨等暨國人遵如黎應所付訖合辭請方瀛父暫權國事方瀛父不得已於本國國都謹守

天朝所

欽賜本國印信暫權管國事撫集臣民恭候

朝命仍差阮文泰等齎捧 奏事求封

表箋 奏啟本及方物請于

朝其阮文泰等仍在諒山界首未見開闕進程嘉靖八年本國又有逆淵逆意等嘯聚徒黨竊發於清都府源頭方瀛父差方瀛及頭目莫擲揚金鏤金武護阮如桂裴堵等統領兵馬分道搜捕本年逐月日捕得逆淵逆意并往諒山地方捕得逆昇等正身並寘諸國法嘉靖九年方瀛父以國內既平年且漸老國事繁多而方瀛係嫡長子可代任國事務謀諸國人其國人皆從方瀛父子乃付方瀛以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天朝所

欽賜本國印信暫管國事方瀛已於本國國都謹守天朝所

欽賜本國印信撫集臣民恭候

朝命再仍差阮文泰并差陳允亮等齎捧 奏事求封

表箋文 奏啟本及方物請於

朝其阮文泰等住坐諒山界首經十年餘方物頗已舊未得開闕進程方瀛前已有文書并本國諒山長慶等府衛累有牒文俱結隨欠通與憑祥轉達

欽差總鎮兩廣等衙門並未見准行嘉靖十六年正月十二日阮文泰等見廣西布政司分守左江道叅議何瓊牌差舍人趙成到憑祥州督併官孫李珍責差頭目前往鎮南大關曉諭本國通事之人作急取具有無平定并應該何人管承國事歸一真正印信重甘結狀仍帶通事之人隨同回報以憑轉報軍門議處施行等因其阮文泰等即備抄前項紙牌轉達本國仍差行人陳必聞范光佐陳瑒通事阮穎陳密等同舍人 人趙成往候查勘今方瀛再見來文備言前事方瀛不勝喜懼之至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竊慮天地間一實理而已本國前後文書遞與憑祥州及太平府廣西三司兩廣三府并今所具奏本及書內所備本國事情顛末皆是的確實事若逆黨鄭惟燎所奏稱黎寧之事係是假冒黎姓摹寫印文奸偽情狀終不可揜然能察是非辯真偽其情為明決君子乎茲用楮章達于鈞座文書到日煩為備將方瀛所具 奏本轉達於朝庶本國事情得以 上達則大人燭理之智達人之仁兩得之矣區區之情第深覬望不宣

安南國頭目裴堵等三百四十九名者人黎文決等六十四名聯名申稱裴堵等竊慮一國之臣民必有一國之君長比者本國黎王之嗣國內無主大頭目莫氏暫管國事撫集臣民益受黎氏之付託順一國之人心故境內晏然悉歸統屬如其僭竊自立則一國豪傑安肯屈服為之下哉况莫氏乃累世舊臣素稱忠義設使黎氏猶有子孫則莫氏豈無存孤之心乎彼黎寧顯是逃罪人阮淦之子詐冒黎氏摹寫印文妄訴于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天朝其奸偽情狀不辯自明若本國所屬地理已具在

大明一統志內不必圖猷為此備由具申乞備將本國奏本轉達

天朝使本國事情得以

上達斯一國生靈之幸

莫方瀛遣使范正毅等乞降於雲南總兵官黔國公沐朝輔等歷疏其經理之績上之于朝畧云先該尚書等官夏言等議擬備討安南事宜題奉

聖旨是安南國先次詔使不諭而反有傷體面又久不貢非叛而何兩處差官都依擬著實勘明奏報

便寫勅與他處興師備討必行兵部便會官議奏
欽此又該太師兼太子太師武定侯郭勛奏為
竭愚忠正 國體以明

天討事奉

聖旨這所奏兵部便會官一併議處欽此又該本部
議擬題奉

聖旨安南國背叛不庭在所必討你每既會議停當
都依擬差去官著實查勘明白星夜奏來定奪施
行欽此該臣會案行都布按三司行都指揮馮立
離任會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差委緣事都指揮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王守中指揮魏忠趙光祖火恩徐相千百戶吳璋
馮忠分投一往教化八寨長官司著落土舍張澤
責差通把白俊李者來土會儂僖與同前去武嚴
威成子陵武文淵等營內宣諭

朝廷德意威令其革面向化歸附從軍一往元江府
著落土舍那鈺同往老撾宣慰司查光紹在彼就
令該司照舊慰留居住令其備守本國作亂之人
并始末緣由開報土舍那鈺等仍鼓舞忠義倡率
勇敢會同老撾八百車里各該衙門整點積兵象
馬聽候調用一往遠水州地名五邦著原先被住

交人刀蘭刀鮮查有精兵若干伊亦備知本國倡亂來歷開報聽調一行廣南府及富州土舍儂承恩沈文秀等八寨土舍瓏鳳翔等查照與張澤等各操練人馬固守邊疆該道兵備官督同守備官往來提調將蓮花灘一帶沿邊去處嚴謹提防毋容奸細人等私潛入

中國探聽消息行臨安曲靖瀾滄金騰各兵備官查理兵夫布政司查理錢糧及其本題

知去後又該安南國世孫黎寧具本差使臣鄭惟燎奏為陳情乞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恩正法以誅僭逆事復題奉

聖旨這夷情真偽你每既譯審不出依擬兵部便行與原差勘事官會同兩廣南鎮守撫按衙門一併查勘明白議處停當作急奏來定奪鄭惟燎等著錦衣衛拘留嚴密處所聽候不許與外人交接光祿寺照朝先國貢使例供給欽此又經查勘去後又該安南國臣鄭惟燎具呈本國事情該兵部議擬覆題奉

聖旨安南國久不來庭法當問罪今本國奏稱逆臣莫登庸篡亂阻絕貢路又僭稱名號偽置官屬罪

狀顯著你每既會議明白使命將出師前去征討
總督等官各推素有才望的來看調度兵糧事宜
戶兵二部即議處具奏其餘依擬欽此備咨前來
會行三司各道通行大小土流衙門上緊設法備
運糧餉及行各該兵備官嚴督各屬應調官兵衙
門官舍人等令其精選軍兵象馬整搦鋒利器械
操練演習聽候總督軍門調遣即時起行臣等及
查得安南管下迤西一帶地方俱與蒙自縣蓮化
灘切近師旅一興先經彼地若為一體招徠以為
我用一則撤其藩籬一則用為嚮導其於彼國山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川道里險易盡在目中進取諸事未必無賴又委
都指揮王守中指揮高械等前往五邦等處多方
招諭各該土官舍人等各傾心歸附續據兵備副
使鄭登高分守右叅政葉行分巡僉事郭由都指
揮馮立各將督據臨安府知府姜恩都指揮王守
中指揮趙光祖萬械徐相等陸續招撫得安南國
夷人武文淵武子陵武文約武文密武金謙武文
白黃明哲程爛峒土官陶仙緩阜州土舍刀鮮土
官猛徠猛索猛真猛喇猛米猛鋒萬了猛鮮猛冷
廣陵州土官刀雷整美益陵益收等處土官刀整

美刀陵刀收昭晉黃巖崖萊州謙州土官刀禎刀
玃刀林刀明刀堅與寧遠州地方紅衣寨火頭刀
泝等各情願歸附點選夷兵從軍征進緣由節咨
呈報及據綏阜州土舍刀鮮同黃明哲等將逆賊
莫登庸差來探聽消息姦細偽官阮璟裴行儉并
隨從交人何子陵等八名擒獲與原帶偽印一顆
大誥一冊解送前來俱經會議一面具奏一面行
令武文淵操練人馬各守境土聽候調用如遇莫
登庸等賊兵過界即便相機併力截殺一面催促
所屬操練兵馬聽調一面先令布政司置買銀牌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絲緞賞勞刀鮮等以勵其餘去後又查得蓮花灘
五邦等處地方切隣交趾而蓮花灘又係進兵水
陸通衢若不速行據守萬一賊人乘隙先至我兵
又有攻取之勞必須調集漢土官兵於蓮花灘結
立營寨添設守備官一員彈壓邊徼遙振軍威搬
運糧米打造船隻整理器械分遣間諜盤詰奸細
非但堅彼一方歸附之心亦因以立各夷憑藉之
勢廣南府并富州僻處我邊亦隣交壤九江府又
與紅衣寨迤西一帶相近俱屬唇齒喉襟通合防
守捍禦一面會本具題一面先行調撥雲南等六

衛漢土馬步軍兵一千名添委指揮二員千戶四員百戶十員與原在臨安協守官軍七百五十員名并調附近寧州新化岷峨州縣及納拔茶甸等九長官司土兵共四千九百名通共漢土官兵一萬一千六百五十員名責令各設土官土舍整點刻期前去俱聽馮立王守中調撥防守又調曲靖六涼二衛官軍二百五十員名行委曲靖衛指揮梅鑿管領會同廣南府知府趙時督率原帶協守官軍五百五十員名在彼住劄相機防禦有警調取廣南府富州土舍儂承恩沈文秀下土兵各一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千名沈寶下五百名隨軍征剿其元江府切近紅衣寨一帶地方專委守備魏忠協同土舍那鈺督率該府兵馬并紅衣寨火頭刀泝等併力防守及行老撾車里八百各宣慰司一體整擷人馬俱屬魏忠那鈺管理各該將領俱聽馮立分布調用蓮花灘結為大營築整濬壕練兵設備梅鑿之兵在其東魏忠那鈺之兵在其西陶仙之兵在其南武文淵之兵在其東南刀雷等之兵在其西南號令嚴明官軍整肅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勢無事則同守邊疆有警則互相策應仍令武文淵刀鮮等宣

諭安南各府各州縣官夷有能以全城歸附者即以其城許令管領其江北百夷願歸附者一體安種原有基址務使安堵如故不知有兵戒諭防守官兵不許分毫擾害以絕其將來歸附之心違者許以軍法從事及行老撾宣慰司冠帶土舍怕雅罕開令其多撥兵夫象馬把守關隘仍倡率忠義鼓舞人心會同車里八百孟良等處土舍刀攬那攻刀交等多起憤戰夷兵象馬整搦鋒利器械會令進勦績據兵備副使鄭登高呈據交人武文淵等呈稱文淵等差人前往本國招得同列之人候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伯陳棕蘇崑阮文林副將杜繼紹贊理黃公幹土官阮仁祐陶仙等并隣境土官情已歸附仍有人就武文淵等營內抄取明文將回本貫陰諭該內兵民整搦器械待

天兵至日願為向引從征逆庸父子建立事功等因到臣行令各整點部下兵馬會合武文淵等一面相機協力剿殺一面令其遞相傳諭原先不肯從逆見今割據地方忠義之士一體響應互相應援內攻并令傳諭被逆庸父子脅從之人有能察知順逆先期解散與免本罪若能計擒首惡者一體

具奏陞賞及行都指揮王守中知府姜恩等選差
乖覺人役或情願報効人員徑往安南面諭莫方
瀛父子趁時歸附當令

天子聖明英武神人助順將士忠勇甲兵數百萬仗
義南征泰山之壓累卵耳方瀛父子欲逞螳臂以
當車輪其可得哉不過竄身海島偷生旦夕釜中
之魚豈能久活反覆言之非為方瀛父子惜蓋以
安南

中國之郡縣也其人民

中國之赤子也但恐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天兵一至玉石俱焚罪止方瀛父子彼郡縣赤子何
辜而乃與之同死者爾方瀛父子早為之所毋貽
噬臍之悔如能轉禍為福傾心歸附急具降

表并所領州縣土地數目土流官吏姓名作急差人
呈報以憑轉奏取自

上裁若怙終不悛執迷自是則方瀛等面縛轅門生
擒麾下欲求一生已無及矣作速具由回報去後
又該兵部等衙門會題奉

聖旨安南國久不來庭義當興師問罪近據黎寧奏
稱其臣莫登庸篡逆阻絕朝貢未審真偽且著地

方官員從宜撫剿提督兩廣侍郎巡撫雲南都御史并各總兵官都另寫勅與他欽此又准本部咨該臣等會題前事該本部議擬合候

命下本部備行兩廣雲南撫鎮等官先將刀鮮黃明哲李孟元給與冠帶量賞賚以勵彼國歸附之人仍出給榜文曉諭彼國官民人等凡以全城背逆就順先行投首者審無詐偽即以全城與之管領仍善加撫卹有能擒斬賊首及逆黨者一體陞賞其脅從者聽撫按查明究治偽官知州阮璟等仍行雲南撫按會審無異即梟首示衆等因題奉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聖旨莫登庸既篡逆本國又擅作大誥僭擬名號好生背叛朝廷罪在不赦便勅雲南兩廣鎮巡等官遵照前旨上緊多方計畫協力征剿務得罪人以安南土刀鮮黃明哲李孟元都給與冠帶仍各員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阮璟等且都牢固監候沐朝輔汪文盛寫勅獎勵其餘依擬欽此臣等聞命自天措躬無地除欽遵外又准兵部咨該臣等會題本部議擬覆題奉

聖旨武文淵傾心歸附慕義可嘉著給與冠帶仍賜武職四品服色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武子陵

等也給與冠帶趙先祖等且各賞銀十兩紵絲一
表裏其餘依擬欽此備咨前來又經會同出給榜
文齋去臨安府兵備官處督同知府姜恩都指揮
王守中徐相責差的當人員齋付世孫黎寧及先
已歸附交人武文淵等各五道刀鮮李孟元黃明
哲陶仙刀雷刀整美刀陵刀收刀禎刀玳刀林刀
明刀堅猛來猛索猛真猛喇猛米猛鋒萬了猛鮓
猛冷陳惊蘇崑杜繼紹黃公幹阮仁祐阮文林陶
仙等各一道令其曉諭安南國地方人民使知
累朝恩意優待爾一方之人安生樂業豐殖子孫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百幾十年並育之人仁亦已至矣茲者逆庸父子
弑主篡國自造妖孽得罪于

天神人共怒世孫黎寧告變我

聖天子君王華夷恭行

天討益憫黎民封國之玷危矜世孫奏詞之懇切伐
罪弔民正名定難興滅繼絕去暴除殘以救爾一
方之人我國家繼天立極為萬國主際地所載
環海內外罔不歡呼教化服承正朔號召兵馬百
蠻嚮應顧我疆場自有節制而餘閒士馬動萬萬
計猛將悍卒謀臣智士在在雲屯干戈如林毅

如山師出有名人人發憤若縱

天威順人力恐南土之人無復遺類我

聖天子神武不殺博愛兼懷謂天子之所覆皆吾赤子孳有自來人則何罪俾曉諭安南土流官員頭目地方人等各宜安堵如故首先全城歸附者速赴軍前投告即與全城照舊管理仍加意撫卹免其糧差有能擒斬賊首及逆黨者一體陞賞脅從者一切罔治其逆庸父子亦宜識順逆之理見去就之機改圖反輒因禍為福不待天兵之至挈其土地歸命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天朝即與會議奏

請定奪然師不留行見機惟速百萬貔貅將壓境土火炎崑岡玉石俱焚無飾虛詞後至先誅續據兵備副使鄭登高呈據都指揮王守中呈稱十月十七日申時據李孟元手下探事夷人阿烟報稱有蠻浩塞白法言稱十六日莫方瀛差人領兵駕船三隻已到蓮花灘將陶土官并各處軍兵調取程瀾峒取齊灘上俱是交兵守把陶土官差人來說近有方莫方瀛手下大總兵官兩寧侯阮敬聞知天朝舉兵及光首子孫見在阮敬領兵不知及去何

處去了莫登庸廝殺難以托人父子分投塘抵各處軍馬莫方瀛親領大軍已到文盤州言說左右是死要來綏阜并交罡地方大殺一遭跟隨軍兵逃的也有千萬稟報本職若有軍多在此營坐若是軍少不要在此且回去罷陶土官真心歸順他兵多只得屈從

天兵到來土官自有分曉等語到職尤恐不的又蠻密寨民官慣前去蠻浩寨復查白法回說委有兵多到於灘上要來攻打本營并冷墩五邦已將隔江沿河山上各寨水旱伯夷俱調去了白法寨牛

東武劉燕氏校鈔

隻俱趕在山菁藏放今他寨答應賺哄莫走消息白法又言我不實說交趾一時上來傷了

天兵我的寨子性命都保不得如今人心反他的多上來贏也是這遭贏輸也是這遭輸千萬稟本職多著軍馬防守向候欄路殺他纔好等語李孟元再四譚問無異隨喚黃明哲寫說相同除嚴督官兵申明軍令防守截殺外伏望速賜發兵應援以壯威武等因前來隨即批行兵備副使鄭登高行委新陞署都指揮僉事徐相帶領軍兵前去應援審度事勢緩急相機施行去後十月二十五日又

據本官呈據都指揮王守中徐相揭帖報稱本月十五日午時據刀鮮李孟元入營稟稱陶仙差把事梁金玉陶勉等傳說九月到今十月內有武文淵舉兵將莫方瀛守鎮營攻破生擒巡檢堡官莫方瀛殺到他不着贏著軍馬暗往後路去攻開武文淵住寨將他妻子人口虜去未報武文淵發兵截路將莫方瀛軍馬殺敗人口奪回如今武文淵在同象寨下營莫方瀛亦在明光衛小三江下營各職人問莫登庸今在何處各稱不知在廣東廣西或交址迤西地方等語看得莫賊畧所畏憚者惟

莫武淵等

武文淵兄弟今據報說彼此相持日久誠恐賊兵大集四面夾攻挫其銳氣未免寡不敵衆內所附諸夷望風而解伏乞籌奪等因到臣看得所報前項事情固難盡信然即其理勢似亦不虛被逆賊父子既離信地親自領兵則其勢益窮促可知但我

天朝兵馬固不輕率以擅入彼地而沿邊閑隘尤當嚴謹以防其奔奪突隨行臨安兵備行武文淵等轉諭近日招得同列交官陳懔蘇岳杜繼紹黃公幹阮仁祐阮文林陶仙等各督馬前來會合相機

攻襲并差人通會黎寧約會老撾宣慰司冠帶土舍怕雅罕開各統夷兵象馬并起響應四面夾攻及令都指揮趙光祖萬械等嚴督土舍張澤龍鳳翔通把白俊李者來及王弄山長官司兵夫在於八寨切近武文淵地方駐劄遙振軍威使武文淵等藉勢追聚仍令王守中嚴督刀鮮等整搦五邦等處兵夫與李孟元黃明哲等協心倡率廣陵昭晉黃岩菜州譙州瓊崖整美孟陵孟收等巡內附土官刀禎刀明琬刀林刀墜刀輕羨刀陵刀收等各部下兵馬傳報世孫黎寧及武文淵等互相應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援并力截殺去後今據前因看得呈到前項奏本降書結狀緣係外夷乞罪來文事體重大會同前撫都御史汪文盛巡按御史陰汝登行據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呈准本司掌印左布政使王俊民咨奉臣等案驗前事依奉會同本司右布政使李顯雲南都按二司署印副使朱方都指揮僉事樊恭分守臨元帶管督理益法右叅政車純議照帝_王之馭夷狄拒則懲其不恪而以威刑之來則嘉其慕義而以禮懷之此所謂治之以不治之法也安南雖云外國實我

中國輿圖納 貢稱臣其來已遠自倡亂於陳曷之
叛逆而黎暲遇害繼亂於莫登庸之奸雄而黎諲
播遷 貢職不修二十餘年今世孫黎寧所奏莫
登庸謀為不軌黎諲間道竄於清華地方莫方瀛
書內執稱黎諲聽奸人鄭綏等誘遷清都暨國頭
日以黎諲無子共推伊弟黎應權攝國事後迎黎
諲歸還國都病驚而卒黎應染被癆疾不能管事
又無子孫乃謀本國頭日人等召父莫登庸付以
欽賜印信暫管國事黎應卒登庸不得以於本國國
都以謹守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天朝所

欽賜印信權管國事後因內難既平方瀛年長可代
本國事務父乃謀諸國人皆從乃付方瀛

欽賜印信權管國事撫集臣民已經差人奏事求封
未得開闕進往及稱鄭惟燎所奏稱黎寧係是阮
淦之子詐冒黎姓摹寫印文妄訴及據暨國者人
申狀共舉方瀛等論以大義土地人民受之
天朝黎諲孱弱失守不能及時以告變登庸父子擅
專國柄又未具由以

上聞其間互相魚肉塗炭生靈阻絕貢路法亦難宣

今當聲罪致討之時乃有投降歸附之舉是蓋
朝廷之威有以畏之然者武文淵彼之勍敵也招之
首先歸附而願為先鋒寧遠綏阜水尾等州各土
首彼之藩籬也招之次第投降而願為嚮道阮璟
裴行儉彼之偽官也彼土舍刀鮮以奸細擒獲解
報固知將來罪莫可逃而求生之望自不容已况
奉

欽依從宜撫剿及逆賊畏威懷德悔罪向化繫頸踵
投降順都指揮僉事王守中統領兵營不避艱險善
用牙爪致招方瀛其餘從事官員如署都指揮僉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事徐相指揮趙光祖萬械魏忠千戶馮忠吳章推
官郭鼎知縣張澤與各起探報聲息承委招撫隨
營報效漢土官舍旗軍目把人等俱有冒險之功
防禦之力內王守中尤其盡心効勞於所事者俱
應通查奏

聞以俟該部議擬施行

莫方瀛乞降雲南巡撫都御史汪文盛巡按御史
陰汝登具以

聞且乞諭功行賞䟽云

聖人一視之仁同體乾坤之覆載

帝王九代之法尤嚴夷狄之憑陵參照莫方瀛與其父莫登庸蠢爾夷蠻罪之魁首乘危而竟奪人之國恃險而自食土之毛夷狄相攻固不足較然安南為

朝廷封土非戎狄比是莫方瀛等雖多方文飾然僭逆之罪已難逃

聖明洞察之下論法合當誅剿但問罪之師將臨而乞罪之請遽至蓋深思既往之愆不敢冒昧以入貢欲新將來之善相率匍匐以來降夫改過者聖門所與首罪者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軍門待以不死星馳奏

聞今莫方瀛既降伏罪其奏陳情雖皆文飾之詞實出求生之願所據原先歸附土酋及蓮花灘防守官軍有功人員陞賞等項事宜俱應議處其乞罪奏文相應轉達與黎莫二氏占據土地均請上裁及照安南國王印信黎氏莫氏各藏一真偽莫辯相應具奏辯驗偽者令其自行銷燬俟職有定分另行

請給黃明哲等以其人歸刀鮮等以其地歸既蒙恩賞矣相應隨其所居而安種之使之各自管食莫

方瀛等既恭候

天命不許仍前互相吞噬以取誅戮其寧遠州等處地方原係臨安府管轄因與交地相攬久沒于夷相應復歸臨安管下優恤二年之後令其比照土官衙門事規出辦差發再照蓮花灘結營防守官兵一以遙振軍威一以招納來降今莫方瀛既已歸順前營不掣未免致起疑心相應併行兵備道查處掣回仍存一千名照舊在於臨安兵備帶管分巡臨元道副使鄭登高分守臨元道右叅政葉珩都指揮僉事馮立臨安府知府姜恩整飭邊備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計慮周詳招撫土酋接

王法不誅况叛則討之服則舍之又古帝王待夷狄之道也暨該三司等官查議前來所據莫方瀛請罪奏文正副一本係干外夷乞降臣等不敢輕擅議擬理合封

進取自

上裁伏乞早賜

宸斷仰惟

皇上文武聖神聰明睿智

至仁馭極群生悉囿於甄陶

盛德配天萬國盡歸於統御乃令莫方瀛等不勞一矢之遺而自繫頸以待

命徒時片言之信而乃率衆以投降夷心亦有人心醜類乃同人類

天溼春育

聖人廓無外之仁近悅遠來王者溥維新之化蹟

隆徃古德洽殊方益

帷幄獻心服之謀本兵籌安邊之計始因禮部尚書

夏言等之奏

命臣等招撫武文淵等以為嚮道繼因武定侯郭勛

東武劉燕庭氏抄

之言

命臣等整擗兵馬以振威聲又因右都御史毛之

論

命臣等計處兵糧聽候調度又因尚書張等之請

命臣等地方官員從宜撫剿又因禮部尚書嚴等

多官之議

命臣等分別逆順相機行事思威並著

仁義兼行

睿謀之出如神兵事不專遙制以此官將用命漢土

官協心都指揮王守中等提兵冒險威日以揚土

官刀鮮等集兵固守招之不去又因擒獲奸細黨
與寒心陶仙刀雷等土官多人望風內附出兵從
征解其藩籬莫方瀛又與武文淵等連營交戰被
武文淵斬獲數多及兵部題奉
欽依令臣等出榜招諭而安南郡縣大半動搖莫方
瀛等身離巢穴人萌異圖勢益孤懸自相牽制欲
進則恐廣兵陷其城欲退則恐我兵攝其後一問
招撫如獲更新納款投降輸誠悔罪乃其度德量
力審勢達時因禍為福之機也如蒙特
勅庭臣從長計議少

東武劉燕慶氏校鈔

天威斷自

聖心將莫登庸父子曲

賜寬宥俾其改過安分不許與世孫黎寧及武文淵
等互相讐殺遺患地方其

欽賜印信兩家俱有係偽者合當令其銷燬候職有
定分另行

請給庶幾少杜僭妄惟復別 賜定奪蓋莫方瀛之
乞罪固有可原而黎寧之祭祀亦不可絕緣前項
事體關係重大非臣等愚陋膚淺之見所敢擅擬
均乞

聖明裁處及照莫方瀛赦宥若故違成命偽前與黎
寧武文淵等讐殺或侵犯邊氓與臨安原屬寧遠
州等處一應歸附人員卽是背逆

天道聽臣等與兩廣撫鎮官分別順逆指實叅奏大
調兵馬進剿一鼓而擒亦未為晚如此則罪人有
改過之階夷方獲再生之賜矣原先再照原先歸
附官舍武文淵陶鮮刀鮮李孟元黃明哲刀雷等
亦令隨其所居宜從安稗原係寧遠州地方分析
者照舊仍屬臨安府管轄紅衣寨頭目刀泝等亦
聽隸屬元江府俱各寬免 稅如意撫卹所議掣

東武劉應庭氏校鈔

回蓮花灘防守官軍相應依擬及照臣等待罪地
方不過奉行文書而已未能仰體

聖心早收安壤之功適罪人乞降輒為祈請罪當萬
死如臨安兵備帶管分巡副使鄭登高先分守臨
元道右叅政葉珩都指揮僉事馮立王守中徐相
臨安府知府姜恩指揮趙光祖萬械魏忠千戶馮
忠吳璋推官郭鼎知縣張澤等圖事効能雖有差
等然皆協謀仗議共圖成功其間若王守中身先
士卒茂著謀猷諸夷納降交人畏懼其功居首者
也鄭登高姜恩信素浮兵糧充裕有警調度克中

機宜其功居多者也馮立招撫刀鮮武文淵等擒獲奸細有功者也徐相趙光祖萬械魏忠吳璋馮忠推官郭昇知縣張澤皆不避艱險隨委輒效以贊其成內趙光祖馮忠萬械吳璋則前項招撫有功者也以上各官雖非寨旗斬將之功然招撫外夷輯安邊境賢於用數萬甲兵似亦俱當甄錄優示激勸以勵將來其整理糧餉協贊謀議并隨營効勞與承委招撫深入巢穴探報聲息有功漢土官舍旗功軍目犯人等及仗義率兵首剷賊鋒有功武文淵刀鮮等通候查行議奏臣等除三司轉

東武劉燕慶氏校鈔

行臨安兵備官行令莫方瀛及差來頭目人等暫回地方恭候

天命及防守蓮花灘官兵查果地方無事即便掣回

越嶠書卷之十三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越嶠書卷之十四

宜山李文鳳編次

書疏移文

武定侯郭勛奏為處夷情復

國制分土設官永圖治安事近日得知雲南鎮巡等
官奏報安南國差頭目范正毅等行人鄧敷通政
阮鉄突等齎遞莫方瀛投降奏本申遞三堂衙門
降書并頭目耆人三百六名申結會同審據范正
毅等眾口一詞執稱莫方瀛悔罪投降及稱黎諲
孱弱失守不能及時以告變莫登庸父子擅專國

柄又未具由以上聞雖由阻絕貢路皆出一
面法亦難追又稱鄭惟燎所奏稱黎寧是阮淦之
子詐冒黎姓摹寫印文妄訴於

天朝方瀛又不將彼國所屬地里畫圖投獻只云具
載

大明一統志內不必投獻等因臣省得投降文書內
立心不善意欲求封方瀛為安南國王亦不見黎
氏子孫在於何處存亡下落不見武文淵申奏文
書縱是國人耆老之言皆方瀛一邊之說難信憑
當駁再行備查要見黎氏莫氏武氏三家誰是誰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非的確實情回奏上

請定奪此其太公至正之法但彼國雖稱好禮其狡
猾奸回莫可深測縱是復行查報必能盡知其實
况莫登庸父子兩傳守國未奉

天朝明命豈不是篡奪也又稱黎氏子孫孱弱豈能
復振家邦顯是門衰祚薄不言可知為今之計欲
破其奸散其衆伏望

皇上大振乾綱明出黃榜昭示人民削去安南名號
就將本地各府衛州縣等衙門比照雲南兩廣所屬
府官事例許其開款納貢將彼所管地土人民

編成里甲行伍亦照兩廣土官衙門事例呈報兩廣所司效順

天朝奏請 朝廷請給印信

誥命永享太平之世勉圖後效若執迷不肯堅執與莫賊負固許其兩鎮相近土官整備兵糧收取臨近土地人民就充各該土官所轄兵民仍將所得人民地土山場開報勿得隱匿其彼地之人未必不懷效順向化之心以免殺奪分爭之患只要處之善分之均使彼得宜孰不悅從安土樂業人之常情雖莫登庸假以退閑使莫方瀛出頭來降觀

東武劉德民校鈔

其來詞類多悖謬寔非真降也莫方瀛父子實乃篡國之賊在春秋所當必誅無赦之人豈敢來假黎氏推讓權國之謀即今黎氏子孫既被莫賊所吞想是不能稱其所封宜當革降方得保終繼後只可與一府之地以承其宗祀耳其武文淵父子雖是本國忠義之臣但國亡家失望我

天朝求救其忠義可嘉亦可與一知府之職以褒其忠其餘隨順之人令各官分別等第任使并鄭惟燎等不隨叛逆而摠忠赴京奏訴莫賊始末其情尤可嘉尚亦可量與職事其方瀛父子之罪固不

可宥若能改過自新輸心授首亦當待之以不死
仍受職事量與他地土使之安享富貴還著兩
處鎮守巡撫巡按三司等官親詣地方盡心區畫
奏

請定奪其餘彼中未盡事情一時不能悉知均乞
聖明勅下禮兵二部從長計議務期萬全若臣所奏
有可取者俯賜擇採施行少補於邊方萬分之一
庶幾夷情可服國制可定邊疆可寧地方不戰
而自安矣

武定武侯郭勛奏為再陳議處安南事宜以破猶

東武劉繼庭氏校鈔

豫疑慮事臣先因雲南鎮巡等官具奏安南國彼
莫登庸父子假稱權國既而故設投降等詞臣叅
詳來文悖謬條陳處夷情後國制分土設官永
圖治安事奉

旨該禮兵二部會同看議覆題將臣所奏不欲出給
黃榜行令鎮巡等官宣示

朝廷威德出榜招諭安南府州縣衙門若能首
先納款歸降者即與奏聞

朝廷授以土官職事其處治黎氏子孫及武文淵父
子功勞等項事宜俱憑彼處鎮巡官計議具奏請

乞

聖明裁處施行等因臣見得兵禮二部所覆不用黃榜只著行令鎮巡等官宣示

朝廷威德出榜招諭若能首先納款歸附者即與奏聞

朝廷授以土官職事臣思得各官所諭安南之議不用黃榜而用鎮巡官榜不知何謂又將臣奏內所處之事多是含糊具覆臣又聞人言大同叛軍不用^容黃榜進城等語臣又思大同叛軍先是不容黃榜進城後亦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皇上天威所致脇從之徒俱各解散復獲首惡方靖地方實黃榜之徵驗矣今安南地方遠在萬里之餘難以遙度縱使鎮巡官出榜招諭亦恐難以宣示

皇上恩威卒難成功若待彼投降之後用黃榜安神土夷恐無是理此乃狐疑猶豫之治亦恐不能壓服遠夷之信心也且如安南之地只可分做土官衙門俱屬兩鎮調征地方因此與文官無分不得蠶食其人民土地以此不肯承當其事耳如兩廣土官三四處皆因土官桀驁驕橫遂致亡身破

業後有文官多務虛名而無實惠於生民設詭而
啜哄上司用夷變夏之舉不顧經常之計且又貽
患地方將前土官改作流官衙門選去文官皆是
老耄不過養身蠶食地方之人却將兩廣軍前土
官兵減草大半即今地方十分不堪凡遇征進地
方無土兵調遣合無仍將兩廣土官查取應繼能
幹官兵照舊開設土官俱聽調遣將所設流官吏
役人等盡行革去代以安南土官以便調遣今安
南地方不乘機議處計出萬全冒行彼處尤恐各
官智識有長短才思有淺深或一時不能周悉不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無有失機會豈能永圖治安如蒙伏望

聖明大奮乾剛

勅下在庭文武群臣通將兩廣土官查復并安南合
行事宜從長會議亦要各官自出己見作何施行
勿得似前含糊欠明務要吐露報國忠情明白
可否衆口一詞僉同會議開款覆奏方可施行庶
無甲可乙否之論務期遠夷可服治安可永
莫方瀛差頭目范正毅等齎表及書赴雲南乞降
巡撫都御史汪文盛為之具奏且論該省諸臣之
功疏下兵部議尚書張瓚復會廷臣議畧云莫登

庸父子蠢茲夷醜欺人孤寡篡逼國主僭號改元前項十罪法不容誅及據以逆賊而擅作大誥以頭目而擅用王印罪惡滔天神人共憤

皇上繼天立極君主華夷始因禮卿之請繼因黎寧告變赫然震怒命將出師徃征其罪兵動有名夷夏爭奮則蕞爾小夷將殲類矣

皇上好生之德上通於

天以篡逆之罪止在莫登庸父子其餘夷獍或有脇于殺戮以聽從者或有脫於逆命而潛遯者或有心懷忠義而不能以自奮者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天兵一臨不分玉石改

勅行兩廣撫鎮等官從宜撫剿以安南土今登庸父子乃敢文飾繁辭以瀆

天聽雖云投降而尚據國土雖云納款又謂本國地土載在

大明一統志內不必圖獻雖據頭目耆人結稱國內無主莫氏受黎氏付託權管國事觀其辭皆詭詐意在邀求所據雲南撫鎮等官沐朝輔等要將莫登庸父子曲賜寬宥及論功行賞掣回蓮花灘防守官軍等項事宜俱難輕議武定侯郭勛奏稱

明出 黃榜昭示彼土人民比照土官事例許其開款納貢及令兩鎮相近土官收取臨近地土人民管轄無非以夷攻夷之策并議處黎氏子孫武文淵父子莫方瀛父子及兩廣役設土官衙門等項事宜亦係安神夷人之計并黎寧書內備陳篡逆播遷緣由開報兵馬數目水陸進兵道里等項事情與先差鄭惟燎齎奏大畧相同臣等反覆參詳逐一議擬竊惟殲厥魁渠脇從罔治自古帝王誅亂討逆仁義兼盡不易之常道也名其為賊罪人斯得與衆同欲事無不濟安南如陳氏黎氏所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以能有國而民俯伏聽從者以有

天朝爵命為之重也今登庸父子篡主虐民名義不正彼雖夷國亦有人心寧無忠臣奮興義旅及我附近土官久沐 王化敢不助順驅除兇殘 天威一臨百蠻響應義勇林立壤地瓜分獨夫父子滅亡無日矣但兵律責專事難遙制前項事宜干係兩廣雲南二鎮各該撫鎮等官或意見不同未免牽制途路寫遠不無遲延須用總督叅贊文武大臣督同節制庶便於行事易於成功伏望

皇上簡命將原推總督軍務總兵官今推鎮守寧夏

咸寧侯仇鸞行取來京原推叅贊軍務右都御史
今陞兵部尚書毛伯溫量改部銜仍兼憲職各請
給

勅書鑄給關防并

符驗旗牌令其前去兩廣雲南適中去處督同撫鎮
等官相機行事凡軍務等項事情悉聽便宜施
行敢有違犯查照軍法處治仍將莫登庸父子前
項原議罪惡請降黃榜齎至彼處宣布
恩威明諭

天討所加止在登庸父子其餘土官人等一切不問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有能擒斬登庸父子投獻者授以世襲土官給以
重賞若能以一城降者即以一城與之以一府降
者即以一府與之世為土官以沐

王化若莫登庸父子悔罪乞降束身聽戮該國地土
人民悉聽

天朝處分且待以不死星夜奏聞請自上裁若榜
示之後莫登庸父子執迷不悟仍前占據國土干
犯

天憲合無聽總督叅贊等官督同兩廣鎮撫等官從
長計議調遣兩廣雲南鄰近土官土兵并都御史

江文盛開報老撾宣慰司土舍怕雅罕開八百宣
慰司土舍刀攬那車里宣慰司土舍刀坎孟良府
土舍刀交等兵象及招諭安南歸附廣陵州土官
刀雷昭晉州土官刀禎萊州土官刀林黃巖州土
官刀玩堅州土官刀堅瓊崖州土官刀明文盤州
土官阮伯敬等及歸附武文淵父子等分道進攻
內外夾擊潰其心腹抵其巢穴則逆庸父子指日
授首而南土獲安合用錢糧徑自查取各該臨近
土官人等并老撾等土舍攻取過安南地方查照
功次多寡分別等第奏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請施行再照兩廣原係土官衙門後改設流官者今
議復設土官將流官革去但事在彼中其革降黎
氏子孫并武文淵鄭惟燎等量授土官職事又事
干議處合無通行總督叅贊等官一併查處施行
其餘未盡事情俱聽各官應便宜者便宜舉行應
奏

請者奏

請定奪且等廣集衆見如前議處恭候

宸斷

勅下所司遵行

廣西按察使添註副使翁萬達等會議得前項表文詞內俱順比之先次本狀委的不同似有畏威懷德向化之情但首稱權管國事字樣恐於事體有碍及表文通編皆首罪之詞內又遽稱謝謝之一字亦於體式欠合應否省令再行改正方纔與彼接納及阮文泰等應否開闕放進事體重大相應議處等因連將莫方瀛印信降表稿文揭帖繳報前來已經會批依省令改正接遞阮文泰等暫令回彼處近地聽候開闕外及看得繳到降表稿文揭帖內稱首罪并將該國土地人民實數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陳奏

進伏望

天朝處分一節此固頑夷仰畏朝廷威德悔罪向化輸情投順與兵部題稱事理相同但其間事體關係甚重相應先行議處又經通行案仰兩廣都布按三司各掌印官并守巡兵備海道叅將等官會同從長議處停當具由通呈以憑奏

請

本國大頭目莫方瀛專差頭目阮文泰阮拔萃等齎遞大頭目莫方瀛

表文內言大頭目臣莫方瀛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
言嘉靖十六年十七年逐月日臣奉見所抄奉
天朝宣諭文臣捧讀再三臣不勝畏威懷德省過悔
罪之至臣謹奉
表陳情首罪者伏以赦過宥罪
聖人之仁也畏

天聽命小國之共也臣竊念臣本國土地人民皆
天朝所有自陳氏既絕黎氏承之一聽

天朝所命向者臣先國王黎暲遇害無子國人共推
其姪黎諱權管國事黎諱病卒無子國人共推其

弟黎應權管國事黎應年幼居攝經六載間國內
乖亂道途梗阻未及請

命於 朝黎應又不幸嬰疾無有子孫宗派苗裔絕
無可嗣立者以臣父臣莫登庸係舊臣預有微勞
召委國事臣父上承黎氏付託下為國人請逼倉
卒之間苟從夷俗固知得罪於

天朝然終於辭避則本國臣民無所統攝臣父不得
已謹奉守

天朝所

欽賜印信撫集臣民又付于臣臣慮夫臣故主黎應

未得請于朝而授之臣父臣父未得稟於朝而授之黎庶又付之臣其受者授之者皆非也臣父子甘受專輒之罪累差本國頭目范正毅阮文恭阮慶等齎捧奏事并陳情首罪本逸奏而天朝閔繫甚嚴累經年久一使未通臣父子夙夜憂維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已甘受稽緩之罪然改過者

聖門所與首者王法所寬欽惟

皇帝陛下徧覆無私包含罔外特差兩廣雲南鎮巡官宣諭朝廷威德查勘臣本國事情使臣父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子得有所申辯有所依歸臣謹具臣本國土地人民實數開陳奏

進伏望

天朝處分為臣本國臣民立命庶臣父子獲釋立山之罪而臣一國人民咸囿

天地生成之化臣除本國事情已其前後奏書并方物猶另差頭目候齎赴京外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臣謹奉

表陳情首罪以

聞計開一臣本國土地并人民實數一土地界限東

至海南至占城國西至雲南老撾宣慰司北至廣西憑祥州府五十有三縣一百七十有六州四十九有九鄉三十有一坊三十有六社八千五百有九村二百八十有二庄五百九十有五洲四十有五冊四百三十有七崗三百六十有五源七場二一人民戶口三十萬五千二百七十有一口一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餘今阮文泰等與本府竊慮前項表文本不敢擅用天朝欽賜印信緣不用印信則無以取信於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天朝而本國悔罪向化之誠亦難

上達故不得已乞

恩暫且權用莫氏父子無任悚懼今阮文泰等捧齋

前項正副

表文於山界首伏乞差官就南交關接受并乞開關

放阮文泰等投謁軍門陳首轉達

天朝一則一國生靈不勝萬幸

治權論

湛若水

或問治天下孰為大曰權為大權何為大曰權也者道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者聖人之大用

也惟聖人為能執天下之衡而權之以重輕乎天下之事以合乎道也曷謂權曰猶之稱錘也以從衡也以稱物平施以應天下之變者也曰權孰為大曰禮樂征伐為大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曰然則今

聖天子一制一作釐正百王是謂禮樂自

天子出矣誠有道之世也曰是則然矣非

聖天子聰明睿智古之神聖者其孰能與於此曰然則征伐之權何以謂自天子出矣則應之者曰天子有征無戰故曰天子討而不伐討者出令以聲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其罪於天下而已不伐之而與之交戰也征者正也討而正之而已也如中國諸侯頑民有暴亂則天子討而正之則已使其鄰國連帥與其司寇自誅伐之則已也而我中朝

聖人坐治之而已也如外國有篡逆則

天子討而正之則已使其國人與其臣民自合攻之誅之則已也而我中國

聖人坐定之而已也或曰然則亦有伐乎曰然誠有之非是之謂也如北虜犯我北邊則北邊之臣北伐之西羗犯我西邊則西邊守臣西伐之而禦之

而守之遠遁則已矣不好大喜功而遠逐其利也
或曰若朝鮮安南則禮義之國也彼則來有朝貢
我則往有封詔如之何而勿正也則應之者曰然
屬者安南國王與其後裔為其臣陳嵩及莫登庸
父子後先篡害據而奪之國拒其餘裔於海之濱
絕其臣道黎氏遣其臣出萬死航海而來告變矣
聖天子聞之赫然斯怒矣

發大號命大臣將往征之矣其時內外之臣有或言
不宜伐若問之則曰古者明王不治夷狄羈縻之
而已以不治治之而已則應之者曰非是之謂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古者天子不伐夷狄征討之而已以不伐伐之而
已曰何謂以不伐伐之征討之而已則應之者曰
征也者正也討也者討也問也討問其罪於其國
使人人得而誅之是謂以夷狄攻夷狄以不伐伐
之也以不伐伐之者是謂不伐之伐也兵法曰不
戰而屈人之兵是不戰之戰也以我討詞直也故
討詞為上伐次之戰又次之討者坐定之道也且
夫

上天之生

聖人也將代

天以理萬國也故稱之曰

天之子謂當代

天以理天下萬國之不理者如子之幹父之盞然也
代

天以理華夷萬國而平其暴亂奉天之道者如之
何弗討弗正或曰是則然矣曷謂不治夷狄以不
治治之者則應之者謂其土俗不同不可以中國
之禮樂政教治之因其俗而治之以不治之羈縻
之而已如是也今二國既通朝貢封詔之禮矣安
南既聞其判亂矣猶聽其篡奪而不之正也可乎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若夫有所不之治者非是之謂也謂非禮義之國
也所不以告者也所不可知者也如北虜西羗之
類是也焉得而知之乎焉得而治之乎或曰我
聖祖戒後世勿伐安南矣是不宜伐也則應之曰
非是之謂也夫戒不伐安南者

聖祖嘉其國王陳日烿率先倡義歸順也抑謂無罪
而伐之或利其土地而郡縣之將隨征隨下隨叛無
益徒損者也非謂討罪弔民以安其子孫黎庶者
為不可也且今莫登庸父子敢行篡逆據我

天朝世封之國不討正之則大權廢弛矣或曰黎氏

其先亦篡其主陳氏而有其國

先朝恤人民之糜爛而因以封之今莫氏篡黎氏一
間耳以逆篡逆可以不必伐矣則應之者曰黎氏
篡陳氏已經

先朝一時權宜恩宥之矣累封之矣累封之則名義
正矣乃今因其被篡而日不治之又追咎之何以
異於既入其笠又從而招之者乎恐非所以教華
夷者也是使四夷化之篡篡無已矣其可乎或曰
其國崎嶇有山嵐之翳有富良江之險有懸兵深
入之虞有饋餉不繼之慮如之何可征之矣則應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之者曰

天朝曾三征而三下之矣而郡縣之矣且今非必伐
之之謂也但討之之謂已也正之之謂已也使彼
不得以自安不得以一日自立於華夷而已也使
其國人人得而誅之而已也我兵不深入焉夫何
虞以待勞矣而崎嶇我履平易矣何險我不費斗
量夫何饋餉之慮或曰漢棄珠厓後人高之何必
討也則應之者曰棄之可也等之如北虜西羗可
也今安南禮義之國也朝貢封詔之通也而我棄
之而可如是乎且安南黎氏貢道已久見阻絕於

莫氏航海而來告變矣

聖天子已赫然斯怒矣而固可如是乎且設使朝鮮之人或效其尤焉而來告來聞焉固亦可以如是處之乎可以為常乎臣有以知

聖天子高天下之見獨觀乎萬化之原未必如是也聖天子恭行

天地之道者也必不如是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者

天子之所以行大權以奉承乎父天母地之道者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故前者

聖天子初聞莫氏之篡逆赫然斯怒命征伐之者義也繼而念彼叛逆者莫氏一人也若往伐而先為之魚肉者一國億萬之人民也且討而不伐者古天子之禮也是以遲遲焉今也因頒尊天之詔於天下且

命天臣文臣捧

詔于朝鮮以及安南以往諭其故豈不曰彼猶同在上天覆幬之內者也曷忍棄之使知

皇天上帝之為尊而不可犯也猶冀其十一百一千

一萬一有悔改焉或有不終自外於天地而反正焉以毋傷我人民也仁也否則將有萬全之策所謂以言語代斧鉞者以行也亦士百一千一萬一而無遺算不費我中國斗糧不折我中國一兵不疲我中國一卒而可以一舉而永定焉以大惠一國之人民於無窮者焉是又

聖天子神武不殺仁之至義之盡者也必將勅諭捧

詔天臣文臣徃諭之若曰爾莫氏父子篡放我

天朝封裔犯我綱紀脇我人民據我土地盜我府庫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窺我名器我

聖天子赫然斯怒出命討爾之罪命諸侯臣會兵代爾以征爾篡爾逆以告于

皇天上帝而恭命焉正天下之大義也然猶緩兵以需爾庶幾爾有悔禍乎而我得以保恤我一國之人民乎或曰爾莫氏庶幾有卑詞以歸順矣其意若曰黎氏衰微而讓國于我莫氏國人共推戴于我莫氏我莫氏不敢受乃舉其人民土地以歸

天朝天朝其斷焉嗚呼詞以順矣其信乎其詭乎黎氏何以有航海之告篡乎何以黎氏無讓表乎若

有之知果黎氏為之乎仰莫氏詭為之乎永樂宣德年間之詐屢可知也令我

聖天子至明至誠不逆爾詐不億爾不信命我天臣文臣捧

詔以諭黎氏之國聞黎氏被爾莫氏逐之于海外矣令爾莫氏誠自悔罪宜銜壁與襯面縛繫頸而來必自預永爾舊主之嫡裔餘與餘裔奉之以來俯伏受

詔復其舊位返我中國正我紀綱安我人民歸我土地完我府庫明我名器如是者爾乃真悔禍矣信

東坡劉廣民校鈔

矣非詐矣我

聖天子必將恤我人民取爾悔悟必將命我天臣受爾銜壁解爾面縛去爾頸維焚爾輿襯待爾父子以不死置爾于海濱一區百里之地使食之世世以禦魍魎爾身爾子爾孫得生已多矣况有無窮之食乎於是乃又諭之曰彼黎氏亦不能守信地有不保國社稷之罪削降為土府州存與地數百里奉其先祀而其陪臣之有功抗賊者及有忠義不從叛者數十人各酌其輕重大小而分之以土地小不過百里大不過二三百里使世世守之世

世貴富以君長于茲土

天子不有爾寸土不利爾匹民不賦爾稅畝焉如古之要荒之小邑者然如今之田州諸土官永順諸宣慰者然若州有大不率者

天子必命連諸州之衆以討平之立其賢者則已以安爾人民俾下相篡奪不已毒痛爾生民以違我中國之化也此又

聖天子體天地好生之至仁也若莫氏猶不能然而徒虛飾昇詞是詐也偽也非信也非真悔禍也蓋將飾爾詐偽以欺我矣墮我于計中矣冀因而授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封于爾如黎氏初篡之故智然矣以欺我人民矯我

上帝蔑視我 國體陰我大權往者爾既負滔天之

罪矣今又愈益倍焉爾之罪遂大不可追矣爾其思之一出於天一入于淵出入之間不能以髮爾其思之夫然後命之諸侯臣戒我烽警耀我武備威臨於其地焉則已勿代焉以待其變焉則已或曰請聞分地之義何謂也則應之者曰乃不聞賈誼治安之策乎衆建諸侯以分其力今亦衆建君長以分其力力小則已易制永永不能生大變焉

此萬世惠民之利也夫何疑或曰莫氏若不悔禍如前之云則如之何我

聖天子必將如初命命將出師而伐之乎亦已乎則將應之者曰若懸兵深入以犯不測之險疲我將士敵我甲兵費我芻糧是謂窮兵黷武也是謂逐外以耗內也漢武西南夷之征可鑑也我

聖天子神武不殺必不如是也所謂征伐自

天子出者非謂

天子自伐之也

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也討而不伐也莫欲詭詞以攘

東武劉蕡莫氏校鈔

其國若不悔罪如前之為則二臣者必將完璧以歸報乎

聖天子

聖天子必將歎莫氏十惡嘉靖十六年文武大臣會請欽奉

成命者如永樂間數陳叔明一十惡而榜暴之者以聲罪於其國之臣民而勿伐焉且告之曰黎氏爾世王也莫氏爾世讐也我

天朝聖天子爾之大君也爾之大父母也

上天命之允內外君長有罪必討而征之無赦天之

道也爾宜體

上天不外爾蠻夷之心體我

聖天子不忍棄爾人民之心不忍糜爛爾赤子之心不忍使爾人民赤子為魚肉而我為刀俎之心前年命將將命出師以討爾莫氏之罪矣將由雲南之蒙化自廣東之欽州廣西之憑祥及閩廣之海舶四路並入滅爾無難矣復軫念之書云火炎崑崗玉石俱焚夫叛逆作禍者一莫氏也大兵四路而入必有腹背受戮先當其禍者竺國億萬之人民也人民天之人民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天子之赤子也故徐徐然緩兵以需焉今莫氏又為畀詞以誘我使我墮其計而殺之封以定其篡焉其大詐大不悛如此益自昔慣習之矣於是天人共憤矣明神共誅矣彼不顧其子孫將無遺類矣春秋之法匪殺其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其父凡在官者殺無赦弑之之賊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天吏也今

詔爾通國之陪臣若爾夷民各以

上天之心為心各以

聖天子之心為心有能設計以擒莫氏者有先脅從

後悔過以全身家能設計以擒莫氏者有黎氏之
舊臣擁黎氏餘裔糾占城之民衆各設計以夾攻
而擒滅之者我

聖天子必錄爾功分爾土凡一國之地裂數十府州
以各畀于爾以褒爾功爾子孫世世承襲享于無
窮焉爾等既獲全爾身保爾家又廕爾子孫去禍
就福享于無窮焉爾何憚而不為乎夫如是則一
國之人皆謀莫氏者也皆莫氏敵也皆欲滅莫氏
而分其地者也莫氏孑然孤立將安施其詐乎不
數月之間莫氏父子之頭可懸於長安矣雖以此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待之三年五年十年可也我無因遂封之之理彼
彼無一朝自安之勢我有討詞而彼無憑恃其機
在我而不在彼彼忙而我不忙我無患而彼有患
我長逸而彼長勞如是者則我國體日昌黎氏之
氣亦日而張其兵力日焦國人皆曰

天子曾討之莫氏矣吾何以從之如是者則莫氏之
氣日衰黨與日將反戈焉是猶我授之戈也特假
手于彼人民也如是者持之以歲月之久通國將
自生變也是我坐制其定也是故君子惟大居正
而已矣毋遂小利而已矣而下之變貞夫一而已

矣前所謂不費斗糧不折寸兵不疲一人而可成
萬全之功者此也此討而不伐之大效也此
天地之大道也此

天子之大權也此以夷狄攻夷狄而中國坐制其斃
以收成功者也此之謂至德要道也此紀綱所以
永振國勢所以永昌四夷聞知所以無怠無荒來
王之道也或曰有徵乎應之者曰有之雖以我
聖祖之勇智神武封安南王陳日烜及日煜以後叔
明篡逆

下詔數之諭以春秋誅亂賊之大義而卻其豐貢焉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歷日熾焜二世之擅立而不請封終不加兵繼而
天果假手于黎季犛以滅之此

聖祖討罪不伐而夷狄伐夷狄之大驗也然而其時
猶未懸賞以地耳猶未下諭臣民合攻陰擒之令
耳且感應於默默之中如此况今明示以春炅人
人得而誅亂賊之法有不翕然響應去禍就福者
乎抑季犛猶為非善耳特天假之手不可誣也縱
使一時罪人未即就擒彼已負

天討之罪名於天下國人皆不與焉彼將無以自立
中國之大權亦在我而不自失矣若我聽其詭詞

而因以受之封是自我與定其篡是中國之大權
自假于人彼將得以自匿於諸夷之間是猶借寇
以兵齎盜以糧矣我

聖天子仁義並用必不如是糾也是故一陰一陽殺
生弛張天之道也一柔一剛舒翕昭彰地之道也
一仁一義恩威皆行聖人之道也陰陽剛柔合德
仁義中正變化三才之道也或曰斯討詞也將為
達諸其國之臣民乎則應之者曰

聖天子正正之詞堂堂之道由廣西之憑祥廣東之
欽州雲南之蒙化自諸路而進之其國之有司其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國之有司以達于逆莫氏將傳於黎氏暨其遺臣
民矣有未盡達者則如之何曰乃不聞魯仲連聊
城之事乎我之有司必將騰黃萬數繫矢而射之
其境其境人得之必欣欣然以相告焉皆將以莫
氏為其奇貨矣莫氏回顧左右之偽臣與國人皆
其敵國矣由是一國皆離心解體矣或曰莫氏既
有界詞因而授之順其無患不亦可乎則應之若
曰吁是患之大者也是不可之大者也且莫氏詭
詞也許計也詭詞詐計以欺我也欲欺我
皇天上帝也欲欺

堂堂天朝也欲以欺詐攘而有之也使我一墮其計焉是我則助惡也我則中國而夷狄也我則大權因以日弛如大之銷膏不自覺其日損也四夷八蠻漸以效尤而不知其如風之微漸不可長也唐潘鎮之事可鑑也或曰昔安南黎利之篡陳氏也宣德之間亦曾宥之矣因封之矣今循行國家故事何為不可則將應之者曰我

聖天子恭行天討事天明事地察以追蹤二帝三王之道也若

祖宗一時權變故事寧肯以為常法乎如天命天討

何我

聖天子釐正百王之謬多矣宜不其然夫仁至義盡

聖人所以體天地之道也其孰能之哉我

聖皇蓋古之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者

鳳按甘泉此論諄諄然出老成

之語以為夷裔告真若耳提命者可以為文矣

十八年八月兵部尚書張瓚會同湖國公郭勛吏部尚書許瓚及諸廷臣議曰安南為國地本夷荒昔我

太祖高皇帝創有天下其酋長陳日燿首來歸附得錫封爵此黎季犛設詐作逆我

成祖文皇帝震怒命將討平廣求陳氏遺裔無存乃
從而郡縣之其後簡定季擴相繼狂悖久屢干戈
卒就戡定曾未幾何黎利變作禍危南土我
宣宗章皇帝仰念先皇遺訓謂不足煩兵遂以授
之恩至曠也自是繼世襲封受

命惟恪因時脩貢效順恐後蓋所以仰報我

天朝者日夕競業當求弗替而乃至於黎暲荒縱在
位致為陳暲陳昇所圖雖有黎諫嘗繼明自立竟
於播遷以死於是其臣莫登庸暨子方瀛緣討暲
昇暫盛威權私擁黎慮假名授受父子相繼遂成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借竊伏維

皇上為華夷萬國之主始因禮部之請繼因黎寧告
變屢

勅廷臣會議征征而神武之威尤藏不殺近因恭薦
皇天大號簡任尚書黃綰克使往詔諭尋以別故
奉

命革閒茲者伏蒙

聖德兼聽復以此國應否棄絕討罪如何處置下多
官詳議臣等以為黎利之罪既為

宣皇帝所赦而其奕世稟職固我臣妾揆以大一統

之義未敢棄絕無容議矣其莫登庸暨子方瀛不顧黎民土地人民本我

天朝所授乃敢乘機濟奸篡逼國主僭號改元前項十罪法不容誅及據以逆賊而擅作大誥以頭目而擅用王印罪惡貫盈神人共憤

聖明所謂討罪茲 朝廷之正法而天下之大義也近節據兩廣雲南撫鎮等官奏稱莫方瀛父子已恭聞

天聲恐懼省悔上 表乞降願以土地人民悉聽天朝處分據其哀請似亦可矜仰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皇上春生秋殺仁義並行苟可文告之脩自當兵革不試况禦夷之道曰治以不治王者之師曰降則勿殺乾坤覆載豈有容心但夷情叵測詞雖畀懇意或詭秘一涉於偽即為欺茲乃

朝廷大體關係匪細在今日法不可不正義不可不彰且徃正其罪止於登庸父子其餘一切不問臣等會查得原擬

欽命咸寧侯仇鸞總督軍務今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毛伯溫叅贊軍務各請給

勅鑄給關防并

符驗旗牌令其前去兩廣雲南適中去處會同兩廣提督及節制各該撫鎮并副叅以下三司等官將兩廣雲南應調漢土官兵并歸順武文淵等及都御史汪文盛開報老撾宣慰司土舍怕雅罕開八百宣慰司土舍刀攬那車里宣慰司土舍刀坎孟艮府土舍刀交等及招諭安南歸附廣陵州土官刀雷昭晉州土官刀頑菜州土官刀林黃巖州刀玃謙州土官刀堅瓊崖州土官刀明文盤州土官阮伯敬等前項各處兵馬通行整飭及將合用錢糧漸次從宜會計以備征討軍機重務悉聽便宜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若使義旅張皇

天威宣著莫方瀛父子悔罪請死束身待命前項上表乞降悉以土地人民上聽

天朝處分別無虛詐合國人民亦無異辭 朝廷待以不死總督叅贊大臣作急將其乞降聽處真實情由星夜具奏取自

上裁臣等竊惟前項事體關係重大今會廷臣集議衆志僉同各竭愚慮徒切汗漸深念機宜猶多迷昧仰惟

皇上聖神文武英謀睿筭迥邁帝王恭候

宸斷

知欽州林希元又疏曰臣見禮兵二部會議征討安南已將未盡事情陳奏外其國君臣喪亂位祚更易土宇分裂緣由與其土地城郭士馬甲兵糧食等項臣備細采訪頗得一二逐一開具凡四條并畫圖二幅連前本一同上進如蒙

聖覽則荒服萬里之外可得之離照之下矣

一安南國王黎暘乃故安南國王黎灝第五子黎琚之第三子正德八年正月二十六日受

詔襲封安南國王僭號端慶在位四年無子以長兄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之子諱為嗣大臣莫登庸娶諱之母為妻黎暘不道國人嗟怨正德十一年四月初六日社堂燒香官陳暘與子陳昇陳昇興兵作亂殺黎暘而自立僭號天應莫登庸與大臣阮弘裕起兵攻陳暘暘走死獲陳暘及其臣陳璠等殺之陳昇奔諒山地方據有長慶太原清都三府莫登庸與群臣立黎諱為王時年十歲僭號光紹差陪臣阮時雍上表請封及貢方物道出諒山為陳昇所阻正德十三年四月十四日其臣鄭綏作亂立酉榜為主逼犯都邑黎諱出奔于外莫登庸起兵攻走鄭綏捕

酉榜殺之迎黎諲歸國莫登庸厚施得民謀篡黎
諲在位七年登庸娶諲母生幼子稱諲父遺腹冒
姓黎氏立名曰應將害黎諲以其子代之母知其
志陰使人以告嘉靖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夜黎諲
與其臣杜溫潤等奔廣南據有清華義安順化廣
南四府登庸遂以應權國事僭號統元嘉靖元年
朝命翰林院編修孫承恩給事中俞敦齋

詔前往安南又為陳昇所阻不得達嘉靖五年莫登
庸餽象牙犀角南沉諸香并銀約一千兩黎應為
名求通貢於欽州署印判官唐清為申兩廣軍門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兩廣提督軍務都御史張 護送廣東按察司問
罪其事遂寢唐清竟斃于獄嘉靖六年黎應故莫
登庸遂自立僭號明德遣其頭目駕船一十艘由
永安州抵欽州時羅都因尚長黃子璟禍天禳來
通貢於本州時署印瀛州府推官趙佐不敢主遂
去登庸既篡位黎陳二氏交攻歲無寧居又懼中
國討之在位方三年嘉靖九年禪位與子福海改
名登瀛僭號大正登庸退居都齋都齋者莫氏所
居之地在海東府橫浦縣去其國七日程去欽州
五日程莫登庸居此為其子外援且備我爾陳景

之起自以故陳氏之後冒名嵩又曰玄孫故國人
有附之者據有清都太原長慶三府又連結廣西
諸土官為之援故能自立以抗莫氏今聞其民一
半已服於莫未知是否黎諫據廣南雖云四府然
其地最廣又產象牙南沉丁乳排草諸香藥視安
南諸府獨為饒沃故其民富而兵強足以制莫氏
嘉靖十四年十二月莫登庸父子以兵五千分水
陸兩路攻之黎諫與戰斬首五百大敗而還自是
不敢復圖廣南但地隔南海登庸據其上流其勢
入強故不能恢復爾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一其國地土分十六府國王所居曰東京為奉先
府亦猶兩京之順天應天也其外十五府徂中國
之制一府為一布政司曰京北曰清都曰太原曰
諒山曰山西曰興化曰海陽曰海東曰山南曰清
華曰義安曰順化曰廣南府名與司名間有異同
又且多非永樂中郡縣之舊蓋復國以後已更易
矣每府設一衛亦設都布按三司府衛正官首領
官各一員地方廣袤以道里計之猶不及吾廣東
一省自京而西則由山西興化光明宣化以次而
西接乎雲南由老撾以入臨安府自京而北則猶

京北清都太原諒山以次而北接乎廣西自憑祥州以入思明府自京而南則由山南清華義安順化廣南以次而南接乎占城自京而東則由海陽海東以次而東接乎廣東由永安州以入欽州自東京至雲南可五六日至廣西可十日至欽州可十二日至其國廣南府水路各十五日清華義安順化廣南四府負山襟海自為一封域廣南乃其極南黎諱所居與占城隔界水陸可一日欽州時羅貼浪如昔三都與安南永安萬寧二州接壤宣德間棄交趾州民黃金廣率四崗之民叛降安南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本州遂如昔一都貼浪半都安南以其地置新安州復陟永安州以治之正統五年廣東巡按御史朱鑑奉 璽書招撫叛人竟為安南所阻安南既亂嘉靖十年黃金黃遠孫黃伯銀率舊民九十四人來歸兩廣軍門給與廩食議安插後聞交人欲奪伯銀懼遂遣還安南之法惟君長得束髮穿履官民皆短髮齊眉跣足無履聞吾民之討于安南者入國則服夷服至家則仍華衣當官則稱海東府新安州歲時祭報則稱

大明廣東廉州欽州如昔貼浪都云蓋未嘗一日志

中國也

一其國城池惟王所居之都則有城垣用石及磚
吞砌高可五六丈廣袤五六里城外有濠亦猶中
國各布政司城池蓋永樂中布政司之舊城也效
吾京城之制增築內城以居與外城凡三重在外
州縣俱無城廓以竹木為欄柵莫登庸居都齋以
鐵力木為城平居籍民為三等中等給役遇有征
行則徵其上等為兵父子兄弟偕行雖設軍衛所
管皆民衛所之權重於府縣征行糧餉皆民自備
器械以鏢鎗射遠短刀接戰藤牌自衛鏢削木為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之而銳其首疾利如箭遠可至百步不閑弓矢戈
戟無甲胄臨戰以布裹首夏月裸身冬月以綃著
綿為甲不慣馬戰步走輕疾能方馬戰船高廣不
過六七尺長五六丈兩傍各十五六人以木槩盪
之甚疾名蜈蚣船然不用釘以藤束綁故易壞歲
一修以吾海舟衝之無不碎者畜象以備不虞遇
大兵則驅以戰故國初安南製獅子皮蒙馬以制
之其州縣之兵甚弱可用者惟國都及登庸都齋
之兵爾然大約各不能過萬人

一安南既亂邊民之不逞者每生覬覦邊夷憚生

事輒敢而杖殺之勿能禁也嘉靖十年廣西思明府土目黃萬生自稱母諸州土官之後請招兵復收故地以還

天朝海北道兵備僉事誘送兩廣軍門杖殺之黃金廣之後有曰伯銀者因其國亂謀來歸州黃康鎮糾合廣西土目趙盤等起兵接管府官弗聽自以七十人往交人追之者數千格殺數十人交人不敵追遂接伯銀等男婦九十四人以歸軍門檄州給與廩食議安挿風聞交人欲奪伯銀懼遂歸伯銀殺趙盤等六十餘人嘉靖十三年廣西徭人覃

東武劉鑑度氏校鈔

善輝復稱思明府土官之後約結黎諱假以奉旨各處招兵州民吳明輝等從之者數十人俱被官軍捉獲杖死嘉靖十四年廣西獐人韋緣廣復踵覃善輝故智興兵進取被南寧府捉獲杖死嘉靖十五年四月州民黃邦相復踵韋緣廣故智興兵進取亦被廉州府捉獲杖死至十一月覃善輝之弟善通又請兵取復故地具告廣西左江道移文本州各府查勘未報邊民覬覦動結黎陳屢請興兵進取官府莫之聽乃做軍門上司指揮各處招兵官府覺而治之兵未集而身莫容輕率以進故

輒為交人所敗然帝緣廣僅三百人交人逐之者數千不能勝至動三司傾海東一府之兵攻之然後克帝緣廣猶脫其身以餘衆五十人還則安南外兵之弱可見見也黃萬生等舉事惟趙盤趙源係生員接白銀財物無所掠又以七十人擊其數千而獲濟事擅興師旅固為首罪奪回歸人亦為有功其雄勇之足稱也乃誘而殺之情似可憫韋緣廣市井庸流有勇無知多假恢復之名以濟盜竊之私輕舉妄動以殺其身殆不足恤然黃邦相之血未乾覃善通之謀遽起則登庸處非其據而

東坡劉夢得詩

來奸雄覬覦之心中國之民猶知安南為我故地亦可見也諸姦之起皆假朝命聞交人畏縮不敢拒必多方向探的聞非是乃敢出係則彼國人心危疑屬在本朝天道好還此殆其時希元又上疏曰臣伏見兵部會議征討安南於兩廣湖廣福建等處調兵又差官各處措辦錢糧以給軍餉臣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安南之兵計不下十萬以千金之費計之良亦鉅矣必欲取之官興民不亦費且難乎臣有愚見不待取之官民可以足兵食之費者請陳之湖廣廣西雲南各省調

募土兵自有常法臣不容贅以閩廣二省言之安南俱要習水戰者福建則募諸漳州五灣及泉州沿海廣東則募之東莞南頭與海南沿邊所募之兵皆須顧直一兵月顧銀一兩一年該銀一十二兩兩省之兵若各二萬一年該銀二十四萬兩一兵每月行糧四斗二萬之兵月該糧八千石一年該糧九萬六千石臣按今各州縣編設民壯民快機兵農民不能應役皆雇人代當所顧之人皆多市井游手素不習水戰若州縣民兵月錢以為募兵之費民亦樂輸而官又得用福建五十六州縣

東武劉繼民校鈔

固除守地方各處只徵其半計可得一萬兵之雇直尚有一萬之兵則徵諸江西以足之廣東亦依此法不足則取足於四川如是則募兵之雇直可辦矣今各衛所之軍多老幼孱弱不能得用又鬻月糧以應軍官之賣放可一軍月取米二斗以為行糧計取四萬官軍月糧可足二萬兵之行糧不足福建則取足於江西廣東則取足於四川軍人免其征行取之又少彼自樂輸如是則行兵之糧餉可辦矣若夫依甲器械賞予造船等項所費亦多臣謂各省查出廢寺田上可以變賣各僧寺租

穀數多而可以借收不足則官為處治如此則軍中之雜費可辦矣湖廣廣西雲南三省未知彼中事例宜以是法通行俾更相潤澤如臣之策倘有不敷然後取之官與民雖有所費計亦不多如蒙允臣所奏

勅下該部詳議舉行則兵食可足官民兩無獻征伐可舉而大功可成矣

安南論上

錢塘田汝成

聖人之治夷狄也能喻之以義而不能齊之以禮何也天之生物也不一其族故聖人之立教也不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一其施施不可一是以治中國不得不詳而治夷狄不得不畧詳者何齊以禮之謂也畧者何喻以義之謂也夫禮之立也莫嚴於君臣而其廢也莫逆於篡弑聖人之別為君臣也大白賞罰之權而細綦等威之辨其戒篡弑也輕自齒馬蹴芻之罰而顯綦無將之誅屑屑然如此其詳者惟恐上下之分渝而綱常之植撥也然但以此施之中國耳至於夷狄則不然是故建極於此而風動於彼美德而景仁者褒嘉之而已耳不為之頒政以易俗也稱其酋長別其部落使上下輯睦以衛邊圉如

是而有不執於其主者貴讓之而已耳不為之勤
兵以騷遠也曉以順逆慢以禍福憫其無知而俟
其自定如是而有不從者棄絕之而已耳不受其
乞憐之求淫巧之貢因而與之也則三者雖施有
先後之不同均之所謂畧也何也勢也勢有所拘
故法不可以徑達是之謂遵天之道因地之宜今
夫天地之生物也馬牛虎豹豺狼異族也聖人之
治為牛也加以羈的服以箱軛制其器以弼其才
以適吾用者惟恐弗同至於虎豹豺狼則放之山
林禦之罟獲令不搏噬焉斯已矣不以馬牛之治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治之也夷狄之不可與中國同亦猶虎豹豺狼之
不可與牛馬例也是故春秋之法莫嚴於亂賊之
誅而事之見於吳楚者第因赴告而策書之以示
懲戒而已矣至於陳恒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之
然則聖人之於齊固與吳楚異視也乃者安南之
變固夷狄之常也而朝議征之是異於春秋待吳
楚之法矣

安南論中

夫謂安南之不可征者非憂吾之不能征也謂彼
之不足征也何也天下之事勤於外者必瘦於內

而眩於名者隕其實也是以神武之禹不殄有苗
文王之怒不格葷粥聖人豈不欲薄海之外咸蹈
禮習樂以從化哉而勢有不可是以先王之制自
日享月祭以至終王各有差等而九服之外名之
曰荒荒也者因其俗以為治而不以中國之法律
之也况兵也者又非可以易動者也湯之滅葛也
為其讐餉也使葛伯無讐餉之虐則東征之師必
不興宣任王之伐玁狁也為其侵鎬及涇也使玁
狁無侵鎬及涇之侮則采薇之役必不遣甚矣聖
人之心無樂乎用兵也後世樂用兵而不自弊者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未之有也是故困漢者西域也非西域之能困漢
也而漢之困自西域始也亡唐者南詔也非南詔
之能亡唐也而唐之亡自南詔始也是以聖人戒
無厭之求而窒必勝之忿務篤近之寔而不耀舉
遠之名莫氏不道弑其君而奪之位罪誠有之然
其國之臣民咸帖然歸伏感其位而忘其讐則其
違道于讐以孽結其私者非一日矣是非有葛伯
讐餉之虐也怯義懼討惴惴然不敢通名入貢者
幾三十年迨乎

天朝以大義結之則又君臣降服稽顙請死自此于

縲紲之徒是非有獫狁侵鎬及涇之侮也二者皆
不足以煩王師而議者必欲征之過矣雖然議之
征者誠過也而諫之止者又徒以不能取勝為憂
亦非也夫以四海全盛之力而謂不能殲一隅損
皇稜而貶國體其見為不宏然以一隅之地而必勦
四海全盛之力以克之快近欲而忽遠猷其勝也
為不武昔者主父偃之諫伐南粵也曰夷狄相攻
此其常性而賈捐之之議棄珠厓也曰不以鱗介
易我冠裳二子之言庶幾近之矣吾故曰安南之
不可征者非憂吾之不能征者謂彼之不足征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安南論下

自古治安南者莫善於周莫烈於漢莫弱於宋莫
鄙於元何者成周之隆政教洋溢九夷八蠻之長
莫不稽首奉琛著在王會而越裳氏以白雉來獻
周公為之謝而遣之曰德澤不加君子不享其物
旨哉斯言足以辨華夷而昭義利恢恢乎王道之
大體也不亦善乎漢武帝承嬴秦之畧侈五葉之
豐騁其雄心開拓炎徼遂使五嶺以南重瀆以北
鼻飲僂耳之域三五不能臣妾者而為之宰割疆
界張設官吏與內郡比隆斯亦振古無前之績也

可不謂烈乎交州當五代之亂負險跋扈規為龜
茲兩漢經畧之跡蕩然湮泯宋興有西北之警不
遑南顧以致易位者三姓而不能問也又復因其
來貢而即以封之躋以崇階錫以寵命長其暴侮
時時入寇雖欽殺掠民吏而不能報也可不謂弱
乎元世祖以漠北之豪耽縱殺戮嘗鳩數十萬衆
統以愛子躡蹂海隅三駕而不服不過難之以入
朝要之以珍玩而所遣長吏徃徃以章賂敗法取
怨外夷是狄虜之故習也可不謂鄙乎我
朝應運開天再闢寰宇陳氏首先納款

東武劉淇定氏校鈔

高皇帝嘉之假以王號使之因俗而治作屏南陲且
不伐之言垂之

祖訓柔遠能通一周之懿也

文皇帝當陳氏之微黎氏之叛怵惕水火一戰而有
之誅其君而弔其民使龍編為壤再見官儀嚇乎
漢武之烈也雖嚶咻稍疎約束大驟為夷醜所弗
堪而風以學校誨以詩書規矩亦宏遠矣及乎季
犛稱逆褒光鞠頑士民淪溺者不可勝計

章皇帝不忍黔元之塗炭捐其故宇以安反側百年
以來塞徼寧謐無斥候之警不可謂無大造於南

土也惜乎當時無有倡棄絕之說以稍示貶謫而仍以王爵受其貢獻為稍靡耳頃者黎氏失國之由與莫氏得衆之故今皆未之詳也在黎氏必淫慝自恣故衆叛而親離在莫氏必陰施以市恩故能潛移而默奪不然豈以一國之主累世之威而忽然易姓更無倡義於其間者哉莊伯之入晉也晉人啓之也於是乎有椒聊之詠田恒之代齊也齊人附之也於是乎有采芑之歌莫氏之於南安亦猶是也其得氏深矣其自衛固矣當是時而欲征之則失春秋詳內畧外之體因而與之則非先

東武劉應氏校鈔

王正名定分之心故不若先之以文告之詞詰其篡弑之由曉其君臣之義以觀其臣民向背之機而徐為之所如其冥然矯處不可間諜也為之申固闕隘却其貢獻絕不為臣則莫氏者必且皇皇然曰

天朝之棄我如是我何以取重於臣民也其國之臣民亦將曰莫氏為

天朝所不赦而吾父子兄弟皆亂賊之党也庶或有倡義而圖之者即不有以圖之則吾中國禮義綱常固凜然外域也吾固曰征之不若棄絕之為愈

也

安南發難

客有頌予安南論者曰子言絕棄之策於華夷之義則正矣猶恐未能撫事而詮情也吾聞智者不懸斷以決事辯者必明徵以定辭故是非不淆而利害可覩也夫安南擔爵膺符保翰炎裔為

天子命吏而莫氏陪臣也以陪臣戕命吏而弗討也無乃逸賊而宣尤乎應之曰不然安南固

天子之命吏也然比之內郡則有間矣內部之吏課其殿最而黜陟之生死惟命猶有肆螫以殘民者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內郡之民皆聖賢之胤也禮義之教朝作而暮提之猶有作慝以犯上者况於徼外之夷哉夫安南要會不課於天府賦稅不入於司徒其用人行政天朝未嘗專制於其間也則其禍福興廢皆自作而自取之亦非

天朝所能究詰也况乎寰海以南擔爵膺符達名納貢與安南比肩者星列而居其繼及篡禪

天朝未嘗一一致詰也而何獨駭於安南也客曰非是之謂也予以為興滅繼絕者聖人之心也鋤強扶弱者王者之政也小國之君不保社稷竄越以

死而弗救也無乃非樂天字小之心乎曰不然客徒知莫氏之當誅而未之知黎氏之有罪也夫黎氏之先抗王師干天憲陸梁無狀挾詐以求封此討滔天之惡也

宣廟不忍生民之荼毒因而與之恩莫厚焉其子孫不能布一明命以和輯其民自用剽殪若以中國之法當蒙失職之誅而何絕滅之可憫也夫興滅國繼絕世先王所以存聖賢之裔也非所以施於黎氏也故論安南之事者若以其地本

天朝故宇也黎氏受之而不能保及是時而取之以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完景員之缺則信有詞矣如徒致詰於黎莫順逆之間誠客所謂未能據事而詮情也客曰如子之言則安南信可取矣而前言不當征者何也曰天下之士論之易而行之難故蕩舟扛鼎不可謂無是力也非其人則難矣冬發莠而夏造冰不可謂無是理也非其時則難矣是以聖人不違時以動衆不強人以圖艱况乎兵者呼吸存亡又非可以筆札口舌弄也故安南之征有大難者四矣一曰兵二曰將三曰餉四曰守而凡百瑣碎不與焉夫以天下之大不患無也然南中地理隴塞非土兵

莫得要領故嘗先鋒然土兵狼虎也所過殘破荆棘生焉故必毀廬舍擄子女焚積聚發丘隴然後快於其心以騁其力若是者以之剿賊猶可以之伐國非所宜也夫伐國者東面而西怨北面而南怨曰奚為後我然後為王者之師也若土兵者胡可用也故曰兵難以天下之大不患無將也乃者承平日久豢養日深建牙而分閫者率膏梁之子而紉綺之習也即有謀勇之才亦未嘗屬韃橐涉行陣與士卒同苦如國初之名將一旦舉而授之斧鉞之司不縮粟而驚或輕佻而敗矣故曰將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難以天下之大不患無財也然安南閩隔山海鳥道盤礴車不得方軌而人不得比肩縱有百萬之師必魚貫而進故輜重芻糗勢難追隨略計一人之荷米不過四斗草不過一鈞而饕餮囊橐猶緬帶其中其所資給者鮮矣若海運則風波阻厄期會難必元嘗以三萬戶輸糧十七萬三月而不達此其明鑑也故曰餉難就使兵強矣食足矣將才選矣長驅而搃之何憂不克然寄寓之卒不便耕作則屯田之策不可行草莽蒼蒼瘴癘薰蒸則防戍之兵不可久也故曰守難犯此四難以求一逞

亦何利而為之哉况乎兵可以久練而精也餉可以漸輓而積也守可以多方而固也至於將則天產而地成之不可以強而致也故漢武無衛青霍去病必不北伐無楊僕路博德必不南征今之武弁可謂四子同科者誰歟吾故以為安南不當征者時不逢機而人不任事也客曰內應者機事之會也多助者兵家之利也聞安南之臣有鄭惟燎武嚴威者擁兵以望救黎寧老撾之壻也延頸而願為先鋒以此乘之宜無難者曰噫惟其數說之紛紛是以國議之眩惑也夫鄭惟燎之避難歸順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武嚴威之擁兵清華黎寧之贅寄老撾皆莫登庸倡亂之始也今且三十年矣其存亡未可知也即有妄一男子出而倡曰我黎寧也其真偽又未可知也且老撾猾首也彼以安南為奇貨欲假中國之力以攫之勝則彼如其利不勝則中國罹其殃是挑釁之媒烏可信也客曰如子之言則我之信非利矣今有為善處之策者三或欲責之割地以贖罪或欲要之入朝以待命或欲令其郡縣歲進表章一倣朝鮮之制三者何策為優也曰皆未也夫割地以贖罪是利其所有也金元之於趙宋嘗

行之矣

天子以雷霆之威將正名定罪而利其所有是狄道也胡可行也入朝以待命是懾之以所難也元之於安南嘗行矣

天子以天地為量將子弱扶衰而懾之以所難是伯道也胡可行也獨每歲類進表章若朝鮮之制度可行者然荒服遼遠夷情叵測萬一期會有愆則他日之兵端又自今日作備也是三策者皆不可行不若棄絕之為愈也故予嘗謂安南之亡不在宣德而亡於永樂之末安南之失治不在今日而失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於宣德之初何者黎氏初平人心詭杭當是時倣而倣

太祖處雲南之制統以土首因俗而治矣數十年之後而漸加約束庶可馴化失此不務而驟然蒞以流官律以王法鳥獸之民何以堪此此變之所由起也及乎季犛倡亂勢若土崩不得不捐其窟巢以安反側當是時而倣

太祖處胡蜀諸夷之制授以招討宣慰之官猶可駕馭失此不務而仍以王爵賓為外藩百年以來縱橫自肆忘

天朝之恩久矣延至今日安可制也吾故曰安南之亡不在宣德而在永樂之末安南之失治也不在今日而失於宣德之初也

兵部尚書毛伯溫咸寧侯仇鸞至兩廣會議畧云帝王為華夷之主苟一物失所必同一視之仁篡逆首春秋之誅况四夷不庭必彰天討之義南交為地堯典肇書自秦漢以來皆屬內附至宋元以後始有爵封我

太祖高皇帝汎掃胡元安南王陳日燿首先納款嘉其效順仍以故封日焜哀微季犛作逆我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成祖文皇帝赫然震怒大興問罪之師特命總兵官張輔允矣全才屢報生擒之捷因陳氏之無後遂郡縣而設官夫何黎利恃頑復繼定擴稱亂我宣宗章皇帝因其首罪不欲窮兵為之子孫正宜保守乃黎暲荒縱黎諱播遷是亂賊之遺不能延其慶澤之久然上下之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莫登庸莫方瀛既以屢世為臣乃敢操戈弑主僭改年號偽置官僚占據國城阻絕貢路擅作大誥僭稱上皇倡起亂階連結兵禍生靈荼毒邑井丘墟罪狀既昭情法難宥我

皇上嗣

祖宗歷服之大一統華夷紹帝王道統之傳肇脩人紀春生秋殺乾斷離明始因朝使不通欲求其故繼因國人告變斯得其情正欲

命將出師聲罪致討賊臣父子乃懷德畏威悔罪向化據其哀情似亦可矜探其實情猶未可測雖云獻圖聽處未見委國輸誠雖云上表乞降未見束身待罪陽為歸順陰寔悖狂若不張皇六師恭行天罰何以立彛倫於無斃何以示夷狄之有君擬合就行為此仰司印行掌印官會同守巡兵備海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道管糧管屯提學添註叅政副使及副總兵叅將等官作速會議停當要見某處調集漢兵若干某處調集達兵若干某處調集土兵若干某處調集狼兵若干某處調集日兵若干某處調集打手若干某處調集殺手若干某處調集海兵若干以上通計兵若干某府某倉糧若干某庫積銀若干某州某倉積糧若干某庫積銀若干某縣積糧若干某庫積銀若干以上通計糧若干銀若干某處造船若干通計若干某處置馬若干通計若干廣東分作幾路進兵廣西分作幾路進兵雲南分作幾

路進兵某路用某處兵共若干領兵將官某人文
官兵備某人或守巡某人供應用某處某處錢糧
共若干部糧官某人何時可至境上何時可以進
兵其接境要害地方若廣西之憑祥歸順龍州若
廣東之廉州欽州若雲南之老撾蒙自即今應該
分委將官某人文官兵備某人領兵前去守把及
體探虛寔用兵之除有功者分別等第作何陞賞
有罪者應否分別俱從軍法若賊臣父子如果寔
心歸附亦要明白聲說要見地土人民作何處分
乞降聽處情由何以表見真實條列備開呈馳先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報再照興師大計宜出萬全臨事好謀必採群議
仍通行所屬大小官員及山林宿儒壯士但有奇
謀長策俱要明白開陳密切封緘齎報當職別無
他長惟不敢自用樂於從喜乃平生實心其言有
功乃明白奏聞

朝廷一體陞賞不敢隱沒

兵部尚書毛伯溫會同移檄云莫登庸莫方瀛乘
危勢先篡主奪位僭改年號偽置官僚占據國城
阻絕貢路擅作大誥僭稱上皇猖起亂階連結兵
禍生靈荼毒邑井丘墟罪狀既昭情法難宥我

皇上嗣

祖宗歷服之大一統華夷紹帝王道統之傳肇脩人紀春生秋殺乾斷離明始因朝使不貢欲求其故繼因國人告變斯得其情正欲命將出師聲罪致討登庸父子乃懷德畏威悔罪向化據其哀請似亦可矜探其情寔猶未可測雖云獻圖聽處未見委國輸誠雖云上表乞降未見束身待罪合行檄問為此仰司備行各該守巡等官轉行長慶諒山等府衛永安等州各父老耆諭莫登庸莫方瀛知悉頃者上表乞降是否中心寔情有無別項詐偽

東武劉應庭氏校鈔

如果寔寔何以表見必須逐一聲說寔寔緣由其稱願以土地人民悉聽

天朝處分如果悉聽作何處分亦須逐一聲說悉聽處分緣由務吐由中實語勿事紙虛文我

聖天子穆穆在上至誠至明大小臣功明明在下惟忠惟順上下一德海宇同春真可質諸鬼神豈但行於蠻貊戒毋作偽徒取日拙之勞急宜自新早聽

天朝之命若支吾不實執迷不悛必大興問罪之師弘宜弔民之意爾身就戮甘為獻馘之俘我伐用

張丕聞

文皇之烈其黎氏見有幾人見在何處不得詭詞隱諱亦當據寔明言我

皇上如天之仁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而黎民如綫之緒可使一旦遂失其傳此事之畢竟當處而誠之終不可掩者也

五月廣西太平府及憑祥州各申報安南莫方瀛死於軍門議檄總兵安遠侯柳珣等整刷兵馬以聽征討大要謂原議進兵之期宜在九月今仲夏將盡入秋伊邇節據謀報安南近有內變人皆倡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義討賊日望一天兵早至果如所言一有機會即當興師原議各處應調官兵尚未齊脩宜申明議處庶不臨期悞事所據左江官兵行參將余恩右江官行參將李榮各整擗聽調叅政翁萬達所守太平龍憑諸州密邇安南要害再檄副兵張經會同防守隨機用兵調發總兵官安遠侯柳行令往南寧駐劄以振軍容宣布朝廷恩威軍門號令起原任叅將沈希儀以脩任使取僉事林希元所召東筦新會順德打手以脩調用申飾都指揮武鸞原守烏雷海灣嚴行防禦復差官齎執

令旗令牌分授督發總兵官安遠侯柳 往南寧調
度并督廣西左右兩江叅將余恩李榮副總兵張
經叅政翁萬達至各該地方整兵防備切審進止
機宜

兵部尚書兼都御史毛伯溫會同總兵官咸寧侯
仇鸞提督兩廣兵部左侍郎都御史蔡經兩廣總
兵官安遠侯柳珣雲南都御史汪文盛雲南總兵
官黔國公沐朝輔議照

天子為華夷之主必敦興滅繼絕之仁

聖人為綱常之宗必彰討叛除兇之義時惟欽崇乎

東武劉鐵庵氏校鈔

天道所以允協乎輿情今黎氏之遺裔未泯而
莫氏之惡貫滿盈天理人心昭昭不可掩也亂臣
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爾安南僻在炎荒然素被
天朝聲教中間豈無抱忠仗義之士撥亂反正之人
必能共舉義兵以誅元惡茲當大懸賞格以速成
功為此仰移檄省諭長慶諒山等府衛永安等州
各父老士民知悉爾等各宜欽奉

上天禍淫覆暴之心仰體我

皇上正名問罪之意思黎氏為汝之舊主惡莫氏為
爾之世讐各宜奮勇摠忠建謀設策一倡群和不

約而同近悅遠來不期而會大興討賊之義旅殲厥渠魁弘宣緝衆之仁聲安其田里有能擒斬莫登庸莫方瀛父子者賞銀二萬兩仍奏聞 朝廷大加陞秩有願以一府歸附者即以其府與之有願以一州一縣歸附者即以其州縣與之仍各賞銀一千兩又聞莫登庸以都齋為自防之計以九公府為都齋之衛夫九公府豈無良心乎不過畏其勢脇之從耳今九公府有能擒斬莫登庸莫方瀛父子者一體賞銀二萬兩奏聞 朝廷大加陞秩有願以府州縣歸附者亦即以其地與之并照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前給賞夫如是則安南無辜之民得免殺戮之苦安南有志之士大彰忠義之名 天道以順人心以安豈非安南之大幸哉不然則 天兵四集之時難免玉石俱焚之患是時雖有忠義之士無以自見亦將駢首就戮噬臍之悔殆無及矣汝父老士民其速圖之

廣東廉州府合浦縣義民文通訪過安南事宜呈報云嘉靖十八年九月內莫方瀛親征巴廣名即元仁連未獲得病退回國城有已廣聞知莫方瀛官軍退訖帶領手下精兵來清華府原莫方瀛設

計領兵太監埋伏半路待已廣兵出

明旨此國應否棄絕討罪如何處置兵部便會官議
了來說欽此兵部等衙門尚書張 等會題內言
臣父子恐懼省悔上表乞降詞雖早懇意或詭秘
必涉於偽即為所欺茲乃

朝廷大體關係匪細在今日法不可不正義不可不
彰且徃正其罪若使義旅張皇

天威宣著臣父子悔罪請死束身待命前項上表乞
降恣以土地人民上聽

天朝處分別無虛詐合國人民亦無異詞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朝廷待以不死總督叅贊大臣作急將乞降聽處真
實情由星夜具奏取自

上裁奉

聖旨安南事情你每既這等議奏依擬行欽此并雲
南三堂等衙門所議等由蒙此臣竊照臣本國事
情已具在前後奏本表文并申狀供結內盡皆寔
情別無虛詐前項頭目范正毅許三省阮倩等轉
達繼差阮文泰阮拔萃賚遞幸蒙

聖察曲賜矜憐特降

明旨罷兵及議簡尚書黃克使徃諭臣父子與臣本

國臣民不勝欣幸仰望臣弁已脩治驛站橋梁以待

天使之至今雲南來文宣奉

明旨言黃以別革間及別議處治臣不惟闕望又且惕懼臣竊聞大所以事小仁也小所以事大信也仁則有寬洪惻怛之心信必無詭譎虛詐之事臣交南小國徂於蠻俗更代不同而大國字之之仁無不周徧如臣桓代丁氏專差吳國恩等稟命臣利代陳氏專差黎德輝等請命共順之誠一達封拜之命隨下今臣父子以先國王委託暫權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事恭候

朝命未嘗有違越之心而臣所差頭目阮文恭阮拔萃等委身祈請經今未聞

命下前次表文又疑其詐臣夙夜思維靡遑寧處本年 月三十日又蒙雲南來文使臣再具表文一面省令原差頭目許三省等火速前來轉送欽差總督等衙門聽審仍一面將該國所衛府州縣大小衙門源場峒土地人民寔數開具總散數目造冊及取槩國頭目人民不致異詞結狀臣具表親賫赴營投遞以憑轉達具奏處分等因蒙此臣

即具本差范正毅許三省阮倩等先赴 軍門投
遞若臣猶總撤本國府衛州縣兵民數目具表親
賚詣界首待

命大國之命臣知矣而已豈有一毫之欺偽之心哉
為此臣備將真實情由具奏伏願

皇帝陛下廣天地之德廓日月之明亮臣悃誠允臣
奏

請庶貢路得以通達小國得以安靖不惟臣父子
之幸又臣一國臣民之大幸也今臣謹具奏
聞伏望

東武劉熾庭氏校鈔

聖德

越嶠書卷之十四

越嶠書

卷十四

六十一味經書屋

越嶠書卷十五

宜山李文鳳編次

書表

南越王趙陀上漢文帝書曰蠻夷大長老夫臣陀昧
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賜
臣陀璽以為南越王孝惠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
夫者甚厚高后用事則異蠻夷出令曰毋與蠻夷越
金鐵甲牛羊即與牡毋與牝老夫處越牛馬齒已長
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內史藩中符高御史平凡
三上書謝過皆不返及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

兄弟親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漢于外
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為帝聊竊自娛惟自帝其國非
敢有害于天下高后聞知大怒削去南越之籍使不
通老夫竊疑長沙讒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越
四十九年于今抱孫馮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
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以不得侍漢
也今陛下哀憐復故號通漢使如故老夫死骨不腐
改號不敢為帝

宋太平興國五年交趾丁璉死弟璿立太校黎桓篡
之太宗舉兵伐桓桓詐作璿上表曰世膺朝獎僻居海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隅假節制于蠻陬修貢職于族宰悲私門之薄祜值
先世之淪亡玉帛駿奔敢稽于助祭土茅世及未預
于守藩臣父部領兄璉俱荷國恩恭分閭寄謹保封
命詎敢怠違汗馬之勞未施朝露之悲俄至臣堂構
將壞哀裳未除管內軍民將吏蕃裔耆耄等共詣苦
塊之中俾權軍旅之事臣懇辭數四請逼愈堅以及
奏陳又慮稽緩山野犷惡之俗洞壑狡猾之民倘不
循其情恐因生子變臣謹攝節度行軍司馬權領州
軍事伏望賜以真命令備列藩慰微臣盡忠之心舉
聖代賞延之典克治遺業因撫遠夷銅柱之墟庶宣

捍禦之力象闕之下永效獻琛之誠惟陛下俯憐其過未忍加罪

宋 祐六年安南陳日熒授位于威冕上表曰臣聞人惟知足身退不待暮年于既克家纘紹乃無墜祀乃天道古今之常理實人情上下之同然敢陳內授之辭輒瀆居高之聽伏念臣功無帝賚爵祿俟受命于朝復阻來朝之禮納忠于國未酬報國之心茲惟難哉無甚懼也願蒲柳未秋之質敢釋負重以偷安葵藿向陽之心思近清心而固念時恐稽于請命奏敢後于封章終日戰兢省躬踏跼謹奉苞茅之貢薄

東坡勸陳日熒表

寓獻芹之忱少充庭實用伸述職伏望陛下散皇明于幽燭運元德于昭回察臣愚蠢之衷憐臣感戴之重容民畜衆明學柔之可傳窮機調微寓析薪之克負光賜袞之寵使同帶礪之盟臣所願求天必從欲錫太上國主之號冀十行詔旨之頒苟稱塞于鄙懷實寵光于敝邑臣敢不終身正行抗節致忠金石此心永荷乾坤之德涓埃其報仰酌海嶽之恩

占城國修貢于宋表

占城本日南象林郡也漢末邑人叛國號林邑後世國亂遂遷

于占名占臣僻處海隅久被王靈之寵遠馳方物聿

修臣職之供輒轉奏封上千典屬切以越裳重譯聞

盛德而歸周槃木獻歌懷至仁而頌漢唯一人篤邇
而舉遠故百蠻慕義而嚮風况小邦雖曰遐陬昔日
蓋為列郡象林盡邑常歸粵地之圖銅柱分疆尚有
伏波之迹適樂推中土多有歷年方藝祖開基首俊
奔而來賀迨累朝繼紹亦踵至而貢修嘉種助于豐
年珍奇獻于上苑每荷蓼蕭之澤著知葵藿之心頒
詔綽以丁寧錫菜黃而蕃庶臣幸逢興運切撫故封
文詔分輝聊偷安于蟻蝗堯天在望阻趨賀于龍庭
敢陳任土之儀少效苞茅之貢恭惟皇帝陛下仁同
一視道合三王舜干羽于兩階廣敷帝德執玉帛者

東坡劉攽度氏校鈔

萬國咸造王庭豈止綏寰宇而開永昌方將發西域
而撫交趾容光必照不忘僻庸之區岐道有夷孰在
要荒之服臣占風服化就日馳誠涉萬里之瀛波第
勤輸盡夢九重之鈞奏徒帳戴盆誓殫綿薄之忠永
答洪龐之施

陳光弼請罷達魯花赤上世祖表曰微臣僻在海隅
得沾聖化俾與涵生懼忤鼓舞乞念臣自降附上國
十有餘年雖奉三年一貢然疊遣使臣疲于往來未
嘗一日休息至天朝所遣達魯花赤辱臨臣境安能
空回况其行人動有所恃凌轢小國雖天子與日月

並明安能照及覆盆且達魯花赤可施于邊蠻小醜
豈有臣既席王封為一方藩屏而反立達魯花赤以
監臨之寧不見笑于諸侯之國乎與其畏監臨而修
貢孰若中心悅而修貢哉臣恭過天朝建儲冊后大
恩霽霈施及四海輒敢哀鳴伏望聖慈特賜矜恤令
後二次發遣綱貢一詣鄯闡奉納一詣中原拜獻凡
天朝所遣官乞易為引進使庶免達魯花赤之弊不
但微臣之幸實一國蒼生之幸也

至元十五年安南世子

累召不入弗許襲封止稱世子

孤臣陳日烜

上言子上天眷命皇帝陛下臣父歸順聖化二十餘

東武劉應氏校鈔

年仁恩咄咄德天地也荒穢包含量山藪也臣父一
生感戴甚厚至元十四年不幸臣父不祿將薨之日
謂孤臣曰陛下寬大度不遺小國諒爾必蒙世及之
恩吾今但以天不假我之年使不得久視天朝為恨
耳臣方丁父喪之初年貢之期適滿臣不敢以憂難
之累以其前使黎克復等乘時未達而稽其年貢績
差中侍大夫周仲彥中亮大夫若德邵等一行八使
奉齋表章及方物詣闕進獻遵父職業罔敢失墜教
子以忠之訓小國生靈皆謂臣父歿後臣能繼父志
述父事在此行也陛下矜憐忠直必加褒獎則臣日

烜不幸中實有幸自後延頸北望日月冀沐恩光迨
至元十五年周仲彥等未還惟天使柴尚書等齎詔
書與前黎克復等同來小國臣率百官具禮奉迎焚
香拜伏讀見詔書以諭入朝臣不勝驚懼而舉國生
靈溥聞斯語嗷嗷然夫其求蓋緣臣生長越裳稟氣
孱弱水土不諳暑潤不虞雖觀上國之光充王庭之
賓恐道上有妨徒暴白骨致陛下仁心亦自哀傷之
耳而無益于天朝之萬一也陛下與天同休臣事陛
下具如事天雖云蒼蒼九重深遠然天威未嘗敢違
顏咫尺君恩未嘗不銘心方寸也其在周成之臣重

東坡劉德民校鈔

譯來貢武帝時置之度外以其哀小國道路悠遠山
川險深之故方今陛下舟車所至霜露所墜並屬照
臨莫不服臣比之周漢則世相萬萬不可同日而語
天地開闢以來未有如今日天下之大一統陛下施
仁行政必先以鰥寡孤獨之人至于昆蟲草木之微
各遂其性臣獲罪于天惟不獲被是懼陛下治隆于
周仁深于漢伏望陛下哀孤臣之孱弱憐小國之遼
遠令臣得與鰥寡孤獨保其性命以終事陛下此孤
臣之至幸亦抑小國生靈之大福也

至元二十九年安南世子陳日燭陳情表云臣六尺

微孤夙蒙父訓其于臣事天朝毋廢歲貢一事切切
 然常在懷也所以懼獲僭罪特遣中亮大夫嚴仲吉
 羅古武大夫陳子長等以至元十七年九月奉齋網
 貢信物詣闕進上克盡事天之誠下克紹先之人志
 迨今年二月天使正議大夫張顯卿奉順大夫等奉
 齋天使及物同嚴仲羅等回來小國宗族官吏百姓
 者老舉國欣然相告曰聖天子恤孤以仁待人以恕
 其必脫我生靈于塗炭之中臣與小國百姓豈勝驚
 懼其事臣父在日已嘗遣奏當臣未預政素所不知
 非獨敢歸于父又以求自免于罪萬罪萬在臣也萬

東武劉燕庭松鈔

一天朝曲垂寬宥是臣之幸否則臣之罪不勝誅矣
 至諭以親來赴闕聖天子不惜王爵符印復封上如
 事則臣與小國宗族官吏等驚魂稍甦死魂復定以
 謂天朝若不存念豈能論及此耶臣祖父在時天朝
 加其忠勤憫其遠遠置之度外故中統二年詔封王
 爵賜以符印別初我兵不入宋境不冠禮樂不改舊
 俗臣祖父賴此得保首領以發生靈至今受賜不淺
 在臣父之身不幸邊方構禍然事上一節終始不渝
 迨于臣身僭代守土辱蒙天朝再念孤臣之心又可
 知臣生長遐陬水土不服寒暑不諳小國諸使往來

為瘴死常六七設不能自量徒死于道路終無益于
事且小國一蠻夷風俗詭惡一日無生離昆弟不能
相容聖天子育物為心字孤為念小國之臣尚不忍
遺况臣之祖父世世事君而遽忍使骸國暴露社稷
丘墟者乎魚夫世之人苟有得而聖者在佛書云為
福生大福儒書千載一遇臣豈不欲觀光上國躬沐
聖恩而遽乃遠命以速禍者哉天日在上誠以常情
貪生畏死臣去天遠遠得罪一隅其幸獲寬容者恃
有陛下日月其明天地其量否則翻四海之波猶不
足以洗臣之罪也臣言及茲肺肝若割伏惟陛下哀

東武劉鑣度氏抄

此榮獨念其窮困察微臣之孤忠原微臣之重罪俾
微臣得以延殘喘以竭事天之誠百姓各保性命以
享好生之德豈惟微臣碎骨粉身不可圖報聖躬之
萬一兼抑普天之下萬口一辭同祝聖壽之萬億也
至元三十年三月安南陳日燭表數十年父子滔天
之罪迨今日永釋矣存者亡者得拜天地父母更生
之賜中國諭以有生之類寧有長久安全者乎臣與
一國生靈驚懼失望莫知所措臣聞知古今無不死
之地而所恃者有好生之天聖天子以天為心恤孤
自少同仁則可以長久可以安全可以不死否則何

往非死地也天詔曰徒以歲幣虛文飾詐見欺于義
安在臣讀此段凜然肝膽墮落雖聞北一身不幸莫
大既不得生于天子之庭其表誠者在乎土宜而已
臣豈不知聖朝天覆梯航萬萬奇貨珍寶靡所不有
何以臣小國進獻為哉然臣猶不顧其罪而復冒昧
者誠以事君之義不可廢也在天詔雖以義安在臣
下安敢失職耶伏望皇帝陛下父母其心乾坤其量
包荒含穢曲賜矜存臣亦順天欣受封冊俾臣襲恩
獲供職貢如故上以盡事天之誠下以充光裕之志
豈惟微臣一人獲保延殘喘抑亦百姓生靈同享天

東武劉應氏後鈔

地好生之大德臣犬馬寸情區區自謂雖千生萬死
粉骨碎身亦不足以圖報聖恩于一也

萬壽頌

天賜皇帝下錫庶民臣祝萬壽萬億千春伏以帝齡億
萬正八千歲春秋之初華祝再三况七百里要荒之
外普天交慶曠古未聞臣誠歡誠論頓首稽里伏惟
皇帝陛下聰明日濟智勇天錫以一怒而安天下應
五福而澤庶民奄有四方自漢唐所無之事不遺小
國即堯舜所用之心惟有執而有容必得名而得壽
臣南荒井坐北面拱辰三十餘年犬馬拳拳一寸忠

心天日皓皓俯陳金鑿徒懷金闕之瞻遙奉玉瓶遠望玉闕之閉臣謹齋沐親自撰寫壽頌一章瑱以金冊封以金函差陪臣陶子寄等奉表稱賀以聞至元三十年三月初四日安南陳日燭表云臣謹昧死百拜上奏臣伏以今年二月十四日恭覩天使吏部尚書梁魯禮部尚書郎中陳孚奉齋天詔俯臨下國臣謹率宗族官吏奔走道路焚香迎迓及至褥道恭迎三呼百拜跪讀天詔謂曰汝國罪愆既已自陳朕復何言聖天子涵洪寬大如此臣等不勝欣喜踴躍之至莫報聖恩之萬一也

東武劉無庵氏抄

貞元元年安南世子陳日燭表賀武宗皇帝即位龍飛九五回生意于龍躔象譯重三馳賀忱于象魏一人有慶萬國咸寧中欽惟皇帝陛下大據域中仁翔海表柔遠能邇守常道以為修心偃武修文屈仁兵而不戰克廣穆穆宜君之善有光明明我祖之功霽雷霆而施雨露之恩割封畛以示乾坤之量與民更始隨物皆春臣等幸際離明歡聞渙號瞻天北闕心傾北極之尊居守土南荒預祝南山之上壽安南陳日燭表大藏經表云臣僻處交荒夙依皇覺緬懷大法傳自中華唐宋在時曾馭耒于軍馬大兵

至日已化作于死灰嗟莫覩于秘文竟難尋于真旨
如入暗室而無慧炬如濟苦海而失慈航念此小邦
闕于大藏若不請求于上國曷以開導于羣生欽惟
皇帝陛下虞舜為君釋迦生世以濟物度人為以博
施濟衆為心幸不秘于玉音冀大開于寶藏自天而
下揚萬伍千餘卷之經遵海而南救什百億兆民之
苦此功德勝前功德廣大無邊今聖人即古聖人流

傳有此

時中書奉
詔賜之

至大二年安南世子陳日煇表賀武宗即位云伏以
乾龍初造上天之景命有歸澤鴈安眠中國之至仁

東武劉燕

遠被懽騰海宇望協華夷恭惟皇帝陛下聖德日新
智勇天錫削平禍亂皇恩震懾遐方坐致雍熙聲
教暨漸于南徼復古之規模宏遠鼎新之治化更張
混文軌于寰瀛杜基圖于盤石一人有慶萬國咸寧
臣世守龍編誠馳魏闕景仰日中離照思竭精忠嘉
與海隅蒼生共陶至化

至順元年安南世子陳日煇表賀文宗即位云伏以
聖神廣運智勇兼資德意仁聲國際天而蟠地化行
澤被盖自北而及南名振于今功高于古遠懷邇服
有世祖之經綸武偃文修恢至元之襟度坐今華夏

同底雍熙臣世守外藩心傾北闕望雲霄于星拱路
雖隔于八千拜日表于海隅顏不違于咫尺
至元三十一年內附安南國王陳益稷表賀元旦節
云伏以正月始和使萬民之觀治皇天眷命奄四海
以為君朔日在壬而東郊迎春太歲在午而南香聽
政陰陽交泰文軌混同中賀皇帝陛下克己克仁乃
聖乃神宜乎在位之久致斯有道之長八百餘國之
朝功烈上加于周武三十五年之治規模遠邁于漢
光壽域重開熙臺同樂臣益稷茅分服外葵向日邊
以忠誠報滄海之恩俾遐邇歸聖朝之化備膺五福

東武劉燕庭詩

願冥如子陳皇極之言遙拜三如辭敢效齊侯奉天子
之命

至至三十一年安南國王陳益稷表賀成宗皇帝即
位云伏以夙稟睿聰表彰仁孝春秋方成符聖生三
十之年丕冒重明延周過八百之助祚付神孫承以神
神器人望久歸尊親號以報親恩天下至養當持盈
守成之際存繼志述事之心龍御靈從鷄竿澤沛臣
歸身天比封爵日南思深感于皇朝報未酌于素志
初即帝位嘉同漢臣推戴之誠頭近天威庶效齊侯
下拜之禮

大德十五年夏五月武宗即位安南王陳益稷賀表
云伏以昌運啓聖肇登寶位之初眷命為君光紹瑤
圖之永兩間欣贊萬國謳歌欽惟皇帝陛下曰聖曰
聰有功有德雷電震赫夙揚禱社稷之威雨露沾濡
新溥育人民之澤徽號重慈宮之進舊章嚴祖武之
繩臣叨爵茅分引誠葵向朝來皇帝鸞班遠阻于臣
工尊拱冕旒虎拜遙伸于江漢

至大四年春三月仁宗即位安南國王陳益稷表賀
云伏以昌運啓聖肇登寶位之初眷命為君光紹瑤
圖之永福延社稷喜溢臣隣欽惟皇帝陛下天運神

東武劉燕公詩鈔

功日新睿聖重華協帝允符朝野之謳歌全付有象
夙荷祖宗之顧託敷頒渙號式迎太平叨爵南方馳
情北闕風雲慶會幸快覩于龍居江漢對揚欲遙伸
于虎拜

延祐七年三月英宗即位安南國王臣陳益稷表賀
云伏以天臨丹宸龍飛九五位之皇陽統紫宸虎拜
億萬年之壽治新景運緒衍玉基欽惟皇帝陛下握
符闡珍受圖膺貢尊親報本加數后之徽稱肆赦恤
刑溥民生之厚澤奉先世繼博之志膺寰宇侯屬之
情臣爵錫舊封先依上國身居南紀順同江漢之朝

宗心向北宸遙叩闕庭而慶賀

永樂九年夏四月安南黎季犛詭稱前陳王外孫胡
奩具奏請封畧曰昔天朝

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統一寰宇前安南王陳日燧率
先諸夷輸誠奉貢蒙恩賜爵俾王其地不幸日燧喪
亡宗嗣繼絕支庶淪滅無可紹承臣陳氏之甥為衆
所推權理國事主其祠祭于今四年荷蒙聖德境內
粗安然名分未正難以率下拜表陳詞無所稱謂伏
望天恩錫臣封爵使廢國更興荒夷有統臣奉命效
貢有死無二朝廷遣使廉察之冬十月復遣陪臣隨

東武劉

行人入朝進其陪臣耆老奏章曰前安南國王陳日
燧自洪武二年率先內屬上表奉貢天朝錫之封爵
王此一方亦欲傳之子孫長為外服不幸寡祐日燧
即世嗣王短命支庶諸孫日就喪亡三十餘年遂至
絕嗣國內之人誠所傷心胡奩實其外甥少依王所
亦能恭順小心勤于事上是以衆人誠心推奩權理
國事以主陳氏宗廟今已四年小天咸安天使下臨
詢及微賤臣等愚昧敢以實奏伏望天恩俯從衆志
賜之爵命俾守此邦庶海宇蒼生咸得其所敢昧死
以聞

英國公張國輔復平交趾叛賊陳李擴守臣黃福等
上表賀曰伏以天地以生物為心四時順序聖人以
安民為德一視同仁干戈索戢而海宇清平禮樂修
明而神人懽慶恭惟

皇帝陛下與天同運如日方中齊虞舜之文明重華協
帝邁周武之功烈廣大如天顧德威之所如惟遐邇
之咸服聲為律而身為度車同軌而書同文夫何交
趾之炎荒敢外中華之聲教爰稽厥土實古頑夷在
漢唐僅能糜羈在宋元尤為叛服建乎黎醜仍踵弊
風負井蛙之見而自尊致涸魚之禍而莫悔柰何簡

東武劉氏

定之餘孽復效前尤繼而李擴之狡童再修履轍逞
狐鼠之威而蹂踐疆域恣蛇虺之毒而吞噬邦人邊
塵彌漫蟻聚蜂屯之是觀田里蕭索鷄鳴犬吠之不
聞盡傷造物之心憤激神人之怒皇上每垂諭戒屢
擴至仁彼乃愈肆跳梁恣為不道爰興詹算用命偏
師天戈一指而蟻穴盡空風帆再舉而鯨濤頓息巨
魁既殄餘孽悉除共惟拯救之勤式慰徯蘇之望班
師振旅喜文德之誕敷行賞錫封覩武功之載戢郡
邑有守令以懷保衛所有士馬以隄防千年草莽之
區變為禾黍之地累世雕題之衆化為衣冠之民衣

食足以養生絃歌足以易俗與圖舊物于以光復山
川精彩于以發舒賦列九州不止金人之貢化均萬
里遠踰銅柱之功氛祲廓清雨暘時若由懋先之盛
德建冠古之隆功致今日之太平雪前代之遺恨也
臣顧慚微賤幸遇 聖明垂憫愚蒙有罪加寬宥位
皆御輔受恩實荷深洪始詔開百粵之新藩遂令掌
二司之重寄拜命惟謹懼德弗堪易俗移風勉承流
而宣化彰善瘁惡誓激濁以揚清遠慕皋夔之良尚
隆唐虞之治然遐陬之地雖異而感報之心悉同凡
沾雨露之民室家相慶獲際風雲之治事冠冕增輝

東武劉謙

咸欲覩照臨之清光于以謝生成之大德臣心感激
未能率領以來朝天闕遙深徒切仰瞻而下拜敢效
華封之三祝恭祈聖壽于萬年

宣德二年十二月 日 黎利偽為陳暲謝罪表云

安南國大頭目臣陳暲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

覩永樂四年大軍克平交趾之後國人尋復擾亂臣

竄身老拙以延殘息不意國人逼臣還國以至于此

臣自知罪在萬死謹奉表陳情謝罪者伏以伐罪吊

民乃聖人之大義興滅繼絕斯王者之至仁粵稽古

初蓋有常典臣竊惟南交之地實為治外之邦漢唐

雖置郡縣而實則羈縻宋元亦已征伐而尋加爵命
追我

太祖高皇帝之啓運而臣祖父先諸國以來朝遞年入
貢于闕庭累世襲封于王爵頃因胡氏之失德致勞
天討之速加 朝廷寬仁詔求陳後以承宗祀邊臣
妄議奉置郡縣以設治官雖

聖朝務在于薰陶柰夷俗未能于丕變牽相梗化屢與
為非民庶離流比歲喪亡者何可勝數士卒征伐連
年困斃者治所堪憐臣始以倉卒之際而徇衆情以
昏愚之見而干天紀自知由己之作孽每懷無地以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措身有痛則呼乃常情之必至知過必改諒聖人之
所容滙血陳辭籲天請命恭惟

皇帝陛下天地覆載日月照臨春育海涵大示包荒之
量雲行雨施廣覃解作之恩念臣先世盡忠而不遠
梯航於臣赤子無辜而久罹塗炭赦過宥罪誕推好
生之仁休兵息民尚講止戈之武臣敢不銘心刻骨
效順輸忠奉表稱臣願述南藩之職敬天事大惟殫
小國之臣誠下情云云

宣德三年大赦交趾黎利偕其國亂臣民謝表云安
南大頭目臣黎利頭目臣黎杆臣黎問臣黎察臣范

文巧臣黎仁澍臣黎銀臣黎理并耆人臣黎文靈臣
裴國興臣黎隻臣黎備臣阮文安臣阮磊臣阮景壽
臣阮鷹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宣德三年三
月初八伏覲

詔勅大赦交趾及諭臣自今宜安民保境朝貢仍遵如
洪武舊制謹具表稱謝者伏以雲行雨施濡聖澤于
九天鳳翥鸞翔賁寵光于遐裔懽騰嶺海喜溢臣民
恭惟

皇帝陛下睿哲聰明聖神文武興滅繼絕祇紹述于祖
宗罷兵息民用輯寧于夷夏大溥乾坤之量廣覃雨

東武劉燕民校鈔

露之恩軫臣荒服之氓置之不問赦臣且山之罪咸
與維新敷文德而底武功懷遠人而安中國是以
延長而永致太平之福也臣棲身外嶠待命闕庭奉
大國以敬天謹守一隅之地望紫宸而祝聖遙馳萬
里之誠臣下情云云

宣德六年十月十二日命黎利權署安南國事進貢
方物表云安南國權署安南國事臣黎利用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宣德六年十月十一日伏覲
欽差天使禮部右侍郎章啟右通政使徐琦齎捧

詔書一道印信一顆權命署安南國事臣與一國之人

莫不惟忻踴躍謹奉表謝稱者伏以恩詔渙頒春滿龍
 編之地印章寵錫光生象邑之區喜溢臣民歡騰嶺
 嶠切念臣僻居荒裔隔中華當流離失所之時竄
 身無地而倉卒求生之際得罪于天鑄錯有由噬臍
 何及乾坤至大獨憐無路以自新日月並明常恐覆
 盆之難照每披肝而衷顛終踏地以懷慙海島偷生
 已分苟延于殘喘朝廷柔遠豈圖更荷于洪恩非惟
 感湯網之寬仁又幸沐堯天之雨露恭惟
 皇帝陛下剛健中正嚴柔懿恭守成以文遵太祖之道
 訓止戈以武體上帝之好生憐臣一方凋瘵之民故

東武劉燕慶氏校鈔

臣積年深重之罪特垂寬宥曲賜保全臣敢不思蓋
 前愆勉圖後效敬天事大唯殫小國之誠保境安民
 恪守藩臣之職仰紫宸而三祝祈聖壽于萬年臣下
 情無任云云所有進貢方物賜本差陪臣阮文絢等
 齋捧赴京謝恩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宣德六年十月十二日命黎利權署國事謝表云安
 南國頭目黎問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宣德六
 年十月十一日伏觀

欽差天使禮部右侍郎章啟通政使徐琦齋捧

詔書允臣等所奏命臣黎利用權署安南國事以撫國

人臣等一國之人莫不懼忻踊躍謹奉表稱謝者伏以皇仁天下敷文德以懷遠人詔語春溫順民心而宣德澤昆虫知感草木生光恭惟

皇帝陛下聖敬日躋聰明時憲萬物並育心天地以為心四海蒙恩治夷狄以不治弘至仁而柔遠效五福以錫民念臣小邦凋喪之餘俯垂矜恤憐臣黎心哀籲之切曲賜允俞一方之命脉以甦萬世之規模益遠凡蒙憐覆莫不尊親臣等欣戴堯天遙瞻舜日扶藹聽詔深感荷于君恩鑿井耕田喜均蒙于帝力仰紫宸而三祝祈聖壽于萬年臣等下情云云

東武劉燕慶校鈔

宣德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權署國事臣黎利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北闕流恩新受九天之命南交俯貢遙馳萬里之誠報茂毫分感深骨髓恭惟

皇帝陛下乾坤同大日月並明德五帝而功三王無思不服于庶民而家四海一視同仁致使遠方預沾聖澤臣僻居炎徼仰慕中華一朵紅雲雖隔九重之遠萬年聖壽曷勝三祝之勤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本差陪臣程舜俞賫捧陳奏外謹奉表上進以

關

宣德九年五月十四日黎麟嗣位陳奏表云安南國
故權署國事臣黎利嫡男臣黎麟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上言伏以皇仁柔遠視四海以為家下國祈封顯
九天而請命共傾篚志佇聽俞音恭惟

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載知人則哲帝堯致萬邦
於變之風御衆以寬大舜有四夷來王之效德無遠
而弗屆民有欲而必從臣僻處遐荒屢蒙聖化海涵
春育均沾罔外之恩雨施行雲願布維新之澤仰紫
宸而三祝祈聖壽于萬年臣下情云云謹差陪臣戴
良弼奉表陳奏以聞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宣德九年十一月十二日黎麟謝，欽賜祭物表云
，安南國故權署國事臣黎利嫡男臣黎麟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上言宣德九年十一月初一日伏覩
欽差行人高濟朱弼齎到

勅諭祭文并欽賜祭物除臣已祇受國賜外謹奉表稱
謝者伏以皇仁天大降卹典于九重聖諭春溫慰羣
心于下國恩均存浚禮盡恭恭惟

皇帝陛下憲天聰明作民父母名臨四海學治始于家
邦于惠萬方仁政先于孤獨致令冲幼亦荷撫存臣
苦塊啣哀雲霄在望曰生曰養思欲報君父之恩惟

孝惟忠誓益聖臣子之節臣下情云云所有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黎柄等賫捧赴京謝恩謹奉表上進以聞

宣德十年二月初六日命黎麟權署安南國事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權署國事臣黎麟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宣德十年二月初二日伏覩

欽差天使禮部右侍郎章厥行人侯進賫到

勅諭欽蒙聖恩命臣權署國事臣已祇拜受訖謹奉表稱謝者伏以 聖朝柔遠華夷同一視之仁藩國襲封咫尺拜九重之命殷騰嶺海慶洽臣民恭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皇帝陛下勇智正邦聰明作后誕敷文德恭已而垂衣裳懷保小民發政必先孤獨惟皇建極其仁如天臣仰荷洪施欽承聖訓慎終如始惟罄竭于誠心保境安民尚恪遵于度侯臣下情云云所有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賫捧赴京謝恩外謹表稱謝以聞
宣德十年二月初六日命黎麟權署國事臣民謝表云安南國陪臣黎問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宣德十年二月初二日伏覩

欽差天使禮部右侍郎章厥行人侯進賫到

勅諭命臣黎麟權署安南國事諭本國官員耆老軍民

臣等一國之人不勝踴躍感戴謹奉表稱謝者伏以
恩綽遥頒玉陛下九重之命皇仁遠被炎邦回萬里
之春草木生光旄倪胥慶恭惟

皇帝繼天立極欽福錫民協帝舜之重華賞延于世懋
成湯之大德功加于時廣孝治以推恩開誠心而待
物無思不服其命維新臣等逖處遐荒欣逢盛心波
不揚風不烈皆賴聖恩井而鑿田而耕咸蒙帝力臣
等下情云云

宣德十年十二月十一日賀 英廟嗣位表云安南
國權署國事臣黎麟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宣德

東武劉燕慶氏校鈔

十年十二月初一日欽蒙

天使行人朱弼謝經賚到

詔書伏覩

皇上新登寶位謹奉表稱賀者伏以泰運重開四海仰
中天之日月春王正始萬邦為一統之山河宗社奠
安華夷悅夷恭惟

皇帝陛下體乾行健如日方升敬所尊而愛所親孝光
天下御以寬而臨以簡德及遠人凡屬照臨舉皆歡
忭臣僻遐壤久沐深恩望天闕于九重威顏咫尺致
華祝之三祝聖壽萬年臣下情云云

宣德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賀尊

聖祖為太皇太后表云安南國權署國事臣黎麟誠懼

誠忭稽首頓首上言宣德十年十二月初一日伏願

天使行人朱弼謝經賫到

詔書尊

聖祖母為太皇太后謹奉表稱賀者伏以佐三朝之內

政德冠宮闈極太上之徽稱功光典冊神人協慶海

宇均歡恭惟

太皇太后 陛下周室姜妊女中堯舜翊扶社稷恢萬

世之宏規保佑邦家開九州之壽域凡蒙生育莫不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尊親臣幸際明時欣逢盛事南交守土遙馳萬里之

誠長樂傾心敬祝齊天之壽臣下情云云

宣德十年十二月十二日黎麟賀詔尊

聖母為皇太后表云安南國權署國事臣黎麟誠懼誠

忭稽首頓首上言宣德十年十二月初一日伏親

天使行人朱弼謝經賫到

詔書尊

聖母為皇太后謹奉表稱賀者伏以尊親禮重九州極

至養之榮持載恩深萬物仰資生之德歡騰嶺海喜

溢臣民恭惟

皇太后陛下淵靜懿恭聰明淑哲為天下母施實惠以
子群方居域中尊宏至仁而家四海風化所及愛戴
攸同臣側聽綸音遙伸下悃海天萬里阻越北關之
班嵩嶽三呼敬祝東朝之壽臣下情云云

正統元年六月初四日黎麟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
權署國事臣黎麟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三
年常貢遵

聖祖之條章萬國同心仰中天之日月梯山路遠望闕
情深恭惟

皇帝陛下應敷在躬聰明作后九州任土而作貢惟正

東武劉燕氏校鈔

之供萬方稽顙以稱臣無思不服照臨所及愛戴攸
同臣遯處炎荒躬逢盛治乾坤宏大久蒙生育之恩
海岳高深愧葺埃涓之報望紫宸而三祝祈萬聖壽
于萬年臣下情云云所有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
陶公僕齎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正統元年六月初四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安南國權署國事臣黎麟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慈極居尊榮享九州之養大
庭脩貢遙馳下國之誠葵藿傾心雲霄在日恭惟

皇太后陛下貞明欽哲淵靜懿恭薄海施仁率土均蒙

于于育中朝聽政普天共仰于母儀凡周生成悉歸
煦軀臣遯居遐壤久慕王風漸被仁恩幸沐二南之
化含宏德大願膺萬壽之祺臣下情云云所有進貢
方物另具本差陪臣賈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正統二年正月十七日封黎麟為安南國王謝表云
安南國權署國事臣黎麟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
正統二年正月十三日伏覲
天使兵部右侍郎李郁通政使司左通政蔡亨持節齋
捧

詔勅金印封臣為安南國王臣已祇拜受訖謹奉表稱

東武齋藏底自抄

謝者伏以鳳翥鸞翔降金章于天闕雲行雨施沾聖
澤于遐方簡自宸衷喜踰望外恭惟

皇帝陛下繼天出治如日方升合四海以為家小懷大
畏法九經而治國厚往薄來致茲荒遠之臣屢荷便
蕃之寵臣幸逢盛代茲祇佩恩光就日望雲雖隔九
重之遠敬天事大惟殫小國之誠臣下情云云謹差
陪功蔡士明齋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正統二年正月十七日封黎麟為安南國王上
皇太后謝表安南國王臣黎麟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
言正統二年正月十三日伏覲

天使兵部右侍郎李郁通政使司左通政蔡亨持節齎捧

詔初金印封臣為安南國王臣已祇拜受託謹奉

表稱謝者伏以為天下母佐機政于內朝居域中尊錫寵光于遐壤春回嶺嶠喜溢臣心民恭惟

皇太后陛下淵穆貞明含宏光大協扶景運延寶祚于萬年煦育群生施至仁于四海政令荒服亦荷洪恩臣跡隔南交心馳北闕生成德大敢忘天地之恩頌禱情深敬祝岡陵之壽臣下情云云所有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昇齎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東武劉謙

正統三年黎麟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麟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聖主當陽萬國仰如天之德侯藩述職三年共任土之儀鳳闕雲高泉林路遠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時憲睿知有臨合四海以為家誕敷文德治九經而治國柔懷遠人至使炎荒悉同春育臣屢承恩寵信切瞻依日月重明幸際亨嘉之會絲毫未報徒中愛戴誠之臣下情云云所有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齎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正統三年黎麟上

太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麟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慈極尊臨光輔三朝之政中黃厚載宏施一視之仁芹曝誠微雲霄遠望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功高宗社德美彝任長樂怡神享九州之至養仙源衍慶啓萬世之洪圖凡罔生成咸蒙煦育臣僻居荒裔遙仰表闡海岳深恩愧乏涓埃之報岡陵至祝惟殫臣子之誠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陳昱齋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正統三年黎麟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麟誠惶誠恐稽

東武劉德慶氏校鈔

首頓首上言伏以長信端臨萬國篤尊親之念小邦事大一心殫敬畏之誠載飭貢包遙瞻宸極恭惟

皇太后陛下欽明淵穆端莊懿協相聖謨繼塗之山與

夏光扶寶祚同文母之佐周凡被王風志歸于育臣

僻居遐壤久沐至仁望極雲霄雖隔九重之遠仰齊

箕翼永膺萬壽之祺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

具本差陪臣阮禹錫齋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正統六年十月初七日黎麟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

王臣黎麟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海波不揚

久被聖人之化貢苞載飭遙馳下國之誠雙闕九重

寸心萬里恭惟

皇帝陛下克紹致治繼舜重華文軌大同混華夷之一
統東西漸遠被達聲教于八荒天命維新鴻圖益永
臣邀居遐境幸際明時春育海涵喜皇仁之罔外山
增川至祝聖壽以齊天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
另具本差陪臣阮田賫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正統六年十月初七日上

太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麟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奄四海以宅尊功歸太上遵三
年之常貢享在至誠任土物微瞻天情切恭惟

東武劉氏校鈔

太皇太后陛下道高文母德邁姜姬光輔三朝奠邦家
于磐石惠養萬姓躋民物于春臺凡罔生成舉同欣
戴臣僻居荒遠念篤尊親大德好生曲被至仁之造
後天難老永深善順之情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
物另具本差陪臣阮有先賫捧赴京外謹奉表稱進
以聞

正統六年十月初七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麟誠惶誠恐稽
首頓首上言伏以長位居尊正母儀于四海南交脩
貢望天闕于九重葵藿情深篚苞物薄恭惟

皇太后陛下博厚載物高明配天協佐中朝行瑤圖于
有永光伏聖嗣綿寶祚于無窮凡屬照臨老蒙履憐
臣久沾王化遠慕華風望日傾心萬里阻趨于北闕
與天齊壽千秋敬祝于東朝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
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陶孟拱賫捧赴京外謹奉表上
進以聞

正統七年十月十三日黎麟謝賜服弁表云安南國
王臣黎麟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正統七年八月
十五日本國使臣阮田黎春等等回還順賫
勅書一道并皮弁冠服一副常服一套臣已祇拜受訖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謹奉表稱謝者伏以帝德誕敷海徼沐同仁之化皇
恩錫寵王章昭備物之華草木生光山川出色恭惟
皇帝陛下首出庶物表正萬邦端冕臨期大春秋之一
統垂衣致治為下國之綴旒凡屬甄陶悉蒙衣被臣
僻居遐壤曲荷洪私帶則有餘誓終身以感佩服之
無數常什襲以珍藏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
具本差陪臣叔惠賫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正統七年十月十三日上

大皇太后謝賜服弁表云安南國王臣黎麟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上言正德七年八月十五日本國使臣阮

田阮春等回還順賚

勅書二道并皮弁冠服一副常服一套臣已祇拜受訖
謹奉表稱謝者伏以懿極尊臨四海被王風之化皇
恩遠及九重頒命服之華螻蟻身微乾坤德大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道高太上功著三朝子育群方施至仁
之國外彌綸大化衍聖緒于無窮致使遐方亦叨賚
飾臣珍藏惟謹佩服不忘望長信以傾心誓堅一節
指南山而上壽敬祝萬年臣下情云云所有謝恩方
物另具本差陪臣杜煜賚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
聞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正統七年十月十三日上

皇太后謝賜服弁表云安南國王臣黎麟誠惶誠恐稽
首頓首上言正統七年八月十五日本國使臣阮田
黎春等回還順賚

勅書二道并冠服二副常服一套臣已祇拜受訖謹奉
表稱謝者伏以皇仁育物宏施姬煦之恩命服自天
特降便蕃之賜主光嶺嶠慶洽苑倪恭惟

皇太后陛下政式中園風行八表綜萬機而輔聖道副
經綸鍊五色而補天功參造化致使要荒之外咸歸
覆幬之中臣等職南交心傾長樂絲毫未報濫承褒

袞之榮咫尺遙瞻敬上齊天之祝臣下情云云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差陪臣趙泰骨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正統七年十二月初四日安南臣民為黎濬請封表云安南國陪臣臣黎孟臣黎文靈臣黎慎臣黎禮臣黎大臣黎可臣黎拙臣黎鷺臣黎克復臣黎秘臣黎梯臣黎榴臣黎弄臣黎忠臣黎蘭臣黎隻臣黎康臣黎圖臣黎慎臣黎抄臣黎焯臣黎內臣黎德麟臣黎汝禮臣蔡任明臣潘于日臣阮公尹臣阮廷沾臣阮伯奇臣黎陵臣黎戰臣黎鄰臣蔡德明臣黎地耆人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臣黎受臣武夢原臣阮渭川臣阮外臣阮克復臣程舜俞臣陶公僕臣阮夢荀臣李于晉臣何甫臣阮汝撰臣裴擒虎臣阮允恭臣黎少頴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阮正統七年十一月初一日臣本國王臣黎麟病薨屬臣等嫡子臣黎濬暫管國事謹守

欽賜印信謹請

命于朝臣等除遵依囑言外謹奉表陳奏者伏以皇仁溥博體天地以為心藩國襲封望雲霄而請命共伸衆志佇聽俞言恭惟

皇帝陛下光紹洪圖懋昭大德君臨四海弘惟柔遠之

仁于育萬邦曲盡恤孤之道願茲幼稚仰冀撫存臣等揆戴情深懇祈念切代先繼世庶允叶于臣心事上敬天誓恪遵于侯度臣等下情云云

正統八年十一月二十日黎濬謝 賜表云安南國故國王臣黎麟嫡子臣黎濬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正統八年十一月初十日伏覲

欽差行人程璈賚到祭文并

恩賜祭臣已照數祇受託謹奉表稱謝者伏以自天卹典降漏澤于九原守土藩臣望清于雙闕俯握蟻悃仰荷鴻恩恭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皇帝陛下御衆以寬安民則惠躬行心德崇孝治以為先日照月臨播皇風于罔外致令幼小亦被矜憐臣報無由撫心增感仁沾存沒禮既備于哀榮義重君臣誓永堅于忠孝臣下情無任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何甫賚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正統八年十一月三十日黎濬謝 賜封表云安南國王臣黎濬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正統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伏覲

天使光祿寺少卿宋傑兵科都給事中薛謙賚捧

詔勅封臣為安南國王臣已祇拜受託謹奉表稱謝者

伏以皇仁遠被降恩綍于九重王爵藤封拜威顯于咫尺先生海嶠慶洽臣民恭惟

皇帝陛下睿智有臨聖神廣運誕敷文德聲教暨于粵南懷小民王政先于孤獨邇遐罔間品物俱新臣丹闕阻趨紅雲遙望乾坤大造恩欲報以無階臣子至誠誓益勤于厥職臣下情無任云云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陳昱賫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正統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安南臣民謝封黎濬表云

安南國陪臣黎列臣黎孟臣黎文靈臣黎慎臣黎禮臣黎服臣黎可臣黎妣臣黎克復臣黎秘臣黎梯臣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黎榴臣黎弄臣黎忠黎臣圖臣黎蘭臣黎隻臣黎康臣黎禎臣黎抄臣黎魁臣黎內臣黎德麟臣黎子禮臣范伯奇臣黎陵臣黎戰臣黎緩臣武世興臣黎地耆人臣黎受臣阮子晉臣阮夢荀臣李子晉臣阮汝撰臣武夢原臣阮渭川臣阮外臣阮克俊臣程舜俞臣陶公俱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正統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伏覩

天使光祿寺少卿宋傑兵科都給事中薛謙賈捧

詔書允臣等所奏命臣黎濬為安南國王臣等一國之人莫不懽忻感戴奉謝稱謝者伏以詔語春溫仰荷

九重之命皇仁天大普施一國之恩海岱生光旒倪胥慶恭惟

皇帝陛下乾坤覆載日月照臨歛五福以錫民敷彝訓法九經而為治柔懷遠人凡爾薰陶率皆鼓舞臣等尊親在念報德無階舜日堯天情曷勝于愛戴周原禹甸樂得遂于生成

正統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上

皇后進謝恩貢方物安南國王臣黎濬稽首謝頓首上言伏以母儀四海位俾正于中闈子惠萬方仁遠覃于下國春回嶺嶠澤及昆蟲敬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皇后殿下光大含章高明儷聖躬行勤儉嗣太妣之徽音化始邦家輔周王之內治凡居普率悉爾解蒙臣猥以幼齡恭承嘉惠德宏持載仰蒙生育之恩念重尊親敬上齊天之壽臣下情無任云云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克孝賫捧赴京外謹奉箋稱謝以聞

正統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上

皇后歲貢方物箋云安南國王臣黎濬稽首上言伏以宸闈內治昭天下之母儀貢篚正供述藩方之臣職誠摠芹曝報茂涓埃敬惟

皇后殿下道配乾剛仁同春育王風正始化以被于家
邦慈誨躬行德有光閩閩徽音克嗣懿範永彰臣僻
處炎荒欣逢聖世生成罔外荷天地之深恩祝頌至
情以罔陵而獻壽臣下情無任云云所有歲貢方物
另具本差陪臣程馭賈捧赴京謹奉箋上進以聞
正統十二年九月二十日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
臣黎濬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皇仁罔外合
四海以為家職貢有常望九重而稽顙梯航路遠葵
藿心傾恭惟

皇帝陛下御衆以寬安民則惠大庭玉帛光漢室之威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儀萬國衣冠繫周家之禧樂凡蒙覆幬莫不尊親臣
僻處天荒遵恪侯度尺天寸地悉歸一統之興圖東
岳南山敬祝萬年之聖壽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
物另具本差陪臣何有賈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
聞

正統十二年九月二十日上

皇太后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濬誠惶誠恐稽
首頓首上言伏以長信頤神永保坤元之德南交修
貢遙瞻慈極之尊篚篚將誠雲霄在望恭惟

皇太后陛下道光文母德邁塗山協相聖謨措生民于

衽席翊扶寶座祚真宗社于泰磐凡固生成惠蒙煦
育臣遯居外服愛隔中華念切民依傾葵心而向日
情深祝頌祈聖壽以壽天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
物另具本差陪臣丁蘭賈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
聞

東坡先生校鈔

越嶠書卷十六

宜山李文鳳編次

表箋

景泰元年賀

景皇即位表云安南國臣黎濟誠懼誠忻稽首頓首
上言伏觀皇上親登寶位謹奉賀稽賀者伏以聖主
膺圖啓光亨嘉之運遐方慕義遙伸愛戴之誠海岳
清寧華夷輯睦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時允睿智有嚴天與人歸小邦依大邦
東漸西被近者說遠者未其命維新無思不服遯居

炎徼幸際盛時閭闔九里夔隔雲霄之遠威顏咫尺
益勤天日之瞻臣下情無依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
之至差陪臣謹奉表稱賀以聞

景泰元年上

皇太后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濟誠惶誠恐稽
首頓首上言伏以長樂頤神榮享九州之養天庭奉
貢遙馳萬里之程苞篚物微雲霄望遠恭惟

皇太后陛下道隆文母德凝塗山聖子神孫綿緝緝繩
繩之盛深恩厚澤施生生化化之仁凡在照臨志蒙
照育臣身居南土職效藩臣望慈極之至尊瞻依念

皇太后進貢方物表

切上萬年之聖壽祝頌情深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
激切屏營之至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觀
賫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

景泰元年上

皇后歲貢方物箋安南國王臣黎濟稽首頓首上言伏
以位正中宮始自閨門之化神馳北闕遙傾葵藿之
忱感德情深尊親念切敬惟

皇后殿下含宏光大姍穆柔嘉眷育群方既博馳其厚
德風形四海復永嗣于徽音凡在生成志蒙嫗煦臣
僻居炎徼久被仁風奉苞篚以將誠惶虔任土極雲

霄之在目敬祝齊天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賫捧赴京外謹奉箋進以聞

景泰三年賀立

懷愍太子表云安南國王巨黎濬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覩天使賫到立

皇太子詔書一道除已開讀外謹奉表稱賀者伏以作元后以綏兆民允協群心之望建儲以固大本式宏萬世之規慶叶穹天驪嶺海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文武聖神整頓乾坤膺鴻圖而撫

東武劉繼庵氏校鈔

運奠安宗社思茲翼以貽謀天命用伸人心攸屬巨僻居炎徼幸際明時詠重輝重潤之歌遙伸賀悃上如同如陵之祝茂介蕃禧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差陪臣謹表稱賀以聞

景泰三年上

皇后賀箋云安南國王巨黎濬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覩賚到立

皇太子詔書一道除已開讀外謹奉表稱賀者伏以坤元厚載允符太極之尊聖嗣篤生早正少陽之位中闡溢慶慶恙王騰懽敬惟

皇后殿下淑德含章至仁育物覃二南之風化始自閨
門茂百世之本支福綿宗社有光懿範咸愜群情臣
遐處炎方幸逢盛事明同離照喜景運之永昌壽與
天齊望長秋之祝聖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
營之至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齎捧赴京外
謹奉表稱賀以聞

景泰三年賀

皇太子箋云安南國王臣黎濟稽首頓首上言伏以觀
賚到立

皇太子詔書一道除已開讀外謹奉箋稱賀者伏以元

東武劉鑑及校鈔

良正位知震器之有歸兆姓傾心仰離明之繼照宗
祧承重遐邇均歡敬惟

皇太子殿下惟稟聰明天資仁孝令聞令望素隆三善
之稱宜君宜王允協重華之德凡在普率莫不謳歌
臣迹阻象林詠馳鶴禁萬星之端彩倍切瞻依沐少
陽之恩波益深感戴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
營之至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齎捧赴京外
謹奉表箋稱賀以聞

天順元年賀

皇太子箋云安南國王臣黎濟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毓

德春官早正元良之位儼尊宸極歡騰海表之區敬惟

皇太子殿下溫文天賦仁義自彰主壺承祧慶益延乎宗社撫軍監國望已聳于華夷凡屬照臨舉皆愛戴臣欣承渙汗倍切恒情重潤重暉莫罄形容之妙俾昌俾壽遙伸頌祝之仁忱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箋稱賀以聞

天順元年賀

英廟復登寶位表云安南國王臣黎濬誠懽誠忻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昌運重開大華夷之一統皇綱復正

皇朝書

延宗社于萬年慶洽敷天歡騰薄海恭惟

皇帝陛下道隆孝敬政本寬仁邦雖舊而命維新聰明祚后天無親而德是輔歷數在躬國勢以尊群心允屬臣僻居炎徼久沐恩波乾轉坤旋喜洪圖之有永山增川至祝聖壽以無疆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差陪差阮原僑謹奉表稽賀以

天順四年安南臣民為黎瀾請封表云安南國陪臣黎熾臣黎列臣黎榴臣黎康臣黎弄臣黎念臣黎執中臣黎希葛臣黎賴臣黎壽域臣黎內臣黎師回臣黎會臣黎歇臣黎文正臣黎寔臣黎柄臣黎造臣黎

古臣黎練臣黎多美臣黎連臣黎悔臣黎燕臣黎村
 臣黎績臣黎江臣黎鄧臣黎德臣黎師路臣黎景微
 臣黎宏毓臣黎景俞臣黎邁臣黎隴臣黎永長臣黎
 魯臣黎檀臣黎蒲臣黎考臣黎特臣黎僚臣黎顛臣
 黎先臣黎達臣黎公毅臣陳旦臣黎碾臣阮有光臣
 黎文顯臣阮瑋臣黎伯壽臣黎獻臣黎曾臣憑文達
 臣阮直臣阮永錫臣黎仁路臣范瑜耆臣黎來臣
 黎七臣黎阮剛毅臣阮了臣阮瓢臣胡輦臣陶朗臣
 阮喝臣阮武臣黎旻臣阮渭川臣范熊臣裴毅臣范
 維孝臣程侃臣阮霖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天

東坡劉應庭氏校鈔

順三年十月初三日臣本國王黎濟被庶兄黎琮所
 弑而臣黎灝黎麟之子黎濟之弟回請謹守

欽賜印信管攝國事稟受于朝謹奉表陳奏者伏以中
 夏宅尊大廓包荒之量南交錫履仰祚繼世之封俯
 罄忱恂仰祈俞允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作后寬裕有容近者悅遠者來乾坤一
 統波不揚風不烈海宇同春凡在有生皆得其所微
 臣僻居炎徼久沐深恩望闕陳辭共應由衷之懇自
 天錫命願雅從欲之仁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
 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奏以聞

天順六年黎瀨謝賜祭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麟子
臣黎瀨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天順六年三月十
三日伏覩

欽差行人劉秩賚到祭文并欽賜祭物臣已祇拜受訖
謹奉表陳奏者伏以道大域中率土仰雍熙之治恩
覃嶺表自天施矜恤之仁存歿蒙休旌倪昏感恭惟
皇帝陛下聖神撫運男智正邦開萬國之文明功光前
烈廣四方之聲教德及遠人閔念遐方俯加漏澤臣
久陶聖化祇荷鴻恩體盡難答乾坤之造義全終始
永堅臣子之心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

東武劉瀨氏校鈔

至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茂等賫捧赴京
謝恩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天順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

皇太子歲貢方物箋安南國王臣黎濬稽首頓首上言
伏以二體重華咸養儲宮之德三年常貢遙馳下國
之忱日極前星情馳遐壤敬惟

皇太子殿下資兼仁孝器合溫文歷數在躬允叶宜君
之望蠻夷率服咸推以長之尊承德不違輸忠敢後
臣恩榮襲爵念切歸心八千里外世奉藩遠貢琛于
嶺表九五福中一日壽勤致祝于天東臣下情無任

激切屏營之至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謝子
顛賚捧赴京外謹奉箋上進以聞

天順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黎灝上

皇太后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
首稽首上言伏以長信闕神風仰徽音之盛遐方效
職虔脩任土之供日徹層霄心依樞極恭惟

皇太后陛下含宏光大淵穆端莊德本儉勤覃天下國
家之化功多保護隆女中堯舜之名凡在要荒悉蒙
照育臣僻居炎徼新襲王封苞篚是將答生成之賜
乾坤齊壽敢忘祝頌之勤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激

東武對齋履民校鈔

切屏營之至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黃文并
賚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天順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賀

憲廟即位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天順八年十月二十日伏覩

天使正使尚寶寺卿凌信副使行人司司正邵震賚到
皇上新登寶位

詔書一道除已開讀外謹奉表稱賀者伏以乘時御極
屬泰運之宏開率土傾心仰離光之繼照華夷胥悅
寰宇皆春恭惟

皇帝陛下寬裕有容文武維后膺帝王之大厯得位得名會玉帛千諸侯來享來辟際蟠之內愛戴攸同臣僻處炎方欣逢聖祚春秋一統慶實祚之方隆天子萬年仰紫宸而敬祝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黎友直賫捧赴京外謹具表稱賀以聞

天順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上

皇太后賜王并妃帶冠服謝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天順八年十月二十日伏覩天使正使尚寶寺卿凌信副使行人司司正邵賈震到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勅諭二道并皮弁冠服一副常服一套及綵幣賜臣并臣妃已祇拜受訖謝奉表稱謝者伏以東朝正位群方家子有之恩下國承休備物煥身章之美寵褒所迨世襲增華恭惟

皇太后陛下功太補天祥隆啓聖綿無窮之統緒實賴維新整有截之幅員同歸瞻冒致令遐壤亦被帡幪稽首拜嘉永言佩服于其王母敢忘受福之由至哉坤元共仰資生之德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范瑒賫捧赴京謝恩外謹奉表稱謝以

聞

成化四年十一月初八日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
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聖王御圖脩
述先生之修政遐方作貢依歸上國之仁芹曝寸心
梯航萬里恭惟

皇帝陛下乾剛獨運泰道方亨奉溫清于東朝四方其
訓垂衣裳于南面百祿是宜永與千休無遠弗届臣
世承明命爵列王封任土物于日南式供歲貢阻慶
雲于嶺外如對威顏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
具本差陪臣賚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成化四年十一月初八日上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
首頓首上言伏以化行八表欽懿範于東朝貢率三
年率常儀于南服驛馳地遠仙闕雲高恭惟

皇太后陛下德配先皇扶功嗣聖兩宮有慶熙熙慈孝
之天四海皆春蕩蕩泰和之澤凡蒙保養森篤尊親
臣僻處遐方愉瞻邃殿生成有日恒宥姤煦之仁壽
考無疆永享怡愉之樂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

另具本差陪臣范藍賚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成化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
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皇治憲天廣

示無私之覆侯藩任上虔修不腆之儀驛傳初馳鈞
韶入夢恭惟

皇帝陛下乾剛行健恒久化成惟圖永圖誕保文武受
命勤用明德安勸小大庶邦凡固春生悉歸夏貢臣
茅分襲舊塾壤漸微真厥攸后遙沐暨南之教會其
有極第存拱北之心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
具本差陪臣裴日良賚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成化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
首頓首伏以教始周邦遐邇仰惟恩之美職修禹貢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篚苞將來享之儀誠迢遞闕河熹微宮殿恭惟

皇太后陛下道禪少廣德祀太中萬物化克功弗居而
業弗恃九州榮養形至佚而心至愉凡蒙孝治之孚
皆想慈宸之訓臣析圭而壤極日東朝未有本水育
源第切尊親之念天與長地與久曷勝祝頌之情臣
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覽賚捧
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成化十年十月十三日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
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以克相上帝寵綏仰沐
于皇仁成賦中邦底慎咸遵于侯度周行遙迤漢殿

岩堯恭惟

皇帝陛下不息體乾無私若日相承前聖後聖百世可知
翕受大球小球萬邦惟慶凡居率土咸席光天臣
襲守析圭恩勤奉幣放諸海化久被于風行譬如此
辰心第勤于星拱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
本差陪臣黎宏毓賚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成化十年十月十三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
首頓首伏以天子有親孝治廣乎于率土庶邦丕享
正供戴飭于苞茅桂海路遙蓬雲晝永恭惟

東武劉謙度氏校鈔

皇太后陛下神順恬淡德我含宏化默運于不言四方
其訓慶溢隆于至養百祿是宜凡叙彝倫悉歸懿範
臣久蒙賜履偷仰思齊示以太沖莫測資生之妙受
茲介福曷勝善頌之情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
另具本差陪臣阮敷復賚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
聞

成化十二年十月十五日賀立

皇太子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
言成化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伏覩

天使正使禮部郎中樂章副使人司行人張廷綱賚

到立

皇太子詔書一道除已開讀外謹奉表稱賀者伏以乾
大統天普施正中之德震亨主器宏懷保定之規百
祿是宜萬邦維慶恭惟

皇帝陛下克明履位說順臨民脩文德以柔遠人無思
不服紹孫謀以燕翼子有道之長允開殷副之昌棊
篤周家之佑臣跡安喬徽夢遶龍樓放諸北放諸南
丕仰咸和之治錫其祚錫其胤願貞恒久之休臣下
情云云所有欽進方物另具本差陪臣裴山賫捧進
京朝賀外謹奉表賀以聞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成化十二年十月十五日謝賜綵幣表云安南國王
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成化十二年七月
二十二日伏覩

天使正使禮部郎中樂章副使行人司行人張廷綱賫
到

勅書一道頒賜臣及臣妃綵幣臣已祇拜受記奉表稱
謝者伏以皇王建極億年宏燕翼之謀藩國承休五
綵絢龍光之錫絲毫帝力咫尺天顏恭惟

皇帝陛下德協晉明文觀賁飾本支百世綿歷服于無
窮網紀四方廣幅員之有截寵綏所迨慶賀惟洵臣

仰荷匪頌永懷丕冒堯舜垂衣而治久陶漸被之仁
殷周受命以興遠致溥修之祝臣下情云云謹差陪
臣黎暗翁義達稱謝以聞

成化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伏覲

天使正使禮部郎中樂章副使行人司行人張廷綱賈
到立

皇太子詔書一道除已開讀外奉表稱賀者伏以長樂
頤神運元功于不宰少陽嚴正施帝載于無疆慶萃
三宮懽勝八極恭惟

皇太后陛下至虛觀後厚載重坤成周德之昭明道光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文母啓商家之濬哲福裕湯孫于皇前耀之輝丕顯
太沖之化臣昨叨銅柱宴想瑤池品物咸遂章莫測
施仁之妙百世以似以續願膺福祿之綏臣下情云
云所有欵進方物另具本差陪臣王見述賫捧赴京
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成化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歲貢方物表云安南
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無遠弗
届教感暨于朔南惟正之供禮第勤于苞篚尋常方
物咫尺威顏恭惟

皇帝陛下道叶舜華業宏湯祗仁厚相傳于列聖不顯

其光懷樂玉式于九重既勤用德析圭所迨奉幣咸
同戶夙胙炎封久陶至化歸職事于宰旅雖率舊章
矜帝所之鈞韶第馳清夢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
物另具本差陪臣陳中立賫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
以聞

成化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王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上言伏以萬物並育咸歸大始之仁九州攸同
載飭多儀之享知風之自玉命具永恭惟

皇太后陛下功保湯孫道光文母樂德載怡愉之養百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祿是宜藹三宮慈孝之春四方其訓無不遠邇莫不
尊親臣世守遐拜夙聞懿範詩歌綿庶慶祚胤之無
窮壽祝蟠桃等乾坤之不老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
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黎彥俊賫捧赴京外謹奉表上
進以聞

成化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
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惟皇上帝
命紀一統之休成賦中邦禮效五官之享巍巍當宸
肅肅旅庭恭惟

皇帝陛下時撫平康道隆惠篤昭有融而高朗如日之

升慎厥麗以靈承配天其澤悠久既孚于恒化適遐
允屬于觀顯臣土錫宅南星環拱北四海咸迪粵徽
夏貢之文萬年永康終仰周家之祐臣下情云云差
陪臣賫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成化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
首頓首伏以一人有慶慕孝治于東朝四海會同謹
正供于南服尊推所自享在多儀恭惟

皇太后陛下疊疊徽音巍巍至養神怡冲漠妙不居不
宰之功德大含宏廣資始資生之化知遠之近無為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而成臣世襲分茅禮恭幣遠迤桂荒攸寧禹甸之山
川縹少緝蓬官莫狀仙家之日月臣下情云云謹差
陪臣宏濟賫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成化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
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建用皇極
教普覃于萬邦共惟帝臣儀恪脩于九貢遠迤海嶠
彷彿韶鈞恭惟

皇帝陛下由仁義行以天地尊重熙累洽揚丕承丕顯
之休外撫內寧敷不競不求之政廣輪所囿恬冒攸
同臣叨襲世封久矣時叙舜治無為之盛莫罄名言

周家有道之長葛勝祝頌臣下情云云謹差陪臣黎德慶賚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成化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化行八表普天瞻慈恤之光貢率三年任土謹候邦之度迨遙桂海懇款葵心恭惟

皇太后陛下始道有名功參無朕長不宰為不恃與元氣游者而艾壽而臧介王母福凡囿施生之造均蒙煦育之仁臣僻處遐陬夙欽懿範際虞夏殷周之盛至治方隆頌高曾向孟之賢徽音未已臣下情云云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成化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以配天具澤化承底于咸和率土之濱心同歸于比順勤包茅匭翼獻闕庭恭惟

皇帝陛下寬裕有容粹精不息盈先王迪高后道叶允并紹上帝誠小民德宏玉冒凡罔日臨之下悉陶風動之中臣久襲茅封彌敦葵向殷邦肇域若稽耒享之文同命歷年敬致揚休之祝臣下情云云謹差陪臣黎能讓賚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成化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
首頓首上言伏以天子尊親崇九州之至養海邦任
土路三歲之常供未假遲遲含宏蕩蕩恭惟

皇太后陛下道參太始德闡廣生化裁而默而成有開
介福風之自遠之近不已歲音壽康誕降于怡愉普
率同歸于嫗煦臣世叨豫建情篤見顯梅驛煙馳遙
旅所庭之實蓬宮日暖長瞻慈極之光臣下情云云
謹差陪臣范昭福

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孝廟登極賀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

東武劉燕庶氏校鈔

首上言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日伏觀

天使正使翰林院侍讀劉戡副使刑科給事中呂獻可
到

皇帝新登寶位詔書一道除已開讀外謹奉表稱賀者
伏以當陽繼照玉宣日月之光溥海歸仁大介乾坤
之統系隆宗社慶洽璇玑恭惟

皇帝陛下中正粹精聖神廣運重華而叶于帝歷數在
躬受命而嗣若初皇王惟辟義聞昭乎于上下文風
遠暨于朔南臣恪奉南藩瞻瞻紫極三千衛執壤奠
齊仲繁國之恭億萬年敬天休永祝蘿圖之固臣下

情云云所有欽進方物另具本差陪臣覃文禮賁捧
赴京外謹奉表稱賀以聞

弘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謝

賜綵幣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
言弘治元年十一月二十日伏覩

天使正使翰林侍讀劉戡副使刑科給事中呂獻賚到
勅書一道頒賜臣綵幣臣已祇拜受訖謹奉表稱謝者
伏以邃筵端拱鼎新輯瑞之朝綵色彰施賁及析圭
之壤仰維履冒深感裁成恭惟

皇帝陛下純粹體元緝熙敬德纂聖繼神傳之緒歷服

東武劉蕪庭氏校鈔

無疆弘東漸西被之仁幅員有截凡席紅雲之下均
陶化日之中臣幸時明昌叨蒙粉飾春秋一統方未
喜屬于綿旒天子萬年歲聘維恭于奉幣臣下情云
云所有欽進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黃德良賁捧赴京
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弘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賀尊

聖祖母大皇太后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
首頓首上言弘治元年十一月三十日伏覩

天使正使翰林院侍講劉戡副使刑科給事中呂獻賚
到

皇帝新登寶位

詔書一道恭聞尊

皇祖母皇太后為太皇太后謹奉表稱賀者伏以謳歌
朝覲萬方咸仰于重明富貴崇高三極益尊于太始
昭融孝治洋溢歡聲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靜壽敦仁含宏乎化維行懿德光承神
后之休不已徽音茂衍文孫之慶知風所自就日攸
同臣宿荷宸慈久矣藩弱巍巍漢殿阻陪長樂之儀
翼翼周京願播思齊之詠臣下情云云謹差陪臣王
克遵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弘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賀尊

聖母為皇太后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瀨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上言弘治元年十一月二十日伏觀

天使正使翰林院侍講劉戡副使刑科給事中呂獻可
到

皇帝新登寶位

詔書一道恭聞尊

聖母皇后為太后謹奉表稱賀者伏以君臨南面皇皇
大寶之尊燕及東朝穆穆隆安之奏宵示錫美溥率
騰懽恭惟

皇太后陛下德侔堯鑿道光如任奉九廟神靈之統丕
迓邦休延億年祚胤之傳茂膺帝祉玉殿永綏于孝
養蒼生攸戴于慈元臣叨襲世封久蒙子育逶迤桂
海久聞樛木之恩隱約瑤池願上蟠桃之祝臣下情
云云所有欽進方物另具本差陪臣范克麟賫捧赴
京外謹奉表稱賀以聞

弘治二年十月十九日歲貢方物表云伏以運撫大
同薄海沐無私之化禮徵五享旅庭脩不腆之恭遙
逸同行岩薨魏闕恭惟

皇帝陛下建中建極貞觀貞明崇宏仁厚之傳紹休聖

東武劉漢庭氏校鈔

緒廣蕩懷柔之德安勸庶邦蒼生成感仰于帝功遐邇
悉歸于王會臣襲封維舊覲治方新禹服方川均圓
奠寧之域堯文雲日第勤就望之心臣下情云云所
有成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克恭賫捧赴京外謹
奉表上進以聞

弘治二年十月十九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
首頓首伏以東朝衍慶洽萬國之歡心南極承休謹
三年之常服禮勤享上信需由中恭惟

皇太后陛下德叶安貞功宏保乂躬儉慈而孚化德厚

流光膺福祿以順沖崇高其貴至于大小莫不尊親
臣逖被光風久欽懿範太初蕩蕩難名育物之仁少
廣巍巍敬祝齊天之壽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
另具本差陪臣阮漢廷賫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
聞

弘治五年十一月初六日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
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自天祐命宏
開至治之休薄海迪功丕奉多儀之享勤勤專介肅
肅將歸恭惟

皇帝陛下運撫豐中道符乾始聖畫倫王畫制表正萬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邦車同軌書同文條隆一統于江淮于汶濟恪遵夏
貢之常知日月如山川長播周詩之雅臣下情云云
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黎俞賫捧赴京外謹
奉表上進以聞

弘治五年十一月初六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
首頓首上言伏以晉出光明四方仰德坤重靜篤萬
國歸仁愉欽至養之榮恪奉正供之典恭維

皇太后陛下恩隆無極道守有名安文昭武烈之靈克
綏先祿啟聖繼神傳之統武至今休齊天誕享于崇

高率土鈞陶于煦育臣襲封寢久被化淵深坎比太
冲莫壯廣生之妙怡愉長樂永寬介壽之祺臣下情
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彥克賫捧赴
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弘治六年二月初八日賀立

皇太子表云安南國王臣黎惶誠誠恐稽首頓首上言
弘治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伏觀

天使正使刑部郎中沈庠副使行人甸行人董振齋到
冊立

皇太子詔書一道除已開讀外謹奉表稱賀者伏以宸

東武劉蕪民校鈔

極建中誕撫亨嘉之會儲宮麗正丕昭震長之享百
世乎休萬邦胥慶恭惟

皇帝陛下德符濬哲道妙經綸放蕩蕩之堯勳格于上
下嗣明明之禹訓詒厥子孫早厥宗社之圖允副臣
民之望臣爵錫土情篤瞻天重光重輪重輝莫罄形
容之美得祿得名得壽愉伸祝頌之忱臣下情云云
所有朝賀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宏碩賫捧赴京外
謹奉表稱賀以聞

弘治六年二月初八日上

皇太后賀立

皇太子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弘治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伏覩

天使正使刑部郎中沈庠副使行人司行人董振賚到冊立

皇太子詔書一道除已開讀外謹奉表稱賀者伏以皇王正位慶祚胤之無窮帝命用伸邈本原之有自孝治化洽遐邇歡騰恭惟

皇太后陛下廣蕩太冲怡愉長樂迪塗鑿之明訓躬履儉勤播姪姒之徽音統綿嗣續培翼益隆于子孫保登閔玉闈于孫謀臣遯奉南藩澄瞻西極百世克昌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厥後難名撫育之仁萬年俾壽而臧願介崇隆之福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杜綱賚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賀以聞

弘治六年二月初八日謝頒綵幣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弘治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伏覩

天使正使刑部郎中沈庠副使行人司行人董振齋到詔書一道頒賜臣綵幣臣已祇受訖謹奉表稱謝者伏以元后詒謀丕衍震亨之慶遐邦承寵叨陪賚飾之榮恩出宸旒昭回藩服恭惟

皇帝陛下經經人化覆育群生懋德以裕後昆繩繩湯
緒配命以式下土秩秩周綱宣孚嫡統之傳均布寰
宸之惠臣夙安懷夾祇荷悒悒垂衣取諸乾坤景仰
無為之感受祉施于孫子永見有道之長臣下情云
云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差陪臣范贊賚捧赴京外
謹奉表稱謝以聞

弘治十年十一月初四日安南臣民為世子黎鎰暉
請封表云安南國頭目臣黎永臣黎能讓臣黎達昭
臣陳清濬臣阮璫和臣阮貞臣阮道鐸臣范德徽臣
黎明珽臣黎辣珪臣阮智峭臣阮攔臣阮瑞臣黎廣

東武劉燕庭氏抄鈔

度臣黎瑯臣鄭季述臣鄭慎臣覃文禮臣黎堯儉臣
吳禊臣范宗賀臣范儒臣阮逢儒臣阮伯高臣阮宗
安臣郭有嚴臣阮德林臣下觀臣吳柄臣吳文明臣
丁道憲臣阮湏臣陳實臣吳權臣丁公傑臣鄭德武
臣陶進康臣阮雅諒臣阮仁夾臣阮克恭臣阮保臣
阮寬賀臣范敦禮臣阮紹知臣陳宗穎臣陳瑾臣劉
興學臣黎觀臣裴昌澤臣丁公突臣阮仲懿臣范葛
亮臣鄭擗臣黎營者人臣阮如堵臣鄭公吳臣申仁
忠臣黎校臣武有臣莫德濬臣阮宏碩臣吳膺臣吳
克讓臣何仁保臣范寬臣陶舉臣阮如淵臣行公程

臣楊德威臣梁海臣丁約臣阮文臣韓貞臣吳孝臣
李守讓臣潘董臣裴宗道臣武必龜臣丁通剛臣范
瀛臣陶敞臣阮必勅臣阮德峻等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上言弘治十年六月初三日國王臣黎灝病薨遺
囑臣等以世子孫黎鐸暉主國事謹守欽賜印信稟
命于朝乞襲王爵臣謹奉表陳情者伏以元后寵綏
誕溥同仁之化遐藩怙冒仰祚繼世之封侯志齊神
俞音佇聽臣等竊念小國世子臣黎鐸暉潯瑜夙謹
端彌恭以嫡以年父命素勤于付託可愛可度邦人
胥協于樂推雖在孝哀敢忘忠教未爵而承其國恪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遵儀禮之文專介而受于庭茲率春秋之義有民有
土惟聖惟天恭惟

皇帝陛下業廣紹休道隆建極乘乾而行四德豐壘和
寧顯比而親諸侯明明安勸凡屬照臨之下悉蒙煦
育之中互臣永等伏望俯徇輿情曲垂睿眷山川錫
履增光古昔之傳江淮合流水篤朝宗之念臣下情
無任云云謹奉表陳情以聞

弘治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安南世子黎鐸暉歲貢
方物表云安南國故國王臣黎灝世子黎鐸暉誠惶
誠恐稽首頓首伏以乾天出治宏施柔遠之仁繼世

稱藩虔致正供之禮遙迤周道縹緲堯雲欽惟

皇帝陛下博厚高明聖神廣運推恩而保四海永孚于
休新德以懷萬邦無思不服執瑁丕照于王會奉琛
咸旅于帝庭臣攝守交南遙瞻宸極一心事大敢忘
考翼之恭九貢平常惟謹侯方之度臣下情云云所
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觀賢賚捧赴京外謹
奉表上進以聞

弘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安南國王黎錡暉誠惶
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弘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伏觀

東武劉謙民抄鈔

天使行人司行人徐鈺祭賚致祭文并恩賜祭物臣謹
表稱謝者伏臣仁厚推心胥慰遐方之望尊親在念
遙觀上國之光仰載惟勤被陳敢後欽惟

皇帝陛下道合安歡德廣懷柔立愛敬而始家邦普覃
聲教觀會通而行典禮參酌情文哀榮罔闕于初終
蟠際同歸于撫育臣奠居南海密拱北宸祇若先猷
彌篤嗣先之孝恪遵侯度益敷事大之恭臣下情云
云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維禎齎捧赴京
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弘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黎錡暉嗣封謝表云安

南國王臣黎錮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弘治十
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伏覲

天使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梁儲兵科給事中王
鎮持節賫捧

詔書封臣安南國王臣已祇拜受訖謹奉表稱謝者伏
以宸極居尊表仁聲于八表侯藩襲爵荷恩詔于九
重感戴難勝瞻依孔迺恭惟

皇帝陛下聖神撫運純粹體元明峻德以協和巍巍克
治勸庶邦而懷夾秩秩周彝肆及遠臣猥承先祖臣
守圭雖舊服命維新保境安民勉迪皇王之訓繼志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述事益光祖父之傳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
具本差陪臣劉興孝賁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弘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安南臣民為黎錮暉嗣
封表謝云安南國王陪臣臣黎永臣黎能讓臣黎達
昭臣阮璫和臣阮頌臣黎道繹臣黎明珽臣黎鍊銓
臣阮智峭臣黎峒臣黎廣度臣鄭季述臣黎瑞臣鄭
備臣覃文禮臣具被臣壯公度臣范儒臣阮逢時臣
阮伯高臣阮宗安臣郭育年臣阮德林臣丁覲臣吳
柄臣吳文明臣吳樞臣丁公保臣鄭武臣陶進康臣
阮雅諒臣阮仁俠臣阮克恭臣阮保臣阮紹知臣陳

宗穎臣陳瑾臣陳具孝臣裴昌澤臣丁公突臣阮冲
懿臣范葛亮臣鄭幹臣珍榮者人臣鄭公吳臣武有
臣阮弘碩臣吳膺臣吳允讓臣何仁保臣范實臣陶
舉臣阮如淵臣李冲讓臣潘董臣黎宗道臣丁浦剛
臣范瀛臣何公程臣楊德顏臣梁海臣丁約臣阮文
臣吳孝臣阮徭臣阮敬臣阮必勅臣阮德峻臣等誠
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弘治十二年十二月
天使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梁儲兵科給事中王
鎮等持節齎詔書允臣等所奏命世子黎錕暉為安
南國王臣等一國之人莫不懽忻感激謹奉表稱謝

東武劉燕氏校鈔

者伏以萬里遐邇遙致立君之請九重恩詔遠馳襲
爵之封海嶠生春旄倪胥慶欽惟

皇帝陛下乾元首物亨大宜民成教以御于邦率皆從
化稱藩而世其國莫不來王遂令簡樸思尚之風均
陶宜分相安之俗臣永等庇身有幸報國無階衣褐
扶藜雖僻處雄侯之地耕田鑿井亦陶均舜日之天
臣下情云云謹奉表稱謝以聞

弘治十四年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錕暉誠
惶誠恐稽首頓首伏以一視同仁久慕樂天之義三
年率貢恪修任土之恭縹緲蓬雲迢遞海驛欽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文武聖神以道以德以功光紹祖宗之業日甸日采日衛咸歸禮樂之朝正朔所嘉尊親周闡臣世承漢爵享迎殷常風被海隅咸仰暨南之教星趨宸極惟興拱北之心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都賫封拜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弘治十七年安南國王黎錕暉謝

賜冠服表云安南國王臣黎錕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弘治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本國陪臣劉興孝等自天朝順賫

東武劉興孝等

皇帝勅書頒賜皮弁冠服一副常服一套臣已祇拜受訖謹奉表稱謝者伏以恩綸賁煥甫承世袞之華命服煥頒更荷新章之賜財成有道銘佩惟恭欽惟皇帝陛下協晉昭明體乾統御垂衣裳而安百姓舜治巍巍錫袞敷以勸庶邦周文郁郁肆及大維之遠施增藻飾之華臣恪守舊藩疊承折眷薄四海咸迪德久陶漸被之仁至萬年永保民益衍綿祚洪之祚臣下情云云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郭有嚴齋捧赴京外謝謹奉表稱謝以聞

弘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南安臣民請立黎誼表

云安南國頭目臣黎廣度臣黎能讓臣黎達昭臣阮
 璫和臣黎珮臣黎明珽臣阮峭臣黎觀臣范德臣黎
 澠臣阮宏臣黎道繹臣鄭素俊臣鄭熹臣黎稍臣黎
 應臣黎光簡臣阮泰安臣黎子雲臣鄭備臣鄭江臣
 杜公度臣譚文禮臣吳禊臣郭有嚴臣黎彥俊臣武
 係臣劉任忠臣劉叔邁臣黎伯舒臣范需臣阮公護
 臣阮伯億臣陳克安臣阮仁浹臣黎嵩臣范成臣釋
 志森臣阮光弼臣阮漢廷臣黎進懋臣黎德瓚臣武
 猷臣黃石泉臣鄭良臣鄭強臣劉興孝臣阮文郁臣
 阮克胡臣阮伯違臣阮啟明臣陳明能臣阮伯極臣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阮美文臣黎仁貪臣流汝淵臣阮保臣流宏頌臣丁
 遺剛臣吳克讓臣吳鴈臣流滢臣阮紹知臣黃劬臣
 枉金鏡臣黎叔廉臣陶進康臣李守讓臣黃培臣鄭
 德臣陶論臣潘綜臣裴宗道臣何仁道臣范瀛臣潘
 董臣黃培臣潘應璜臣武啟智臣梁誨臣武瓊臣吳
 孝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弘治十七年五月二
 十六日國王臣黎鐔暉病薨嗚以世子黎敬暫管國
 事本年十二月初八日世子臣黎敬病薨亟時嗚臣
 等以故國王臣黎鐔暉第二子臣黎誼奉表陳情者
 伏以大君繼治罄薄海以歸仁下國襲仰自天而錫

寵齊伸衆志佇聽俞音臣廣度等竊念故國王臣黎
錕暉第二子臣黎誼孝友素孚家邦必達土地傳之
先祖父母命謹承名分出以朝廷禮當上稟舊章茲
率新渥是祈恭惟

皇帝陛下疊疊用中巍巍建極萬物並生並育道妙財
成四方未享來王德宏懷遠凡效比從之美均蒙乾
施之光臣廣度伏望洞察至情俯諧勤請交南錫履
復推世爵之恩北闕傾心永守侯藩之度臣下情云
云謹奉表陳情以聞

正德二年閏正月十一日賀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武廟登極表云安南國王臣黎誼誠惶誠怖稽首頓首
上言正德二年閏正月初九日伏覩

天使正使翰林院編修魯鐸副使吏科左給事中張宏
至齋到

皇帝新登寶位詔書臣與一國舉皆忻慶除已開讀外
謹奉表稱賀者伏以天位時成大正乾元之始四方
來賀同歸王會之朝禮樂脩明車書混一欽惟

皇帝陛下道心精粹義聞先昭光大謨武烈之傳業隆
繼述闡內撫外寧之化治廣協和億年茂衍于洪圖
萬國晉陶于新政臣莫居軫壁遙拱辰樞紹帝命于

以主庶邦丕迪寵綏之意建皇極而斂五福願終富壽之休臣下情云云所有欽進方物另具本差陪臣楊直源賚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正德二年閏正月十一日上

皇太后賀表云安南國王臣黎誼誠懼誠忤稽首頓首上言正德二年閏正月初九日伏覩

天使正使翰林院編修魯鐸副使吏科給事中張宏至賚到

皇帝新登寶位詔書一道一國舉皆懽慶除已開請外謹奉表稱賀者伏以紹前休而出治巍巍南面之尊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昭至教以迪光顯顯東朝之懿庶邦胥慶介福是綏欽惟

皇太后陛下道俛塗山祥開渭水靜駕而有萬物元德素孚勤儉以風四方徽音不已凡圃重坤之造咸資太始之中臣世襲王封心懷慈極思齊播美化成允協于周詩長樂頤神壽考願徵于祝頌臣下情云云所有欽進方物另具本差陪臣朱崇文賚捧赴京外謹表奉表稱賀以聞

正德二年閏正月十一日謝賜綵幣表云安南國王臣黎誼誠懼誠忤稽首頓首上言正德二年閏正月

初九日伏覲

天使正使翰林院編修魯鐸副使吏科左給事中張宏
至賚到

皇帝勅書頒賜臣彩幣臣已祇拜受訖謹奉稱謝者伏
以執瑁以朝諸侯富有輿圖之廣觀象而施五綵昭
回藩服之光寵賁溫綸榮承華袞欽惟

皇帝陛下溥將受命純粹體元財成天地之功範圍大
化綱紀皇王之道懷夾庶邦屬在幅員同歸衣被臣
火雉惟守藻飾蒙恩度數儀文欣覲洪猷之制高明
悠久難名元造之仁臣下情云云所有謝恩方物另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具本差陪臣梁侃賚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正德二年閏正月十一日謝賜祭物表云安南國王
臣黎誼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正德二年閏正月
初五日伏覲

天使行人何霑賚到祭文并恩賜祭物臣謹奉表稱謝
者伏以造哲以迪于康誕布寵綏之治宜從而行其
禮宏施養惠之仁道在推心事闕敦化欽惟

皇帝陛下綱維乾正準則觀中王盡制聖盡倫建用皇
極愛教睦敬教順安勸庶邦恩紀所加常是篤臣永
言至德景仰大猷秩秩儀文重協兩情之義惓惓恪

慎雖存守曲之恭下情云云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
差陪臣阮壽賚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正德二年閏正月十一日謝嗣封表云安南國王臣
黎誼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正德二年閏正月初
六日伏觀

天使正使翰林院編修沈燾副使工科給事中許天錫
持節賚捧

皇帝詔書封臣為安南國王并賚到

勅書頒賜皮弁服一副常服一套臣已祇拜受訖謹奉
表稱謝者伏以臨寶位以定尊奄奠幅員之廣賁溫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綸而錫命玉昭明器之華施普乾坤光生海嶠欽惟
皇帝陛下明明履正疊疊嗣功宏殷道以建中治登康
久若周彝而柔遠德茂寵綏暨厥藩方受茲恩數臣
莫邦惟舊受爵惟新慎服而律有民恒守率常之制
承休而世其國永堅事大之心臣下情云云所有謝
恩方物另具本謹差陪臣黎嵩齋捧赴京外謹奉表
稱謝以聞

正德二年閏正月十一日上

皇太后謝嗣封表云安南國王臣黎誼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上言正德二年閏正月初五日伏觀

天使正使翰林院編修沈燾副使工料給事許天錫持節賚捧

皇帝詔書封臣為安南國王并賚捧

勅書頒賜皮弁服一副常服一套已祇拜受訖謹奉表

稱謝者伏以皇王域被四海宏敷既施之仁太極位

乎三才廣固生成之道風聲所表草木生光欽惟

皇太后陛下少廣順沖渾元凝粹為不恃長不宰妙運

功形則著久則微普覃至化肆及薄邦之遠有如寵

數之隆臣叨襲真封風欽承慈範仰恬淡靜淵之德

難罄名言揚昭明高朗之休第勤祝頌臣下情云云

東武劉燕慶氏校鈔

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差陪臣丁真賚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安南臣民謝封黎誼表云安南國頭目臣黎廣度臣

黎能讓臣黎達昭臣阮璫和臣黎炯臣黎明珽臣阮

湏臣黎瀾臣范德昭臣黎涯臣阮宏臣黎道繹臣鄭

素潛臣鄭熹臣黎栢臣黎應臣黎光簡臣阮宗安臣

黎子雲臣鄭栢臣鄭江臣杜公度臣覃文禮臣吳禎

臣郭有嚴臣黎彥俊臣武祿臣劉仁惠臣陳叔邁臣

黎伯舒臣范濡臣阮公護臣阮伯億臣阮克家臣阮

仁浹臣黎嵩臣范威臣程志森臣阮光弼臣阮漢廷

臣黎俊臣黎德續臣武耿臣黃仁果臣鄭良臣鄭櫛
臣劉興孝臣阮文郎臣阮克明臣阮伯遠臣阮啓明
臣阮伯極臣阮美文臣阮有紀臣裴昌澤臣陳能耆
人臣鄭公吳臣黎瑞臣阮伯高臣黎仁貴臣阮如淵
臣阮保臣阮德碩臣丁通剛臣吳克讓臣吳鴈臣阮
紹知臣黃劬臣杜金鏡臣蔡叔廉臣陶進康臣李守
設臣鄭德臣陶綸臣潘綜臣裴宗道臣何仁保臣范
瀛臣潘董臣黃培臣潘應瓚臣武敏智臣梁誨臣武
上言正德二年閏正月十五日伏覩

天使正使翰林院編修沈燾工料左給事中許天錫持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節費

詔書允臣等所奏命臣黎誼為安南國王臣等一國之
人莫不懽忻感激謹奉表稱謝者伏以款款而稟于
朝冀立保民之主襲封以承其國族施繼世之封恩
出自天春生薄海欽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文武聖神受景命以宣威昭示九
圍之式懷庶邦而錫爵普同一視之仁居高俯徇于
群情在下獲諧于切願臣廣度等久安周井堯喜聽
堯言克綏厥猷丕嗣綱常之道莫大于分益敦忠敬
之心臣下情云云謹奉表稱謝以聞

正德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誼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四海歸仁齊仰宅中之治三年底貢遙伸乎上之供方物尋常威顏咫尺恭惟

皇帝陛下道宏宣哲運撫五平率天下以燮和烈承謨顯集庶邦而安勸近悅遠來折圭咸屬于春王式篚未遵于夏典臣莫居南紀密拱北辰在日月臨欣覩普明之德與天地準願揚恒久之休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黎淵賚捧越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正德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誼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東朝瑞穆亶宏始化之功南國尊親虔率正供之典逶迤海驛縹緲崑雲欽惟

皇太后陛下德協俛天祥開並月葆冲和于長樂養有九州藹慈孝于會寧教敷四海凡固大同之治悉歸太極之仁臣爵襲周圭禮修夏篚隆安奏樂喻聞純嘏之青洪範叙疇願介壽康之福臣下情云云所有貢歲方物另具本差陪臣吳緩賚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正德五年二月二十日安南臣民為黎調求封表云
 安南國王頭目臣黎廣度臣黎洞臣鄭江臣阮文郎
 臣吳禊臣黎達昭臣阮湏臣阮公護臣黎儀臣鄭中
 典臣黎應臣黎瀨臣黎涇臣黎整臣黎克儉臣黎用
 瑩臣黎潔臣黎鍊銑臣鄭熹臣黎楫臣鄭惟恭臣鄭
 仲整臣黎愨臣黎烜臣黎公亮臣黎德富臣黎恩臣
 黎有嚴臣陳叔連臣黎仁廣臣丁公是臣黎俱臣黎
 念臣阮克明臣阮有鐸臣阮伯麟臣阮文慮臣阮有
 奕臣陳教臣范公定臣吳伯通臣吳和臣馮鎮臣馮
 頻臣黎暹臣鄭惟岱臣段懋臣阮伯銓臣阮時雍臣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劉興孝臣陳志森臣武耿臣吳寧臣陳儀臣阮有翼
 臣吳姑松臣鄭珣臣鄭綏臣丁公傑臣阮壽臣鄭德
 洽臣阮文昭臣鄭崑臣阮公美臣阮有紀臣鄭良臣
 梁得朋臣阮懋臣阮易臣黎整臣鄭哈臣杜履謙臣
 丁勸臣鄧鳴謙臣杜綱臣黎鼎臣劉仁惠臣武睿臣
 譚慎簡耆人臣阮伯高臣吳膺臣吳炳臣黎子雲臣
 杜公度臣阮德林臣丁觀臣阮益遜臣謝熊傑臣鄧
 子儀臣楊靖臣桂金鏡臣黃阮臣裴昌澤臣陶進康
 臣潘綜臣尹宏滋臣范瀛臣阮師葵臣嚴琳臣凍榮
 臣劉彥光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弘治十年正

月二十日臣等本國故國王臣黎灝病薨弘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世子臣黎鎰暉欽受朝命襲封王爵恭脩職貢保境安民弘治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故國王臣黎鎰暉病薨遺言世子臣黎璫病薨亟暫管國事本年十二月初八日世子臣黎璫病薨亟時囑臣等以故國王臣黎鎰暉第二子臣黎誼權繼管國事請命于朝襲王爵經四年間寵任母黨阮种阮伯勝等恣行兇暴拂亂綱常屠戮宗親鳩殺祖母荼毒國人民不堪命阮种阮伯勝等權領內外黨惡日滋圖竊國柄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阮种等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脅遷臣黎誼于宅逼令自盡欲立阮种親阮伯勝本月二十八日臣等與國人共伸大義聲阮种阮伯勝之罪黨既伏厥誅臣等竊見臣本國故國王臣黎灝第五子故臣黎琚之第三子臣黎暉夙秉仁孝衆望攸歸堪任臣等本國社稷人民之寄本年十二月初三日臣等同國人同詞因請臣黎暉謹守欽賜印信權管事令臣等稟命于朝乞賜臣黎暉襲封王爵臣等謹奉表陳情者伏以聖遠普施春育之仁藩服尊王仰冀世封之命佇願益切俞允是祈臣黎廣度等竊念先國王臣黎誼孫臣黎暉權迪孝恭夙勤學問

以年以德亶符衆志樂推有社有民惟願皇恩之寵
錫慈馮專介上稟大廷欽惟

皇帝陛下穆穆舜聰優優湯政脩六禮明七教治底協
和建萬國親諸侯道宏安勸凡效比從之義志蒙乎
惠之休臣廣度等伏望曲徇下情俾承先業職司南
徽增光胙土之傳心拱北辰益薦事天之念臣等下
情云云謹奉表陳情以聞

正德五年十二月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故王臣黎
誼孫臣黎暲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大德如
天誕布協和之治遐藩方貢虔申就望之忱驛路八

東武劉漢慶氏校鈔

千威顏咫尺欽惟

皇帝陛下明明絕武疊疊敷文一視同仁內以寧而內
外以撫萬邦作乂近者悅而遠者來凡圓際蟠悉歸
職貢臣跡居南徼心拱北辰薄海迪功漸被陶鈞于
虞教卜年過歷壽康願介于周休臣下情云云所有
歲貢方物另具本謹差陪臣杜履謙賈捧赴京外謹
奉表上進以聞

正德五年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暲誠惶誠恐稽
首頓首上言伏以品物並生玉仰坤六之德藩方率

貢恪修旅百之儀桂筮迤逦葵心懇款欽惟

皇太后陛下塗新淑範任如徽音巍巍長樂之頤神養
以天下蕩蕩太冲之施化至于海隅幅員凡囿于慈
仁幣帛齊伸于恭敬臣遜居南徼踰望東朝萬邦共
惟帝臣永寓尊親之念介福于其王母願殫祝頌之
情臣下情云云謹差陪臣阮秉和

正德八年上

皇后歲貢方物箋云安南國王臣黎暲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上言伏以位正中宮欽覲周歲之盛禮勤享上
載修夏貢之常梅驛路遙蓬宮雲近欽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皇后殿下貞明昉日安靜承天法二女以資和道弘內
治叶國風而始化德被南邦凡蒙並育之恩齊效懽
恭之奉臣踰瞻斬緯祇飭篚包博厚悠久無疆莫壯
宸慈之懿高朗昭明有淑願膺福綏履之綏臣下情
正德八年黎暲謝

封安南國王表云安南國王臣黎暲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上言正德八年正月二十六日伏覩

天使正使翰林院編修湛若水副使刑科右給事中潘
希曾持節賚捧

皇帝詔書封臣為安南國王并賚到

勅書頒賜臣皮弁服一副常服一套臣已祇拜受訖謹
奉表稱謝者伏以聖朝平治廣覃漸被之仁世爵襲
封祇荷光華之賜忻懽所逮就望良勤欽惟

皇帝陛下剛健粹精溫恭濬哲脩己以安百姓穆穆如
臨新德以懷萬邦明明顯比賜及藩維之遠限膺名
器之頒臣逖處交南澄瞻辰北建及錫福喜霑薄海
之恩守典承休永篤敬天之念臣下情云云所有謝
恩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莊齋捧赴京外謹奉表稱
謝以聞

正德八年黎明上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皇太后謝 賜封表云伏以位正東朝夙廣慈元之懿
惠施南國丕昭寵敷之華煦育無私尊親罔間欽惟
皇太后陛下功參朝始道叶坤重少廣頤神壽祉誕膺于
榮養會寧孚化適遐成被于至仁致使藩方亦惠恩
典臣祇承王爵欽仰宸慈太極生兩儀莫狀重方之
德上帝降百福願貞悠之休臣下情云云
黎明嗣封上

皇后謝箋云伏以軒緯垂光幅員咸仰火維儋爵命服
增華永言藩飾之恩彌篤瞻依之念欽惟

皇后殿下端莊貞靜淵懿柔嘉憲令肅于北宮亶乎內

治風化行于南國妙贊外和及茲遐遠之邦亦荷便
蕃之賜臣祇承洪眷遥頒徽音萬物以生以成欣覲
坤元之德百福如幾如式願綏恒久之祺

正德八年安南臣民謝

賜封黎暲表云安南國陪臣黎廣等耆人吳柄等誠惶
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正德八年正月二十六日伏覩
天使正使翰林院編修湛若水副使刑科右給事中潘
希曾齎捧

皇帝詔書允臣等所奏命臣黎暲為安南國王臣等一
國之人莫不懽忻感戴謹奉表稱謝者伏以帝所馳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忱仰冀立君之命皇仁柔遠旋疏錫爵之榮嶺海清
寧旒倪悅懌欽惟

皇帝陛下明明迪吉指疊疊綏猷敬德而嗣若功奄甸
萬姓式典以懷為夾安勸庶邦廣施北遠之恩胥慰
僮顛之念臣廣度等久居周服喜聽堯言鑿井耕田
均囿暨南之化望雲就日齊傾拱北之心臣下情云
又歲貢方物表云伏以元后體天誕布大同之治遐
邦任土慶伸共享之忱專介良厯旅庭惟恪欽惟

皇帝陛下剛健中正齊聖廣淵受帝命以式九圍內寧
外撫矣文德以洽四國近悅遠來凡蒙覆育之恩胥

萬朝宗之義臣莫安南服遙拱北辰浮于濟達于河
三歲載徵于夏貢望如雲就如日萬年永祝于堯仁
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伏以慈極葆和榮受九州之養
藩方脩貢恪遵三歲之常梅驛載馳蓬雲在望欽惟
皇太后殿下道符光大仁廣生成思齊久播于周詩徽
音不已長樂誕揚于漢頌景曜丕昭惠化所覃遐邇
咸悅臣莫居爰徵欽仰宸儀太始太初莫狀淵冲之
德至愉至候願綏壽考之臣下情云云
上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皇后歲貢方物箋云伏以京室儷宗誕播嗣徽之美藩
邦樂典虔脩底貢之儀懇款葵心依稀椒殿欽惟
皇后殿下端莊淑慎靜睦柔嘉富能儉貴能勤懿範夙
彰于中外風以動教以化仁聲廣被于朔南凡固際
蟠志歸煦育臣守圭有恪奉幣彌恭月與日以並明
玉仰光華之德坤配乾而稱至永孚攸久之休
宣德八年黎利上

皇太子歲貢方物箋云安南國權署國事臣黎利稽首
頓首上言伏以青宮毓德位允正于元良爰徵承恩
職恪守于常貢備申下忱遙仰前星敬

皇太子殿下賦性溫恭文思孝友重華叶帝萬方仰繼
照之明申命自天四海屬宜君之望根本益固家邦
以寧臣迹阻珠崖心馳鶴禁星暉海潤願同四海之
歌日升月恒敬祝千秋之算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
方物另具本差陪臣裴禽虎賁捧呈啓外謹奉箋上
進以聞

天順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上

皇后謝箋安南國王臣黎灝稽首頓首上言天順八年

十月二十日伏覩

天使正使尚寶寺御凌信副使行人司行人邵震賁到

東武劉燕庭氏抄鈔

勅諭二道賜臣皮弁服一副常服一套及幣賜臣已祇
拜受訖謹表箋稱謝者伏以正位中園德叶承天之
盛恩施上國服增備物之華履憐惟均絲毫義報敬
惟

皇后殿下合坤之順遡日而明妙美化于不言風行八

表覃至仁于罔外子育群方遂使要荒亦蒙粉飾臣

爵叨世襲榮被身章日激軒星亦覺青雲之隔詩賡

樛木願齊福綏履之絲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

另具本差陪臣陳文真賁捧赴京外謹奉箋稱謝以

聞

成化四年歲貢

皇后方物箋云安南國王臣黎灝稽首頓首伏以正位
乎內群方咸仰于母儀率土之濱常職恪供于壤奠
文雖不足敬則有餘敬惟

皇后殿下姪姒徽音塗襲懿德配乾稱至坤載物于無
疆與日並明月得天而久照生成罔外欣感攸同臣
僻處桂林踰瞻椒殿風化行乎南國載咏闕雖財賦
達于中邦恪遵禹貢臣下情云云謹奉箋上進上聞
成化四年上

皇后歲貢方物箋云安南國王臣黎灝稽首頓首伏以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王假有家治化實闕于閨壺臣惟承命正供宜飾于
筐苞驛路逶迤前星炳朗敬惟

皇后殿下仁孔子愛道及母儀月與日而相頌得天久
照坤配乾而稱至應地無疆凡陶聲教之中舉篤尊
親之念臣僻居繁國遙望椒宮萬物並育並生翕受
說安之惠百祿是適是總永綏壽考之祺臣下情

成化十二年十月十五日上

皇太子賀箋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成化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伏覩

天使正使禮部郎中樂章副使行人司行人張廷綱賚

到

皇太子詔書一道除已開讀外謹奉箋稱賀者伏以天地儲祥潢延璿源之慶宗祧主鬯輝煌寶冊之儀萬國以貞四方來賀敬惟

皇太子殿下金相全度玉裕凝姿仁孝天成道夙敦于三善溫文日就望允叶于群心震器有歸邦休惟永臣宅遙浪泊聽阻明安漢樂四章難罄名言之妙箕疇五福永祈保佑之純臣下情云云所有欽進方物另具本差陪臣賫捧赴京朝賀謹奉箋稱賀以聞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成化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

皇太子歲貢方物箋安南國王臣黎灝稽首頓首上言伏以萬邦以貞廣被春宮之慶庶上交正恪修夏宮貢之儀桂嶺路長遙山雲近敬惟

皇太子殿下體符蒼震明協黃離衣服至于寢門夙敦純孝主器莫如長子允屬元良凡陶上國之風恙仰前星之耀臣分茅惟舊奉幣良屢德音盛禮言恭喻想溫文之美天益高地益厚願同攸久之祺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潘貴賫捧赴京外謹奉箋上進以聞

成化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上

皇太子歲貢方物箋云安南國王臣黎灝稽首頓首上
言伏以暉暉前星茂者重暉之象茫茫下土舉所九貢
之儀矧在暨南敢稽享上敬惟

皇太子殿下學崇三善孝奉兩宮動脩規矩準繩温文
日親出守宗廟社稷祚胤天申凡國際蟠同歸顯僕
臣壤分丹徼目極青闈萬國以貞咸仰元良之德五
福曰壽願推洪範之疇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
另具本差陪臣阮安賫捧赴京外謹奉箋上進以聞
成化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上

東武劉謙

皇太子歲貢方物箋云安南國王臣黎灝稽首頓首伏
以萬國以貞令望夙隆于震器九州之外常供載師
于旅庭庸寓有孚第慚不腆敬惟

皇太子殿下温文覲德仁孝盡倫正道正行正言德宏
由聖重光重暉重潤象叶承祧凡蒙至化之施悉仰
少陽之照臣繫心良切守典惟恭南服山川惟阻丹
崖之遠東明宮闕長瞻銀榜之高臣下情云云所有
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杜觀賫捧赴京外謹奉箋
上進以聞

成化二十二年歲貢

皇太子方物箋安南國王臣黎灝稽首頓首伏以自天
錫祚慶方篤于承祧薄海歸仁禮第勤于奉幣路遙
徼目極東明敬惟

皇太子殿筵樂聖謨笙鏞仁義發叶祥于濬哲大本益
隆招成德于溫文群心攸係凡遂有生之樂齊供不
會之需臣忝嗣外封久安內附經常九貢第循周后
之規歌詠四章永播漢嗣儲之算臣下情云云差陪
臣下情云云差陪臣郭瓚齋捧赴外謹奉箋以聞
弘治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上

皇后貢方物箋安南國臣黎鏞暉稽首頓首伏以國風

東武劉燕庭

正始化放諸南方物將誠禮從具有竊效多儀之享
薄克下會之需敬惟

皇后殿下道妙廣生功參並育六宮承式克勤內教之
脩四海歸仁懋助外和之治推恩所及孚惠攸同臣
榮襲藩封恭輸歲治事坤元持載久安炎徼之山川
治德貞明遙伸長秋之日月臣下情云云

弘治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上

皇太子歲貢方物箋安南國王臣黎鏞暉稽首頓上言
伏以春宮養正先承震器之尊夏貢率常虔致旅庭
之寶恭惟

皇太子殿下式度金昭溫文玉裕虎圍齒護三善得于
思惟燕寢窺朝百行原于至孝春溫桂海遙瞻重闈
之仁日麗瑤山長仰離明之照臣下情云云

弘治十五年十一月初八日上

皇后謝箋云安南國王臣黎鐸輝稽首頓首上言弘治
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本國陪臣劉興孝等至日

天朝順賚

皇帝詔書頒賜皮弁服一副常服一套臣已祇拜受託
謹奉箋稱謝者伏以教始中闡誕播周孔之美恩孚
下國恭脩殷周之華象孔彰消埃莫報敬惟

東漢劉瓛處世校鈔

皇后殿下道參經緯治贊修齊聽頌女于六宮位正乎
內治母儀以四海化放諸南和咸頌于徽音澤更蒙
于彩飾臣奠居軫野景仰軒星衣裳蓋取乾坤欣覲
聖明之治帝后譬則日月示符恒大之禎臣下情云
弘治十五年十一月上

皇太子謝箋伏以日麗東明咸仰震亨之象春回南服
玉昭賁飾之文安煥是宜榮光特異敬惟

皇太子殿下崇成孝道敦養聖功國推嫡長之賢夙孚
人望天迪元良之德克展邦貞致令貢篚之遐藩魚
覩觀輦之美制

命賜而五服章企荷虞廷之寵教行而三善得永徵周
典之休臣下情云云

弘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上

皇后歲貢方物箋安南國故國王臣黎鎰暉第二子臣
黎誼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形四方之謂風
乎化實由于懿範則三壤而成賦正供惟謹于篚苞
桂海路遙蓬宮雲近敬惟

皇后殿下關雎妙教膠木推仁持載無私坤承乾而稱
至順修齊有道內及外以咸成休凡蒙理育之恩悉
致尊親之念臣世傳虞瑞夙仰周徵萬物並生誕被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含宏之德五福曰壽願徵悠久之祺臣下情云云

弘治十七年歲貢

皇太子箋伏以德茂元良遠被以身之化禮循常貢薄
充不會之需梅驛載馳瑤山在望敬惟

皇太子殿下因心克篤至性夙成體備中和修乎內修
乎外譽陶仁孝放諸北放諸南繫望攸同箋忱惟謹
臣正道正言周教素欽于二善重光重潤漢歌願叶
于曲章臣下情謹差陪臣劉光輔上進以聞

正德二年閏正月十一日上

皇后賀箋安南故國王臣黎鎰暉第二子臣黎誼誠惶

誠恐稽首頓上言正德二年閏正月初九日伏覲
天使正使翰林院編修魯鐸副使吏科都給事中張宏
至賚到

皇帝新登寶位詔書臣與國人舉皆歡慶除已開讀外
謹奉箋稱賀者伏以乾正德以配天誕撫大同之運
坤聖貞而載物弘施撫物之仁福萃楓宸歡騰海表
敬惟

皇后殿下崇高儷極莊靜嗣歲修壺正以內和知遠之
近形王風以外治自北而南始教允孚濟生成遂臣
瑜欽懿範丕仰慈元繁國山川漸被章敷于美化遂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宮日月升恒願介于壽祺臣下情云云所有朝賀方
物另具本差陪臣丁順賚捧赴京外謹奉箋稱賀以
聞

正德二年閏正月上

皇后謝箋安南國王臣黎誼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
正德二年閏正月初六日伏覲

天使正使翰林院編修沈素副使工科左給事中許
天錫持等節賚捧

皇帝詔書封臣為安南國王并賚到

勅書頒賜臣皮弁服一副常服一套臣已祇拜受訖謹

奉箋稱謝者伏以位正中宮丕叶坤貞之德惠乎南國妙參乾施之光慈愛孔章尊親益篤敬惟

皇后殿下溫恭思媚愷樂惟仁理和萬物之宜功宏煦育肇始四方之化道贊治平昭聿爵服之華賁及藩維之遠臣祇膺寵命遙頌徽音至順至慎以承乾莫狀生成之妙大安大榮以介福願膺綏福之休臣下情云云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黎考忠上進以聞

上

皇后歲貢方物箋云安南國王臣黎誼上言伏以位應

東武劉繼庭氏校鈔

乾元茂贊咸和之治庭克旅實虔修丕享之儀驛騎載馳軒星在望敬惟

皇后殿下含宏光大淵懿端莊居貞符家道之亨教明乎內正始播國風之美化放諸南凡蒙照姬之仁齊篤昭依之念臣恭承世爵欽覩宸徽有夏常供之典第勤于貢矩長秋洪算之歷敬祝千壽祺謹差陪臣黃岳云云

嘉靖七年安南國大頭目莫登庸求封表云安南國頭目臣范嘉謨臣楊鏡臣武護臣阮如桂臣裴堵臣阮如雍臣黎決臣杜世卿臣王道臣黎伯驪臣丁伯

潭臣阮文領臣黎烜臣阮有鐸臣賴叔懋臣范文訓
 臣阮篤信臣武公彥臣黎時弼臣阮專美臣阮寧止
 臣楊出頌臣阮亢宗臣黎敦亮臣潘廷佐臣黎公勤
 臣阮伯歲臣黎惹臣黎楨臣阮文侶臣阮廷富臣陳
 允亮臣陳珣臣屈瓊玖臣丁貞臣阮清臣丁順臣武
 榘臣阮秉和臣阮文泰臣尹茂魁臣阮茂臣阮肖象
 臣阮光倫臣阮篤臣范敦禮臣張孚說臣黃微臣阮
 遠明臣范正敦臣阮明克臣何景道臣陳文炳臣吳
 從矩臣阮秋臣阮簡清臣阮貴雅臣郭璵臣黎水臣
 陳伯共臣黎克先臣武金鈺臣范鉢臣范金橋臣范

東武劉煥庭校鈔

金梧臣鄧文值臣杜伯獻臣阮現臣阮玷臣杜一雷
 臣黎紹介臣范在臣范廷華臣阮禴臣阮文淵臣陳
 文認臣莫敬臣裴賀臣杜衆臣裴掌臣武沔臣阮世
 儒臣武玩臣武秩臣武淹臣武有德臣梁世頌臣阮
 如科臣杜伯絕臣杜千雲臣裴文哲臣阮播臣鄭忍
 臣阮維嵩臣阮維賢臣陳梯臣陶正卿臣陳嶠臣武
 盛臣陶堯敬臣裴伯适臣丁公儉臣阮文飛臣阮急
 臣鄧季遵臣黃仁賢臣阮董臣楊伯瓚臣黎瑋臣阮
 穎臣阮榜臣華伯筵臣阮可力臣阮仁橘臣阮生臣
 阮未臣阮亨臣韋十弟臣阮廷文臣陳叔齊臣梁伯

能臣何文臺臣阮文壽臣馮永寧臣阮克篤臣裴拱
 北臣阮克從臣謝伴臣黎子儀臣陳批臣裴李珍臣
 臣阮仲試臣馮鏐臣阮文就臣朱文雄臣阮掃臣阮
 李珍臣丁進康臣麻季廉臣阮有技臣黎印臣黎伯
 祐臣阮公鄭臣范益徵臣阮與敬臣莫潤朗臣阮仲
 效臣范明猷臣黎廷珠臣譚森臣鄭篁臣褚師董臣
 阮居仁臣阮鴻漸臣阮拔萃臣劉殷顯臣阮照訓臣
 阮熙載臣吳勉紹臣黃文贊臣阮詮臣陳必聞臣阮
 文獻臣阮貫之臣劄中允臣黎光賁臣吳約臣阮啟
 臣阮奎炳臣劉檄臣吳茂惇臣武祐臣王茂淵臣馮

東武劉煥庭氏校鈔

有祐臣范果斷臣吳宏臣武炫臣孔司直臣汝茂祖
 臣范明亮臣譚德潤臣梁澗臣阮蓄臣潘允聰臣范
 遜臣阮公儀臣阮允欽臣鄧乙臣王沈臣阮迪訓臣
 阮明奎臣陳可象臣阮仲瑩臣阮暨臣范永美臣段
 師洋臣阮文通臣鄧公瓚臣杜文炳臣阮藻臣黃伯
 道臣阮克忠臣師祐臣黎敷臣阮時亨臣阮克勤臣
 杜三綱臣阮彥邦臣阮楚珠臣裴范忱臣黃聰臣范
 永傳臣阮謙光臣陶熾臣范元佃臣范允執臣陶括
 臣武翔臣范有斐臣范興仁臣范廷光臣裴公輔臣
 黎無敵臣郭琦臣阮旭臣裴澈臣阮穎臣范維良臣

黎公了臣范經濟等者人臣鄭江臣鄧千儀臣曾文
 燦臣枚能謙臣阮伯當臣黎公直臣杜應壽臣文俸
 臣屈水掇臣陶為當臣阮漢臣枚廣居臣黃璞臣阮
 昂臣陳保臣阮總臣阮滄臣阮惟亮臣鄭麋臣阮綱
 許三省臣阮正卿臣陳渠臣郭文藻臣阮致和臣枚
 若金臣陶被圍臣蔡懋臣賴嘉福臣阮秉彝臣裴允
 協臣阮鏗臣阮輝臣黎全章臣段文通臣潘集臣黎
 應臣黎啓臣阮世美臣和禎武維周臣范敬忠臣林
 伯福臣段昂臣范金橘臣范克終臣吳桂臣華璞臣
 阮濃臣阮魯臣阮足煩臣阮煬臣裴噲臣黃無疆臣

東武劉維庭氏校鈔

蘇文速臣阮金錫臣阮德蒙臣武士臣裴昂臣阮伯
 菟臣梁寓臣武珠臣阮伯齡臣何載臣陳臺臣阮文
 海臣陳氲臣裴三臣丁看臣喬克謙臣黃穀臣武公
 案臣楊珣臣黃千路臣杜覺臣陶文明臣阮珠醒臣
 鄭文管臣武伯輅臣阮貞吉臣武弼臣武伯崖臣阮
 端謹臣嚴文厚臣吳士健臣黎瑞臣黎椒臣黎伯驊
 臣阮克輔臣阮弼臣郭助臣阮公族臣黎澆臣武璿
 臣阮延禧臣阮仁涉臣武泰臣陶仕臣阮皓臣何由
 義臣阮皜臣武造臣武揚依臣阮漸臣黃源臣喬仰
 祥臣阮廷榜臣范仁麗臣阮有典臣范肥臣黎文無

臣阮玖臣黎瑜臣杜璟臣阮純道臣裴禎臣朱壽耆
臣阮逢辰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正德八年正
月二十六日臣等本國故國王臣黎暲欽承

朝命襲封王爵正德十一年四月初六日被逆島作亂
故國王臣黎暲遇害無嗣本國頭目故黎義昭故黎
暲同臣等暨國人共推臣黎明長兄故臣黎灝長子
臣黎諱權管國事嘉靖元年七月二十七日夜時被
逆臣鄭綏黨與杜溫潤誘遷臣黎諱于外逆綏因而
脅遷臣黎諱于本國清都府源頭本國大頭目莫登
庸頭目故黎炯故黎叔祐同臣等暨國人共立臣黎

東武劉鑑慶民校鈔

暲之弟臣黎慮權攝國事臣黎慮累差大頭目臣莫
登庸及武護臣莫概臣阮如桂臣裴堵等領兵往清
都府源頭搜捕逆綏迎得臣黎諱回本國國都緣臣
黎諱前在源頭久染嵐瘴得病經年醫治弗效嘉靖
五年十二月八日臣黎諱病篤而率其逆綏餘黨並
已歸服國內稍安大頭目臣莫登庸請解所領兵權
歸于私邑嘉靖六年五月十七日臣黎慮被勞瘵病
症不能管攝國事本年六月八日差臣黎齡臣阮有
鐸臣黎亮敦臣丁順臣屈瓊臣尹茂魁臣阮茂臣
阮貴雅臣褚師董臣鄭寬臣阮昭訓臣阮炳奎臣阮

允欽臣鄭乙鄧范永臣范楚玉等召大頭目臣莫登庸赴本國國都安以國事本年十二月六日臣黎庶病篤將大頭目臣莫登庸謹守

天朝所賜

欽賜印信本月二十八日臣黎庶率臣等暨國人以黎氏絕無孫一國人民無有統攝臣等竊見大頭目莫登庸功德素著且臣黎庶前已付托衆望攸歸堪任臣等本國社稷人民之寄臣等暨國人合辭固請臣莫登庸謹守

欽賜印信權攝國事已于本國國都撫築臣民今臣等

東武劉德庭氏校鈔

稟命于朝乞賜臣莫登庸封爵臣等謹奉表陳情者伏以

皇仁及遠翕四海以嚮風遐裔投忱冀九霄之濡澤兢惶冒濇俞允是祈臣嘉謨等竊惟南壤之肇封累沐中華之敷教于部領黎桓代立則頒詔諭許以奉李公蘊陳奐相承則賜璽書俾之修貢逮夫本國黎王之傳襲亦蒙

天朝列聖之柔懷歲節常貢供虔將篚包時遭多故又阻梯航嗟邦緒之其微顧民生之焉仰臣嘉謨等竊念臣等本國大頭目臣莫登庸素優才畧出濟艱屯

輔臣諛臣慮于危難之秋勉圖臣職討逆曷逆綏于
撥攘之際尤效經營疆域賴以保全蒸庶因而寧集
小心有恪每存安節之忠功成固居雅篤撫謙之義
屬攝君之寢疾慮宗姓之無人一國事務之繁持勤
托付閭境旄倪之衆第切依歸樂推難協于輿情稟
受當遵于朝命欽惟

皇帝陞齊莊中正剛健粹精天覆地載日月明德符高
厚東漸西被朔南暨化洽廣輪比輸享上之誠舉遂
曲衷之願臣嘉謨伏望俯從民欲曲降綸音錫之山
川用賁分茅之寵修其禮物誓殫任土之恭臣下情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云云

嘉靖七年送庸貢方物表云安南國大頭目臣莫登
庸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聖王御圖丕闡宅中之治藩方效款虔修享上之供萬
里航梯九霄日月欽惟

皇上陛下惟精惟一克寬克仁率乂燮和答揚文武先
訓用德懷夾安勸小大庶邦至于嶺海之隅亦是乾
坤之造臣禮因從舊化仰作新地遠交南雖後甌巴
之貢天高辰北永堅星拱之心臣下情云云所有歲
貢方物另具本謹差頭目阮光論賫捧赴京外謹奉

表上進以聞

莫登庸上

皇太后貢方物表云安南國大頭目臣莫登庸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慈極居尊玉著從坤之德藩
邦修貢虔侍旅百之儀葵藿傾心雲霄在望欽惟
皇太后陛下道符姪姒賢媿高曹長信願神榮受九州
之養太冲始化普陶萬物之春凡罔際蟠脊同親戴
臣遜居南徼欽仰東朝先天至于海隅咸沐施生之
惠介福于其王母願負攸矢之休臣下情云云所
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頭目阮貫之賫捧赴京外謹

東武野史卷之六

奉表上進以聞

莫登庸上

皇后貢方物箋安南國大頭目臣莫登庸誠惶誠恐稽
首頓首上言伏以品物並生成仰承天之德藩邦玉
恪亭任土之儀梅驛路遙蓬宮雲遠敬惟

皇后陛下端莊賦性專靜嗣徽修壺政以贊和教成乎
內播國風而正始化放諸南幅員胥囿于慈圍幣帛
齊將于恭敬臣僻居軫墊俞望軒星光大含弘莫測
安貞之妙昭明高朗願孚祚胤之休臣下情云云所
有歲貢方物另具本謹差頭目阮時亨賫捧赴京外

謹奉箋上進以聞

越嶠書卷十七

宜山李文鳳編次

賦

仁宗時交趾獻奇獸侍臣司馬光奏賦曰皇帝御天下三十有六載化洽於人德通于神邇無不協遠無不臻粵有交趾來獻麒麟其為狀也熊頸而鳥喙稀首而牛身犀朋無角象則有鱗其力甚武其心則馴蓋遐方異氣之產故圖謀靡得而詢于是降輅車之使發旁縣之民除塗于林嶺之隘引舟于江淮之濱曠時月而陟萬里然後得入覲乎中宸與夫雕題卉

服之士南金象齒之珍款紫闥而望入克彫庭而並
陳於是羣公卿士百僚庶尹儼然秉紳薦笏旅進而
稱曰階下功冠遷古化侔儀極恭承神祇嚴奉宗稷
純孝烝烝小心翼翼出入起居不忘於訓典進退周
旋必咨於軌則體文王之卑服遵大禹之菲食宮室
觀臺無龔刻之華輿馬器用無珠玉之飾遊必備於
法駕燕不廢於朝夕此皆帝王所不能為階下行之
尚不忘於林陽是以方內有寧黎民罔殖垂暨之童
耳皆習於詩禮戴白之叟日不睹夫金革至於根著
流浮跂行喙息無不翔舞太和溼濡茂澤此殊俗所

東坡劉禹氏校鈔

以嚮臻靈獸所以來格雖漢室之初黑黼貢於絕徼
周家之隆白雉通於重譯殆不足方也臣等謂宜命
協律播之聲歌詔太史編之簡策以發揮不世之鴻
休大張無倫之丕績不亦偉乎皇帝乃穆然深思愀
然不怡曰吾聞古聖人之治天下也正心以為本修
身以為基閔門睦而四海率服朝衆和而羣生悅隨
故務其近不務其遠急其大不急其微今邦雖康未
能復漢唐之宇俗雖阜未能追堯舜之時况物尚庇
屬而民猶怨咨朕何敢以未治而忘亂未安而忘危
享四方之獻當三靈之釐且是獸也生嶺嶠之外出

沮澤之酒安其來吾德不為之大縱其去吾德不為之虧柔何貪其琛賚之美悅其麟介之奇容其欺紹之語聽其誦諛之辭以感遠近之望以為蠻夷之嘆不若以迎獸之勞為迎士之用養獸之費為養質之資使功烈烜赫聲明歲黷廢耳目一日之玩為子孫萬世之規豈不美歟於是羣臣拜手稽首咸曰此盛德之事臣等愚贛所不及陛下誠有意於此臣等敢不同心竭力對揚而行之皇帝於是御極樸之篇觀大畜之繇延黃髮之儒顯巖穴之秀善有可旌無間於幽遠言有可采不棄於微陋位匪德而不升官無

東武劉德

能而不授使稷契居左皋夔立右伊呂在前周召侍後相與講經執之源淵覽皇王之步驟求太化之所未孚訪惠澤之所未究興民之利若瘡夫饑渴除民之害若憂夫疾疫賜予簡而功無所遺刑罰清而姦無所漏浮費省而物不屈於求須苛役蠲而農不妨於耘耨使之夏有葛而冬有裘居有倉而行有糗絲纊之饒足以養其老耳脆之餘足以慈其有幼地不加廣而百姓足賦不加多而縣官富道塗之人耻爭而喜讓閭閻之俗棄漓而歸厚戶知禮義之方人享期頤之壽然後旃裘之長須頰而警服祝髮之渠回

而奔走靡不投利兵而不襲冠帶焚借服而請印
綬於是三光澄清萬靈敷佑風雨時若百稼豐茂休
氣克塞殊祥輻湊耳露霖霖於林薄醴泉齋沸於歆
寶平慮羅植於階祀朱草叢生於庭雷鳳皇長離駢
枝而結巢黃龍騶虞群友而為畜由是觀之則彼裔
夷之凡禽瘴海之怪獸皮不足以備車甲肉不足以
登俎豆夫又何足以耗水衡之芻而汚不里之圃者
哉

翰林院編修湛若水奉

命往封安南國王調正德七年二月七日出京明年正

東武劉繼庭氏校鈔

月十七日始達其國觀民物風俗黠陋無足異者惟
往時相傳過實託三神參訂而卒歸之於常作交南
賦皇穹極乎無朕兮廓空窳而罔象厚壤淵其莫測
兮又缺北而無垠爰下上乎中土兮中氣聚其曰人
中四斬而四而四荒兮極決瀦乎禽獸草木而為隣
維中氣以風之又漸兮聖神肇乎盤古降皇皇而帝
帝兮哲王以之疆理乎中土列四方而五服兮簿四
海又建長而以五森內夏而外夷兮哲要荒以為度
帝曰南之荒裔兮疇分野而氏王南翼軫而朱鳥兮
帝炎帝而神祝融

安南分野翼軫之南朱鳥之地記四南方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宵乎皇后君之攸治兮曰火德而徵龍燭九陰於赤

水兮覲馮夷之幽宮

皇后君兄弟五人為五龍治五方南曰徵龍火仙赤水在西南

昔陶唐之啓命兮羲叔南宅乎交跡庸均秩乎南訖

兮亦暨時之與事季德涼而莫遐兮荒忽以之自異

維彼交之蕞爾兮北五管而南越裔際尉佗之七郡

兮漢九郡而周置憑都盧於天末兮望越裳乎海際

都盧國在合浦之南越裳在安南之南

南迤邐兮占不勞西聯屬兮雲

涓之尾

占不勞即占城也

派諸葛之疫瀘兮州炎劉之經始

李唐承乎厥則兮恢都護之府治

歸化紅一日瀘江與漢南等自大理

而下入海安南在漢為交州在唐為都護府

昔炎氏之方殷兮泛海外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樓船貳女孽乎中棄兮蕙苾用惑夫馬援屹銅柱之

磷磷兮厭揔槍乎南天彼高氏之定交兮建石塌之

巋然胡崕崕乎橋市號立富良之江埏

高氏駢曾彼代交趾

爾誥曰炎均兮冒耳聃之仍雲維公緼之肇緒兮紹

八葉以斯君京用慕而易位兮附胡公之遠孫

五代時有

李公緼者慕黎桓之子百具國至宋嘉定為佛京所縶

和叔後其曰黎兮亦攘

之於累傳昔少皞之方衰兮九黎擾而亂德比正黎

之司地而屬民兮羗始受之顛頊彼三苗以效尤兮

陶唐亦復乎貞則

皇混一以為家兮亘地載而天覆一正朔以同文兮又

同軌而輻輳物土方之包匭兮則九載而三奏厥易
世而來王兮叩

天王而庭受折圭王乎上方兮殊弁旒而七綴襪凌波
以赤舄兮帶靈犀之與玉珮乘龍節于雲亭兮將天
語於楊對

帝曰疇咨若時余專對而學詩繆曰予之顓蒙兮之四
方其以宜班麟服其燁燁兮光予珮之陸離帶飛霞
之弱弱兮冠切雲之巍巍書余紳以忠信兮申篤敬
而行之悵世途兮曲躡又脩阻兮嶮巖羌跋扈兮淮
泗迺嘯歌兮江湄望南極于嶺嶠兮馮炎飈而長嘆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襄徇乎蒼梧之墟兮捐重華而聯翩西遙睇乎桂相

兮見二妃之嬋娟眺崑崙而容與兮憇舒嘯乎籌邊

邕州有崑崙閣籌邊樓歲月經于五管兮青牛服乎南關昂南

關凱風薰而迎余兮余因以寄興於五絃攀南巢而

盤桓兮睹鳳鳥之翩躚南巢乃安南南始問道兮諒

山熟鳳眼兮七源安南有諒山府晞晴曛於坡壘兮

濯比裁之清湍朝曦發乎不博兮度卜隣而僕山波

比裁不傳卜隣僕山皆安南驛名步飛空於風蹙兮遐縹緲乎雲顛

懸巖雀兮淵際設鳥道兮側旋或深入兮厚土又上

登兮高天鬱乎山林之險隘兮川屈誥而纏綿交人尚詐

不欲使由城邑為問道於亂山中屈由水遠
故教日盤旋度水教十次大抵皆此一本也 暮虎豹

之蜿蜿兮朝蝮蛇之蜒蜒過丕禮而昌荷兮渡市橋

而呂瑰余息徒而班班炎均遥遥以斯迎兮渡富良

兮洄灣正禮壽昌市橋呂瑰皆其驛名富良江名日余中華之牙族兮家

增城之九重從遊帝之玄圃兮間道遙乎閩風初離

郡之豫章兮嘉厥名曰清源派炎漢之司農兮居余

都兮甘泉依雲母兮膏嶺邇安期兮左隣鄭安期仙花于廣州

澗滿處太一之穹廬兮抱羅浮之飛雲承

帝歌之皇華兮兼咨諏乎炎德汎淫遊乎方外兮觀養

漭之無極歲攝提之癸酉兮斗杓忽其東拔火輪纏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乎娥訾兮魄下弦之次夕蹇余渡以王舟兮亦黥黃

而舟聖紛龍舟其後先兮沓蛟人而裸涉臙百撓以

象刀兮扶黑櫓而及白夫唯萬藝夫水戰兮或因用

以勅擊每一龍舟百楫如力或水戰也肆迎拜於厥明兮瀕祥壽之

別殿入脩門其大與兮見廣文之顏扁富良江邊有殿日祥壽門

曰大興亭曰廣文臨炎宮之窈窕兮祝融蹕而東轉依南風

以弭節兮睇天使之離館炎均俯候于朝元兮肅敬

天之北面又有管田天使門曰敬天儼百辟以皇皇兮奔重

候之款款陳篁幄兮月殿時六龍兮臨不叶虹橋度

而未雲兮又鵲橋而參伍吟

天書乎洪雲兮伏群黎於下土時中律之大簇兮黃鍾
 寂而不作叶置鳴鳳之嶰管兮擊靈竈之高鼓應河
 之磅礴兮婁天吳之舞蹈夜人奮其怒臂兮裡豎挺
 而前杜開廣宴于勤政兮崇余東之席端行則屏卒
執挺橫社
其前行豐則二
大美怒臂衛之珍羞蟲蝦兮大牢別陳椰蓆敷重兮
 地下登士偶兮簇盤俗以椰子
葉織蓆柜救雜殂兮遠必芬
 嗚呼廣樂兮蔑棄大呂跳梁舞蹈兮弗事于羽登庸
 尾正兮捐謝鼎俎時斗杓之孟陬兮列青梅之碧彈
 纍盃盤之狼藉兮瓜亦先期以為獻冬無寒正月
已念梅瓜奏
 夷樂於殿上兮鼓譟雜進而零亂列雄虺以為陣兮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又狝猴而加冠曰重黎其苗裔兮寔乃祖之司禮也
 曷不返乎初服兮乃祝髮而脫蹤也敷余闔其度關
 兮寔孟陬之中適嗟陽候之迫絕兮茁芋苗乎三尺
 農告畢而苗離離兮驚亦以之藏也正月苗未已長
蓋冬布種也
 望炎火之千里兮臨回風而就炙盼仙果以舒懷兮
 丹竇纍其枝碧傾都人以雜覲兮士女不分而塞途
 悉鞠躬而加額兮恒首下而尻高儒戴冠而伏迎兮
 交大指而跌跌見梟楊之拂拂兮披髮走而迅租其俗
行則俯身為敬舊志云交人立則二足大指相
交故田交趾梟楊即拂拂山神常披髮故以為此肅龍
 節兮啟行前指南兮先路駕象與兮太一使風伯兮

為之御寒雲霓以為梁兮先朱雀而向道攬蒼龍而
 佐駢兮繫右駢乎白虎騎箕尾之劉劉兮秉燭龍而
 先後掣日旌之輝煌兮填雷鼓之轟轟閃雲旗之委
 蛇兮參星輶之鏘鏘飄乎裊裊兮胡霞纓舉風袂兮
 楊楊安南有朝霞布右余參之以蓐收兮左携拉乎勾芒厭
 旄頭以無光兮曳鷄尾之閶闔地志分以安南為鷄尾則擊木
 星以節行兮披鶴縷而荷戈其俗兵行鳴金鼓則擊木為節皆披鶴袖紅袖
 視兵御枚以無言兮挾矢弧而誰何伏萬矢於林中
 兮一夫呼而衆呀設丹幄於羣館兮雲披具而不移
 羅銷金之蕙帳兮綴五綵之流蘇坐沉香兮氤氳列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絳帷兮纚纚或高歌而擊壺兮滌陶硯於天地處處皆有唾壺高二尺硯皆陶為之無石硯山鬼下兮吹燈招木客兮題詩重
 候珮玉兮進羞儼禮神兮益卑貴者冠兮跣途食席
 地兮跌居咨由余於戎方兮訪有吳之李子粉披髮
 而冠纓兮胡觀樂乎大方而與之論詩旨懸韃鞞之
 縹緲乘風雲兮步虛眺有娥之嫺女兮觀蒙山之都
 姝羗雪白而漆黑兮亦娥眉而曼膚上衣古而過肝
 兮又罔裳而重襦袖飄飄其仍風兮跣足足而泥塗
 資珍鬢以弗售兮齒黝黝而牙聳仍葛洪之丹砂兮
 將博訪乎勾漏達鮑靚於南海兮余亦與之幽遘句漏

山在安南其俗從古觀民居之鳥翼兮垣居高而簷低為鳥翼屋

答紙皆備身而入方薨瓦而銳下兮槩厥形如短圭爰乘葺

而平敷兮象鱗鱗其魚魚豈水族相感而則然兮乃

厥類而象諸安南之制民居如此鳥翼堂而里置兮

日中市于墟落環四面以施榻兮中市官而均權國

無馬之千乘兮又何擇乎驥與駘曰國君之稱富兮

又曷數以為對兵裸以靡甲兮亦焉用夫犀兕豈厥

家之固藏兮恐其德之未改木寄生之纍纍兮亦既

繁而木萎藉若人之福威兮不再世而玷殆矣均既

以排芷兮又蕙蘭之蕸蕸安南有香草曰挑草余辭以帝之紉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襟兮有縣圃之芳藹又重余以板苓兮曰余襟之難

改余受闔風之續紛兮又月殿之苗桂慨有職乎咨

詢兮雖草木鳥獸而莫予讀或申申而問俗兮恐邦

人之汝給其俗多詐問之不以實告故云招朱鳥兮七宿分南野而

司天乃靈哲夫天飛兮益於余而具陳鳥恍惚而夕

降曰余不習乎世言交三趾而作篆兮庶余意之或

宣曰普天兮殊方迥氣風兮不同俯南極兮地下仰

南斗兮天中規概度兮鷄尾天地罔肅兮涼風爰又

戾兮玄枵澤不腹堅兮溶融安南地長年皆溫無秋冬之氣馮碧鷄兮

右披接鳥衣兮隣邦碧鷄山在安南西鳥衣因在南海外服余華蟲兮

乘駕鸞跨鴻鵠兮天鷄辰鷺吾其潔白兮海鷗嗒子

忘機疾黃鳥之詭巧兮鳩癡黠而攘棲雉胡臻化蜃

而呈棲兮鱗聲霹靂而震怒鸚鵡慧而訢寒兮翡翠

胡喪於奇羽翡翠鸚鵡諸鳥皆安南所有唐時彼紛

紛乎斗筲兮亦焉足以多數奮九萬於南溟兮鵬鵬

翼其垂天紛有鳥而九頭兮雀蛤胡感而化遷鵬徒

即安南之南又舊傳有九頭鳥又曰雀入海化為蛤鵝鳴而草芳兮天虹藏

而不雪隨陽惜乎冰泮兮布谷帝於冬月交南氣常

極曰邈邈乎皇穹之冥玄也昭昭乎博厚邇而不可

原也揖祝融之溟溟兮而南紀之專也紛總總其淵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陸兮盍悉余之昌言也惟楊之末裔兮上赤珠乎塗

泥貢奇南以沉水兮又南金與織綈禹貢楊州厥土

赤本朝貢有奇南沉香金器玉絹橘柚包而莫致兮丹荔遠而見遺

繫鑄山兮為金又煮海兮以為鹽波羅特乎彼岸兮

安息以液而自殲波羅蜜安息香皆安南独有狝其失而隄射兮

獸帝甲而穿山麝籍香以為紫兮猩猩機疏乎能言

探余驪龍之領珠兮又網海根之珊瑚珮明月乎南

海兮拂若木於明都箭猪穿山甲麝猩猩明珠獸為

舞而啣戈兮蓬萊浮海而負鰲射工巧而俟影兮巴

蛇吞象而吐哺又九首吞人兮天吳怒號犀胡靈兮

而厥角通天象奚知兮而委齒自理乎

脚又見山海經蓬萊南海

山上舊傳安南有射工雉也百丈九首吞人吞象有水犀有象豈落能自理之有儻忽兮玄

虬負黃熊兮出遊眺西皇之青鳥兮見玉喬之雙鳧

恍海若兮夜出水妃階兮朋邀故馮夷兮娶婦諒佳

期兮好速何海上之居人兮頭霄飛而海食晨則返

而完歸兮又追隨於徃夕

舊傳安海中來

綫歌曰二神僑詭誕恍惚兮懵乎余孤疑助莫決兮

騎彼箕尾楫傳說兮夫路漫漫何脩越兮昔羲氏之

宅交兮化為神於日馭曰南訛以乎秩兮就余訂以

一語依朝曦而析裏兮庶決吾之猶豫曰物之生顯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玄趾基一體齊氣孰首飛之斷求不續孰能彌之補

天有石誰其治之鰲足立極孰睹裁之象能理牙誰

親掘之無瓜無角誰與錡之馮夷娶婦匪形安協水

仙有宮胡身業之鵬翼垂天誰能運之扶搖而起擊

水三千孰具仗之有鳥九頭孰啄食之惟一本誰參

析之虺毒一足誰附益之天地之常付物有極日月

曜靈風鼓雷折動植潛飛咸識其職百家九流荒唐

莫測爰有典謨聖人作式厥民析因鳥獸孳革過此

則非吾之所識于時日車就駕引軌羲和米明離離

扶桑參差炎均擊鼓且笑且歌乃臨橋梁送子于河

恍乎忽忽若夢南柯載歌曰中氣磅礴山川繆兮蠱
甦糾隔離中州兮常而不常恠詭幽兮不常而常三
光周兮聖人耀德文王流兮海波不揚庶徵休兮結
余忠兮為軸又揆信兮以為輅乘余敬兮于堪輿廓
自得兩容與兮余因以從容乎周道覲八極之無窮
兮浮游馳騁乎宇宙而上下聊反觀而知天兮起道
遙於閉戶迺旋氛旄之班班兮攬蜺旗之翕翕掣搖
搖之雲旌兮叫帝閭乎闔闔入鈞天兮紫微間廣樂
兮九合

序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送李實肖太望序 翰林學士嘉興張伯淳

安南古越地雖在九州之外域實禹舊服也自昔置
刺史若守若牧有地治變化所及故其俗知文物當
不昧於尊君親上之義而自入皇元域萬民以來其
其於事君親上之義若未究焉者使所以相屬於道
夫以堂堂國家於黑子之地顧有所遺哉大抵柔遠
懷通興威德者聖人所先威也聖人所不得已舜敷
文德于兩階文王脩教而化皆時也今天子六龍正
御大需解澤不以安南遠服而外之謀所以布宣德
音者於是禮部侍郎李君仙實使而以兵部尚書蕭

君則平為輔行於乎選也人謂此行易余獨以為難
奚足其難向者諭旨於是邦孰不曉以君臣大義與
福祲利害之機彼挾其懼心以聽則言易入不然歸
而報聞吾盡吾職國家固自有以處合二君跋涉數
千里播天一書開其自新而已倘于是而去于是而
采是夫人而能為使安事我輩况人情積歎之餘一
旦自拔於無過則不勝喜然喜者玩之萌也吾就其
所而能使之舍其遲回不決之舊而新是圖斯不負
重華禮樂之遺仲實嘗班尚書郎則平當二副使者
乎昔所學所行何事今行侯孺匪躬蹇蹇之操無入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直刺之態其人能辦人之所難決然無疑僕於客中
不堪聽陽關不解效兒女曹作加飡相憶語姑叙以
識別至元三十一年七月朔日書于上都玉堂之署

送尚書柴莊卿序 翰林學士李謙 字受益

至元十五年安南國王上表託以鄰境侵虞不克躬
勤王歿世子不請命而自立朝廷議遣使而難其人
適金齒安使柴公莊卿自雲南至大臣薦其材上召
問其父兄皆舊臣具亂意慷慨熟彼風土即日拜禮
部尚書奉使仍賜錦衣弓矢鞍馬以寵其行莊卿至
安南具宣上意開諭再三執迷不寤率無來意莊卿

歸為上言不忍加兵詔諭冀一來三年三往返是歲
入覲者陳遺愛國王之弟世子之叔父也上曰世子
拒命國人何罪焉宜以遺愛主安南以撫綏其民乃
擇冊命仍授莊卿宣慰使都元帥將兵衛遺愛還國
翰林諸公皆作詩送之僕承乏翰林凡詔書申諭表
章上來者皆與聞之遂為之叙其事而贈之言曰自
古非有才之難而擇才之不易今旨上知莊卿純茂
辯結弘毅博洽足以任重致遠使於四方不辱君命
故寄之以閩外委之以絕域凡師旅之事得以專制
之而又以振文季公為之二王二李君贊其幕其擇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初也審侯莊卿行其無負聖天子選任之意其無愧
諸公期望之辭撫循招徠實在茲行余數曰候公於
都門之外而賀曰終軍陸賈勿專羨於前矣時至元
十八年十一月 日

使交之錄序

皇帝御天之初元至元甲午孟夏也天地發揮民物
欣戴仁風甘雨遠邇均被首罷南征選使往諭命禮
部侍郎李衍而恭登亦與茲行舞于脩文唐虞盛事
不惟親見之又親任之于彼原隰萬里載驅書生不
能為將得為使此古人所志所榮區區何脩而辱此

受命戒途風夜祇若凡經行見聞輒加紀錄不覺成
集歸以板行以廣其傳客有謂曰此子使交曰錄也
板行於世將不免鈞名之譏小廉_曲也祇明朝之盛
事臣子之大耻也焉敢徇曲節耳大耻三伐以降中
國之盛莫踰漢唐尉陀故吏耳借稱名號兵擾長沙
漢文帝卑辭奉書高麗封國耳陸梁假方不奉正朔
唐太宗至親征不克天開景運繼至聖世世祖皇帝
芟夷群雄混一海宇際天地極莫不臣妾今上皇帝
體元居正重明作離大赦天下以盡詔遣臣二輩遠
使絕域山川險阻天威赫然及境而重使出迂返郭

東武劉燕庶民校

而國族跣迎及館而國主親訪奔走駭汗屏息聽詔
拜舞叩頭如在闕庭上表稱藩臣羽物鎮貢罔敢後
時中國之隆未有如斯若不傳之永久何以昭宣聖
化用自上都至都至安南州郡山川人物禮樂故實
異政殊俗恠草竒花人情治法愈病藥方逐日編記
通成一集欵錄聖詔冠乎集首次以安南世子回表
貢物及中朝諸老送行詩章編次于后間有應酬紀
詠亦借附集末庶使後世知聖代臣妾萬國之盛而
出使遠臣者亦有所考焉非徒為泰登遭遇之榮也
太史公迹遍天下南浮江淮北過涿鹿泰登北自開

平南至交趾茲遊竒絕足冠平生之紀實也

安南志畧序

僕生長南越竊祿任途十載間奔走半國中稍識山川地理內附聖朝至是五十餘年矣自愧樸愚舊學蕪落垂老嗜書率恨脫於古今文籍不能遍覽抑乘暇日綴葺紀聞采歷代國史交趾圖經雜及方今混一典故作安南志畧二十卷以叙事附于卷末庸表天朝德化所被統一無外而南越具有惓惓嚮慕朝廷之心亦可槩見於此者昔人有言夫道一而已矣今則同處覆載之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不均此

東武劉蕪庵氏校鈔

性具此理哉况南交唐虞聲教所暨以迄于今三千餘年是宜聲名文物所尚近乎中國雖曰風土之異而事之可為紀述而不可泯也然稽諸博載牴牾為多是書之作雖本之見聞徵之紀載豈無訛焉君子見其踈畧尚致而正諸 元統初元乙卯春清明節愛黎崩序

叙事

崩安南人東晉交州刺史阮敷後也世居愛州曾祖坤季氏末為東上閤門使祖徵陳初為員外郎父遠登科為令書舍娶諸衛許收孫女生崩義與外祖舅

諸衛黎琫為子教習書九歲試童科陳大王三人能
記留左右詩誦長娶諸衛張燦女任至侍郎遷佐靜
海軍節度使彰憲上候慕安南自中統前納臣附天
朝貢獻方物積有年矣至元癸未有占城之役上遣
使諭假道給軍輸報以右丞唆都征役世子不聽甲
申冬鎮南王偕平章阿里海牙奉命進兵十二月臨
境世子拒敵大敗乙亥春正月上復遣諭唆都自占
城進兵其後世子勢蹙遺遺兄于彰憲候陳鍵率崩
等數萬衆拒咬都于清化戰不利彰憲曰小不敵大
弱不敵強微子歸周良有以也余乃國孫其忍國覆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身亡乎遂與崩等率衆降府鎮南王嘉賞四月望日
班師彰憲等人見驛至支凌寨彼攻慧官軍夜戰突
出伴使遇彰憲鏖戰勢逼於馬上崩抱屍數十里出
兵溫痊之屬更被殺崩隨班赴闕會同館使引登大
明殿宴總賜五千緡丙戌春上憫其忠特封國弟陳
益稷為安南國王同降官受符有差崩祇受勅從侍
郎遷授紙縣令尹丁亥歲安南國王等屬官月俸賜
弓矢鞍轡馬疋令送還國上命鎮南王暨平章奧魯
赤溪師討九月三日自鄂起師十一月至安南世子
迎敵潰走崩特以疾留恩明隨後軍潰省都十二月

二十八日破內牙關進安南平江背水陳焚廬室亂射藥箭五更潰省都事侯都等數千人矢道俱陷焉獨崩引遠遠萬戶名諱未詳焦千戶僉事阮嶺府判黎晏晏馬上抱安南國王九歲男大叔侯共六十餘騎殺其守關卒而北晏馬力乏而殿幾為所獲崩憐之以乘壯馬換與晏等騎後鞭晏馬前驅逸去前途又為被害衆夾攻間關萬死日馳數百里夜半至黎明詣州詔關拜賀戊子歲旦已而萬戶千戶具酒饌以燕崩咨執銀帛謝曰君王出關使我輩存是更生我也黎晏引大叔侯勢寶頂嵌元石細藤帽致謝崩

東武劉燕庭氏抄鈔

曰吾屬陷死而獲生天也皆辭而弗受晏長崩七歲拜崩為父以黃泥石一顆高麗布二段謝又却之俱還思明府候軍後宣慰趙候備作詩而稱焉每領兵巡邊邀崩衆同行宣力三月鎮南王以安南炎瘴班師崩衆居漢陽閩中士友米凱初偕米臣曾淵子枝安南後彰憲侯順歸朝廷授爵秩賜錢帛從軍出力還與崩處數年卒崩哀無所歸買鳳栖山地殯之時至今矣蒙安南王念崩軍前効力薦之壬辰歲祗受勅牒奉事郎選授同知安暹州事初本國亂父母家屬雜散崩來中州十歲始娶前國王宗女季氏季隨

義父彰懷侯陳宣慰內附官支飲餼給時服後罷衣糧賜田二頃養贍癸巳歲朝廷立安南行省再征本國平章劉二峻都遣前與省即胡祖廣漢卿萬戶胡繼殷馳驛江浙計會軍務

贈錢學士溥出使安南序

李覽史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天順辛巳安南國謹遣陪臣奉表請封國王

上曰安南乃詩書文物之邦封王使非儒者不可及禮部列文臣數人以聞遂定翰林侍讀學士錢先生為正使蓋以學行老成獨出其右故也

東武劉燕庭氏抄

命下之日士類皆悅且曰我朝自洪武以來遣使安南者不過高官大職耳未有學士為使為使者今皇上將遣學士為使所以重安南者奚翅九鼎黃鐘大呂也夫見高官大職為使則以為重宜乎不究學士之重及以學士為使然後乃知其所重有不在於高官大職也何也高官大職凡有才能者皆可居之而學士之任非學行優等者不得與焉此學士之重所以異於高官大職也然前代學士之品極高今雖列於五品而名之重猶自若也吾知安南一聞學士使於其國則其忻悅感戴之情必加倍於尋常矣而待

之之禮決不泛然所謂事大之誠豈不由是而益篤耶合院僚友咸謂先生是行不惟有光於儒林各賦詩歌為卷以贈所以贊而美之也用華其去者至矣復請余為序於首余惟古昔先王遣使有詩見於小雅有曰每懷靡及蓋述其心之所懷常若有所不及矣又曰周爰咨諏蓋勉其廣詢博訪務盡其職而已矣今諸公以僚友之情發之於詩雖曰贊而美之而述之勉之之意亦多寓於其間由是觀之則遣使之詩不必出於君上而臣下國可以體而言之矣然則先生斯行也必能宣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上德達下情而深副朝廷之意諸贈言者不為無助矣若夫道途外國山川風景觸目成詠備記所經以為盛事而膾炙縉紳之口者在先生則用於既足之後發於特滿之末耳信乎綽綽然有餘裕矣回視近代儒臣出使安南若陳若傅者應不讓也於是乎序

劉定之翰林學士

先帝之先交趾嘗以兵俘其王郡縣其地使其民納賦稅供力役儕於中土已而復求其故王之胤而立焉但使以時供職貢每傳世則必請

命蓋威以攝之而後德以懷之豈不兼盡其道乎昨者

其王黎濬為其孽弟琮所殺琮未請命未悉其故而制命已行矣至境而事漸違

聽於是召還所遺使而濬之弟灝遂克討琮而誅之然不待干戈之加而惟示 恩典之不妄下遂以立天常正人紀於千萬里之外我

聖天子之德威何其廣大神妙也哉隆古帝王奉天以命德討罪其法具於經而尤莫明於春秋之所載若翰林侍讀學士松江錢先生原溥以春秋致位侍從簡在 聖知者也特節奉封灝之命以行稍撰王君大韶等十有五人以其在先生屬僚之列而又前此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被 旨朝夕執業於左右尤為親厚相率賦詩成卷請余序其首簡以為贈余觀自漢以後制馭夷狄所以不古帝王若者非剛則過於柔漢高祖唐太宗且不免於是非特其君之過為之臣者亦有過焉太宗怒高麗蓋蘓文弒君遽興兵親駕而徃征之過於剛矣其過在君豈君今日坐運乾符而足以詠琮乎高祖之封趙陀為南越王也遣陸賈徃陀以利啗賈而賈入之所得珠玉寶玩在橐中者千金其他物在橐外者又千金陀以此敢為言戲侮賈以輕漢如云我與蕭何曾參韓信孰覽此猶可也云我與漢天子孰

覽此何等語也其後陀卒叛服不常曰賈過於柔不知為臣之道以致此也所以然者賈未嘗學於春秋而達夫譏毛伯求金美韓起辭王之昔也學春秋若錢先生豈類賈哉其正辭直氣之所悚壓庶節義色之所輝朗必將風行桂頌之外而冰映炎海之煥有不假於言者然則後世觀我

皇明君臣之盛非漢唐所能及於此亦可見矣若乃諸君子之詩置于先生之行橐者使事有聞取而觀之或俯而和之歸之日以示余當使余駭夫遠道山川之助異域殊竒之覽足以增發藻思激昂豪氣又非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平日玉堂同詠之此則先生之所得不亦多哉

吳節南京國子祭酒

安南古南交之地載於虞書自秦以來負海為阻伏波將軍嘗破其師鎮以銅柱今自為國世貢中華歷代因之我

太宗文皇帝惡其王亂特遣六師徃平之

宣宗章皇帝復降仁恩追風其後裨世守臣職奉貢如初至是其國主黎濬以殺殂弟灝率國人討平其亂奉表上聞

皇上嘉其能撫輯衆心遣使冊封為其國王選擇廷臣

之有行文者一人以徃文或大臣咸謂莫宜於翰林侍讀學士雲間錢先生遂奉

命為正使持節以行道過南京縉紳大夫咸出謁都亭聚首嘆美謂邇歲以來奉使南交者非部堂之鉅卿即黃門之侍史未嘗以學士行者今妙簡使華乃在詞垣

皇上深意固將有在良學士精窮典興識達古今通詩書之源知儀文之序而先生又久於鑿

鑿坡素承顧簡在 聖心知石海內者彼交人雖素尊奉中國服制有常然遠在海濱蠻語侏儻衣服禮節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尚循夷陋先生茲徃必能折以古典規以時制遏其奇褻音邪而歸于大順則夷裔之風庶其有廖乎聞之國初時交貢未通廷選復仁羅先生以弘文館學士行交人重其內翰之臣降心聽命其歸也與交貢俱來

太祖皇帝賜坐前屏以寵異之士林傳誦以為美談今先生以登瀛之選徃封下國職任之重又非弘文之比但海道遼門鯨波萬里使徃來赴節不能不致勞於 聖慮先生行尚謹服食以終使華俟祥飈旋艫天顏伊邇於御屏燕勞之榮自將有在矣先生具念之

哉於是各賦一詩為別舊僚侍讀周君堯弼彙而秩之予亦僑嘗侍遊者僭序于首簡云

張和 浙江提學副使

皇帝受 天明命君王萬方恩威旁敷德化周洽允在覆載海內四夷君長莫不奔走率職奉命惟謹天順五年安南國王黎濬以弑殂其弟濶率國人討亂者而誅之遺陪臣言語 朝 上嘉濶能復讎靖亂不煩天兵且濬至親宜授封冊命禮宜使者持節以往而翰林侍讀學士雲間錢公膺正使之舉焉公官近禁幾三十年 經筵啟沃簡在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帝心雄文正學聲播朝野一旦徹諸玉堂之署以綏寧遠夷朝廷所以重交人昔可謂至也矣公初 陞辭適有別旨令中貴人齋以賜濶而禮官決議欲公與階行公聞之毅然奮曰安南文物之邦而冊封大禮也某以學士克正使而與中貴人偕禮當若何行時夜漏十刻亟命燭作書與諸司禮者於是冊禮公得專行公英偉之志剛毅標明敏之才見於處大事卓卓不苟盡若此考之志在元代間命禮部尚書鐵失使安南面西江傳君與礪實輔行所降制上有安南王字次真定與礪默安曰安南自陳日烜絕王封嘗

有詔令破上章稱世子今制有安南王字是無故而王之也安南遂自稱王柰何請於鐵失議未決與礪即賃馬馳至者白其事立收還制書而正之當時與礪即名華然傳四方公所使亦安南也而所以全國體者與與礪似豪傑之士所見豈遠哉與礪詩人耳公所學剛方正大又非與礪比是行也必有大過人之事以示南人者豈直如與礪之所就而已哉與礪歸交人入貢及國門必問傅先生安在吾不知公使還之後交人所以敬慕而致問者又當何如也公道浙江藩臬諸公繪奉節圖賦詩以贈余於公同年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因著是說於首用為羣玉先驅云

奉使安南詩序

葉盛

天順五年安南國王黎濬為其庶兄琮所殺既而濬弟灝與國人共殺琮以聞明年

上特命翰林侍讀學士錢公禮科給事中大梁王君克正副使往册灝嗣為安南國王使命在行道出二廣二廣之士大夫作奉使安南詩卷贈其行請為之序夫安南古交趾南夷地也我

太宗文皇帝以義取之

宣宗章皇帝以仁予之義立而威以行仁敷而德以洽

所謂前聖後聖同一揆也。比年安南壤地連二廣者，聞有譁訐之風，文移紛擾，相屬不絕。近數年恭謹自將，往事不一，敢萌動國人有攘珠合浦。上降旨詔責之，即伏首請罪。蓋

列聖相承，仁漸義摩之久，化成之效，理勢則然。况重以皇上神謨廟算，馭夷柔遠之得其道邪？乃者廣寇作孽，上遣將臣佩征夷將軍印視師平寇，而文告之辭旁達邊上，聞安南使人偵諸境，得印文歸轉相流訛，以為王師將有事于彼，舉國震疊踰月而始定。蓋印即文皇弔伐時物，故耳。噫，安南誠畏天威而豈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皇上光照 先烈一視同仁之意哉。今錢公文學位望當妙選王君以待從之良副，是行吾知海濱酋長當恩命之日，天其將收昔者畏威之憂，移而為今日懷德之喜，奔走俯伏聽受命令，使事之有成也必矣。

辭安南國贈物對

湛子奉

命往封安南國王，明已成禮。王賦詩為貺，湛子既賡酬之，瀕行王以金幣諸物為贈。湛子對曰：我

天子全御覆載之中，輯和四表，俾陞裔各有寧宇，而不私故遣行人錫乃服命，仍乃分土，奠茲南裔，保我赤

子非為賜也行人之來知有一事而已又以貨還是
二事也敢辭且聞古之贈人以金者不若贈人以言
今君已有贈言矣又焉用金夫言一也金二也二則
瀆君子不為瀆敢辭明日致于呂瑰辭之如前有明
日遠致于市橋辭如呂瑰遂為之賦揮金一章而賄
不復來

送湛編脩若水使安南序

吳郡毛澄學士

正德六年安南遣陪臣來請封

詔慎選命使於是翰林編脩湛君元明特節徃賜之冊
君潛心正學所養深厚在官夙夜匪懈今茲出使人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或曰是將一吐其胃中之奇以夸示絕域而益大其
聲乎予以為此非獨知君淺抑亦未究于行人之體
嘗觀古之使四方不辱君命者固由于人品之高亦
惟其一時所值有大關係於國家而不容以默於是
致其志必行其所學夫然後其名赫然顯于世否則
無用之辦得已之言雖多亦奚以為姑即宋事評之
契丹加號吳奎不賀優入侮聖道輔斥之向使二公
當其時有若茲兩事者初未始經于耳目其剛方正
大之氣既無所因而激發彼亦何由之正人守義之
可畏而悚然愧哉 方今國勢如太阿出匣其疆具

過宋氏遠甚矧自

宣廟來安南奉正朔益虔 朝廷禮數與朝鮮等視他

國獨優故君以國之史臣

賜一品服特輟 講務以行人入其疆王當袞冕出迎

道在禮成而返不出三日要之理勢萬萬無宋使所

值事當此時而將事之使乃欲恃一長矜一能以與

雕題交趾之蠻瑣瑣相交量弗思自重此少知國體

者所不為而謂君為之乎乃若隨叩而鳴處雜而定

上以宣

九重之德下以慎一身之儀凡使事之宜與其所不得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為者其行其止觀君在

朝所自立而其在南夷者可前知也予何言獨念

明天子選於衆授君以萬里之節其屬望深矣而君願

可以私於自為其來徐徐不思所以副之乎夫體國

者臣之忠也相規者友之直也君之行其鄉人盧李

二黃門要予贈之言爰以是告舍此予覆何言之贈

哉

記

天威溼廳鑿海派碑記

唐裴劂

靜海節度掌書記朝儀郎
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

巨浸無涯接天茫茫狂飈卷蹙駭浪屹起若流玉堆而起雪岫瞬息萬里皚皚然縱天吳之神威亦不能抑遏其勢長鯨憂其蹭蹬巨鰲困其擺圍水族之偉者尚不能安况橫越之舳艫焉能利涉聊即滇權禍裂帆覆溺而不可極有之乎今天威溼者自東漢馬伏波欲翦二微將圖交阯煎熬饋運開闢滄溟乃鑿石穿山于避海路及施攻用死役者不啻萬輩竟不遂其志多為霆震山之巨石自嶺而咽之伏波無術不能禁乃并其息自皇唐三都護瞻舊迹俱扼腕忿禁盡欲繼其事遂命疊漵資殫物耗踵前功而不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就又各殞數千夫積骸于涇之畔過者無有敢議其事者自僕射渤海公剪湯蠻夷跨踰滄漲削平交阯克復郡城踏磨駸久駐單卒伍然運粟走食尚用洪濤召術徵謀未同長策渤海公曰再有丹徼重闡皇風聚兵安人損便於事遂託長史林訊湖南軍都將余存古等部頌本將兵士于手一千餘人徃天威涇而䟽鑿之渤海公諭之曰天道助順神力扶持金鑿海派用極生靈苟不循私何難之有前時都護乃犒師不至持法不堅博約營私人遂隋怠今我則不然則安濟其生事耳訊等遂唯而去自咸通九年四

月五月起手操解馱豐備糧刊山鑿石是不堅而不
頑盤而厚併手損折聚力鑄槌逾月之間以欲間濟
但中間兩粟值石斲斲焉繚亘數丈勁硬如鐵勢不
鉞鑿下刃卷斧施柄折後者相顧氣沮手柔莫能巧
矣至五月十六日當晝不覺狂雲興怒風作窺林若
瞑視掌如瞽俄有轟雷奔電自勵之聽大雷數百聲
後者皆股慄膽動掩招蔽視移時而視四境方廓衆
奔驗視其艱難之石倏而碎矣或有磊磊者落落者
約入而不能舉者皆為壘之擾孥擲于兩峯又其西
堅確之石至六月十一日復大震如赫怒迅烈復愈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於東之所震之者衆復驗之是不以磨泯若有所失
傍之盤陀者亦碎烈十丈又其西復值巨石亦不可
措手人皆息攻仰恃穹昊亦有所恃復興雲雷又大
震疊石乃墮烈者泉迸出味如醕醴此乃乾坤極助
神力扶持迴換儼難一瞬夷垣皆渤海公心無私契
精格上玄使裂缺之與豐隆矜神功而誇妙用靈祇
險相增勛庸感應如斯古無儔足遂使決洩一派接
引而湖中聞合流無纖毫阻滯經過卒校梯溟漲而
不艱危饋運儲禱妥舟航而無覆沒凡交趾履危之
地其處三焉宋洞沙之燁紫耕具備漣女漚滂之石

角鯨其沸騰大豕神函脚蹙其洶湧齊人所歷毛髮
自寒今則安流坦途不復斯經險矣於戲勃海公之
功績與鑿許渠開桂嶺可等肩而濟其寰區耳訊與
有古動靜奉公精專辦事指麾之外更能審曲面勢
伐山徵材結楊商亭創修公館泉驅來而走碧橋架
構而橫虹神室雷祠道堂僧署無不克備皆顯宏是
其年九月十五日畢工訊存古等堅請立石紀功以
彰曠代勃海公之績因命掌書直書其事綉秉筆
不敢退讓銘曰天地汗漫人力微茫廢厄走食昌隆
駕航脫兌者希傾况是常我公擾策勵山鑿石功施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艱難雷霆震激洩海成派舟不窄危溟漲坦夷得餉
我師天道開泰神威秉持咸通十一年正月十三日
建

書天威涇廳鑿海派碑記後

宋無名氏

交趾安南故封咸通中渤海公高駢南征開治糧道
具助貞順震師巨石勒功涇上皇名天威下迨昭僖
中原多故遂置疆場之外宋因懷之以德得不治之
道霍侯守邕霍中誰也偶得模本慮在異域埋廢無傳於
是命工刊石植之大廳之右蓋其意者欲示遠人使
知皇家聖度歲修職貢而不忘也紹聖五年正月二

十一日

平交趾記

朱師中

嘉祐五年六月交趾申洞中紹秦率眾犯邕州境巡
 檢宋士堯等擊死之上聞迺召侍郎余公靖於青州
 面諭曰以卿熟嶺南事今授卿體量安撫使亟往無
 辭繼以如京使知邵州賈侯師熊副之擇材勇者自
 從即荆湖兵以行其年冬至邕遣介交趾用事者賞
 嘉祐於麾下語之嘉祐訴云本無惡心但近邊種落
 若邕人侵擾含怨不能自明迺相聚以起誤犯軍官
 以地遠不考知請歸就治自今敢入寇者斬約束定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迺去意五刑不明小雅盡廢則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作矣自責深者其心恕自任重者其功遠惟天眷祐
 下民惟君奄有天覆一物失所當自計利害勞實力
 與蠻夷較勝負真忍人哉韓愈罪邀功之人李固駁
 用兵之義其有意於根本矣韓李輪嶺南輒用今既
 黜邕守用廉重仁明者公又畫一為令以謹疆里盡
 去前時徭役之害民者使後人知勝計在此不在彼
 專於自治以撫斯民外安物情中算邊備公之慮遠
 哉既還老幼遮道曰我公無歸以保我生師中舊學
 於經得襄貶之義顧柱之此青壁萬尋巖而刻詩以

為公作記其感令有未究者公將復命固請師中不
不敏尚能為公志之

書代祀馬援公後

王樟

初王君廉使安南奉

上旨就贖曰金若干兩具牲牢代祀馬援於橫州之烏
蠻灘至則覩其廟貌頽壞因斤餘金俾有司繕脩之
功畢始藏事蓋以遂事為之也廉還白于 迂臣或
謂

上本旨格不敢聞乃洪武四年二月十三日丁卯

上御大本堂太師韓國公及禮部太常翰林諸臣咸在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焉廉因奏對之頃具言脩援廟事

上曰援當時殺戮群蠻過當故蠻俗今猶不共其祀耳
為之脩廟良是也於是廷臣乃臆之謂廉善為使云
祭文

祭交州張中丞文

唐柳宗元

維年月故吏某職官某敬祭 故都御史中丞張公

之靈交州之大南極天際禹蹟無施秦強莫制或賓
或叛越自漢世聖唐宣風初解寧歲稍臣卉服漸化
推髻卒為華人流我愷悌士變之理惟公克繼勤勞
遠圖敦替嘉惠銅柱南表前功耳脩空道北出式遏

蠻陬梯航連速旌旆悠悠輻輳都會皇威以流方荷
 天寵宜公宜侯聲馳帝鄉魄降炎州嗚呼哀哉公昔
 試吏時推清能公管乘軺音廷使者車謂公為人之
 安南經署處置官也
 準繩鰥寡以安民賦用登柱史稍遷曹郎既昇程公
 佐理海裔斯澄乃死南方專任是憑禮分五玉恩錫
 十朋商書脩五禮五玉毛詩青青者我錫
 我百朋註古貨其為願言得之多開府碎椽
 群吏攸屬顧茲微陋敢廝甄錄既受筐篚載命加服
 賜有楚冠用慙豸角星官赴命注望惟陞視險如夷
 膽程非邈伯氏在官爰滯中途流連隱憂官吏涕濡
 子姓莫在使命顧殊兢魂弔影敢廢斯須情留江遠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夢語天錫恩切有裕義乖從後顧慕長慟展轉增悵
替力中腸屢激方侯消憂永期投蹟謹德不福法星
曷稅降災迂懸巨徹驛訃爰來撫躬益恨循顧增哀瞻容
 莫及報德何階輜車北轅申奠克諧望拜徒至音容
 永乖南州斗酒庶寫幽懷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越嶠書卷十八

宜山李文鳳編次

詩

歷朝名賢雜題

贈交趾刺史顧秘公真

晉陸士衡

顧侯本休明清風肅已邁蓬迹翼藩后

藩后 天 皇也

改撫

南裔伐鼓上嶺表揚旌萬里外遠賡不辭小立德不

在天高山安作足凌巨海猶紫帶惆悵瞻飛鷲引領

望歸旆

貶驩州

唐沈佺期

嘗聞交趾郡南與貫宵連四表分寒少三光置日偏
尉陀曾取國翁中久遊泉邑屋連毗在魚鹽舊產傳
越人遙捧翟漢將下看鳶北斗崇山掛南風漲海牽
別離頻破月容鬢驟年年昆弟惟由命妻孥割住緣
夢來魂尚擾愁委病空纏虛道崩城淚胡心不應天
古渡海入龍編

自昔聞銅柱行來向一年不知林邑地猶隔道明天

雨露何時及京華若箇邊思無淚堪作日南泉

右連驩州

送都護裴泰

權德與

忽佩交州印初辭列宿文莫言方任遠且喜主憂分

東武劉德民校鈔

迴轉未鳶路連飛翡翠群戈船航漲海旌旆卷煙雲
絕徼寨帷識名香夾谷焚懷來通北越長養合南薰
慚歎同心阻欣看異績聞歸時無所欲蕙滋或煩君

刺都護李琢雪政民叛

皮日休

南方不揮吏致我交趾覆朕綿三四年流為中夏辱
懦者鬪即退勇者兵乃躡軍需滿天下戰將多金玉
刮得齊民瘡分為猛士祿雄雄許昌師忠武寇其族
去馬萬騎風住作一川肉時有殘卒田千門萬戶哭
哀聲動閭里怨氣盛山谷誰能聽鼓鞞不忍有羽鏃
念此向誰羞悠悠穎李琢

越裳操

韓愈

雨之施物以孳我何意於彼為自周之先其艱其勤
以有疆宇私我後人我祖在上四方在下武臨孔威
敢戲以侮孰荒于門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來臣
登尉陀樓

許渾

劉項持兵鹿未窮自乘黃屋島夷中南未有國任囂
力北向稱臣陸賈功

送人之嶺南

李郢

關山迢遞右交州歲晏憐君走馬遊謝氏海邊逢陀
女越王臺上見青牛躑月照啼猿曙石室煙含古桂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秋回首長安五千里梧桐花下莫淹留

山中贈日南僧

張籍

獨向山中老松門閉雨涯翻經上蕉葉掛納落藤花
甃石新開井穿林自種茶時逢海南客蠻語問誰家
題伏波廟

宋司馬光

漢令班南海蠻兵避鬱林天涯分桂界徼外貢輸金
坐失奸臣意誰明報主心一棺忠勇骨漂泊瘴煙深

南越行

諫議朱之才

之才字師美洛西人崇寧
間左直言為四水令見中州集

南越太后耶邾女皓齒明眸照蠻土珊瑚為帳象作

床錦織高張擊銅鼓太液池內紅芙蓉自憐謫在蠻
烟中灞陵故人杳無耗深宮獨看南飛鴻隨兒作帝
心不願惟願西朝栢梁殿茂陵少年亦可人遣來海
島來相見今視夜燎龍延香明珠夜照光煌煌番禺
秦甸隔萬里今夕得遂雙鴛鴦白首相君佩銀印于
戈欲起蕭牆釁莫言女子無雄心置酒宮中潛結陣
漢家使者儒且柔織手欲自操霜矛孤鷺竟落老臣
手可憐空奮韓千秋樓船搖拽師四起咸出桂陽下
離水越郎追斬呂嘉頭九郡同歸漢天子尉陀墳草
幾番青夕雲慘澹山腰橫玉璽初從真主得金湯却

東武劉濤民校鈔

為邯鄲傾五年江連湘浦竹橋魂應伴湘妃哭

客安南見進奉使回口占

魯淵子

安南萬道是天涯歲歲人從薊北回江北江南親故
滿三年不寄一書來

至元以來名覽奉使安南詩

世子燕席索詩

侍郎兩山李思珩

乾坤氣運會貞元皓月騰空息瘴烟北闕星馳新語
命南交春轉舊山川存誠乃可必事帝保國無如是
畏天光觀紫宸歸化錦山河帶礪保千年

世子和前韻有自顧不才慙錫土只緣多

病欠朝天之句即席次韻

雨露汪洋普漢恩
鳳啣丹詔出紅雲
拓開地角昏和
氣淨挾天河洗戰塵
盡重書十行下勝如琴殿五絃
薰乾坤兼愛無南北
何患雲雷覆有屯

行贖有禮辭之世子舉陸賈事壘壘見愛

謝絕以詩

絲綉南來奉玉音
九重惻怛為民深
蜀人受命相如
檄越使何求陸賈金
冰雪孤忠臣子事乾坤
生物帝從今但得天從欲
航海梯山歲歲深

觀棋

東武劉燕庭氏抄

地席踟躕午坐涼
棋邊袖手看人忙
棋榔過眼又春
綠送到誰家橘袖香
安南惟花甚秀如茉莉嶺北所無

春夜觀棋贈世子

儒學提舉徐明善

佐兩山使友

綠波庭院月娟娟
人在壺中小有天
身共一枰紅燭
庭心游萬仞碧霄天
誰能喚醒迷魂着
賴有傍觀袖坐仙
戰勝將驕兵所忌
從新局面恐妨眠

尚書張顯卿

遥望熏煙鎖暮霞
市朝人遠隔諠譁
孤虞庭院無所
盛茂園林只一家
南注雄津天漢水
東開高樹木綿
花安南雖小文章在
未可輕設井底蛙

荔枝吟

尚書梁貢父

一日二日香色異千里萬里驛程連皇朝本為責包
茅不作漢唐無益事

和洞妙自真世子韻

侍郎李仲賓

筓牙先自稱龍種文彩班班出土新一日朝天使成
竹此君百倍越精神

即席賀世子韻

郎中蕭方厓

春風花雨落賓筵送着歸期看着鞭從此安南成樂
土小心長興戴堯天

侍郎李景山

東武劉德厚詩鈔

來從日下到天涯九萬扶搖快一飛率土皇風初浩
浩去程春日正遲遲人心天意誰能問曆數謳歌自
有期明代保民如赤子不妨憂國重顰眉

郎中杜希聲

天詔飛來苞鳳啣繡衣持節使安南翱翔幸得從龍
使鑣鏢元知上馬堪異日江山歸傑句小邦臣子聽
高設還朝不辱君王命茅屋青山分外甘

郎中文子方

至治龍形帝澤新海邦萬里使華臨中天日月頌王
正下土風雷聳德音敬慎不言藩國禮邇遐無外至

人心須知物物同人意不在梯航遠貢深

贈世子太虛子

文章世子玉為神冠服雍容古佩紳仙苑露葵初向
海州瓊樹獨昔春歷階再拜欽明詔式燕多儀禮賓
從此君臣保民社主恩長界越南人

答太虛世子韻

郎中楊廷鎮

奉旨過驅海上山朔風初作瘴煙寒關河動色先春
意倪耄歸心盡歎顏詩詠白狼周德廣書馳丹鳳楚
天寬好乘奕世攄忠荃獨歷丹忱對兩間

和太虛世子韻

郎中趙子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三山瀛海雪濤深稅駕塵寰一降臨鳴鶴在陰元有
子閑雲出岫本無心國中調燮多餘暇筆底經綸自
好音昨日籬筵相接近情懷恣恣酒頻斟

郎中智子元

嗣聖登皇極深忠念遠臣九重頌正朔萬里起經綸
日月中天曙風煙絕域春仁恩同一視矧重愛斯民
安南喜雨

丹鳳啣言下九霄遐荒氛氣已潛消乾坤露雨通元
氣海嶽風雲逐使輶楊模棲船何用入馬援銅柱不
須標欲知聖澤涵濡遠看取村村滿綠苗

廣東教授傅若金

冬入安南國雲迎使者輶郡聞秦日置柱念漢時標
江路董猶穽山田稻尚苗恩波涵遠近行後豈辭勞

志喜

元統三年頒正朔詔書還到極南開使旗拂樹青雲
動仙蓋臨江白日迴諭俗豈勞司馬檄朝周終見越
裳來還家者舊應相問文化于今適九垓

送尚書柴莊卿使安南

翰林學士承旨鹿庵玉盤

單車奉旨柴尚書龍潭虎穴坦如途丹青明著使外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宋沂子

皇帝三年頒正朔使君萬里向交州瑤天地潤龍光
漏銅柱雲低蜃氣收陸賈獨能持節往終軍因得棄
繻遊幕中為惜懸河辨毛遂歸來坐上頭

送南宮舍人趙熙 翰林侍講學士虞集

三年頒正朔五月向南將命方離關陪臣已在郊衣
裳鴻羽漸干戚虎皮包瘴霧衝風散瀧湍急雨稍朱
鳶窺土室白雉下槽巢夜浦蛟停織陽關荔折苞

翰林脩撰蕪天爵

聖德隆千古皇威奠九壘金門頒鳳詔玉節使龍編

傳雅資專對才華屬妙年郎中初遴選省府昔周旋
文治中華盛仁恩漢國宣清風消瘴雨麗日淨蠻烟
跋涉思銅柱委蛇跨錦韉堯天新正朔禹貢舊山川
聲語時難解雕題俗可憐明年春色早歸御堦前

集賢大學士約彥博

寸舌摧驕悍忠誠信可施勲名標柱日慷慨請纓時
非止苞茅貢終防蕙苾私此行君有策會見靜王師

郎中陳剛中孚

老母越南垂白髮病妻燕北待黃昏蠻烟瘴雨交州
客三處相思一夢魂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國不滅漢朝張與蘓共山李生有志謀樂執鞭策同
馳驅但願皇恩彌宇宙不須珎異論天都

翰林承旨高唐關淳子淨

柴侯身許國志意何深淳昆弟死絕域渥渥雙玉麟
設笑萬里侯劔氣凌青雲畏途走康莊異俗猶四隣
至元淨遐荒包茅貢來臣柰爾三不朝廢置良有因
麟介易衣裳島裔主兵氏威儀不勝用仰輔吾仁君

翰林學士王肯堂

宗遠歸來拜上卿又持麟節向南行使星遥照蒼龍
野驛騎相挽鴻鴈程湖霧島烟開夙瘴狼貪鼠竊避

先聲馬前領取安南長來結中原父子盟

通紹冊

翰林學士胡祇

炎方一萬里軒蓋幾回來海徼稱忠節江神識俊才
奇勲能竭力大閩欲誰開竹帛垂名士人生亦快哉

集賢學士梁曾貢甫

鉄石孤忠付白麻六朝人品五侯家已全蘇武天邊
節又得張騫海外槎詩筆強凌銅柱月歸鞭正及洛
城花安南雖小文章在未要輕設并底蛙

國傳建安王載

金石丹忱動藻穠馬諸舊路杜英遊車無恙以廉聲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著贊有包茅職貢脩指按地圖朝北關口傳天詔到
南州此行不待長纓請好繼班生萬里侯

學士王之綱子惟

三錫恩醲重黈聰弟兄照耀姓名同一門忠義右稀
有千載寵榮誰比隆壯歲已知酬素節遐方元自仰
高風里閭聞望從茲起更著垂名行帛中

燕山廋恭

人說交州最極邊何勞安遠一揮鞭虎睛輝日黃金
券鳳口啣香玉版宣孤劔關開千嶂路片雲飛過九
溪相此行識得君王命要補西南半壁天

王希賢

將門貴胃出并豪志節凌雲萬丈高金虎分符重恩
寵泰山一擲輕鴻毛長纓致越非難事寸舌強秦君
不勞萬里振鐸君好去愧將冬夏老吾曹

夷門李清 三秋

行人捧檄遊洋柯宛勝當年馬伏波服遠自應文德
在五溪何必動干戈

又

殊音異服豈無情亦解無人說太平我有一言君試
聽古來定遠是書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李宏

車軌文書海外同安南元在版圖中九天遠遣皇華
使萬國同朝紫極宮博望重來人更喜桂林初復路
新通中原春好花如錦不必淹留到刺桐

河南候宗禮

跪拜天朝列上鄉又持麟節鬱林行丹詔千鈞重萬
斛明珠一唾輕正要襟期量湖海不須辭氣吐縱橫
安南世子無多憲早早連鑣入帝京數行

單懷侯兼

驛洛秋風馬足輕虎符斜挿繡衣榮丹心報主惟忠

義金紫盈門顯弟兄此去暫持蘓武節歸來定有伏
波名徒勞我輩真堪嘆終世區區兒女情

送季雨山

翰林奏旨九門董文用

幾載鯨波戰燧紅老臣一語百蠻通如天自是吾皇
福開在高樓八面風

又

東漸生民望紫翁百年心事與天同好書一卷交州
稿刻在天台鴈蕩中

翰林承旨高堂復

往年御節使荒遐鳳節堂堂衆所誇萬里朱厓鱗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北一星銀漢斗牛槎轉輪已息江南郡烽燧還清瘴
海涯垂索歸來見天子又携恩詔撫皇華

內翰楊載仲弘

几秋天色晚萬里送君行嶺首寒雲起腰間玉劍橫
奉揚天子詔慰答遠人情直渡蠻江水炎氛一日清

送蕭郎中

翰林奉旨董文用

鳥臺空發行臺封司農一戰歸鰲峰十常八九不如
意人生處處艱相逢帝曆天命念赤子棲船來忍征
蠻賓古來每重皇華選蕭君禮貌尤雍容文章語言
當此學宰相見之皆悅從安南小邦等鱗介早赴絳

關朝真龍

翰林奉旨信女屆

選材持旨赴軺車六一先生共問星鹿秋旻新寵數
風清瘴海舊名譽兩階干羽脩文日萬里梯航聽詔
餘此語端能勤殊俗金山玉帛不疇蹕里

集賢學士東河朱渤

堯仁穆穆若月昭寬制頒新出治朝高選俊英持節
去今知初不同荒要

翰林學士廬山劉岳

喜拜龍形年第一薰風拂拂柳依依香含粉署星辰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近恩重皇華禮樂輝北闕新頒治頒下南荒愧謝遠
人歸太平氣象彌 宇役事言還入紫微

翰林直學士陳儼

都門祖道挽紅旂歌徹皇華酒半酣玉節拜恩辭闕
下金函持詔入安南新詩定見鷄林重壯志寧辭虎
穴探諭蜀相如公事了早回煙棹過湘潭

送李景山詞 翰林應奉滕賓

老氣盤空才名照萬里西風行色入物朝中第一司
馬題橋班超投筆記承流宣化早威聲先馳殊城舊為

鳥蠻看吟鞭啖指關河歷賞年曾識自古人心忠戒

百水朝東衆星拱極銅柱無端隔斷天南天北念瞻
丹闕捧紅雲金坵香調屑明年歸對西山細說安邊
策 右調奪錦標

送傅與礪佑使安南 翰林學士歐陽玄

省臺交薦盡名公使者南輶載與同馬自驥群先定
價鵬從海運且搏風橐如陸賈無他寶柱念文淵有
舊銅此去新詩千百首時時北望寄征鴻

博士王沂

光色動南溟文星逐使星鷄林傳秀句銅柱勒新銘
落日鯨波白春風瘴海青田郎應幕下拭目待雲駢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離交州與丁少保

一雨隨車瘴海煙犬鵬何止水三千南來未了維摩
病北度空思達磨禪使節尋常銅柱外天威咫尺玉
階前臨期握手無他囑留取丹心照萬年

入安南絕不作詩清明感事集句 十首

十里宜春下苑花五羊寒食住京華自憐慣識金蓮
燭奉使虛隨八月槎

回首扶桑銅柱標芙蓉帳暖度春宵清明寒日誰家
哭折戟沉沙鐵未消

水流花謝雨無情獨上高樓望帝京閑憶金明池上

路人生看得幾清明

江東行客思悠哉不盡長江袞袞來
寒日清明都過了鷓鴣飛上越王臺

台州城澗海冥冥人踏金鰲背上行
獨在異鄉為異客無花無酒過清明

慈母年高鶴髮重鄉書無鴈到家遲
初過寒食一百六一日思親十二時

共籍梨花作寒食孟光舉按與齊眉
越裳翡翠無消息夜合花開日又西

寒日家家出古城滿川風雨看湖生
八千里外飄零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客起向朱櫻樹下行

一百五日寒食雨風光別我若吟身
尚書氣與秋天杳同是天涯流落人

海上乘槎占柴氣清明時節雨紛紛
虎牙銅柱皆傾倒水盡天南不見雲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越嶠書卷十九

宜山李文鳳編次

國朝詩

洪武三年夏四月 賜奉使安南翰林官知制誥

事張以寧因諭安南世子陳日烜服三年喪制

寧當上即位初借典簿牛諫 詔諭安南既抵國其王已殂國人請以王印授世子寧具疏以抵請 上喜其得奉使體 賜詩并序以褒之曰

朕聞歷代賢君必有賢臣能事其主者居則規諫有方出則能示威德以撫事夷漢之陸賈奉使于南越馬援持書于竇融是也朕居江左十有六年思慕此

等之臣終未得至快快于心自即位之初特遣翰林
官知制誥事張以寧典簿牛諒使安南初未知其懷
抱何如去後今年實封來奏朕再三覽之喜不自勝
以寧至彼其王已行長逝彼國人請授王印于世子
我臣以寧言此吉禮非凶事也今爾國有喪况來文
伊先君之名非世子之名降之非禮爾國當遣使往
奏庶依大禮于是國人從之令使者至如以寧實封
之言朕思安南僻在外夷瘴烟甚重古人以為要荒
聖人不居之地賢者不遊之處恐烟瘴乖其體故耳
我臣以寧抱忠貞之氣奮古能使之風執之以大執

東武劉應氏抄

守之以法使安南復命而後降命又安南國中人民
官屬以我中國揖為大禮見人長揖為禮畢為我臣
以寧能許之以禮使彼國中令行稽首頓首之拜觀
其所以我以寧非獨抱忠貞而能使其事者速能化
夷行中國之禮可謂智哉於戲抱忠貞之氣奮守節
之剛非生性之自然歷練老成愚夫猛士可乎使之
善者以寧也綴詩以勉之句雖不聯朕本非儒文之
不深專述其事耳
聞說西南瘴似烟林叢草木有蛇蛇承差不避言君
命自是前賢忠義傳

右以寧初使

嶺南南又海南邊惟有安南奉我天使者往回多議
說瘴雲堆埋樹若堆烟民人跣脚為禮鄉斷髮衣袍
似野禪話到異方人異處老臣何日得來前

右得以寧實封

我臣奉命之丹徼驛路迢遙幾渡河野宿聽猿啼夜
月朝看狸走疾囂阿風塵未紀何回日取性觀山世
態多晴朗好瞻紅日勝但陰驅逐片雲過

離馬乘涉大江風號帆掛幾尋檣巨鰲聞詔衝前浪
淵底雄鯨翊駕航舵轉水鳴聲霹靂畔開珠擁海雲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光我臣勁節遐方靖好把丹衷奉上蒼

右念以寧涉江海

卿初奉命便前奔道路崎嶇實慘魂千尋樹杪猿飛
走萬壑風生瘴氣昏日暮烏啼人不到月沉象吼夜
還昏何時化作中原地風俗流行禮樂敦

使者登山日進程崎嶇石徑動人情烏啼深處聲投
耳獸立幽陰未識名太古以來樵不到至今人性獸
無驚峯頭一點無科木駐馬觀來四海平

右念以寧入重山

卿因國事往期年應是朝同世子賢語善久知人道

是話非雖壯遠無邊也知周廟三緘口猶恐臨時不
自然彼此受封王即位但將詩慶便迴旋

右慎言

海濱邦國寶珠勿為區區化作迷此去爾家豐俸祿
好將方寸向前圖功名千載誠難得一失應須目下
污記得黃金乘夜送四知不納却來無証

右戒財

華林江狹水湍流為閭民人是幾秋水色紅黃民性
獷山生巨獸象為頭我臣至彼還脩養豈被南方瘴
氣愁彼國有人依禮待御當歸告甚崇優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右保身

安南世子惟性賢忠行將來必備全初附能尊中國
禮訃音來報朕心憐以寧休作殊邦看萬里神交是
宿緣更把聖書探道與直教素服衣三年

右諭張制詔令世子守服

平安南頌并序 左春坊司直節金寔

永樂五年夏四月安南賊臣黎季犛殘其國主陳氏
而自立事聞

上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將軍印率中外馬步軍八十
萬往討其罪八月斬雞翎關而入九月師渡富良江

十月克其東都西都隨下季葺暨子蒼皆被執其地
悉平將臣遣使撫巡其國中申

天子弔伐之意遍求陳氏後欲之立則既無有乃請其
地為郡縣內附許之國人大悅臣謹按圖經所載安
南為古交趾郡地在百粵之南連鉅海俗悍以剽漢
唐宋元之君率皆羈縻之迨于

大明至德旁洽神武四耀放能平數十世不臣之寇旬
月之間悉歸版圖人徒見成功之速而不知聖人命
德討罪若天地之化工生成肅殺一出于至公無有
偏私故能若是也自古武功告成則有歌頌是故檢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狃伐則六月之討陳淮夷平則江漢之頌作硤碣炳
耀震蕩耳目千載之下讀其詩猶可以想見當時之
盛然以臣之蕪詞而不敢比效萬一而

陛下之功德則過宣王遠甚苟因其言以求其事不惟
其文惟其實孰曰不宜其詩曰於穆廣運與天同度
洋洋聖文烈烈神武禎符在躬作萬國主休風旁流
孰敢回拒肆彼交檄有兇器昏憑險負阻蜂結蟻屯
灼彼瘴毒以煽以焚爰氣沸騰卒戕其君邊警畫聞
皇心震悼舍曰弗圖孰稱天討乃咨于能汝住靖之錫
以斧鉞總我六師能拜稽首冠冑服鎧旅矣彤弓左

橐右佩雕戈指天龍角如雲

天子餞之于江之濱壘竿豆邊登降有次黃流大截既
飲既食六師桓桓霆衝颺馳樓船蔽江直搗其虛光
魄既褫允黨自潰斬闕入郛若履空邃富良法法有
艦如織我糗我糧咸資于敵既覆東巢尋搗西穴盤
根既鉏豈慮茅蕞土疆載巡交人按堵爾焦我沃爾
飢我哺瘴烟廓舒皇風清穆誰其昇之惟

皇之德交人有言人孰無良彼昏而狂以絕其常交人
有言人孰無怙母俾赤子遣我父母裂我弁裳解我
權結為中國氓欽于世世温温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皇仁諄諄皇言載臨載被迺昭遐宣西東北南咸周幅
員聖子神孫億千萬年

平安南詩并序

翰林院學士楊士奇

臣聞天以風雨霜露育成萬物聖人以禮樂征伐綏
輯天下一出于至仁周之天文武皆一怒以安其民
故雖聖人不忘用兵亦不去兵以為治洪惟我

國家肇興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
深仁大義順天應人平靖四方以教以育罔有孳害
時謂太和至于

皇上益廣仁義禮樂之化海外莫安四夷嚮慕大小遐
邇燕然同春惟是安南其王孱微其賊巨黎李犛暨
其子蒼沿襲恃兇屢弑國主淫刑暴斂毒虐下人滋
久滋甚

皇上憫焉弗寧發詔書遷悔賊罔畏忌數侵掠厥鄰占
城又寇我思明祿州寧遠之地在廷之臣咸謂發兵
討罪

上曰彼匪人乎斯不可終化發詔使申諭焉賊聞其主
有遺胤子奔來京師即上表謝過請還之

上曰彼具庶幾有悔乎遣使者衛送出境賊伏衆邀過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使者執殺其主遺胤子事聞

皇上震怒召文武群臣諭曰予承

天命保康兆億民一民弗獲惟予弗恭人有弗迪而遽
誅斯過抑厥自新乃有弗迪至于再三而釋弗誅惟
予弗君今盜滋弗迪予必不釋將罔大正匪予志用
武惟盜滋稔惡群臣合詞力贊必決乃告祀天地宗
廟及天下山川命征夷將軍左右副將軍左右叅將
暨神機橫海驃騎游擊膺揚五將軍率師討賊師發
金川門

上臨江送之諭之曰汝其代予往行天討惟盜暨厥子

必誅弗釋暨同惡必誅弗釋凡厥脅從咸釋弗誅惟
茲安南咸朕所統厥民茲困于盜罔攸訴告汝其代
予往弔毋有侵害或有侵害即既殄戮盜其咨求其
王遺嗣子俾統治厥民往哉惟懋師入安南黎賊脅
驅其民號數百萬拒于境上民間王師來為已除害
階倒戈迎降師渡富良江入其東都城又入其西都
城如蹈無入之地賊窮迫盡棄其衆獨與其孥數人
並海道去王師追之悉生執之不遺一人乃縱所脅
從咨民所苦罷其苛政敷求安南王遺嗣民既罔有
侵害又蒙哀矜弔恤悉改去所苦咸竊喜曰我幸復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見今日章

聖天子不遐棄我萬里外而復生我欣然如脫虎口歸慈
父母相率跪軍門言曰惟故安南王遺嗣悉殲于寇
暴無遺矣茲土故隸中國城願復列中國氓密比聖
化裨我暨我子我孫咸免于夷狄禽獸軍中所獲俘
且其言民所欲

皇上重違民意下詔郡縣其選置守吏復置交趾布政
司總之在建文武群臣上表稱賀臣惟安南本漢南
越地武帝置交趾郡暨五季丁氏竊據之始僭稱王
宋弗能制因授之率循為常更歷數姓蟠結深固屢

叛弗服宋元數舉兵誅訖無成功

皇明奄有四海率先款服曾不踰世終梗寇盜天地之
德務隆包荒累誨弗悛肆急援溺仁義之旅弔伐並
行恩威所臨有迎無拒累月之頃肅光懋大拯塗炭
宏復土疆功德峻茂振古無倫焉惟古帝王施德建
功皆有頌歌傳播後世臣忝從臣後輒擬古作者之
意謨平安詩南一首以示後來謹拜手稽首上進詩
曰
維天生民咸被遂適有攸弗及肆命有德惟德格天
為君為師以教以治俾適咸宜天啓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皇明志昇所覆明明

太祖生育教誘衣之食之邇安遠歸禮昭義布長幼尊
卑

皇帝繼統四方萬國益富而教和豫安適蕞爾蠻交醜
藥其間為狼為豺小天畢殲

皇曰彼醜匪異人類庶或改率于其化誨誨言諄諄弗
遷益驕戕我厥鄰盜我邊郊百辟文武頤伏陞言弗
時剪屠將俾憂延

皇曰申誨猶或改率弗改弗率跳梁狂譎偽恭顛命賊
我使人暨彼遺孽磔身百分

皇曰彼醜獸心靡易螟螣弗除過遺嘉禋惟

皇上帝付予八埏有溺弗援予茲違天誕命將臣暨旅
師徒往勵汝勇往宣汝謨咸吊困窮殲惟醜虜職敷
予仁匪曰究武六師邁邁辭宜氣厲涉危臨深若履
平地擘擘烈烈赫赫業業如飄剗剗如霆截截蠢彼
醜虜脅驅為拒作威天降執有強禦難翎夜闢富良
為帶援兵委戈奔降迂拜乃入交城乃從兇渠繫之
海隅如探取雛乃咨脅從悉解而縱乃視交人吊其
疾痛交人悻悻爰始色溫舒其競競爰始笑言交人
有言我困荼毒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天子生我族屬為福交人有言我初匪夷逖遠淪汗陷
茲塗泥

天子聖仁過返我初內我比我永虞康不虞俘獻于廷
天子受之民有願欲

天子與之四夷有門懽喜告語

天子聖仁我有父母救民之疾不以遐僻有梗弗率必
誅弗釋

天子聖神孔武且神熟其為梗鑿彼交人芒芒四夷咸
服德威附巍巍中夏奠安鞏固海航陸車采享來廷
千萬億年供我皇明

別劉繡衣按交趾

虬髯白鳥繡衣郎
馳馬南巡古越裳
城郭總開新郡縣
山河全是舊封疆
天連銅柱蠻烟黑
地接朱崖海氣黃
莫謂炎霜冰雪少
須令六月見飛霜

登越王臺

趙陀垂老思鄒國
北面長吟上越臺
潮汐終迴滄海去
岡巒多有白雲來
烏啼花落榕城靜
酒熟荷香荔圃開
最喜殊方無白日
好從何處望蓬萊

又

絕頂涼風捲翠濤
俯臨闔閭見秋毫
瑤簷碧瓦連層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閣錦纜牙樯擁萬雁
翅城邊沙草合虎頭
門外海潮高
何人得似任公子
來去三山釣六鰲

陷賊口占

萬里邊城受困時
腹中懷奏請王師
紅塵失路闕山遠
白日懸心天地知
死向南荒應有日
生歸北闕定無期
英魂不逐西風散
願共天戈殄叛夷

王堂留別

遠使交南別

帝都玉堂開宴總鴻儒

九重鳳闕新恩詔
萬里龍編舊版圖
但把文章誇盛世

不煩薏苡當明珠群公借得甘霜去一洗蠻邦瘴癘
無

郊外留別

萬里封蕃此日行皇州二月正啼鶯紅亭綠酒朋簪
合碧水丹山使節明率上車書看一統滿囊珠玉羨
群英却憐乘醉匆匆別回首天顏又一程

名右寨遺詞

入安南界陪臣迎接者問其姓氏不答書此戲之
始具刺通名

路入安南第一程華夷闕隘極嚴明滿山日晃分茅

東武劉燕庭氏校

影夾道風傳刺竹聲赤脚秀儒司漢禮黑牙老將率
蠻兵却憐館伴皆頭目不肯從前說名

交南黎景徽與其弟宏毓克敦並致通顯而詞翰
尺稱聞得請來見貌恭而言遜信乎其國之良也

因其請書遂走筆歌此美之

景徽借左僕射宏毓
借右僕克敦借吏曹

侍郎

昔聞河東有三鳳今見交南有三黎天豈主材限其
地異代異鄉名可齊趨朝玉立階前曉退直珂鳴里
中好可堪別後永相思海天月落青山杳

安南戲贈王給事

古安十日南風起百夫曳近來安南誰云此地即瘴
癘其素與君能飽餐百夫裸身負水走忍饑更怯江
風寒天其或者佑此輩盃盃浪跳躑良非難不須借彼
別州水蒿蒿渡盡溪頭灘不究須熟究養生訣總有
邪氣難其千人生勞逸想有念與君徒爾興長歎

安南陪臣黎宏毓阮堵等伴送途中二首

鞍轡齊驅出近郊細觀物理總忘勞園林草多修竹
男女衣冠止短袍綠野競無人匿匣青山故繞國周
遭未深談論情先洽信是遐方有俊豪

穩坐輶車幾日程早冬天暖瘴烟晴山從熟路行徧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近人得斯文更有情八句每留同館意一罇時叙異
鄉情祇今四海為家久憑軾何煩效鄙生

潛右僕射黎宏毓偕學士承旨阮堵偕審刑部
院同知阮貽殿等伴送關至口留別

至道本無外斯文則有殊殊豈性之本良由習所拘
上有命世德下有攻文儒變化自合順所至同一趨
遐哉古交趾宅彼天南區虞夏暨聲教漢唐載輿圖
爰及

聖明世美化日以孚漸漬匪丹青始炳久則渝陶鎔若
天地萬象歸洪爐所以章縫士接武輝亨衢况此二三

千燈煜紛華腴伴送一千里光同照乘珠夜訓短歌
韻日侍清宴娛材豈限南北面可謂秦無離別意亦
喜此行良不孤

送湛編修若水使安南

西涯李東陽士大學

聖朝荒服盡冠纓嶺外交南舊有里名文字不隨言語
別道途長共海波平一家兩被周封命六載三回漢
使旌天上玉堂非遠別故鄉重慰倚門情

石齋楊廷和士大學

昔人何事請長纓遠國今知分與名世爵每緣天使
重夕烽常保寒垣平北堂夢入孤雲舍南斗光回萬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里旌莫向離筵歌四壯

聖君能體從班情

厚齋梁儲士大學

千頃波前早濯纓士林元重使君名不辭遠道傳
天語要使殊共太平穗石冠裳迎駟馬渴江魚鴛訝千
旌明弄壯雁將歸日莫忘群公屬望情

東湖費宏士大學

粵南聲教亦冠纓假寵常因漢使名近日又來重譯
奏海波還似舊時平

九天雨露隨符璽萬里風雲擁旆旌好向路人誇盛事

誰能將母慰深情

敬依嚴韻奉呈諸閣老先生

湛若水

迂儒賢館濫簪纓

元老華夷並擅名
天使借光南斗避
台衡高照泰階
平夢魂宵宵雙懸

關心緒搖搖一去旌
四牡已勞歌靡盬
拜詩無復壯山
情

黃公履詩

西涯閣老送湛元明內翰使交詩過讀因次韻奉

贈元明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約向滄漠共濯纓
當時決意謝浮名
自會尋溫
嶠婚嫁何曾累
向平書照慕光餘
舊問使行燭影在
新旌星軺咫尺無
由見落日湖波空復情

次韻答東所張先生

共將蓑笠謝冠纓
中歲循污第一名
金馬有官藏曼
倩成都無地隱君
平邯鄲我了人問
夢聲譽君歸使
者旌亦恐乖崖久
閑散時方抹火得
無情

一再

西涯翁贈湛內翰韻奉贈潘黃門 東所張詡

君行不是請長纓
舊制藩封事有名
此地

先朝曾版籍于今

王土共昇平九天雨露來恩命萬里江山擁使旌年少
允宜投筆早休教臨祖動離情

次韻謝潘黃門

林居久矣不簪纓謝絕人間利更名何處還來青瑣
客高軒應與碧山平殷勤羊酒翻勞饋磊落詩章疊
見旌天地投桃君自厚缺然報李獨馳情

次韻奉答東所

潘希曾

出塵心蹟了無纓三十年来四海名詩酒對時聊爾
爾行藏于世亦平平春風偶下賢人禍南國空慙使

東武劉幾戶自抄錄

者旌狂蠹門墻菊花徑白雲深鎖不勝情

星東所與潘黃門用西涯翁韻往復予因用韻

言別三水

湛若水

從容已了皇華事兼與江山詢勝名海島或因逢葛
老金華先許訪初平聯翩雙舫酬諸作牛没干峯見
一旌暫且分携應不易相親難割別離情

星軺初返佳章即至喜可知矣或和一章或可

備不日還

朝臨祖行囊贈處故事也耶

東所張 調

預令弁服化冠纓此日剛中甚著名滄海揚帆來柁

穩碧霄翹首泰階平斯文我射聊城箭外道誰揚降
趙璧旌回路與君敦古誼臨風贈處不勝情

用韻留別東所張先生

湛若水

種種元非為請纓弄丸未往只無名祀人徒自憂天
墜禹域還開說地平天上風雲勞夢寐世間賢哲幾
弓旌多君贈處臨歧意我欲酬君豈世情

寧藩輔國將軍希文贈行詩

奉使南荒別

帝京錦帆孤月下江城

一人有道扶元氣萬國同聲頌太平遙目海天春正曉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回頭牛斗夜常明萱堂莫怪歸期遠從此凌烟再著
名

東吳毛澄學士

麟袍爭睹漢威儀萬里交南出使時沾醉不辭光祿
酒贈行多是禁林詩天家逐子歸應喜叔度令人去
有思

紫殿東頭供奉在星軺北上莫遲遲

長洲吳一鵬侍講

幾年清譽動朝紳經學平生授受真銅柱望中仍故
壤白沙門下更何人歸裝豈有千金托索

賜錦新裁一角麟莫為山川淹使節
內廷供奉待詞臣

穎川賈 詠中允

詞臣幾見使遐方又向

天門領繡裳海國定知文獻重

經緯行較討論長

恩頒萬里金函密

命下重階寶冊香遙憶廣南舟過處邑人爭識有仙郎

上黨劉 龍 贊善

詞臣持節使炎方喜送慈幃故過鄉草木風光迎劔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佩山川勝覽入文章兵戈舊蹟看銅柱禮樂新儀仰
玉堂萬里周詢應有得早旋仙旆獻吾

皇

濮陽李廷相 甲元

中朝舊重封疆國

命使遙煩講讀臣持節路經鄉土日捧輿人過嶺頭春

多才陸賈陀應服能諭相如蜀自親萬里風烟來往

地黃門同伴得仁安仁

吳門陳 霽 贊善

飄節出鰲掖超遙遠行游天澤浩無外封殖緩炎取

微霜被野草木落風颼颼狐兔漫縱橫三軍動獮蒐

征途民珍飢劍殘未能廖市邑多邛墟茲增百憂家
山踰嶺嶠草木不知秋風土良所習萬里輕離愁行
經伏波柱懷古心悠悠麗藻播名勝沉思動潛幽歸
辭橐裝華夷頌清脩

河間李時編修

萬里衣冠懷下國

九天封拜屬臣詞仙班暫別鸞鷺侶宮錦光風生海嶠
春節擁風雲經故里舟行江漢奉慈親廣南南下交
州路重譯相逢說

聖人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河內何塘傳撰

詞林海內久知名出使今看萬里行嶺嶠路歧闕吏
識譯途車馬候人迎尉陀既已加冠冕陸賈寧須輝
甲兵寶帶錦衣光照日奉親歸去故鄉榮

華陽溫仁和編修

蠻服侯王願折圭

璽書直遣漢金泥朔南咸暨無常貢儋耳多方自熟黎
梅雨入秋增瘴熱海天沉月見潮低長途驛道春風
滿形勝還應細品題

建安滕霄修撰

奉使恩深著賜袍交南萬里不辭勞浮嵐極目祝椰
晴爰海連空島嶼高禮樂

聖朝歸一統詞臣清望重群豪丹書玉冊從天下珍重
遐邦未易遭

新都楊慎修撰

望望朱為極斗杓青雲干呂未應銷試尋銅柱功猶
在欲問丹砂蹟已遙金冊遠頒天上字錦囊歸賦日
南謠星軺過處人爭羨太史聲華重本朝

臨淮趙永編修

東風初放洞庭船絳節親承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玉陛前江口月斜潮落夜嶺南春暖瘴來天思親夢繞
南溟外懸關心懸北斗邊聞說島夷迎候久

聖朝恩命待君宣

北海程鑿編修

軺車載節動星辰宮錦裁袍刺瑞麟度嶺爭迎冊禮
使還鄉喜奉太夫人臨印負弩誇司馬郡邸懷章羨
買臣得意人生何足貴光輝偏愛故鄉春

會稽董圮編修

南極春隨旌節回遠人爭鳳識麇來路經漢柱答封
篆雨過秦林荔潑酷夜浦風生生槎斗近海門日出

詔函開應多圖志歸王會莫負能游太史才

上海陸深編修

皇仁覃四極南紀舊提封雲海鮫人出泣星槎漢使通

山川低北拱日月讓南窮芝檢封王國慶袍借上公

先聲藜閣上取道梓鄉東度嶺潘輿軟還

朝賈橐空江清應饌鯉天遠不聞鴻柳葉凌霜翠榕花

倒水紅輜軒供勝覽玉節重觀風手足分中外車書

示大同遠人徵典禮天使古夔龍

千來崔銑編修

春傍驪駒出鳳臺即從河上望蓬萊湖山雲暗遊龍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去江漢天空旅雁來金馬久棲原太隱交南專對擅

高才相違未卜相逢日極目仙舟首重回

洞庭徐縉編修

龍州州上暮猿鳴龍州行客無限情烏蠻灘頭烟水

碧波伏廟前春日鳴霓旌絳節封王去推髻銅環擁

道迎試殊方新禮樂益加交昭代盛聲名

建業景易編修

高名翰苑景辰切奉使

朝廷禮數頻春動舟航魚饌美興分山水錦囊新定知

嶺徼荒芒地驚仰雲霄侍從臣鎮服功成銅柱香長

風不動海翻翻

古括潘 衣編修

紫詔頒封出上方
詞臣持節向南荒
江濤水闊魚龍壯
海徼山深章樹長
下國也知周典禮
遠人爭睹漢冠裳
道途更喜還家便
親導潘輿入壽鄉

四明余 本編修

曉出都門路朔風何太豪
東臯鷲白練

北闕訝金袍日照鸞泥紫風吹

帝節高喜開南國詔拜舞說

皇褒

東坡劉勳民校鈔

長沙易世誥 檢討

五柱衣裳共三山
風氣連碧潭
珠漾月白晝
島生烟
南海無波浪

中朝有聖賢

龍章開越國
麟錦照蠻川
太史南遊日
相如西使年
文星移遠渚
槎影動長天
柳酒旌前送
檳榔馬上傳
崔卿曾導母
楊子舊提鉛
早返征夫駕
聽歌四牡篇

晉代孫紹先 檢討

漢家自古稱天使
海南從南望
日頭萬里春
風鳴白雉
兩峯寒月喘
金牛不辭問
俗頻遮馬
空為題書詩

更上樓史局清嚴經帷重可能長醉羅浮

海陽盛端明檢討

交南持節重君行使道娛無限情異域聞名曾識面
仙班指日望歸程吟邊風月徵圖志夢裏鶯花憶
帝京從此遠遊應有賦雄才應不讓長卿

次韻奉酬安南國王

湛若水

山城水郭度重重初領新詩見國風南裔莫言分土
遠

北辰常在普天中春風浩蕩花同舞

化日昭回海共融記得溥宣

東坡先生詩集

天語意永期中外太平同

次韻留別安南國王以酬餞別之作

富良江頭春日明我歌君聽我將行自

天三錫元殊數溥海諸邦孰與榮更謹職方酬

聖德每將人監遠群情臨歧不用重分付

萬皇明威道蕩平

將發再用韻辭安南國王所贈金幣諸賦

海隅日出絲雲重

龍節迴時更御風恭敬直須筐篚外襟懷都見詠歌中
揮金一笑辭連子執玉千年真祝融踏斷虹橋天際

路此生難擬再相同

回程初發呂瑰驛道中二絕句

時來數朶桃花紅顏色偏憐媚午風今日未消零落
恨一場春夢并成空

一鴉鳴處亂鴉鳴古木烟村送曉程莫向浮雲問踪
跡浮雲元只御風行

市橋道中六言四首

春草氣蒸行李朝花露滴征衣恨悵望平原雨濕欲
尋舊路雲迷

樹杪鳩鳴雨霽稻蛙秧送風涼欲采楚襟香草已辭

東坡劉蕪庵氏校鈔

越索難將

雲去竹間露墜風來草際波生忽逐黃牛別隴驚飛
白路一行

斷橋兩涯流水孤村一帶平蕪鄉夢初驚喚渡海懷
想見乘桴

壽昌小憇二絕

清香浮靜榻鳴雨過疎籬下上千年意斯亭坐我誰
四表光堯德南交亦屢過欲尋羲叔宅何處秩南訛
丕禮道中用昨壽昌韻二絕

烏喚深深樹花闌短短籬春風無恨意知是定因誰

曲樹枝橫道巢雲拂蓋過來時曾記此只恐路歧說
次韻潘希曾回度富良江之作

鶯啼花發鬥春晴滿地鶯花是送行莫與錦囊收拾
盡半留春意了將迎

隔江曾望波羅樹到岸還如未到時回首東風一長
笑乾坤此事無涯

用韻奉答 學士毛東川先生

即看几几形儀外也到休休樂善時陋識豈能酬遠
業高情廉已拜新詩逢人只說甚公學知已長懷鮑
叔思裁得尺書憑寄與天空日短雁來遲

東川劉燕庭公校鈔

用韻奉酬 吳月樓學士先生

滾滾名公起縉紳雲間學士持清真敢言

君命曾無辱須信

朝廷更有人會見南來馴白雉空嗟西狩係祥麇何時
竣事朝

天去乞與巢由作外臣

回宿玉禮曉枕夢 先師石翁先生

鳥鳴客初覺簷隙光漸發欲起仍遲留省事心已折
哲人夜久夢遺我一書札恍惚不可讀意了事滅沒
展轉隔幽明哀歌思盈闕

中站遇雨

天際密雲合，蒼端飛泉鳴。雖滯行李間，亦愜游息情。
且慰三農憂，庶愛百草生。不愧漏與濕，但無金匱聲。

發僕山

曉發僕山館，驅車即長坂。雙蓋衝兩行，不覺白日晚。
舉手望五雲，天路何其遠。迢迢隔江山，歲月經五管。

又絕句二首

水漲溪橋下，雲垂古木低。重回渾不記，路半卜鄰西。
小橋將影度，一水逼人流。隔岸花無數，尋芳不自由。

道中夜阻水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暮雨山求暗，溪潦何湯湯。停車久延佇，欲濟奈無梁。
露宿忍長壑，野火無精光。豈亦吾道非，率彼容何傷。
單公直極超，卓截譏陳雷。

又絕句二首

亂蟬鳴午樹，雙蝶弄時芳。處處生幽思，都忘祝髮鄉。
土俗殊卑鄙，人情向黠癡。不知夫子意，當日欲居夷。

回宿比峩四首

唧唧鳴蛩近我虛，堂尔鳴何心。我則感傷草蟲斯，蟻
昔也雪霜我行不遠，歲月相將。

入關示諸頭目黎愈等

冥雨過山館行雲滯不徂飄風載群木漫天作波濤
豈不念沾濕肅

命即前途永當從此別且復小踟躕

過鎮南關上坡壘驛

度關雨如麻霎然雲氣開晶光時下臨

龍節如天未雙雙青鳥馭乘雲降玉臺都人盡羅拜神
仙啓天闕惟春王正月霈澤來南垓

比戎驛道中口占四首

南風不滿旗新晴日初暖草木生光輝得流意鶯轉
南極行盡頭南望尚渙濟不遊八極外焉識天地廣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風軟旌旗定山空玉節明如聞重譯語

聖德比周成

何處比戎驛門前江可憐若教居孔老川上意依然

次韻潘黃門出關宿坡壘之作

水程山管了公程駐節關西憇晚情已信衆星能
能拱極謾勞儀衛盛陳兵春風到處人爭覩雨露
來時草亦榮欲寄歸心隨出日中天下直是

神京

不博驛二首

絕島生修篁無風自相拂有果不知名碧枝映丹實

千軍金鼓震十里羽儀趨是我曾無事春風烏調雛
此我歌同潘希曾韻有序

我不如念慈親也因物興思歌以永言我不如此我
江水流北趨東出粵南州江流百折三千里我思百
折猶未已望雲浴日潮頭紅何時到每觀會同

往卜鄰驛山間四絕句

野桃得意為誰穠水際翩翩弄影紅可惜不栽玄圃
上却同灌莽倚春風

江山景物元同我烏弄花枝故異音我欲題詩愁烏
訝我詩還作越聲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真成入谷笑鳴駒谷裏雲間水自流肯許周行平似
砥能輸千里作山遊

一溪詰屈群山裏迂還緣山屢度之非是
皇程畏紆慢不妨留憇改新詩

次韻潘黃門宿布村之作明將出關

連雲草色潤帶雨花枝寒物態兼詩得羈懷共酒歡
青牛誰谷曰紫氣此簷端慙愧非吾輩臨闕重倚闌

宿卜鄰

卜鄰誰與鄰多木山無人吾何無卜之吾以卜白雲
滿深洞寒氣生重衾寘樓俯南斗高卧依

北辰自食非食霞侶幽獨愁傷神

次韻潘黃門早發不博驛之作

異俗誰同調詩情空自濃觸人山靄靄當面水重重
飛鳥愁歌徑行雲無定踪自茲欲浮海尚步蓬萊峯
僕山驛道中
側逕通幽崖凌風放高躅下有百尺淵上蔭千尋木
冷泉漱溪毛迴颺動脩竹超然生奇懷情結清溪曲
中無有無名禽于茲媚茲獨

宿僕山驛

迴節山之巔駐馬山之腰空館生虛寂群山獨岑堯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擁衾對紅爐沉吟發清謠驅馳超競心坐久塵慮消

曉發僕山驛至玉禮驛四首六言

草色初看過雨山光乍見收霞烟火數椽茅棟荒籬
一樹桃花

搖曳旌旗十里班趨甲士三千著處春風滿意殊方
化日同天

陰晴養花天氣士女遊行風晨一番佳人拾翠滿成
桃李爭春

冠履不分倫之分珪璋特達之尊秉節會成周禮曳
裾歸去王門

現晚有序

現晚念友生也興起黃鳥有懷音問遂及德
言終思盡簪

現晚黃鳥遺音千山懷我良朋聲問不先我之思矣
矧茲德音

黃鳥現晚嚮傳千岑懷我好友弗嗣德音我之憂矣
矧彼盍簪

右現晚二章章六句

玉禮驛夜坐

路馳心有往俗忤氣屢發蠻貊苟可行篤敬功尚缺

東坡劉燕庭氏校鈔

悠悠卧虛館吐吐書空札惕然發深省攬衣坐滲沱
夜久空宇澄三籟俱已滅

遠情辭壽昌驛道中作

承

玉皇兮嘉命分赤土兮朱明頌

天書于遐服先朱鳥乎南溟施袈袂兮前驅申雷公兮

戒程將燭龍兮啓途又天誓兮肅清俾馮夷兮擊鼓

張矢弧兮吉行乘雲車兮風御扶日輪兮龍旌導聖

則兮章雨亦月珮霞纓慨侏離兮逆耳得默默以孤

征豈自異夫持載胡笑悲兮同聲旌搖搖而山靡衣

飄飄兮風輕覺方輿兮以莫極長寄此兮遠情

昌驛曉枕二絕句

指上為螢語悲鳴何處笙蕭條孤館裏忽忽旅魂驚
啼鳥殊無賴喚回春夢多恍疑還見夢身似在南柯

往市橋驛道中絕句二首

瘴雨桄榔暗林塘誰子家香風吹枳殼飄送到星車
驛路依村樹人家接野烟忽聞朱鳳過有女下鞦韆

市橋驛

父老齊加額雲中見 斗星寧知尊

帝義共有戴

東坡劉燕度氏校鈔

天靈行李日將暝鶯花眼忽明烟詩聊復爾試為盡情

聽

早發市橋驛至呂瑰驛

草草迅宵征昧昧來明燭輝映雲烟間零亂溪山曲
微雨濕芳原輕寒襲春服逍遙呂瑰館迤邐交南郭
萬里勢雖遙幾里事自屬

次韻潘黃門壽昌河之作二首

却是周宰孔不似晉臨河已見天無外還聞海不波
影隨一葦渡聲接兩涯歌遙想唐虞化南交義暨和
回首千山路消愁見此河濫觴立鶯渚映閣浴無波

有客乘槎過何人鼓柁歌蠻音不須解以臆宣天和
次韻潘黃門市橋之作

五色雲中渡鵲橋九天露下泥星軺地窮未爲心猶
壯程盡溟鵬意尚遙珠樹西來將求碩扶桑東去挹
孤標不堪母念思方切欲報

君恩愧未饒

富良歌

秉玉節兮坐王子舟披霞纓兮雲裘擊蘭漿兮泛中
流馮夷舞兮鮫人游草萋兮荒洲悵獨立兮客與望
五雲兮 神州

東武劉蕪民校鈔

于懷歸四言

淵魚困池客鳥驚枝水消草生賓鴻北飛四序代往
客子懷歸

次坡壘驛

萬里安南第一程停驂此日快新晴喧林鼓吹
朝廷節耀野旌旗夜宿兵土俗衣冠猶自異春風草木
有餘榮乾坤覆載何遐邇延北紅雲是 玉京

比峩驛歌

比峩驛前江水流百折直到蒼梧州蒼梧去海幾千
里江水朝宗勢未已桃花昨夜飄小紅大海浮去春

風同

往僕山驛道中奉次 湛元明高韻四絕句

看花難得早春同
好花休教盡意紅
我欲回時重見
面恐因爛熳易隨風

不知春色幾多深
是處春山鳥弄音
我亦有懷離了
了天涯相伴作微吟

空谷來鳴何處騎
前溪驅旗鼓如流
盤旋盡日無
村郭一笑真成汗漫游

暖風無力綠旂垂
春日悠悠何所之
忽覩好山雲外
起欲凌絕頂自題詩

東坡劉燕庭氏校鈔

宿布村

泥塗日已夕
草閣雨猶寒
美睡方知倦
羈棲自解歡
泉聲迴澗底
花氣藹林端
往路還何許
沉沉夜又闌
早發不博驛

鳥啼山館曙
睡思共春濃
香裊沉檀細
花明錦繡重
簡書仍往路
歲月只孤蹤
稍稍方煙外
崎嶇又幾峯
壽昌驛

初辭壽昌驛
復渡壽昌河
岸靜連蒼竹
潮平漫落波
墟人喧鳥語
海舶起魚歌
行盡天涯路
春風亦自和
發市橋驛

細雨青林暗市橋五更燈火促星軺紫泥擊出
天恩重赤土分來海國遙正朔不殊堯日致封疆何用
漢時標午風披拂輕雲散春色還同喜氣饒

回渡富良江二首絕句

富良江頭春日晴王子乘春送客行一棹中流歌未
畢隔江花柳已相迎

江北江南從此辭江波激灩似來時春風送客無南
北并帶鶯聲過水涯

開府廣州同登海珠寺用半州韻餞別

枳蔴仇 鶯咸字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十年馳夢江南久此日重遊感舊臺萬里朋簪舒嘯
處滿天風雨為詩來微茫海國飛帆遠縹緲蓬壺有
鶴迴弢睇交南銅柱表崇勳偉績伏高才

東塘毛

兵部尚書

筵開共酌蘭陵酒病起初登海寺臺兩岸鐘聲聞不
斷半江雲氣去還來虛堂晝永禪心寂落日潮平買
船迴莫道炎荒近多事諸君原是濟川才

半州蔡

兵部左侍郎

嶺表城南海國開中樓孤嶼擁樓臺老龍夜奉明珠
出弱水春浮鰲極來雲岫層層微隱見漢烟波漢漠

帶紫迴扶桑日湧潮聲早舟楫遙看濟險才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越嶠書卷二十

宜山李文鳳編次

安南君臣詩

送天使張顯卿

張雨使
其國

國王陳日熨

顧無瓊報自懷慙極目江皋意不堪馬首秋風吹劍
鐵犀梁落月照書庵幕坐難佳燕歸北地暖愁聞雁
別南此去未知傾蓋日篇詩聊贈當高談

山國

安南國公樂善老人

元時內
附五首

當年扶義出南邦耿耿丹忠對彼蒼不是文公遜晉
難庶幾微子慨殷王箕裘未泯先君烈簡策長留後

世芳寰海車書會同日故家遙祝越山長

大明殿侍宴

班陪玉笋待紅雲日表熙熙瑞氣温萬派朝宗滄海
闕衆星環拱紫宸尊雍容湛露歌篇什彷彿鈞天入
夢魂孤孽秋臺皆帝力願殫忠赤報恩深

萬壽山侍宴是日值雪

碧漢鳴鸞不動塵王京繚繞會星辰舞回鰲背三山
雪酒上龍顏萬國春物被仁風榮御苑水涵聖澤溢
天津越南羈旅陪班列咫尺光照日月新

還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幾年出國杳雲沙身寄狨鞍暫到家簇簇樓臺空日
影盈盈珠翠各天涯真成東海歸遠鶴散望南門入
鄭蛇人揚淒涼何處問江風吹老荔枝花

贈天使張顯卿使還

西風吹夢到龍編回首相逢又隔年馬退輕塵還日
下雁隨瘦影出雲邊四方專對詩三百五嶺歸來路
八千盡道朝廷用文士尚書志杳秋天

挽宋臣陳仲微

宋亡入安南卒

國王陳光昺

痛哭江南老鉅卿春風收淚為傷情無端天下編年
不管人間有死生萬疊白雲遮故國一堆黃堆壞蓋

香名回天力量隨流水流水灘頭共太平

饋天使張顯卿春餅

國王陳日烜

號竹林大士四首

柘枝舞罷試春衫况值今朝三月三紅漆雕盤春菜
餅從來風俗舊安南

送天使李仲實蕭方厓

靈液吹香暖餞筵春風無計舊歸鞭不知兩點軺星
福幾夜光芒照越天

送天使麻合麻喬元朗

軺星兩點落天南光引台躔夜繞三上國思情深易
感小邦俗薄禮多慙節揮瘴霧身無恙鞭拂春風馬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有驂鼎語願温中統詔免教憂國每如談

和喬元郎韻

飄飄行李嶺南雲春入梅花只兩三一視同仁天子
德生無補世丈夫慙馬頭風雪重回首眼底江山水
駐驂明日瀘東烟水闊蒲菊嫩綠洗心快

送天使安成魯李景山

國王陳日燭

躔聚軺光射海涯拂開淚眼

日烜近致

胡龍飛料知炎燭

聞名遠敢限春風照枝遲五嶺山高入未度水關雁
先歸太平有象頰君語喜溢洋洋八色眉

贈天使撒只瓦文子房

國王陳日套

號太虛子

至治改元新初頒到海濱傾心效葵藿扶病聽絲綸
光照嵐溪夜溫回草木春歸當再前席幸不外斯文
謝天使馬合謀楊鈺鎮

馬蹄萬里涉溪山王節搖搖瘴霧寒忽覩十行開鳳
尾宛如咫尺對龍顏漢元初紀時方泰舜歷新頒德
又寬更得三公成一款却添春色上眉間

再用韻呈天使

九鼎尊安若泰山時暘時雨瘴烟寒溥天玉帛歸堯
舜比屋絃歌學孔顏銅柱不煩勞馬援蒲鞭誰美復
劉寬聖恩浩蕩慈雲闡化作甘霖滿世間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送天賜撒子瓦趙子期

驛騎行行瘴霧深海邊光照使星臨四方尊對男兒
志一視同仁天子心越國山川供傑句周家雨霧播
綸音明朝相對雲南北今日休辭酒滿斟

贈天使柴莊卿李振等

國叔昭明王樂道先生二首

一封鳳詔下天庭咫尺皇華萬里行北闕衣冠爭祖
道南州草木盡知名口啣威福君褒貶身佩安危國
重輕敢屬四賢均泛愛好為翼卯越蒼生

送柴卿莊

送君歸去獨徬徨馬首駸駸指帝鄉南北心旌懸返
旆主賓道味泛離觴一嗟談歎須分袂共唱驪駒惜
對床未審何時重覩面慙勤握手叙淒涼

登岳陽樓 內附封輔義公粹山陳秀瓊二首

高樓百尺倚雲端扶病登臨試一看望眼憂窮燕塞
遠吟腸頓貯洞庭寬鳥沉谷口千林暝龍戰波心六
月寒多少羈懷無處話平蕪漠漠水漫漫

朝京還樂城過雪

風霰嚴凝透袖寒陛前咫尺對龍顏一言讓國聲名
遠萬里朝天富貴還守土職居南海外傳家心拱北

東武劉蕪庭氏校鈔

辰間馬蹄奮迅歸期好直到冬深望粹山

元日朝會 內附安撫使賴益歸

聖日垂光被越南驛亭官柳許停驂車書令混四方
一冠佩咸呼萬歲三香吐翠雲龍閣閨酒翻金海鳳
簫酣群臣舞蹈天顏近春顧恩深雨露溼

廣叅議許公詠飄東山飄然樓詩

秋興亭前月去時滿樓山色索新詩心如柳絮沾泥
早身似蓮花出水遲經卷已輸輸居士樂酒樽宜與
可人期倚欄看遍朗湖景塵俗紛紛總不知

內附

至元甲申官軍入境世子遣元子
新慮侯率前等拒之力弱遂降

十丈樓船下粵瀧將軍繫組列城降中朝一統有令
日南國小臣如此江自入羽毛州賦後須忘鱗介土
飛光當年百歲秦陀老何事詩書滯一邦

朝會

萬國衣冠擁建章黃金滿袖帶天香祥開黃道乾坤
闕瑞拱黃雲日月光聖壽松檜元不老臣心葵藿似
難忘只今舉似封人祝歷世堯仁寶運長

喜詔

黃雞催唱曉玲瓏尺五飛來紫禁中遂使堯言布天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下始知漢詔感山東金甌已付經綸手玉燭均調鼎
鼎鼎功人圖太平無事日村村秔稻舞香風

侍宴 皇慶初元

玉階仙仗曉班催日上彤章寶扇開雷動乾坤三祝
壽春生雨露九霄盃元平新紀黃龍瑞重譯今傳白
雉來從此南荒深感德不勞銅柱立崔嵬

駕畋柳林隨侍

仙仗平明擁翠華景陽鐘發海東霞千官捧日臨春
殿萬騎屯雲動曉沙白鷄鞞翻山霧薄黃龍旗拂柳
風斜太平氣象民同樂南北梯航共一家

都城

天象分明散曉霞故令騎馬入京華雲開閭闔三千
丈霧暗樓臺百萬家寒盡宮花初著蕊春深官柳已
藏鴉太平氣象真如此始信皇都福未涯

重九懷張憲侯

久賦登臨不賦詩却來重菊看花枝猶思馬上西門
哭不記鰲邊左手持雙鬢豈堪頻懊惱一尊當及未
衰時紛紛蜂蝶知春事明月秋風可付誰

贈尚書撒里瓦使安南還

安穩梅花道尚書向北邊還入烟兩邊樹客思萬重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山陸賈道南越張騫度玉關皇華君善事惟喜近

天顏

題郎中趙子期

下國瞻宸極交州有使星梅花陶北景篁竹短長亭
殊俗詩難寫荒村酒易醒翩翩趙公子終不愧朝廷

送侍郎智子元使安南

桂林南去接交州柳葉桺暗驛樓使者持書行絕
域侍郎鞍鞭馬照清秋元年詔下黃龍漢九譯人歸
白鯉周便化文身作章甫歸來陸賈說前塗

送文史傳與礪佐天使安南

尚書文史濟時才正馬仍隨使客未滄海龍飛天子
詔青溟鶴駕趙玉臺諸溪篔簹竹參差動五嶺梅花准
擬開政使風烟殊百粵未應佳句不能裁

壽安南國王七月三日

明河秋露照華參天雨仙花擾鉢曇恩重鵬城轉溟
北舟成鶴轉安南籍內千秋八善樂堂中七月三白
髮門徒彌重意流霞拍手借春醅

用載道韻晚游郎中潮

疎葦長堤映短籬日來湖上欠支離鷗邊人立城陰
晚柳外花明水淨時世事紛紛驚倦眼客懷草草說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新詩荒詞為喜文翁笑醉酌乾姜一片碑

贈傅與礪使安南還

漢文修德不事武釋罪不誅封趙氏陀因感德稱藩
臣遂使嬰齊未入侍方物珍奇歲貢輸傳襲子孫繼
五世呂嘉謀叛晴興兵故殺其王并漢使武皇一怒
奮干戈千里精兵掃兇穢路侯博德勇有謀破越如
同破竹勢分為九郡置官守南越從幽國乃廢中華
聞化遍免收漸教遠人通禮義光武初除新室難未
遑選擢南方使廉洽二女稱奸雄姊名徵則妹徵貳
招呼要黨據南郊威服百蠻無與比侵邊寇掠六十

城一立為王一為師堂堂漢馬伏波苦戰三年常切
齒分軍驅逐到壘溪賊首援首志平治廣開漢界極
天南銅柱高標傳漢史命官遣將鎮其民德政清新
多惠施至于士燮善撫綏貴重一方人所忌國政紛
紛吳蜀留爭為壁壘陳興廢界境入漢制交州朱齊
梁陳承一軌悠悠閱世過隋唐始號安南今乃是張
舟始作都護時修築羅城制軍器高駢威信行在復
此邦人人多慢易咸通末歲中國亂轉運遐方肆驕
恣吳權曲顯矯與楊篡奪相爭民力匱宋初丁氏始
封王丁絕轉封黎與李李傳九世二百年嗣有陳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耒襲位太平日久重儒風禮樂衣冠畧初似皇元一
統自古無德服萬邦恩澤被陳王納款竹裏鶯啼嶺
嘯猿安南使者下龍船詔頒鳶趾傾心拜詩豈雞林
好事傳絳節司存新雨露青春來往倦風烟江頭客
髮垂垂白猶見南耒陸賈年

大別山詠禹柏

今古朝昏意自閑人傳禹柏未曾刊神功四載殷周
上元氣一枝江漢間骨蛇銅龍天欲海深沉木虎雪
連山摩挲擬問胼胝事遺廟朝烏去不還

挽安南國王

當時侍坐談玄客今日到門燈照臨靈重對畫眉魂
或返每看遺稿淚交零西門舊路花應白南國新阡
草易青無限越魂招不得紙錢風急樹冥冥

安南地圖歌

古愛東山黎崩

安南版圖數千里少是居民多山水東鄰合浦北宜
邑南抵古城西大理古未嶺外號蠻夷肇自陶唐有
交趾其在成周為越裳重譯曾未共白雉秦名象郡
漢州交九真日南接其地漢初趙陀總雄據乃命為
王免誅徒繼回高后禁關市弛復恬強隨僭偽即稱
帝與中國侔戕害邊民嚴武備漢家自是起兵戈每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戰無功罷力士三十年嗣不道違上旨甲申假道征
占城令助軍器供餉饋君然逆命相抗衡拒捍三師
心懷異陳王子姪二三人慕義未歸沐恩賜興師伐
罪出有名千里鷹揚耀旂幟進兵數道會于交勢若
雲雷馳萬騎其王逃海匿山林旁及無辜遭罪戾師
還伏罪進表章犀象寶珠常踵至聖心蕩蕩念斯民
罷戰休兵合天意南陲從此悉安然億萬生民蒙其
庇遠人懷德自心歸天下為家當盛際小臣居沔拜
皇恩竊祿素餐心自愧乘閑綴緝舊所聞寫作安南
風志土志

題桂林驛五首

楊柳長亭又短亭春風吹旆著江城無人相識客對
客有事可知情度情千里鄉心蝴蝶夢一船歸意鷓
鴒聲不知佳節明朝去人是烟露波幾日程
夏日江城氣蘊隆使華期限苦匆匆萬里去語馬嘶
外一掬歸心蝶夢中在我有懷深感慨彼天無語問
窮通平生不作錐計囊慚愧尋常五尺童
逆旅蕭蕭夜籟聲芭蕉葉上動秋心一鞭馬影隨風
遠故國梅花入夢深客裏月明偏識面天涯鴻斷少
知音凌雲未遂平生志擊節勝不時朗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十日蒸雲似桂林薰風何處不披襟樹蟬爭響客懷
古庭菊未開秋夢深醉裏乾坤新使節吟邊山水舊
知音無端夜坐空塔雨滴碎闕鄉萬里心
踏雀鬼路幾千倅車旅逆自年年安危非我所能及
語默隨人深可憐澆破鄉心桑落酒吟消客恨草堂
篇自憐補國無絲髮兩度春風馬一啼鞭

入貢別弟之作

尹思府

一分北去一南還雙影茫然寄馬鞍塞外雲深鴻雁
斷原頭風急鷓鴣寒幾消夜雨連床話萬斛鄉心借
酒寬我守節旄君扇枕從來忠孝兩全難

應湖廣省命賦詩

安南使人

獵獵風吹拂面沙
潭潭官府達高衙
貪看百二闕河
關不顧八千途
路賒樽俎杯盤開
綺席衣冠禮樂愧
皇華人生聚散如
南北同樂清朝厚
德嘉

應省府席上命賦詩

大夫阮國夫

遠邦慕化來自宣
春温盎盎薰職筵
聖朝元首臣明
聖股肱承弼俱賢
良寬洪博大等天
地包荒納汙高
元元微生何幸逢
盛世誠欲述職未
朝天盈盈金樽
沐恩渥薰陶涇泳
隨更遷台光咫尺
奉德意滿堂酬
酢相周旋洪鈞一
立轉天地八方四
海登陶甄豈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我輩受其觴賜遐荒億兆樂業長綿綿

送官

安南使

欲別情懷意黯黯
暮雲春樹兩堪憐
昔非孟軻真由
命今識荊州亦是
天對酒豈同徐孺
榻論文共載李
膺船要知別後相
思近長存光風霽
月前

留題峽山寺

安南國阮中字定夫桐江人

萬壘時峯聳翠髮
樓臺高倚碧霄寒
江雲落漠愁金
鎖山月低迷泣玉
環納納乾坤真勝
跡茫茫今古幾
憑闌我來撫景舒
長笑風落松花石
洞間

又

杜觀

晉山人安南國使

覽遍湖山路八千清幽惟有這林泉風帆浪楫三吳
客月屋雲菴六道禪洞口猿啼千古意樹頭鴛轉百
花天憑闌細數登臨興兩渡攀緣兩繫船

又

楊宗海字朝用安南國使

峽寺初來訪停舟碧玉灣眼中凝對畫客裏為開顏
古殿今猶在妖猿去不還一時留美話萬古耀名闕
歲月水流水烟霞山映山許多前後事分付有無間
已愧愚求劍那堪智解環坡詩賡未就洞口鎖雲鬟

閨怨迴文

安南無名氏

殘月映簾疎弄風後庭離別惜匆匆單衾半祛秋闌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冷遠笛長悲曉問空鸞掩鏡間眉感柳鳳橫釵畔吳更
生蓬寒燈漏影紗窓小難與相思深夜中

律詩十首送天使錢學士歸朝安南王黎灝

承詔迎秋下日南

天顏咫尺聖恩覃國從王節開昌運山逐金飈掃瘴嵐
自是襲封昭嗣典不同推結變朝簪却憐定魯非高
高于留與邦人作美談

舉國君臣迓使旌富良江上古螺城一封

恩詔乾坤重萬斛明珠草芥輕錫土安南朱鳥分委心
奚用白鷄盟願言國祚同

天壽帶礪山河願治平

祝

天萬壽起嵩呼喜動春風滿國都比屋絃歌師孔孟累
朝簪笏頌

唐虞禮導

舊制東西序恩洽新君上下孚莫道此來多矯俗古稱
綏遠盡吾儒

碧水丹山足勝游清光一帶照南州囊無蕘說何
起甌有菁茅貢已修陸賈千金曾滿橐班超萬里亦
封侯只今相尚惟文物富貴于人豈浪求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五嶺天高瘴霧開

詔書飛越王臺

萬年重紀黃龍瑞九譯爭看白雉來曉日珠崖標柱在
秋風銀漢使程回吾君若問斗南事久已傾心仰

上台

聖治衣裳易介鱗詩書嶺表足儒紳禮嚴外屏
君臣義盟結中原

父子親豈待長纓能致越何煩寸舌苦強秦歸途正值
梅開後候兩袖清香萬里春

昭代仁風遍八夷垂衣端拱正無為兩階干羽修文

日四海梯航逖貢時
爲耻已能遵

聖化雞林何必重
吾儒人材却憶姜
公輔曾向中朝振羽儀

江上高城擁大羅
早從堯日照南訛
秦官偕起一故尉
漢將功收兩伏波
版籍屢更新郡縣
輿圖不改舊山河
邦稱富庶非珠玉
歲熟八蠶并一禾

越落駱丹厓幾萬里
一九新受紫泥封
雨餘尚有鳶投泊
秋後全無雁過峰
村獠傍山收翡翠
溪童習水鬪芙蓉
士風民俗聞諳偏
談笑還應可折衝

交州自古宅南陸
况復于今際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盛時環極有星皆
北向朝宗無水不
東馳壯懷盡得江山助
虛譽真慙草木知
垂橐還朝見天子
一編惟有紀行詩

送天使湛內翰還朝

并引

安南王黎暉

聖天子明德以昭四方
顯比以建萬國
以安南文獻之邦待之尤厚

特命內相湛大人捧

詔持節賁臨南國
風度凝遠禮樂雍容
接見之間不勝歎羨
遂賦近體詩以厚意
詩云

鳳詔祇承出九重
皇華到處總春風
恩覃越甸山

山川外人仰堯天日月中文軌車書歸混一威儀禮樂藹昭融使星耿耿光輝遍預喜三台瑞色同

餞湛內翰 并引

春光洽蕩天光晴明序屬三陽時當嘉會忝遇

聖天子臨御家邦

恩霑遐邇渙頒

鳳詔

特命內相湛大人持

節來封幣數昭明禮文詳備方深愛助遠見言還縉綬之情曷惟其已因寓一律以餞之云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聖朝治化正文明內相祇承使節行盛禮雍容昭度數

至仁曠蕩煥

恩榮特留欲叙慇懃意臨餞難勝繾綣情此後鑿坡承顧問南邦民物昇平

送天使錢學士還朝

大頭目黎念

駟駟四牡出郊原萬里歸程快著鞭笑我術無能著縮地美君氣有舉冲天風帆秋掛三湘月星旆晨凌五嶺烟料想鈞天清夢裏夜來先到

玉皇前

阮直

曉日初升瘴霧空
歸程馬首正吹風
知音豈限珠厓
比情別那禁珥水東

上國有人還獻納
偏方無事賴幘幪
他年兩地如相憶
一片情懷寄塞鴻

黃清 借史曹
侍郎

星輅旋幹出都門
宿兩初收日色暄
南海

恩霑波浪闊
北辰心共

帝居尊金臺
月白催詩興

華蓋天低入
夢魂歸覲

威顏絕咫尺
遐氓好為正
温存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望實端堪壓
雋豪遠持使節
效賢勞

九天日月瞻
依近萬里江山
興詠高別酒頻
斟情戀戀

歸心莫過水
滔滔自從回首
北南後幾度懷
人正鬱

陶

阮居道

聖明天子廣
懷柔快覩 中朝
第一流星旆
遠從

天北闕陽春
便滿日南州
遙知燕許時
惟重近識歐
蘇

器獨優已想
旋歸造入相
不勞賢夢傳
巖求

程 盤

日邊祇奉紫泥
新夾道爭迎
貴近臣 北闕
絲綸光

若絳南交草木盡生春離筵勝餞澆清酒歸路騰驂踏
軟塵 丹禁重来如有問為言一國樂 皇仁

阮廷美 借禮部侍郎

寅奉 天書下玉京江山萬里飽經行

皇恩豔被乾坤大玉節高懸日月明宣室席前魂屢夢

陽闕歌疊酒頻傾未知何日重相會聊把詩篇寫別

情

范 熊

星輅統駕入重城南國山川喜氣生 大德乾坤施

雨露小邦民物荷 恩榮一心事 上聖金石萬壽無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疆祝 聖明江許餞筵今反旆好憑敷奏卸遐氓

范 維孝

星旆聯翩拂晚雲江亭餞別意勤勤囊中惟有詩千

首馬上相逢月一輪籍籍芳名騰桂海依依清夢繞

楓宸歸來早晚承清問為道遐方沐 至仁

范 琚

早年平步上瀛洲今日乘風到海陬萬里扶搖鵬擊

水九霄凌厲羈橫秋高設雄辯從前有義概清標自

古無多少闕河歸指點新詩一任錦囊收

武 永禎

親捧 芝封自 九天南人快觀玉堂仙手揮健筆
堪扛鼎曾吐雄文似湧泉澤國那能淹使節嶺梅擬
復裊吟鞭觀來若草觀風奏應道今年勝昔年

潘 員

玉署周旋荷 寵恩銀鞍暫駕路無塵錦袍影照江
山麗芝檢泥香草木新下國駕看天上客歸鞭又拂
嶺頭春燕閑為道蕃民意萬歲千秋祝 聖人

阮貽厥

借審刑院同知

破曉初登珥水舟江亭飲餞思悠悠回旌風捲千山
雪歸路天登萬里秋復命昕朝全使節照人清節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明流有懷此日懷情無奈目極青山不盡頭

阮自得

萬里遙乘博望槎天風吹向海南涯 聖朝履載乾
坤大下國霑濡雨露嘉澤物仁心春有脚照人清節
玉無瑕離杯莫怪頻頻把明日歸 朝路正賒

陶 雋

江亭餞別思悠然杯酒頻斟馬欲前 日月九霄光
使節江山萬里屬吟鞭文章豈在歐蘇後議論端居
董賈先威鳳祥慶爭快觀飛騰重入五雲邊

華蓋天低東閣老聲名到處人皆道
丹詔親承德
意深春風可掬光儀好江頭波綠酒盃傾驛程香動
梅花早歸來敷奏語無他下國畏天期永保

陶若庸

使星來自五雲邊萬丈光芒照越天日麗層霄新
詔練春回矣徽舊山川北南情款芳樽裏今古乾坤老
眼前剝喜輅車旋幹日觀光幸得趣吟邊

陶仁心

回輅光映翠袍新夾道爭看貴近臣雁影遠投天北
月馬蹄輕赴嶺南春四方志氣生平事萬里風霜健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在身料想歸朝當復

命為言下國贊同仁

奉贈

文職大頭目黎景徽

紫殿承恩入夢頻歸鞭負負向天津赭袍色映千山
曉玉節光回萬落春五嶺風輕金勒穩三湘月浚半
帆新夜闌宣室如前席為道交南共帝臣

奉和

自愧砒砒粗樸甚光華幸得映爰黎溫良鎮容人皆
睹紛紛魚目真難齊彩筆新裁春錦曉價同拱壁看
來好開緘一見一精神誰謂天南天杳杳

黎宏毓

借右僕射景嶽弟也

斯文直與天地在今日復見韓昌黎初入交南總駐節一方景仰山斗齊彩毫掃就雲箋曉兜泣神驚吟更好白雪陽春欲和難激昂義氣秋天香

黎允元

借史書侍郎景嶽弟也

使節煌煌星一照春回南國偏羣黎玉堂天上瞻依近名冠時流孰與齊風雲占得乾坤曉春蚓秋蛇看更好幸蒙一顧重千金天邊但惜鴻飛杳

阮永錫

審刑院吏

親承 鳳詔馳駟隲宣布 皇恩澤遠黎文光萬丈

東武劉燕庵氏校鈔

燭炎海高名永與日星齊使軺旋幹瀘江曉江樹含烟情更好振袂遄歸 華盡天遥看極目紅雲杳

奉賡途中韻

黎宏毓

原隰銑銑到遠郊每懷靡及為勤勞臨期有日思分手擲地成聲想奪袍繾綣恩情何不已賡酬雅韻喜相遭傍聞玉在知形穢深愧文衡一代豪

素將道義達前程多士披雲覩目晴一念君親頭白滿懷風月興偏清幾多篇什珠璣句盡是詩書孔孟情記取廟堂調鼎日好施手段濟群生

上國多仙客惟公骨相殊平生尚清白不作物情拘

子史盡漁獵 朝中稱筆儒望猶司馬重學有伯魚
趨珠玉口唾隨聲譽藹寰區從容一長笑乾坤入版
圖 九重御詔日詢訪務交孚今古同文軌山河誓
不渝繼 闕神馳月驅寒夜擁爐數篇留別意指日
上天衢遠想揚夫子令人味道腴感懷心正切欲報
乏隋珠恐復萌鄙吝崇朝鮮自娛斯文從古有清名
即令無 鑿坡應早輟顯秩踐公孤

阮

堵

借學士承旨

駢駢四牡歷交郊 王事同爰豈憚勞曉日光生新
使節 御爐香惹舊宮袍 九重恩詔擎天重千載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斯文偶此遭風月滿懷吟興逸騷壇今復見詩豪
聖世廣教聲覃及萬國殊乾坤大一統南北無所拘所
以致盛治翊贊皆吾儒群方貢琛賁 天闕如雲趨
天子曰俞哉安南古名區封域雖限隔久歸我輿圖禮
樂慕中國信義素與孚懷柔固厚終始無或渝諭遣
皇華來天香惹 御爐旌節入南郊煌煌耀雲衢詞
翰騁雄偉道德何充腴步趨采薺聲咳唾明珠和
氣藹可掬笑語而歡娛况復重節義清標世所無歸
舟何所有一輪明月孤

阮貽厥

同

審刑院知

天地奠區域北南風氣殊文軌相混同何有物我拘
 聖朝重柔遠旁詢鴻碩儒到壞九州外倘俗尚各異趨
 道大宅中尊美化覃八區至仁同一視德意無不孚
 嗟嗟此交南敬一天心弗渝融液與薰陶豈外造化
 爐有美玉堂仙使華臨交衢佩服仁義言雋永道味
 腴所尚在名節何意于金珠送行出遠郊杯酒叙情
 娛日未接盛儀襟懷鄙吝無行李自瀟然天寒山更
 孤

阮恪武職官領

使君和氣藹春陽學富才周德業章秉操雅間金石

東武劉燕庭氏詩鈔

確揮毫快覩鳳鸞翔四方不負男兒志萬古應留簡
 冊香自愧武人粗率甚欲賡高韻恐非良

天生我蒸民賦予元非殊四海同吾胞孰有彼此拘
 是道誰主張豈不在吾儒九州復九九風俗各異趨
 先民辯內外譬若草木區篤近實至理柔遠真良圖
 近者既惟悅遠者方交孚先天共帝臣秉節疇敢渝
 皇皇大明葉天地一範爐洞照萬里外日月照天衢
 部符封列國何異割膏腴內相使南交貴德賤犀珠
 來詩廣獻納豈徒聊自娛相送千里外贈言那可無
 惜別不能寐夜寒山月孤

送湛內翰還朝

黎念耿頭

綸音讀罷紫泥封回首蓬萊第一峯望外交關千里月
夢中

帝闕五更鐘星槎迢遞歸程遠雲樹參差別思濃南浦
吟成憑寄語滔滔江漢共朝宗

曾羅星斗虹千丈念在

君親日幾回別後清規何處是天心明月嶺頭梅

梁德朋

華國文章譽蚤蜚文星今作使星輝曾中虹彩光千
大筆下龍蛇燭九圍名揭斗南長炯炯夢纏辰北正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依依別來無限通宵望

天上星躔近紫微

耿耿帝京紅日照依依親舍白雲飛孝忠一念深
圖報萬里星軺早促歸

譚慎簡

文雅風騷筆素臣皇華咸選屬儒林珍親承天上經
綸音暖入南郊草木春雲夢澄空曾次閱江山得力
筆鋒神歸來若道觀風事俗美民安政治淳
客程水水又山山一任星軺萬里還今日送君憑寄
語焚香祝

聖北南山

尹茂魁

輝煌 天上使星明光映交南萬里程表表風流錢
學士堂堂人物秋懷英雨露桂嶺鴻恩溥路熟梅關
馬足輕况復歸裝無恙汝持身節似玉壺清
親捧

恩綸出 玉京交南草木總敷榮驚人詩價金增重映
世高標玉比清

帝所夢躋雙鳳闕客程輕入五羊城
二老君應繼
台斗行看鳴履聲

阮澤民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迢遞歸輶入漢宮那堪惜別思匆匆清規玉映梅關
月逸興春生桂嶺風孤矢壯懷凌曉霧壁奎文燭燭
晴空歸來若問交南俗戴白垂髻德化中
日送星軺萬里還那堪惜別思悠然交闕闕外分歧
後南北春風共一天